集部第六七册目次

眉公詩鈔八卷

〔明〕陳繼儒撰

明崇禎刻本

眉公詩鈔目次

卷之一　五言古體

以下北大配補

卷之二　七言古體

九月一日　題畫
題月下送花圖　贈葉禪覺
贈孫爾宣　題畫
自嘲　有感
山居 二首　避暑 二首
新涼　偶題 九首
日與照白讀書博奕于其別也寫此送之 二首
仰山以冬仲復過雲淵求鑑者如市予懶道人也
　天眼所不到戲以一絕質之

題小洪園 二首　春游
飲虹橋　題友人花圃
卷之四 五言律詩
山居春暮　避暑
初去城市屏跡讀書臺 六首
鍾賈山　送社衲歸山房
春游　貧士
宮人鬪草　摘花
代廷文答　讀書臺

高峰　佘山訪吳玄鐵
謝天台僧寄秋　道院作
題君策時墅 二首　贈秋潭僧
送郁太碧還檇李 二首
初夏同諸兄弟看花集酌顧中翰東園
秋日山游夜宿僧房
同印空夜坐憑虛閣時徐澤夫君實兄弟在
寄寄園　舟行
天馬山山居　宿趙凡夫山房

同展玉過濮園 四首　春游探樵字 四首
寄王辰玉　東洞庭翠峰山居結夏
閑禪　花船
落梅　訪蓮公坐關甘露寺 二首
贈美人　望雨
贈山中人　依韵答葛賓甫
依韵答韓求仲　贈葛賓甫 三首
贈五如讀書天馬山　浣生寫花圖贈之
織女　尋梅

卷之五 七言律詩

目次畢

看公詩鈔卷之一

五言古體

寫經

山上多松杉山下攢花果杉老已千章果熟常百顆擘
茶染異芳鑽石傳新火寫經未終函已得前身我

臘園詩

南斗入地下北斗出地上去度三十六北地井千丈男
女轉轆轤消勺起爭讓吳中本澤國水土自演漾潮汐
不爽期溝洫常滿量晨圃覓夏畦甕盎足春釀魚龍靜

不波蓴鱸美難狀鼓枻泝安流渡口月初上乃知蘆中
人遠勝山中相

又

千錢買藕犢性健不喜觸犁田前岸水乖死跛且尪僵
寢枯草根饑爲豕瘠肉閔閔畏屠肆垂首神歛縮念此
多苦辛衣薪葬山麓棄花繞牛塚上塚人簇簇一老忽
唏嘘淒凉舊臣僕

看兒戲

田間群小兒游戲學狙獪落葉編作冠斷梗束爲帶斫

竹縛軟輿折芰擎高蓋呵殿官人來氣勢非無賴狙豆
與干戈似亦識其大部署有至理嫚罵皆天籟何必多
讀書身名乃俱泰

種松

經始白石山石奇山浩浩雨沐初種松松稚若年少何
年垂茯苓枯頂雙鶴唳閱世倘重生此松應合抱抱膝
草堂前對兹成一笑

學步

人生如學步自近方及遠前步不可苟後步詎可緩兒

童未解事踏破綠苔淺有長何足矜有短愼莫掩

仙奕圖

綠髮丹臺翁結廬在山側仙客未通名對奕不相識雪
來棋局暗雲去分黑白獨有雪[illegible]猿旁觀無怖色

松棚

五十謝塵鞅人召作老叟手執過眉杖香飽長腰秔小
窗綠猨猴雲去復分明時有斜日至炎曦射南欞鏌鎁
折作鎌顆松縱復橫枯者付供爨翠者結爲棚其下列
茶器或置一酒罍披髮縱酣睡膚清神亦清

雨後山遊二首

紅花復黃花。野田錯如繡。決決田畦水。半出山中溜。攜節往聽之。新聲故非舊。但恨風雨癡。飛花落何驟。雨不洇春光。明遊應可又。

忽有白頭叟。斫薪思換酒。入山雲氣生。雲橫半山口。不怕猛虎啼。簪花滿蓬首。此路久已熟。子孫樵更久。

農家樂二首

去年買五犢。今年添五疋。登壠稻秧盈。子身牛齊出。散入陂阜間。肥草沒雙膝。牧童腰短鞭。終日不汝叱。下灘捉野菱。上樹打山栗。握拳戲曹偶。唱九常道七。俯身蓁莽間。側耳搜蟋蟀。

雨路山晶明。番藤飛豚木。綠影貯空池。祖孫同漂浴。忽捉徑寸魚。喧呼達鄰屋。耳畔呼歸來。晚餉已將熟。具酒復烹魚。有此非終福。夕陽滿場頭。無心數雞鶩。

林屋洞

造物雖小兒。山水解嘲弄。沉山太湖底。乃斲林屋洞。上間曳檐聲。下乃藏臟甕。窦暗忽疏明。遊者夢復夢。欲乞靈威書。石匣雲已凍。

廬山社圖

吾聞謝東山。出入每扶掖。四衣摯衣裾。三人捉坐席。騎廬山前道。公顧不擇。何如藍輿翁。肩頂風簌簌。

贈陳貞孺

鳳凰忽分飛。辮毛雲五色。辛勤哺其兒。孤影當四壁。朔霰與寒風。拚拚不停織。挑燈掩柴扉。嘆息繼以泣。雙鬢任蓬飛。容華從淪澤。若節甘如飴。堅心固於石。願言百歲姿。清風挺松柏。

丙辰正月二日入山探梅途遇大雪舟人謂雪不

得前因飲施羽循齋頭卽事

誰知昨夜雨。化作一天雪。送我到山中。梅花弄明月。月明花不見。千山白如練。忽有咲聲來。美人掩紈扇。垂手畫衣香。齊聲索酒罷。酒波微帶綠。半似柳初黃。

山中同友人對雨

流螢獨遊風。鳴蛙半含水。暝坐不見人。心知我與汝。低漏新月光。空明隔疎雨。此際難為言。幽懷為誰起。

余疏山居朱修能適至賦詩甚美依韻和之 共四首

平生寡諧好。番老甘顛獨。故閉路清淺。東谿復穿築。旧

戈華荒蓁時緇贈修竹排崿如堵牆列鉠秀蛾綠結搆無春秋遂泉岩際宿之子偕步趨于野愜所欲雜狙遝次陳尊酒對叢菊緩緩勿遽旋白駒在空谷其一

群峯豈不妍吾丘秀如獨狐狸竄爲宮千載無人築闢土石骨香蒙戎綴花竹蘿葉絡其根苔青蘇茅綠考室無多楹信信復宿宿聦此靈異妥猿鳥亦多欲經始理澗泉餘力及松菊將子何時來老我愚公谷其二

久閟名山蹤神鬼亦慎獨詭跡劃然開似遣五丁築所難洞壑姿何必問松竹吁嘯山楹中眉髮亦酣綠下有

雜花明上有族雲宿緇素復同人舍此更何欲入室設禮疏清石多枸菊雖無丈人黍獨勝留侯谷其三

聖賢性本畸安拙亦安獨咲彼莘野人揮鋤謝岩築何如列仙儒癯然坐修竹萬木未飽霜亦葉尚餘綠薜曹多坎空曲折如携宿莽無疏鑿功位置從我欲清流沐素蘭綺日照新菊無客不出山有夢不離谷其四

讀張鎬傳

張鎬九尺餘犢眉皓然久用之帝王師不用窮谷叟低頭躬耕十載無其稠實斂折作鎌悲歌刈霜韭

野叟

村前曾見君荷蓧日在手山中忽逢君藥艸緊其肘修眉如髮長宵花蹤走出入萬仞崖歌咏不絕口醉挑花滿瓢去採[illegible]

山中秋夏

窗下無事人[illegible]前新[illegible]樹影綠搖花[illegible]步青絲展乳雀弱不飛[illegible]客來少[illegible]

芍藥花經雨猶殘有感

娟娟芍藥花[illegible]何嬌好風雨忽離披庭中[illegible]如[illegible]文

君歌白頭翔風退房老勿以容事人[illegible]

迎秋早起作

朝霞浮水上水氣綠于眉殘月[illegible]綠絲偶揮白羽扇間挂清松枝心[illegible]聲時

巳未正月八日雨中

歲朝陰雨零旬日猶未巳挂席返空山不入泥塗市腊酒發異香梅花弄清綺諸侯不恒[illegible]骨相癯槭水而巳矣敢擬如古人食肉[illegible]

和盤花詩 二首

盤花本何常如人在所處耔材於蘙樾存意自圍圉綰
結白露圖天矯朱霞舉錯列群芳中約束類部蒿退就
孤石畔箕踞似巢許非屈亦非伸解咲不解語彈指一
拈花咄茂誰稱汝 其一
稽首問東皇草木等族屬而何群卉中有花獨拳曲纔
條繞指柔香甦分頭續剪拂眄恩睞結束眩愚俗生意
願羈絆顏色亦刺促居然席上珍詎免稗下辱少者既
夭殤老者大抵曰蒲柳不耐霜桑榆不久屬 其二

壽閒居友人

麗公不出山愚公不出谷今有中玄子世隱洞庭麓雲
氣生衡茆竅戶映脩竹非魚亦非樵且耕還且讀猗猗
度崇岡眉髮俱鮮綠高飲松醪間多壽因杞菊

山中作和唐人韻 三首

屋後有青山門前有流水自除買藥外不入韓康市老
子何閒閒路滑芒鞋寬五十非少健顛覺登頓難小憩
磯頭石景物殊可辨戲雨芙蓉鳴吹月梧桐犬山淺虎
跡稀夜深貴猶歸隣得佳句叩我白板扉 其一
設向在丘樊中年得山亦蕭蕭一畝宮落落三家市店

雀馴且閒平疇碩且寬菊花對尊解稼穡良獨難谷中
人不見愚巧誰能辨徑松未巢宿種杞欲成大朝亦與
之出暮亦與之歸猶嫌樵徑熟仄路置荊扉 其二
濯足衡門下黃葉蒲溪水不識城中人況乃到城市種
竹前山前竹外餘畝寬洗榛復斫竹乘屋良非難屋裡
濕雲藏村樹那可辨夜春聞豹聲機杼亂隣犬及暮漁
唱稀漁船猶未錯燃松貯燈火且莫上柴扉 其三

送朱子華非上

游子出門去反顧終徬徨酸風射黃馬十步時九僵棄

我春草巷夜止空廐旁旅宿非同人孤影亦荒唐早起
猜前邁匌匌星月光江南霜幾時江北冰如墻去鄉千
里餘心氣始剛強孤強當路嗥習見無幾祥

題画志感

僧髮如春草一剃一回出春草逢秋霜還如僧髮白如
何坐空山辛苦對頑石

讀四皓傳

商山四老翁龍準不能致何來偉衣冠白髮先照地入
見太子安此舉差強意子房誠狡獪舞乃盜名字險符

豈可長盡謝人間世。

讀史

文略爾朱兒。高歡貧十死。意氣多陵忽。驕橫從此始。三孫邀至家。寶玉照文綺。文選設衣從儉若田家。千從奴五十人。貂錦曳珠履。帝有子泰王。馬走七伯里。請以好婢敵一擲。須臾取明日。歸泰王殺馬。旋殺婢。馬肉與婢頭。盛貯銀盤裡。高洋絜之獄。放逸無人理。吹簫彈琵琶。挽歌歌不已。此人亦太豪。此人亦可喜。

題帶雪尋賢

東京黨錮典。剛者易為折。汝南黃徵君。徵辟堅謝絕。獨卧空山中。雪花正飄瞥。司隸李元禮。冠劍擁車轍。邂逅郭林宗。於將訪高潔。叔度千頃波。清濁不可別。對對鄙吝消。時事但捫舌。龍門熱如市。衡門冷如鐵。吉凶匪自天。知幾在先哲。

周公美冬日葬兄廬墓高其義而贈之

少小求神仙。雲霄聘笙鶴。向圖知命後。志意轉非昨。負土築孤墳。短鍤刺叢薄。茀草復漉泥。十步時五卻。辛苦狐□誰。伯氏返夜壑。寒泉無鵠領。啾啾號野雀。名花無

棠棣。習習巷風蒼。鬚眉枯枯。冰麻泉帶嚙索。生者雖拮据。死者亦云樂。誚此王孫裸。陋彼司馬槨。闕道署崇題。碑纂麗丹雘。式此周氏阡。友于信何怍。

山居

戒殺不養蠶。謀生惟稽穀。風雨既以時。乘閒併機軸。長疋納官租。裙襦剪殘幅。紛紛踏堤女。清艷剛齊沐。雀釵蟬翌紗。從勝曳織縠。寧知秋風生。絲脆多斷續。綦縞得我裳。來指為奇服。

輓殷太公

龐公不入城。愚公不出谷。先生亦爾爾。飲啄坐茅屋。村塢僻城西。淳若太古俗。童稚頗習肄。啼咲共一族。場圃積禾穗。庭戶散雞犢。客至懶下迎。匿影下深竹。有兒亦遞召。負藥兼賣卜。家釀不論錢。盈甕半築肉。各舉兩忘機。直視形槁木。世豈無隱民。誰能咏邁軸。視履如考祥。觀化如寢熟。何必漢老人。入室撫膺哭。

田園歌一

吳民苦力作歲首始安康出入必鮮衣家宿三日糧祖
見各靡爭揖讓稱吉祥祝以壽未央報以金滿堂或云
村巷靜竟夜不吠尨或云雲物佳好風來艮方小者刹
果餌大者邀酒漿且醉還且別如作復如翔手折梅花
枝接蔬遺道旁明朝迎土牛相約共舟航入縣聚嬉踏
俶載課農桑

其二

入水無含沙入山無猛虎司馬不徵兵丁口罷編戶中
涓不果籍尺寸皆完土厥壤雖下下厥賦自中古耕鑿
環千家歌哭同一祖少小昧握算老大畏官府行田畫
地方累世已安堵未敢匹黃虞庶幾近鄒魯

其三

買山先種松買地先種梆短者僅齊眉大老已如肘穿
坎匝溝池秋田環數畝歲儉不苦飢歲穰還餘酒父老
言此中戶口初八九年來漸成聚昔無今且有畫眉遠
近飛覓兒抱兒走百卉墳滿村婦者賓及酉氣運登偶

然得君散花手

其四

田家多比鄰不設垣與堵朋種百雜花縱橫自成圃更
拖子與孫起問疾與苦疾苦無鬼神相邀祭田祖子孫
無姓名但喧年齒數穰穰麥上場纍纍樹垂果夜來甘
雨零新苗又何爐為天亦太難今免斯民詛

其五

種荷乘瀨淺種魚乘水深魚行不礙花游泳自浮沉結
茆際河曲垂柳復蔭森其上有黃鳥其中張素琴素琴

且莫彈黃鳥懷好音交交未終聽曳響入東岑

其六

五月天屯膏水涸河梗澁桔槔徹夜啼短綆遠行汲隨
南山雷雲族不待集雨勢動滿盈生理已蟄蟄乳雀
出井飛嗃犢能鞭及樹底挂芒鞋墻頭曬簑笠一畝粟
三鍾屈指可得十

其七

樹老常縛竿屋老難嘯烏入門恐傾欹客至但班草擲
酒三四升取醉不取少吠指東鄰花桃李日杲杲昨夢

是何祥吹來故人好

其八

切肉不用正斷葱不用寸炊酒不用甑轟飲不用遜朝
亦何所營暮亦何所恁[illegible]喜犍牸肥再喜稼苗嫩三喜
子孫多食力安脩鉏夕髮從卿閒凉颸解煩悶

其九

舊葉辭鳴柯新霜射殘月田車夜登場終歲計無闕呼
兒翻南澗所樹縛危筏獨步紆東村取土塗枯骨小善
亦可爲大鬧敢踰越三復廉人章如悉保膚髮

其十

南山富修竹喲衍徑延斜谿水橫其前籬落藏田家田
家押卑棲曲房縮如蝸册瓶事耘耔餘力及蔬瓜小言
無敵牒大言無敵誇村婦掛笞戴樹少很籍花養兒當
粹盤哄語雜喧譁邀我作老叟湯餅亦咄嗟不願金滿
籠不願書滿車但願兒長成痛癢解搔爬酒罷出門去
反聽啼呱呱虹蜺飲澗中俄頃蒸爲霞

其十一

山村有萬老傴瘻稽搔前哄指宜髮人任任是曾玄其

餘群小兒如戲復如顛挈酒捧鮭菜擁項爭扳肩噴哄
不及受口角毒流涎老翁因丁卑今歲幸有天汚邪雖
滿車官課未全蠲誰補屋上茅誰裝瀨下船誰蒔西阡
松誰糞東皐田具答勿復憂一一先勉旃大人自安坐
得醉且留連

其十二

山勢如張弓囘合抱村屋老稚課蒔禽風尚習雍睦田
秀合穎禾門榮交讓木巢矮不探瀞水清不飲貧無名
不洗耳少書不晒腹步涉謝舟車服食儲杞菊一室頗

同心四海誰橫目但免杞人憂敢祈塞翁福

其十三

入林何必密入山何必深受屋三兩廛四顧毒清陰薦
蓑既已便㨂汲亦足任墳塚因坡陁籬落緣丘岑中有
荷蓧叟傴僂髮未黔野逸無戚僵寒拙能謳吟沉者不
羨飛飛者不願沉萬類各有適齊物皆童心俄漆自木
火遺恨到于今

其十四

東隣宦游子上馬趁京儀番鞭願堂上彈淚與髮違酉

䧄返珠兒廿載音書稀卜者多費詞曰歸是耶非而我
雖貧賤承葛相因依嫁娶十步內近如一雞飛蜡飲礁
懽笑孫大甥亦肥門前梨棗樹手種已成圍

夢游仙歌

我無休糧方但餐非斗漿修髮披兩肩燁燁生紫光稀
首拜上帝玉女㕭其旁授以三星書坐以七寶床謹侍
不敢譁神氣元飛揚拜謝出天門鶴羽刷如霜骨冷何
可言明星在衣裳

少年行

狗鄰粉面郎好走黃驄馬下馬紅樓前突入櫻桃下鸚
鵡不停聲喚道垂簾者簾內千金軀今朝為郎捨

鳥起

跡隱心難明筮卦得嘉遯揲五化上九避世果無悶白
衲數十年黃柑三四寸異書不計卷熱睡不計頓捫腹
哄潛夫識時作危論

山居吟一

深山春尚寒撥火煨黃獨有客犯嚴霜就我勸耕築宸
嶺植短松西窻補叢竹路逕虛其中前見平疇務柴栖
與麋鹿岩壁付僧宿農社無愁期僮豹頗知欲種秫兼
稀花乘藥先乘菊常守庚申神不離千仞谷

其二

去年君出山樹與老夫獨獨荷三尺鋤草草自營築種
梅白如雲高者透庭竹槑槑紅約旁萬斛吐珠綠月墜
參星橫徘徊未能宿且落還且開留汝花亦欲對此不
盡觴空欲就叢菊相彼鳥嚶嚶聲聲在空谷

其三

短策多因緣相隨往來獨得子友三人臥起在新築桃

萼參差紅灼灼亞深竹竹逆石竅虛疏剔破空森險勢
如墜崩猱獲不敢宿而我好奇者頗愜平生欲坐上非
海尊離下南山菊何必窮仙源況乃尋見谷

其四

逃名在深林林僻良難獨小結黃茅茨半假赤壁案有
衲清如泉詩骨瘦于竹瞠目霄漢中坐徙愁陰移招汝
入關齋留我一覺宿伯夷去未遠至人本無欲餅鴨肩
梅檀薑豐薦茁菊此味難其陳承矢考槃谷

移樹

一樹常數移家人咲其痴或恐土昉重大者拔其枝高
下頗中心神理如蓺時槩槩漸生實番老亦權奇種樹
無秘術但勿使樹知非關造化意于我漫偏私

入山

背負五嶽圖持鑱入岩去但聞烏兎鳴陰風戰秋樹不
知英雄人渺渺在何際我來非採藥要以訪國器深山
寂無聞豈其避時忌綱羅彌谷巾慷慨兎罝句

題陶逸則草堂

霜風颯然來城巷如原野參差楓葉林高高復下下中

有菲茨人間蜒類道者故籍自粉披雙栢故相亞新酒
傾一瓢頹然據梧也非病亦非貧一榻自瀟灑

送扈芷游黃山

送汝黃面師去作黃山客凡雲如敗絮真雲常五色松
矮不盈丈放幹鋪百尺石隙多坎空游者難進屐我亦
將躡游拐杖粗有力寄語雪衣猿爲余先布席

六月讀武林遺事

宋室南遷後康皇何太暇納凉禁庭內色色巧鋪飛多
御復古殿長松蔭修篁奇石疊巖岫赤日少晶光飛瀑

舞石下注地廣且方藕花相間開白綃背紅粉素馨列
萬種蘭蕙排千行鼓之以風輪清芬散空廊紗幮懸吞
珠金甌盛蔗漿學士洪景盧召對翠寒堂正值三伏候
凜冽不得當帝也問其故大笑呼中璫宣索綾半臂勑
著猶戰霜此樂雖云樂父兄詎能忘

山居謝荻

春柳鵝兒黃春水鴨頭綠春彩燕子青有美顏如玉倚
棹杏花梢清歌入修竹竹裡白茅茨先生巾一幅反戶
讀道書見者欲退縮至德不可名君平初罷卜

題雪洞玲瓏庵

龍井龍不蟠轉人南峰住石骨秀欲空化工戲陶鑄搜
出玲瓏泉懸挂瓊玕樹長腰米無多折脚床頗具若許
客眉公十年始生聚休蒸鄰侯黎但飽嬾殘芋

壽二泉六十

南山數圍松松老不知年盤幹復偃蓋半巢雲與烟下
有皓鶴舞上有黃鵠騫指節者誰氏神骨何澄鮮種芝
因採芝聽泉還飲泉撫松日盤桓見月一鼓弦歸來草
室內課子讀遺編

關將軍

黃帝殺蚩尤其血化爲鹵里人上塚時七塚白虹舞迎
宋正和中作耗解州土鹽池歲把敗十課不登五帝閣
虛靜師何神格此虜師嚮關將軍桓桓彪且武俄奏大
風作霹靂闞而怒拔木泄木清群鬼殊作牖帝曰可見
乎披雲忽驚覩大身充其庭修髯飄頰輔從此濯厥靈
鹽政無所苦死且滅蚩尤吳魏安足數

謝送湖石

我游太湖山遂送太湖石危檣張飽帆輦載如重譯七
十二芙蓉片片忽狼藉奔走龍龖叱咤巨靈擘誰知
水中雲遠作堂下客傀無亭與榭委頓卧草澤落落歲
寒姿兀傲蕭蕭斥何當松竹交錯列衆蒼壁坎者塞我
樽坦者施我澤坐老洞庭秋秋陰滿窗碧

山行

久不出山中信杖轉谿壑壑泉鳴淙淙回互抱峯峯絕
壁胃朱藤藤花開復落下有擁膝人孤吟自如昨此意
誰與言幽懷能領略

題杜弢武飡霞精舍

吾聞杜征南夙昔稱武庫今有杜鎭西文武推獨步浚
滚口懸河便便腹畨𢘑上馬擒軍于下馬寫露布夢采
朱霞光其涼通喉嚨一吸灌醍醐再吸滴其露從此心
魂清意表發奇悟詞場恣冥搜學海竟飛渡𢬵管掣神
鵬臨文走脫兎君本飡霞人宜有飡霞句屛坐精舍中
如坐將軍樹

驟雨減燭已而月出雨中景意幽絕作詩志之

流螢弱避風鳴蛙半含水瞑坐不見人心知吾與汝俄
漏新月光空明隔疏雨此際難爲言幽微爲誰起

夢復

吾性本幽僻遊虛入林壑多爲實從累棄肉損藜藿神
氣既紛奴克夢亦相警惕惕世味擅廻裼臨冽錢同也
賢乎哉一瓢乃良藥

唐公詩鈔卷之一 終

七言古體

護松詩 有序

支硎山有晉松三十餘章傳爲支遁所栽高可巢鶴大可蔽牛土人腰斧入山穎趙凡夫護之射書關使君馬仲良捐俸買脫藁樹葉石爲古公壇葛震父諸君皆有歌

群松合抱支硎側十里濃陰半山黑村翁記松不記年依稀傳是支公植支公曾向松之下調鶴調鷹復調馬皮皺甲蛻化解龍誰知復有屠龍者使君買松欲製亭烟姿霜幹仍青青一朝頓脫傖父厄要知樹老多精靈夜靜空林覺人語大松小松共爾汝願以長生報使君紉得茯苓如斗許

漁父詞

胸中不著名與利蓮絲半植裝衣歷夢魂之內無風波任他飄入蘆花去三更雁叫秋雲涼初月依微挂枯樹起來不喫睡人醒鐵笛一聲天欲曙

雲間洞歌 爲壯毀武將軍作

隴西白日大風起風吹沙浪如江水馬蹄蔟蔟行沙裏對面相逢不開語有時一夕常數徙有時百戰常千里渴飲血兮采墮指眼有鐵兮鬣無齒男兒報國應如此縛取胡兒獻天子天子傳宣賜彤矢上將貂冠衆金績玉縈腰章珠綴履邊勝化作鳴珂更鳴珂里石爲壘洞口閒雲飛復止學道請從今日始赤松教人能不死

贈人

邊城楊柳絕啼鳥柳根穿入將軍腦萬里春光一片沙蕭條笛裡落梅花人生底羨封侯樂老住江南亦不惡好山好水條銚爐賣茶賣茶多買書翁能飲酒兒能舞谿少舍沙村少虎醉後只眠蘭蕙中無名老子將無同

飲梅花行

鷄三號月漸高客未醉梅花驕花開如雪欲歸去倚花留君君不住酒壺冷落挂松枝抱錦獨睡花深處

觀燈歌 分韻得花字

明河欲墮天沉沉湘簾月冷竹枝滯入門疑坐琉璃界蒲臺亂插芙蓉屏風流吾愛張大夫夜深不問城上烏醍杓香浮紅琥珀龍膏光映碧楣糊從君請下飛天仙

手揮如意衍劍䌫五色飛雲走筆底百斛驪珠瀉錦箋
奇文自足拚星辰詠歌何用驚落塵况有高堂座上客
擊筑吹簫盡酒人人生得酒即丹砂不須石髓與胡麻
吾那欲扶雙屐去方知轉眼是空花

盤花歌 爲王季重使君

使君寄我盤花詩夜靜徵聞花嘆息張頊難教易擾剛
折腰轉徙同遷謫年年舊蕾發新枝獨根生花晚生核
拘束東皇不自由都使花神困瓷格解粘釋縛是何時
且與先生伴花槲招以小山之叢桂溉以佚池之綺石

鈴象無煩特護持剪刀未許輕舉摘紙窗茅屋有名姝
細雨清風無暴客君不見長安街頭春可惜兩肩桃李
如折讀偏走王孫汎內家論短論長無定額賣花人少
賣花多擔出都門半狼藉

又

汝盤花莫嘆息爲花供養辦花瓶黃磁斗綵能
嗜小山林佚池石嵌而幺麼倒掛枝研上胡孫小如
核才子微吟嬌女帶玉鏡臺旁團扇側甚風老雨不
得到怪蝶游蜂不敢到一年一度咲春風莫向街頭
賣狼藉

題澂松壽 贈天台松雪師

老松作禮歸作死道人來自天台者不食黃精不斷葷
張口如箕坐松下一片松濤勝古泳細咀能嚼風穰穰
吾聞彌齒齒已折只恐松枯化爲石

春行 贈人

拂曉掛帆行帆短三四幅花如醉容紅綃如僧髮綠載
風載雨令人愁且啼且止飛雙鳩須臾日射霞腳山
高露出松杉頭松杉中君可住石東雲寒猿歸去新研
弄葉有餘味

山居吟

紅蓮米紫蓴羹飯後摩腹東村行村中有古寺松竹參
縱橫與僧博奕罷谿閣忽秋聲稠三魚射三鶩鉄既陳
酒復清采菱劍藕供先生不彩復不履無姓亦無名如
此真率休傳到市城

夜飲蘆花灘歌

蘆花作主我作客蘆花點頭我拍膝白鷗卿任綠蓑衣
使我欲行行不得我醉欲倩蘆花扶蘆花太懶可奈何
不如呼出青天月大家羅人金葫蘆

壽金沙馮母尹孺人九十子玄谷先生七十

漢遣使者經城東見一女子笞老翁老翁顏童髮如雪
跪而拜杖言蹇拙使者怪之問阿誰女云此是妾生兒
妾遇神仙傳至道教我餌藥顏常少是兒得藥性傾饕
日月荏苒垂衰殘我故責之恚且怒唯唯受笞不敢愬
聞此異人入華山那知今復在人間馮家母子多隱德
合壽共百有六十四世曾玄繞膝圍紛吹玉笛彈金嶽
毋進酒兮兒起舞不飲大升力如虎

夢鶴歌 贈鬼山王少白

君不見鷲在梁日食魚腦蝦蟆肪腸羶舌垢骨不香有
鶴有鶴何淸凉自歌自舞如人長如人長化爲鸞投人
玉郎夢中吸淸露頂留紅翅毛薄雪中一點桃花落口
嘶太上赤胥靑騎君游魂入君幕巳矣乎髮巳禿日月
兩丸共一轂月月送汝三十幅何不從我山之南山之
北先生百拜謝鶴奴須臾鶴去雲模糊雲模糊不可呼
非斗柄折海水枯

山居

侍兒巳報春山曉催儂早聽山中鳥鳥聲瑣碎如屬人
却恐山冷艷人少羅彩鮮麗花不如拾花[illegible]咲花先[illegible]

紅葉

風韡亂落亭皐幽吳江染得楓林稠素月淸霜石骨醉
丹崖樹殿山容秋霞標隔斷樹頭瀑日氣倒射巖邊樓
老夫欲採猶野服釣船坐韡芙蓉裘

朱明初麗歌 壽再東萊使君

括蒼之巓多醴泉中有大令稱神仙胷中磐礴千里之
雲夢吞吐紛吐十丈之靑蓮雙鳧玉舃飛翩翩昨飛巴
蜀今雲間雲間竹馬羅郊原拜祝明府多致言自言昔

日水旱苦朱雀縱橫射玄武福星一夜臨東吳鴻雁嗷
嗷翔樂土廣池水翁饗不腥百里旗亭靜鳴鼓千村萬
巷社酒香醉來擊壤追羲黃麥雲初秋柘枝㜑家家誦
讀舞晨桑太平如海問誰賜有脚陽春頂侯是四月欣
逢壽域開琉璃杯泛霞光紫考疊鼓炙鳳笙赤松黃石
皆雙成白雲之曲歌長生河陽蒲縣花正明淸和棠樹
啼新鶯君侯樂矣康且寧手招黃鶴下華亭銀驄鐵豸
聲冷冷星槎寶幢兮須[illegible]瀟[illegible]帝京用金如斗掛後
横御床歲歲題榮名

題石門採芝圖

褒之鹿兮冠之雀。挑宫峰頭採紅藥。解衣長嘯天風來。白雲滿袖何盤礴。碧瞳熒熒如少年。醉來亂把松花嚼。仰見高枝拄兎絲。拍上王喬一隻鶴。

打松子歌

蒼雪庵芷匡雲三衲。結夏白石山房。打松子爲饗歌以紀之。

東余結夏僧竟日茶聲死。攜錫入深山。登松打松子。松子殼來曾數百斗。磔飛花半空。核活火新泉發異香。相對煑茶兼煑石。咫尺松烟迷不見。但具竹爐無羽扇。明朝更上碧峰頭。拾取鶴翎三四片。

其二

山刻古井光如雪。焚枯垂盡勞薪折。肩橫拐杖入山中。挑取花籃鐵串綳。一打常數升。再打常數斗。不風不雨松子飛。飃凬驚啼鼯兎走。薪貴炊松枝。米貴掘茯苓。長頸葫蘆折脚鐺。不如醉死眠酒甖。

題沈孝子廬後落雲石

沈道人。曾割股。還將割股刀。刋木復刋土。土中得石何

玲瓏。石根落地雲胥惹。轆石石不行。掃雲雲不去。群烏劚兎攫其旁。此是孝沈廬墓處。

送項東鰲華亭丞　召非上

潘岳宰河陽。但栽一縣花。葛洪乞勾漏。但煉千年砂。何如侯下車。教我以桑麻。桑麻雨綠田膴膴。繢見耆眠雉媒舞。籬巷香清靜撫琴。鶴爲吏隱松陰午。里巷歡謳歌。江亭偃旗鼓。壓書不可留。揚帆度葑浦。楓葉蒲桑林芙蓉映秋。塢父老拜餞旌。陳辭亦良苦。君不見西非徵兵似蝟已。泉南催賦如猛虎。安得三年杜母與召父。項朋府。

義姑行

有雛有雛。六歲而孤。無怙無恃。如委道塗。張氏垂絕可奈何。可奈何。義哉姑。處子不嫁之死靡他。不願爲鳳凰。翔翔井邊梧。不願爲鶯鶯。游戲水中蒲。但願雛長成。身作白頭烏。育春逝。濟夜徂。抱兒子。淚血枯。爾寒我襦爾饑我餔。授爾句讀。愛爾髮膚。娶婦生兒美且都。孤兒活。不知無母。室女老。不知有夫。險哉一縷千鈞扶。程嬰李善何難乎。吁嗟兮巾幗男子。粉黛妖狐。獨不聞桂林張

夔妙

太湖采蓴歌

洞庭山下西風起只解家家取菰米鄒郎好詩復好奇撑出太湖風浪裏湖中采蓴自今始蓴絲翠滴蓴葉紫湘之芼之曰西子飲之食之曰園綺未許署沽大鵶見輕向蓴羹浪索指父老一喜還一憂伊誰指動江南秋將无此味傳蘇州采蓴采茶如虎丘眉公大咲君勿慮說着蓴鱸歸去季鷹死後無步兵當路何人曾下箸

其二

東晉歷今二千年太湖始蓴豈其然湖濱飲水無清綠有蓴多化寒雲烟終日打魚兼打鳥紫莖彌望如青草鄒郎一手得蓴絲絲脆葉肥秋未老吳兒自負吳兒豪太平沃土人陶陶魚舡竹肉聲嘈嘈蓴菜何能饜汝曹

括蒼行 青李觀翁太守

吾聞括蒼三百里秀壠長岡繞溪沚巍乎高哉十萬八千丈上界晴明下雷雨道經品第十六天巒崛枝峰散成綺雪瀑群飛翠崖削起瑶草琪花垂石築拄笏此中亦足矣答者太守李北海李陽氷文章吏治推雙美公來守郡何姓李下車老稚生歡喜丞相尚書履其門如市公心卻不厚聲冠冕東諸侯風雅詠歌南二始堂開燕喜秋光新詞出步虛雲氣紫玄鶴可呼青芝可餌洗髓伐毛聳修耳眼前屬吏拜稱觴盡是玉皇香案吏仙人榜上注仙名奇山付與奇男子

峩眉行 有引

丁卯六月關中憨世蜀中庵芷訪余白石山居熱如炊甑庵公極談三峩之勝不覺倚枕假寐夢游大峩頂奇寒入骨有席孫真人與兩尊宿奕黃獨唤余而夢已覺矣急起作歌記之筆底淒清似尚有氷雪在

我眉高無尺幅寄東界走入蜀雷洞腥龍所族投靈巖霹靂逐兜羅綿雲洞底生勃勃蓬蓬布岩谷雜花異色非人間數尺蒼苔挂松竹八十四盤到大峩峩頂僧居木皮屋殿中遊鶩雪不消指點分明是西竺須臾變幻攝身光五彩重輪內如玉峰巒草樹增鮮妍對影隨形照肩目風吹霧散一光員清現最奇遊者福六月嚴寒擁毳裘老氷凍汁煮難熟忽見孫思邈又見普賢偕文

雨尊宿摩我頂捫我腹招我鐵臼旁邊炙黃獨覺來呂
氣殊可憎空憶我眉夢中綠萬丈雪千年冰恨不且嚼
且歌還且浴

汗血歌

徐朗倩以癸丑六月三日舉子于酉時七夕彌
月後始渡大湖來報諸客客飲酒賀之余贈以
歌

徐郎歸家何蔥蔥門楣返照光曨曨庚方月出弦初弓
家人驚喜新得雛紫騮馬齒如雪披耳分騣生當鐵六

月産駒真汗血玉狻猊塗朱口落地便作河東吼此兒
類父全類母徐郎咲還拍手爲君酹飲長生酒酒未酣
萬事足去年男女猶未卜今年七月彌月過渡河有斗
兼有犢

女俠歌

河濤詩句當筵寫風流散誕臨邛寡寄書紅線去如飛
醉家木蘭初上馬如姬夜抱兵符來西子五湖船正開
帳中歌起虞兮埋公孫大娘登舞臺楊家兒逐李郎走
錦襜英雄印如斗河陽公主十萬軍蠕蠕夫人射鵰手

歸隱歌 送黃仲方

寘湯入高天霜月射殘梛攀援征車前黃童兼白首賢
哉于大夫佐郡已良久分符三邑符霹靂神明手海不
波禾不莠人歌叔度來何後使者方鷹秦最書君何爲
兮解其綬小兒當年强折腰英雄今日真回首吁嗟乎
呵譏爲我榮手板爲我醜唯唯諾諾違我心戰戰兢兢
擊我肘虎爭殿上龍戰田玄黃堅白難爲剖此時避世
亦哭世此時杜門亦杜口道德何人似木雞功名到底
皆芻狗狐狸有窟亂縱橫烏兎無繩繫飛走歸去來山

中藏書數萬卷山中種松數千畝骨肉喜團欒兄弟自
師友老樹挂瓢笠清泉洗樽缶竹院開淼無漏禪花源
且釀長生酒酒後醉呼黃石公留侯孺子今知否

大名穆中翰游江南玄宰寫贈山水爲題短歌

東去岱五百里西去嵩五百里家在中央亦足矣今年
復作江南游往返一萬二千里其歸贈之佳山水素縑
白日風霆起月中真可吞餘子穆內史君游畫中何日
止布襪青鞋從此始

彥平社兄以端午歸戲作歌以贈之書于文虎畫

扇之左

彥平俏帆欲歸去。文度爲寫米家樹。秀水從來無片山。此山還是九峯處。峰頭月出尚可呼。君乃咲踏鴛鴦湖。蜀甕新開麥青酒。剪刀細剔灘邊蒲。蒲花初白葵花紫。撩簷點點雙燕子。戀門絡索半桃枝。入夏風光從此始。老親醉倚藤花棚。君試過訪秋潭僧。眉公歸後衡門閉。棹入湖中樓未曾。樓當楊柳秀楚楚。堪作清風消夏塢。莫老是鄉須早來。休畏内家如艾虎。

清明日馬鞍山遇故人佛占禪兄

人生莫走清明路。路頭半是英雄墓。鬖鬖春草短于蒿。日落牛羊樹根坐。牛羊兩兩去復來。酒杯空瀝山之首。斷碣糢糊不能讀。龍書龜紐何爲哉。吾亦行吟重嘆息。忽遇高僧石間出。拂袖相看隱姓名。詩篇曾向當年得。嘆余羈栖一蒯緱。有蓼半落青山秋。破笠枯藤未能遒。老猿瘦鶴峰頂求。一日一日還一歲。泡大乾坤豈容住。何日擔却肩上雲。笑入巖花不知處。

坐孫世聲藤花石上以贈行扇索詩爲賦

秋江之水如苔綠。白草黃蘆橋數曲。棹頭蹲坐相須拏。鷩起鴛鴦與屬玉。峭帆擊破浪拍空。鼓聲遶聲俱飽風。有客大醉笑歌去。只在金焦烟樹中。樹中烟消露山色。紫翠空青馬頭織。白門露落烏亂啼。朱樓月冷知相憶。相憶故人金屈卮。琵琶凄咽宜不宜。梧桐颯沓井欄靜。板門斷斷黃金羈。登高弔古方及暮。吹簫更上桃葉渡。六朝金粉春夢殘。寒鳥聲聲問前路。孫郎鵲冠復鹿裘。傲骨那肯干王侯。誰將三寸禿斑管。却以風流王謝收。年來余絕遠游興。雙履付君君濟勝。他時同到三山嶺。五岳圖文好磨鏡。

贈無瑕上人

五十太苦亦太悲。浮生轉眼如朝曦。死尋活計骷髏上。何異犛牛愛尾迷。自憶前身供三寶。嘗思薙髮除鬚眉。薰修定業猶未空。蓮花九品藏淤泥。豈期現有肉身佛。蕭然拄錫城河湄。上堂霏霏真吐屑。論議一一皆鉗鍵。跳出百年野狐窟。直作三界天人師。自言妙用亦虛妄。何況聲聞與辟支。我化蠟蟫前聽法。吼獅散餘卉手餡。有時伴汝一宿覺。松龕石壁懸琉璃。木魚驚起缽龍夢。破衲壓斷藤花枝。竹扉深扃且欲午。塵世憂勞總不知。

驅去吾與沙洲白雁眠

胥口伍相國祠

廟前老樹何年栽。赤日生火陰風哀。神騎白馬潮中來。鴟夷子皮浪打開。

讀史

磊落韓王孫。漂母食一飯。毋無責報心。君乃千金酬。丈夫了不異。黃口驚啾啾。君不見歷山孝子垂白頭。帝兼二女搗神州。李郎脫身遊傾蓋。虬髯叟揚鞭入海東。一朝贈家口。臨行百萬貲。受者無怍贈人情亦大難。英雄視何有。君不見壁客願得哭者頭。荊卿且索樊于首。

題孫山人山居夜雪圖

一夜雪花幾十丈。小者如絮大如掌。環戶春蛩蟄不鳴。狐狸夜宿枯枝響。先生高臥傾千人。晝几篝燈彼雀鷺。梅花帶月貯胆瓶。提塵攤書自俯仰。此人疑是於陵君。如何摄入圖中像。秋君灼予對此人。清風穆如雪莽莽。

黃山歌壽汪明吾母黃夫人

吾聞新都黃山高拂天。上有壁立萬仞朱砂峯。下有潺湲百尺之溫泉。奇花異草不知數。花勝偉木多纏絡。中有青鳥飛翩翩。啣書來自西池邊。西池王母登上仙。碧瞳剪水番紅楹。素髮照地披及肩。霞綃霧縠生寒烟。秋清露爽當中元。燖麟炮鹿張壽筵。吹以玉門之瑤棗。擘以太華之丈蓮。進以鵠杓之天酒。奏以鵾雞之綺絃。六龍下食雙鳳騫。粲然一笑玉齒妍。塵飛海底桑成田。阿母春秋年復年。

王使君以辛亥四月首得震索於青谿官署太公以迎養至時年八十有二矣

弼窗燕寢光曈曨。哭生沸傳新得雄。方顱員頂明雙瞳。家人捉衣報太公。太公抱視額加手。老人八十添丁口。炙火吹笙湛玄酒。三祝長生拜南斗。自言騎馬初到衙。忽聞英物啼呱呱。有官何必烹丹砂。有縣何必栽名花。食牛之虎僅三日。破殼鳳凰毛五色。使君雖貧貧亦得。掌有驪珠田有穡。

斷橋哭馮開之祭酒

素車轔轔斷橋路。路直如弦樹回互。歌聲哭聲秋水中。南北峰低碧黃霧。賓客四散親戚稀。絮酒無斑肉與瓠。短竹枯桑石假門。生虎猢來守其墓。世情悠悠那得知。

覓人冷眼白鷗鷺

送仲殘歸溫陵

篆刻山鐃數千軸手植松杉映修竹世人大雅不須知有琴日挂黃茆屋入吳見我一撫弦萬壑松風散飛瀑霜鴻叫月峭帆歸酒尊時對梅花綠

誄唐女

明月如規有時缺黃河如帶有時絕唐之烈女陳貞姑千古清風永不絕廵中尚抱六尺孤地下未埋一脈血須臾恐彼在人間耿耿孤懷向誰說君不見素車白馬

出東門埋覓生同室今死同穴

贈吳萬空

吾曾躡屐登天馬竹枝松陰半相亞開有詩人吳隱君結得閒焦如斗者醉吟隱隱籬求爲其聲乃出横雲下他日尋君入社中扁舟載雀余來也

雙松臺歌

雙松臺雙松臺我來正及松花開松花開時落如雨時有斑鳩樹上語况有峰頭老僧住手采松枝削爲塵朝讀維摩詩暮讀楞伽經窗前一枕黑甜睡短垣蘿蔦當

山青山又青齋又畢攤披倒拖藤杖出仰觀浮雲下挑木歸來靜掩方丈室竹塢無人風策策我生喜逍遙逢汝復渡橋岸幘石上傾一瓢醉時吹笛還吹簫簫聲歌歌亦絕東山何時飛片月片月飛上光如雪復呼山猿叩古鏡

贈仲方山水歌

古來山水誰獨造王維倡始稱聖寶荊關董巨得正傳而死諸君尚草草勝國雲與四大家仲方師之筆亦老老筆超忽與亦奇素綃張壁生幽姿石氣清寒漱風雨

松枝偃蹇蟠蛟螭絕澗廢烟傍人起隔林飛瀑當窗垂看君盤礴了無意雙腕如飛有沉勢非獨畫中真有詩舞于格外特兼隸胸中淡宕鬚眉蒼有技不肯呈君王但贈名僧與高士尺素得者千金裝乞君爲我圖山澤草堂茶塢桃花壁空青深處但高眠貌出清時一狂客

題九青

吾家諸峰凡有九一個峯頭飲一斗斗酒未醉花未醒一峯還火能一言言中花氣香冥冥吾題草言名青青

禱雨

河伯初逝旱魃舞。草木生烟炙焦土。太湖泥燥折蘿文
不雀縱橫射玄武。安得上帝誅懶龍。血腥釀作山雨濃。
令人高附天柱峯。細看膏沐生青松。

清明有感二首

人生莫走清明路。牛羊偏生英雄墓。墓上枯楊挂紙錢。
野烏啣去錢還破。古今愁恨無了期。付與黃鸝雨中訴。
画船簫鼓滿頭花。後渡人來問前渡。
家家盡插清明柳。此柳曾穿古人肘。墓門牛卜狐狸宮。
漉草春泥惟白叟。桃花偃地松無枝。留與隣家掛青酒。

贈劉簡較斗虛

生死不願封公侯。但願名節垂千秋。古之公侯不知數。
往往消拋沉蒿丘。所貴男兒名不朽。誰道微官誤人久。
人中皎皎錚錚錚。肯遣簪冠化爲婦。劉君磊落膽似石。
强項逢人忽遭厄。含沙之影亂相射。萇弘淚血幾成碧。
飛來從騎不可當。獨驅瘦馬盤羊腸。仰天叩閽天不語。
杜鵑叫月猿啼霜。筋骨劬勞道途苦。父老紛紛負壺脯。
願與使君鳴不平。人間肯惜身投俯。從來直節上帝憐。
天教生去復生還。兩翁醺酒醉起舞。里名忠孝寧徒然。

呼嗟乎。一片乾坤薄如紙。兩丸日月割如矢。人生若與
草木死。早知不如不生子。世間紛紛狐與豕。君不見斗
虛劉刺史。

壽李茂承

我有山中種花癖。花開日日來遊客。先生課子獨閉門。
市城究頗深山跡。數年宦海戲鴻群。一笑歸來吐雞肋。
腳囊雖少三徑資。挂杖猶堪百錢擲。天生骨相帶烟霞。
肩出名言壽金石。有時盤礴俾素綃。飛泉撲面雲狼藉。
招邀庚呼太白。画裡分明應聲出。飲爾羅浮春飽爾崑
崙核。上天下天雀一雙。何羨君家李八百。

壽杜杞田

子午谷中莫荳蔔。携笻信步秋水濶。褰衣望望山色晴。
淡雲籠虎如墨潑。東坡曾言南陽南。其中真隱殊可採。
有翁鹿皮裘嫩栖。削竹爲麈松爲簪。君今七十未素髮。
採芝鋤芝抱明月。若遇坡公定不林。豈與王孫結雙襪。

壽周水亭

林底君有十五月。床頭君有十千酒。叢杜滿簷花滿畦。
庭中兀坐逃名叟。蕨境不受人世甘。滿園衲郝天孫手。

群兒嬌嫁五岳在。咲倚翁向空奔走。正是清秋一放癡。
紫黄黄菊當重九

雪後吳少君寫圖見寄

雪生械械月光苦。此時入山嘗射虎。夜颯如今百事無。獨臥拔襪聽拔鼓。淮陰釣者方少年。漂母一飯心應憐。隴西白頭疾不得。夜行逢尉遭呵斥。世情眼底眞無味。閉門自寫寒岩樹。俗人取次莫近前。老子能揮鐵如意。

林元裕病起短歌贈之

皇甫書淫枕六藉。起自高眠一黄石。夜聞獨影燎窗紗。

燈火焚焚照人碧。無心閉解鄉。終日欹詩齋半年。捫腹向北窗。蒸來月白秋颯。赤門前寂寂車馬稀。誰人投兩連城璧。惟有一束芙蓉花。零亂疏枝落湘席。

贈郭燕臺

夏來蔭陰湖水漾。門前緘書雙鯉赤。爲向韓康索姓名。乞取方丘自玉液。五色貯他壺中。葛陂龍可呼得之。應手君來起能鑽。雀頸能截鳥。池上雨晴杏花細。客多皆以蘿薜閉關。關青虎逐君行。共說其人今出世。

贈樓道人

道人本是紫雲客。懶向深岩采白石。所至尖尖短髮梳。行來行去挑山色。秋殘踏雨過我家。使肘時翻烟與霞。詩囊藥裹掛衣帶。赤足欲循天之涯。相逢匪自無塵土。說妙談玄白虹吐。腰間冷鋪芙蓉光。五岳峰頭抱雲舞。

代贈左道人

千山萬山月未落。騎鹿腰弓扳鹿角。背負五岳之寶圖。坐來長嘯復高歌。烏兎兩光共一敵。日月送人三十幅。人間充限白頭人。君嫁朱顏如紅玉。何年從汝蓬萊遊。采芙蓉兮復何求。

春遊

春遊遊倦倚孤石。君倚石前我倚側。石上亭亭百尺松。松梢半捲黔邊風。松根有僧結茅屋。亂栽番楊雜叢竹。此中有道人不知。楞嚴讀罷無邪思。咲看甚來人度曲。只是扃門住空谷。鶯啼歷歷花茫茫。一生浮沉付老蒼。

贈友

有客有客三復兩。卿杯杯底秋濤響。沒興從教嘯布帆。潮平如鏡還如掌。幾年不到高嶺遊。雲尖半吐松陰流。望中忽見浮屠塔。到處應尋舊卧樓。

楊孝子歌

肅廟時以諫死者有兩楊先生忠愍公與椒齋公是也忠愍之子以遺詔他錄有關于時而懋延君先椒齋公絕食死敵偶里人痛悼之而天下士大夫猶罕傳其事君之子孝廉忠裕上書于朝將以交表其忠孝大節以示天下之爲人臣子者儒野史也是爲短歌志之

男兒何必封公侯但願名節垂千秋鬚眉不挂人間羞況肯消歇沉蒿丘立朝喑啞闕其口無乃纓冠化爲婦黃門辭貂獨鳳鳴白日群羊怖獅吼叫閽竟無聞含沙噀射天子好長生求芝向山澤魔崖冒葛不可拂毒霧羅烟猿夜啼腰鐮負鍤心栖栖有藥莫獻空傷悲空傷悲絕粒忍志孝名照青史彼讒者誰乃如此七尺之軀無泚㕮哉紛紛狐與豕君不見楊孝子

記夢歌

有夕夜青林天素絕代姿容美無度贈別汪郎半幅綃楊柳嶋枝猶帶露汪郎遲憶心茫茫夢游縹緲虛無鄉溪山窈窕連雲第松竹紛披聽雪堂堂中主人額手賀甚風吹送高軒過書畫琴尊列四隅忽見鬟髻簾底坐綺衣翠帶貌姑仙飄揺冉冉欲近前汪郎却立難造次眼波挑處生幽妍笑指侍兒曾掌記倩郎爲我覓佳偶須臾主出迎外賓侍兒拈扇身斜倚諦觀圖扇多畫圖問之此是林所摹慕林才色不得見得見妙蹟如醍醐汪郎出贈生綃幅侍兒展玩頻揺手攜似美人休棄捐懷袖從他椰生肘拂拭錦箋抽綵毫題詩眞學細推敲汪郎方擬同酬和主人竹肉聲嘈嘈倏忽回頭竟何去夢後空留夢邊句小殿銀缸對短檠疎星淡月無尋處是耶非耶一片雲清心玉瑩更能文將無天素愁郎變幻出神妄來試君

春風歌 壽詹郡侯

春風吹動海門潮鮫宮珠媚珊瑚嬌安期手捐綠玉板鬟成奏出金雲璈翩翩前爲君侯壽擘麟炙鳳東方桃君侯軒然進三酌鸕鶿之盃鸚鵡爵堂上番籬庭草青冰弦再鼓松筠薄君侯爲政卓無前誰爲渤海誰穎川雙魚珮響隼旟翻始知陸地多神仙仙期況當春季月海棠垂絲椰垂葉燕子啣泥貼地飛滿路桃花擁車轍

行車蹴處問農桑。前騎竹馬後壺漿。願祝君侯百千歲。
春風歲歲紫霞觴。

南游歌 送何士抑老師

秋水冉冉雲滿谷。叢桂積紛飛萬斛。丈夫趁此宜壯游。
人生相聚豈麋鹿。道旁半熟粟與梨。飼筐雜脊村墟提。
農家聲入棹歌裏。夕陽茅屋施殘霓。山市下車初及燭。
鷄鳴馬槽桑樹綠。行行望見城上宮。紫翠飛來何陸續。
千古還登李白臺。吾師不減青蓮才。題詩濺墨鳳凰石。
風風雨雨半苔苔。人家丘園籠橘柚。杯底泉流吟蟋蟀。

六朝金粉不見人。衰草萋萋沒雙膝。幸有綵筆吐詞源。
相逢驛客能巵言。白門紅板烏啼夕。他日歸來知夢饗。

贈林元裕詞丈邠季雅唱韻

北海信人兒德祖。復小兒兩君千古。風流盡誰欲雙耕。
斗酒聽黃鸝。當年十五不見月。背門欲走足如刖。幸有
西林元裕吾黨人。同來呼月雲方闕。夜涼漏箭聲丁東。
燭花美聳高堂中。床頭濁醪膩如乳。況有詞客初相逢。
羨君不作九州伯。羨君不逐五湖客。獄底曾埋星斗文。
排霧衝天完六翮。六翮尚有真丈夫。彌天之網何為乎。

落筆千言走風雨。芙蓉赤鍔雙昆吾。往往令余神欲奔。
竹林蓮社推賢達。乾坤雖大如藕孔。不如大家醉後鼻
息空更濶。鼻息能射糟丘寒。酒酣禿頂不著冠。酒然香
清酒眼熱。為君推甕眠蕭閑。

有樂篇 贈人

人間十九倚塵堵。五湖紛紛不堪數。隙中駒馬鬬是非。
誰向清宵夢長古。羨君策足踏烟雲。嶺頭笙鶴遲相聞。
醉鄉遨游日復日。醒來落花滿雙膝。世事謾說不足言。
且須一飲傾千石。碧天秋月君為心。洞庭夢澤吐且吞。

浣盡斗餘俗子腸。松前箕踞彈箏瑟。墨池雨晴蕉葉綠。
咫尺市頭如空谷。斜阿棋韻響丁丁。散入東窗一竹林。
有樂如此亦足矣。此心莫向江頭洗。吾心亦自空無塵。
同看芙蓉看秋水。

山居漫興

西風捲出山雲來。雲端瀑飛如急湍。此時幾擲碎千鍾。
但坐溪閒吟且看。閒中硯凍筆花冷。捲簾落雲盤朱闌。
摘裹撥火酌新酒。不惜著箇竹葉冠。細焚楠檀篆烟白。
領灰霹火紅君丹。長安塵沙撲馬足。笑他奔走空辛酸。

不如高枕聽山鳥只愁壺爆詩腸乾

上池篇 代贈張君宇

吾聞上池有仙客池頭杏花紅欲滴識君曾及春暖初
椰眼窺青酒痕白錦絃瑤瑟堦下羅拂衣且舞還且歌
九衢車馬忽散去尚有紫氣蟠城阿別君念君猶未已
肘後青囊抑何美刀圭一七當聞入頃刻教人白骨起
人前不作婾婉態兩髩蕭蕭碧于黛家家虛左掃門徑
塵寰却有真人在市中一夜丹竈開神錢子母皆飛來
今朝秀色異昨日高冠長袖雲霞裁吾已策馬燕山路

思君不見烟樹暮尺書遲寄到吳天驛騎無梅見相慕

題蔣君瑕書

與可寫竹枝日觀寫葡萄半與書法通落筆風蕭蕭仲
玉之書多晉骨兩窗幻出青山色仔細看來不是山却
是南宮米顛筆

洗園與諸生讀書作

沈郎城邊有荒園九分池塘一分土年來推盡百花枝
惟有垂楊秀楚楚吾從春風掃屋坐茗碗薰爐與茶磨
但將池水作藩籬㒒斷鄉客俗兒過十二時中何所爲
洗竹洗花是功課諸生莫向堦前行白鳥鷺飛碧[illegible]

盛伯霆以東京應 召

人生不向天涯走三尺[illegible][illegible]亦何有紫顆纍纍是懶出門
男子纓冠化爲婦吳中壯士多寂寥鬭雞臺上風蕭蕭
仰天慷慨不敢問英雄氣咽刀環澀千古風流誰斷此
搜盡菰蘆見夫子白熊叫嘯青虎啼君之撫之如孤豕
昔年負矢輕遠游布衣且折東諸侯談禪未了復談劍
高堂抱劍眠糟丘今日逢君又離別滿路桃花擁車轍
長亭舊驛不見人細雨垂楊啼百舌君之去矣年復年

春風吹綠京東田此去歸來 賜酒泉

雪中

酸風射人雪初起忽逢衲者是誰子大叫驚我凍雀低
傞傞松竹頻時齊前扶短筇後扶酒轉入空亭手攜手
飽看梅花又看雪春來登山眞一絕

壽項邑侯

括蒼之山南明水峰巒削出芙蓉紫閒有真人任其中
上騎黃鵠下朱鯉清風吹送到華亭忽見東風懸歲星
案前拄笏九三近[illegible]峰泖當門前兩年水旱太無賴

賴有明明項侯在紘誦聲傳里井中晨桑綠遍郊墟外
君侯端冕坐琴堂一片氷心秋月光桃李紛紛蕭潘縣
人言疑是錦河陽河陽正屬朱明麗竹粉生衣蘭吐穗
此日壺中景最長鶯雛燕子噙芳樹紫芝之曲白雲謡
金管銀璈碧玉簫笑進南山千石酒丹頫赤轎仙王喬
王喬雙舄生羽翰還看鳧舄飛天半金貂鉄豸五色纓
千秋長侍明光殿

賀袁將軍得子

昨夜長庚落如石光芒射地馬驚櫪圉圉已作五色紋

翻身便弄獅王窟香毛張牙氣食虎將種從來自能武
他年拳矢射天狼桃花酒酣燕山左

題十峯圖

真人栖三山群帝鎮五岳君居季孟間九峰在掌握九
峯落落成列星迴合紫翠排空青海色晴驕泖吞吐松
蘿數里烟冥冥烟銷秀出芙蓉鍔半露僧樓與仙閣處
處年年我獨遊三尺枯藤似飛鶴曾向崑山偶築臺客
來又避于將來秀林覓得一坏土杏花窺屋堦生苔溁
陽岡之結幽屋朱欄高下千竿竹公覲經營白石庄亦

足瑯玕媚幽綠吾師高敞當風凰修梧叢桂生清涼君
策宛轉多曲室花源回抱如滄浪洗石穿泉剪荊棘黃
金頗費愚公力何似如君作主人十峰坐領烟霞色主
人胸中數萬兵東山未肯辭先生不如剪取畫圖裡峰
外白雲長送迎

贈僧

世人敢俗如飢鯨汝獨頹坐如山崩不標浩浩復落落
有夢沉冥寄丘壑讀經往往得師意秋隺摩空欲飛去
愛詩愛畫不愛酒願翻香海化墨斗

題蕉竹圖

虛心似修竹無心似芭蕉是誰寫竹復寫蕉窗前秋風
何蕭蕭黃菲板屋未關橋此中清福眞難消歸歟歸歟
吾與女竹上清風蕉上雨

題畫贈殷方叔

五十年予忘拙醜小船自縛門前柳醉筆敲敲似[illegible]
一幅雲山一杯酒

秋日懷山中舊居

秋杉蕭疎倚山屋霜痕半印麋與鹿水寒溪澗凍不上

潺泉雲中自連綃連連續續衝石花。半帶殘水下空谷。
何時解落欵共笠。抱月其間伴鷗宿

泛月偕過允元芙容池上

吾從湖上泛秋去。亞字城西不堪住。偶有高僧載夕陽。
蓟葉跡跡水無際。鹿皮几上香烟寒。柳枝高上不碍冠。
釣童樵青各吹笛。更銜白雪浮前灘。灘上芙蓉照清沚。
江左周郎十居此。叩門闌坐老桂叢。凉露餘香沁吟齒。
錦囊出披金石文。蕙綃蘭匣爭氤氳。醉筆淋漓數行字。
別背兩袖猶生雲。

釣魚歌

昨日也釣魚。今日也釣魚。昨釣不停手。求魚換新酒。今
釣何閒閒。賣魚粗有錢。七尺絲綸半竿竹。驅使老翁長
碌碌。將容擲却釣竿去。孤坐蒹灘最高處

樗嶺道人歌

白苧衫枕窟鷲湖如鏡霞如綺。道人散髮坐梅墟。手
挾飛仙弄烟水。鵝武千言揮墨瓊。魚腸三尺驚都市。鶴
冠鳩杖任逍遥。咲指西山白雲起。飢來羞餐監河粮。生
平懶着平原屐。墨池筆塚玦珥鬆。拳付黃庭實壯擬。羽

衣衲子叩松扉。春色年年只如此。吹笙炙笋亂飛觴。天
酒霞漿石中髓。鳥啼客散茶灶寒。月上紗窗半成紫。有
時一夢破羅浮。跡影清香飛帳底。巧綴宮粧覺大奇。烹
煑丹砂盡今死。何必安期棗。韓終李。

春日顧日可訪余山中投茅孝若書和孝若韻一

海棠醉殺鳥聲死。九分春光十分蓋。老夫凍縮聳兩拳。
香尉蒙戎木綿被。風風雨雨愁人天。小茅青來得兩賢。
詰朝携手踏堤去。草樹花霧浮晴川。如此春光却難值。
行歌且卧山顛石。紅酒新從田父沽。綠陰不放光生出。
來潮須及岸痕齊。莫聽啼雞拂曙啼。更有閒人味閒事。
好將詩句刻青藜

眉公詩鈔卷之三

四言詩

山居

竹高樹深谷窮泉甘既安且閒南山之南俯仰百歲消磨京傑何如此中飲水聽雪裂石介嶮老木陰盧上德不德左圖右書簡欲刻名休養生息疏鑿畝䤈以樂賓客

又

高梧修竹靜者之居鳳鳴不鳴夢亦清虛客至有酒客

去有書披裘種花着屐采蔬南山雪霽北牖風虛如此不樂歲亦云徂

遊仙招隱章

芙蓉之邊着我高展朝餐紫芝暮煑白石鮮芝滿囊奇書滿床修竹披肩清風來吹

避暑

廬山瀑布峩眉積雪泰岱泰松瀟湘竹葉各縮一屏左右陳列簟紋清涼石几凝滑卷簾看花欹枕候月蘭泉蕉風新浴方潔此避暑方贈君怡悅

試茶

綺陰攢蓋靈草試旗竹爐幽討松火怒飛水交以𣽦茗戰而肥綠香滿路永日忘歸

夏日閑居

梧含滿簾荷錢滿渠烏夢午發捋摔半舒前有紫榴後有綠蕉奇石古鼎故人與書茗槍水沸香烟篆紆燕雛兩兩遶簷學飛老農三三荷鋤始歸破醒夢關結逍遥處既康既閑不醉何如

書壁二章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此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盧

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愛云何以親我求良友實覯懷人歡心孔洽棟宇誰憐

隱居圖

十畝之園數椽之屋旁列圖書隨意花竹召客有酒耕田有犢晚脈娥眉餌藥獨宿

避客

吾乘小舟避暑避客高梧之下茶罏之側卷簾焚香施

簟布席。間拂壺觴。或遊翰墨。酒罷科頭。山前月白。

新開園圃

行高初筮。節甘暮年。愛素好古。辭事就閒。翠石命道。植竹小飛。少時繁森。有若自然。誰美同此。山癯列仙。

秋山即景

雲岸歷嶙。杉枯竦直。碧山之下。寸寸秋色。野人樵子。何處不匿。冠劍百族。誰知此極。松深景暮。悵然嘆息。

烏孫公主

我來烏孫。自[illegible]。[illegible]新一觴。置酒飲食。烏孫龍鍾。[illegible]語不通。罷飲悲歌。涕泗縱橫。

壽張三星

清如長公。喬出留侯。六曹粉署。千古碧油。投錢飲馬。鑿玉鳴騶。息偶六月。名垂千秋。宜男堦草。多子庭榴。恭舄赤舃。搴心獻酬。何以壽之。三公黑頭。

贈杜殘武

桓桓將軍。世鎮西土。修髯若神。猛氣吞虜。馬紫飛龍。士卧雄虎。霞閃旌旗。雷轟笳鼓。巢搗雪中。覿歸月午。辮髮獸關。毳帳深搗。百二秦賜。十九安堵。上將紫貂。偏裨青組。王冊金書。煌煌神武。世禄實深。功高勞苦。持此忠貞。以作干櫓。

贈友二章

我里古人。有玄真子。泛江入湖。畫綸去餌。駿騣豹囊。螺杯木几。漁童在頭。樵青在尾。青山白雲。桃花流水。玄真之後。甫里先生。小舟蓬席。烟雨冥冥。賣書一束。吹笛數聲。蘆汀蒲渚。可以藏名。猿心久忘。鷗下不驚。

湖上

奇雲盪胸。我懷英雄。濯足湖上。蕭然以風。

枯木竹石圖

新篁含粉。古木生苔。一讀道書。清風徐來。

讀書臺夜半觀雲

夜啓岩戶。淡而無風。月直松際。雞鳴雪中。

坡仙像

無風無雨。披簑着笠。邦咲老坡。童心未息。

送僧歸東湖寺 二首

渺渺孤帆。飛如燕子。宴坐沙頭。誰與共此。

五香落日。半泣潮聲。湖風如秋。落葉縱横。

春日雜咏七章

春風婆娑。楊柳之陰。林有黃鳥。如歌如吟。其一

十畝之郊。菜葉莽花。抱甕灌之。樂哉農家。其二

春水漸寬。青青者芹。君且留此。彈余素琴。其三

板橋之上。宛宛靡蕪。誰將輕舟。天北春波。其四

遠觀諸山。春陰欲雨。風雨之朝。惟余與汝。其五

場頭平平。鋤棘及草。留此好花。以待春鳥。其六

春日欸欸。春風洋洋。予寧匪人。而不翱翔。其七

題畫

長松芾屋。蔭予崖上。何無老者。夕陽策杖。

遊西湖三章

小石大石。磊磊突兀。新鵝初青。楊花已白。

白皙紫衣。落馬橋下。願言從之。夫我不暇。

香雨樓詩

蠢蠢層樓。在洲之氾。山响若崩。奔雲來已。其一

登觀不作。孰爲啓予。盱百尺樓。讀千古書。其二

開百雜花。淘妙香雨。桑苧老翁。塊然中處。其三

川光白賁。蕙草碧滋。馬遠不遠。大痴不痴。其四

水抱環映。樹交步障。漁釣賓中。樵吟葉上。其五

聯峯離霓。孤落雄風。慷慨以歌。黃鵠摩空。其六

村中四章

鹿皮斑斑。數于岸側。仰聽黃鸝。花落我幘。其一

落花無聊。以逐新潮。願爲漁父。刺舟溪橋。其二

橋頭班坐。新草如綫。盍歸盍歸。炊烟欲午。其三

新酒既開。故人方來。清風穆如。當予好懷。其四

山中四章

烟白雲青。竹樓茶塢。中有潛鼓。呼之或舞。其一

楊柳菰蘆。回互寺前。俗客不到。詩衲高眠。其二

疎疎蕭蕭。木落草凋。有客來此。臥咏離騷。其三

蕭蕭疎疎。木落水枯。誰與共之。孫登其徒。其四

六言詩附

月下惠山飲泉

初光漸辭遠樹。餘彩忽散游塵。月下有爐宿火。山中無个閒人。卻笑品題陸羽。可憐辟飽王孫。曾飲中泠泉水。不如此地清真。

贈道南上人

達摩踏西而去誰知此道南來了却太
印蒼苔

贈雲麓上人

雲去雲來空谷君苔暗生茆屋日斜一卷法華坐對瀑
泉自讀

贈靜庵上人

山鳥一點秋色藤枝獨倚斜陽試與僧雛掃石消受水
泉橫塘

贈龍塘上人

奔欲一挑山月咲尋大小龍湫何似寒塘半頃蓼花白
鳥清秋

贈法空上人

淡與雲浪和尚船頭一卷茶經咲拍白鷗飛去踏破千
山湖庭

贈藤上人

錫杖半隨青靄獨宿萬頃寒雲雲氣夜來飛去藤花又
復紛紛

聽經罷作

聽罷一黎法語散堂三僧五僧塵尾却歸何處月明山
頂松棚

題臨水僧舍

石橋忽斷空沙垂楊影帶蒹葭客至一鐺新火半是門
前浪花

茆舍

剪得白茆縛屋半界山崖水濱懶向軒前補衲衲破白
石殘雲

坐僧舍藤花下

曾訪雲公到此藤開一坐殘花花落山僧掃盡客來惟
有新茶

寄居僧舍

且從山水去來莫問是非今昨衲僧掃地焚香童子開
籠放鶴

山中作 共三首

手持斑竹鋤頭睡起剛花理草忽然走入深林驚放一
群黃鳥

籬落不彩不履草花半咲半啼老我簞瓢陋巷看人走

馬關難

野寺一里二里，山隣三家五家。燒筍味兼蘭蕙，煮茶香帶梅花。

九月一日

籬下黃花挺挺，城頭風雨初來。欲問重陽消息，不知何處登臺。

題畫

雨過石生五色，雲度山餘數層。時有炊烟出樹，中多隱士高僧。

題月下送花圖

靄靄樹交岩洞，凝凝月上亭臺。卷幔忽聞荷氣，開門客載花來。

贈葉舜麗

七十二峰橘柚，三萬六頃烟波。中有結廬人住，翠微推裡高歌。

贈蘇爾宣

要離塚頭草白，專諸巷口塵黃。一片雄心未冷，務家試劍石旁。

題扇

莫徑前山路橫，莫恨前溪路塞。年來一片模糊，都是長安仕籍。

自詠

若非睥睨乾坤，定是流連光景。半瓢白酒初醒，一卷黃庭高枕。

有感

明明開眼作夢，忽忽掉頭是誰。二十四番花信，三百六旬酒杯。

山居二首

修竹千个萬个，啼鶯一聲兩聲。樹爽謙謙君子，逢花好好先生。

碧岫夢中遠近，綠陰醉裡模糊。老雀差安俠客，蠹書大勝凡夫。

避暑二首

風曳新蟬徽向，雨梳老雀殘翎。探洞好藏二酉，閉山不煩五丁。

並坐人如温玉，乞書箋似冷金。翠袖宜香竹色，朱顏靜

拂桐陰

新凉

燕子飛來枕上荷花開到橋西新凉幾番客至永日不
住雞啼

偶題 九首

高屐見山雀躍短笻扶我龍鍾合作無名老子羞稱
恐三公 其一

處處栽蔬鋪地家家穫稻登場移我床頭斗酒醉君籬
下重陽 其二

乍晴乍雨天氣欲留欲去遊人裊花擇殘團扇松陰鎖
住春雲 其三

夢在青松白石性耽金錯銀鈎得錢贈與貧士懷懶不
謁王侯 其四

瞪目大槐國裡藏身老蔗境中雀舞松梢花落客來不
放杯空 其五

竹下一龕殘火床頭數卷奇書蘇骨逃禪已久生公說
法何如 其六

饑食赤文綠字渴飲玉屑金漿不用人間烟火何須日

日焚香 其七

與我雖聲黃鳥留人一關紅藥仁義其言藹如君子之
交淡若 其八

八月桂飛黃雪餘香散撲茆廬何意山陰孝毋手持葵
扇求書 其九

日與照白讀書博奕于其別也寫此送之 共二首

十七史多刺謬三千界亦模糊試問鳥窠和尚何如虎
巷齋夫

臨水知魚樂否賭棋逐鹿爭先汝去汝來誰縛我仍舞

我周旋

仰山以冬仲槐遍雲開來鑑者如市予懶道人也
天眼所不到戲以一絕質之

雪髯碧眼神仙同坐空山寒月能增頰上三毛難識一
腔熱血

題小淇園 二首

瀟洒庚多編戶清凉國有吾廬何床欣風快雨恰遐異
人異書

限日群峯八面遶天修竹千尋乘興五郎且止雪今綠

到山陰

春游

平明欲來山寺半路醉倒酒家燕尾剪殘春草游絲釣
得落花

飲虹橋

柳蘸鴨頭春水草分燕尾晴沙莫問旗亭遠近窗前認
取桃花

題友人花圃

[illegible]蘭界茶秋早新開黃菊霜遲成名付之孺子痛飲宜
是吾師

眉公詩鈔卷之三 終

眉公詩鈔卷之四

五言律

山居春暮

筍味如蘭蕙能令酒不開草分明白路雲寫模糊山百舌鳥一囀三家村共灣欲招隣父飲。行樂未曾還 一

避暑

樹底息微躬才容靜者通終朝飲花露。無價買松風。采藥山中侶註經河上公往來不一里隣並竹谿東

初去城市屏跡讀書臺六首

尋常獨往處半落放歌時村酒兩三酌。舊花四五枝瘦節高過頂破笠半遮眉付與誰圖画。題詩一咏之。其一

臨竹居高麓衛門枕大河醉邊芳草綠夢裏古人多有理從他說無腔儘自歌伐檀河干樂。其奈水清何。其二

妻孥情識短耕鑿土風淳野叟啼新鵲。山花插素巾。難消方外樂轉憶意中人寂寞柴桑上。深居且自耕。其三

野處簡人事十旬門九開蒼楹山柘綠。籬落水風來。其四 苦雨無他意悲吟多遠懷因知柳下惠。不是近時才。其四

問我山居好山行君始知偶從田父飲。失却老人期。社

蘿浮香早隣炊得火遲往來松徑熟。沉醉也無疑其五

雨晴山意好谿鳥不停飛過頂白藤杖袒肩青芰衣朝看霞脚出晚跨雪精歸解下雙壺酒。鱸魚秋正肥。其六

鍾賈山

桃花春水清古寺不知名佛壁生陰火僧厨啼夜鼪夕陽猶在屋怪木半支棚留得山前地。年年好種耕。

送社衲歸山房

草深門不見藤密路如疑正及山光暝。兼之月影欹。流螢渡溪冷。歸羽下林遲谷口橋危處。孤筇好護持。

春游

楊花初似雪游女正如雲鳥避丹青扇春穠白練裙。幽溪少人處清唱有時聞松桂簾櫳裡。泠泠香佩芬。

貧士

東阜未種苗屋外草齊腰謀食慚先誹。無言解客嘲。蒂茨緣豚菜上判積桑條短髮垂頭而。長歌擊壤謠。

宮人闘草

宮樹絕游絲池風約鬢枝笑迎知種別徑轉誤人疑。翻袖各含態遺芳如有思還餘斷腸恨消向闘棋時。

摘花

闢草回芳陌提筐上鏡臺親經纖手摘猶勝擔頭開小
盞分簪帶交花莫剪栽殷勤護顏色留取小姑來

代越女答

問妾家何在家居近若耶里多交讓木庭吐合歡花山
黛臨妝閣池紋散綺霞鶯鶯七十二可以駐香車

讀書臺

疏泉石罅下雨餘亦潺湲岩戶靜以止潤花寒且閒讀
書耻中古絶欲棲名山鸞鳳泛青漢弋者詎能攀

高峰

絶頂不可到中峯置藥房竹深山尾綠松老羽衣香白
雀飛一點丹經讀數行雞聲纔夜半海日已蒼蒼

余山訪吳玄鋐

結茅當獨樹開戶見他山有客此高卧從僧得共攀小
橋村市酒歸鳥夕陽灣醉倚燈前咲芒鞋半蘚斑

謝天台僧寄杖

落落枯藤杖支余獨上臺愛他時點綴不是老相催打
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莫教能化去辛苦自天台

道院作

步步攀危磴烟蘿引蔓長竹深山尾綠松古羽衣香艇
雀銜人舞幽泉避客嘗因茲閒領略杖底忽斜陽

題君策疇墅二首

美爾乘閒曠十年營一丘貧能買奇石老即卧滄洲亭
界群峯影池涵萬竹秋憑高思縱目烟際起層樓
幽人開徑後卷石化名山岩戶轉如畫雲谿不記灣籬
跡花窮窕松冷雀高閒祇是詩僧至先生一啓關

贈秋潭僧

人與寒雲淡身如秋葉輕非關住禪寂兼欲遣詩名蘿
月亂潭影松風遞茗聲爲憐苔蘚碧不敢下堦行

送郁太碧還檇李二首

野火照積雪枯冰粘渡船此時遊子夢但與暮雲連沙
白鷺眷凍霜晴湖水鮮歸來解裝橐棠棣有新篇
葉玉龍鬚縈青蘿鶴氅衣發船揮手去對月釣魚歸烟
雨樓中酒鴛鶩湖上磯朝朝蘋秋水夢挾浪花飛

初夏同諸兄弟看花集酌顧中翰東園分得花字

酹杯嘗淑景移席就名花漾白看飛雪搖紅散落霞醉

綵喜無稅酒伴卽爲家不覺青山暮歸鳥下淺沙

秋日山游夜宿僧房

土室秋如許繩床夢亦輕竹深多刻句花亂不知名一
鉢青菰飯半窗黃葉聲鐘殘午齋後馴雀繞人行

同印空夜坐懸虛閣時徐澤夫君實兄弟在

人在鐘聲上僧棲暮色邊松枝高士塵貝葉梵王言木
落如飛鳥山平疑澹烟燈殘揮手去曳杖聽流泉

寄寄閣

買得城隅圃新題寄寄園木扉青欋抱板屋白茅纏經
受螢僧薜風傳野老言何時解鬖笠借此負朝暄

舟行

蒹葭秋數里江色轉無窮老輿吹長笛孤眠抱短桐蘋
香沙鳥醉月白釣絲空誰識蓬窗口逃名散髮翁

天馬山山居

結屋懸中年山廬枕墓田性慈疎釣弋骨傲薄神仙花
覆一雙龕松風十五絃有僧南岳至永夜共安禪

宿趙凡夫山房

種花先種藥買山先買泉泉流茶竈下藥繞竹谿間鼎

絫供清秋侖魚入戲禪相看不忍別松月共床眠

同辰玉過澹園 四首

吾將老是鄉十畝種瓜場行塢涼陰蔽蓮房膩粉香微
風初葉下秋思在空廊怪石門前臥何人叱作羊其一

解帶入幽叢微涼下井桐誰爲起予者攻次得君同雀
乳槐花雨魚驚稻葉風琴樽不覺暮歸路玉繩東其二

不定池花影纖纖弄曉晴絲絲多處絪雪隔簾明骨
帶芙蓉醉叢翻藻荇清朱顏能幾許檮杌覺我生其三

轉徑入花溪風光似浣西桐花垂履屐霜浪罷耕犂老
雀解迎客殘蕉不礙題居然漢陰丈高卧水邊畦其四

春游探樵字 四首

咫尺旗亭外春容特地驕十千錢貰酒三五女吹簫椰
設黃鸝座花留紫燕樵無愁村路遠如聽蕘薪調其一

生來怕春色春已十分驕花笑文君黛鶯吹美玉簫當
壚挑過客游騎問歸樵後院開香徑清歌十夜調其二

春霽雪初消山中狐兔驕朝鳴白羽箭夜宿紫鸞簫起
舞謝公子行歌笑老樵如何五陵俠情性少能調其三

白袷杏黃綃垂鞭馬上驕千金赴急難數月不吹簫花

丁製沽酒。松邊雜坐樵。留人有啼鳥。琢彈莫輕謌。其四

寄王辰玉

明月在高樹。遶庭歌考槃。谷風自容與。古調太淸寒。念子令人遠。勞心及夜闌。平生不識路。何以夢長安。

東洞庭翠峰山居結夏

激湍飛作雨。獨樹偃爲梁。雞犬有傲色。炊烟多異香。淸陰終日綠。秋葉幾時黃。擬住重陽後。還分橘柚霜。

聞蟬 五首

長空未寫雁。莚柳忽驚蟬。爲汝機緘動。因悲物候遷。淸言恣吞吐。曲木豈求全。落落孤高意。終歸解蛻禪。其一

避囂聲未歇。抗俗氣還疎。志士不濁飲。仙人好高居。非窗種柳後。南郭據梧餘。喧寂何分別。吾將付子虛。其二

牀上乍停琴。誰將愫好音。空山轉孤寂。秋氣忽蕭森。嘒嘒蘇門嘯。依然楚澤吟。終當爲濟死。黃雀起知心。其三

[illegible]也本隱約。陶鳴咮未休。神淸百花露。聲落萬山秋。不食竟何慕。多聞如有求。哲哉弃歌者。洗耳向淸流。其四

乾坤一轉九。處熱却知寒。歌嘯有玄解。淸虛非素餐。已稱丈人行。恐學小兒彈。縱汝長松裏。蕭蕭托羽翰。其五

花船

買船載花回。船底見花斷。紅豔水浮去。香光烟帶來。推蓬防蒂損。粘土帖根栽。栩栩雙蝴蝶。迎風莫浪猜。

落梅

春色未曾半。繽紛夢已空。玉鋒飛寂寂。翠羽絕匆匆。雪打窗前月。香消笛裏風。遂殘尋一醉。驢背有詩翁。

訪蓮公坐關北[illegible]寺 二首

正是探梅候。如何獨閉關。心淸同水潔。質小見雲慳。射巢枝鳥床。棲卷画山中。宵詩未就。欹枕聽潺潺。

獨來桑下宿。難画雨中山。白室一燈苦。黃花四壁頑。覓心無可得。問影有時還。何必乘驢去。梅花灣更灣。

贈美人

予癯極中。夢至西川萬松艸廬中。有名姬在焉。聽其琴。能題詩而出。眞異境也。夢中詩一字不遺。更奇。

蔚然松柏處。日直草堂開。竹裡彈淸瑟。花間曬繡鞋。風開幽蕙性。酒點碧蕤腮。甚矣吾衰也。寧辭一再來。

[illegible]雨

考室樂閒曠非關慕遯肥娟娟北窗竹采采西山薇蟬
噪晚逾急雲輕秋始飛何當三尺雨絲我釣漁磯

贈山中人

幽棲一水涯道貌似無懷松以竹籬出花將草屋埋支
床長藥臼挂壁有芒鞋何必窮名利如卿亦自佳

依韻答葛賓甫

知希覺我貴身隱又焉文到此日復日坐來雲更雲樵
青人不見帝碧鳥初鬪送客尋常事出山端爲君

依韻答韓求仲

我亦無如我卿應自愛卿雲霞滋木食風雨感花刑獨
坐歌山鬼訛言付墨兵近來蝴蝶簡未許化莊生

贈葛賓甫 三首

春淺復春寒山坳雪未乾客來訪田命我爲罷漁竿閒
坐梅花下細將詩草刪莫悲收價晚名俠在長安其一

客路減春寒霜晴野未乾別時難上馬何日共垂竿茆
屋晝長閑藥欄春不刪可無書一紙問汝竹平安其二

潦倒庭巢寒探梅草未乾拈花先命酒釣雪戲投竿客
去烏聲醉山高屐齒刪不辭松底卧一任老衰安其三

贈五如讀書天馬山

馬白草無賴山青挪不如人當踏敵日君肯閉門書啼
鳥黍公案飛花奏子虛眼中春老矣渺渺獨愁予

浣生寓老圃贈之

性癖喜茅茨嫣然絕代姿芙蓉初日照修竹緒風披依
骨師紅綫清心托素絲調筝斜對月子夜有新詞

獄女

的的青綺光稜稜照流黃蛾眉低不語玉腕動生香欽
樓鳴梭驛環分轉珥張機中未成疋塞上已飛霜

村曲徐梅沙人跡老梅橫水涯照雲難辨色襯竹始知花羣
羽月中叫玉鱗風外斜疎籬亦自好何必綠窓紗

初冬友人入山見訪

彌徑皆霜葉藤蘿面面遮君從何處問尋問老夫家取
酒隔田舍無魚候釣槎留賓每遷次喜不負黃花

閒居二首

一自謝塵鞅春風吹好顏鉤簾通白鳥隱几夢青山上
客初回駕門人莫掩關日斜桑柘外耕者正閒閒

隨意不簪冠居山得考槃春衣風力軟香草雪衣乾中

涵多啓突投竿發喜徹前山無夢及兒復到長安

又

無地能逃世無錢為買隣野蒿臨徑合喬木受凉新老圃耕桑日盧堂燕雀春相看家四壁一字未云貧

又

問我園居好行圍君始知月旋松少碍雷覺石潛移款雀如迎客分蜂亦教兒庭蕉新展綠誰寫茘天詩

山中晚眺

方朔饑欲死淵明飢所驅愁余飽藜藿高枕卧蒹蘆春

雨生蝌蚪池花碍蘋蘿晚來風日好信杖立斯須

秋日訪明菴鴻臚水竹居次赤雒莊公韻 三首

我欲問奇字來尋楊子居一燈高士傳四壁古人書竹嶼嬾眠雀花谿每種魚月明何處笛彷彿泖邊漁 其一

何處蒹葭曲深藏靜者居秋聲起凍竹晴日晒殘書窗味同雞肋幽情付蠹魚浮名吾已厭早晚入樵漁 其二

兼葭秋水外宛有伊人居終日洗修竹有時抄異書戲枯松葉塵閒放花陰魚不為竿頭餌風波逐老漁 其三

池上

之子狎鷗孫炯兼抱水村鳧鷖乘雨去楊柳向秋晃月白人吹笛山青鹿候門惟餘詩草在讀罷火猶溫

過友人泖居二首

醉鄉容稅駕草莽許為臣月在劉伶鍤花欹元亮巾文章成市遁帝里半山人泖水清如許伊誰解隱綸

何方理釣竿恰恰暮潮寬楊柳欹崩岸芙蓉墮遠灘百年催易老中道覓交難深雪梅花下重來話歲寒

贈金重珍卜居虎丘

五十始閒曠逃名尋一丘山從僧後住心向老前休鳥

啄垂藤木花明隔岸秋尚嫌鬚髮在照影水西頭

山居

數日懶書卧開門凉滿溪飯僧桐樹下放雀竹林西潛見師龍德陰晴卜鳥啼冥心管寧榻似許物情齊

山中

谿逕凉風至排窗覓月眠入山從我好垂老怕人憐裂石松强項荷門草及肩懷愁止一事未却負文錢

水中樹影

水木兩青葱非煙非霧籠野人樵不得林鳥宿來空冰

解分明見風吹歷亂同若沉明月裏彷彿廣寒宮

望歲

淮北炊骸食江東獨晏然飛蝗渡河死耕犢似人賢但問平安竹無愁斥鹵田歲星今在斗吳越定逢年

泖橋寺作

食新疑有福高卧類無情鐘定僧初起江寒燈更清霜楓橫曉月秋鳥弄新聲夜讀帙猶在披衣尚未明

蓮如上人過訪山居

雨氣生平楚湖光寒不流藤花覆岩屋雲竇見漁舟有

衲清如水無言淡似秋悠然每獨往得句碧山頭

棲霞寺

入寺又聞鐘窗懸前後峯夕陽千佛嶺秋雨六朝松采藥粘龍骨梯崖躡虎蹤方愁登頓苦從者進孤筇

答郭太玄見訪

秋雨暗城郭何人訪蓽門香清佰子篆詩破墨花痕白雪和歌少青山我道存何時採湘沚招却楚騷魂

贈曹以新移居吳門和辰玉韻二首

白髮扶吳鈎吳門好避仇一編分蠹食半畝老菟裘灌

木隣家雨蓬蒿士室秋曾交零落盡誰復問曹丘

市井稱臣懶風塵倒跡餘樓梧南郭子種樹橐駝書坐聽花間雀行鋤雪後蔬出門潭水濶恃釣候江魚

送范長康之易州

秋色正淒清寧親向北平黃河霜後月紅樹驛邊城馬瘦官衙近鷄鳴關吏迎深魚兼易酒鄉夢不須爭

送友北上

歲晏涉遠道雄心仗莫耶雞鳴問津吏馬足任寒沙北地難雨雪春風多杏花遙知京洛裡文舉並張華

贈趙凡夫

洗出樵人徑經營處士廬層峯花窈窕潭樹雀清虛已慨買山志仍焚誓墓書襄陽有耆舊擬爾樂何如

酬戚不礙

生來負奇癖老去厭多聞草草水邊屋層層巖際雲陰隨樹轉清夢與樵分百尺樓頭話還留榻待君

一

過宣房懷古二首

胥征不容吳路出古徐東堤樹一千里村墟十九空防河勞比桂乘據馬如龍猶有觚租詔年年省故豐

莫信桑滄事宜房尚禹功奔流一折處懸瀑兩崖同似雀塡何補其魚嘆不窮斜陽帆外盡彷彿漢行宮

送衲子歸雲栖

三載不出戶洗清塵土容心如曾面壁年似未尋橋乞食雪中路尋師河上峯西風振鈴策颯颯虎行踪

薛伯起來自四明同太碧士端集林元裕齋中

醉勝客高軒至空庭雀款扉城烏寒自語霜葉來還飛擊芙蓉劍巢生薜荔衣聚星占太史莫問故鄉非

山中采藥

種藥滿山坳花開幾歲朝提筐低覆葉荷鍤去尋苗避虎穿崖去逢猿隔澗招長生如可學莊老谷中樵

贈張伯愼

五岳歸來後一煙趺坐時長留鋤貝月重禱看花詩積蘚生寒鉢殘蕉覆墨池夕陽藤底坐白髮歲寒姿

遊寶勝菴

竹裡泉聲冷臨流一放歌鈎簾花氣入補衲野雲和禪伏詩魔靜狂愁酒戒多夕陽兼雨色不去欲如何

避暑泖橋僧舍

避暑先示疾貯錢多買茶通來眞缽處無過老僧家桃上帆檣影簷前橙橘花臨波秋思發新月在蒹葭

同蓮如古冰夜坐

欲眠翻更出緩緩過溪灣獨坐了無意兩僧相對閒水光寒攜月雲裏夜攢山此際隣春急柴門應未關

山中

不盡探奇興芒鞋此可停谷春雲子白山借木奴青韻調歌扇泉香醉草亭莫愁歸路晚漁火映前汀

移樹

老悔浮名早生憎見事遲無書通鄉客荷鍤學場師近得移花法休教使樹知俄看春彩艷造物豈我私

送陳懿卜之皷川省覲二首

寒色咽霜刀愁君客路遙高乘大宛馬醉射浙江潮靜抵窺月氷殘草覆橋慈親千里外寧畏雪蕭蕭

寶劍短纓紅飛行暮雪中馬嘶春艸路潮上海門風投筆班生壯談兵幕府空寧親不辭遠非爲立勳功

送張紫霞北上

壯心懸北極五月渡平沙名重新詩草光寒舊莫耶危

枇核燕子。初月照簾光。臺上黃金色。歌聲度紫霞。

贈友人移居千將山

性不喜城市。移家住北山。及肩新種竹。濯足舊疏灣。釣月漁爲伴。借書僧送還。秫田耕漸熟。莫使酒瓢閒。

秋日山行

曉起日曈曨。何須候曙鍾。亂田飛野雀。半路起山風。氣勁馬毛立。秋高霜葉濃。遙知紅樹裡。不獨落殘楓。

乞花場

年來灌園子。買得乞花場。一派紅菱渡。三間斑竹堂。耕

田奉香火。酌水盡蒸嘗。帚罷先生去。紛紛雀影凉。

雞鳴寺宿

一宿雞鳴寺。夕林鐘磬幽。繁星面盧景。静嘯起高樓。桂影清可掇。松濤碧欲流。吾生信寥廓。底事强悲秋。

山中同僧夜話

瀑布數千尺。草堂三四間。與僧洞簡率。敲火煑潺湲。松子打秋磬。苔花封暮關。山橋閒步月。相對虎谿灣。

遊雀林寺

盡說金焦路。何人訪雀林。茲山幸不俗。良木亦多陰。日

竹風起。池枯蓮子沉。惟當馬師榻。擁膝一彈琴。

元日大雪

此日雪漫漫。人歌上瑞難。堯符迎歲始。梅信作花看。臘酒清分灧。春幡巧耐寒。松枝低着地。獨喜竹平安。

春梅山六十

布衣推任俠。長揖五侯尊。然諾黃金易。逍遥白髮新。買書留教子。匣劍爲酬恩。老住青山裡。梅花合隱淪。

春遊

偶爾踏春去。何人住水涯。到門多藥圃。絎徑隱蒔齋。竹

裡抱琵琶。花間晒舖鞋。別時須記取。鄰市挂松牌。

平明挾彈出。堯李徑軒斜。粉堞迷山寺。紅亭隔酒家。長嘶金勒馬。小駐碧油車。有女乘雙屐。門前獨浣紗。

夏凉

六月驕陽伏。凄清似早秋。調笙添火炙。採藥帶雲收。竹限巖光薄。松藏人語幽。吹子非釣叟。亦擬着羊裘。

壽王思槐六十

十七傳來帖。時逢快雪晴。牆東真避世。緱嶺獨吹笙。酒帶菊花醑。人看玉樹清。高城聽臈鼓。小歲賀昇平。

冬夜與張靜洲步月

寒月皎于秋。憑軒覺未休。僧廬幡影細。人境犬聲稠。遠嶂晴俱在。長溪凍不流。莫辭霜沁骨。露地共君遊。

寄潘隱玄

世局半如夢。輸嬴愜與聞。對盃思捉月。高枕咲浮雲。清敬真高古。平安共此君。潘絲猶未雪。櫛果尚堪云。

七月十五荐先淮雲寺因過蓮閣趣塵精舍

石滑路回互。衝泥別院來。誅茆自何日。花木亦悠哉。倏鶴迎風徙。寒蜩着樹哀。重陽有高會。無過此登臺。

夜坐

山市暮煙白。馬槽秋葉黃。悲風嚮深夜。志士傲中腸。寶劍空懸壁。清歌欲下霜。攬衣出庭際。非斗已低昂。

附雜詩 失題

面水後依嶠。先生結草堂。兒孫初識字。花水老成行。機杼隣宗月。漁歌蘆港霜。客來且莫去。新秋已登場。村名桑苧舊。人稱葛衣涼。蘚疊落花碎。鹿茵新草香。遊趣僻慕色。感嘆戀年芳。一水從真隱。蒹葭露未蒼。天地窮人盡。風塵削汝冠。猶然驕吳市。枉自怨長安。寵疏梧桐綠。秋深菡萏寒。桐思羈信急。小艇夜江寬。烏勾踐江頭月。客星臺畔松。爲郎久不見。出守簪相逢。烏泪牽離索。花空押號鐘。遠人思化切。休上武夷峰。渡口扁舟去。前村日已斜。放歌驚白鷺。臨水弄青霞。古岸垂宮柳。空畦落戊花。山雲連野色。何處是吾家。

眉公詩鈔卷之五

七言律

花朝

美滿春眠起較遲。五更常失圯橋期。愁添白髮餐雲母。
戲寫青山付雪兒。煖玉棋消千日酒。冷金箋譜百花詩。
近來學得長生訣。一味貪歡兼貪痴。

寒食

柳絲燕子故飛揚。杜若蘼蕪接路香。無過可憐寒食節。
回思真負少年場。春深膽怯花時雨。老近情銷鏡裏霜。

此日風光偏譜宕。酒杯到手莫辭忙。

櫻桃

藥欄春盡少花開。葉底朱櫻若個猜。熟後雨敲紅玉破。
生前烟捧綠珠來。唇脂清淺疑無骨。風味温柔別有胎。
鸚武莫教輕啄碎。擲他年少滿車回。

繡鞋

紅窗滕起奈愁何。輕剪新裁半寸羅。珠綴似花枯曉露。
玉尖如笋透春波。纖纖怯挂秋千索。步步飛拋襪錦梭。
若使君王教學舞。掌中留得幾分多。

賀友人納姬

仙女吹簫下樓。問年十七尚含羞。五銖錢串同心結。
百和香殘半臂褠。鏡裏見人驚卻步。夢中索母學梳頭。
曉來笑折花枝帶。多子先教採石榴。

賦得宮人鬬草

內家結隊鬬春光。雜坐花茵笑語忙。歷盡夜來金輦路。
不禁扇底畫衣香。羞拈遊女尋常種。試問宜男若個藏。
莫戀幽蘩新候月。後宮卷耳未盈筐。

白燕二首

溶溶漾漾若為容。照影纖憐粉黛工。傳信不隨青鳥至。
忘機時狎白鷗中。踏殘玉樹晴還雪。飛傍珠簾色似空。
別院春光更無限。梨花夜月李花風。

紛紛白水滿春塘。淡雨微烟更渺茫。新壘落花紅紛薄。
隔樓芳草雪衣涼。舞綠掌上明珠色。零落釵頭片玉香。
正是懷人太無賴。五更殘月照空梁。

邀友

模糊新綠欲平橋。載酒迎君路未遙。青雀舫迷楊柳渡。
白鷗羣聚落花潮。相看玄鬢交應老。不遇紅兒醉易消。

明日好扶餘興在黃柑斗酒尚相招

頑仙廬

新築黃茆手自編開窗面面入雲烟吾衰不羨凌風御
才盡如行上瀨船懶向山中稱宰相偶於陸地作頑仙
出門底是家家醉剩得青藜數百錢

城南看桃花

潮落城南好放船此中風物更瀟鮮家家種竹成村巷
歷歷夭桃亂渚田春氣稍濃新歷酒花光忽轉薄陰天
無言別去頻回首渡口漁郎又隔年

西湖寄陸運使

背琴腰笛入秋林步步松蘿不厭深長者喜逢爲地主
客遊肯遣動鄉心魚腸未售甘稱鋏駿骨雖枯懶擲金
但與尉陀貪陸賈笑倚紅樹一清吟

喜雨

長松高枕髮蓬鬆山雨飛來莫色空風入天門排象緯
雷驚陰火破鴻濛黃金布地楊枝露白璧沉河瓢子宮
不獨清涼解人意桔槔聲在綠楊中

古劍

老鐵精靈君未知截金切玉鵝中絲平生結託豈無意
不欲飛鳴定有時百道電光離匣走一條秋水作龍悲
美人欲換休輕擲宇宙茫茫尚可疑

題施子野新居八首

空山猿鶴久相安熟睡松根夢不寒移竹近添千百個
選篘常得兩三竿春來幾許新鶯早落去無多舊路寬
門外隔谿村犬吠買花船已過前灘
才背城居夢也安枝峰雙髻氣清寒孤亭直插雲千頃
別館遙通竹萬竿人擁如花香國近酒逢對手醉鄉寬

秋來最愛芙蓉信先結茆菴在釣灘
榆柳村墟處處安春陰更覺北山寒繫成芳沼猶餘地
添得新湖釣半竿野衲負琴松磴滑鹿麋分席草坪寬
移家經月峰頭坐不到花開不下灘
偶設柴扉位置安日長門靜午餐寒鶴雛眠處花如雪
燕子來時筍透竿放入白雲岩竇小展開青嶂畫圖寬
忽然清嘯林端發驚起羣鷗飛過灘
入門先問竹平安修竹娟娟晝亦寒閒掃松陰留藥竈
亂飛花瓣打漁竿板橋回互投筇險石路盤旋進履寬

醉後不妨乘月去小舟撑出綠莎灘

草堂聊托一枝安白月長松起暮寒人到鳥巢如比屋
子知魚樂莫垂竿好花四面帷常下新柳三眠帶較寬
風雨收晴春事盡空香隔斷浣沙灘

山北山南性本安澗流清淺碎雞寒振衣木末鬪千仞
高枕窗西日幾竿家醲但容名士飲酒杯微遜碩人寬
赤欄橋外青油舫只在桃花放鶴灘

小桃折向膽瓶安侍女開窗罵曉寒紫燕故銜花圖展
青驄遥識酒旗竿排當座右圖書富搜剔山陰水石寬
蝌蚪新生春雨足茭蒲綠遍幾迴灘

新秋六首

夜來秋色到梧桐片葉分飛禁苑中鴻雁一聲長塞非
鷓鴣七月大江東青僕少婦調砧杵白馬胡兒問角弓
大火西流寒欲近授衣誰復念豳風

一片秋聲入野城西風蕭瑟響寒聲馬嘶大漠川沙白
露下平原草木黃疏翡翠邊如待酒芰荷池上可爲裳
懷人萬里情無限隔岸蒹葭夜未霜

悲秋無奈獨高歌歌罷其如秋色何金屋佳人啼素扇
玉門老將枕瑚戈玄蟬咽露驚飛葉烏鵲披星欲渡河
閒說洞庭湖水潤朝添新綠漾微波

西望瀟湘秋水長大風初捲白雲揚銀河夜落機中錦
玉露朝侵陌上桑螢渡空梁棲燕幕魚鱗靜渚戲蓮房
亦知此日行吟者一段愁心挂夕陽

暮雲縹緲大江邊搖落秋風又一年古堞啼烏星欲暝
荒臺游鹿露初鮮陰陰樹色遲清夢杳杳鐘聲冗懶禪
多少天涯遊子在劍花凋盡苧衣單

門掩秋風正寂寥荒原落日草蕭蕭獨猿趁月窺山果

烏雀驚人下黍苗華屋珠簾嬌白苧疎燈須徙怯冰綃
歸來偶向前溪戶柳葉菱花一尺潮

友人花朝納姬

洞口胡麻出水遲劉郎采藥正來時納繆已遂三生願
窈窕欣逢出世姿笑啓鳳奩看照面戲拈兎穎倩修眉
東風剗有憐花意分付封姨好護持

雪中舞鶴十首

舞鶴曾披鮑照文翌中姿態更紛紛碧空搖曳仙人馭
縞素騰驤君子軍晌作珮環敲夜月影隨簾幙卷晴雲

鷙鵰儀鶻空相妬雲漢孤蹤自不羣
秋蘀迸鬪響露悲凌風獨傲雪寒時六花玉剪青田翮
三樹珠榮碧落姿非海霜鴻猶避翌西雝雪鷺可爲儀
從今清賞銀屏夜不遣紅兒按柘枝
影雲飄淡景淒淒密啟蹤翎高復低敎偃臥風搖墮嶺
袖長垂地絮沾泥貞姿不羨瑤珠雀清影如誰吐綬雞
聞說越裳來白雉鳳池春暖好同棲
雪花輝映鶴澄鮮上下參差兩鬪妍丘壑自誇孤翮健
風塵不作折腰憐竹岩壁啊頻回步茶竈熏香欲避烟
翠翌直遡高處望何人乘月剡溪前
九皐遐格杳難攀更喜冰翎爲洗顏四望流光其淡宕
一回弄影亦高閒蛟人風動褰珠箔羽客春酣倒玉山
多少雕籠雪衣女觸心空托隴雲還
簾櫳佳氣曉氤氲掠袂低鬟屢颭羣碎羽浮空遶英蕊
清音摩漢始相聞纏頭點綴紅香錦酒翰淋漓白練裙
蕙帳依然明月在夜光休怨非山雲
羅綺冰蘭疊輕茵有鳥來儀小院春穿入梅花撲素彩
雙瓊瑤樹落香塵御風玉洞宥高頂弄月珠簾影似人
太史書年方表瑞兩階干羽莫辭頻
飄蕭松竹低簷欄頂颭桃花只未殘洗刷但敎塵土淨
翩躚不惜羽毛寒冰絃凍拍雙飛雁玉鏡春描對照鸞
緱嶺月明多故侶乘軒雖好莫盤桓
瑞葉玲瓏映綺疏蕭蕭仙侶戲庭除花林索伴騰猿影
苔砌尋蹤印鳥書寒色離披珠母帳春風宕漾玉人裾
當年有客豈鷗鴒游信冰山化子虛
兎園春動物華新雪羽聯翩頓影頻欲逞華姿金舞翅
不禁寒體巧廻身電飛俠骨雙丸劍風卷蠻腰獨步塵

殘毳一庭如積藥莫敎齊付掃花人

端年日白龍潭同楊校書侍兒青綃廿首

楊家女史字青綃定是花妖與月妖行酒不辭呈素手
邀歡微覺帶紅潮醉拋團扇眠難起斜倚闌干眼橫桃
只恐鳳凰飛欲去莫教天上引吹簫
少小情痴便解挑半疑神女半疑妖司空座右曾拈拂
蛟客宮中共織綃青雀舫依春種柳白龍潭長夜來潮
含情獨立愁無限何處月明吹洞簫
等閑猜作女中妖洞口曾聞度碧簫盼盼無心歌豔曲

真真幻影下生綃射人精彩多明媚回睇微茫在暗挑
見客詩成忙洗硯百花潭底汲新潮
不教仙人尺八簫烟花部靈稱妖蛾眉畫影如新月
雀舌新裁似候潮小比扇痕私送約大垂手處冷相挑
何時走馬新堤上脫却靑紗換紫綃
劍俠豪雄不近妖無情却被有情挑直前巧貫千金笑
短後偏宜一幅綃洗盡水清兼弄月薰衣香透不生潮
箇中潔癖難描畫新粉無瑕白玉簫
戲弄蘭湯似弄潮燃花黯淡莫粧挑帳粘百蝶撩春夢

曲引鶯鶯咽夜簫寄吐纒綿留好伴懶施羅綺鬪羣妖
老夫自有崑崙手不用傳書托素綃
天生姿媚十分妖不學吹笙不弄簫似為乞書拖白練
何須試舞媚紅綃榴花着意含風笑鸚武隨頭帕客挑
誰借五絲長命縷綰他船住莫乘潮
紅兒兼帶雪兒妖留取尊前弄紫簫五夜欲闌催燭換
三分霑醉背人挑風生薤葉新冰簟汗滴桃花舊雪綃
願得歡情俱定准幽期恰似往來潮
聽得脾舟巳罷簫隔簾喚出小蠻妖醉鄉縹緲誰同夢

酒政精明不暇挑公子風流偷解珮夫人露坐勸添綃
飛觴促榴更籌急月落空潭欲上潮
人說妖姬果是妖白蓮出水復迎潮若非曲誤何緣顧
別有心招不借挑好舞魚腸三尺劍輕籠蟬翼五銖綃
何人能捨珠千斛擲向韋家換玉簫
朝乘雲去暮乘潮洛女湘君不是妖捉臂共傾蕉葉酒
瘦腰無柰藕縹綃錦衾六六鴛鴦宿玉串雙雙燕子挑
眉眼低迷多暱類惱人清夢一弦簫
阿環重見馬嵬妖彷彿當年子夜簫白袷玲瓏親浣濯

彩毬旁落解勾挑欲裁明月為紈扇不剪飛霞作髻綃
別後雙魚書一紙秦淮江上正通潮
白門紅板漸平潮儂比垂楊儂更妖豪客有心將劍換
少年無賴撩撥挑枇杷花下吟佳句桃葉渡頭吹短簫
醉後思家留不住倩誰同挽紫霞綃
家家菰索雜笙簫獨鶴扁舟疊夜潮面熱不遮雲母扇
月明難辨水晶綃天生太白非施粉帝賜樵青豈是妖
願學江心新鑄鏡朝朝形影鏡中挑
短衣擊鼓勝長綃花朵交飛滿座挑借腕索拳金屬劍

朱辱徐接彩鸞簫兼人飲量能吞月一道眼光堪射湖
自古偏師多取捷縱然閨秀不如妖
迎烟籠霧月中簫樂未央今夜未潮寶鼎細飄香篆縷
紗窗新網水紋綃送來半臂難開襠結得同心未忍挑
疊影朦朧情恍惚明知侍女也疑妖
雪鷗點點拍空潮炙罷笙簧復掛簫生怕黃鶯偏落落
故與公子太挑挑丰态香艷驚座洒態温柔也勝妖
疑是傳書王母使一雙青鳥化青綃
綵鷁紛紛競渡潮吳兒不及女兒妖尋常梳裡拋新樣

取次排當斛舊綃艾葉小符輕貼鬢葡萄文錦恰囊簫
當筵未必真心死司馬休將綠綺挑
貌末風生柳外潮解衣盤礴對吹簫買來荊玉難酬價
燃盡溫犀不照妖第一條絃吾已斷十三行賦汝堪挑
幽情多寫縠綃上但浣溪紗莫浣綃
羞向秦樓度曲簫偏隨鷗鳥拍空潮一彎排葉眉如畫
數點梅花指上挑才及飛觴先惡戟未經對壘半藏妖
夜來何處蓬行雨濕盡黃衫復絳綃

贈妓

翰墨姻緣豈有私舊知畢竟勝新知短衣揭鼓人人快
團眉揮毫字字奇身似鵲枝三匝樹曲如蠶吐一莖絲
目前才藝直無對映帶何須借侍兒

壽杜太司空

紫芝眉宇帶烟霞青瑣當年號辟邪讓路轉崇人地望
笄程差勝客天涯東京西京王者氣北斗南斗神仙槎
心事如冰門似水一尊麗洒對梅花

元旦即事

歲朝雲物報新晴蒼柳芳菲囀晴鶯老去種花扶後輩

閒來閒卷認前生何年救世佛出世都笑無名公有名
昨夜東隣赴春社野人爭席子孫迎

泖塔玩月

碧天如洗淨氛埃萬里秋光明鏡開湖勢欲浮金柱去
濤聲忽擁玉環來微茫雁影雲間沒縹緲漁歌海上迴
我欲憑虛吹鐵笛列真舉手十徘徊

答范光甫

眼底風波夢亦驚挑花何處可藏名三秋病骨甆支枕
千古雄心付濯纓吳市弄簫山石裂嚴灘釣月海潮生

他年少伯功成後與爾平分白鷺盟

登山

雨後登山老未便潤流涓涓短筇邊桐花欲落不盡落
幽客已眠仍未眠六月凍雲鋪不去數聲乾鵲為誰傳
晚來置酒荷亭下瓜果排當滌管絃

馮咸甫竹素園

三徑蓬蒿雨後平亞枝楊柳不驚鶯乞來新竹初成園
望去蕪蕪欲上城香裡蠹魚飡綠字雪中野鳥啄黃精
日長者就千秋業支杖衙門閑耦耕

送武夷朱山人移居廣陵

自笑齋遊五岳擅武夷何必便吾鄉宅臨楊子濤聲壯
名借朱家俠骨香淮苑清風空老桂隋堤明月遶垂楊
家貧攜得千巖卷還喜能堪鶴背裝

壽周繡海

歸來卜築近南城斗酒名花老弟兄數畝經營成竹塢
六時功課付茶鐺手披圖史神偏王骨帶烟霞夢亦清
五十何人婚嫁畢尚平應是汝前生

壽張後軒

生來道骨自蕭疎七尺修髯畫不如曾進神仙橋下履
尚留小酉架頭書竹窗永夜閒絃誦花徑長春獨掃除
平子老耽詞賦癖可無佳句頌雙魚

壽司理茲勉

竹馬兒童迎下車使君風節正懸魚但教澤國垂棠蔭
其向官齋飯草蔬執法猶開三面網焚香欲飽十年書
只今已是神仙吏道骨清癯鶴不如

壽尹兵尊

誰云蜀道與天齊直接東南桃李蹊武庫久聞儒將略
軍聲能止小兒啼六丁擁衛行空馬萬甲奔騰掣水犀
滄海不波嚴鎖鑰何如函谷一丸泥

壽杜封公七十

世業城南尺五天蔽垣花映彩衣鮮似開丹穴春中滿
恰稱綠書建亥年游泳恩華明主賜逍遙真訣至人傳
閑行波逆鳩頭杖鶴背洪崖與拍肩

壽沈憶塘

清流曲曲櫟櫟斜覓得詩人傳孝友家種秫山田供釀酒
積書土室雜栽花嶺梅做晚香生甑庭樹長春玉吐芽

醉客滿堂齊慶宴燈光月彩鬬年華

壽陳使君尊公

褰帷問俗到官衙風物清和晋永嘉莫夜無金門似水
長春有酒棗如瓜試供苜蓿盤中饌何似河陽縣裡花
自是元龍樓百尺談經好坐絳帷紗

壽友人

眉稜紫氣映雙瞳綵佩翩躚杖履中彈指尚思騎竹馬
比肩俱作看花翁心閑未許頭白顏少非關借酒紅
玉樹滿庭書滿屋漫將綵筆笑春風

壽節婦

白首孀居影並憐弄孫抱子總悽然春衣縫線每深夜
畫錦稱觴如有天蓼斷保孤存趙月思餘垂老報劉年
明朝女史譔椽筆好記雙清冠簡編

壽孫母

八十欣逢九十春春宵又值月華新麻姑曾否留長爪
繡佛還應是後身紫燕黃鸝歌進酒天桃穠李錦為茵
綵衣綵筆見孫盛眼見堂前盡鳳麟

壽天台雪堂上人六十

赤城蒼靄曉絪縕中有高僧禮誦勤貝葉字翻無盡藏
雜花林擁吉祥雲毒龍降鉢嘗為伴老鶴巢松自不羣
勅賜紫衣還賜號靈岩鐘鼓已先聞

壽友人七十

七十直如百四十秋風未點鏡中霜若耆飽食神仙字
禁酒高藝北斗柴不剪蓬蒿張仲蔚猶餘詞賦骨靈光
年來何慕淮南隱叢桂堂前漸坐香

壽友人

花飛香雨點衣裳大隱人推通德鄉門巷多迎長者轍
姓名不借少年場千秋策杖裝嫣玉五色斑衣列雁行
醉後更誇雙鬢在春風却掃鏡中霜

又

蜀江春棧動鄉心猶喜高堂雪未侵君子六千爭獻壽
關河百二盡謳吟齊眉案有長春酒洗耳門無暮夜金
華頂蓮花潭底月鳳笙吹徹碧雲深

陝西傷中丞尊人雙壽

黑頭幕府擁專城萊彩堂前晝錦明北極星懸中執法
西方月照兩長庚烏臺恰茱瓜霜古鸕杓葡萄酒灩清

大華峯頭通帝座雲中笙鶴好相迎

送王彔玉

岐路徘徊淚欲潸臨行細雨菊班班秋深霜壓未聞雁
日落草枯惟見山幾向斷橋鞭數段何時修竹坐潺湲
欲知別後愁如許滿篋新詩為爾刪

贈友

送君新擁蓮花幕把袂春風楊柳嬌清節一生知砥礪
明時三錫重賢勞潯陽江上潮初折瀑布聲中月正高
他日欲從蓮社去為余先記虎溪橋

又

北山新綠出朝暉有客行歌到竹扉文字膽能探虎穴
英雄腰熟釣魚磯智如流水何嘗腐肉未生髀尚可飛
慚愧臥龍頻下拜龐公老矣是耶非

又

十年同舍先揆席一疏歸來獨考槃羽翼皆心成燕境
經綸老手付蒲團徵求山海黃金盡洗滌乾坤白髮空
珍重清朝濟時者人言耆德在其盤

又

小春節物過重陽忽載黃花到草堂秋色一籬猶是綺
孤松三徑未全荒茱萸帶紫自成釀楓葉初丹覺有霜
莫向樽前辭酩酊詩人自此夜偏長

壽茱丹

曳月籍星下絳霄銀罌金管奏笙韶西池半度歌黃竹
南岳相迎贈翠翹玉樹承槃其露色錦衣飄彩碧桃嬌
畫堂三月開歌席九十春光正未遙

贈山僧

閒人天許賦閒居不是棲山便決渠流出石根通蘚磴

盤多礀曲露茅廬掌中施食來馴鳥松下敲門見異書
一室掃除塵世想回看孝友鶴清虛

贈張孝女

猥華桃李拜新粧幾聽車音已斷腸不是紅顏嗟薄命
祇因白髮戀高堂三春楊柳啼烏烏一縷簫聲咽鳳凰
題罷碧紗吟望處夕陽冉冉鏡臺傍

嘉平風雨李道生過訪歸時送開京師大劍奴虜
賦贈此詩浮以大白

十載神交膽易傾少年江左早知名憂時抗慨空長嘯

談藝縱橫接短兵瘦骨恰同霜鶴健歸心無定雪鴻輕
都門傳報新奇捷酹酒梅花和太平

送蔡禮卿之嶺南

鵰弓鵲印獨橫門年少江東久著名不獨韜鈐無對壘
從來詩句亦連城寶刀寒射蓮花幞神馬驕嘶細柳營一
骨合封侯頭未白雄心直欲請長纓

檇李丁烈婦伏劍殉夫士大夫卜壤葬之拜墓之
後感而賦此總六首

歌罷招魂調轉哀傷心今古自徘徊等閒白骨成秋草

留得黃金築夜臺照鏡孤鸞隨影盡讀碑下馬幾人來
雙旌莫遣經新墓怨霧愁雲黯不開
孤墳半畝枕蒿萊一點冰心若個猜老樹叢祠狐竄泣
百花香土鳥啣來好同幼婦江邊石不作秦王劫裡灰
寂寞千秋誰弔古短衣白髮掃蒼苔
伏劍從夫亦太奇清風百世汝眞師鏡分地下終當合
兵解人間未可知名士如雲爭上塚使君不日起專祠
土花金雁豪家墓仆盡空山沒字碑
蕭條露屋度年華女史何曾授大家不分紅顏輕白亦

却勝青塚怨黃沙血痕點淡凝啼竹燐火微茫照績麻
松栢凌寒高百尺嚴霜休打女蘿花
撮土雖新骨尚香行吟到此盡沾裳劍花血濺千年碧
墓草陰迴六月霜正氣盡能驅魍魎清魂春不化鴛鴦
道旁古塚壘壘者誰采溪蘋薦一觴
少年慷慨激頹波甚稱今朝勝綺羅有烏求凰別求侶
生男如虎不如他英雄今向烟花死仙骨須知節義多
化鶴夜歸華表上令威消息恐蹉跎

暮春作

一春風雨頗支吾花事于今近有無童子捲簾通燕燕
先生中酒唱嗚嗚春深客餞供櫻筍水落魚竿挂荻蘆
莫笑迂疎貪閉戶誤人頭白是陰符

飲沈司馬

節旄零落厭時名白髮黃柑酒暫傾下士不辭虛左見
何人堪入汝南評臥龍歌罷悲風起羅雀門深夜色清
相對一燈憐晚節梅花籠月散高城

送友人之金陵二首

芙蓉初褪蟪蛄啼霜滿蒹葭月滿溪樹裏白雲宮闕迥

夢中紅樹酒帘低人當別處吟偏劇馬識曾遊路不迷
遥想秋風登賦日松陰十里孝陵西
西風送客出旗亭握手臨岐酒易醒江畔疎楊帆底露
石頭新雁月中聞環橋冠帶今圖璧繞闕開河舊漢京
總是鍾山多紫氣秋深應念九峰青

題餐霞館

空山伐木鳥相求卜築東岩枕一丘落日倒懸紅寺影
清泉洗出碧苔秋客箋點處真如畫仙館憑虛不用樓
我欲飽餐霞五色人傳笙鶴在峰頭

月明踱起閒步庭中

窈窕籬樊曲緣林空山寂寞漏偏長秋生幽徑蘭芽長
雨過柴門稻葉香小艇片時游渾沌閒行幾步納清涼
兒鬧却笑南華叟蝴蝶翩飛徹夜忙

和周公美感時之作

竹籬清象松徑幽傳來時事亦關愁浮名何若車生耳
解語繼懸石點頭黃鳥聲中分夢覺白駒隙裏快恩讐
若逢棋局何須着收拾樵柯去便休

贈悔巖道人

謫來塵劫度年華仙府詞臣第一家五岳風高聯綵筆
六銖衣繞繡冊砂新詩帶月題蕉葉清嘯隨風入澗花
骨相從看似仙鶴終將野性傲烟霞

和沈司馬穉父

英雄垂老歲藏名甘拔深心向客傾燕牧誰收文苑傳
聖賢還付酒鄉評老梅約束香中韻凍月虛嚼格外清
自倚冰霜諳歷盡不愁寒色到江城

題侍御小輞川二首

經營輞口廿年餘山轉溪迴不礙車石上松枝高士麈

樓中薜葉刻仙書垂楊大道春蘭馬綠樹清溪夜網魚
月白歌鐘催進酒名花百隊擁階除
家去園無百尺餘登臨猶自上巾車青山有致修篁約
紅袖含香拂道書看竹客馴鄰字鶴採蓮舟引聽歌魚
王裴底是偏耽寂花落花開獨掃除

贈慈解上人

買得好山常苦出少年羨隱獨安禪閉門鋤草不辭倦
對月談經卧未眠藥竈夜留柴杵火草堂秋潜荻蘆烟
芽林有伴携琴至聽到松風第幾絃

送董原道

才子將軍向北平故人相送五茸城莫因雨雪愁行路
聞說關門暫解兵春草晴隨殘壘綠梅花時傍薄雲明
董狐原是千秋筆此去知君賦鹿鳴

招沈玄成結夏

山深日色不到地樹老陰濃高刺天鶴斗鳥池攢怪石
花撩窗戶映飛泉偶臨古帖摹青李閑放輕舟采白蓮
君若入山同結夏竹風松月共床眠

君策山居問水和張太史韵二首

經春不到流花居聞說幽居畫不如山起濕雲堅宿鳥
水分崩石界游魚參差在澗芙蓉晴路逵釣簾竹樹疎
流耳枕流君亦得不妨長揖臥田廬
岩扉隣並喜從君山北山南水不分風雨迷離沉鳥道
溪花狼藉打門羣釣槎狎坐懸崖樹枕簟寒生別島雲
何日秋田新酒熟醉眠松底話斜曛

送項東鼇入覲

昔年鳧舃影翩翩仙令華亭度紫烟縣底依然桃李色
囊中幾賦筆花篇朝天重拍一雙鶴指日還調十五絃

共說張華今入洛劍光高逼斗牛邊

咏漁 三首俱用八青韻

金鈎釣得錦鱗歸石上磨刀月滿衣絲網卷來蘆葉岸
竹竿放在蓼花磯匏尊有酒君須醉土竈無風火自飛
華盡世間塵俗事木頭爲枕夢魂稀

咏樵

金焦山色大江邊石壁千尋一片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細
竹搖秋雨谷聲連匏瓜當境逐新鹿土室生[illegible]臥老仙
華去人間幾番夢木根挑盡白雲還

咏讀

金谷花明日正長石床冰簟碧梧凉綵成保障開雲錦
竹劈雙簫吐鳳凰匏葉蕭蕭滌水峴土花點點綉山堂
華除俗事惟書史木几閒披一兩行

走馬燈

三五春燈月倍明忽驚烽燧起龍城騰空巧借旋風色
搏影真標掣電名甲騎聲沉如有伏關河永夜不停征
太平玉燭胡塵靜寄語將軍莫請纓
一夜儼驚萬竈明軍中斥堠接連城虛空閃出旌旗影

咫尺難分部曲名疾走玉關愁晴渡飛來鐵騎慣宵征
明朝報道風烟息誰與將軍去請纓

贈醉茶居士

山中日日試新泉君合前身老玉川石枕月侵蕉葉夢
竹爐風軟落花烟點來直是窺三昧醒後纔能賦百篇
却笑當年醉鄉子一生虛擲杖頭錢

朱修能別去三載冬日攜仲氏過訪夜酌感賦

一別三年到草堂相看驚嘆鬢毛霜擁爐臘酒深深醉
勸凍梅枝緩緩香十里寒潮不登岸五更落月欲爲霜
天涯去住難爲計蕭瑟西風驅雁行

鏡中燈

蓮炬菱花共照臨風呼不動影沉沉一池鉛水鎔眞火
半夜金星犯太陰翠袖拂塵紅焰冷香奩呵霧碧光深
任他來往飛蛾撲難滅靈心一點明

賀友人七夕得子

南極祥光照綺疏光閃佳氣繞懸弧藍田仙種懷中玉
合浦飈投掌上珠令節雙星牛共女清商一曲鳳將雛
晬盤笑語眞如畫添入蘭閨百子圖

途次玉冊陽道中

秋陰薄暮起城隈如雪蘆花漁笛吹閒我移如風裏坐
逢君莞爾日邊來寒塘春水看調馬細雨芙蓉好上臺
輞口依然雙艇在隔溪鷗鳥莫相猜

送馬參戎

吳鈎如雪照行裝直指岐川客路長揮麈坐傾天下士
飛書夜逐海南王春風馬帶桃花紫落日營開細柳黃
聞說東方新建纛何須洒酒祭天狼

壽賀伯聞三首

歸來風月未全孤不學黃冠乞鑑湖小宰權衡參六典
大人辭賦勝三都清商曲引將雛鳳孝義門栖反哺烏
逐客中原頭半白誰挑著述老潛夫

憂時抗疏欲回天高臥蒼生不記年野老相逢推祭酒
英雄高蹈即神仙一門孝友誰爲政八代文章別有權
却笑知希歸計晚白頭方乞鏡湖烟

日日瞻雲戀故鄉賜歸眞覺主恩長名山桃有三千實
別業家無八百桑大酉深藏書滿屋長庚遙對酒盈觴
充閭咫尺浮佳氣掌上明珠是夜光

尋于谷峰

谷城橋畔石門斜。此是山中宰相家。有客曾傾天下士。
無園不獻日南花。金甌夢卜歸詞掛。玉殿談經憶賜茶。
谷裡喜逢黃髮在。秋風霜鬢未全華。

送王尚賓遷之北上

蕙蘭風轉草綢繆。此際王孫別路分。新向鳳池誇振彩。
舊曾麟閣著遺勛。雨行燭引桃花綬。五色泥封雉葉文。
有詔自天頒寶冊。少年承寵不如君。

送州尊丁內艱

落木蕭蕭暮蟬悲。歌相送淚如泉。誰知一鶴隨行日。
矢報慈烏反哺年。南國雨深棠樹影。北堂愁絕蓼莪篇。
千秋遺愛穹碑在。擬共羊公峴首傳。

寄蕭觀察于西湖

菊花狼藉滿河干。旅宿空山付考槃。名姓故應垂竹素。
兵戈何似老蒲團。身違日月心猶熱。手卷風雷夢亦寒。
使者近聞求故劍。莫因秋水戀漁竿。

新柳十首

新生楊柳舊生沙。柳綠沙青欲聚鴉。小立春風闌香草。
護持偃艷待桃花。漢營十里黃雲淡。楚國雙娥翠黛斜。
當此柔條不相惜。直教搖落怨年華。

輕煖輕寒曉氣冥。柔枝楚楚水泠泠。宮牆未遣花如雪。
客店先輸酒似澠。婀娜含風驕白馬。參差籠月落紅亭。
年來怕見陽關路。三疊新聲叱次聽。

翠條金穗舞娉婷。野渡津頭驛外亭。啼鳥踏來枝太怯。
春風扶起態沉冥。黃河冰破初回綠。紫塞沙寒不放青。
此日深閨遊子婦。只愁飄泊逐浮萍。

去年約略半池萍。客易韶光到客亭。一夜微波消積雪。

滿城疏柳帶殘星。含顰眠化仙人碧。入畫眉添京兆青。
如此纖纖可憐色。誰言垂老望秋零。

東風淡宕影徘徊。劍態凝愁傍落梅。疏翠籠枝枝早發。
綻黃粘柬淺新雷。此時稽鍛陰全薄。幾夜羌吹花不開。
故苑西京春月色。何人走馬過章臺。

新府陽和發歲寒。帶圍減盡媚加餐。建章宮曉春暉動。
太液波澄雨雪寬。碧水繅絲初放繭。綠雲歌鬢不勝冠。
綉窗紗外簾籠上。非霧非煙仔細看。

半含殘黛半輕黃。履瘦眉纖總斷腸。甲破漸分榆火碧。

芽肥欲鬬乳茶香。雖然離別難扳折。得似風流漫學狂。
曾憶年年芳草路。嫩寒攜曳酒旗斜。
物候驚春土脉和。未聞紫燕已婆娑。輕勻霜後黃拱色。
清淺鸕頭綠酒波。翡翠飛虛衎半織。鵁鶄聲來雨無多。
河橋車馬頻回首。一片青青奈若何。
正月驕陽氣色疏。茫茫微綠破新痕。漸舒客葉藏黃鳥。
誰遣韶華到白門。隔歲冰霜將共保。逐時桃李儘教繁。
先生高臥春風裏。烟外旌旗未可宣。
泥融沙漲雪痕消。到處芳菲着舊條。隔水半藏青雀舫。

眉公詩鈔　卷十五　七言律　二十九

迎風斜倚赤欄橋。樓頭人醉初橫笛。灣口春陰不上潮。
陶令柴桑歸去久。五株門外已飄搖。

泛泖登塔四首

明河秋水浸長天。倒影斜流瀉百川。地脉虛空浮色界。
波光搖蕩入村田。江青霜氣酣紅葉。月暈寒潮吐白烟。
醉後乘潮弄歌去。浪花不動老龍眠。
湖上扁舟酒一瓢。蘆花影裏水雲遙。風吹大摩生陰火。
天上平沙斷野橋。神女弄珠乘夜月。支公飲馬浴春潮。
茫茫烟雨無蹤處。歸鳥飛來欲聽簫。

寺門楊柳聚棲鴉。塔上寒燈落葦花。水月平臨空作觀。
烟波瀰繞樹爲家。鐘殘鳥食施荒草。日午龍歸曝暖沙。
一片石臺秋色裏。老僧時出荒袈裟。
四面空波捲大荒。湖中有寺繞垂楊。水邪風送青無色。
石塔烟籠百寶光。虹氣吸雲疑海市。神燈騎浪渡魚梁。
臨流無限懷人意。愁殺蒹葭一夜霜。

題不繫園

西湖誰與開生面。不繫劉收不斷雲。翠壁丹崖天宿構。
黃鸝綠樹木平分。捲簾花撲雙魚珮。顧曲香飄百蝶裙。

眉公詩鈔　卷十五　七言律　三十

金谷玉津成往跡。虛舟一葉總輸君。

閏六月望夜半立秋茗帶菴作

十五初逃夜半秋。涼飇剪剪弄溫柔。梧桐一葉落不落。
絡緯數聲幽更幽。生計未能營兔窟。俗緣漸已割鴻溝。
藏書竹篠東偏屋。付與兒孫住兩頭。

詠虞山星壇七檜

禮斗壇空風雨聲。歲寒千古自崢嶸。仙人劚杖雲根斷。
山鬼憑枝霜影清。鬬罷怒龍歸半脫。飛來靈鷲石初楷。
支離老狀君休笑。縱有秦官不受名。

題二陸祠

積翠遥含最上層。草堂殘壁半垂籐。一時兄弟真豪士。千古蘋蘩但老僧。松偃空壇巢野鶴。客留深竹話孤燈。明朝又有黃花酌。山下扁舟到未曾。

送王辰玉北上

出門莫問踏寒沙。只尺春風候物華。三月啼鶯頻勸酒。十年騎馬始看花。文章真合題黃絹。姓字從教護碧紗。醉領六街銀管月。思親還道不如家。

送陶大冶入武林

滿湖蘋綠正堪漁。靈鷲山頭又卜居。終日提梧南郭子。半生種樹橐駝書。石橋臥月吹猿笛。花徑逢人下鹿車。爭唱西湖柳枝曲。五株門外莫教疎。

美人上北邙

天提龍錦柳籠沙。素髻輕粧上寶車。露彩香收蚕子葉。風光旗颺馬勝花。金盤齊擘分髮藍。玉壓纖羅攬帶賒。田若春情滿歸路。隔簾倚手摘新茶。

秋夜對友

城隔黃菊杜門時。不是深秋也自悲。珍重故人難黍約。安其風雨菊花枝。蟲經霜氣頻啼夕。酒遁村瓢進飴遲。相對藜床燈燼落。爲君三咏伐檀詩。

壽汪太公九十

蒲肩雪鬢老南華。九十春光日未斜。鳩舞杖頭御綵玉。鶴聽展齒隊丹砂。新詩帶月題蕉葉。清嘯吟風入闢花。長飲一杯燕吏水。不須洞口問胡麻。

壽張陽七十

及肩短髮雪初齊。日日春風桃李蹊。居似梁鴻廊廡下。人如張緒掖垣西。駐年白石傳靈訣。按曲紅兒記舊題。

老去正堪嗣賦力。酒錢常掛手中藜。

送惺元北上

深林好鳥唱提壺。一路風光幅狀圖。白雪絮晴飛燕燕。紅亭道古聽鳴鳴。日斜旅邸惟櫻筍。麥入鄉城半荻蘆。直北羽書連歲月。思君囊有讀兵符。

送與關吳北上

蓼廊何曾問稻粱。出門隨意點行裝。有書翻食神仙字。乞火熬分太乙光。賦就尚書供筆札。臚傳宮妓卷衣裳。馬頭花底春如海。醉度朱樓笑語香。

秋日陳叔典過訪湖橋澄鑒寺投詩見贈倚枕答之

修竹孤燈晝掩關。烟蘿小閣斷琴書。因病却重增病客。到山多不住山。黃葉柴門外。形白頭僧伴鏡中顏。相逢莫放漁舟去。明月蘆花有釣灣。

山中作同沈孫休孫世聲

藍輿遊倦便貪眠。盡日圖書自在緣。洗耳尚逢高士笑。折腰肯受小兒憐。白駒空谷花迷路。黃犢盧邊稻滿田。雪色後樽新壓酒。客來不費杖頭錢。

唐季陶過訪并投新詩山中答謝且訂投約

衡門風雨兼差池。冠劍何來佩陸離。桃苑縱橫無礙辨。醉鄉唐突有情痴。一瓢詩就憑誰賞。百尺樓空得我遲。早晚還期同信宿。莫教先勒北山移。

病僧

秋老終朝不出戶。蕭然晏坐一繩床。修眉遮眼新堆雪。破衲披肩如帶霜。却粒每餘施鳥飯。寫經兼錄衛生方。尋常幻質曾窺破。懶集同參禮藥王。

寄文寧祭酒

霞竹條桑一畝宮。門庭蕭寂古人同。息當六月風斯下。名在千秋日正中。笑倚好醉黃絹婦。醉嗔能恐黑頭公。年來袖却綸編手。何處看山挂短蓬。

端午日公美以虎丘茶菖蒲酒見餉并投佳篇依韵答謝

雨過山青畫不如。空山誰解問幽居。茗甌數點浮花乳。蕉葉一窗供草書。樹底科頭調舞鶴。池邊麈尾戲游魚。葵榴媚眼菖陽綠。拚向先生兩鬢疎。

偕嘯民下山同泛嘯民善嘯

下山迴棹晚風和。扇底魚吹樹底波。欹枕臥看山氣好。焚香靜覺鳥聲多。青天渺渺仙人嘯。白石粼粼漁者歌。歸去只愁車馬路。板扉何日長深蘿。

壽吳蘇臺

芰荷衣冷葛巾斜。人說當年季子家。片片青山落君手。年年白髮賣烟霞。杖頭錢挂千杯酒。籬下菊留重九花。來去扁舟有秋水。逍遙不復讀南華。

壽石門山人八十　石門三月廿日生

九十春來八十閒。萬峰遊到幾峰灣。醉扶七尺過眉杖。

寫出千金潑骨山。道骨蒼成孤窟徙禪鋒推倒老獼猻
一龕願與先生共。松火蔘床晝掩關

送別彭仙翁

三十五年前送別前人送者後應稀。重來喜得頻如昨。
老去恨無山可歸。龍性少馴終受豢。鶴裝多載恐難飛。
神仙定有清虛路不問騰空問息機

夏日夢游蜀中諸山枕上作

崎嶇蜀道恨迢迢。夢裡遊來未覺遙。卓地怪峰攢劍閣。
橫空雙峽駕繩橋。龍藏洞壑飛霜雹猿飲江潭掛樹條

一餉曲肱行萬里醉來風攝許由瓢。

秋日宿澄鑑寺

九月食新真有福。經年高臥類無情。靜聞僧起鐘初定。
夜覺漁喧浪未平。壁上霜枝橫曉月庭前秋鳥弄春聲。
但餘數畝皆空水。不習枯禪夢也清

水西園詠懷

欽息微吟過此生。丘園終遠世人情。有時酌酒春風裡。
忍憶啼猿楚峽聲。一卷未拈先夢境。千秋自在豈詩名。
徘徊日暮孤城下。槐樹花香池水平。

姚孟長廬墓

乾坤踢蹐孩安眠。一把黃荊枕墓田。孺子但言耕稼事。
門生都廢蓼莪篇。木雞望去何曾鬪。金馬拋來不受憐。
莫罷白楊風夜起蕭蕭葉打破窗前。

賀友人舉子

桃花初寶笑東風。喜並宜男綠一叢。曲度將雛人但羨。
駒名汗血氣為龍。星分帝座祥光滿。玉繞公閭瑞氣充。
欲識他年王謝種。懸弧今日射叢虹

夏日集友人齋限韵

爽氣西來六月涼。石床冰簟赤雕闌。辭鄉無稅宜高枕。
勝客清言不著冠。天地但憑藜杖老。世情還屬權花看。
懷中明月須珍重。白首論文自古難。

馬上郎

流星一道馬蹄驕。馬上窺來分外清。拍手頻呼鬪草伴。
回頭只聽賣花聲。櫻桃未坼先愁露。蝴蝶交飛巧弄情。
近欲挂幡神女廟。賺他偷見小時名

題經武堂

珠幢玉節錦為車。衛霍當年似不如。生縛名王編部伍。

直教厮養破穿廬。營開細柳鳴鵰箭。幕擁桃花絕羽書。
盟府籌庸真異等。襁中兒亦佩金魚。

王叔齋偕與成見訪山中

柴門車馬為誰臨。下榻高談盡日歡。笑我風流丘壑相。
對君偏着鹿皮冠。山中芝草閒於長。石上松陰空翠寒。
記得聯翁詩句好。一川明月要人看

石公詩鈔卷之五終

眉公詩鈔卷之六

五言絶句

春日

飛瀑界桃花幽雲幕修竹門外無人聲床頭有書讀

山居

屋在嶙峋上人宜澹宕中每逢花信至如意一枝紅

秋色二首

新雁已横江尚覺秋陰重舉世大槐宮焉論醒與夢

其二

飛瀑白于雲泉清石根冷道人晩闗門十里松杉影

雨中泊烟雨樓

烟雨織河光半露垂楊樹却笑來遊人翻因烟雨去

新夏

細雨滴梧桐新枝覆新葉露頂涼風前雙鈎青李帖

聞鶯

風光尚寘寘黄鳥啼不住借問隔墻僧曉來聽也未

呉獅明臘月雙壽

月白人吹笛山靑鹿叩門梅花新壓酒逈取眼前春

送僧入雲棲

錢塘羅刹潮吹汝肩上錫雨過踏春山泥印闘虎跡

贈無瑕上人

寶釼繡不飛化作長虹影霜月照禪床何如鐵衣冷

贈玉湖漁父爲周叔隱高士作四首

風風雨雨中新得老漁父長嘯不驚人花溪蕩雙槳

其二

月出浦沙明掀蓬望高柳痴筆寫青山换得烏程酒

其三

醉披白鷺蓑撥入寒山影模糊雲在頭蘋殘笛聲冷

其四

樵青與釣童向人復安在周郎三尺竿補公烟霞債

遠興

涼雲如水流遠渡鵲巢去林葉壓亂飛仙人嘯高樹

新秋寓山寺

禪誦晩風前風微遍暮蟬起來池上坐洗鉢澄青蓮

招鶴

仙人揣石坐手揮石上琴不知山鶴來踏破松花陰

橋上

兄弟自兩兩逍遥板橋上一道柳風來褭裳渡花浪

沸橋

水月我無隱松風汝弗如草堂清不掃一卷圯橋書

題飛瀑圖

初夏雨新晴濃陰没石齒空岩雪瀑飛中有巢居子

贈周草窗

老遲因性慢無病爲心寛紅杏難禁雨青松耐歳寒

山中

溪邊不垂釣山中不開門開門山鳥驚垂釣溪魚渾

招友

松葉堪爲酒春來釀幾多不辭山路遠踏雪也相過

梅花

梅花冷如雪半落山之崿不用復彈琴無弦花自落

種梅

種梅三百樹月下落香雪英雄多負心難負梅花月

新秋四首

東方漸欲明朝霞月光披披髮草亭中疎螢生荷葉

其二

薄薄早秋光偏與竹相入小雨洒紗窗拂曙翻疑夕

其三

朝霞浮水上水氣緑于眉殘月猶在樹櫛髮鬢絲絲

其四

偶揺白羽扇閒挂青松枝心手多無事况遇秋聲時

山中雜咏二十五首

秋高木葉丹月出水容白吹笛看飛鴻我是烟波客

其二

架上多異書屋角鳴流水芦荻風蕭蕭秋聲淡如許

其三

山鳥鬧梅花不避春雪冷我亦如鳥忙欲立高峰頂

其四

閒揮白羽扇一讀赤霄文世外無生客胸中有活雲

其五

吾本山中人愛説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其六

春陰壓杏花欲落猶未亂翠羽兩三聲飛上秋千索

其七

凉風吹我衣往來秋木杪頭上有殘雲足下有飛鳥

其八

披髮復長嘯雪盡山桃紅兎絲花百尺飛落鶴巢中

其九

山中雪色猿子母嘗連肘拄壁飲丹泉拔花釀仙酒

其十

避暑先避客就山先就陰臨風一杯酒無枕一張琴

其十一

自放一扁舟逍遥峰與洲橫笛[illegible]顛疑不老

其十二

秋雨洗山根衣木生微緑夕陽鞭白駒吟詩向空谷

其十三

山影落蘼蕪桃花撲人背牽驢渡板橋酒伴知何處

其十四

飛瀑挾松濤可以消長夏孤亭何嵯峨望望抱琴者

其十五

一自謝功名名山落我手神仙九節蒲先生五株柳

其十六

開門見長川薄暮望漁者試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

其十七

獨坐古澗頭嵐翠樹中落阿誰同伴遊相知有孤鶴

其十八

微雨洗梅花空池影脩竹偶來亭上坐頹爾睡清熟

其十九

手持玉如意清坐花陰冷新詞世所稀一曲紅窓影

其二十

山中風日清四面圍榆柳隔岸老僧家松花釀新酒

其二十一

月白鵲投樹夜凉人在門門前山一泒相對兩無言

其二十二

遊人問道途桃花迷谷口秦亡復晉亡那茨一杯酒

其二十三

婆娑古尊罍結縛小溪屋山深誰叩門乃是新生鹿

其二十四

杏花曉馬上聞啼鳥孤店未開門山多人住少

其二十五

手不支藤梢離披倚枯樹瞠目雲霄間孤鴻渺何處

嘉樹林

嘉樹舞婆娑不識誰家墅一片清凉陰遮斷遊人路

吹笙笛

怪石晴含秀高梧晝垂綠雙雙遊戲時共奏無腔曲

詠螢

夜靜簾初捲風微帳不開似憐無暱客特遣小星來

詠蟬

芙蓉淡秋光寒蟬咽不語何如莊生夢蝴蝶時栩栩

詠蜂

羣蜂巧排衙剪綴百花色果底蜜房懸累累衆香國

詠酒

檀槽瀉玉缸丹砂滴紅溜灧瀲紫霞觴千秋祝眉壽

題老子像

老子尚白頭何人髮不秋不如一爐火端坐碧山頭

顧校書折梅寄姚伯雄花鄰爲誰歸道人潘景升也代顧祝潘戲得二首

摘花豈不憐分香憐自我花得入歡懷拔儂一車果

其二

所思美且歸花鄰歸亦好寄花不到歡剪儂鬚鬪草

耽隱

醉鄉真太上高枕亦何言我意誰能解青松暗暮泉

讀書山寺

山風掃竹窗半露梧桐隱一卷古楞嚴床頭瀑泉冷

竹窗閒讀

不逐車馬塵幽懷托空谷開窗讀素書雨餘春草綠

美人圖

弱風吹素衣水熱鴛鴦冷小鬟撩春梢不忍嗔花影

半月泉

何年青天上月影半墮地我來酌一泉搖動月中樹

西湖

幾度西湖遊無詩吊西子西子應夜啼妾命乃如此

讀李將軍傳

天子老將軍不遣入部伍兒種東陵瓜還射南山虎

題畫

絶壁挂松陰遮絶遊人路好着支笻僧石上成三個

春雨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

送李茂承南游

杖頭不挂錢借得能眠手日日寫青山換盡長干酒

雀哺燕

燕死雀飛來啣花餇其壘不知烏衣兒誰爲報恩子

雪夜

一斗紫酡酥白石葡萄酒粉面表貂裘琵琶不停手

步山寺

山風開寺門吠犬聲如豹不是眞閒人誰肯扶笻到

贈僧

趺坐一枯禪禪心如秋水松影墮鉢中老龍吼風雨

秋郊晩酌

漁郎不採魚維舟在高柳日暮酒沙明秋霞落杯酒

題畫

茆閣架空岩飛瀑如亂雪有客抱笻來行吟踏秋葉

其二

綠楊覆其上白鷗繞其側扁舟何處來六月羊裘客

其三

竹色冷於泉泉聲响於竹有客對山僧幽吟白茆屋

其四

孤嶼俯春江天青浪花冷石竇小如錢窺見飛帆影

其五

秋沙織樹中秋色吞樓下遠見江南人使舟如使馬

其六

春山雜沓來烟霏散叢薄消夏惟此中夢亦聞泉落

其七

四面種蕉樹不張碧幕紗綺闌調鸚雛啄殘蕉上花

其八

寒月凍不來前山雪籠樹醉披紅葉蓑猶恐人知處

送友

三年一鬪草萬事揔空花是人能逐鹿無筆不驚蛇

送維默上人

汝爲看梅花不待花謝去香雪自茫茫尋汝知何處

題葛稚川像

勾漏白雲多。雲度松花冷。五色與可飡。月沉葛洪井。

題釆芝翁壽友

高梧覆幽巖。中有神仙宅。佞篁雲氣飛。采芝皆五色。

贈金陵妓

新燕饒命子。水桃初着花。王昌為主舍。宋玉是東家。

贈郭兆升

巢公隱一巢。壺公隱一壺。青山當市門。縱酒復高歌。

題王毋

王璜貯黃流。丹砂忽吞吐。何如阿毋顏。桃花方十五。

避雨臺

殽北有高陵。風雨亦何畏。勿剪陵上松。美人曾至止。

穆天子

白雲滿瑤池。為爾歌且飲。三年復來翔。何以娛樂朕。

韓香答紫玉歌

鴛鴦飛差池。載鳴還載悲。情知有張羅。到死不相離。

高漸離擊筑

仰看白日徂。俯傷朱顏酡。擊筑道旁路。相親欲如何。

白門柳

苑彼白門柳。垂條近左肘。夜月宿宮鴉。春風對別酒。

鄭櫻桃

婉孌鄭櫻桃。無奈此狡童。挾彈長安街。賣珠館陶宮。

解語花

喚妾解語花。妾小不解語。所以君王前。常呼爾與汝。

細腰宮

朝來不飽粟。夜來侍君宴。妾腰如柳絲。東西任風捲。

大夫松

咸陽一炬火。宮殿成荒蕪。賸彼山上松。猶稱五大夫。

鴻門碎玉斗

咄哉豎孺子。乃為漢所誘。玉玦爾無成。玉斗爾何有。

江皐解佩

相見不相識。可望不可呼。明月照空水。猶疑遺佩珠。

青塚

一自埋胡土。荊蓁擁墓門。至今明月夜。青草語黃昏。

爨下琴

斲以白玉絃。塗以黃金徽。寧知爨下材。清音世所稀。

玉鏡臺

遶孝玉鏡臺白色那可比倫視溫家兒兩鬢亦如此

武帝悼李夫人

金屋網流塵靈風吹錦茵珊珊環珮聲欲去還逡巡

九微燈

青鳥集殿上龍膏燃九微阿母太眞冠晨纓綠葳蕤

望鄉臺

登臺望故鄉空惭氣如虎祖老不封侯孫敗為降虜

相如滌器

有婦顏如花有酒色如銀擁婦復飲酒長卿自不貧

習家池

渴取明月食醉取浮雲眠安得習家池忽然化酒泉

梁公博褒

千金集翠裘著來殿上賭一言誓如山媚娘不得取

竹

直竹寧為竿曲竹寧為杖莫教不韻人題詩粉花上

茉莉

美人新浴罷團扇慵無力月白香風來倚闌空嘆息

桂

有人夢廣寒蒙桂數千樹宮門鎖不開留與眉公住

菊

桃李領春色黃花點秋容萬物各有時而況眞英雄

方竹

外方而內虛得道已無上不剔漁郎竿還剔仙人杖

紅梅

十月衆芳歇寒風更淒咽一點漏春光紛紛落紅雪

墨梅

戲弄一枝春墨濺水花冷記得夢回時月掛東窗影

蘭

幸脱東薪手不染塵內塵由來清淨種本色住山人

蓮

吾欲采蓮花安生如車轍我欲采蓮葉酌酒弄明月

芍藥

上巳臨溱洧春風贈一枝枝頭花落後留兩結相思

木筆

春雨綠窗紗辛夷弄影斜曾窺江夢裡綵筆忽生花

山茶

少小倚朱顏。旎旖山園裡。何如玉川翁。松風煮秋水。

繡毬

白玉琢花紋。紛紛復似雲。休教獅子吼。攪亂一園春。

芭蕉

卜築白石山。滿種芭蕉樹。夜聽風雨聲。閒來寫詩句。

其二

芭蕉大于扇。覆君之古青。門外有客來。買得新鱸魚。

其三

秋夜蔓無聊。芭蕉雨又敲。園西多隙地。移近赤欄橋。

盆松

此松天目孫。嵯峨類其祖。中頂秀擎雲。猶堪坐巢父。

咏梅

春風初破凍。寂歷兩三枝。記得夜禪罷。窺窗月上時。

郭璞墓

長江無停流。古墓無靜樹。咲我獨垂綸。月中有來去。

月下登金山

江平秋萬里。山靜月三更。彷彿寒烟外。瓜洲有雁聲。

春遊

醉舞春山中。雙袖如飛霞。依倚白石根。遠見櫻桃花。

木末亭步月

山雲流出山。樹影重生樹。秋光如有情。分月隨人去。

長干里步月

月中一點山。高下千章樹。月落路荒唐。孤笻自來去。

題惠山泉亭壁

陸羽竹爐寒。清泉氣若蘭。如何出山後。便作下流看。

重登烟雨樓

樹色度平沙。雞聲在空水。秋高獨上樓。晴空亦烟雨。

艷曲

夜闌燈燼闌。無心理歌舞。自倚三分醉。垂頭枕郎股。

其二

羅幕涼風來。流蘇轉不絕。春猶潑綉鞋。鞋渡[illegible]新月。

馬姬畫蘭

畫蘭不在肖。寄郎郎知否。非無桃李花。貴出儂親手。

即事

倚棹白蘋邊。鐘聲在陽背。水影亂殘雲。相將嘯歌去。

其二

日暮天無雲微風扇蘭芷不必誦南華船頭有秋水

睡起

草堂石壁下時見松花落支枕夢初酣枝頭雙吽鶴

烟雨樓坐月

水月澹無際竹風清可憐何誰眞領略罷釣老漁船

贈池上人

獨坐峰頂時寒雲繞磐石千山飛鳥外望見江青色

翠微山寮

不講生公法不譯蠻僧偈枝頭赤鳥啼如來親授記

題畵壽李少華

蓮花太華峰雲幕峰腰白林靜何人居仙人李八百

感懷

春風久唐突花事亦支吾猶有靡蕪路青來范蠡湖

壽安寺

古殿不見人白雲亂如雪惟有夕陽僧時時掃紅葉

悲秋歌六首 離合體

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若言非心也悲秋何爲者

其二

心曲有絲因感恩慚負恩展轉寸心生無情終有情

其三

揷刀置心中爲儂長恐儂恩儂儂不憐荊棘栽心田

其四

奴心復誰訴訴之逢薄怒同心將別去怯怯還留住

其五

各心防有口向頭當恰守良心少點虧恨我我何辭

其六

但儂視多忤心偏子午錯念彼二人心小恐心莫分

附雜詠 失題

蒲葉如僧雛短髮不設剪嫩石秋水中微烟弄淸淺

其二

泛泛一孤舟迷入芦花路試問釆菱人忽得芙蓉渡

其三

太乙月明中照光駢花影輕縮藕絲風聯舟星露冷

其四

一水照雙花駢鬟紅鞢鞨波搖太乙盃香惹胡僧鉢

其五

梅花如白雲遮斷浮圖影。自少狹幽情。不愁月光冷。

眉公詩鈔卷之六 終

眉公詩鈔卷之七

七言絕句

山居

水光夜夜如新月花氣朝朝似小春此際閒情誰領略
料應不是市朝人

贈山中人

松邊老鶴雪爲翎三足磁爐數卷經彈罷絲桐過山去
風吹芝草滿藍青

春暮山居

萬壑松濤撲澗花綠幢垂影打新鴉猶嫌山淺通游屐
小閣峰頭別種茶

游仙詩

閒將虎子浴前溪有女如花坐奕棋癡得一雙紅玉板
逢人便唱踏歌詞

書扇

楊柳陰中洗馬時涼蟬啢在最高枝醉來獨倚月明臥
不與紅綃鬪賦詩

秋日贈妓

拂紅束素日初斜笑語居然是內家欲取秋光輕貼鬢
小鬟相得瘦黃花

春日訪殷東皐

櫻桃花開春可憐何處游人不放船却羡白頭殷處士
鵓鴣聲外獨耕田

避暑

萬壑松濤碧欲流石牀冰簟冷於秋卷簾飛瀑三千丈
恰對我家竹裏樓

池上二首

一溪樹色一簾烟茗椀薰爐秋水篇正合香山居士句
芙蓉開在臥床前

其二

曉起科頭坐竹邊無聊拄頰更高眠何來瑟語松風度
却是花間沸茗泉

同秋潭看花

暮春猶是怯春寒病骨支離看牡丹小模無風僧語久
一齊花鳥共平安

夏熱思深秋之樂

秋風吹得蓴絲滑夜雨新炊秔飯香正喜故人茆屋下
梧韭鱸膾話斜陽

納涼二首

高柳陰森蟬咽時椅西洛馬散蹤絲有人閒到山門過
欹笠風前讀舊碑

其二

簷燕銜簾帶子飛青蘋風颭墮人衣日長散髮湖邊坐
松結涼棚傍釣磯

春閒曉起

一簾晴色養花風鸚鵡馴人不閉籠曉起恰當殘月白
提壺親自洗梧桐

春游過貞女墓

濯濯新楊破水痕纍纍孤塚有貞魂烏啼深竹藤花落
落日輕烟罩墓門

烟雨樓

秋老蘋花貼岸開雪鷗一點夜飛來相逢但說遊烟雨
明月何人獨上臺

竹下

四月猶驚行露寒褲衣帶粉製山冠閒門寂寂無書至
斫筍燒茶夢亦安

菊花信

人人盡愛中秋月我愛深秋明月光莫待菊花開過後
斷鴻聲裏一天霜

漁家

水村漁屋界蘆花簷蔔林間理釣槎平日不曾貪利涉
看他門外峭帆斜

秋日閒居

芙蓉如樹不開門水自冷冷花自渾長日碧窗無一事
蕉陰滿地鬬鵪鶉

泛湖

日暮蜻蜓拍浪時短篙風帶紫蓴絲沈家前輩人傳久
送客黃鬚解請詩

春郊買酒

駿馬名姬結隊遊杏花如雪滿江樓千金買得秦時劍
但斬奸雄不報仇

天池

春當三月鳥聲忙柳浪参差麥浪凉此日吳閶好風景
憎厨十里焙茶香

秋汎

太湖月出杳冥冥辨得漁蓑上釣舲兩岸芙蓉一聲笛
侍兒新賜號樵青

春山

空山無雨欲生烟綠樹黃鸝幾個船三尺枯藤尋着汝
不教獨坐水聲邊

山中遠眺

山前樹暝欲生烟小閣高眠聽暮蟬遥見西窗風浪裏
蘆花露出釣魚船

立春日登鐘樓

雲物晴開萬井塵滿城花鳥換新春一聲敲破乾坤夢
喚喚茫茫未醒人

訪法界上人

閉門春雨讀楞伽修竹當窗香篆斜靜裏正當禪定味
怕人來問紫藤花

觀濠堂二首

楊柳垂枝掃落花花飛起處是誰家曲城新築觀濠室
十里桑麻孔飽瓜

其二

城頭人向樹頭行半聽歌聲半鳥聲此日觀濠堂上客
何星不是白長庚

遣懷二首

酒甕嘈嘈杞菊香解衣松下月清凉年來數畝山田熟
半作花錢半鶴糧

其二

蕭蕭綠髮映朱顏買鶴修琴不記年門外客來無酒器
鋏冠長汲杏花泉

憶西湖

閒往閒來獨放歌柳花無子水微波西湖堤上平如掌
春草青青跨白驢

喜懿卜主

單鳩喚雨雙鳩晴笛中梅花縱復橫兒童忽捲亭上幔
及君到時新笋生

鬪草

碧淮長日柳烟垂彩袖春粘鬬草時我欲從卿分社席
童心應遣白鷗知

憶西川

花至天彭花譜稀王孫買種騎如飛馬頭籠得牡丹至
馳入成都露未晞

楊花

爲憐春去一登臺非雪非花不可猜半百老人頭漸白
莫教吹上鬢邊來

白石山結茅延蓮公禪誦

林影參差話夕陽松根風細茯苓香依稀記得曾經過
疑是盧鴻舊草堂

老松

入林松影綠茫茫叢草多聞琥珀香鶴子解飛乘月去
空巢生出野鶯央

雨窗送慧解歸鍾賈禪林

梅花瘦影燭花清帶笠高僧何處行細雨淒淒行路僻
一龕燈火夜深明

壽某翁

鶴髮垂肩鷺頂絲翁當九十抱孫時孫能言咲翻調祖
翁是雞窠一小兒

得鶴二首

開籠有鶴印蒼苔鶴到眞如道士來我已機心渾忘却
自鳴自舞莫相猜

其二

獨眠石室竹千竿看爾仙姿振羽翰別後山僧寄書至
開函先問鶴平安

訪吳無爲

十載栽花稅地慳而今結屋水西灣入門笑我眉如許
春雪三分但寫山

萱花

綠衣朱錦弄朝酣蔭省槐庭雨露含不獨北堂堪壽母
此花更喜號宜男

八月過青蘿林二首

秋陰漸釀菊花天野寺門前繫小船他日來尋舊題句
芭蕉零落短墻邊

其二

埜門叢菊對清江日暮僧吟竹裏窻花暗灘頭歸不得
秋星三五鳥雙雙

春日僧舍

城隅澈水帶斜暉如雪楊花點客衣犬吠隔村烟靄靄
僧樓獨擬對霏微

新燕

趙家姊妹不知他帖水穿簾疾似梭輕俊無過新燕子
小時吃得落花多

聽泉

五色離離石子斑誰開新霤放春泉泉聲如此聽不盡
多買桃花種兩邊

洛陽

春夢時時到洛陽牡丹開處酒亭香尋常送客花千樹
蠟蒂鈞筐接道旁

送僧遊天台

夢遊同汝出莓苔飛瀑懸崖萬丈來夢裏濕聲還減夢
不如真個到天台

小亭

小亭貼岸綠陰齊望入雲峰西轉西茶後香前圖一覽
深松細雨叫黃鸝

聽琴

老樹槎牙匣澗生彈琴樹底月淒清有時彈到真悲處
古戰場中蟋蟀聲

贈山叟

有個小扉松下開堂前疏藥澆畦栽老翁抱孫不抱甕
剛欲灌花同雨來

山行

羣峰盤盡吐平沙循竹橋邊見酒家醉後日斜扶上馬
霜楓一路似桃花

讀神僧傳二首

寂寂空山報曉鐘繞身三匝見獰龍戲將繩繫龍鱗上
明日尋來是老松

其二

百尺龍湫徹底清風吹一葉毒龍驚老僧浴罷雇風起
霹靂光中嘯幾聲

感世

雨九日月推名利一片乾坤亦是非試聽中峰道人偈
不如簑笠上漁磯

題隱士

結茆半在古松關松下清池好濯纓此際斜陽澹如許
更求添個閙茶僧

舟中

出門沙鳥及江魚起看雲山卧讀書却笑柴桑翻計拙
門生二子荷籃輿

供花

水晶瓶子折花栽欲倩東風未敢猜昨夜一番春夢好
果然養得海棠開

新秋

田田蓮葉起涼風支林高吟草閣中何處歌聲振林薄
采菱船在蓼花東

廬山

古壁寒泉積薪長春潭雲水幾千章何年乘興入山去
醉石前頭結草堂

乞牡丹

朱欄碧幄護輕紅燕尾游絲蝶翅風更與名花駐顏色
小鬟偷插膽瓶中

同南華載菊候士倩代題

斷橋茆屋點秋沙楓葉枯時是妾家曾記重陽新雨後
扁舟有客送黃花

題簑蓬

一領簑衣一席風滿天雪色稱詩翁釣竿時向烟波宿
海底珊瑚夜夜紅

題畫

老去支節已不勝興來猶上最高層長松落落微陰裏
只少斜陽掃葉僧

題壽安寺壁

灌木陰陰殿角斜寺門一帶好人家春潮退後溪風急
破網無魚挂落花

過孫世聲園居

山郭行游日未斜尋常爭厰稱山家枯藤半挂疎籬畔
一道香生罌粟花

深秋

草綠蘋香瀲水紋秋山寂寂冷斜曛庭前數桂窗前影
時宿寒鴉與斷雲

南都

太平風物是京華白馬黃衫七寶車寒食鬪雞歸去晚
院門新月印梨花

春游

柳葉沉沉笋蕨肥碧湖青草鷺鷥飛桃花一樹魚三尺
不醉月明人不歸

銷夏

幾日不登峰山頭參差竹樹已沉樓到來不用尋銷夏
鶴叫一聲天欲秋

秋夜歸

籬底寒蛩點客衣村邊漁火度橋歸空山何處吹秋笛
深夜無風雲自飛

題畫

悄將名姓落人間買斷春江芦荻灣幾度招尋尋不得
釣船雖小即深山

麥攏

花谿柳浪綠參差一路黃鸝弄舌時咲我姓名藏未穩
白頭田父解求詩

題竹里館

有個詩人閒更閒焚香日日掩松關禹章老樹千竿竹
遮斷溪南枕上山

贈妓書

翩翩俠骨校書才纔點雲山未點苔爲我并收圖畫裏
秋風載酒送花來

遊小崑山

當年曾築乞花塢花事闌珊二陸堂今日掉歌山畔去
新芦高柳半斜陽

荷亭涼夜

竹外田田蓮葉風朱闌草閣小橋東不知若个能圖畫
畫入盈盈團扇中

燕未來

百花深處草堂開風雨愁人燕未來無數落花思燕子
莫教容易捧蒼苔

美人睡起

嬌姬十五髮初齊。倦倚花闌日欲西。幾度小鬟扶不起。畫眉人怕畫眉啼。

春閨二首

輕寒輕煖袖簾鈎。花月虛無燕子樓。樓上美人慵未起。春將冷落玉釵頭。

其二

綺閣風來百和香。鈎簾花底試新粧。怪他柳絮渾無賴。唐突疎櫺打繡床。

湘妃竹

翠筋點點滴珊瑚。帝子春寬若可呼。夜半洞庭風雨過。不將清淚洒蒼梧。

秦王卷衣

雲錦霞綃五色輝。卷來香霧襲人衣。龍陽只解新承寵。夜月流黃不下機。

試劍石

空山片石護蒼苔。醉倚秋風一劍開。荆棘蕭蕭零露白。夜深麋鹿下荒臺。

斬蛇劍

王氣千年屬至尊。劍梢星古赤黃昏。陰陰大澤黃雲起。空望咸陽哭帝閽。

賈佩蘭出為段儒妻

天上人間不可期。扶風月色淡蛾眉。御溝一片楊花水。曾入深宮百子池。

春日獨當壚

石榴裙帶漾春風。酒幕高張綠樹中。脫下金貂須醉酒。阿郎騎馬獵新豐。

七寶避風臺

太掖春風絕可憐。朝來吹綠一池烟。雲屏錦帳當空起。千尺金臺九品蓮。

清夜遊西園

蘭葉踈踈白露漙。珠簾銀燭夜光寒。西園公子風流甚。千古才名屬建安。

愛妾換馬

紅顏顦淡被新裳。紫燕翩飛服上襄。總愛桃花文五色。寧憐柳葉淚千行。

北風吹裙帶

一鉤斜影上荼蘼羅帶飄風不自持背却小姑拜新月
水晶簾外又來窺

燕姬墮馬

十五嬌姬髻似鴉金鈿觶面玉釵斜驊騮忽墜珊瑚鐙
燕子低飛掠杏花

薛夜來

紅粉三千獨擅名暗縫龍衮自分明六宮減却驪珠價
神女新來不夜城

采蓮曲

雙雙齊唱采蓮歌十里荷香暗綠羅不怕溪頭秋水濶
由來少小慣風波

若耶溪

苧蘿山下住西施昔在吳宮今在誰流水無聲村徑隔
小桃新柳坐黃鸝

春閨怨

寶鏡春風懶畫眉紗窗明月鬪彈棋閒來偶向溪邊去
楊柳青青又幾枝

宮蚕

女桑新綠映宮槐三月春風戴勝來織就鴛央錦千丈
金刀先取合歡裁

探丸

夜行曾不問金吾走馬探丸意氣麄斫吏歸來明月落
劒花寒濺血糢糊

藏鉤

隔墻垂柳似章臺花濕臙脂帶雨開若個巧藏鉤在手
盈盈含笑誤人猜

蹴踘

綉陌花明草色繁綵裘飛處萬人看不禁香汗羅衣濕
其奈輕腰錦帶寬

鞦韆

粉堞朱闌挂綠楊春風飄蕩彩絲長只緣睡起嬌無力
落地花泥滿繡裳

過孝杓疑山草堂

老屋疎櫺夜不扃糢糊樹色似山青吾來猶睡君方起
竹裡科頭讀水經

此君軒獨坐

女桑肥綠護蹊居林竹生筐未忍鋤何日對君湖上閒
黃鸝紫燕枕邊書

太湖石

嵌空岩竇綠氤緼半是霜灘舊水紋昨夜何人弄明月
笛聲吹裂洞庭雲

贈武士

紫閣飛花散吏衙肘懸金印淨胡沙山中亦有閒勳業
拂得黃庭上白麻

送袁將軍北上

置酒村中上馬遲梅花歷亂開南枝出門風雪冷如此
正是英雄射虎時

送人還山

一片空青迴遠鍾鍾聲出處冷雲封採得黃花送歸棹
臨行又贈白芙蓉

泖塔

泖上空波疊亂沙寺門橋斷半蒹葭何從一借風帆力
醉挾飛鷗拍浪花

壽隱者

知君舊隱赤松家醉抱孫雛弄紫霞自是長春人不老
洞門九月見桃花

綠陰下題美人扇二首

綠陰淨處勝花光無數歸農唱夕陽却笑先生閒散髮
黃鸝紅袖對焚香

其二

筍根迸出荻芽肥上下峰頭不耐衣明月未升潮漸長
美人學釣落花飛

結茆山中

參天老木數千歲半夜清猿三四聲結得黃茆臨九曲
神霄莫遣鶴書迎

江上看月六首

銀濤片片雪重重秋靄氤氳傍短筇數點寒山一輪月
青銅鏡裏綠芙蓉

其二

樹裏秋濤浸佛燈曉鴉飛盡月初升江郎筆上花猶在
欲倚西風賦廣陵

其三

江流清淺半含沙雨洗青天爛熳霞試望嬋娟何處是
水晶宮殿隔桃花

其四

蘂桂浮香玉露零亂峰高下刺天青從他月裏多烏鵲
輸爾簷前有鴝鵒

其五

白頭田父說當年寺下江聲水拍天滄海自從成陸後
禪宮漸與月宮連

其六

揚州西望隔滄波花下樓臺月下歌好借清光騎鶴去
買將紅袖鬭嫦娥

梅花二首

老梅合抱勢槎牙枝角橫撐數畝花花落溫池香不散
月明浴到月初斜

其二

小鬟清曉報花開無數梅花照鏡臺好揭紫綃新步障
紅兒捧取綠珠來

過陸君策山園看梅

水邊楊柳已拖黃一路雲埋舊草堂偶向梅花叢裏度
芒鞋到處雪痕香

梅窗臥雪

酒清花綺雪交加雖足春宵春夢賒夜半微風打窗紙
不知是雪是梅花

光福看梅

風定山青鳥亂呼凭高不倩短藤扶梅花處處開如雪
雪浪層層接太湖

花下聽彈琵琶

春𩆜梅花煖更晴美人絃索又分明一窗香影五更月
彈出兵車鐵騎聲

題賣茶山家壁

東西崦曲斗人家種剩梅花種早茶茶塢落英堆滿寸
怪來茶味是梅花

掃梅下雪煎茶

疎籬矮屋帶溪沙橋畔梅開一樹花花涉雪中分不得
掃來自煑小春茶

探梅

折得梅花揷酒瓢瓢懸帳底得春饒夜來夢策青驢去
一路尋梅過野橋

歲朝種梅

飄零朋好各天涯廿載星霜換鬢華較是佳山人穩貼
歲朝鋤雪種梅花

題四皓圖

岩雲性懶老龍頑何自先生肯出山借問子房應解識
終輸江上海鷗閒

贈杜杞田

八十神仙逈出塵三朝清世共閒身逢人不說人間事
便足人間無事人

揄谷飡霞

飡霞夢到赤城邊彩筆生花字字妍人世不禁天際想
英雄退步即神仙

臥病

李花如雪雨星星病骨支離一草亭三月芒鞋猶挂壁
簾前山色爲誰青

題趙技書雲山扇

一歘隨意到山家醉後重扶上小車不是何人驕御者
春遊那忍負梅花

看落梅

浮浮花發枝頭艷忽忽香吹水面來莫惹梅花盡情落
幾人看到十分開

老梅

曉起尋僧東嶺東梅花含笑倚春風手栽萬樹皆成抱
雪領霜顋似老翁

花中午餉

何處停車午餉時亂山深處有茅茨高高下下梅千樹
家在花中香不知

湖上看梅

羣峰斷處太湖遮湖外羣峰直更斜雪浪易消雲易散
眼前常住是梅花

夜登董尚書山樓看梅

月中無際定花光春氣氤氳別有香半臂黃衫何處客
一聲長笛滿樓霜

揷梅花置帳中

儂家住在百花灣理瑟焚香靜掩關好倩春風剪雲去
開門先見望夫山

放舟

池上新開白杏花半蘸燕子半藏鴉船頭載酒頻呼友
夜抱蕉桐入酒家

題琵琶亭

茶船一曲淚如麻紅嘴江寒月印沙何處重尋白司馬
潯陽楓葉荻芦花

贈山僧

薙草澆花老比丘焚香時坐最高樓年來踪跡厭城市
不向隣家借釣舟

題山僧黃鶴山樵卷

帶粉新篁半度墻入門松影落匡床畫中詩句詩中畫
付與山僧半日忙

梵園

梓樹新移綠蔭門此中獨坐了無言藤花堆裹鐃聲出
却合山僧號梵園

山寺

一天秋色澹松花獨鶴歸來帶落霞石洞草深僧入定
白雲飛出護袈裟

春郊即事二首

十里松陰水上流晴沙細草臥江鷗過橋欲看春山色
一片寒雲落杖頭

其二

桃花春水鱖魚香帆隱飛來挂綠楊一帶平堤似圖畫
醉聽沙鳥濯滄浪

釣溪

箬笠坐釣秋江灘沽酒容易求魚難世間好物不在速
三尺鮮魚晚上竿

遊寶勝寺

小菴半倚草藂中古木修篁一徑通歸去正逢潮落候
芙蓉兩岸近人紅

憶西湖

西冷橋北岳墳東清曉羣峰水氣中萬樹丹楓千點鷺
未梳白髮釣魚翁

贈張瑞齡

三月流鶯客在家客來櫻笋醉飛花有時獨坐深岩底
石鼎掬瓢自品茶

病臥

清坐清眠不論旬秋光老圃艷於春病中却病無他訣
三日休糧懶道人

題畫

不挑名利太山擔不駕是非風浪舟支却老拳松下坐
野猿相喚懶回頭

倣雲林舊圖

鴻雁歸來去拍天平岡古木尚蒼烟借君餘地安漁艇
着我蓬窗聽雨眠

雨中寫子久筆意

風雨聲雖不住鳴小松也解作濤聲拈書老眼模糊甚
戲寫青山試酒鎗

希夷像

客處英雄解退藏睡鄉消息不尋常從來駝背乾坤窄
擲與香兒趙大郎

題畫

岩居窈窕宿烟霞記得曾遊三四家西子湖邊斷橋[illegible]
醉秋霜葉似桃花

贈堪輿

繁絆芒鞋未肯休月明踏破碧山秋自從傳得搜龍訣
到處能教石點頭

村雨

風風雨雨暗孤村芍藥花時漫舉尊真個世情惟益睡
為憐燕子一開門

題倒掛鳥

桐花如雪散空堦香氣氤氳百和諧何處綠毛么鳳鳥
飛來倒掛美人釵

夏日訪山中友

槐樾疎疎急暮蟬有人洗馬月初圓傳山沉水香烟靜
楊柳灘邊刺小船

題畫

秋氣叢書撲暗沙紅樓燭冷聽琵琶曉來憑几看秋色
闌滿芙蓉未着花

游金明寺訪范蠡故宅贈弦公

苧蘿湖頭誰浣紗寺門殘柳空棲鴉美人香粉銷不盡
幻出舷公筆底花

題畫

溪口桃花憪問津山廻路逈隔前村村禽見我不飛去
我亦漁樵隊裏人

題叉宇書齋

四面羣峰集草堂尚餘竹樹遶回廊莫言處士無功業
種得秋花滿地香

重九宿山中作

前村一望水雲翹紫萸黃花接野橋長嘯不須携杖屨
夢中今日已登高

臥遊

幅衣展齒辦何難祇恨山錢近頗慳三尺生綃千頃樹
而今直借畫圖看

題仙山樓閣圖

人間沉沉夢未覺夜半日出登仙閣紫芝瑤草生天香
鶴夢未了松花落

壽朱錦林母七十

五色雲綃白髮新前身原是魏夫人一從鶴馭西[illegible]
猶有青蓮花在巾

題聞一上人壁

樹色周遮護水西竹扉花落小橋低庭中不待馴飛鳥
難為聽經不敢啼

春日雨霽泛舟

柳葉沉沉芦笋肥碧湖青草鷺鷥飛桃花一樹魚三尺
不醉月明船不歸

試岕茶

明月岕茶真快哉蕙蘭叢裡帶雲開一甌花乳非容易
曾歷空山虎穴來

題千岩飛瀑圖贈呂鳴孟新居

萬疊松雲東亦香樓居新築倚[illegible]一天飛洒千岩雪
碧蝬朱簾白玉堂

送孫世聲重遊虞山

歸來籬下菊花香摘得黃柑又帶霜夢到虞山秋未老
又籠雙鶴渡斜陽

夜登烟雨樓

散盡遊人夜欲闌但聞烟外落鐘殘芙蓉半醉秋風冷
鶴在雲中月在灘

弔紫栢師二首

當年曾住碧山頭未必公卿盡海鷗莫怨網羅彌世外
鳳麟只合赤霄遊

其二

空山無伴木無枝鳥鵲啾啾虎豹饑獨荷長鑱衣短後
五更風雪葬要離

戊戌四月四日積雨初霽峰泖晴妍簫鼓振於送

春船至乃唐元徵太史也訪余讀書臺一宿而
別得詩十首

登閣望泖

斜陽約略水西頭餘景還能上竹樓天際蘼蕪半寫綠
釣篷歸處起雙鷗

尋白駒泉

僧厨杉影野茶香曲徑逶迤到草堂咲倚山根看泉脉
薔薇紅白道衣黃

聽夜梵

鐘聲忽報竹林東古殿寒燈佛火紅晚課罷時僧影散
院門鶴叫落花風

酬婉孌草堂

携壺遥度嶺頭來驚起棲烏下石臺春雨燈花寒自語
夜深偏傍故人開

夜宿寮室

甕牖分明屬臥遊一齊峰泖鏡中收朧來霽色排天眼
千里雲濤見釣舟

初聞黃鸝

雨餘石壁綠初齊網拂苔痕認舊題蕭罷支頤碧窗下
松花如雪打黃鸝

僧乞書

素練烏絲百尺長含毫飽潑墨花香偷閒欲就山僧話
却咲差科半日忙

餜香積

抱花尋壘燕飛飛椿樹抽芽爭蕨肥一餉平分僧鉢飯
歸舟巳候練楊磯

元徵將遊余山以瓶花爲別

欲別殷勤贈牡丹，膽甁春色未全闌。不知肅入東佘去，刻竹題詩徧幾竿。

元徵有入林之約戲嘲訂之

碧山學士少山居，若比愚公尚不如。何日岩扉喜辦並，五千佛藏萬籤書。

玄宰爲季重使君作仙館圖極得巨然筆意乎以吳興邇之令使君出宰青谿暫作峰泖客卿有玄宰烟雲供養勝于玉宸香案多矣故題一絕于圖上

廿窻一榻我愛我，南華一卷人非人。仙曹官吏如蟣虱，傲骨難甘作弄臣。

春日山中

春風約略剪窻紗，穀雨新晴試點茶。鶗鴂調人羅袖薄，一簾殘雪帖梨花。

山居

西崦茶塢有人家，雲抱青山水抱沙。記得春深無個事，梅花落盡又桃花。

題戴文進畫

山氣含秋菊未開，雨餘石骨綉蒼苔。眼前獨倚看飛瀑，樽徑何人送酒來。

山居雜詩

青草湖邊白石西，花籬茅屋酒帘低。來來去去雙黃鳥，不到濃陰不肯啼。

其二

新製茆亭不製窻，黃鸝白鷺影雙雙。山林莫笑無經濟，能遣雲山面面降。

其三

柴門不爲俗人開，特地容他燕子來。但取花泥含乳子，燕雛分飯在生臺。

其四

松頭瀑布數千丈，潭上草堂三四間。獨對老僧眞簡率，自鑽新火煑潺湲。

其五

一室無人自掃除，餘閒自理竹間蔬。生兒不敎求名利，曉起科頭寫異書。

其六

籬落薔薇處處花相過不厭野人家自言老去饒生計
買得春山一徑賒

其七

近來學得倪迂法蔵酒緘茶更惜香不是留些窮活計
若爲消得這斜陽

其八

凉蟬晚咽芰荷風茶熟香清草閣空忽憶田中新雨後
峰頭金碧荔枝紅

其九

搨得平原爭坐帖放開兆率破顏花此時穀雨新晴後
櫻筍初芊又試茶

其十

一卷黄庭手自翻偶然十日不窺園開門山鳥驚飛去
踏破殘紅點綠痕

其十一

山南山北半梅花花裡泉聲遶徑斜客到不須通姓氏
但聞琴處是吾家

其十二

樹壓羣峰雲壓臺南宮父子若爲猜枯藤三尺拖行處
帶得滿身秋色來

其十三

一簾晴雪打窗紗每在春初只在家曉起移床樹閒坐
笑看羣鳥哭梅花

高齋

雲根爲壁竹爲門窈窕深山復斷村常與鄰僧燒竹葉
一燈風雨過黄昏

題畫

秋林吹影瘦藤扶松頂殘陽射碉蒲落落草堂親覓得
不須帝遣畫工圖

題畫

簑冠竹杖紫荷裳百尺飛泉瀉石梁小閣拋書清夢穩
酒船隨月近垂楊

周公美得嬿兒稱心爲作二絕應命

明河如水夜何其晏起非關中酒時女伴不知人冷熱
髩邊抵死插花枝

其二

芙蓉紫褶稱身裁，籠袖含嬌倚鏡臺。數日秋陰笙板澀，郎如顧曲莫先來。

王楚玉畫蘭

年來空谷半霜風，留得遺香散草叢。只恐樵人圍蘭艾，紅顏收在束薪中。

簪花圖

雙雙燕子傍垂楊，剪得楊花滿繡床。卻憶意中人欲到，留些春色玉釵旁。

湖上雜咏

寒山影裏酒旗翻，政及重陽九月天。日暮湖風起堤上，芙蓉亂打釣魚船。

其二

風吹衣影桂魚梁，讀罷殘書倚綠楊。湖上藕花橋上月，踏歌驚起睡鴛鴦。

其三

小閣釣簾面面湖，湖光不動水微波。橋西十里桥花路，好趁新晴放白駈。

其四

我曾醉上西湖寺，紅葉梢邊影三四。三三四四白雲來，時為雲多見其二。

其五

西湖一百捉魚舟，半賣遊人半酒樓。惟有漁郎只如此，許多紅粉付風流。

其六

烟嵐屈曲樹交加，新結茆茨窄亦佳。手種松杉俱老大，經年不踏縣門街。

其七

落花徑裏曲灣灣，開個柴扉便見山。晝靜管絃清客聽，秋聲啼鳥隔花間。

其八

綠箬孤蓬載白鷗，沿流欲及釣磯頭。夜來簾外黃梅雨，四壁苔花應滿樓。

其九

山市門前多送迎，送迎只在綠松棚。須臾日落遊人醉，黃鳥飛來立酒罌。

其十

遥見松邊鶴欸扉到來喞住薜蘿衣鶴聲未了琴聲發
催得梅花凍欲飛

戲題伯大墮水

雲山不斷蟬聲送潮聲半壓蘋花重漁郎忽入水晶宮
誰將笛鐵來三弄

早秋曉游

蕭蕭洒洒數點雨磊磊落落千章松早起路旁無過客
隔谿明月打山鐘

簡史

雪滿前山酒滿瓶一編常對老潛夫兒曹空恨咸陽火
焚後殘書讀盡無

送郁大碧歸樵李

楓葉黃時滿屐霜歸家新秫酒花香何當撥却芦花棹
烟雨樓前話夕陽

少年行

紫衣綠幘的嬌嬌騎馬吹簫過野橋若使石郎聽見此
宮花肯賜鄭櫻桃

新豐行

新豐高貲十萬戶沽酒踟蹰消殘春莫嗔子弟多無賴
此是上皇諸古人

柳絮

紛紛白花初下柳柳色青青膩如酒樓頭人望陌頭人
春愁忽忽君知否

秋夜聽張女士鼓琴

高館疎燈露氣清黃花人瘦獨含情長卿不避臨邛令
挑出簷前綠綺聲

贈妓

琵琶不彈愛彈劍鍔如芙蓉字如薤女師原是聶隱娘
劍術不向人間賣

題扇

數枝楊柳數枝桃筍落稀疎薄暮潮中有幽人住溪閣
讀書初罷學吹簫

吳德言念松石翁不忘乞介公寫圖索題

風吼雲濤萬壑哀寒泉迸石繞泉臺老僧墨濺孤兒血
攜取先生杖履來

和令則題畫五首

山村雨霽水痕加鼎背灘頭燕尾沙新結松棚試新茗好風無力掛藤花

其二

十載開山老漸加偶然鴻爪印泥沙曉來梳髮池亭上不捲疎簾對藕花

其三

鏡中不怕鬢霜加且與兒童學聚沙三疊黃罘千個竹四邊青嶂一池花

其四

睡起難禁酒力加醉時隨趴白鷗沙草堂位置新篘落蕉葉西邊橘試花

其五

澤上孤峰力更加村墟簇簇水中沙農師老穉無憂色社鼓鼕鼕鬢插花

載菊

取次山人酒一瓢趁潮歸去路非遙當船明月纖如許載得黃花不礙橋

贈雪浪師

曲水迴舟度九峰坐來窗外落疎松何緣二陸千將地無限藤花蔓草封

題瞻親圖

當年堂上舞衣鮮此日瞻雲思惘然底事蛛絲網書簏涕餘愁見蓼莪篇

送友人南游

長干明月酒如泉叢桂紛紛撲畫船匹馬踏開紅板月綵毫題帶白門烟

初築讀書臺

恐飢買得山陰地赤足來疏雨後泉何日歸與蓮社裏故鄉重結白頭緣

游資慶寺

我來入寺非生客曾與名山夢裡游一笑相逢借廬橘滿筐分破洞庭秋

登縹緲峰

千頃湖光四面開松陰上下點如苔莫言縹緲無人到先有樵歌雲外來

送戴望之富陽讀書

松風十里冷于秋江水潺潺及馬頭君去若尋消夏處
釣灘六月好披蓑

題恰受船

菱葉疎疎不礙舟綠蓑時掛釣竿頭此中無物堪容女
剛許沙鷗一點秋

同九如鬬茶

昨夜山窻風雨過打碎芭蕉如葉破曾記同師茗戰時
不坐爐仝坐懷素

看新竹

向余垂老怕登樓何事今朝上西嶺報道草堂新竹多
不覺前驅坐高頂

體玄老漢故方壺隱君也別十餘年訪余苔次題
三絕贈之

幾年江上別方干顱頂無霜秋夢寒逢我但言山住好
石花沉旁樹聲乾

其二

山鑱篆刻書千笈雨甲烟芽采一筐羨汝半生眞可了
滿鞋紅葉看斜陽

其三

我開冷眼看人熱人挾忙官鬬兩閒何日相携老籐杖
隔橋款笠望雲山

題李凝菴圖

上有兎絲下琥珀六月涼颸生肘腋問誰種此大夫松
記得仙人李八百

讀靑臺雜咏

殿頭風捲紫藤花花落殘經日尚斜隨例下堂時獨往
古松根畔讀南華

其二

風風雨雨鬧春光長踏蒼苔過草堂除却掃花兼品石
相逢惟有鬬茶忙

其三

歸去還看笠在無風前欹影雨中鋤若還客到菲疏下
不摘名花便野蔬

其四

孤舟百里半靡蕪水漲漁村盡荻芦不到家園經二月
花開鶯老燕生雛

其五

送君閒倚讀書臺五月黃梅天正來石門不須焚帕子瓶中薝蔔已花開

讀少陵集

兔起如飛神鶻見珠沉無底老龍知少年莫漫輕吟咏五十方能讀杜書

蔣道樞入山見訪

亦有荊扉懶上圖長呼病鶴闢清關止容蔣詡來尋我不是深山也是山

有情痴

天生一種有情痴慣味春閨絕妙詞病後不曾拈一字香奩惟有哭花詩

壽友人

杖頭錢沽十千酒籬下菊開重九花桐笠棕鞵無一事萬峰深處讀南華

百歲翁東溪草堂

老隱東溪一草堂圖書萬卷滿匡床年來百歲尋常事願與仙人乞睡方

除夕訪僧幻公

咲余除夕到僧家嫩草含春似蕨芽數日溪山應綠遍共乘舸子看梅花

有贈

何事溪邊尋四娘夫人七首有素霜試教醉向梅花問那比儂家俠骨香

贈余仲宣

晚涼鶴拍浪花輕弄舌垂楊有個鶯鶯去賜來是何意為君茆屋讀書聲

題沈山人壁

白醉茆簷天千稱黑甜花塢聖人推山居石壁尋常爾底是兒童號浪仙

蘆花菴

秋老江蘋漾夕空蕭蕭楓葉掛疎紅那知三鄉清秋思偏寄蘆花一寺中

看花紀事六首

香草初銷雪徑斜有人調馬試春沙何如三月城南下肩上橫擔一樹花

其二

返棹山中日未斜漁磯潮退露平沙雨餘茅屋秋無恙
一樹桐陰覆菊花

其三

春風無力柳絲斜柳巷平分燕尾沙日後重來須載酒
圃翁栽得滿船花

其四

同僧來叩夕陽斜綠柳模糊界白沙風曳蟬聲吹不斷
一窗幽夢紫薇花

其五

春寒風弱酒旗斜亞字城南入字沙雨後主人猶病酒
隔籬小犬吠桃花

其六

蕙草初香小徑斜行行桃李帶平沙風光入酒翻微浪
醉裏看花更買花

訪雪浪上人

模糊春樹不成行竹裏微明隔夕陽一派清池堪洗鉢
鉢泉常帶落花香

泛秋

清江細雨菊花天買得漁郎白板船十里荻芦藏不得
逢人一笑野橋邊

題友人小像

破衲修筇偶出關春風吹嫩舊童顏將君冰雪影中影
置我烟雲山外山

素秋校書訪佘山中偶披熊經略奇東感賦

天上仙官多禮法人間刀俎復縱橫丈夫何處尋生活
只與紅綃說道情

秋日閒泛

蘋香水綠月初鈎一葉隨風出渡頭醉讀離騷吾亦得
不知何事更悲秋

贈峨眉僧

奇雲忽起漫山後中有千年不化冰何日橫拖三尺杖
穿林獨訪雪龕僧

秋日山行

參差林影忽開樵松底茅庵隔澗橋只恨秋山紅葉少
老夫拄杖覓無聊

贈武林醫士

先生移得武陵家不種桃花種杏花試捲珠簾看春色溪南溪北映成霞

贈麻衣僧

熟睡孤峰最上臺雪深埋却醉形骸一枝竹杖雖然瘦曾解山中鬬虎來

萬壽閣

沿流一派柳陰黃黃鳥聲聲罵夕陽却有枯禪春色裡閒同居士步空廊

暮春看社會

藤刺楊枝碍葛巾人頭風颺馬蹄塵如何脂粉初增貴粧飾青娥又鬼神

花朝同珂雪過文叔山居二首

日日春山雨雪飛門前埋却釣魚磯越晴携策來相訪隔竹桃花水正肥

其二

新晴正及百花朝初置柴扉境轉遥老衲勸余須盡醉杏梢先掛酒家瓢

彭庸子入山見訪

不聽琴聲已十年須琴迢遞下湘川逢人但說遊仙好誰識能詩買浪仙

贈鋏婆

一種風流若個猜綺心俠骨最憐才依稀記得曾相見乍向稽康鍛處來

鋏婆獨宿

清霜片片勸儂歸香氣籠衫酒力微賺入梅花寬夢裏禁寒蝴蝶獨驚飛

過吳門

春風淡淡闔閭城小閣垂楊水氣明昨夜一番新雨枝巷前添得賣花聲

探梅

海棠深處是儂家高下不欄曲曲遮好趁鷃歌濃睡穩隔窗偷得一枝花

限韻香字二首

營鳥初喧午夢長荷花開盡白蘋香鈎簾撥出爐頭火搴得黃庭一兩行

其二

石床氷簟碧梧凉。手倦抛書午夢長。簾外好風吹欲醒。水晶宮裡叉焚香。

丙申遊玄陽洞後夢遊者三石床如雪苔花空碧袖衣掛于洞前似于此山有風綠也此洞爲本然禪師穿而得之覺林屋未能與論優但先後

華耳侯異日重遊洞中作長歌以紀其勝

松風蘿月水冷然宛轉新穿小洞天一度曾遊三度夢就中親着石床眠

郁伯承留吳少君過除夕作此寄之

短髮禁風不出戶擁炉聽雪西城隈好待杏花春郭外一篙直渡到門來

姚康甫買梅歸種得三首

綠莎前出白鷗沙柳色初青釣艇斜更有幽人偏好事隔山數里載梅花

其二

買舟沽酒載梅花山寺山村到處家歸去春園滿香雪不須琴譜與僊䅐

其三

買得梅花不論錢白雲片片滿歸船他年我若重相訪籠鶴攜琴是道仙

結夏翠峰寺

古院濃陰夏亦寒追凉更喜石臺寬蕭蕭記得東軒竹綠玉無塵粉未乾

題畫

翠壁丹崖赤板橋隔林黃葉更蕭蕭何當踏月橋邊去千尺龍泉酒一瓢

讀項羽傳閒畫眉

疎星淡月曉風輕熟睡山樓夢亦清讀到虞兮離別處英雄那得畫眉聲

夜宿沈謙之庄口二首

太湖風送波如烟收入荷香淺港邊小閣曲橋臨橘柚日斜恰到捕魚船

其二

買得湖魚鮮且肥坐無迭次酒交飛雪花梨白葡萄紫明月紅樓在翠微

胥口伍相國廟

廟門老樹何年栽赤日生火陰風哀神騎白馬湖中來
鴟夷子皮浪打開

送古氷遊天池諸山二首

偏袒松根懶下山斯人不可使常閑夜來搜得新詩句
月照碧窻黃葉灣

其二

小船撥過小溪灣菱葉分開見遠山放却漁竿便吹笛
斯人不可使常閑

避客

叢竹名花一畝宮猶嫌闤井認山翁重岩洞裡雲泉下
結個小庵東更東

漁舟

有白鷗處不受暑多綠楊邊好放船却把功名都打破
一竿風月弄江天

雨霽

忽得松風枕簟清前山雨霽石樓明卷簾不見樓中客
竹裏遙聞落子聲

出塞行

秋風何處起悲笳塞草荒荒一片沙白皙將軍紫騮馬
子鍾虜酒面如花

種松

新髮鬖鬖碧似松曉參夜坐倣孤鐘莫教洗鉢石臺下
山後年來有臥龍

客至

小窻前後對山開樹底幽禽去復回簾外忽聞人語響
柳陰誰抱短桐來

和乞松詩

栽松莫問路西東補足前朝十八公我願化爲長耳佛
來來往往聽松風

雪中南湖放魚

湖光沉沉柳葉疎雪中老翁來打魚魚長三尺且教放
春水杏花能寄書

贈方外僧

一衲一瓢經一束踪跡還如飛鳥獨有時夜宿五臺山
六月松深雪埋屋

題馬湘蘭蘭花

夜來銀管欲生花處處王孫到妾家底是世人訛畫譜
湘溪蘭葉亂如麻

夏日題宋賓之畫

肉甕不從梁上天炎氛況復往人間差於斷壑深山裡
手捧茶鐺試乳泉

藤杖

老境得爲丘壑伴醉痾還勝子孫扶不如三尺枯藤影
到處幽吟與不孤

贈吳門周山人

不從吳市買魚腸杖底青山筆底床何用同君一瓢酒
石梁橋上話斜陽

附錄雜咏

羣峰盤盡吐平沙飛瀑雲中隱士家垂釣却忘竿在手
爲憐霜葉似桃花

其二

一道松風忽入紋相看正是養花天攜琴何處仍沽酒
楊柳陰中刺小船

其三

不見女郎三月餘白紈團扇淚痕書閑門何日重杯酒
生放桃花鱗鯉魚

其四

人言洞府是鰲宮升降誰波與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
乾坤浮水水浮空

其五

簾外新芦自短長竟人約略月痕涼夜深讀罷茶經後
瓶上花枝照竹床

其六

山中樵子不知路世上俗人誰識名何當老我松雲閣
燒木蒸梨過此生

其七

一室空山自考槃麻鞋桐杖竹皮冠曉來林下披衣坐
耐看梅花亦耐寒

其八

支枕勝于眼草牀著書真似釀花蜂一生辛苦頭成白
名姓終歸蠹腹中

其九

無風無雨着笠簑。鬚眉如雪照烟波。釣船斜繫柳梢上。咲踏神龜采芰荷。

其十

偶借浮生半日閑。紫雲叢裡看青山。分明一片西川錦。都付遊人滿載還。

其十一

烟銷翠巻青天開。恍然坐我金銀臺。遥知仙島在塵世。咲人海上尋蓬萊。

其十二

年飢飽食神仙字。酒渇時飡北斗漿。一曲朱絃理初罷。梅花帳底夢寃香。

其十三

絶頂高寒不可留。非菴六月雪花浮。何如竹篠偏頭坐。枕上瀟湘一片秋。

其十四

南岸芦花隠釣舟。竹叢篙落草花秋。我來漫問君名姓。驚起溪邊雙白鷗。

其十五

老衲經年不出廬。有時陟巘萬重餘。我今亦學參方去。自在隨行讀道書。

其十六

春風咲入酒家胡。換酒常投五岳圖。日暮行歌向山去。桃花横在鉄葫芦。

其十七

紗籠日上牡丹枝。晏起猶嗔中酒時。拈玉管填新樂府。侍兒偷去寫烏絲。

其十八

自憐瘦骨清于鶴。又道翻猜且類僧。閉戶不知塵世事。花陰一卷舊黄庭。

其十九

傍山結得白茆茨。脩竹桃花出短籬。忽有客來通姓氏。却從書巻久相知。

其二十

穀雨牡丹猶未開。海棠恰帶小嬌來。晴時直上藤花坐。一度啣杯一上臺。

其二十一

避世山陰一徑斜。小畦曲屆逗還賒。床頭留得村醪在。隨意客來閒看花。

其二十二

春風約略燕初飛。柳絮桃花亂點衣。欲遣游絲千百尺。縛人紅袖不教歸。

其二十三

老宿芒鞵二尺長。不沾塵土掛僧房。我來欲看深秋葉。借踏楓林一夜霜。

其二十四

灘邊雙錫送歸舟。雲罨庵埋雲樹頭。聞有中峰老藤杖。何時長嘯萬山秋。

其二十五

年少能吟似皎然。出林時復有新篇。便當共語青山社。十里松陰百道泉。

其二十六

屋上春山屋下雲。青山爲澆石爲屏。客來問我何生計。一卷相傳肴鶴經。

其二十七

十二晴峰倚碧天。秀于圖畫綠于烟。行人莫恨猿聲苦。我在山中聽五年。

眉公詩鈔卷之七　終

眉公詩鈔卷之八

泖橋 點絳脣

秋水茫茫溪雲半卷埋僧屋闌干數曲窮窕藏花木三度風吹送我來投宿西窗竹月明茶熟橘柚墻頭綠

又

泖口虛無小船點點如飛燕遠山難辨又隔垂楊線浪拍空花欲釣心情倦佳人倩花枝飄散未許僧離見

讀書臺 臨江僊

婉孌北山松樹下石根結個岩阿巧藏精舍恰無多尚餘屋隙地種竹與栽梧 高臥不須愁客至客來野爭山蔬一甌濁酒儘能消倦時呼鶴舞醉後倩僧扶

又

問我讀書臺上事草堂石壁藤蘿檐前峯泖樹扶疏白雲帶不掃青草自家鋤 隨意辦些真率具繩床經案茶爐胆瓶插得好花多無心追遁客有髮托頭陀

又

門外青山如屋裡儘堪些子婆娑深山卜得考槃阿茅簷聽夜雨對榻有僧離 推起西窗剛得泖夕陽梲挖卸梭笑他低死犯風波白鷗飛起處一枕好花多

又

碧幘朱闌非大雅道人風味如何紙窗竹屋瓦香爐布衣蔬水外無夢更尋他 但有與書三萬卷生平手自摩娑名香解得露氣無寶籤裝玉軸五色綠糢糊

贈吳延陵山居 虞美人

虎丘南去溪流斷墻頭露出黃茆屋打掃新篛堆舊穀雞犬熟估船慣伴漁船宿 轉個迴廊松簇簇小橋淺瀨粘修竹好水好山纔一幅看不足雪花酒嫩梅花綠

新秋 浪淘沙

風雨雲時晴荷葉青青雙髻梓着小紅燈報道綠窗花底下蕉月分明 恍章嫩涼生茉莉香消蘭花清吐百餘莖撲得流螢飛去也團扇多情

山中次玄宰先生韻 霜天曉角

背山臨水門在松陰裏草屋數間而已土泥墻窗糊紙方床曲几四面攤書史若問主人誰姓灌園者陳仲子 不衫不履短髮垂雙耳隣叟偶來爾汝九寸鱸一尺鯉菱香酒美酣倒芙蓉底旁有兒童大笑與先生看月

起

送春 柏陽千

落紅狼籍東皇恐把春光擲挽住春兒纔一日逝此新晴不怕沾泥屐齒頭百舌聲聲急分付黃鸝調舌催遊客　薔薇花發櫻桃拆豆熟茶香彩子如彈翌歸來月桂梧桐碧仔細思量春去也闌干拍

天池僧舍 吳綠春

鐘鼓沉沉寺門落葉歸僧獨晚鴉初宿影亂墻頭竹長嘯風前清籟飛空谷松如沐炊煙斷續杯底秋山綠

君幕菴作 風中柳

燕燕于飛補葺舊巢堪宿草菴寬何須華屋水兒一曲山兒一幅畫中人鬚眉皆綠　拄杖敲門有客來看修竹但家懷瑯蔬谿敵菊花酒足松花飯熟日三竿貪些清福

贈葛賓甫見訪 醉落魄

筍兒初出閉門愁見遊人入是誰剝啄柴門急帶朮攜泥花瓣埋雙屐　草堂幽靜桐陰碧定巢燕子曾相識酒糟紅串真珠滴不飲何爲空笑尋如戟

山行 漁家傲

笠澤茫茫青不了蓬兒如扇船如鳥兩岸芙蓉楓葉早關更悄白鷗數點猜嫌鬧　酒具尋常真草草道人只愛茶鐺小活水快風波浪少山月曉兒童柏手英雄老

初夏 昭君怨

記得去年穀雨柳雛鶯黃春水水上奏琵琶一痕沙　曲罷留儂歸去家在竹谿西住古木掛藤花吃新茶

避暑

有個人家半藏山翠楓井裏獨生屏風消受香煙縷篩

點生平默默常無語　何方避暑但思量泰山松栽眉雪澗川萬竹瀟湘兩是誰交與稽阮真爾汝

重九 昭君怨

記得東坡老叟莫負清明重九今日正重陽菊花黃　花插滿頭歸去落日前村楓樹樹裏唱歌人釣魚綸

山中遇彥明公履携舟見訪同坐碧桃花下作

時近

何處扁舟背風錦轉番楊渡卷簾一笑相逢暮驚起避鷗眠鷺　邀君坐剪煙市酒茆堂破竹床土對酋啄闌

功課曉來拂拭醉時巾猶時桃花露

山居　浣沙溪

啅雀分對翠積巢清和天氣綠陰猜一陣窗前風雨到
打芭蕉　驚起先生初睡覺茶煙絲繞出花梢有個客
來琴在背度紅橋

秋日　熱并居

風雨蕭蕭床頭醉醒檐頭馬可憐秋也一束芙蓉把
小立紗窗醉以黃衫卸還聊且風吹簾帕花動鸚哥打

新秋　浪淘沙

朝起未梳頭倦倚高樓添些半臂上簾鈎剪剪涼風來
拂面微帶溫柔　鶯老燕含愁交付輕鷗荷花橋畔蓼
花洲對對雙雙眠水上賣弄新秋

又

六月懶衣裳何處追涼科頭箕踞坐胡床瞥地一聲桐
葉響跌下秋光　新月黑滄浪風卸道房池亭原巢正
排當醉後琵琶彈不歇愁短心長

又

片雨晚來收萬壑爭流石梁南過草堂幽木末芙蓉三
四朵點綴清秋　竹栢徑松楸風韻颼颼黃鸝不語鵯
鵊愁鶴叫數聲催暮靄月到峰頭

題陳椽像　浪淘沙

老子復何求跣足蓬頭頑心已被白雲留縱有太平天
子詔不事王侯　元氣聚洸收息息無休經年經月睡
齁齁放出神光衝渾沌天地同遊

山居　前調

有兒事足一把茅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個新生黃
犢　鬪來也教兒孫讀書不為功名種竹澆花釀酒世

閒閉戶先生

初夏夜飲歸　攤破浣溪沙

梓樹花香月半明棹歌歸去蟪蛄鳴曲曲柳灣茅屋矮
挂魚罾　笑指吾廬何處是一池荷葉小橋橫燈火紙
窗修竹裏讀書聲

牡丹　攤破浣溪沙

晏起臨妝中酒遲玉屏分記牡丹枝花下自填新樂府
寫烏絲　付與紫衣傳別院夜來翻入管絃吹吹得老
夫重醉也有情痴

銷夏 昭君怨

清晝綠陰如許，樹上鶯雛學語。顧影碧池中，忽成翁。
且自拋書斛聽，聽起一杯微醉。池上落花風，撲流螢。

題張平仲五鹿山房 滿庭芳

五鹿山遊，晉文投塊，至今漳水依然。使君住此，花木已多年。粧點亭臺橋道，長消受、夜月秋煙。庄前後，赤城綠野，場圃又釣連。
斜陽新雨外，蘋香菱熟，鷺醉鷗眠。忽村墟牧唱，野寺鐘傳。一片風光似畫，界不定、江北江南。相隨去，筆床茶竈，同上釣魚船。

重九遊西湖時客携兩妓皆白苧衣 點絳唇

曾記東坡，重陽前後休教錯。棹向湖山，首出風流選。携手歌姬，緩步遲遲坐。羅衫素，一行白鷺，飛選西陵渡。

又

山緊雲疎，桂叢如雪芙蓉瘦。醉殺秋光，何處尋歌袖。有個香車，水上偏拖逗。人來又，波文微皺，風送蘋花溜。

村居 點絳唇

榆柳當門，此中應有幽人者。種盡名花，只在花陰下。行樂行吟，笑看花開謝。書選把，燕而來也，戲對春光寫。

又

家傍干將，白雲青鳥風前颭。兒孫兩兩，攜手扶藤杖。松花堪釀，醉後峰頭望。儼蔴放，高歌擊壤，人在羲皇上。

送包彥平歸鶯湖 點絳唇

涑浦煙沉，荻蘆琵琶花如絮。鴈兒成字，霜白人歸去。歲逼青陽，無計留儂住。儂知未，黯然別意，殘照斜陽樹。

題友人齋 點絳唇

水上人家，子雲草閣相如壁。室虛生白，雲氣封金石。經案茶床，一縷香煙織。風無力，床頭樹色，遮斷遊人屐。

暮春過僧山寮 點絳唇

春草如雲，夜來拂出生公石。鳥啼山寂，送盡遊人屐。有一沙彌，靜掩毘耶室。茶煙碧，峰頭月出，床上松花白。

答純甫司馬 青玉案

五湖傲吏山中相，又道是、羲皇上。歸後人間多孟浪。金懸如斗，玉卮無當，老眼何時放。
誅奸短劍平戎帳，顧盻生風氣悲壯。夢裏回頭真幻妄。鷓鴣蠻曲，桄榔村釀，盡取拔荒傢。

村居 清平樂

東籬慓綠蕁得黄茆屋短短竹扉楊栁禿時有晁點一六
浴從來抛傛况有兒能夜讀夢後一編一局空笑世
人碌碌

山中雨夜 謁金門

風雨劣正近上元時節處處燃燈絃管咽凍戰流蘇結
何似短檠清徹野趣風光自別梅插膽瓶花似雪菜
香春酒熱

周公美五十外瘧子作此慰之 蝶戀花

過了中年諸事有骨肉團圞究竟終分手休戀當場土

偶悲歡離合何曾久 擬轉眉頭開口笑要學英雄打
斷連環鎖一何名言君記否平生愛我無如酒

七夕 鵲橋仙

疎雨微雲夜來挑上新涼早匆匆草草評得情多少
戲學穿針拈起針兒倒離愁攪何心厮炒分送人間巧

又 釵頭鳳

梢墜秋光碎一痕河影添嬌媚鸞梭撤絲橋結今宵天
上歡娛節嫦娥凝望也應癡絕熱熱熱天如醉雲如
腫朦朧方便雙星會難饒舌催離別別時打弄閑年月

自從盤古許多周折歇歇歇

又 惜分釵

拋團扇拈針線畫樓笑擁如花面拜中亭問雙星何故
牛郎偏對嬋娟卿卿特光箭恩情電一年一度來相
見天河清萬里明月落銀瓶犬吠金鈴行行

贈友郊居 風中柳

緩步東皐有個幽人書屋敞雙扉庭除方幅前臨喬木
後窓修竹轉西廊別藏岩谷小澗低橋寒碧落紅相
逐坐亭軒著薰沐花屏蝶宿栁塘鷺浴掃藤陰彈琴

一曲

村居 風中柳

近侶漁樵疑是白駒空谷對青山悠然自足非窓疎竹
南窓叢菊愛村居玲瓏委曲風煙草履瀟意一川平
綠問前溪今朝酒熟葛巾可漉花谿可浴欲歸來故人
留宿

秋日 點絳唇

雪浪橫秋秋高游客船如馬楊栁漸黄兩岸芙蓉把
六代煙雲綵筆真堪寫詩成者應在名山下憑誰寄我

屬宇天邊也。

山居雜咏 增減字浣溪沙

曉來露井看櫻桃。羅袖迎風不耐飆。轉向碧窓邊小立。再吹簫。簫咽春愁愁正劇。自拈香在博山燒。日暮闌干楊柳外落紅敲。

警世 黃天照角

紅顏雖好精氣神三寶却被野狐偷了。眉頭皺腰肢裊。濃粧淡掃弄得君枯病暗發一枝花箭。射英雄應弦倒。迎醫問禱疾病來纏擾悔殺從前草草這煩惱自家

討填精補腦下手應須早把凡心打疊。訪仙翁學不老。

又

仙翁笑倒同志如君少。有甚風波來了。日月忙乾坤小。利名擾擾爭是仙家好不病不貧不老醉騰騰没昏曉洞門悄悄樵牧何曾攪。一片野雲縹緲白的猿青的鳥山園水繞圍盡天然巧。寸寸異花香草地無塵松枝掃。

又

堂堂男子莫被人驅使要識綱常廉耻。出乎爾反乎爾。翻局何時已成福請還君父是非筆防青史。流行坎止。萬事隨天理何必深溝高壘福之先禍之始否泰常相倚到底縱横非鄣老巢由方洗耳

附詞

粉蝶兒

天付吾曹浪神仙短歌長嘯醉模糊批判花朝任他風任他雨蔣花囉皂這春光似酒難消肯付與落紅時一群啼鳥

醉春風

紫燕貼風飛黃鸝試雛巧粉牆門外賣花人一聲聲道穀雨新晴禁煙乍歇清明來到

滿庭芳

家家祭掃畫船容與白馬迢遙提壺挈榼沿村到難畫難描青竹杖半挑山色紫藤筐亂插花梢紅衫粉面爭調笑高呼低喚齊渡小溪橋

普天樂

非邙山東陵道英雄氣盡松栢蕭蕭太極兒虛圈套一片斜陽閑花草到如今白骨堆高紅顏粉消狐狸來吊野鳥悲號

折桂令

一塲扯淡滿眼蕭條舊墳兒都糊了新墳短蒿兒都變

了長蒿老農也難曉把三尺白冷冷的短鋤來犁者磨稜兒不分茆草漢陵兒任意蘇樵麥飯誰挑椒酒誰澆蒼兕青蠅夜夜朝朝

錦上花

粉塑的骷髏十分輕俏泥捏的皮囊百般喧閙蟻穴裏肌肉浪薰麝腦鴉啄上肝腸枉弄花巧

么

牛羊眼一回牧童睛一覺兒孫們那一處兒要笑七尺碑向神前路跟蹌撲倒龜背的文章拈不出了

碧玉簫

酒淚荒郊天地總虛泡挂劍松梢凡聖總衰草斌僕惱紙錢飛鬼嘩號風雨又飄行人又勞杜鵑喚道歸去好

鴛鴦煞

彈丸世界多煩惱骯髒心地真顛倒名利何時了臘中駒夢中鹿空中鳥悵只恨聖賢拘緊的急造化提戲的巧一坏土匆匆草草空博得滿地桃花紅零星沒人掃

松下樂　聊擬真道人

黃冠白塵最清閑家在沙青水碧間竹簡門蕉葉參差

見槿爲墻草閣茅簷帶蒼苔拂白石彈一曲高山調讀
一行秋水爲笑呵呵如醉如顛
蓑衣竹笠最清閒只在紅蓼白蘋間蓼花深蘆荻叢苣
淺舞雙槳撥破雲煙山月下溪樹邊看一幅天然畫結
一生自在綠笛聲長酒熟魚鮮

又 和張伯雨

年來何事太清涼跳出鉤人名利場滿園林竹樹紛紛
長舉杯時細草斜陽酒腸詩債畢說一餉逍遙話供
一爐清淨香與眼時藤枕繩床

賦

憎蚊賦

山有靜者高卧匡床解衣褫帶一枕羲皇何物幺麼號
曰蚤虻體肥而脆嘴銳而剛粗成羽翼別有肺腸居心
不淨巧口如簧乍離乍合忽低忽昂無貴無賤時陰時
陽饒刀鑷之纖悉藏牙爪于毫芒覘左右之狎昵恣膏
血之噉茸樂袒裼厭冠裳性縱橫身毀傷曷不蟻夢而
王曷不蝶夢而莊得不蜂釀衆香曷不螢投夜光曷不
當車犯轍賈勇螳螂曷不餐風吸露羽化蜩螗爾中則
熱爾德則涼閃倏似詐飄蕩似狂潛伏似怯煽動似強
細同蟻蠖毒共豺狼諒負山之匪任倚入幕爲智囊逐
臭既慚于清白刺譏又邇于雌黃若夫幃帳稀疏簾櫳
穴竇隱隱啾啾轟轟驟驟去若風飄來如雷吼明噪大
庭暗欺屋漏恃洪夫之孔多喋邦家之利口苟有愛于
髮膚豈恤發生乎腋肘使人扼腕歔欷揩眉抖擻如困
重圍之兵如失孤城之守壯士怒而裂眦美人怨而搔
首隱几失聲于子綦仙脈變色于瞽叟驅之復來覺之
善走柔若無骨不足以安尊夸賓繁有徒恨不飽孤毒

手於是正身危坐捍禦唯謹略經揣摩忽爲蘖枿奸梁亡身多欲殞命醢雞大咲于甑壘蟻蟊遠弔于項領偶脫蛾火之燈或逃蛛網之阱自謂遠舉而高飛實則行險以徼倖猶且廣布虛聲乘間思進掃蕩不能澳其群吹噓不能變其性我唯束手而待望赤日之當空冷眼而觀付白帝之司令蚊乃善幻禍終不悛蝓蝓訾訾捷捷翩翩號召群小援借聖賢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後忽焉在前此天之未喪斯文也其然豈其然

從野堂存稿八卷

〔明〕繆昌期撰

明崇禎十年繆虛白刻本

序

余年十四而讀當時繆先生之文維時先生巳偃蹇名塲無聊特甚又十七年而余與先生同舉進士廼辱先生引爲忘年之交切劘道義揚搉古

今至遭逆璫之禍檻車徵抵良鄉猶貽書錢少宗伯諄諄見念屬以相與有成迄今追息之涕不禁淫淫也先生少負奇藻長爲閩人四方之學者負笈問業趾錯於戶

先生時拈微義出人意表其為古文詞一本之天眞不落前人窠臼晚歲文筆益老

氣肅而情深讀之如對雅人法士整襟端立不覺浮斂而躁什也先生幼有至性篤

孝二親敦愛骨肉而殷於故舊旣以孤童奮起列為顯人生平所遇學使者及郡邑

之良凡有風塵物色之目軺車所至無闒存歿必登堂拜墓灑淚肅瞻雖在數千里

外樹存其遺孤然後已而於取友尤爲黯愼士不參其神契鄭拂衣去之知其可與一定交終身不易也面目嚴冷對客落落穆穆驟郎之神情似不相屬者而用意實

獨至然當其中有所不可離夙昔雅故引義規切强詞厲色舉有敵以下所不堪者而先生行意自如卒以此賈禍先生不恤也自爲諸生即以天下事爲已任憂君愛

國之誠老而彌篤每當人材進退世道剝復之際有慨於中未嘗不拊几憤歎若其身家憂也泰昌天啓之元二宮府多故婦寺牙孽亢邪比連蓋滄海橫流之勢成矣

先生與楊左魏諸君子晝夜屏營抽精殫慮奮臂嚼齒欲以二三書生氣力彌縫支柱其間身爲質的觸穽陷坎至於殞身碎骨而不悔蓋天之所以成先生者如此忠

義之氣鬱盤于胸中而溢發于翰墨故其峭刻孤往之思清嚴秀拔之氣颯颯透紙而出令人肅然起敬而不敢狎視信乎非本之天眞者不能爲㫖杜少陵阨窮放廢

而一飯不忘君故蘇子瞻評其詩以爲獨得三百篇之遺旨若先生之文其庶幾焉矣乎先生歿十年其長君裒其遺藁付梓而屬予爲序余惟于文無能爲先生役然

而願爲之不辭者以
往昔辱先生之知得
附姓名簡末以爲幸
且使後之學者讀其
文以想見其人知先
生爲未死也
年眷弟陳必謙頓
首拜撰

繆太史從野堂存稿總目

繆太史從野堂存稿卷之第一

誥敕

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金麗兼 勑命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并妻 勑命
行人司行人宋鳴梧父 勑命
行人司行人李之椿并妻 勑命
原任國子監助教薛敷教贈官 勑命
浙江湖州府通判范永年 勑命
浙江金華府東陽縣知縣貢修齡 勑命
直隸保定府定興縣知縣王永吉 勑命

從野堂存稿

江陰西谿繆昌期著 門人 [illegible]典秀 [illegible]貢 訂
男[illegible]白 孫[illegible] 輯

誥敕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葉向高 誥命

制曰朕以京德嗣踐丕基顧茲佐命之七人賴有慭遺之一老藉其羽翼勳勞在顧命之先挹其風規體數居公孤之際式逢大慶嘉與同休爾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葉向高德度中行道閑先覺器足以周四面入細而入巖識足以參萬機知微而知顯臺閣文章之美追配許燕樞機謀斷之能兼優房杜爰發夢於 神祖遣肖像於鍾陵獨相七年咸有一德朕方恭己而聽天下爾乃悉心以贊王功調劑物情得味酸鹹之外轉移宸聽應機呼吸之間宮府藉以流通危

疑爲之鎮定功成不宰德盛忘言甫桐圭之就
封乞山林而自放惟我　皇考之在潛邸涕泣
前勞肆予冲人之聸老成召還政地慨風塵之
不靖期拯濟於多艱素髮黃扉特進危明之槳
石小心赤舄可知盡瘁之形容大法小廉將於
斯取則東妖西孽漸以次削平繼繼繩繩天其
永錫予徹祚休休斷斷爾亦有利我子孫惟官
階已冠乎中台故寵賚僅延乎世賞茲仍授爾

階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錫之誥命於戲還李
泌於祕殿所以便訪機宜寬彥博於朝參政將
奉爲著蔡今卿之耄耋未躋於潞公而朕之倚
卿不減於唐代尚勉承彝典服此訓詞欽哉

大學士葉向高父　誥命

制曰名世五百年而後生開先非偶仁人得一
命而有濟種德尚滋況乎業擅一經青箱流耀
於綸閣風猶兩地素絲皎映於中台爾原任廣
西參利州知州葉某乃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向
高之父天予眞醇家傳緗邀服溫柔敦厚之教
稱規矩方幅之文博喻爲師咸推祭酒明經試
吏儼負屏星爰晉領於方州益殫心於化俗遂
使蠻徼荒裔悉躍文明峻堞深溝鬱成形勝所
在爲百年之計歿身無一錙之遺官舍蕭條詠
歌不改其趣居廬毀瘠悲號幾隕其生名在儒

林循吏之間品居獨行文苑之際篤生冢嗣爲
我元臣試看鼎鉉之鴻名益信箕裘之令緒是
用贈爾爲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於戲尸祝在社
已有位於瞽宗綸綍重申永有辭於廟佑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騰芳幷妻

誥命

制曰六尚爲百揆之首宜待非常三禮通天人

之交尤資絕學况官聯詞翰之長望居鼎鉉之
間苟非其人朕不輕畀爾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李騰芳得天精神先民知覺學於二帝三
王之道盡其精微叅於開物成務之原通其變
化自升秘苑平踐宮僚再起田間歷居卿貳長
源之還蓬殿遭際甚奇泰和之入長安肩目有
異蕎潛見惕躍一因任乎天行而風霜露雷亦
功發其志義故以小宰優游之地日惟天下人

才之求每荷橐於金華肆敷陳於講席爾乃齋
戒其德拜自獻其先賢堯舜爲君恒尊揚夫未
命凝然山立羽儀獨表於殿庭侃爾昌言忠愛
尚餘於啟沃正余求功忽爾離憂未宜上相之
麻先正宗卿之席玆特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
誥命於戲逐鄭公於洛社固以家艱迎姬旦於
周郊亦惟國恤墨衰從事朕不欲以金革而涸
寅清赤舄來朝卿愼無以草土而忘君父勉旃

強粥行有徵輪

制曰夫念訏謨而銘鍾鼎則曰晉有實臣鑒手
澤以遡筐筥則曰時惟季女將承家老之恩舊
功猶開國者之睠勞臣感與秩增榮將歲永爾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騰芳妻累贈淑人
盧氏幼閑內則夙爲婦師方君子槖筆之時是
歌彤管追詞頭屬草之會已萎白華北斗之膏
醞未濡南國之樛陰早落當年蠖屈多謫間關

今日鷄鳴又愁風雨不有槃蕃翟茀之須孰慰
問贈刀機之意玆特加贈爾爲夫人儻依天漢
宜列婺女之精尚睠龍章莫發湘靈之嘆
制曰朕聞正始以代有終安家以寧天下然偕
老之義或難得於無成而代終之宜多觀祥於
長發故有嗣徽以裨往者有遺慶以畀來人得
地之道成家之禎爾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李騰芳繼妻累贈淑人陳氏桂質自芬珉心更

素蔓紉蘭而託體承諼草以開顏鳩居鵲之成
巢遂成肯搆琴依瑟而合調誰悟更絃使我出
居之臣不愁無室含飴之老載及抱孫人雖云
邈德何能忘茲特加贈爾爲夫人婉美大家之
風沒而不朽正名小君之禮死其有知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丁紹軾　誥
命

制曰朕延訪宿儒咨求舊德凡先朝文學議論

之臣皆荷橐執經夾侍左右其有羽儀最修徊
翔淹歷者朕不次顯擢以論恩寄之將試儲闈
旋登卿貳肆有贊策告之治廷爾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丁紹軾器資高亮問學深
醇懿文敷華國之材陋雕蟲與篆刻繕行有傳
家之範似玉質而金相自擢秀於彤庭早飛華
於秘苑纂言記事史筆獨擅三長空鑑平衡鑒
士盡收一網慷慨憂時之論炳矣先幾激昂近

俗之言直哉如矢一辭魏闕六載丘園稍晉宮
端未酬物望尋貳秩宗之席仍聯翰學之班爾
乃矢寅清以洽神人勤啓沃而居左右龍樓高
敞鸞羽翼其來游虎觀宏開凜辰猷之入告師
言既錫朕眷方新茲以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
錫之誥命於戲以詞臣而佐典禮以南宮而領
東寮業已倜然丞弼之寄漸居兕鉉之間矣嘉
謀嘉猷惟爾之聽庶幾脩千秋之金鑑不徒資

近事之元龜汝往哉尚矢皐謨以須說命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溫體仁
誥命

制曰惟春官守四時之序德宜配於中和惟學
士領一代之文望必兼夫華實朕欲終始典於
學須左右得其人博選耆英用儲丞弼師言既
允徽數應先爾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溫體仁以高朗特拔之姿含冲明獨湛之識

練習多諳乎漢事光儀隱嵌於周行自蓬苑升
華早著衡文之水鑑暨虎闈抗席尤嚴造士之
規繩游陟儲端徊翔留篆高文大册潤色為多
餘論緒言激昂可諷天下皆推其標格朝廷獨
重其羽儀故當求舊之時隨有兼卿之召初居
東禁今返南宮仍長詞垣還資經幄而爾能靖
共匪懈啓沃惟勤精微義禮之談庶淳夫之稱
三眯慷慨憂危之指則少融之進五規乃以覃

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天地人之
禮曰三何以咨寅清於夙夜智仁勇之德惟一
何以責成敗於經筵爾無徒拜稽首而讓夔龍
朕得以時仔肩而率祖考尚有顯命佇予郎真

資政大夫經畧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
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在晉 誥命

制曰朕方嗣宅丕基輯寧方夏而蠻夷匪茹久
猾天誅屢簡元戎迄無底績慨河西之再陷致
左臂之全虧朕每臨朝太息思得忠貞不貳勇
畧蓋世之臣張皇六師洗刷前耻庶幾遇之吾
能尊顯爾經畧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在晉志先
天下之憂才負俊民之望自升華中秘展采郎
闈更踐臬藩游登開府既有威而有惠亦允武
而允文當東方用師之時備海外紆籌之苦勞

績茂著望實允孚乃晉司空俾平水土旋登樞
貳仍理農工一手拮据雖寸鐵剩材而必較應
機張翕如游環轉轂之不窮或當食借箸而慷
慨於安攘嘗夜半披衣而躊躇於戰守人皆推
其赤膽朕亦嘉汝壯猷爰正圻父之階特授專
征之寄爾乃義存勤奬拜表郎行朱芾葱珩蔚
矣師干之盛織文白旆赫然薄伐之聲受事以
來闢門宴若經營伊始功緒有聞乃以覃恩授

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爾既摠九伐之
師再三錫之寵何以制諸虜於韝絏何以纍逆
奴於鼓鍾何以收帝王自有之疆何以洗　祖
宗百年之辱尚其激揚武畧殫瀝忠猷朕無愛
於土田將有後命爾有辭於訓典永服前休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楊東明　誥命

制曰朕臨御以來厚招耆舊顯置周行凡茲九
列之重臣強半　先朝之遺老矧若司寇實掌

三典貳卿之職兼詢萬民望實既隆褒嘉可後
爾刑部右侍郎楊東明質有其文敏而好學早
蜚聲於薇省旋抗議於搢垣爾乃斟酌時宜抑
揚流品獻納之論左省具存道以直而不容身
雖詘而彌貴杜門卻掃蓬蓽蕭然彈琴讀書嘯
歌自若抑亦拙者之効庶幾有道之風特起田
間踐歷卿寺容臺禮樂之任秉德惟寅祿臣宰
膳之司執經是告朕嘉乃績擢晉秋卿掌政未
幾惟明克允乃以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
誥命於戲舜命皋陶首咨猾夏令東西交訌朕
志靡寧而或謂黔蜀之禍源全繇處播之失策
不用爾言悔及再世賜爾嘗夕郎拜疏之晨已
明於五刑五服之用矣其尚一乃心靖乃位淑
問獻囚惟爾之庸欽哉

太常寺卿陳于廷　誥命

制曰朕光紹鴻圖肇稱殷禮蓋將饗于　上帝

禋于　祖考協上下以承天休非寅清之得人
疇神明之克贊睠言明德載錫顯綸爾太常寺
卿陳于廷嚴重有鎮俗之標博達負濟時之畧
三為縣令蔚有賢聲一入中臺侃然執法首尾
臺端者十二稔出入建議者數十章遂使怙相
勁璫斂手避其彈事悍王逆庶脅息服于丹書
即今夷禍之馮陵實效徙薪之早計及其升華
冏寺晉領納言正色糾繩曰僕臣之克正夙夜

出納廡朕師之不驚爰兼禮樂之官乃竝伯夔之命而爾能潔介爾度齋祓乃心寢廟園陵典祭其規制柴望郊畤罔替于典章周澤之數有據爭杜業之抗言得失自昔容臺之盛事見茲秉正之宗卿茲以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稽古太常之名官以國家盛大社稷常存也今四郊多壘皇路屯夷朕以爾公忠篤棐有保大持危之寄焉不徒以其相蘧事而光珪璧

矣於戲神人和則景運昌百獸舞而四夷至汝惟欽哉

南京太常寺卿申用懋　誥命

制曰朕每肇舉禋祀南顧徘徊思我　高皇寢廟園陵咸在留都非得夙夜寅清之臣孰稱殷典蓋愀然念之爾南京太常寺卿申用懋家風敦厚器縕渾醇肅然清廟之容蔚矣明時之楨惟爾厥考翼亮　神宗泰階方平揆敘斯暢爾

於朝家典故邊塞情形得之鯉庭之趨傳受爲龍韜之指布運籌樞署閱有年勞爰晉冏卿體望滋茂早柄吳市路履彌堅振鴻羽以來儀覲衣冠之惟舊佩蒼玉而南指稱禮樂之攸司而爾能薦告馨香蠲潔俎豆遂使留都原廟之享儼如屬車豹尾之間朕甚嘉之若乃指笏畫地策奴虜於目中聚米成圖繪關山於尺幅洵舞階之干羽眞樽俎之折衝茲以覃恩授爾階通

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惟西平有子可知夙烈之猶新惟子有臣尚亦心膂之足恃爾其一乃心修乃職以祗承予之休命予則有顯陟

提督軍務巡撫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畢懋康　誥命

制曰朕惟緯武經文乃爲萬邦之憲聽聲察實是稱九伯之先鎮撫之艱得人惟允是以臨遣節鉞特授牙璋蓋將極選一時之良實以張皇

十連之寄爾巡撫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畢懋康謀猷膚敏風力肅明蔚乎君子
之文緯有大臣之器早登中秘游陟内臺正色
以楮柱朝端讜言以維持國是既不吐而不茹
亦有眘而有倫迫羽書交至之時正京兆宣猷
之日爾乃規畫戰守策奴虜於目中指陳兵符
決勝負於尺幅朕嘉乃志明試以功控蜀漢五
溪之徼賜湘江四逕之履爾其簡練軍實捧赤

日白月爲羽旂讋服夷獠列烏蠻黄洞爲門屛
行將有禽而利執寧復抹馬以便蕃茲以覃恩
仍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楚處黔蜀
之交而鄖其吭也我國家以鞭長而特設鎮焉
今黔蜀震而東西支吾幾不下咽撫生齒而念
徵發覩林箐而急流移爾有專寄其勉竭忠誠
用抒方畧佇看勳府之策行召袞衣之還嘉爾
保釐申茲畢命

太常寺少卿孫鼎相　誥命

制曰朕以滌躬紹天率祖歲饗時祀日有兢兢
惟茲奉常之臣實領駿奔之事非藉夙望孰贊
明禋爾太常寺少卿孫鼎相澄靜淵涵高凝山
立初蜚聲於郡李旋振釆於郎闈歷中樞建禮
之間晉攬鏡持衡之地而能首抑華競弘奬公
忠蓋將以天下人才爲心不獨標一時簡要之
譽占波流之莫挽收羽翰以高棲晦養丘園悄

然有畏天悲人之念出更藩臬儼然有振頹刷
敝之規聞望滋彰乃召還於魏闕風猷茂著爰
簡求於宗卿爾乃齋祓乃心介潔其度柴望郊
畤無替於典常寢廟園陵與桼其規制厥職克
舉朕心用嘉茲以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
誥命朕前志不忘乎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
千里此爲兄弟顯名者勸也爾兄弟皆以風節
自矢爲世羽儀惟爾秉銓之日政爾兄執法之

年已皆徊翔寺外藩然後連翩於卿寺凡朝廷有節鉞之寄則昆季在推擇之中長衢千里朕注矚之服此休光益勉令聞

太僕寺少卿孫居相　誥命

制曰先王之命僕臣益亦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非奉車司馭之爲職也朕慎簡是官求人于舊乃有介性骨鯁之士摧剝滋久秉踣彌堅朕得收而試之爾太僕寺少卿孫居相以三晉淩

厚之姿懷三代忠信之寶南床謇謇權倖爲之膽寒驄馬行行貴戚望而斂手蓋天下想聞其風采而黨人獨忌其修能爾其百折不回一身楮柱雖風雨之淩亂無輟好音指日月之常[illegible]何妨陰翳飄然去國絕矣懷君既論定於十年方召躋於九列金章白髮聿觀鴻羽之來儀素節丹心想見豸冠之猶擬飛馬舊德益暢新猷茲以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爾在先朝望實特茂銓臣以僕卿擬者數矣我神祖遲徊不下需養老成予冲人旁求賜環用風流競爾其體予祖孫之淺意殫茲社稷之良規行有顯陟副此訓詞欽哉

太僕寺少卿徐如珂并妻　誥命

制曰朕讀冏命乃知古之僕臣有格心之寄而穆王追念于其先人怵惕惟厲思淺而辭苦朕嘿然自考焉今有三朝志義之臣出以戡定禍

亂入以庸弼予違　皇祖畀予矣爾太僕寺少卿徐如珂性行恬夷風規簡峻退不負友廿萬死以投荒進不辭難誓三生而報國比予川東之有命正當奢逆之方張叱馭九折之危倚劍五丁之險懸圖泣衆血灑三軍環甲枕戈氣吞妖孽欲奠邛而定僰先剪藺以收渝赫然伏波横海之奇頓爾玉壘錦江之舊爰多執馘逮及獻功乃晉清卿俾作大正爾其肅鏘以備法駕

草牧以濟軍興洵可借助於交修豈曰功高而
賞薄茲以覃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書
不云僕臣克正乎爾覩以軍騎誓師用奏敵愾
厥心正也朕將以納言詔爾矣夫巧言令色便
僻側媚與夫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皆所謂不正
也命罔命龍古先帝豈有異意汝欽哉朕終以
格心望爾

制曰女子之勞於家也猶臣子之勞於國也閨

門相貮茶苦共嘗未免有情誰能堪此是以國
家疏榮必逮其耦而况爲朕之勞臣者乎爾太
僕寺少卿徐如珂妻贈恭人史氏外家風烈猶
新中壼幽閒維則恩勤穀子虀鹽無間于寒窻
色笑奉姑洗腆有逾于宿肉拝赤乃丈夫之事
敢怨謫籍之荒凉賜環真聖主之恩無改家門
之布素方從官以曳縞遽厭世而埋香感宵旦
於雞鳴茫然長夜思話言於龍具策彼前途聰
言慭悴之艱難益悼死生之契濶是用仍贈爾
爲恭人非徒爲下泉之光亦以紓偕老之嘆

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王命新　誥
命

制曰銓郎澄敘庶品襟領人倫畚兩都並重其
在於南譬如懸鑑不用虛明彌遠朕愼簡體素
寡欲之士分而置之庶幾釋躁止競云爾爾南
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王命新氣骨高凝神

清恬遠文章有古人之法折獄以仁者爲師皎
矣素心不使家有餘粟冷然自遠直令人在氷
壺爾其退處散曹澹從平進采諸公聽列在留
銓地叅清簡之司衆望盡歸其如水人除籍棘
之意群材靜入其平衡風標掩映于一時聲實
茂騰乎九列茲以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
誥命於戲不求不伎居身之道斯臧世重世輕
物外之權乃貴天下之所信于爾者爾自信之

矣爵人刑人猶是志也爾故以李官起家朕且擢爾爲天下平仍需爾以持衡之宰欽哉毋荒朕命

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周順昌并妻

誥命

制曰夫官不踰郎位而銓衡庶品區別九流則選曹是也非才望兼允不在此地爾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周順昌夷曠似玉清平如水爲

理有彊直之槩司勳高峭抜之名觕於朕衷贊冊具在已乃周流四署靖共一心辨官盡南北之長惟其材不惟其域啓事極朝野之望尸其舉不尸其名屏去棘籬謝絕蹊徑疎寒爲之色起淹滯頓爾流通至於直筆簡稽章商衡之稱眉目精心判析李栖筠之號神明自古二廳之美談爲今第一之清譽茲以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夫山濤之啓不云乎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於戲今日風俗之偷人倫之斁郎有責焉固非徒門謝戶選之爲奉職也而太史之制所褒美于濤者亦不過曰立身行己足以厲俗而已惟爾行已信於諸曹課今謗來朕寄不淺欽哉

制曰史稱鄧攸爲吏部妻息皆素食而山濤之妻時以倫鑒闚一以操一以識也朕有清郎其閨門之助不可無褒爾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

郎周順昌妻累封安人吳氏夙嫻內儀休有華問機絲相蒨既黽勉以御窮綦縞從官猶相忘於屏貴及里門之居守乃管鑰之惟嚴肅括家人內言無出訓勑爾子外交無入則爾夫之塞賓于竿牘而盛飾于簠簋也爾不亦有助乎是用加封爾爲宜人凡朕之所以褒爾以其有素食之風也爾夫多稽阮之游爾能鑒識朕終以山公之業望爾夫矣

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錢士晉　誥命

制曰我國家都燕環海襟河而津門實司其吐納地綦重焉以東隅之有警饋運之不時朕是以特設耑官以董理之亦既勞且劇矣爾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錢士晉良玉有聲精金能割五年平反勤清問於五疑三載循良遍陽春于三輔乃晉今職用督遼餉蜚芻輓

粟正人民皮盡之時呼癸號庚又將士腹枵之日爾胸多成算念切時艱絡繹關儲捷轉初山之牛馬疏通海運神輸島嶼之雲帆露肘捉襟麤如挾纊鯨波颶浪屹若長城可謂勞苦功高矣玆以覃恩授爾階中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四方多事治民者苦言餉治兵者急言餉爾居兵農之間督民以寬民抜兵以飽兵其有效矣朕謂軍政寄儲政不若儲政寄軍政也汝盍慭乃績朕且有後命

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孫必顯父　誥命

制曰國家骨鯁之臣天之精神祖宗之所寄鑒告也中於該詞賚志以歿其後必有賢達之人章明其道朕得追而庸之非獨示勸亦以報忠爾贈奉政大夫原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孫振基乃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孫必顯之父確乎直方浩然剛大諸生抱先憂之志對策陳矯時之

謨筮仕海邦饒有惠政洊升瑣闥侃爾昌言力折黨人之披猖首犯當門之鉏刈辭省出憲臣皐猶輕去國違親子身可殉閔忠孝之不錄幾餘十年睹繼述之重光真如一日區別賢佞儼有糾繩之思謝絕苞苴尚餘耿介之氣是用仍贈爾爲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同時之賜環畧盡惟爾流先今日之頒綍頻仍有子不昧是曰天咫夫豈人謀詔于有神聽朕斯語

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孫必顯　勑命

勑曰朕聞之山公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銓曹之重如是固非徒門調户選之爲職也今吾之郎吏有能如濤所稱其人者乎爾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孫必顯關西之英直諫之子礌砢得之風氣嚴正有其家規遍歷郎闈休有譽處一移鏡地遂號人倫當國家等功之年政勳府較績之日爾能討故典以過濫

濫按名籍以清版章於勳書勳部之中寓銓才銓品之意爾可謂稱於右閫者矣至於抑揚清濁時有薦登朝野之望畢收南北之長畧盡品然朗鑑允矣平衡直將以裴王崔毛爲心不獨標清通簡要之譽兹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惟銓曹郎周流四署爾且居南曹而參六典矣予欲拔貞實而黜華競汝明予欲進公忠而退阿黨汝翼夫山公固自郎吏統均者也汝是訓辭朕有深寄

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張其實　勑命

勑曰夫官不踰郎位而量衡底品區別九流其銓曹郎之謂乎頃自國論曹分而銓政亦互爲甲乙稱是選者益尤難之爾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張其實器緼閎深風規凝遠三仕爲尹俱有清循之稱一擢居銓遂標水鏡之目爾乃貞白自矢寅協在公破籓籬崖岸之私虛能鑑物

絕干謁苞苴之問廉非市名方受事於典封蓋精心于執法馮偉伯之量大惟推裨懋功之直聲有聞濫典爲之一清王章因而增重兹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夫爾以縣令起家音徐寧故與今也其見稱于桓彝者曰人所應有不必有人所應無不必無乃以爲佳吏部郎惟爾虛微簡遠之神出於凡俗有無之外吾遇爾于文石之間矣則豈惟是命

吏部稽勲清吏司主事金麗兼　勑命

勑曰朕欲拔貞實而斥華競進公忠而抑阿私每詔銓臣慎選郎吏必清真極一時之望斯澄敘協天下之公苟非其人朕不輕畀爾吏部稽勲清吏司主事金麗兼氣韻虛徹風期簡遠登高能賦振才傑之文鋒懸照當空擅人倫之水鑑物望已高於使署人材久得于冏答爰置天曹俾司右闔而爾能靖共爾位破藩籬崖岸之

從野堂存稿　勑命

私齋戒其心絕乎鄉苞苴之問將羣品并收於藻鏡而九流盡入其平衡爾可謂佳吏部郎矣茲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於戲爵賞乃勵世之具銓管實理俗之官頃者人心躍治國論沸羹官方所以濫淆廉恥于焉相訐朕用歎嗟爾令所司六勲之事也乃于勲書勲部之中寓銓才銓品之意南宮眉目僉曰汝良汝往哉當以抑揚涇渭為心毋徒以門調戶選為事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并妻　勑命

勑曰國家都給之官即古之諫議大夫領袖瑣闈專司封駁責匪輕也況若吏垣為聯省之首有爭臣居七人之先秩以望增官因人重者乎方中特簡用錫贊書爾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秉性直方體道醇固言不諱俗本守靜之極專使不辱君繇行已之有耻肆予嗣服之歲陟爾禁掖之班當彊事之震驚屬廷言之鼎沸而爾

從野堂存稿　勑命

能蒿目憂危一身楮柱執義從容而不動于氣引義慷慨而罔懾于威古者儒者給事爾庶幾矣拔置大坡弘登首諫不獨正繩直筆贊予一人之是非抑且疏穢鎮浮發百有位之觀聽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於戲官方靡于寵賂非無欲不足以懲貪人心壞於忮求惟真恬乃可以抑躁讀韓子爭臣之論閔焉畏命以悲窮誦徂徠聖德之詩貴其含忠而履素惟

爾道風挺持危節其尚激昂議論糾正官邪毋
徒怵于風波之口為明哲保身之圖欽哉
勅曰為吾束脩砥節之臣亦須攻苦食貧之助
或有與同貴而無與同清埤益以瘁其躬摧隨
以沮其志則北門之嘆亦臣子之所不能已者
乎爾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妻封孺人錢氏家
本素風少有華問入門知孝慘然操藥以修慈
在饋能勞闕焉作苦以支匱及爾夫飲氷於官

舍而爾治業於里門雖軒有煒念板輿之不逮
乇姑象服斯皇恐丹華之或亂竊寵遲進夜闌
[illegible]問晴壓漆室之憂可謂賢明上流矣是用仍
封爾為孺人表一門之清德旌兩世之女宗

行人司行人宋鳴梧父　勅命

勅曰朕每推恩使臣必棗靡盬將父之詩以示
勞勸茲曰教孝而作忠云爾若乃父貽式穀之
謀而于抱遺書之痛其綸褒可後乎爾貢生宋
日乾乃行人司行人宋鳴梧之父孝友因心俶
弘有度貧而市義慨然俠士之風學且為師假
有儒先之矩淹授百氏耻近世之雕華原本六
經惟考亭之墨守擬陽秋于邦乘嘆有志而未
成爰啟箕裘有輝英簜茲以覃恩移贈爾為修
職郎行人司行人錫之勅命夫爾子馳驅六轡
咨詢四方朕亦既採而聽之將寄以耳目矣須
茲慇策揭爾幽光兼疏冠帔之榮增賁絲綸之
寵

行人司行人李之椿并妻　勅命

勅曰古之賢達請纓獻策多於英妙之年如茗
華之玉孕尹旁達光固已照燭於世矣而況其
輝我使節者乎爾行人司行人李之椿慧本夙
成才為特雋翡琳瑯之藻已是珪璋標杞梓之
姿即為梁棟乃飛華乎雲路遂展采於星曹以
爾朗識氷融清標玉立棄繻志遠則使之博貢

乎五書題柱名高則使之揚輝乎六節如珠之在握動必有聲亦金之在鎔出必能割豈馳驅之克効將英蕩之有光茲用覃恩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勑命皇華之詩諏謀詢度必咨於周夫何咨咨忠信也忠在致君信在自許爾閱世日淺素心已盟四國風謡當有采而入告者先以咨之於心則可以爲朕耳目矣

勑曰詩亦有云有齊季女蓋美其少而能敬也

今吾近臣内有相敬齊敬之風何以異此爾行人司行人李之椿妻許氏金閨淑質玉映清心早以名媛言歸吉士方桃夭咏灼之日正曲江拾翠之年燕婉叶于好逑鴻儀莊其如友鉛華克卸荆布依然眞可謂少而能敬者也試看翟茀以來朝且聽何其之問夜

原任國子監助教薛敷教贈官 勑命

勑曰昔我 神祖磨厲人材遺于後嗣凡摧剝頓挫之人咸有礧砢嵯峨之節迨予賜環浙文牽復乃有風規特峻坎壈終身淪没歲時名存骨朽我思其人潛然出涕爾原任國子監助教薛敷教天眞眞氣家傳聖書自爲諸生獨抱先憂之志一朝通籍首陳矯俗之言身屢詘而氣逾遒位久淹而風彌厲遇公正而發憤如汲黯之斥張湯以文字爲激昂若石介之歌聖德一官流貶俱在泮宮辟水之間白首飄零不改春

風舞雩之趣閉閼著書而論道拳拳恤國以憂天於戲以爾在朝則猛獸之衛藜藿以爾在野則夏鼎之厭神奸胡不慭遺溘先萎謝是用贈爾爲尚寶司司丞錫之勑命於戲新朝之雨露方濃何人不被昔日之衣冠咸在豈爾獨彫惟爾商山翼本之忠昭於信史至于白鹿談經之友列在上卿靈其有知庶幾服享

浙江湖州府通判范永年 勑命

勅曰國初用人明經爲重魁偉杰特皆出是選
今吾有才志之臣殫生平呫嗶之餘鼓當官鞅
掌之用與之事而事治試之民而民安朕是用
嘉寵以褒異爾浙江湖州府通判范永年器資
端雅才識明通早歲蜚英壯年茂選傷馮衍之
歷落堅王渙之初心謝奕自擇州僚鶯棲暫寄
麗兢假以別駕驥足非淹五石嘯歌比之崔立
淸韻中流誓衆擬于辛讜勤公采輿誦于海市

湖鄉識循吏之春風冬日茲以覃恩授爾階承
德郎錫之勅命夫先臣郭璡爾鄉先進也以明
經起家歷佐州府躋于冢宰休有烈光今爾亦
心壯志不難繼爾鄉之獨爾子先以簡要淸通
有聞銓署則爾有寄矣尚勉新猷以食後祉

浙江金華府東陽縣知縣貢修齡 勅命

勅曰東白之間其民以勇鷙特聞蓋易動難安
也邇者法令空張上下相詭政弛民敝閭井騷

然非剛柔克中之吏潔己刳心以輯和衆志曷
克勝任乎爾浙江金華府東陽縣知縣貢修齡
文光蔚若識鑒淵如早掇名魁載翔雲路維巖
邑之攸寄將民瘼之是蘇而爾一掬氷淸千思
繭審張弛並用寬猛相斜春回禾黍之風遂鮮
帶牛佩犢霜落鼠狐之膽一驅倚社憑城屬以
義旅欲束蒐于善人所教爾能激發人心之義
勇力折武弁之貪殘信而足兵勤乃集事民用

弗擾實維爾之康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
之勅命朕聞爾祖以令起家諤諤批鱗爲 先
朝名御史風猷不遠式于後人爾尚益潔乃志
凝乃神用底于績以善繩而祖武朕行陟汝耳
目之寄欽哉

直隸保定府定興縣知縣王永吉 勅命

勅曰凡通籍金閨之彥多出分銅墨之符乃有
廉平能辦治行特聞者則有璽書以褒異之雖

遐遠不廢也況於三輔之長在朕庭階之下者乎爾直隸保定府定興縣知縣王永吉弱冠蜚英大廷擢對凝然致遠之器確乎拔俗之標小試理人旋多善政當輸輓繹騷之會爾能鎮之以安和處貴近路籍之鄉爾能持之以強執懸刀批郤鼠雀無礙于潑文飲水盟心琴鶴相隨千永茁遂使桑麻匝地野無鼛鼓之聲桃李芃陰庠蒸絃誦之秀程書考上最績已騰乃以覃

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所患于牧守才吏者以其中無特操而外矯虔爲名也茫茫三輔之衝爾以秀文之質蔚起功能可不謂才然而特操懸之矣以廉平課異等以畿甸風四方斯國家懸吏之意乎爾固非百里之才朕將有切要之寄

繆太史從野堂存稿卷之第二

從野堂存稿

江陰西谿繆昌期著

奏疏

患病不能供職疏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繆昌期一

本爲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放歸調理以免瘝曠事臣原籍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繇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改庶

吉士授簡討至今官臣稟受尩弱少多疾病先於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內初除館職即有腸血頭暈之患請告回籍臥痾五載至天啓元年恭遇

聖明御極萬類維新臣弱覺趨

朝瞻依

日月

皇上不以臣不才使掄材三楚捧節中州兩年之中驅馳梁楚燕趙之郊往返動數千里炎霜積憊衰病侵尋然猶勉赴

朝參不敢息息至今月初二日偶感風寒過投熱劑致腸血下注不止暈眩仆地兼之痰嗽作喘氣息惙惙胸腹憊脹肌膚瘦削延醫羅弘聲等診視皆謂臣氣血兩虧精神盡耗非復歲月可望痊治臣忝列詞林以載筆事

主亦欲勉事編纂白首汗青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而福過災生力不從志若抱病捱延日復一日虛麻俸錢臣罪滋大臣查得右春坊右庶子李光元等因病乞歸俱蒙

賜允臣之事體委與相同伏乞

皇上鑒臣眞病苦情放臣回籍調理則

拔擢生全皆

明主如天之賜臣苟延殘喘之年皆歌咏

皇仁之日矣臣無任戰慄瞻望之至爲此具本
差錄事呂邦烱賚捧謹具
奏
擬請
聖斷綜核名實剖判是非以息羣囂定國是疏
館課
臣聞帝王制世常使臣下盡言而不使臣
下煩言盡言者盡天下之心也人各有心

心各有口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可以一
人之私議掩之也故曰必使臣下盡言若
夫言盡矣言之條理與言者之心之本來
已瞭然自獻于人主之前而人主復沉沉
墨墨不爲之一剖則言者各以其言求勝
至言者各以其言求勝不惟掩人之口抑
且自掩其發言之心而天下從此多事矣
故不使臣下煩言夫不使煩言者非拑而

制之也以言責名以名責實執之甚簡易
處之自安和御臣之術亦不出此臣伏見
陛下淡居以來于外廷章奏一切置不問于是
下無言之利亦無言之禍筆戰舌爭鬨然
於交戟之下無復人臣禮臣甚駭焉當此
時即
皇上慨然下一令曰勿多言多言者罪臣固知
言者之不止也再下一令曰某言是某言

非是臣又知言者之益譁也何也不核其
是非之所在而強禁之又強以是非之名
蓋之人必不服臣以爲今之言者不過兩
端或言事或言人或言事而爭或言人而
爭其事與人之實必有一歸而言者各有
所挾之名以爲爭端惟就其所挾之名還
以其實責之則彼之紛紛求勝者皆可以
片言而決如爭某事矣即問某事何若爭

某人矣即問某人何若循類而推無事不
可質對無言不可窮詰及其理有究竟議
有歸著而
皇上出片言以剖之以人主之勢順人心之公
而行顯白之令其孰能矯其後哉臣觀近
日之煩言爲事而爭者十三爲人而爭者
十七然所爭之意在人而所托之名必在
事人以因人事復生事故言之枝葉與其

事之葛藤相牽相附而不可斷割故曰多
事也今欲省事不如省言欲省言不如核
其所言之事與人欲兼核其所言之事與
人不如專核其所言之事何也有附于人
之事亦有附于事之人人與事皆事也如
就事核事而功罪自明賢不肖自分煩囂
自平若舍事不問而欲貶
朝廷之尊嘵嘵焉與臣下爭人之賢不肖非

褻則瀆矣唯
皇上之英誼不肯自處於褻瀆也是故一切置
之不問然不問而議轉劇事轉增人之所
傷滋多國家之綱紀人材俱可惜也今其
議端之所起與事理之所歸天下曉然士
大夫曉然恨不得
朝廷一處分耳而當事大臣復一切多避少
任相與徘徊觀望以聽其自鳴自止臣愚

以爲失今不問長此安窮伏望
皇上盡簡通年章奏下所司條議可否有不决
者再下九卿臺省雜議之然後付執政大
臣虛心折衷請自
上裁則
明旨出而人心服人心服而國是定矣

論

愛君以周公爲法

古之君子所謂愛其君者非獨愛其君也愛其君之所以託天下也故必以安危之機審之君安而安君危而危此夫天下受之君者也形神安而安形神危而危此夫君自愛之者也夫形神之際則非羣臣之所得於君矣不得不責之大臣而其事又不可以口舌爭也於此有微權焉埶在於使人主知危知危而後知自愛知自愛而後知愛天下知愛天下而宗社久長之計

定矣斯道也其志苦其行危其神遠非周公其孰能之蓋讀書至于伊訓無逸反覆其三風十愆與觀逸游田畋酒之誡未嘗不太息也夫以處仁遷義之太甲而其始猶狎于弗順桐宮之事海內震驚豈非以湯崩二仲更嬗之際國儲未定早失之諭教故歟故知伊訓諄諄不免後時之悔矣若周公之所事更有倍艱于尹者蓋武王受命之年老矣天下粗定尚多故也考金

縢之作武已八十九而公猶岌岌非岌岌於武而岌岌於成之未樹也後四年而武崩殷之頑民蠢蠢動焉當是時內無殭近肺腑之託而有管蔡腹心之疾如奄如淮夷如徐戎皆乘瑕覬釁蝟毛而起公奉一孺子王從襁褓中負扆而臨明堂羣不逞之徒爲蜂爲蠆日夜偵王宮之食息動靜以爲憙感夫王方少也志意未立血氣未定可若何公內顧則虞外外顧則虞內而

以一人環衛其間故曰公之艱更倍于尹也而公以安危之機審之則當日根本之慮洵不在勝國不在宗室亦不在夷狄而在冲人是故餘風未殄可久而馴也流言未息可避而俟也多方未靖可次第而收也是數者吾何知吾所知者嫚嫚之六尺外以衛其形內以衛其神而已於是推召公爲之保而身自爲之師二公者更入並立以夾侍于王而又擇天下之方聞有道

術者與之居處王之左右自三事大夫以至綴衣虎賁無非正人也所睹聽無非正事正言也猶懼其怠也而考之以先王觀之以善敗窺之以禍福賦鴟鴞焉使知風雨漂搖桑土綢繆之計如此誦豳風焉使知稼穡艱難后稷公劉風化之原如此述爪瓞焉使知遷岐本末太王文王緒造之艱如此陳無逸焉使知小人之依殷三宗享國長久之道如此曰庶其怵乎蓋公之所耳提而示者皆以補諭教之所不及而其要使之知危一切聲色之娛銜橛之事絕不使進故成王自襁褓以至涖阼芒然一嬰兒之未孩而公朝夕珍護欠伸噓嚥無弗與俱一似嚴姆之衛處子省結襘視綦履而惟恐其一疎也是故嗜慾自輕理義自明憂患自淡今讀訪落之詩一則曰多難二則曰多難痛定思痛恤恤乎有餘悲焉嗟乎公惟恐王之忘其難耳王惟不

忘難而始念天之不假易也故其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王惟不忘難而始念皇考之休也故其詩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蓋至于夙夜敬止保明其身然後王之身始復爲王有兼爲公有而公乃拜手稽首烝先王而告之曰以孺子王歸矣是則周公之志也厥後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壽考平明之福奕世賴之故曰愛君若周公者可也後之君子心乎愛君者多矣然其所守者僅咫尺之内而不知夫所察何時所事何君所守何職也且夫師以道之教訓而保以保其身體也人主以甚脆之質未定之志惡莫御之權試可欲之塗此所謂危也是故爲師保者謹司之君子不幸自失其職委九鼎神明之器付之不知何人之手而人主之端倪遂爲在旁之所捷得則姦人者連袂驩呼而進思所以中之矣中之之法有三其一爲趙高之

說其君也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二世以爲然其一爲仇士良之告其曹也曰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

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焉往哉衆再拜受教此二法者一以閒一以怫各挾其巧以投人主人主不察而兩受其蠱則怫以佐閒閒以佐怫精神耗荒心志駘蕩而不知所底當此之日臣下大懼乃始操繩墨引古誼以爭之君曰少我哉于是虎豹九關而吾乃謁之于帝閽之外晩矣夫使當二法之未售而有人焉正色于君之左右而簡制其形神則雖有高士良百

亦皆嘿然銷沮而不敢進何也彼法有閒吾法亦有閒也吾閒其所怫使其君泊然無欲憺然無爲而安所得怫彼法有怫吾法亦有怫也吾怫其所閒使其君一日萬幾昃不遑食而安所得閒然則彼二法者亦烏乎售之雖然我以法抵法使其人擬更端以進而幾幾焉幸我之一疎亦危道也其惟周公乎公之爲周禮也舉內宰內小臣女御女祝史之屬與宿衛之士亨庖

褻膳次舍幄帟洒掃縫染之人列王宮之內外者悉領于冢宰故宰之法得行于掖庭永巷之中人奉其法以供人主之燕私而人主之一顰一笑不得私于其人即其人亦怗然就公之隟括中矣則公之妙用而其神遠也故曰愛君若周公者可也噫世之遠神者少矣管仲相桓公以霸然桓公好內如夫人者六人而仲不能諫也卒致五公子之亂君子惜之晉平公有蠱疾

毉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責趙孟趙孟不能辭夫管仲趙武春秋之所謂名卿大夫也彼其所謀者皆尊主彊國之事愛君之細而忘其大禍以及君安危之故豈可忽乎哉宋儒程氏之言曰愛君者不可不以周公爲法以管仲趙武爲戒愚推其意備論之云

公論國之元氣

公論之說昉于夫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天下之論不過是非兩端而已一是一非一非一是謂之異不謂之公一是皆是一非皆非謂之同不謂之公公論者出于人心之自然而一似有不得不然故有天子不能奪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奪之愚夫愚婦者夫愚夫愚婦何與於天下事而唯其無與於天下事故其待之也虛見之也明率然發於臆薄於喉而衝於口率以定天下之是非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子之所謂斯民其卽吾之所謂愚夫愚婦也與愚夫愚婦者是混沌之名而天地之元氣所留也唯天地之元氣留於愚夫愚婦唯國之元氣留於愚夫愚婦之論夫愚夫愚婦之論豈必出之愚夫愚婦之口哉其在公卿大夫而

不立意見不逞意氣無依附無紆迴無囁嚅無反覆任其率然之偶發而與天下萬世合符此所謂愚夫愚婦者也卽所謂元氣也然則有國者之於元氣其摧而剝之抑培而養之乎其壅而滯之抑宣而導之乎摧而剝之則爲枯爲折而國大傷壅而滯之則爲潰爲決而國亦大傷嘗觀東漢之末寺人專政踐踏冠裳此愚夫愚婦之所痛也于是忠良憤懣叫呼闕廷桓帝不

省而大考鉤黨名士皆見屠戮漢之爲漢其餘幾何熙寧新法之行騷動海内此亦愚夫愚婦知其不便者也諸君子言不便者旣被貶斥至易世而章惇蔡卞輩猶得標黨議而持其後一轉爲崇寧再轉爲靖康而宋之爲宋其餘幾何以二代證之漢有誅戮宋無誅戮有誅戮其禍慘其徵速無誅戮其害陰其徵稍遲而不可解國之受傷一也而世之爲元氣之說者必詆公

論曰元氣渾渾耳唯世議之鑱刻致國脈之殺傷吾以爲刻則不可過刻明則不可不明譬之於人方其平居無恙營衛調血脈暢克然忘適也一旦有陰陽之患而寒則知慄熱則知燥醫者猶得酌温凉之劑以進之則其知慄知燥者神不失也及其邪脈憤興寒熱反見雖倉扁無所措手豈非以條理之明滅爲元氣之存亡耶柰之何懲刻核之太過而猥以和合包裹爲元氣也曰和合則半好半醜半清半濁而一切可以相混曰包裹則無好無醜無清無濁而一切可以相收噫吾未見相混之可以相調相收之可以相鑄也夫欲掩塞人主之聰明隔斷中外之聲氣討必先爲元氣之說以剗除公論欲剗除公論討必反借異論同論成一黨論以爲鋒其能爲黨論者未有不引繩披根擿伏發隱拂性命之情琢中和之脈者也當是時也如沸如

羮天下大亂乃復歸咎于公論冤矣哉吾願人主愛惜公論以自護其元氣而爲人臣持論亦毋務爲豪傑慷慨之名剖愚夫愚婦之模也哉

延陵十字碑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侯之傳春秋輒從史其說以傳于夫子書名之側後世治康侯家者至以札爲戎首而呻呻詈之不置嗟乎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以跳

跟恣睢于天下者不可勝誅夫子不唯賊是仇而先紬讓王之公于其何以勸葢康侯之支離其兄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子惑焉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于楚椒秦術之流無異辭也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于今豐碑不墮綠字長新而弔古悶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回留之不能舍去噫康侯能以春秋微婉不白之指繩人以三尺而

安能掩此麗牲之片石隴頭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子之于延陵季子始也夫夫子何以碑季子無以其遜國高子臧之義歟三讓有泰伯之風歟掛劍不忘徐君之誼歟葬子合先王之禮歟聞樂知六國之興衰歟歷聘翩翩著閎覽博物之稱歟之數者顯節也姱名也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烏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子之隱慮在家庭骨肉之間而其潛德至行在乎其兄以讓而不尊其名避其兄之子于墓而不居其寔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而不可以告人人弗及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遜季子非其心也上迫于先王之命下迫于國人之望而姑爲是以飾觀聽也不然彼旣儼然南面以稱孤矣而其臨歿遺言欲授餘祭次夷眛以及季札立嫡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眛後也何以不言嗣

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存乎其端愈棼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于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寔乎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眛死而吳事又大變矣僚之貪而慄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虓虓焉目覭而齒擊葢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窟室之慘不中于僚

而中于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匕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弔之而我實逃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之心也故曰弔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于墓而不居其寔也其立節顯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巽其可取而不取也似愚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暴主而不見忮也以爲得已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淄也以爲據先王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可得而擬者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嗚呼以弔其人稱有吳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君子以不沒其志而季子有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之臣以退夷也凛然大防哉於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之賢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幸歟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夫差之亡吳而徙其咎于季子夫季辨六國之興衰者而寧獨不辨吳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而已矣

策

第一問　湖廣程

嘗讀易而知鼎之卦次于革也革之象取乎物鼎之象取乎器今夫獸之有皮也熟則韋而生則革即犀兕之甲亦壽于凡獸已耳故許慎之說文曰三十年而一革也鼎之爲器也以革物爲事而我不與焉者也無爍濕之用而水火不得則不濟無甘苦之味而五味不得則不齊是故其爲器也日新而不窮故曰革物者莫若鼎雖然革有爲也鼎無爲也革有時也鼎無時也故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知去之以爲取也則

知革之以爲鼎也已通乎此而新命凝命之故不可以相推乎革之傳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天地之間無時而非革則亦無時而非新也春革而爲夏夏革而爲秋冬遞運密移四時之令煥然已新矣而欲推其孰爲革孰爲新豈可得哉先王之政有一年而一新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而一新者五載一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而一新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夫一年猶一新而況于一君乎三十年猶一新而況于一姓乎天下一大器也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久而不新則必弊敝殘缺甚則至于破碎分裂而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先王憂其如是也則爲之倡率其羣旦夕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以明之灌漑以潔之使其器日新而器之所中者亦不至侵尋而壞爛雖然先王之所新者不過紀綱法

及文物典章如所謂一年五年一新三十年一
新者是已其所以磨切疏導置天下于維新者
先王固不以此明之天下而天下亦莫得而知
也豈惟天下即先王亦莫得而知也作易者蓋
淺知之其於革也曰巳日乃孚曰革言三就諄
諄焉以改革爲能事至于鼎則曰正位凝命而
已曰以享上帝以養聖賢而已初不言其何者
爲新何者爲鼎也以言乎革外之無鼎而鼎之

取新蓋不可以耳目聲色而求之也易之所謂
凝命詩之所謂新命豈有兩哉我 太祖高皇
帝受命自天崛起草昧削平僭僞洗滌腥羶
天經地緯制禮作樂其文章功業之盛昭回海
宇垂之萬世蓋開闢以來又一開闢不可以一
姓一新言者矣 太祖之用夏變夷也三尺童
子皆知之其所以除舊布新移風易俗者則未
易言也中書省元之舊也在昔則如當關之虎

豹而何以帖然奉職御史臺元之舊也在昔則
如不捕之貍牲而何以偘然敢言肅政廉訪使
元之舊也在昔則賄賂公行比于唐之債帥而
何以凜然首公我 太祖于勝國之舊未嘗條
更而縷易之而天下煥然惟新豈有能知其所
使然者哉當時道德博聞之臣日待禁嚴如宋
濂其人者蓋亦嘗見而知之矣今其所謂 皇
明日曆洪武聖政記諸書具在也譬之形容天

地繪畫日月有能髣髴其一二者乎蓋其端緒
見于存心省躬諸錄及三編大誥資治通訓註
洪範等書而其精微條貫則莫著于 祖訓錄
其所以維新斯世爲革爲鼎者 太祖知之
列聖知之而天下終莫得而知也二百餘年以
來 文謨武烈丕顯丕承維新之命與天無極
乃守文之主獨稱 孝廟而中興之主獨稱
世廟一則當變倖蔽虧元醇逗漏之餘華其濫

觴而撓之以恭儉一則當盤游無度綱維縱弛之後華其委轡而收之以威明皆所謂善華者也至于今溪山野老談　孝廟之淡仁者咨嗟流涕猶若鼎成之日而嘉靖改元之　詔學士大夫誦述之不衰謂七制之主未之有也於乎二廟之盛德大業蓋萬世而猶新也而況于今日乎我　皇上夙秉齊聖以沖齡握　大寶在孝世二廟之間而恭儉威明始將兼而有之

踐阼未久宮府中外洒然改觀蓋嘗徵于　皇祖之末造　神居閟密應門沉沉三垣明堂之內黯然如凝陰而今何如也班行寥落奏囊噴哽鈎陳閶道之際凄然如凜秋而今何如也以日新之　聖主御萬年之　寶曆際天薄海陽明赫熙此眞千載之一時矣生何能仰贊一辭哉　皇上之在今日于律爲太簇太簇者萬物簇而生也于曆爲建寅之月土膏脈發而陽氣

方烝之候也其于人則如平旦之新起而正冠也其于草木如甲之未坼而花之始苞也天下臣民欣欣然鼓動于維新之世相告而無可語相說而不知其所入瞪目拱手想見太平未有逾于此時者也而生也猶有憂焉鵷鷺充廷彈冠結綬者徧空谷矣小明悔仕之思得無猶有竊嘆者歟屈軼夾階扣關排闥者滿公車矣沔水我友之畏得無猶有驚心者歟六月之命將

可謂張皇撻伐矣將伯助予其猶有號呼而人弗應者歟鴻雁之勞民可謂勤恤民隱矣逝將去女其猶有慮嘆而上不聞者歟當初陽旭旦朝氣方鋭之時而天下乃有晝情暮歸之意象當和風惠日陽春方布之時而天下乃有摯斂摇落之萌芽豈　皇上踐阼以來除舊布新之際於易道之華其猶有未盡歟以天下新舊之故知　皇上之于華有未盡也以華之有未盡

則　皇上之所謂鼎者其又可引而知也今也欲以革爲規則天下固已革矣班行已克言路已開而兵食之事次第　報可矣將遂以鼎爲頌而天下之未革者如故也無論其它以東方之餘孽與兵僭號而河東一路浹旬陷沒乃適見于　天子初服之年此豈可視爲細故歟詩人之戒成王也曰爾土宇昄章其剌幽王也則曰日蹙國百里　皇上閔予訪落有成王之德

之年而乃有蹙國百里之事此天之所以開皇上也語有之假器莫便于比隣取法莫宜于近代　皇上儻有意于鼎新之治乎請以　孝世兩廟爲法以　孝廟之睿聖也而諮求耆老左于劉而右于戴平臺煖閣從容日晷其于政務安得不九變而復貫乎至于近侍之臣以講官一言立　賜切責則諉導之端絕矣所以革成化季年之濫觴者此也以　世廟之英斷也

而勤學問朝洪範而夕無逸細旃綈几焦勞夜分其于理道安得不廣大而高明乎至于鎮守之臣以永嘉一言立　詔撤回則憑竊之威收矣所以革正德累年之委轡者此也雖然此亦其可知而可言者也以　祖宗二百餘年之統緒　皇祖四十餘年之紀綱　皇考三十餘日之仁心仁政胥託寄于　皇上之一身夫安得而不思一歲而　登极再閱　兩宮之徽音並

杳桑土之綢繆未固于牖戶烽烟之警急時震于邦畿夫安得而不懼　皇上誠思之而誠懼之也從容日晷何以繼　孝廟之諮諏焦勞夜分何以效　世廟之繙閱蹶然而起勃然而興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于是蠱者飭渙者合天下之人才風俗心術政事翻然去故而即新知斗杓之一指而萬物皆春如陽律之一吹而幽谷皆煖何患乎不新而又安知其所以新者

哉以此新命卽以此凝命胥在　皇上之一念
而已易之鼎次于革而震又次于鼎震之象則
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天下大器也人君主器之
長子也主器莫若長子而長子之不喪匕鬯則
以恐懼修省而已人君而不知懼此委其器于
敝壞不修者也而何以新天下乎我　太祖之
祖訓錄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爲憂守成之君
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爲心則能永受天之

眷顧大哉　王言斯恐懼修省而新天下之龜
鑑也敢以是爲　當宁獻

第三問

孰謂無才才不爲用才之人匿也孰謂有才才
不爲不用才之人出也才之孕靈於天地也混
焉濛焉蓄而觸焉所以防治之必有亂而又使
亂之亟歸於治若不有撥乾維扶坤軸之人挺
持於其間而一夫逞羣愚駴偏陲動六服搖太

半朝士高議雲臺之上寧不昂首聳眉見羽書
旁午烽火徹于甘泉且愕眙不知所措當此日
也駭者爲燕雀之嬉囂者爲蜩螗之沸計亡復
之幾欲鳥獸竄而國家事去矣人主自爲計者
不當苦無才之人而當急有才之人有才之人
何代無之又有謂古盛而今衰昔厚而今薄醇
澆樸散所生之才或變而爲措者銳者下者黠
者佻者柔且脆者曲心巧應者怪術者浮靡者

外忠內僻情毒言觧者此必偏方雜霸餘氛閏
位五德垂歿之季八百過歷之年貞元不姤草
昧方屯於是與才隱庸才出大才隱纖才出眞
才隱似才出名世將相之才隱邊幅斗筲之才
出天非限其人限其人之時也若我　二祖
列宗之德澤旁魄無疆天必貽之以億萬載靈
長之安就億萬載之中豈能保其盡賊不內生
四夷不外訌卽肇釁有標本肆毒有深淺蔓延

者有廣莢而病必思藥涉必思舟木蠹思斧垣
頹思畚國家有事必思才所以旋鑄旋萁旋蘖
旋銑旋燎旋樸胥賴有干城腹心以弭之於先
救寧之於後而豪傑又不可多得則又爲之若
疎若密若遠若近以散布於數百年之中必曰
匱材不信也　明興迄今幾何時而勛勦多故
與漢晉唐宋之中葉畧相等其大者如癰疽之
患漸中於腹心小者如瘡痍疥痡著於四體蓋

一時岌岌矣彼其時何嘗借材異代而如漢用
絳侯晉謝太保唐張文貞裴中令宋寇萊公其
人　明固不乏也周勃木彊敦厚而可屬大事
卒符龍準之料張柬之沉厚有謀五王之功柬
之第一若夫土木釁師扇　天子之六飛以駐
沙漠逆濠動引　祖訓指斥　乘輿轉盼之頃
[illegible]至於乾坤易位而于忠肅以撼山排嶽之力
鎮壓危疑王文成以迅電轟雷之用蕩掃妖孽

從兩公而在呂武之際寧不奏扶炎夾日之勳
又使絳侯文貞而生弘正間功名祗相頡頏耳
今彼夷匪茹撤我藩籬與醜虜挾　至尊逆藩
覬神器者猶稍有間然使其爲淝水之符秦吾
不得不求一謝安石爲澶州之契丹吾不得不
求一寇平仲安石之所以破秦者在指授將帥
各當其任當謝玄入問計而第曰已別有旨則
其命駕出山業已遊敵人之壘而徒以鎮定稱

安石不知安石者也平仲之所以禦契丹者在
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當急書五至而曰欲
了此不過五日則其博塞歡飲不啻飲胡兒之
血而徒以整暇稱平仲不知平仲者也吾常怪
夫古人賭墅而其心怦怦然令人不賭墅而其
心泄泄然古人飲博而怵然常醒令人不飲博
而頹然若醉則又不敢以二公爲天下勸而勉
之爲裴中立中立志平元濟斷撲掣背之弗懼

而俯伏流涕誓不與賊俱存且曰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耳臣請自詣行營古大臣不以賊遺君父類如此今古相方共猷畧膽决亦有庶幾相近者斷藤之猺酋負嵎憑險韓襄毅不嘗披蒙茸斬荊棘生擒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磨崖石紀歲月而還乎固原之滿四阻石城而戕吾師項襄毅不常離其心腹至刲刀與誓遂生擒白馬將而火攻青山洞乎西川

之保寧江津諸盜橫行秦楚間林司寇與彭司馬不首尾轉戰數年終定亂畧浮尸蔽箐溪而下涘林密蕎皆腥紅染浸乎島奴挾市舶之姦蹂躪內地所破十餘城掠子女財物無算胡少保不嘗以計紿之竿首藁街奴不得片騎歸乎俺答以索愛孫爲名舉兵薄雲中王襄毅不嘗謀之於新鄭且戰且好言噢咻使老酋稽首帖耳爲數十年利乎至於王忠肅治軍嚴整按行

邊塞起榆關祗開原烽堠相望閒出塞捕虜斬馘以千計使建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勿去馬端肅定海西三衛之亂始以恩信諭之不可則嚴陣設伏以剿之諸酋悼怖請命稱外藩如故　聖天子威靈常行於營州渤海之間則惟此方叔召虎之臣以張撻伐即萬曆間平哱平播其功猶堪紀而今安在也　神宗惜名器剋印弗予一鬭東陲之報即　命廷臣推擇主帥

一切大小將吏惟所更置朝請而夕下　今上尤注意封疆憤河東之失守　臨朝太息立起經臣還之節鉞未至師中　三錫其命其他廣搜遺佚棄瑕使過亦朝請而夕下功名之門不可謂不開矣然而議論紛猶有觭而不平之見岐徑別更多淆而難定之評于是有明知其長不肯護其短欲責其成先已掟其敗使豪傑任事者赴功之念與救過之念兩橫於中而有約

結不伸之嘆則無乃半灰其心乎愚以爲用才者議之而後用非用之而後議也任事者量之而後任非任之而後量也而任而後量之心多迫於用而後議之口今何不稍寛文墨以觀諸臣之後未有端緒勿揣也既有端緒勿折也即有所不可亦平心參酌使當之者洒然樂受而不至以人言爲戒可乎雖然天下漸多事矣說者謂九邊處處腊毒內地種種藴火所需才不

止一隅也當此時而不陰求天下才智與趨死不避利害之人密布於中外而又得熊羆之士數十輩無事簡練有事應援以防一日之潰脫更有不測而四方豪傑可以咄呼應而旦暮集哉即以往事證之當逆濠之變聞舉朝驚怖不知所出獨王司馬璦治兵自若且曰庚豎子已擒吾久用王守仁於上遊矣文成之得成其功司馬力也即于忠肅之受知 景陵亦三楊爲

之左右而卒貽之 景帝以安社稷是二公者或儲之于二十年之前而收其用於易世之後或置之于彼而備其用于此由今日觀之二公之勲名與天壤俱敝而孰知當時之用人者護持之淡心與位置之妙用即二公亦有不知其所以者乎嗟乎今之世無三楊與王司馬也有之即忠肅文成亦接踵起矣而況其次焉者乎

第五問

蓋聞域中有三權其說不自近代昉也吾夫子作春秋儼然以天道君道臨之矣此非以匹夫之權敢與天君並而臨之以天則無非天臨之以君則無非君也然則史也者蓋立于天與君之外以兼制其用而豈直與之兹乎此史之權所由重而何後世之騂輕也其一在曲曲則情多回互而人不服如魏收作魏書而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

使人地至誣坐虛斐李庶以箝其口而蔑史之名終不可洗其一在畏畏則其詞多茹吐而人不快如許敬宗修太宗實錄六月四日之事語近微隱韓退之自負何如人而以爲紀錄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避不肯就是也後之作史者於往代多曲於當代多畏曲者未必有所畏而畏者必流而爲曲曲於一時千萬世不得伸也曲於一人千萬人不得白也爲仍譌罔因罔令志士仁人蒙冤於地下姦邪之鬼連手揶揄而笑青史之無憑然則流芳貽臭直幸不幸耳史官寧有真是非哉誠欲還其權而清其本必自每朝之實錄始蓋編葺實錄之人皆身履目擊之人其睹記真其收採最易又身在史局常以轟轟隱隱綿綿延延之清議陰維世宙而不必建旗鼓森戈戟與橫衡當陛虎蹲鶚逐者動色而相持書成藏之金匱石室人罕得窺其副何

所可畏如此而以爲可畏手腕筆顫而不敢下則柳子厚所云使褒貶成敗人愈益顯恐懼尤大他日者將揚揚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古者天子諸侯朝有二史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漢置史官掌其典文每於歲盡舉之尚書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使諫官史官隨之美惡必記宋太祖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爲時政記置起居院禁中修左右史之職爲起居注史官據之按日月銓次謂之日曆 國初設 起居注官嗣後史官設而存其職不存其名至萬曆三年命日講官一人從閣臣後出入 便殿專注起居而諸司章奏以史官六人分曹編纂是累朝之故實至 神廟而始備經昔賢討論修潤之餘爲今日纂修草創之具事半功倍夫復奚疑乃設官之初正當 聖明虔始察相勵精

講幄之橫經方罷元僚娓娓以敷陳揆路之
拜颺未終　天語琅琅而酬答談及勞軍細柳
則刀尖力致之天下恐盡壞於筆尖語及彊項
董宣則亂法家奴之外戚欲勉之以守法　思
齊大任之教中外誦其徽音　覩天文定之祥
宮庭占其肅穆毋盟手莊誦感嘆欷歔名曰
起居良不誣耶至中年　靜攝以後　九重
閶闔杳不聞聲　召對之典數歲廼一舉行雖

客勿重臣乍覲　天光怳惚儆惕凡　玉語傳
宣金鑾蹈舞如神游帝庭隱隱皆夢中事從此
一隔不知幾春秋矣所以歲有紀月有書不過
綸扉之奏牘　中旨之批答即　御墨澄鮮多
出紫貂綠黛之手其他諸司章奏強半留　中
掖垣不以付抄詞臣何由捃拾或一事而首尾
不續或累疏而要領未該如此類者未易枚舉
有　起居之名而失其實存章疏之半而佚其

全修實錄者安所取材乎或曰邸報可訂薦紳
先生之家多有之若閭閻之瘠阜錢穀之盈縮
河渠之遷革四十八年之民風土俗自爲一小
古今子孝婦貞孰著孰不著逐臣遷客之垂首
稿項而死者孰可惜孰不足惜靈武玄菟蜀之
楊滇之鳳諸軍興撻伐何始何終誰功誰罪有
邸報所不詳而偏詳於村墟老人之口碑與塾
師腐儒之筆乘議者欲遣翅卓之使分出購求

似已來歲主爵當計吏何不責成郡國各有所
挾而來此亦憲綱中事借當事者罷不省耶若
夫者碩可　召名流可徵高才不得志之徒可
傳檄而取上者還其鳳池次者供奉筆札亦有
　先朝故事必如是文獻乃備而此猶其郛廓
也如當年導揚　末命之臣一以疎而敗一以
亢而敗或謂功浮于過即不然過亦不掩其功
而其間功過之大小各自有辨識者能衷之翩

是以來自兩文端而外蓋棺論定者幾人立傳者可數刊珉誄墓之文湧無否臧乎天潢　帝系蒙漢陰廣人之嫌而卒致駢戮宗千禍及名卿人亦曰疑耳可并其疑不傳乎宋紹聖元符中小人與君子爭元祐中君子與君子爭唐太和會昌中君子小人龐雜而爭今三四十年來士大夫相持之意氣愚不能知想不出此數者之間乎而亦可衷其品於既朽之骨乎至於

震悼有歸繩繩相接而始則竇懷貞之謀流言入於　帝座繼則馬何羅之變伏戎興於　禁庭　宮闈事祕道路流傳龍漦燕啄之孽豨苓馬勃之疑固不當引繩批根以傷　主上蓋函之度亦不當掃蹤滅跡反開好事傳會之端但彷公評即爲信史廼愚所居恒而竊嘆者史職也而浸忘其職史職未嘗無權也而逡廵焉不敢自居其權以刑賞聽之　朝廷以是非聽之

羣垣固然其無足怪必以吮毫舒紙汗青副墨之業而聽之它曹別著又聽之孤雲逸豕野鶴山癯又聽之滄桑不可知之後世使有大手筆者發前人之光明而吾且優優焉衎衎焉飽食大官之供握三寸管尋行數墨僮僮作一書傭安能拭英雄之淚使泉壤之下神動色飛而姦鬼咋舌不致嘯也秘書孫盛作晉春秋觸桓司馬怒致以閉戶相脅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

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祈改數字不許世有其人史何嘗不重今此役也端藉　聖天子觀揚之孝諸臣僇力以成　兩朝鉅觀庶幾官不負史史亦不負　國更賈其餘勇勸成一代以終陳文憲之遺緒爲不朽盛事可乎此執事責也其實重圖之

辨

守道守官辨

昔虞人不往齊侯之招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柳宗元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此其說甚辨而衷可謂得聖人之意矣吾以爲如得聖人之意則斯言非傳之者之言而聖人之言也何以明之以柳氏之言明之彼以先王之經紀名物如所謂衣裳輿馬章綬朝著冊行典書符璽殿輔陪臺一切刑賞之屬靡非官靡非道也失其道固不可居其官然則失其官可以存其道乎惟世之視道也甚超而視官也甚陋以爲道者無形無名别有一種細天地藐萬物出入神化之妙理而官者不過一階半級戴弁冕縮紳組絛絛焉爲人役僕而已夫推道于一切之外是程課之所不及而督責之所不至也既可汪洋汗漫以游其中而置官于一切之中則是冠裳傀儡也位署郵

舍也文書格套也程之而可以不受程督之而可以不受督上之人偶然授之下之人亦偶然居之而已又可恣睢凌獵以游其外及徐而按其所謂汪洋汗漫者如覓鳥跡于空而求風痕于水也所謂恣睢凌獵者如越畔而耕人之田建鼓而求東隣之亡子也于是居官者祿則食之難則逃之功則分之過則諉之有權則任之無權則讓之有名則趨之無名則避之如有人焉執官守而討其後則必起而應之曰大道委蛇固不可以一官縛也然則向之所謂甚超者無乃開人以方便之門所謂甚陋者無乃假人以侵曠之具歟宪也借道之名毁官之實收官之利復不失道之名是所謂一甚超一甚陋者而兩用之甚巧也夫子深惡夫巧者之害道也以爲道虛而官實道圓而官方虛與圓可以巧托實與方不可以巧托也故爲之說曰守道不

卯守官今夫官者豈一方之局之粗而拘文牽俗便足云官守哉官有官之職職有職之意而意之微渺與其人之精神相營相畜而國家之功業燭焉天地之化育滿焉是官與道合併之極則也是故羲和之曆禹之水益之火稷之穡夔之樂夷之禮陶之刑契之教彼皆所謂聖人神人也以聖人神人之才而終其守止守一職不能相爲然而天文地理人事三才之道無不

舉矣有唐虞之官所以有唐虞之道官何易言哉但以君不必堯舜臣不必五官則何代無官何官無守無守不足以存道卽夫子一身爲委吏則委吏爲乘田則乘田爲司寇則司寇委吏也乘田也司寇也皆官也算會計飼牛羊墮都收甲誅兩觀盟夾谷皆守官也如以虛圓之道視之無論會計牛羊無補于時卽以三月司寇七日攝相上下之交未固而騾與其一時之巨

室閫人强隣爲難不待膰肉不至女樂之歸而識者已逆其不終矣夫子何不稍委蛇焉而兢兢挈瓶之智哉蓋曰吾何知知吾官而已爲委吏則委吏爲乘田則乘田爲司寇則司寇然則爲陪臣則陪臣爲大夫則大夫爲諸侯則諸侯贊玉大弓可無竊塞門反坫可無設鼎可無問隊可無請紛紛征伐盟誓皆可以已而春秋可以爲唐虞夫子之官其卽夫子之道也歟雖然

此特論于有官之官也而未及于無官之官也且夫易著止所庸言素位人人有官人人有守卽以夫子證之固不得以委吏乘田司寇爲官而木鐸非官也亦不得以會計牛羊三都甲兵兩觀夾谷爲守而蔬食飲水刪述六經非守也夫子終身不踰矩卽終身守官終身守官卽終身爲千古未完之局耳淺乎淺乎守官一言所以束天下課虛逃玄之士而欣欣鼓舞于唐虞

三代之道也如僮僮以爲當官律令則共視道也真不如官失厥旨矣

解

國體國法國是有無輕重解

國有三大曰國體曰國法曰國是虛而不可不存者體也畫而不可不守者法也禁而不可不一者是也體之有尊而無褻也法之有伸而無屈也人主獨操之惟夫國之有是出於羣心之

自然而成於羣衆之同然則人主不得操而廷臣操之廷臣不得操而天下之匹夫匹婦操之匹夫匹婦之所是主與臣不得矯之以爲非匹夫匹婦之所非主與臣不得矯之以爲是彙真是真非以成一是故總謂之是以其宣之士大夫著之廊廟國體藉以尊國法藉以伸故繫之于國國之有是猶天之有日也日何嘗一日不照而雲翳之而風曀之而雨蒙之雪掩映之雷閃爍之雖曰日體常鮮而日之所受蔽者亦屢矣況乎爲國是者一而議國是者多借議以淆國是者又多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之中更有是非彼此之外復生彼此㕮㕮籍籍日與媾鬪夫士大夫既以私掩而所謂匹夫匹婦者無權無力何由以其真是非之原曉告之天下則天下人又不能操其是勢不得不轉聽之人主人主與天下人相維相制者惟有國體國法而

已今夫國之有體如器之有型而工之有製也體之有高卑貴賤親疎內外如堂之于陛冠之于履表之于裏不可竝也古之君子有投鼠之忌有齒馬之嫌所以尊朝廷明等威爲主上豫遠不敬也若小臣與大臣爭遠臣與親臣爭則屑越已甚然爭固有之如事關宗社之安危大賢大奸之進退千古綱常之明滅一代典制之存亡則直須甘爭耳如以形影疑而爭蹊徑別

而爭惡言狠籍如此奴隸豈復有朝廷哉夫朝廷輕卽廷臣之言事者亦輕故欲明國是當先存廷臣之體有體則人無僄言無僄言所以明國是也至于國之有法如方圓之有規矩而低昂之有權衡也法不爲恩貸不爲旁假不爲勢奪凡有貸有假有奪皆以法市者也是故殿上之弄臣可以檄斬部下之故人可以劾奏人臣何恃恃人主之三尺耳若使法伸于卑寡屈于

貴衆伸于弱遠屈于强近行法者以意爲出入議法者以人爲操縱如山之奸不問纖芥之罪必收于是上之所令下未必循朝之所申夕已見格泛泛然如不繫之舟無羈靮之馬政事安出議論安歸乃猶憑其玄黃之頰奮其左右之袒曰爭國是也不知所爭者何人之律令哉夫律令不信卽爭律令者亦不信故欲定國是當先守祖宗之法據法則人無巧言無巧言所以

定國是也由此言之是者天下之所共體與法者人主之所獨人主不操其所獨而示天下以輕則人主過雖然國體自尊而强爲之銜以傷其體國法自伸而多爲之變以撓其法則斯人者豈可與共國是而佐人主之不及也哉

原

原文

近世之稱文者再變矣其始以復古修辭爲宗

非西京大曆不稱合作見謂雄勝可喜沿至於雷同勦襲令人厭穢欲嘔而一二輕敏之士起而掊之乃以信心信腕不受束縛爲宗然其學儉其氣薄其脉亂宂也失漢唐得宋元夫餖飣得俚俗而有識之士浸浸反厭矣此皆知文之文而不知文之所以文故兩失之夫文之所以文此文之原也乃世之原文者多矣吾取兩家焉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

書者也序述議論生於易者也歌咏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此原夫文之所繇也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原夫作文者之所繇也雖然自有宇宙即有文章如必待六籍而後有則虞夏商周之上結繩以前六籍安在哉是故謂六籍為文之標準則是

為文之本原則非且不覩天之高地之下日月星辰雲霞之爛然而麗天山川草木飛走之類然而附地者夫孰非文章孰非六籍之經緯乎然謂聖人之經與天地相輝映則是謂後人摹聖人而聖人摹天地則又非蓋所謂化工之筆者化工而已矣必一一取肖於化工豈化工也哉故不如反而求吾心易以道化吾心之化也詩以達意吾心之意也書以道事吾心之事也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吾心之節和也春秋以道義吾心之義也後之作者道化不必如易達意不必如詩道事不必如書節人發和不必如禮樂道義不必如春秋而是數者可已乎不可已乎必不可已而陰陽五行鬼神之變化廟堂閭里忠臣孝子征夫怨婦之致思明君良宰勞臣任士之經營朝會聘享郊祀天人之作述理亂邪正之褒誅筆舌得之心而應之手能無聲乎

能無色乎宮商能一之不調玄黃能一之不錯乎下上千古內外六合能一之不該不備乎無名無始幽渺微眇能一之弗窮弗極乎由此言之文生於必不可已而蕭統所謂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者亦迫於不可不增不可不加云爾是故周秦漢魏唐宋以至於勝國之文皆文也即矯勝國以唐宋矯唐宋以漢魏周秦與矯漢魏周秦以唐宋矯唐宋以勝國其為矯

一也總無與於吾心之文若吾心之文論其無
也不惟無周秦以下乃至無五帝三王之書無
庖義之畫論其有也不惟不能無唐宋且不能
無勝國抑且不能無今日蓋無以立體故能製
空中之纖而機杼日新有以致用故能傳不盡
之薪而特然獨出立言不朽斯之謂矣若此者
不盡繇于天亦不盡繇于人蓋天與人半焉才
也識也天也學也養也人也然而學可力勉才

有奇授惟識惟養殆難言之儻倖以今日之有
有前人之格套是名踏襲不名醞釀以今日之
無無前人之典型是名鄙倍不名自然乃鄙倍
之毒人也尤甚夫必信心而出信腕而運街談
巷語以爲謨訓俳劇詼優以當風謠而曰文在
茲乎則孟子所謂詖淫邪遁亦可謂之不得已
之鳴文中子所謂纖人夸人鄙人貪人淺人詭
人不利人云者舉得自附于達意之科也耶彼
欲搗鈍賊之巢穴恐後之人又欲急翦狂奴之
魔氣吾故不辨體裁不別流派姑原其所自云
爾何暇揚扢盛藻拾魏文陳思應瑒陸機等已
唾之餘哉

評

評新唐書與兩漢文章何如

今夫史者文章之一端也而文章之變態則畧
盡於史以其紀言紀事摹寫委曲各極其致雖

煩簡隱顯奇正旁見横出而總歸之肖物使千
百世之下一覽而千百世之上若新故曰盡文
之變也而必規規然如此爲煩如此爲簡如此
爲隱爲奇如此爲顯爲正改他人之面目就自
已之位置豈復有文哉世之論史者必稱兩漢
遷史記固漢書也今二史之行炳若兩曜其中
異同得失亦多可商乃有謂遷東三千年事於
五十萬言之中而固不能裁入十萬言於二百

四十年之内以煩簡定優劣則不然夫遷以千
秋逸宕之才成千秋之史不能不簡而多漏然
政以多漏爲妙也固以一代整贍之才成一代
之史不能不煩而多瑣然政以多瑣爲妙也固
之所以遜於遷者識耳識亦難言如遷之論大
道重六經也而固以其先黄老序遊俠傷處士
也而固以其進姦雄述貨殖觥貧賤也而固以
其祟勢利豈不寃哉嗟乎固且不足以闚龍門

之藩而又誰入班掾之室者乎奈何以兩漢文
章抑而與新唐書較也劉氏之說蓋謂事增文
減歐宋之所謂得政其所謂失耳要之歐宋之
失亦不獨在有意爲簡也如姚崇以十事說主
舊史載其問答之辭與其徐行跪奏及見納而
舞蹈稱萬歲從官皆出涕一時情景如画而新
書一切剪截令讀之者了無生色如此類不可
謂文劉闢之討杜黄裳之贊决也李德裕秉政

修憲宗實錄取黄裳之事而彙之於其父吉甫
此千古笑端也胡無寘定至於助李靖禽頡利
者一以爲王道宗一以爲張寶相韋弘景封還
詔書事一以爲憲宗一以爲穆宗如此類不可
謂實録者謂景文之筆力實不如文忠文忠任
記志表而列傳盡委之景文各署名銜不相掠
美其實自標異耳雖然而文忠作本紀如太宗
之享年憲宗之封子憲后之弟任穆宗之改名

皆朝家大典故何草草也自名春秋法紀実異
不著事應然紀猶可耳志五行安得用春秋法
盡削事應不書且書兩書風應書者何多闕也
百官志何以遺天策上將宰相表何以獨詳於
藁李也若者不可枚舉然則宋固多失而歐豈
全得也哉雖然此皆拾其細耳自古作史成一
家言者必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議欝積于中
而後奮之於筆故身可殺名可汚而筆不可奪

雖其獨出手眼不無偏至然唯偏至乃不朽耳宋之修唐書也朝廷開局設官雜取諸體而分隷之攻短則恐露其長訂非則旋伸其是各懷嫌忌互相推諉歐公以前輩讓宋其猶世法也哉以世法而用之史法則天壤間無史矣不然諸列傳之自相舛錯宋氏獨爲之耳以紀志表而證之於傳何以官類之多寡姓名之次第中宗復位之日郭正杜元穎爲相之年與事不一

覈也卽以紀而證之於志何以乾符之風雹或五年或六年垂拱之出山或九月或十月自相尤也若者不可枚舉此非以瑣瑣者繩歐陽氏也夫旣曰事增文減取其精耳若增之而愈漏減之而多訛何名爲精吾故嘗曰歐陽氏之精神在五代而不在唐也噫精神之所在不必兩漢其文也而五代成其爲五代精神之所不在不必不兩漢其文也而唐不成其爲唐蓋有意於簡者有意於爲兩漢者也而有意於爲兩漢便非兩漢此千古文章升降之數不獨評新唐書然矣

對

李廣程不識用兵何如對

漢有名將二人焉曰李廣程不識廣之用兵也無部曲行陳不擊刁斗省文書使人人自便不識之用兵也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

簿至明人不得自便二人者各據其偏互攘其勝後之好奇者尤祖李而守正者獨推程折衷之論何居曰兵志有之以正合以奇勝如李廣者奇勝者也奇者必用虛用疎用少用瑕用疑用亂用猝用險然虛能使之實疎能使之密少能使之多瑕能使之堅疑能使之信亂能使之整猝能使之暇險能使之易故曰奇勝也如程不識者正合者也正者必用實用密用多用堅

用信用整用暇用易然百實不容一虛一虛即敗百密不容一疎一疎即敗百多不容一少一少即敗百堅不容一瑕一瑕即敗百信不容一疑一疑即敗百整不容一亂一亂即敗百暇不容一猝一猝即敗百易不容一險一險即敗故曰正合也提衡而論用奇者爽然有不屑之意而用正者促然有反顧之虞故此之樂其簡易彼之苦其煩擾也用奇者常自試於可敗不敗

而用正者常自爲不敗故彼之所恃以爲百不敗即此之所以未免一敗也兩家者各握其偏亦各有得失互操其勝亦互有勝負然終不可語於孫武穰苴之用兵矣何也兵者遁爲奇正者也非分奇正者也故虛實無常法疎密無常算多少無常數堅瑕無常形疑信無常情整亂無常容猝暇無常時險易無常勢故古之御士者直可叱頭亦可狗宮嬪可刑市人亦可戰而

其遇敵也舟可焚竈可滅幟可拔壁可堅何必使人樂其易何必使人苦其苛何必嚴斥堠何必不嚴斥堠而兩家乃執一自喜各自名其法耶嗟乎廣自結髮起行間提孤軍數與匈奴戰瀕死者屢矣而卒不死非獨天幸彼誠自負其奇欲以不死自見也其視不識挈瓶之智直以飛黃蹀躞而騖騖焉故不屑也若不識之尺尺寸寸不失累黍非有奇功表於塞外而終其身

無大創敗蓋亦有足多者焉吾謂廣似狂不識似狷狂者嘐嘐不掩不必核其功實而神識膽智已籠蓋一世之上矣獨怪古之善將將者無如漢武其於亡虜賈豎皆有不次之擢徹侯傳世之賞而二人者終其身一尉一守若少斬者何也而廣數奇特甚最後大將軍陰受上指毋令得當匈奴于是大將軍謬徙廣部致迷失道廣感慨歔欷終不肯對簿以死天下悲焉嗟乎

以不識之斥斥墨守不足當帝之英畧固耳如廣材氣橫絕意不可一世使盡其用勢必與人主分功當是時豈獨失貴人之心哉兼亦逢人主之忌矣是故用兵者如程不識則取人主之易如李廣則取人主之忌易與忌人臣難免哉二人者奇正不同短長約等而一時所遭遘若巧相窘焉彼皆為漢武盡者也不必盡報于漢也謹對

彭太史從野堂稿卷之第三

序

記

從野堂存稿

江陰西谿繆昌期著　門人劉典秀 方旂貞 訂

男虛白 孫嬰 輯

序

湖廣鄉試錄序 天啓辛酉

臣惟士舉於楚猶丹銀齒革自荊州入也其貢之則有司之事其既貢之則守府之藏也士自今以往臣何知焉臣知臣之所以舉士者而已夫士之文章各以其方爲風氣楚文橫厲而雄

快其風氣耳臣來衡楚惟雅是求而雅和之士臣遂得以神遇之然後知楚風之正而嚮之所擬以爲橫厲而雄快者未盡出于其本風也今夫楚在南居離明之位而江漢朝宗於海呼吸之氣實與天地相通故有王者興楚必先應當文王之盛關雎之化行而江漢之間野夫游女皆有忠臣貞婦之思可弦可詠迨宣王中興其功烈多在南紀而尹吉甫者尤能爲穆如肆好之什以風有位王者之迹存焉故自周之盛以及其季楚有南有雅而不以風名由今觀之其所謂南雅者則亦楚之本風也而最後屈子之騷出其旨慘以激其思煩以悴其詞誕以荒蓋風之極變矣而君子稱之何也臣事君子事父無所於解天之性也而莊周乃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則有可逃而脫然逝矣嗟乎此漆園外義之教忠之薄也而屈子者直以

身祗之是故正諫之不得而以死諫死諫之不得而以魂魄諫覩其上下求索扣帝閽而延佇至於陟赫戲睨故鄉僕馬悲懷蜷局而不行非所謂怨誹也招之以粉白黛黑清馨凍飲窮身安樂而卒不可復彼以爲寧死不失正而已矣可謂好色乎夫屈子之於君無所干解者也其猶有厚道也其所爲騷則亦南雅之遺而楚之本風也然則楚風之有正變不繫於楚而以王

道之廢興爲候斷可識矣　今上以文王之初
載洽陽作合關雎之化倏忽徧於海宇荆襄郢
漢則　肅皇帝之豐芑在焉是宜嚮應之先而
上方闢虞門廣厲厚招德意甚盛詩不云乎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是故
諸士雝雝以雅和之聲應也諸士出而仕矣亦
有感於君臣之際也乎古之君子不得於君放
其身跡其名睠顧徘徊而不自已厚之至也今

之君子既得於君高其爵豐其祿叫號隳突去
不反頡薄之至也厚薄之至皆觴於人心而其
後相沿以成俗夫關雎之應至於野夫游女化
爲忠貞亦云葉其俗而已矣彼屈子者猶冀俗
之一改而不得之君者也諸士遭時遇　主千
載一期儻亦有救世革俗之思乎哉臣不佞遇
諸士於尺幅之間喜其不失本風也加勸勉焉
蓋曰觀於楚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耳遂書之以
報成事

古大夫集序

余讀元微之之序子美而太息於其言也彼夫
上下千載而屈指寥寥以一人總而擅之何其
盛歟而跡其生平負薪拾橡轉餓溝壑冀幸天
子之哀憐而不可得至於覆雨翻雲千古輕薄
之交態緩嘆長呻子美之負人歟人之負子美
也自詩史之號流傳世之學者沈擬曲換以托

於幽憂痱况之節夫安知性情之何在余乃得
古大夫集而異之大夫高門碩學突起西南數
千里外而顑頷公車惋憤時事衆目睫之低徊
足跡之偃仰觸古悼今觸今悼古一寓之於詩
今其集具在齋居百咏何異于北征咏懷補襪
貸穀詎殊于茅屋秋風近體種種悲愉盡變使
人讀之恍見其鬚眉而徬徨追賞千嘴歌咏嘆
之外此其人可知矣昔人謂子美詩夔州以後

轉神豈所謂巫山之隱濬白帝之嵯峨另開一境以發人之奇而適然遇之一往沉鬱頓挫不禁之思與崩濤東峽哀猿叫狖相答而成響也耶悲夫子美嘗羁胡播逆之秋蓬飄無主郎瀼西之闔東屯之堂亦惝怳寄焉耳大夫夔産也石峭水清與秀韻適敵今天下東西南幸無事大夫得雍容冠帶歸蜀出蜀既儼然臨長五湖部署天目矣當世不爲負大夫大夫葵婆山郡以其間上會稽探禹穴東南之天又另開一境

以相助發山川藉之品題靈祇賴以昭告夫非作者之能事歟吾友吳之俊以明經判安吉不及官而以喪間大夫曲爲經紀又憐其子秀才客之代舍嗟乎此事古人所難而子美嘗流離轉餓之日緩嘆長吟猶冀一見之者也大夫自題其集曰梁父吟亦猶子美之志也夫

已未涉錄序

余自丙辰里居有丙辰涉錄今踵爲已未甚矣余之結於習也前行於丁巳之秋今行于庚申之冬甚矣余之後于時也余無仙家之玉尺稱量才人又無獨秘之金針引度來者不過以時趣說時趣代兒輩手眼而已嗟乎傳火無盡逝川不歇壬戌之過已未猶已未之過丙辰時亦未可據也若欲唐捐往客送媚新人借筆墨之平章作聲援之傳遞亦閒事勞神也哉

閱楚一錄序

論士者率不知何人之牘而瞥然遇之此所謂天也比折卷而姓名見撤棘而其人見鑒貌察言問年貲里門地之高寒冑名之喧寂種種差別于是房選出而出入巖縮意不無一轉則天而之人矣夫人與人之相知也孰與天余既出楚闈引見諸士迫鴆其闈卷歸而刻之吳門亦姑以志其瞥然之遇而已是爲閱楚一錄

呂輔季稿序

夫南土清嘉文多婉麗北邊蒼莽辭尚沉雄此天地自然之性也若夫靈心慧手紉剡巧裁五氣合以成質八音調而協響其孰能域之余以吳人操吳音者也即異方之音至其壯弱飛沉延促寬儉之數差得聽絃而按節辨其一二一日同門友呂輔季挾一册示余曰是何音余開卷曰殆南音也澤而冶腴而多風非江左而能

若是輔季令余再覆之余曰異哉直而不率勁而不險質而不俚其燕趙吳越之間乎輔季撫掌曰得之矣此不肖夢熊趙人之手而少從兄于吳會者也然去之已廿年所矣覺童子之薰心猶在子何以知之余曰未盡也知子之文者子之音生長膏華故無寒纖瑣尾之態沐浴清芬故無齷齪鄙野之習早通時譽故無齟齬澀縮之氣酌理不竭研味不厭故無浮佻縱脫之筆吾之從子也新未知得似否輔季忻然曰約畧有之不敢當也余曰未盡也相子之貌而磊砢有正骨省子之言動而整暇有神簡子且超南北者也不徒爲剡南北者也能無意乎哉聞子之師趙先生夢白者天下名教文章所自出也試以吾言質之

李仲開行卷序

鑑人者南人帯磊砢北人帯文弱各反其土風

者得貴法鑑文亦然近來北士能文者多美秀而弱不勝衣吾榜如馮如范往往見之其文亦不爲昔日之蒼蒼莽莽而標令鮮妍宛然江左風流異哉當是靈氣日開呆睫鈍腕都無着處耶始潞河李生以一編來贄吾讀未竟見其順比滑澤洮洮亹亹曰此江左風流也掩卷覆之應令人眼明必捷且速今果矣夫鵬翼大而目殷故其怒飛也必俟培風春燕秋鶻稍受風颸

去而已吾固卜李生之連得捷也李之先本江陰人吾江陰東京口而襟吳會長江奔流君山聳峙蒼蒼莽莽不盡爲吳風之弱而饒有其致乃逗出一枝於燕山易水之外北而南南而北如李生者豈可測哉

楊育原稿序

毎謂文賦千言不如辭達一語達者如水流行初無定質故夫靜渚淪漪澄湖泓渟與夫怒浪

驚濤山崩石觸風旋雲亂水之態百變以獻其奇而無所不達非必平衷湯衍滔滔一瀉之謂達也然而滔滔者水性固然或激之或束之或颶之而後奇變出其于水性或少逆矣東坡作灔澦堆賦謂蜀江險悍將盡銳于瞿塘之口若先齟齬其間而後使之滔滔入峽安行而不怒始悟夫爲文而有倒有轉有翻有縮有側有突皆故作勢以巧取達者也育原氏之文具在靜渚乎澄湖乎山崩石觸風旋雲亂者乎種種有之而吾不盡知知其能自爲達夫幽不必窮境而境有餘姸不必盡態而態有餘作者不留筆覩者不留睫吾讀育原氏之文而自悔其鑿也且天下之言文也則利而已矣何以鑿爲雖然育原之在吾師門最少且雋舉一達而何以厭少雋心不曰出崑崙下岷峨銜巫峽循淮漢汇五湖灌三江而放大海斯奇變之無窮而水懷之巨麗者哉育原可以莞爾矣

邑劉侯康谷文序

夫文之繁約清濁沉浮高下之數與政通者也政不與文通而心通焉讀其文而見其心見其心則知其政矣夫入之有至心者必有孤悄譬積頫然不獲已之思故其取資也必約其比物也必芳其持巳也必克而文耻粉澤政耻鋪張此未可與俗學俗吏言也余與邑矦彭澤劉公

同南關舉壑之倚然者也再罷公車一遇於高唐之旅店酌酒高歌無落魄可憐之色知其軒然者也壬戌成進士從房稿中讀其文知其闇然油然復㠜然嶄然者也拜令得吾邑邑財癉而民荒前長令數易吏緣爲奸端莫可究公至爬羅剔抉寢食不遑而尤身自澹約爲僚吏先是故人不能撼百年之痼敝一日醒起蓋公之於吏也可謂堅且苦矣再展公之文而知公之

學堅且苦也公自爲諸生即有志於學問公車之日久與四方閒人及其鄉之老宿參微舉勝的有知見故發之于文超忽矯特持世經世種種名言與世之貪常嗜瑣者異趣嗟乎公不爲紛澤之文以便俗也豈爲鋪張之政以愚民哉故曰公之堅且苦也公之心也而世之艷稱公文者曰雋異厭服公政者曰神明不知雋異神明公之恥有其名而不居者也河東有言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余於公信然

錢公禾游吳草序

楚錢公禾天下才也爲進士業聯而辨輿而腴蕩而開其軒翥凌翔之色一展卷而豁人心眼徐而按之浮沉抑揚悉中程度異乎世之叫號䝉突張空拳以橫挑𨈬譽者已公禾與會標舉

選勝登塲飛觴角韻凡竹林之游蓮花之社桃葉柳絲之巷留連日夕無所不賡唱而當其忽然凝神尋思本業從廣坐讙囂之中索紙疾書文不加點蔚然各篇自公禾來游吳而所見如是公禾眞天下才也彼其紉蘭珮蕙朝湘暮沅吞雲夢而吐若耶尚不足濡其三寸也而爲吳之游吾吳中無它奇虎丘一拳石太湖一勺水巧立清槩以佐公禾尖姸之一致而已公禾天

下才居盧少間且挾策而渡江溯黃河涉汶泗及乎燕趙哦黃金之臺吊易水之渡縱觀 天子之宮闕苑囿奏上林甘泉而後乘傳駕騑周行天下攬名山大川之勝成一家言可也

姚子雲雨新草序

姚子子雲行其卷曰雨新而以質於余余惟長安窄席新新相逼而獨不能爭元規之勝所見黃沙白埃刻刻相侵若五日不雨則翳朝暾籠

夕魄几視琴書都無色韻而聰明筆舌之用亦若蒙昧而不出吾蓋乞靈于雨長安中偏不厭數矣子雲胸中飽蓬瀛大海之秀且面壁香山碧雲間嵐光松色鳴泉幽谷一翻雨過無所不佳若夫車塵鞭影近遠爲際開鮮浣宿眼障一空無非雨境無非新境矣文章之道故不積者新不出入知駕虛翻局之爲新不知有屯雲宿霧而後有流瀾澍甘積也木末撦而見華石根

沒而表翠雖其乞靈於雨者多而如其枯幹一株頑骨一具亦安所受之讀子雲卷滃然沛然必有故也乃以新也氣動機撥吾知其雲行而雨施也不崇朝矣日月光華之際尚自洗濯乎哉

問世編序

芭之後出者曰梅子程子張子甚才而銳于里社之外自爲一曹一日以其行卷來質予視之

有異焉其文不立格界純取機鋒而皆妙于用短所謂寸鐵殺人微羽沒石者也又譬之畫山水者意在筆先韻行墨外不盈尺幅而峯巒洞壑種種畢具吾特未見其宏廓高壁鉅冊長綃設丹青布粉墨肖賢聖之形容傳高深之變態更作如何觀耳度其才足辦無難也且夫君山黃浦霸氣不歇才士朋興來者可畏誰得以一泥丸東封函谷關是三子者皆中原之器非僅

一邑之才也書以勸之

梅花社草序

吾郡彥會之盛無如晉陵而士亦連翩起春秋之榜羸過其數亡其膏馥相滋染耶抑名心相炙取也吾江矜獨而寡和士之文如蠶之繇繭處焉耳近乃有三五爲曹築社司盟以招同好嚶鳴響悅蒸合風雲之氣意甚嘉之卽梅花社其一也與茲社者尊宿雖少是不一儔其文疎

含豔發橫直隱見各標其致而要之清韻遠矣夫探梅者探其霜中之姿月中之香水中之影皆所謂韻也諸君幽討韻事爲華林東閣之觀夫豈其有炙熱心而破臘先春惡借江籬一樹將連翩起也哉

姚節母文太君六十壽序

文太君者長洲姚孟長之母也先萬曆四十四年太君年五十八以守節事聞被旌門詔故稱姚節母云及是年六十以十二月之庚申爲誕辰而孟長迫計偕去南宮試期六十日而近孟長脂車而不駕曰必舉母觴而先期召合其宗黨親賓將以次第讌飲畢觴事而後啓行趙兄文度其姻也以繆子辱孟長友過而問壽言繆子曰吾何以壽姚母哉凡爲人壽言者皆樂頌其懿美而致禱焉乃文氏之重於吳天下莫不聞太君節苦名高而孟長爲之子功名可指取

其得人得天夫人知之言何以壽姚母哉無已請推其母子相知之際而及孟長所以裴回公車捧觴百拜懽悴交縈而不能已已者以爲母壽可乎吾聞太君之課孟長也嚴望孟長之致於功名也亟每孟長詘於戰藝爲累日不怡夫人情望子幾幾於一第者有所亨其羸也太君謝膏沐碎繞綺飲氷齧雪而處於孤燈敗帷之間者幾許年矣耳目既屏寂歷亦忘彼不知天

地間何者美好而何所歆享爲夫亦知孟長非猶夫人子也自童子游鄉較不恍不偷嶷嶷有大人之志諸生十八年公車又七年矣不以私請一造於有司稽古好忠孝之節摛辭尚禮義之文於國家典章人物天下太計具有梗概孟長能不爲能有爲者也其志節大類毋其苦入廿出可以尚往而不窮惟孟長母知之是故以歲寒之松栢自老而以春華秋實之用屬孟長

孟長自襁褓之中與母共飽風露長而發聞於剡薦引類於作蔣實勞苦太君太君亦資甘於脩脯分餐於賓筵母子相呴俞者若而年今茲一觴行去母而事人矣事人者不可以二婦道也臣道也皆受命於天者也爲人婦改面而事人有子雖貴母不得齒於子乃爲人臣貌事一而心懷二者比比也然則母雖以子貴子不得齒於母矣母不得齒於子即稱百歲母猶夭耳

子不得齒於母是母有子而無子也故不如無子即稱百歲母猶夭耳母自爲二則自夭子爲二則夭其母二之不可以事人也一之則天下有貞婦有貞臣而因以有壽母孟長之不爲二也母知之矣旣去母而事人則此身爲人有而不復爲母有會今天下漸多事天人之際種種見端孟長讀書具梗概黨亦慷慨掉躍有風雨魚龍之思乎哉其裴回公車捧觴百拜摧悴交

縈而不能已已者意或在此而吾謂孟長所以壽壽母者亦不出於此夫孟長能極身不二即此身不復爲母有而此極身不二之心還復爲母有雖在長安千里外而貞婦貞臣澹清齋肅之氣呼吸可通母神滋悅母命滋長此乃孟長所以壽壽母者也昔歐陽氏有母鞠文忠公於四歲之孤以長以教面卒以公聞母年七十有二不爲不壽而公之文章風節則與天壤無極

歐陽母之名亦與與極俱垂於與無極而後爲
壽母是在孟長之能爲文忠公矣孟長有二子
亦髫年有志意一日而並遊鄉較人目屬之曰
此歐陽氏之爲發爲棐者也此又孟長之所以
壽壽母者也吾何以壽姚母哉以此

張母范太孺人八十壽序

去治城之南三十里爲青暘聚許旌陽遯自蜀
來游受記諶母成道處也諶母得孝道明五劍

術金膏玉液之遺多產龐眉婦人從來久矣今
太守張君我先奉其母范太孺人之居在焉其
地沃腴宜秔秫穙秫可糗可釀養老之需不外
市而家足循河十里朱櫻錯繡一望如火齊瓔
珞所謂令人好顏色美志氣不必九華丹者也
櫻園之下即爲瓜田重畛距阡子母相帶玄表
丹裏之色貍首虎蹯之形則西王母偕上元夫
人詣朱炎山陵採食之而甘者也是數者皆宜

壽且仙故太孺人久安之不樂就官中養太守
備板輿輕軒屢迎致不得於是亟請養以從母
子一室相呴俞者六年所矣其季子諸孫皆以
文藝翔起而太守之仲子業舉於鄉每歲時伏
臘太守率子弟酌酒爲壽太孺人顧而樂之融
融如也明年萬曆戊午之正月太孺人壽八十
太守兄弟方大脩家慶二三里人圖所以張之
乃以頌禱之辭請余余蓋讀潘安仁閑居賦而

有感於其母子之際也彼夫依京洛傍辟雍靈
果參差嘉蔬芳旨林沼之靚溪被服之都麗絲
竹之鏗鏘其奉甚奢其辭甚足以夸世而艶俗
繇君子觀之其母夫人弗樂也何也安仁之母
賢母也而安仁之爲子劣子也史稱其拜塵趨
貴爲三十四友之首乾沒不已被母數誚而尚
[illegible]省改既淹蹇不達猥云拙效以蔽其愆不已
過乎故曰其母夫人弗樂也太守則不然自守

傅士廷尉評尚書度支郎歷官皆常調與安仁一一巧合所差勝者不爲令簿耳太孺人素善飾獨無羸老之疾足以牽懷乃太守留滯周南當北者再而不願北也以便養故最後廣昌之政成當遷者再而不待遷以不便養故然則太守者以拙養母者也非以母養拙者也是故逼籍二十餘年無纖毫濡染以遺太孺人憂歸而歛約自守勅勒子弟毋廣營毋干謁毋傲傍閭

左然必曰太孺人之教太孺人不自居必曰此先贈公之教噫太孺人賢母也推贈公之教教子孫太守服教無斁即太孺人飲食甘夢魂恬爲樂未央較潘母所收於子者歷歷耳目細娛孰踰勝哉況乎青暘爲化人之鄉其土風物産皆足以養老而引年如前所云尤不誣者吾又聞太孺人之爲婦孝婦也集靈通明呼吸謀母即不得仙上壽可必則太守所際於親得天多矣太守余友也余將升堂而壽母焉藉里人之請贊敘其頌禱如此若其冠帔之榮子孫之盛與其君子澄源先生之爲名賢則夫人能述可畧也已

封諫議鎮東沈太翁七十壽序

今上御極大推恩中外仕者皆得以其貴貴其所生而京朝應仕自外入自甲冗遷皆得從今秩從襃號有加于是封君之冠蓋舄奕閭左其

年尚耆宿者金章白髮掩映於衎衎之里門子孫歲時上壽極雞秫之饌而及其鄉黨之人合樂饗客守相之幣璧戚友之儀章溢集其門此亦鄉里之榮觀而臣子之幸遇也然而盛德之父懽然而純孝之子有懼然思者懼夫受命於君與受算於天者無以仰承萬一思夫鍾鼎之養與菽水之懽先後於親志不知孰厭也夫無以仰承則何以自壽無以厭志則何以壽

親此亦爲人父子者之慊而吉祥善事之鈌陷
矣楚有沈太公鎮東先生者令吏科右給諫斗
仲之父也少攻書能文章連不得志於有司去
而修其世業其邑養二人愉如也送往追遠合
異聯同睦其族䘏其姊甿如也處鄉黨寬如也
排人之難解人之紛汲汲如也若夫役田祭田
貽宗人百世之利者約束惟謹遂爲沈氏功令
矣太公之行修於身教於家勃發闡於斗仲登

制科宰壯縣徵拜鎖垣爲　天子耳目之司而
太公夷然弗有子也再遇　覃恩得晉封如今
官而夷然弗有官也章服軒車偶一御之曰不
如短褐徒步之適也居家矻矻課耕讀如初斗
仲念其勞苦甚以書迎之燕邸太公欣然來曰
吾將策蹇探西山爽氣乎勿以貴游溷我也斗
仲矢忠亦數感慨言天下事至於指斥佞相抨
擊權樞諤諤無所避　人主之俞不勝咈攖龍

鱗而履虎口者時岌岌焉而太公顧色喜曰是
可以報　上恩也已屬者曹節兵覽之禍株引
名流斗仲逆折附麗書入左掖三日不報聞者
咋舌而太公恬安之曰脫有不測自諫官分耳
何怖乎君子是以知太公之善教忠也於是太
公年七十矣仲秋之月四日是爲懸弧之晨斗
仲將具觴太公曰此中正可觴我勝於居里門
而走幣璧儀牽者也吾黨之友斗仲者聞其說

約往觴之昌期則謂人之自壽與其子之所以
壽親有道焉非以人爵與天年也夫太公孝弟
通神明忠信孚宗黨不有其子貴而有以貴子
如此則可謂能自壽矣斗仲以　君報親以身
報　君精誠之極至於收　雷霆之威而時撥
雲霧之翳如此則可謂能壽親矣或者曰太公
兩輔晢澤五官無恙而三飯有加是爲壽者徵
四子十五孫多明經文學其繼斗仲而起者穰

穰也是爲壽者境而昌期舉不以壽公輙書其父子之間大者如此以風夫父之教忠而子之養志者竊附于祝者之辭

内兄李貫之先生七十壽序

貫之李先生余内之兄兄之學行高不韻于俗而爲好古大雅之士所推重至稱之曰近復先生而不以字鄕人亦稱之曰先生而余從内之稱則曰兄天啓六年丙寅兄壽七十中外之宗

戚遠邇之執友皆往觴觴必侑以辭余不可已而不可以世辭侑也余與兄童稚相親垂四十餘年兄老而余亦逾耆矣自余館兄家所閱夷險榮瘁苦樂之境兩家約畧相同而余與兄性行之浮沉重輕亦差有異至于奇文相賞疑義相析廉隅相砥余所受薰于兄者實多是故不可世辭侑也憶余髫齔從兄于弱冠兄已儼然儒先長者不敢以狎進也竊其架上有手錄一編丹鉛甚具則唐荆川先生集選也當是時濟南婁東之集盛行莫有舉晉江毘陵者尊毘陵余弗信也兄因告之以晉江毘陵爲唐宋六家之嫡冢而推本于六籍曰必從此入余心識之是年余補諸生而兄躋蹬里選久之亦補諸生其科舉業甚工于毛詩諸義尤嫻雅稱當家兄又嘶于時文之利病余凡有作必舉相質兄爲指摘瑕疵無少假余必得兄首肯而後厭若其

漁獵群書汎濫百氏目涉口誦手注筆銓兄自喜以爲書淫傳僻而余意在干祿不暇也婁東旣歿乃稍有稱說晉江毘陵者而余後解諸生縛漸求古人文章意義之所存始知六家之學而服兄之卓識余幸晚遇備官史局兄遺書長安勉以極身報主之義且曰子幸居文學論思之地而不盡讀天下之書料理天下之事空自負負國家耳余愧服其言以余之不肖不自愼

重莆拜官而冒黨嫌再就列而中黨䀌今且蹈
不測之罪蒙當局之議而兄不以我爲點也余
愧感其意則余何以壽兄哉余聞之士壽有三
壽國壽家壽身而年壽不與焉壽國者安社稷
無疆者也壽家者纘箕裘勿替者也壽身者保
名行不虧者也然壽國必籍有位有位必需遇
合惟家與身爲可勉兄少更家難周旋吾外舅
復菴公于險阻卒能一手楮柱保全其室家以

待後人之興起至今而赤岸之里巍然閥閱矣
念厥祖戒菴公之績學弗耀而表章其遺書則
河汾獻公之思也世譜成而人各有紀勸誡凜
然則近世崆峒家傳之法也割田築室規爲一
區聚宗人之無恒產者耕讀其中則范氏義田
之意也凡此皆兄所以壽親壽祖先壽宗族者
吾曰壽家也守諸生三十餘年落落寡遇未嘗
借尺牘挾行卷以贄于有司家世豐隆而無務

食鮮衣之奉非其田不食非其有不取不失身
于可賤不狥人以非禮性好異書自汗青油素
以至金石之文斷烟斷楮在千里內外者無所
不購致諸文匠心而出錯落今古合於天則識
者以爲有盛世遺民之風焉晚好幽臺之學將
删其注疏撮其指歸成一家之說則庶幾博文
而約禮矣凡此皆兄所以壽名壽行壽心志者
吾曰壽身也兄旣以逢掖老田閒所聞朝政得

失人才進退未嘗不留心而籍記之遇耳目怪
事則咄咄嘆天下無男子使若輩縱橫蓋兄強
力敢決故伉爽若此兄豈遂忘人國事哉惜乎
其不遇時正惟其不遇時而得歛其壽國之精
神以專之身與家且夫壽家非堂構之謂而壽
身非長生久視之謂也河汾有言仁義不修孝
弟不立奚爲長生兄之仁義修矣孝弟立矣當
從心之年而猶不忘踰矩之戒此所以爲兄也

余故不以長生祝而以兄之所已效者祝蓋曰身與家者士之所得長有而河汾之所謂仁義孝弟即夫子之所謂矩也兄其首肯乎爰次其語授諸子之爲兄甥者班中外子弟之後而觴焉是歲之王正立春九日也時兄子爾承方爲京朝官適遇　慶典當有推封爾承能讀父書亦不以一官重若翁也已

太學警宇蔡翁八十壽序

萬曆之甲戌閩漳有三蔡齊以進士顯名後龍巖漳浦先後出入御史臺時躋騁起而龍溪僅以計部郎終然至今縉紳間尚知有計部不知計部之有仲爲警宇翁孝友質行君子也翁之壯也挾策游北雍文章意氣伯仲競爽比伯氏舉南宮則慨然自罷曰兄出弟處不亦可乎于是笥巾襴而斑釆曰以代兄養投不律而牙籌曰以代兄秉囊家廩而佐月俸曰以助兄廉宦是時翁之家政與計部之宦業相表裏者十餘年使太公安于家計部安于邸翁有力焉及計部之宦業不究而翁乃盡究之於家復推其家學以究之於子孫子孫次第爲諸生隷太學上舍而翁益斥其羨縱與閭之名士及四方之賢豪長者游駿騣翔起矣其小者亦皆蘭茁玉茅映帶左右而翁碧瞳丹輔婆娑鼓腹而撫之几杖之間甚樂也是歲丁巳翁壽八十矣其冢孫之隷南太學者曰周甫氏偶遇予于虎丘之僧

寮贄其文文楚楚爲點定以去他日又問予于虞山則頓首以祝者之辭請而述翁大者如是余則謂周甫子之大父里居而雲臥年至而神强庶幾于古之黃髮耇老使停史祝之無愧辭者而余何能爲役將連引所謂榮期休慮靜虛玄素之術以擬翁翁必不受不然而舉范少伯且富且僊龍蛇屈信之用以擬翁翁亦以爲謾

我無已請就翁取身有者而頌之可乎夫眞宰之所黑瞽者盡也私嚮者餘也如子所稱翁殆善用餘者也且夫翁盛年嘗操三寸管隨伯氏後素巳秀池塘之句蜚壁水之聲矣千將之鍔一不劾收而匣之可謂不盡其才有計然白圭之策而不爲一切苛取推燥分甘與俗流通可謂不盡其殖生長膏華耳目婾適而無鮮衣怒馬之客與柔曼都麗之好可謂不盡其享夫不

盡者能用其餘者也氣有餘蓄精有餘固而神有餘恬翁且長生久視于人間永永無算必矣周甫勉旃整健翮而凌厲飾羽毛以高飛俟翁之爲九十百歲者周甫擁傳衣錦而歸進絲玉之杖奉紫霞之觴翁樂更何如也子歸矣姑以吾言奏之翁其左手擘荔枝右手拍車蛤莞然而盡三爵也哉

記

擬癸丑進士題名記

今上在宥四十有一年癸丑久道化成人文融朗　上俞禮官請廣制科額有加　廷試之士三百四十餘人　上臨軒問子大夫以當世之務先王之畧巳　親覽策對　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于是有司循故事礱石學官以待題名而　上命臣某爲之記臣乃拜稽手颺言曰嗚呼今日取士之典何其嵩而待士何其重也說

者謂　國初雜用前代明經孝廉賢良方正與夫博學宏辭直言極諫等科是　二祖所以設天網頓八紘而後稍隘也臣愚以爲不然夫國家之用人一視其天之靈秀所鍾耳今天之靈秀不鍾於他途而鍾於制科之一途必矣何以知之以人之精神不嚮於他途而嚮於制科之一途也人之精神在是卽天之靈秀在是國家之所登用又誰能舍是是故臚傳之日百僚稱

賀珍貴芳鄰以薦之令聞廣譽以旌之三事九
列次第以升之他途莫敢望焉諸士之於今日
諸士之時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周王
之作人而徵於壽考豈非以其純德不已而亨
國最長太和至順薰蒸流映郎天地山川之靈
不禁其發洩於人材而文王特鼓之舞之以盡
其用者乎然則 今上之特廣制科以樲薪多
士亦 上之時也 臣 聞之唯聖人識時唯賢者

能不違時聖人識時故不靳圭爵以旁招俊乂
賢者不違時故不翁奇珍以委輸闕廷今日
上之登士士之遇 上固雲龍風虎與日升月
恒中天交際之一期也當此之時士即剖肝瀝
膽以報 上恩 上方開廣稽之路嘔喻受之
不足爲難何則遇其時也雖然有一時之時有
百年之時有千秋萬世之時夫見才爭競功能
張皇議論挾有餘之力以騁於無涯之途此所

謂一時也若夫百年之時直須功立而能成以
所效于當世之實用較耳豈可謂攘臂而任咳
口而談遂足報 上恩畢今日之遇乎哉詩又
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鼓之舞之之謂
作恬焉愉焉之謂寧 上遣士以鼓舞而士不
奉 上以恬愉何名爲報士不慮千秋萬世之
時乎有謂萬曆中增廣制額而某也至今不朽
某也爲穢某也則汶汶焉此所謂千秋萬世者

也然而千秋萬世不俟百年且自一時始報
上之恩荅 天之貺在此日矣爰題癸丑進士
名勒之石備異日得失之考云

滸墅關新建廟學記

滸墅關之有塾自嘉靖九年始也古者家有塾
塾隸於關非古也其畧昉黨庠遂序如世所謂
里社之學者歟項吳中之社學廢而滸墅塾猶
存餼羊則又以領於關使者故然湫隘已甚生

徙闐若菘詡闕然前使者閩南安李公至而問之深用嗟悼乃行度地有所規條而先立夫子之宮以爲表廟三楹爽塏宏壯輔以兩廡具體而整戟門屏之泮水縈之泮之前若櫺星者曰聖域左右若峙者曰東西賢關既儼然廟貌矣不及竣而李公以報命還越二載洪公至亦爲閩南安人志與李公合則又慨然奮曰庠序之遺而前使者之緒可弗竟乎乃塗丹雘乃峻垣

墻乃斧榑楔又緣廟之西拓之爲堂三楹宏壯殺廟之二爽塏如之若曰是群子弟之所鼓篋而游倚席而講者也顏之曰明善堂堂後爲啓[illegible]之肄業者總門承之門義學門自部署入廟學繇雲路坊使者諸生往來周道也巷沒於民不可以軌公決復其故伐石新坊表之曰義路然後廟學之觀始備是役也始于萬曆乙卯迄丁巳之十月而竣二公實

相終始云其先後市材鳩傭工徒費若干緡皆取節縮公羨君子以爲經及是洪公報命矣屬其同門生繆昌期爲之記昌期曰闢門之有廟學非制也廟輔於學學輔於社而義起之則制之所不禁也且不覩吳門之爲闤乎是錦繡牙檣之所集露冕霓旌之所賁大賈重裝之所出游閑輕俠之所趨也夫以千家之市而置之九達之衝招以艷異眩以瑰琦闠以可遷之路將

童蒙化爲便儇而敏秀轉爲遢點處地然也自非齋舍以居之老宿以傅之講誦以收之歌舞以節之籩豆簠簋以習之則其樸不可恃樸不可恃而吳士之偷自闢門啓將使人謂使者曰操鑰執籌爲天子佐錐刀之末而司徒三物漠然度外無乃非契教人倫唐虞命官意乎此闢門廟學所繇建也昌期既述其事復推洪公之指告諸生俾知勸焉李公名佺臺洪公名啓初

繆太史從野堂存稿卷之第四

墓誌銘

墓表

從野堂存稿

江陰西谿繆昌期著　門人方岳貢劉興秀訂

墓誌銘

明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用齋劉公墓誌銘 代

隆萬之際任丘有二劉先生以兄弟起家制科顯名卿佐出入朝野欝然鉅公天下望其並大用且並盡其用者爲今少宰復齋公與其兄大司空用齋公少宰方以純德不貳受知　人主

爲時嚮之所尤急而當其逡廵未應則太司空先以劬勩盡瘁卒於位矣　天子聞而震悼下所司議贈議廕議祭議葬若太常之謚以俟彙給蓋異數也至是少宰將以　天子之命治公喪而先期藉孫宫允承宗之狀來屬余銘余不能辭按狀公諱元霖字元澤號用齋先世與州人其徙任丘自五世祖興始也五傳而爲公父

柱峯公勅配章氏公母也柱峯公舉嘉靖庚戌進士歷河南按察司僉事其封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章封淑人以少宰貴其贈工部尚書加封淑人爲太夫人以公貴蓋太夫人生三子伯氏少宰公元震公其仲也初太公夢虎躍于庭寤而生公以爲祥弱冠舉順天己卯試明年庚辰成進士授安陽令安陽故劇邑宗藩武衛相錯俗悍而好訟公行問政于少宰

少宰念弟年少氣盛第曰無滋他務去其太甚者而已公唯唯受教一以清靜理之至其均徭平賦弭盜賑荒興學較重教化至今奉爲絜令焉遂以治最擢銓曹郎時銓政方苦跙踽與宫府牖不相下　上意有所猜防頗用不測諸曹郎有空署逐者公不隨不激調劑其間無私德亦無私怨故周歷四司不被纖謫遂擢常少提督四夷館久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浙

江督其軍務公至則持大體推至誠激揚文武
吏而盡其材其于防海備倭尤兢兢當是時朝
鮮用兵而徵調之議起公投箸起曰倭患在北
而竄伺在東南且將習兵兵習地更置于不糴
之地而數試以無常之人是兩虛也爰上調兵
五事部檄以薊將來統浙兵者公疏極言其不
可而一意脩浙西兵務以備非常于是條列六
事又摘緊要四事上請其于踶將練兵足餉大

者鑿鑿乎其言之也無何礦議起而鑿山之使
出無何権議起而市舶稅課之使踵至公累疏
陳其不可大畧謂浙頻歲以來徵調繁興庫藏
已盡室家已空浙兵不能一意防倭安能分兵
防礦漁商之稅原抵額餉安得借以濫餉言極
愷切俱寢不報若輩亦畏公神明漸受公約束
不至大騷會浙西東水旱非時公因請改折南
糧本色京絹絲綿等項并緩一切帶征于是民

困稍甦歲不爲菑浙歲苦織造其額費至巨萬
而解發增造之費復無算公因請寬運請減數
請給袍料機料先後區畫秋毫不派民間而工
不告病蓋公自念以塡撫之任當時事之艱上
籌國計下恤民生至心血爲枯其憂危之辭亦
屢形于章奏云在鎮八年以考績加右副都御
史巡撫如故公念親老先后請告十餘上不得
竟以太公憂歸里服闋　天子以大工正殿郎

家拜公少司空公念太夫人春秋高陳情乞養
又不得以太夫人趣行乃入入即視內帑貯藉
庫藏告竭工作紛紜而外解題留之數日益公
一意節縮罷一切不急之務其不可罷則撙節
吏心計者計之一二年間遂積至九十餘萬公
復念將作之弊中涓爲窟而奸徒與之表裏今
無事不繇中涓無役不隸中涓而欲去浮淫之
蠹清冒濫之源勢不可得每事抗章爭之陳璫

永壽自負得　上好借工作要金錢于例外公
執弗與內官監傳造南京器皿溢額公勸止無
溢額稅璫以燒造責辦浙江土青又責運鮮紅
等器公請一切停省璫又借北虜要賞名乞加
派二十萬照政段織造又請造　冊封冠頂用
珠翠料以千萬計公疏俱極言不可故事京商
買辦物料中涓督收墊費爲煩有領直僅供墊
費亦有不足墊費者既貸辦料又貸緩比公備

陳鋪墊之苦請一切禁除又念僦人多從貴人
關請得預支估直無關請者稽留至數歲公乃
權其閒劇以次支給遂無敢預請者凡公所抗
執與其刻剔多與中涓貴人相左誠戛戛難之
至于汰夫匠之奸冒嚴帑金之貸辦雖一銖一
環不肯輕假而公自以爲管鑰在手易爲操扃
者矣初採木役下川湖貴三省其大木以數十
百萬價以九百餘萬公念地方力竭酌量事宜

稟八議以請諸陵橋梁鳩工已閱五年費可十
六萬而監督司官且更七八人不就公以久任
責成請黃河告決歲糜水衡金錢迄無成勞公
以嚴失事預儲備委任州縣分別功罪請所言
皆天下大計識者韙之先是公念太夫人屢疏
乞歸既晉尚書得以　恩命及二人圖歸益切
會　慈聖喪有事山陵病寒遂不起時萬曆之
四十二年甲寅三月之五日也年止五十九公

經濟遠猷不究于年悲夫配李氏贈淑人繼張
氏封淑人再繼徐氏子一龍星官生側室方氏
出聘右春坊右中允孫公承宗女女一亦方出
許李嗣勳葵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原余唯
末世士大夫伸眉抗腕好議論鮮功實有能精
白一心以纖勤周慎佐國家之急貽百世之利
而不見名如公者殆難言哉公在浙內存撫斥
姓外治兵食譚笑調二璫於股掌可謂文武材

奚乃將作之政去浮剔蠹力與中人抗而　上每屈已以從之不可謂不遇公不死必有以平衛之績表見者而今已矣銘曰　公之啓祥夢虎蹴跟占云其吉赤芾用光安陽之政如刀發鉶入領藻鏡爲裴爲王　帝授節鉞綱紀越方島夷蠢動調發倉皇乃飭艅艎乃治餱糧杼軸瓶罍亦孔之傷民以膏雨吏以威霜　天子曰都休汝疆埸百工之事汝其朕相公用節縮遑

其濫觴竹頭木屑算及針芒智殫精竭[illegible][illegible]人亡　天子曰吁奪我棟梁是唯勞臣可斷表章設旐建旐赫赫揚揚豐碑大隧賁此幽房國史系辭千載芬芳

明勅贈徵仕郎行人司行人宋二公繼配

贈孺人楊氏祔葬墓誌銘

大行宋泰侯與昌期前後同出會稽錢先生門相視莫逆握談道肺腑余得備稔其家世壬戌季冬余役潁川泰侯役凉州車轄接于東陽雪中治具遞賓主及河而馬首東西歷癸甲鱗次報竣泰侯以今　上推恩得移贈其父警齋公如其官有　詔改行人七品階於是警齋公再及贈而母周繼母楊並得贈孺人實異數云一日泰侯過余再拜跪而請曰敢以繼母之不朽累子也吾父母之葬也業有銘獨吾繼母闕然聞法有追銘惟史氏銘助章天語毋受倍華于

其圖之余受狀讀其辭絕痛孺人楊氏沂州衛籍楊太公欽女也初周孺人室於贈公三年無泰侯而病病久之輒請於舅姑卜求賢淑以自代而聘孺人人謂周孺人達而遠必有後也比周殁孺人入則閒靜有婦儀恒終日嘿坐無嬉笑亦無跛踦妯娌皆嚴之嘗是時贈公家窶甚析箸受童牛一雙驢一麀於簷孺人雪夜手飼至皸瘃不言苦晝驅一稗婢從道上拾牛馬遺

手自句薪以炊炊烟觸鼻睫涕洟垂垂下無踈
容贈公嗜古攻學以其學教授四方十九在外
歸則丹鉛一室早夜以飛忘其饑疲一切細瑣
俱委孺人孺人一身且織絍且井舂且指畫農
桑卒以寛贈公於學贈公遂成名儒然數奇累
黜場屋兩尊人春秋高矣脩脡之入僅足供甘
脆皆孺人手調進之而口所啖者糠覈菜根而
已初孺人之入也泰侯纔二齡孤雛哀哀贈公

念伯爵子騫之事爲擇保乳寄養於外家孺人
泣請迎抱以歸疴癢燥濕必摩必復闘夜半讀
書聲靡粥勞苦以爲常其後憐愛新婦亦如之
庚子泰侯舉於鄉孺人率子婦酹周孺人之主
曰微天之靈幸以孺子立矣聞者皆嘆息泣下
所生子鳴世負才憂貧思棄去儒而用奇自振
孺人曰貧與儒自吾家之常憂何爲乎去何之
乎不如從兄下帷適也有女既嫁將從姑徙淮

淮俗婦人多酒會孺人戒之曰婦不踰閾古之
則也汝從淮吾不汝女他儀法訓誡多可傳孺
人生嘉靖丁巳歿萬曆癸丑年五十八以歿之
年十二月二十日祔贈公之兆男四入鳴梧鳴
世鳴琚鳴漢鳴梧即泰侯已未進士今官行人
鳴琚鳴漢側伍出獨鳴世自孺人出女二人贈
公諱日乾歲貢生吕斯讀狀而嘆曰夫後先之
際人所難言也方周孺人未賢自代豈其必以

孩抱託之耶贈公亦裴回耶顧不敢付之所不
可知之人而孺人忘其爲何人子也鞠育教誨
及於成名而後告之逝者若踐要約然豈非盛
德至心哉周孺人之有後於宋也孺人之食報
於大行也皆天道也是宜銘銘曰　用婦代男
躬百瘁用母代母恩斯倍終食其福天語至永
世有辭信幽隧

明敕贈文林郎浙江金華府東陽縣知縣

暨陽貢公暨配周孺人合葬墓誌銘

友人貢國祺以萬曆乙巳十二月癸亥葬其父暨陽公母周於龜山祖塋之次有形家來視之曰此吉壤也而未得穴移之數武厥後大昌卜如其說乃以辛亥之十二月癸亥即其地改葬公周祔焉葬未有銘國祺以屬昌期昌期曰諾時昌期與國祺偕公車既昌期守史館國祺數遺書徵前諾昌期曰予先君之志在子以子之

文必達需之天語且至天語至史作銘不尤張乎及巳未國祺果成進士拜東陽令三年獲推贈公如其官周爲孺人於是國祺自東陽追徵前諾銘不可已按狀貢之先大名蒲城人也宋蹕南徙於宣城勝國時有師元者仕江陰州學教授遂家焉六傳而爲山東按察司僉事諱安甫舉弘治丙辰進士正德初爲南臺御史偕其寮蔣彥徽等疏斥璫瑾受杖削籍再起自罷忠

孝有聞是爲學靜先生學靜先生之季爲太學諸生龍陽翁諱蕃龍陽翁之季爲公諱賦字明善別號暨陽公少也穎故龍陽公發先世之書授之而課以舉業甚勤其業佹就而龍陽翁憊徭役念無所得代者遂縱令棄去儒公忼爽有志略善劈劃其治家不苛屑而操其大御僮僕以寬而能盡其力既已楮柱門戶而故產倍拓龍陽翁曰是善幹吾蠱然公自念以世家子伏

抑隴畝其細已甚亦復何能皷皷效鄉里婦孺所爲故其疏財市義拯危賑乏日亟亟如饑渴人有券謁卒見負如棄秕稗坦率開霽披肺腑與人無纖毫覆藏亦不能藏人之愆意所不平雖親暱不假至刺刺而數之或乘酒嫚罵其人避席走不敢有反脣惟公生平無背憎人亦少怨里豪覬公產數起危事撼公飛鉗窩網風波肆與公不爲動至於急兄之難盡力號呼如身

在湯火即挫産洗槖不侮矣龍陽公好飲飲客
公亦好飲飲客客至呼酒予姓班側引觴滿酌
頽然就醉迭起爲壽父子兄弟之間或促數糺
逖或竊歌唱答而不失其度人謂貢氏世有酒
德云公治生之暇得涉覽稗史於司馬氏通鑑
則手披口誦不輟毎詔國祺曰此仕學本領也
晩節葢自瀟灑蒔花種藥小築悠然邑宰聞而
賢之賓以鄉飲酒之禮最後推　恩詔予爵一

級公逡巡弗應也天性孝友事嫡母趙如所自
出撫嫡兄之孤如已子王氏姑孀而貧迎養之
終其身尤留意於宗牒取宣城陽阡晉陵諸派
蔓失據者整齊其世次彙爲一編曰令後世子
孫無忘本支也孺人顧山周氏婉嫕宜家其爲
庶子婦能孝于嫡姑爲嫡能慈其諸庶布裙蔬
食拮据生事卒起公家凡公所爲送往事居以
教以養皆孺人有勳焉公生以嘉靖乙未十月

丙申歿以萬曆乙巳三月辛巳孺人生以嘉靖
丁酉四月甲子以萬曆丁酉六月庚辰先公歿
嘗孺人之歿也不及見國祺之舉公見舉矣不
及見登第嗟乎此國祺之所以追慕悲咽不能
自解而必徼銘於史以托不朽者也昌期謂公
布衣名教陽秋在吻而要歸於長者使公在今
藉有封號以表率於鄉化其訛俗又獲推其子
之餘祿以須施其宗黨其行義更有足術而惜

乎其不逮也追爲之銘抑亦里人之思不獨塞
孝子之悲也已男子五人萬邦萬善萬象修齡
啓齡修齡即國祺以萬程名萬曆癸卯舉鄉公
治命更今名試禮部萬曆已未追士今任東陽
縣知縣萬邦娶薛萬善娶葛萬象娶趙修齡娶
徐啓齡娶許女二一適周一適郁銘曰　嶽嶽
柱下邦之司直棄官便養孝思蔓慄身歛道冲
其用弗克以昇孫子食舊之德爾位不登受其

肝亦傳德襲訓亦曰作式龜山之陽有墳其特
十稔而與兆語不忒篆以識之來章豐錫

明故浙江金華府湯溪令秦君允言墓誌銘

萬曆壬辰有詔選郡邑士既稟之儁者入太學
而南中選號得人魁名翔出無錫秦允言選中
之儁也方其入太學而祭酒爲秀水馮開之先
生先生自負經生尊師手筆點竄遂成品目而

允言特見寵異先生又因允言得其仲允德文
而大異之取謝句花萼嚶鳴爲識而允言顧落
落自守更都試不利意豁如也允德以庚子同
余舉白下庚戌死公車允言嘆羽翼之差池而
名場之悞人也遂棄公車不復理久之謁選得
金華之湯溪令湯溪故瘠陋又逋中稄民去爲
盜竄不可窮允言首詰盜縛其魁而釋之使盡
輸其主名而挾之以牖捜諸竄盜悉平有大猾
而見法者某某久竄匿出入詭秘不可跡允言
以計縛之郡司理入某賄爲婉解允言若弗聆
立寘之法以是失司理心而司理竟以他敗人
是以多允言之執而前去令者沒庫鏹至六千
有奇允言不恐他坐又不欲顯斥其名則爲節
縮他費績纖累奏以償其刻苦爲隱厚又如此
允言令三年湯溪大治臺使者交薦至擬之治
行異等而允言竟以勞瘁卒于官湯溪之民所

爲號哭也悲夫憶丙申丁酉之間余與允言遊
館于涇里與令孝廉顧夾之講藝余每從夾之
徵秦先生指授若何夾之曰秦先生不帖帖藝
家言偶有意會微言提唱而已性樂酒德舉杯
引滿且讀且嚼當藝戰之殷也與浹白汗交流
恐不得當而秦先生寬止之曰且進酒余是以
知允言凝神遠穆其中必有異者而人則謂允
言頹然自放一切與世抹摋乃其試吏精心斂

辭卽一時老吏遐以爲弗如至刻苦盡瘁以死而後人知允言才守爲當世有用人使其早遇合對策發科功名豈勝量哉允言名延黙別號念橋娶吳氏父邑諸生楷母史碩人男二重甲重采女二婚姻皆士族允言生嘉靖辛酉卒萬曆丙辰年五十六以丁巳十二月丙申葬于楊瀆之浙阡而重甲次狀謁余銘銘曰　梁溪之秦系自淮蔚蔚敏嗣興奕葉燦璀子與二仲秋

有才技酒餘棋局跌宕文史子之折腰亦爲昝使到官受事素餐激耻櫛垢爬痒民曰樂只功緒有聞祿乃止此不羸其躬後食其祉鑽石埋辭告百千祀

明故溧水學訓導芝菴趙先生墓誌銘

先生趙氏諱樹恒字茂一別號芝菴趙之先出宋宗室潞恭憲王元佐五傳而有朝請大夫士鵬者出守江陰峯遂家江陰之砂山石橋里家世廬墓俱在砂山陰歷宋元以來無他徙子孫多賢且貴其在祀典者宋則秘書發　明則孝子鉉語具邑乘中孝子之六傳爲文學抱玄公從洛則先生父也娶夏而生先生先生弱冠補諸生連試督學開府皆第一方嘉靖末時文寙爛先生獨以清新剪棹奪其曹一日名噪邑里當是時砂山之趙宗方盛通朝籍者二人縫掖數十人推先生爲後出之儁先生淸峭壁立有

神簡尚風節齒兮出入一宗以爲律令按察武選二公皆曰吾家名教屬阿恒擔去矣共推重如此已屢試京兆皆不利歸雖英華銷落而風格整峻如故遷延久之以齒貢謁選人得應天之溧水訓非其好也其甫至溧水而爲令者鄙意若以腐鼠相嚇先生曰一老廣文日敢齋前苜蓿有何佳味而謂我難割耶歸休矣會令以遷去而代者爲嘉興徐公一再見先生而心折

曰古人哉趙先生也頗折節與先生交先生曰老憊沓拖不能以骨體事明公請明公寬其禮法而可徐公曰善暇則綸巾葛服提一榼扣齋扉先生亦時出薇蕨佐以少炙兩人促膝娓娓清言雅謔至夜闌不休然先生所言皆千古六合絕不與邑事即語涉諸生不過稱引課業或爲貧苦屈抑者道地而已亦絕不令其人知徐公久而愈親之人謂徐公爲令賢有名其力能

致先生六館否亦百里者一日以廬江授徒即徐公愕不知所自于是先生歸矣諸生設祖帳祖先生至數十里不絕有追隨抵家雪涕而別者人謂一時師儒令長學官弟子之相得前此未曾有也先生歸而闔門自老盡謝里巷酒食與一切郡邑交前後邑大夫慕先生名每歲以鄉飲禮賓先生先生弗應也先生性伉直面骨崚嶒口不藏人過意所非是義形于色在富貴

人坐中小不當意便拂衣起去咄咄不止尤不與小人作緣小人望而走匿以不遇先生訶叱爲幸嗚呼此豈逢世之人也哉然潔身修行五十年讀書談道屢空晏如窮途薄宦不從里中貴人乞一紙薦書其與徐公風塵遇合最稱知已先生曰吾不願受知已恩嗚呼先生可謂介江孤立嶄然不滓者矣錢太史受之爲孝廉時過溧水遇彼中諸生道先生遺事受之曰先生

且死矣諸生聞者皆泣下即日相率詣令請祀先生學宮令新建徐公若谷因爲表章甚力會學使者缺而徐公且應召去爲具草應祀者狀數千言今尚有待云先生居家孝友節縮已養養其伯氏至篤老益恭病寢劇治二木以其一待兄猶强起視匠事曰不幸先兄蓐螻蟻吾不忍此三尺之題付之不知何人之手也羽翼宗人獎其少雋而繩其不率當先生在其見繩者

不無微反辱比歿而盡族哀之曰天乎何奪我趙氏于城也嗚呼先生自有本根與世之溪刻爲名附外薄内者爲敵可以風矣先生卒以萬曆丁未其生爲嘉靖庚子年六十八始娶于花饒婦德先先生十八年歿有四女無子晚納劉氏妾舉一子名焯祖聘貢文學隆祜女先生歿時焯祖纔四歲已失母劉矣先生托孤于貢而以少豈産屬之花孺人四女者一適吳一適貢

一適蔣一適繆劉復有一女適貢先生歿三年而一子者復以贅廢諸壻謀于其伯氏以今年辛亥之二月甲申日挈遺孤葬先生于沙山祖塋之東而從花孺人兆合焉劉亦得祔女之適繆者即余從子尊貞婦尊貞以贅壻受先生托與貢共撫其孤及是手趙之宗賢繹燃狀來問銘嗚呼余先人辱交于先生先生以爾汝視余余藐少諧獨先生以爲可有眼前不平事以告先生先生或唾或罵或泣或笑先生死里中無可語者矣然則銘先生者必吕期也先生志也

銘曰　生也逢曰徐公死也逢曰徐公嘉與引手遺徂寃新建秉筆事從客徐公徐公兩不終偬綫一綫寄孤童朦朦在鋼命奇窮我欲問天無所從泣而書石告幽宮已乎先生竟何逢蒼松白石伴清風

故太學生程君公甫墓誌銘

自余守諸生而休寧程生廷灝與其從兄弟暨從子數輩來問業余舍不能容至別賃舍以居逾三載而後其羣從各散去獨灝之相依如故余問問灝以若之家事紛若翁亦漸老何以脫然無内顧憂灝對曰有伯氏在大人委家秉授之一切治辦縱灝輩使學于四方以灝得事先生幸甚遺書戒勿歸也一日而其家人以急告日程之祖墓爲里徂所誣醬且構飛語悶于有

司事岌岌矣先生告歸越數月而灝復至余謂此
事了矣灝曰未了也有伯氏在曰彼曲我直吾
能據義爭之何與若事而僕僕廢業爲余因竊
嘆程伯子之賢且才也遺其父以安也就其弟
于學也易曰子克家伯子之謂乎又從容語灝
兄弟均勞義也長者勞而少者佚可乎灝感余
言再理裝歸後五年其事始白而生亦不能數
來遊矣余既第守燕中一日灝忽至余喜欲狂

而祭其色慘甚再拜起曰茲來非以問業也爲
伯氏問不朽也伯氏死矣而又以溺死先生知
其人于十年之前而天之報之于十年之後如
此奇酷吾父以下迫欲死計得小榭地上者地
中片石耳惟先生憐之余既不忍拂灝而又不
能爲新都之文辭以光程氏乘且奈何姑按狀
書之程之先自晉新安守元譚公始也九若干
傳而爲處士公某則君祖也父光祿公某娶于

某而生君君名廷溥字公甫弱冠補郡諸生游
太學挫南北試者久之而君志彌勵下帷攻苦
冀得一售以娛老親而里狙之難作矣其業再
殖再落俱以家紛故頃歲以光祿公命有事盧
江自眞州逆江流而上抵江浦而颶風作檣倒
舟覆一舟人皆溺從僕中有遇救得免者馳報
南都諸家人在南者急來搆君屍三日夜始得
君之子允棻奔自錢塘視其顏若生乃含而殮

焉訃聞新都其父母哭之曰吾無以佚老矣諸
弟哭之曰吾無所成矣宗黨哭之曰煢者孤
者貧乏者誰爲卹矣環里巷哭之曰急莫告矣
紛莫解矣嗟乎伯子之爲伯子可知也彼非獨
克家也竟其才志足爲世緩急焉以一縫掖死
即死耳死而死于波濤天可問耶君生嘉靖丙
寅歿萬曆癸丑年止四十八配王氏生一子允
棻娶于吳允棻奉其喪之錢塘復自錢塘歸葬

于某縣某山之某原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爾祥步緩視而卒以溺死若或使雖則溺死
弔者如市悅魚腹逐平陸封馬鬣卜兆協我議
爾宮爾後其隆

明故夏室屈孺人墓誌銘

孺人屈氏郡諸生夏孟脩妻也父曰蛟祖曰泰曾祖曰霖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官刑部員外郎霖兄震蒙其外氏陶以字廷威行陶廷威舉

從野堂存稿 八 墓誌

弘治六年進士官南京戶部主事邑人猶稱之曰大小屈兄弟俱以清勤死官下其子孫不能名一環夏之先歷有聞從高與廷威同進士舉積官至御史中丞餘乙科居令守不絕至嘉靖之末而夏宗亦替于是妁氏申辭曰兩姓舊德耦俱兆與屈女所以歸夏也舅曰禮疇翁姑曰蔣媼居貧相攻苦爲生而自孟脩見頹則縱令游學膏火楮筆悉仰給于耕紝孺人十八入門班諸婦晝夜作井臼之間機杼札札矣問衣食餕必服必嘗翁媼曰是善事我于是孟脩得一意讀名翔起開弟子講席者二十年束脩所入市少甘鮮以進翁媼孺人則菜羹一盂練布裙一幅蓋恬安之孟脩數從外偕文士來孺人前釀醴作虀料糗腊以待呼酒炙酒炙速屬俱美好猝不知其爲貧家爨下之跡去客數武簾屏肅然匕之掠于釜者其聲微君子以爲謹孟脩

從野堂存稿 八 墓誌

既五困棘闈頹然杳晦有自憐之色孺人覺解之曰數也奚闇高門愈下不極不通何必予身矣姑教兒自孺人歸四十餘年孟脩素業不加龐然屢更儉歲衆大小猶接食平居烘煖即其家亦自忘貧厖一婚一嫁營兩喪曳長覆短卒使無見綻裂皆孺人勞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日以疾終壽止六十自孺人歿而孟脩悲思不已擬古人悼亡之篇作五歌繆氏覽之曰夫

婦之情止諸禮義如安仁留勝于翰墨文通佇望于月華盛年之思亦半爲情溺耳若夫青衫白髮茶蓼備嘗而早有鹿車牛衣之感晩無司隸京兆之遇凡屬有心何能遣此君子所以愈增伉儷之重者也孟睿名九思一子貢球邑諸生一女嫁穆維楨後其殁之三年萬曆戊午十一月之壬寅葬後河之新阡昌期出自夏母黨之戚兄孟睿而嫂孺人少與孟睿同學出入較

藉必俱知其家熟役固無辭而先世與屈兩公中表故敘其家世爲稍詳銘曰　噫孺人四十年勞薪一簪不著身生世不諧嫁士人東家之子流珠瓔西家有軀困陳陳一日而死委黃塵羞璧布幣我不銘爲爾君子揚爾芬爾祖之祀莫或承原本書之存其名噫孺人死則麤

明故邑諸生陶季公暨配何孺人合葬墓誌銘

龜山之東麓盡而平疇接有方塘者三泓渟湛瀯可灌可漁前貢士陶先生元之居在焉先生學行有聞里人即其居稱之曰三塘先生晩歲以明經上公車竟死子道有子三人皆以諸生世其業長公光祚早當戶年六十餘考終次公應科今八十二矣步履飲噉猶如五六十人獨季公光憲以孤童起年止踰艾後十八年而其子舜選始克奉公與公配何孺人之柩合窆于

龜山之祖塋其可哀也已公七歲喪母趙九歲而先生之喪自外至伏地嗚嗚泣見者慘動後母潘憐而撫之稍長漸露頭角孺人之父何翁者以爲快壻也收之家塾公是以讀書知進取十七補諸生益自矜奮當是時公猶室于何也念母潘遂以孺人來歸居宅之丙舍且讀且治生孺人十指佐之備極織苦久之漸有產殖則肩隨其伯仲出支徭賦入應賓客公私百需不

以孤寡之餘自解免既屢摘有司終不廢讀課
舜選亦早成諸生曰小子勉之夫先貢士之業
而大家之志可弗究乎大家者先生之母貢也
戶部郎之女御史之姊定門授經于先生故云
公居恒以不得事先生爲恨歲時伏臘孺人潔
饗饋而公薦之嗚嗚泣不收初母潘之撫公也
如已出公事之如所出母病亟則孺人手調湯
藥浣牏廁及殮送皆如禮可謂一德相輔者矣

昌期念吾祖東濼府君妻祖戒菴李府君輿三
塘先生石交三家遞爲婚媾吾世母及外姑皆
公姊也妻公女甥也昌期爲童子見公兄弟來
吾家公年少丰容吾世父靜思公以姊夫自老
秉酒驕穉之公不可咄咄以去去而再見款如
初長過外家則見外舅復菴公與公兄弟飲觥
籌徹宵且外舅于公不自老公亦溫克自持當
其坐間長公嶽嶽文公斐斐或相觸相左讙誶

之聲幾與笑語錯而公頹唐玉山强沃之則亦
受沃而頤其咄咄之氣時發于諸甥記妻兄李
貫之小兒拂公盛怒貫之脫幘伏地以請不得
解必外舅杖而解之其舅體之嚴如此嗟乎此
前輩風流而今不可見矣公病且革聞昌期舉
于鄉視外舅而笑曰若壻舉乎使東而有知吾
行見東渠翁舉手賀也昌期感其意不能忘茲
之葬也李貫之曰子爲銘昌期曰諾乃受舜選

狀而因裴徊追想其父兄之間三家往來桮酒
之懽歌哭之變太息而書之公字弘周自號繼
塘殁于萬曆庚子年五十三孺人殁于萬曆丁
巳年六十九子男二舜選舜揚葬以萬曆戊午
某月某日銘曰　三塘之水泚且碧代有儒者
飲其澤少也青青擬爲奕年至慮耗老鬆掖卜
世而與視厥積史氏纂辭授鐫石以其耦俱貢
黝宅

明故邑諸生徐望叔暨配顧孺人合葬墓誌銘

嗚呼望叔之殁于今八年矣而余以膠庠舊游兒女姻私執筆而銘其墓石望叔少有丰儀善記誦下筆爽奕清舉年十七補諸生已通春秋胡氏學兼熟三傳故縣令詔安胡公試而賞之極見寵異明年以高等試南闈胡公賦寶駿篇以贈矜誦一時父太學君念望叔才美不可不

輔以學聞虞山有邵墟蓮先生者以春秋開講席爲具羔雁縱使游焉邵先生見其文則又大賞授以春秋秘指于是虞山顧太學者有愛女行覓快壻得望叔而婚之是爲顧孺人當是時兩姓之黨目屬望叔謂一第可掇取也而望叔益自喜折節讀書有司之試多在顏行其後再試南闈再失利而太學老矣望叔始以季子與家政公私旁午望叔攢眉應之遂不獲一意讀

而太學殁母氏繼之荼苦之餘咄咄不自得則頻呼酒酒不可止而病亦不可起矣惜乎望叔之才而不究也望叔諱儒偉字望叔父諱衍宗衍宗之父治治之父鄉貢士經經以上皆有門第所謂梧塍之徐爲江陰望者也母無錫浦氏春坊贊善應麒之女肯有風範末年盡斥其膽田膂理大營徐氏祠堂規制甚敞曰先夫志也君子以爲遠望叔昔在宗黨當其少年循循無

跳達之色顧孺人亶[illegible]儀法甚謹凡望叔所致于親以養以葬[illegible]其子皆孺人黽勉輔之孺人父爲太學諸生肄太父憲副炳也望叔年四十八卒萬曆四十年六月三日孺人年五十六卒萬曆四十六年七月六日男四人自典自隆自芳自達女五人嫁繆純白黃鉞祺王功薛蘭徵張孟勳純白子子也自典等今卜以萬曆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山之祖塋而孺人祔先

期具狀來謁余銘余悲夫壑叔之有雋才不自寃至于顛躓廢突以死意欲稍張之以應銘法不可得則連系其世壑之高推其父母之隱操而特書之使徐氏之後知有壑叔者猶不失爲前人之佳子弟原本其可壽也已銘曰　嗟夫人之落頴卒以顛頴也豈受命之不猶抑舊德之敝也匪其敝也必有熾也荆門之藏孝廉之題前史煌煌銘詩尚垂我用故事辭而埋之匪夫人之私惟舊之思

明布衣虞江錢翁墓誌銘

友人錢文光傳雅尚氣誼游吾黨蔚有時名曩歲顧朗仲來拉予同訪文光飲酒談藝至丙夜始別朗仲因以識虞江翁歸而謂余曰不待其子才也入其家僮僕稚子皆有自得之意其翁殆有道者歟吾講得歲與翁游矣竟不及歲而翁死于是朗仲許立傳而予爲之誌其幽翁諱崇理字汝法別號虞江常熟鹿苑里人也父爲敬嘿公言母朱氏其先世自于一公遞傳至敬嘿公有子四人翁居長以產落無所容而贅于吾里徐氏遂稱吾里人翁自十六歲遇倭猝被劫浮海去會我舟師及之大戰翁蕩入水抱舵而呼自稱常熟男子倭就檣躍起得不死上幕府遣歸蓋天幸也亡何脫身來游徐氏婿翁筠溪每事取衷于翁而翁一以愿厚調劑其間多

所補救然翁自以處婿翁如不恐倍耳實無所與他事于是里人多翁長者翁性本溫潛匿身農圃間久之有宅一區粗避風雨有田甫亂粗給饘粥宅旁更拓隙地雜種名花珍果嘉蔬其中周道藩以榆柳竹篠之屬蓊如也家不啇闠丁晨起自擔水秉鉏且劚且灌搰搰然忘其疲病率以爲常又好客客有叩其園扉者則放鉏弛擔肅衣冠長揖而進客客亦不能遽舍翁翁

引與班坐啜茗良久稍出蔬果享客如朱李甘瓜與葵筍之品不外取而辦閒遇高朋雅侶不恒至者爲擊鮮烹雞以佐之人頗樂其眞率焉又好飲時提壺樹下熟酒自斟歌呼嗚嗚頹唐之態可掬也賓至輒飲觴數頻行半酣半醒不知客之別去矣蓋公以園來客爲客設酒爲酒涉園以園供客終其身寄趣於二者然園日治客日進酒日傾而翁之生亊日蕭疎矣翁有二

子伯曰文謨仲卯文光文誤讀書不成夭死文光爲諸生名最著而久不第求脩之入不足以供翁麴糵需翁以是不能無憂生之感遂浸尋及病病且殆而猶不廢客與園止於酒不飲而已其去鹿菀而來游徐也念其父母春秋高備處數里外而仲季早死叔氏又最弱每東望齧指出血曰爲人兒不能侍養至依姊子宇下謂他人父母乃不如無生每數日挈壺漿一省覲僕僕不休父歿則迎養其母手調飲食進七筯先後兩喪窀穸之事備極艱辛不以累弱弟至所遺財產悉推予叔氏後叔氏以逋賦庾死翁爲訇收葬之哭極哀己卯翼其二子爽于己予意是可以觀翁至性矣然則予所重翁豈以杯鐺徵逐之好風景流連之會哉翁卒以萬曆戊申得壽六十十六葬以明年二月辛卯墓在涵關西原蓋先世廬墓畢在望焉是翁丘首之志也

銘曰　吾聞不死大難應有後祿公前不死卒也不祿以爲天不可信爰卜其宅負乾而抱巽兆曰昌爾後葉亦僮之人風蓄其縣曰含章有隕自天然則天耶

墓表

明故福建汀州府知府畏碞張公暨配吳

安人合葬墓表

張伯子葬其父太守畏碞公母吳安人於敔山

之新阡旣請銘于司封氏安先生矣而復屬不
佞表其封以不佞辱公布衣交繼以婚姻知公
夫婦間最深也公通籍二十年仕宦至二千石
非有治行異等之蹟與危苦奇男子之槩傾動
人耳目搢紳先生遠者罕能舉其名近者知其
樸直無他腸而已若公生平居官節惠居家孝
友與其儷一心爲德于宗黨閭崟朝紳不知而
井里知之抑亦有弗及知者則何可無表又何

可無不佞表也當公十一歲而喪卹公已能號
泣擗踊如禮人謂張童孝子矣是時張氏業大
旁落嫡母馮太安人與母陳太安人提幼孤一
室相呴宗人耽耽肆齮齕幾不能全公乃屏去
嬉游日夜自課讀安人年十六來歸卽日夜績
而佐讀篝燈熒熒咿吾與機杼聲相雜且泣且
勞以爲恒如是攻苦者十餘年而始一補諸生
公所爲應制業無他奇要以據經守傳舂容條

暢而止以是不能詭時趣落落諸生中然公私
心自意以爲中雋之技豁如也又十年以萬曆
之乙酉薦應天明年丙戌遂成進士甫釋褐急
請歸則以念馮太安人篤老故公起孤童綦貴
錦還之日一市喧趨而公嗛嗛猶寒儉色邇迴
里中者久之始謁選得定興令定興三輔地權
璫貴戚鱗次窟其中使者冠蓋旁午驛騷甚公
至一切裁抑先是驛騎無所出强責之民閭民

不堪累公出羨鏹市馬而專以課鈔充芻蒿費
並領于縣官定興民大蘇公之力也有戚畹橫
甚奪民居後其人以沒庫金長繫公判還其居
別鬻以償官戚畹目攝公日陰伺公間竟不得
而公亦以例請得改教授雲間矣雲間固才藪
公至兼以文行相提衡一時知名輩獎掖爲多
令吳大行伯玉謂予言張先生不唯教士且養
士又護士也其得士心如此久之轉南國子博

士尋丁馮太安人艱服闋入補國子博士擢刑
部雲南司主事將去公登第已十四年所矣主
事三年持平詳讞多所湔洗秩滿得贈封父母
如秩尋遷湖廣司員外郎進郎中而公又復念
陳太安人不自禁兩假使事歸省尚書意不懌
曰郎欲臥里中遷耶葢公性寬仁日見輦轂下
寃獄如織每獄具輒爲平反一切從末減例常
抱牘而爭尚書前不爲沮以是積尚書疑非獨

以假差故也古何覓中考功法錫二秩謂矣公
之中考功法也先擢汀州守抵汀州之二月而
報至時公已病痰暈扶病歸里病益痼卒以不
起未踰年吳安人亦繼之年皆不及下壽而令
陳太安人哭子婦也可哀也已公稟意疎簡在
貴游中偃仰自如衘口無所擇故終其身掩抑
于官譽而孝悌長者之稱在里中當公之赴應
天試也不能治裝遍走貸數家莫爲應者則預

問館穀以行而館人難其色强應之公猶割半
以留馮太安人炊也母子相向雪涕而別既第
人人以爲孝感云蓋公以落魄諸生遽擢南宮
第樂稱公者推以爲純孝隱德之報舉種種鬼
神徵現事伸其說即袁儀卿氏亦傳疑云可弗
表表其信者繆子曰自衣冠之行薄而闤闠亦
化之江邑陋故多先民之風焉吾猶及公第偃
僂而入里門也馬僕服御居舍無改觀也田疇

不槩拓漸稍拓而不逾中人也置產必倍其直
課佃不羸其額也忘大郤酬小德也月俸歲入
盡推與其族屬共也內外姻黨十數家待而以
聘以歸以窆也貧落故人子問遺不絕貸而無
所償者不問也數者其猶有厚道也公固性安
之而吳安人猶力贊其決元氣在公門矣今士
論之所少公者唯治辦才而市見之見至以安
人過施予損公槖憶嘻公鈍則有之使公而犀

利壯往名能其官盛作氣勢掠脂膏以潤妻孥
而炊烟不通于同氣妄人者亦復曳金鳴玉都
然自封而反辱相稽子室豈復有士品婦貲哉
不佞前感公門盛德事故以女妻公之仲子薦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之石亦不敢以賤劣辭使後之君子
往來斯丘者有所風焉公諱令聞字叔聞畏岩
其別號

故淮府左長史進階朝列大夫左泉何公

墓表

萬曆癸卯淮長史致仕左泉何公以老壽卒于
家越十五年丁巳十一月始克葬于覆釜山之
阡其季子泓自爲述屬錢史志而史期表期之
悉公也不如錢徵志而後知公有文武策略試
吏見効論天下大事至今可採行然則公雖困
于貧格鈍置以老抑亦有能自出者矣是可表
公名鈜字子宜別號左泉海虞之橫瀝人也父
都事公墨母周氏公少有大志十七補諸生挈
其弟鑛遍參吳下之名宿經學之外頗好讀史
以自廣會倭難起海上西走毘陵以其間謁唐
應德先生而問以世務先生反覆倭變一事始
末且頓足起曰嗟乎天下事皆若此矣公頷之
歸而適有睥睨之役以一晝夜竣版築者數尋
城賴以完又稍用鄉什伍法遇倭子村獲三級
倭遁一縣壯之是秋遂舉應天嘉靖之乙卯也

公纍舉不第公東之間陰求天下豪傑如汝南
劉黃裳海鹽王文祿輩爽相結納萬曆之甲戌
弟鑛第公始謁選得浙東之平陽令平陽東並
海南枕江與閩接而西連括土曠瘠不治而歲
輸轉入于永嘉及蒲門所二倉涉江踰嶺民甚
苦之炎亭朱明二山者禦倭要害處也舊無寨
壘以時置厰厰不敵嵐雨戍之疫者遍半公至
爲之議墾墾田萬畝議折折運千五百石議糴

緡二石堡軍民大悅而又捜隱田之界于闘者隱籍之誂于竄者得田七萬畆籍數千戸又倣常平法備荒一支之贖鍰歳積穀以萬計民饑發廩所全活以數萬計毎使者慮囚屬視爰書輕重平反者以千計而公所爲壯決果任卒貽平陽百世利者則凰浦碑之役平陽之江南有大溪焉實受三十六源之水灌江東西田而閩山之齒與海嚙不勝齒蝕而海鹹北注于溪田

爲鹵公行求宋嘉定間舊碑趾復築之佐碑以升佐升以楗八月而工成費止四千有奇是役也起瘠田四十餘萬畆廢田稱是當是時江陵柄國以考成法計吏吏廩廩憂不及而公課首應格再課再最催遷南京錦衣衛經歴 乙科格云公抵南猶思以職事自見念康顧公攝屯田功力請于兵曹復其後戸侯江淮衛與江浦聯閲公以一單騎往事立定蘇公習掌故曉機

宜不屑以散曹爲解上何竟以淮長史拂衣矣嗟乎此非格困公也江陵何嘗不破藩籬招天下雋異御史曹郎之選往往以乙科闌入而不出其門者甚罕公庚辰入計有請爲公道地于江陵者公不可公不可而失御史曹郎豈足恨哉甚公自少持議論喜風節友趙汝師先生而以不得終事唐先生爲恨其赴平陽過瑞安卓公敬祠下竒黒虎事問所爲寶香山者而望祭

焉欷歔不能已嗟乎公嚮如此卽一日爲御史曹郎又豈能破面呈身而奪其所不可固不如爲格坐廢佚老田間公廢得廢所矣乙酉水田議起徐尚寶貞明假御史節行畿南得以便宜論薦趙先生移書公若能强起佐尚寶籌乎公報曰不能而獨次第萬餘言謂國家兵屯鹽漕四大政皆表裏水田田邊地之法四田内地之法四田畿南之法三指畫條貫鑿鑿可行後水

出議竟格而尚實束身歸公之歸田也日局一
樓畫繙全史而摘其肯綮與世務會者授季子
泓泓祈以其學顯乃爲之拾遺飭采使公必傳
者如所述云然吾聞之公用世不盡酬退而用
之于家尤折節爲恭儉是故人以其長者而掩
豪傑名夫公眞豪傑所以不失長者哉何氏子
孫必有以功名顯當世者存公之醇而息之可
也

故太學生環浦張君暨配瞿孺人合葬墓
表

君張姓諱紹慶字繼之別號環浦張氏自君之
曾祖建寧守瑞巖公以牧伯大吏退老虞山頗
出其餘策籌槃志之業子孫修而息之至今詩
書堂構甲于里中幾百年矣其賢者雍容衿裾
蔚有門風亦不失勤儉守家然未有折節工制
科言尋復建寧公趾者則惟君弱冠以儒士第

一人應畿闈試張宗目屬焉至比之鳳毛翠羽
而君益矜奮盡發先世所藏書讀之偕二三儕
偶結社于迴塘之別墅筆榼墨瀋與花陰竹篠
相掩映于簾扉間甚適也然君數奇更六試皆
詘最後從太學又詘而以哭其父淳齋翁一疾
不起年止四十九張宗哀之哀孝子也其先君
卒之五年配瞿孺人卒宗人亦哀之哀孝婦勞
婦也君卒之又四年萬曆乙巳其孤國彝國鼎

謀葬君夫婦于北山之原請一言表厥隧期徵
狀而後知君孝謹大節事父淳齋翁母顧太君
色養甚至翁自傷不致榮華咄咄懷趙景眞之
恨故父歿而君從之自君見寵有司得盡寬其
宗人之徭而尤時訟其抑苦既事解亦[illegible]也
瞿孺人者以潔旨佐君孝以推燥佐君服[illegible]
杼佐君伊吾以管鑰佐君筆札殆所謂一德伉
儷者乎夫君子之表墓表其墓中之人卓犖有

奇者也有奇矣彼自足休明一世抑何用表爲張君生長膏華能屏去耳目之好而俯首一經以就有司之尺幅力憊而年不逢亦天也刑於寡妻以順父母以洽宗黨張氏之門戶隱然寄於一青衿者三十年而不名其勞其猶庠序之風出入不悖有根底者哉嗟乎君老諸生何能爲奇亦何能飛腥走羶挑達城闕以市爲奇吾見市爲奇若多矣如君之無奇也法當表爲約

撮其概授二子鑱諸石

故光祿丞敬一程翁墓表

休寧程翁諱事心字養之別號敬一以太學諸生久次當得官不屑就而援選人例授光祿寺署丞以冠服歸遂稱光祿丞云次子廷灝予門人也謀葬翁而先期纂翁事狀謁李本寧先生銘而余表余慨然曰此固徽之隱德樹義長者而表又何辭葢廷灝游吾門二十餘年其從兄太學廷藩從子孝廉近信輩俱來游時時道其家庭閒事余故稔知翁廷灝之言曰吾父弱冠游太學有雋聲念大父之瘁于家也舍去學代操家秉意不屑屑牙籌課僮奴數十人行賈四方指畫意授各盡其材橐中裝贏于曩時矣終不私一錢養遂之餘頒施于中外宗黨必推太父之意行之性伉直不以言色假人居身矜重至老無惰容訓飭子孫必依于禮法廷藩之言

曰兄藩等于祢禰者叔父哉叔父之子吾父也無別財凡送往事居公私之役叔父不讓費也凡拓宅舍求葬田之事叔父不居便也叔父之視藩等猶灝等也近信之言曰吾叔祖程宗之廣廈也五服之內待而炊食婚嫁殯葬者不勝舉也見宗人有不率者斷斷露牙頰退而護持之矣毋顧謂信等曰吾家自吾元潭公而下代有顯人至今芳于之族兩貢于鄉而不獲成進

士若等勉之近信奉而銘諸心記程氏諸子言如是後客自休寧來者率以質之皆曰信然且曰程翁非獨庇其家族也環翁之居無所不需潤歲大饑米價騰踴翁大出囷廩而平其糶又設糜以接饑者全活人無算里人有株訟而長吏不能平者得翁片言立解程翁鄉之長者也余門然則程翁果長者也夫嶽地阨人稠仰機利于四方丈子燕越游而兄弟秦楚客保救賙

貧之法不行于閭閻勢也其豪者盛飭冠劍貴琛執帛以游大人之門而吹烟不通于同氣南阡北陌有老死不識其處與人者以視程翁親親長長以收其族以拯濟其鄉何厚薄懸哉夫使一邑之中得如程翁者數輩為鄉三老以存其舊族風示子弟錄薄譎偽之習其亦可以少衰止也已會予守館下而同年休寧令人計京師遂以程翁之行告曰是當旌令曰徵予言吾

徵其人足旌也令抵邑而翁前已捐館矣悲夫夫章善詔俗守令事也昭闡示來史氏職也是故余從廷灝之請特揭而書之使埽而勒諸墓

繆太史從野堂存稿卷之第五

傳

行狀

祭文

紀畧

從野堂存稿 八 目錄 一

江陰西谿繆昌期著　門人劉典秀 方岳貢 訂

男虛白 孫蛟 輯

傳

嚴寺正傳 載毘陵誌

宣廟時尚書周文襄公撫江南一夕棹舴艋至江陰赤岸里抑嚴寺正扉寺正披衣起坐談久之以數伏卯爲供文襄啖之盡乃別至今里人矜誦其事以爲尚書寺正交有古人風於是知

有嚴寺正爰採楊文貞李忠文諸公雜記稍銓次其事作嚴寺正傳

嚴寺正者名本字志道號蒿菴其先蘇州崑山人也流寓江陰城北後徙居赤岸里遂爲江陰人公自少喜讀書通儒術然生而貧甚僅以句讀爲童子師得斗粟尺布躬負歸以養其父閭取六經諸史之要者丹鉛之以自取衷而已不務浮華之詞又取傅霖刑統賦脊蘁諸家約以已意著輯義四卷以見志永樂癸巳　詔舉巖藪異才吏部郎何澄江陰令李進以公名應　詔徵至京師當是時　仁宗在青宮監國事命吏部尚書蹇公義試理人策一篇復舉疑義數條爲問公響應不窮辭意精暢立拜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時署部侍郎張公本介特自高視曹郎鮮所當意凡有疑獄輒以付公公亦多所平反尚書倚之爲左右手辛丑　上命尚書宋

公禮採木於蜀公在輔行烏蒙蘇初見漢官徒衆舉相驚疑一夕披甲負弩至同事者愕不知所出公挺身諭以　朝廷威德蠻衆帽服叩頭而去宋公服公胆略應變自以爲不及也洪熙初以刑部尚書金公純大理卿虞公謙薦遷大理寺左評事時法網密獄吏多文致舞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爲擬公特爭之曰國家定律除叛逆外別無故縱之文即不敬所犯殊科何得

一概重比傷　聖朝明慎至意虞公深是之爲
言於　上著潔令云公少治刑書前後兩任皆
刑官以習文法吏事有名公卿間然絕不喜
切刻深孳孳湔洗寃獄全活人命以數百計居
官清峭壁立然絕不喜自廉而汚人嘗奉使督
餉於太平館居僧舍民有懷金詣他使者而誤
投公公即日徙學舍曰吾欲就儒生談耳事竣
去懷金者言其事人皆以公爲長者嘗捧部檄

徵發郡縣夫匠公不忍迫期故事稽限者例當
拘役家人泣曰貧奈何曰牽馬鬻諸市不足曰
齎券鬻其田柰老何曰病即死耳其惡公庇民
不問私家類如此公爲寺正秩滿　朝廷特賜
白金十兩寶鈔二百錠贈父如其官久之　予
告歸卒於家所著刑統賦緝義律疑解畧行於
世

論曰忠文之推寺正謂其耿介不阿似史鰌犯
顏抗正似戴胄廉潔不汚似趙清獻用法平恕
似于定國吁數公吾所不敢知假令寺正拾級
登高在永洪之間當與近地陳節愍吳文恪等
爭烈矣士苟有以自信奚必制科重哉

貢御史傳　戴毘陵誌

御史貢公名安甫字克仁號學靜以御史言事
謫籍其再起爲山東僉憲有所不得志輒拂衣
去故仍稱御史云公以弘治乙卯與父斌同舉

應天丙辰成進士授長垣令其治邑一本於節
愛而精心搜剔有神明稱尋以卓異徵拜南京
浙江道監察御史公入臺便凛凛有澄清天下
志特戚畹壽寧侯張鶴齡怙寵驕恣招納無賴
罔利侵民蔓延及於南中商賈爲梗公約同官
抗章劾之與戶部主事李夢陽南北相應壽寧
啣之次骨賴　孝廟仁聖弗罪也　武廟嗣位
考功郎楊子器以山陵事下詔獄公疏力救兵

部尚書劉大夏以請老放歸公疏強留識者韙之亡何逆瑾擅政元老劉健謝遷相繼引去公與南給事戴銑等南御史薄彥徽等交章力諫臺疏出公手其畧曰近月以來每聞　陛下視朝太遲遊戲無度常與內官馬永成劉瑾等走馬擊毬放鷹逐犬劉健等身居輔導之官受先帝憑几之命無計回天與言去國若使遷聽其長往恐股肱之体日削腹旅之變旋生願

陛下自爲計疏入瑾大怒矯旨悉逮諸言者發鎮撫司刑訊拷掠無數公楚不暇意氣自如旋收錦衣獄械繫者久之會主事王守仁疏救諸言事觸獄者瑾大怒矯旨廷杖三十發編戶公自是直聲動天下矣歸家閉門養痾終歲不入城市直指使者監司守令慕公名每迂道入山門獨從請與公一見不可得也瑾伏誅　詔還言者官銓部屢推公皆謝不起再以言官薦起

山東僉憲公勉爲一出不三月引疾歸矣蓋公性負骨鯁見正德中時事多舛每裂眦出血斗呼不能已已既身在外臺度不能有所補拾遂有浩然之志後臺臣胡文靜撫臣伍文定疏薦公可大用卒不起公居家事繼母嚴父以孝聞

論曰讀公丙寅封事可貫日月世多稱薄公彥徽以彥徽疏首也鄉人言疏出公手初擬獨上竟署全臺名余始不信及考逆瑾所榜朝堂黨

人名南臺以公爲首嚴後及彥徽乃徵云然公孝友廉潔彬彬德讓與近世一節自豪百類不掩之士闒宵淵矣同時與黨籍者有主事黃公昭御史史公良佐皆江陰人也二公矯矯負大節黃文采尤可觀惜乎邑乘畧弗書志并著之於此

湯大理傳　載邑志

大理卿湯公名沐字新之號沂樂少有文行舉

成化丙午鄉試第六弘治丙辰登進士第授崇
德令三載崇德大治　召爲山東道監察御史
立臺侃侃出按汴秦晉擊貪吏抑豪強三尺無
所貸時逆瑾擅政外吏以贓墨將敗者納賂於
瑾瑾爲道地於撫按賂多者輒得首薦賂不入
者雖賢反得刺瑾欲以私奪公公不可遂出爲
湖廣按察僉事未至官謫武義令瑾敗起廣東
僉事督理鹽政剔蠹櫛垢鹽政一新遷福建副

使會丁丑大計楊文襄公一清典銓衡手疏才
節堪公輔者數人請特表以示風勵公與李京
惠公承勛首被紀錄時論以爲計典光華陞江
西按察使歷浙江廣東左右布政使嘉靖改元
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改巡撫四川
芒部冦亂公至旋剗平之　召入爲大理寺卿
會　大禮議起公與九卿同志者上疏抗辨再
三一據經典無所附麗至是公剔歷中外垂三

十年華實交暢國是方倚公重輕而大獄之起
矣　天子既入武定侯言劾罪御史事下三法
司覆議公心知　上意所向每會議則正色昌
言曰律令高皇帝所定也臣死不敢縱舍容奸
宄之心傷乎明之治用是三奏讞三不稱　旨
竟與尚書顏頤壽都御史聶賢等同得罪免官
天下聞而冤之公家居六載廷臣爭薦公無慮
數十章卒寢不報公性嚴整閨門之內肅若朝

典見鄉曲新貴車蓋至其門故偃蹇不出出則
自居上坐以折其氣及與父老故人班坐泥飲
如微時使人忘其既貴其推轂後輩不惜齒牙
有味乎其言之也生平廉絜自喜月俸之外饋
遺屏絕故居官三十餘載位踐大卿而門戶冷
落幾同寒士僅有竹庄數畝而已年七十三終
於家

論曰湯公之爲御史以至廷尉守法不撓居鄉

黨顏色無所假可謂倨遂自如孤立行一意者矣乃能與田父野老修布衣歡折節少年文士抑何款款篤厚長者也公與貢公安甫俱弘治丙辰榜俱以直節顯貢公早退天不假年公爵齒稍逾勝矣　泰陵之末不得盡公用與　康陵之掩公於宵人時也公之晚遇　永陵而卒以官理坐廢惜哉

張澄源先生傳

先生姓張氏名汝翼字雲程邑之青暘里人也其自署澄源子以尚書教授郡邑學者稱之曰澄源先生先生品第在儒林獨行之間歿而祀于瞽宗學士大夫傳相紀述既章章不朽矣而伯子履正每謂昌期子里人居恒好稱說耆舊軼事可為我公別立傳以備他日修邑乘者採擇昌期唯唯傳其大者張之先無錫人也自先生父玉溪翁徙江陰好行陰德以醫活人無數

先生六歲受書至論語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便低頭悲咽師怪問之曰吾念吾父母耳十四應里選有奇童之目稍長試為里塾師先生家貧歲取館穀以給父母衣食玉溪翁好飲則先生預付酒家錢使任翁傾釀而身逆于所往扶携以歸會歲祲諸姊諸姊子皆來食先生分糜給之不以囏耻告也亡何補于衿有時譽而母龔孺人歿玉溪翁又歿前後居喪柴毀支骨氣息

惙惙一綫而已既免喪悉謝一切下帷攻苦講其經術日益高弟子日益進遂以尚書稱大師所至擁臯比正襟危坐陳說經旨旁及漢宋諸儒注疏義的晳乎其言之也先生之教整以峻約諸生趾步必謹啓齒必詳課業必勤說必守洛閩文必規成弘有不率者目攝之則人人愧屈無所容帖括之外時誨不倦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恭與富貴言膏粱之毒與少年言輕薄

之累則又人人感發以不負先生為幸于是先生積既廩十餘年數試數躓場屋其學與名不盡酬而伯子以弱冠知名先生盡發所藏書授之遂與先生中分席諸名尚書學者稱大小張矣伯子既試南宮念先生甚不撤棘馳啼而捷青先至先生迎謂伯子曰我先人之有陰德而發聞于孺子幸甚雖然家世單薄暴顯名孺子即不至薰灼人或恐人來薰灼耳伯子敬受教

刻意為歛約而先生閉門教授如故伯子請謝遣諸生以輕舠軟輿從湖山游先生哂曰昔馬融首尾東觀不去絳帷吾豈以孺子貴弛擔也先生每念玉溪翁篤老怯寒不能具重裘以為恨母樂殞于羹竟終身不啜羹及是伯子所進輕甘輒掩泣不忍御矣其孺慕不衰如此年五十四以疾卒于家先生生平行馴尤慎口語絕不談人過或謂其孝謹如萬石君而至于獎詡

人倫多所成就則郭有道之徒也始居約時曾為其姊夫王償貸金報陳氏子舊德弟畜之無所間此二事挾義者所饒為而先生出于挺膅之餘足多耳其他推已振人皆此類故先生之卒也里巷哀之其又五年戊戌而伯子始對天人制猶壘壘守學官徘徊南署者十載而始出領廣信郡識者皆推先生淡薄之教云　繆子曰余聞之青陽人自伯子第而先生色若有憂

時惄惄瞻顧曰車少澤乎服少炫乎僕御少進乎門客少雜乎比疾革而后顧伯子曰吾知若之免矣可瞑矣嗚呼先生古之素心人也至心人也方其與伯子同臥起省衿結司履綦如嚴母之衛處女意豈以膏華為市哉一旦入金閨冠掖庭而猶諄然女貞之戒難矣是故伯子用先生之學顯先生不以伯子之爵尊儼然俎豆稱鄉先賢可也

張先輩傳

邑孝廉張君季成以明經潔行守公車間者二十餘年十上不一第後來之士名齒莫若也士不敢以雁行進輒用唐人例稱之曰先輩顧獨罹愛呂期疾華呼其二子曰世誰相知論吾行者其必屬繆史于是二子以請余不忍負亡友作張先輩傳　先輩張氏名修德字季成邑之流璜里人也自其高祖雪蓬處士傳至觀省翁

慶世世好行其德觀省翁娶于薛憲副女而舉先輩薛憲副者以東越之學闓歿久之祀于學宮所稱畏齋先生田者也先輩生秀慧性醇謹詳步緩視無佻色薛先生奇愛之曰是兒國器也以從子子妻之先輩感奮日夜肆力于文十七補諸生文益進郡守福清施公號能知文得士毋課蒞擊節稱善學使太原褚公擢第一當是時嘉隆之舉業腐而輕斂出即余爲童子亦

跳跟焉獨先輩以贍詞晰理東其華寔醇如也故往往見應格二十八成應天巳卯薦庚辰試南宮名在乙榜丙戌奔父喪不成試巳丑居母艱壬辰以後則無歲不上辛丑猶在乙榜而時文之變日新先輩不能復改玉矣至癸丑而始憬然曰歸休乎命也夫雖然吾何以酬薛先生鑒而徼半通之綸于先子乃決策就選人方待試而兩目朦朦若眚者遂束裝歸歸又二載而

悒悒以卒呂期在京聞之泣曰嗟乎此吾邑之明經潔行眞不愧孝廉之稱者而今死矣先輩爲人謹厚方張氏中落里有乘之者先輩既成名弗問也觀省翁性卞多所不可先輩緩剂之而身自折節即遇少年于必衡其禮以是得里人心至其家庭內行有獨至者痛丙戌大故求粥醫藥每念嚼指出血歲時饋饗嗚嗚伏地不能起婦亡爲不更婦曰孝巳子騫之事可念也

季弟夭撫其孤庶弟未及于析箸盡其授出嫁
妹有夫壻子孤者力持其門戶三黨之中待而
舉火者不勝數也每嘆薛先生之醇學而俎豆
尚懸則徧謁紳衿之持論者既論定而薛氏之
後歸先輩力先輩頗亦曰修德直不避親耳俎
豆何與而乃以修德故辱俎豆且辱外王父君
子蹝之昌期曰昔嘗從先輩于有司之庭見先
輩少所關說間爲其一二宗黨解誣釋累則娓

娓不休以此愧服之嗟乎市道之行也無所爲
不居間居間不必宗黨宗黨必有爲有爲必有
擇如先輩不居間居間必宗黨宗黨必擇單露
擇單露因不避居間難矣哉或曰先輩不必灑
然者也如其灑然何以頹唐棘院顛頓選人而
其治家課僮僕方田畜斤斤管鑰不纖微漏也
此言非是夫制科君制也不得于制科而一階
一級君階級也世業親業也修業而息之令子
孫有所蔽風雨接衣食亦猶親遺也二者士之
經也今有進不走飄闕退不宿菟裘又無鑿坏
遁垣之節與銅山金穴之藉而能兩收其贏則
何門之抵何謬巧以得之豈可與人爭言者哉
且夫先輩亦何必灑然者也文不爭險行不標
奇遵君之制食親之遺雍容禮義師表鄉閭如
先輩者可以傳矣二子者毓美太學生毓芳郡
諸生皆能文章世其家

顧太公傳

顧太公者予友戶部郎中顧伯子言之父以伯
子貴稱封郎中里人從其家稱則曰顧太公太
公年八十六以壽終伯子授狀昌期曰惟子知
言父子間百他人筆不知子信昌期謹按狀雜
採睹記約其大者立顧太公傳太公諱儒字成
憲別號雲竹邑之長涇墅人也祖清父珮世世
陰行善公自少有巨人志稍長喜讀書多闇解

一日從餘姚諸先生遊盡受其禁方書而解睑之尤深于仲景之傷寒論為人治寒合色脉察傳變一以膽決行之無不立起人人以公為醫師而長逕人所以推公則以公孝謹立然諾臨財辨不苟以醫故家故貧也坐徭役數廢著轉徙醫所得稍盡斤以市甘鮮羞其親其餘以給諸兄弟再廢再起築一室聚方書彈琴其中陶陶樂也居久之有子伯子以文鳴諸生間字者

麇集公飭兩舍居之治飲食傳餐徹朝暮諸生以公為家當是時伯子猶以文高困科舉里有與公同起而暴貴者環公宮而築之容出入者一竇公數諸衆曰薄人不仁棄舊不義汝胃不祥我又何誅顧謂其家人曰去矣乃卜宅于墅東盡室徙焉伯子遂以是秋舉越三年成進士里人持牛酒賀前僞公者先公逡巡避席謝曰儒懼人之以不祥擬也伯子出入守令曹郎所

居官廉公携酒米之官曰佐汝月俸也其治家寔不支官中一錢然公獨不諱生產曰吾見橐于官者其家多告貸無以守也故其任筋力課僮奴穿渠壘上接果陂魚日汲汲不暇或告以權利之事則不答出息錢于人時威其息以田售者寬其償倍等曰令後世子孫從容食吾餘也居身纖苦布衣疏食與田父均歲課所贏班施其宗人與中外之屬其屬疏遠而貧無立者

百餘人衣食嫁娶棺殮皆于公需歲大疫修精良藥自齎延門遍給所全活無算他施棲拚骼稱是公雖好行德而方矩有裁割不為翕翕煦媛有慝于里者見便訶斥其抗折貴勢抵宗彊嶽嶽其言之也聚三族之俊于塾授以一經使無失職敕勒子弟無鮮衣無怒馬無長夜飲無近市利無接市談輯女誡數十條每歲時伏臘褒章服拜祖廟子孫巾襴斑其後蘇蘇涕不收

曰痛先人之不及見也初公以醫師名既貴病家惟恐不得當貧者曰公即不棄我猝來馬僕什駕何所具公曰嘻我非封郎中乃手提藥囊故郎中也若迎我我以一兜子來老人得七飦少菜蔬足飽矣人乃復爭致公其遠不能致者老幼扶攜謁焉公一一診治如初人益以此歸公長者所著有簡明醫要若干卷行于世　史氏曰公始居約前後執喪必有聞兄死于盜公

被髮窮追盜盡出伏法家為破其至性有過人者火延舍賈人百金裝寄焉出諸燄而畀之不問室嗟乎此造次之事神不及司豈期後日追而數之公于是得天矣自念以布衣起閭左冉被朝命長子孫慨然有揭德振華之意焉遠矣哉吾視世之封官非有開先之智裕後之謀乘時寵光作車上儼高冠大蓋揚揚里巷間而指者已唾其後此亦人子之恥也公父子免矣徐熙遇道士求飲以一瓠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開之乃扁鵲鏡經二卷竟以醫名子孫貴顯者三世公所遇諸先生其人耶宜祠祀之不忘也

克菴楊公傳

公楊氏諱漸之字孔儀自署曰克菴子常之無錫人也祖曰溫州倅秋壑公修父曰潮藩幕錫峰公廷掞母曰薛孺人公其仲子也髫年頴秀便

已映帶諸子間尋補諸生即負諸生聲楊自溫州公以明經發家至公兄弟而聯翩蔟花出人雁行一市目矚而公尤楚楚整暇絕無少年挑撻之習下帷攻苦寒暑靡輟藩幕公獨心器之先是溫州公居官廉四歷郡縣歸無贏橐至藩幕公而家益洗會其守太學上舍久當得官乃央策謁選人而赤手無以治裝公傾私橐以代裝得成行藩幕公需次都下薛孺人遘疾埸于

家公毀擗狗禮獨身治含斂秘弗聞于長安邸既藩幕公領冷局久性頗豪倖入無所忞吐納則公畟糧罰金以佐之藩幕公若忘其爲薄宦也蓋始終藩幕公之身送往事居顧内瞻外公之心髓竭而藻理亦稍彫矣其屢不得志于名埸以此最後徙業入南雍時公意已倦猶見激賞于司成然卒困京兆試以埽公乃循其髮曰種種矣無能爲矣遂裂太學襦不再赴而收身

于藥欄花圃間讀書娛性晏息自得至其操管鑰課童僕斤斤如也公既以節縮治生生事亦不落莫間推其餘以贍里黨之窶者而于同氣尤周悉蓋孝友篤摯其天性也有二子曰標曰栻皆授之經術使並遊太學以發其志意二孫慧而文所以繩督之甚苦曰吾家自臨安府君而下代有聞人中葉稍替至温州府君幾振矣然卒憔悴公車徘徊半刺以死錫峰府君之居首幕僚也吾與若父之曳太學裾也愧非温州府君裘也小于勉之君子謂之楊志公爲人敦氣誼尚簡押端言雅步少年無敢狎見所遇故人子在落魄之中輒傾身暱就之久與坐貌益恭至若時貴薰灼俗子樞趨公傲然不顧也有客成而顯者公終歲不恒過即過竟無所丐免其矜局自好多如此年七十以疾終　繆子曰余從姊室于標得以通家子習公公亦雅嚮余

每見輒及古今賢豪忠孝節義事忼慨乎其言之也觸事不平鼻端咈咈火出矣使得階尺寸見于世庶幾殭直自遂不畏高明者哉覩其居家有威儀閨門之内整若朝典猶有先民之遺焉余是故據標狀參一二所經覩稍節餙傳之亦以荅公嚮云爾如其微遠有高先生之誌銘在

仰峰王君傳

王生國寵將奉其父仰峯君之喪歸葬于敬亭
有馮泰知元成志墓矣余歸自燕而生乃以傳
請曰惟吾父流寓江陰非先生筆孰徵者余故
奇君沙中之筴感孝子懇惻不忍辭王君名守
璽字爾玉別號仰峯其先徽之祁門人也後徙
爲寧之旌邑人　國朝多顯仕有爲御史大夫
曹郎守令者旌人所稱白地王者也君自其少
時即負財用有心計伯氏守諸生君獨不喜爲

諸生曰兄讀弟賈賈以佐讀不亦可乎父高峯
翁知其才縱之賈游賈輒倍累貲至千金而君
性廓落好施予輒隨手散盡則且貸且賈且以
賈償貸且以貸緩急人意恢如也一日行賈江
陰涉江至平寧沙而熟覗之曰是足以豪矣聞
者揜口謂此間唯有荒葦蔓草恐無所助君豪
君曰不然唯人棄所以取也乃決策構廬舍買
犢治器擇田而授之三年大墾五年大闢會天

幸連得歲稔而沙之趾芽而爲新田者數倍其
身亂益拓土益腴鷄犬桑麻居然樂壤矣復請
于令立十家法聞以意行之如鄉三老故事摘
其非良者力護其良而見逋者沙民帖然君既
得志于沙中而自喜爲德益甚里中有緩急扣
君立應其應貸不責于錢多有焚券者有盜婦
而矢節或迫焉卒以死殉君收其屍而哭之已
麥舟渡江遇盜盜知自君曰此收某烈婦者也

竟郄相去于是君義聲隆隆矣而江人以爲起
流寓擁孤渚贏得暴振則挹觚爭言沙利以數
起他事相窘君抗辯數四復行意自如至從賊
踐更一切無所規免橋梁廨宇非時糴與縣令
以屬君取一切辦使者聞而賢之且有所旌異
而君以耗瘁一疾不起矣君事親孝事兄恭伯
氏在則推賈餘以佐讀殁而視伯氏子如子既
推舊業復予新田其至行有如此黍知既志而

淺論之曰令天下盛言屯利莫舉行者西北斥鹵連天極塞其人皆仰食飛輓一綫之漕至關國命庚癸之呼痔痔見告計臣束手浩嘆耳使得君數十輩散處塞下何憂軍寔哉史氏曰才難不其然乎黍知之指若云余江人親見君沙中事其起瘠爲僥馴暴爲良翕張鼓舞使沙中人人爲用才也哉卒以益國賦佐緩急縣令倚之如左右手非獨才諝其氣誼足勝之不然而

土著之民世有上上腴積高貲而一遇徵發輒褁頭匿影竄者何多也乃其孝友敦睦均財于兄子抑難矣國寵焉才而循循樽節語必稱親有自哉

行狀

先父惕菴府君行狀

嗚呼不孝孤以甲午三月失吾母尚曆淺土未有七尺之封今年丁酉二月無祿先君再背居指三年首尾兩殯而又淹恤孤貧中拊身拊枯儉不能傳禮於是不孝孤積慘負恨實倍他人子念郎以身殉地下不得姑强顏偷息黽勉襄事而借不揣且以千秋累名筆謹濡血狀之吾父姓繆諱烓字明思別號惕菴吾繆之先世居常熟之小山湖橋　國初全一處士徙邑之東興里居焉後遂以東興著姓是爲江陰始祖四傳而爲松月翁諱鑑有隱德以詩書教養子孫

迨生我曾大父怡雲府君諱玉佩奇倜儻喜施予立然諾凜凜有烈丈夫風怡雲翁季子爲我大父東渠府君諱桓少有名學宮一再試應天不利退而修布衣之業其所緩急全活人若甚衆故兩世皆以氣義推於鄉而不失爲長者其訓勅子孫悉有條規一門之内整若朝典大母桑孺人海虞名家女也產三子吾父屬最少生而凝然弱不好弄桑孺人以爲不慧也而少之

俾寄育於李家姑稍長歸就家塾嚴言雅步授
之書義多了了時經師趙先生目而屬曰此子
也況吾愛之異日必爲端士因介於我外祖懷
菴夏公以吾母嬪焉會大父業棄其諸生自老
而家氏靜思伯方以才菀起屢冠諸生大父謂
吾父吾一經有托而數椽日圮汝盍修業而息
諸吾父謹奉命投槧去而任家乘非其志也吾
父之治生不耐牙籌齪齪又不屑米鹽瑣尾啙

務與吾母拆節爲勤儉計十歲中汚邪之所入
以時消息之與胥其力指無虛其食指而已卒
以此稍致溫飽無乏絕吾父以少子受丙舍獨
畸於伯氏旣家用稍給乃身拾瓦礫編蓬蓽倂
免侵於風雨未嘗有所較量傷父兄心繇賦踐
更非時至輒獨身跳而往遇所酬費不貲則以
私槖佐之一不以聞於大父大父性好客坐上
客常滿則吾父能擊鮮具醪以待時時先大父

意不必問所與飮也故大父晩頗適焉且大喜
過望動於眉睫曰兒幸如此足娛老人何必擁
容衿裾而坐銷我皮肉爲然吾父居恒常悒悒
以未究於學自厭及是不孝受句讀稍有旁解
吾父乃决任於課責頗招延邑中名士爲之師
友而每陰伺其間身自監蒞尤計日修短立爲
程限東方始曙急披衣起喚阿期醒聊夜則篝
燈相守度不盡一日之程不休雖夏蚊嘒膚寒

氷帶鬚未爲疲也而當其有所發憤抒遡抑衍
至可郄事至可廢時至可忘寢餐矣吾父廢學
早不能博綜於羣書而至閱古今善敗興亡之
蹟與儒先身心格要之語時諄諄亹亹爲不孝
莊誦之且特揭其大者於壁間曰以此當孺子
座右銘也性嚴冷自持於物情無所追逐毋遇
世間讌讙譁之會力謝不往曰吾以二時侍
親三時課子一時料理生事餘隙則鍵坐一室

中澄懷默覺身心無少攖累不亦恬愉自適
乎安能與俠邪少年游浪擲光陰也葢吾父之
斤斤擇地不踰繩尺者垂二十年竟不知世路
嶮崎有理外風波事歲丙子大父以高年下世
里中豪謂三孤可掇取也不用奇搆不得兼於
是設外穽以投內隙遂及丁丑家難比主者簡
驗情詞絕相左而縣大夫詔安胡公所爲保持
甚力主者心葢開至爲株究其所以而事端盡

白矣時不孝方以童子補諸生父子相攜而叩
謝胡公公却曰吾不忍視良民之就魚肉實非
以生故私其父也何謝吾父歸而閉門自省絕
口不談前事或挑以搆若主名則不荅曰彼豪
以危法中我度無得脫者而徼天之幸與二三
大夫之明布衣修然以還田井卽我旦暮塡溝
壑使孺子獲稱於人曰先君子足矣然回視東
渠府君舊業已蕩然變斥南山一頃多蕪而不

治者覺意緒牢落日邑邑無所遣解而其操不
孝於學愈急曰匪是無以復先業而償夙望久
之多恚居一年輒病病主心脾間勞火炎炎上
攻則腸血隨便下不可收又一年胲削而行寒
侵尋成瘵不孝謁四方之名醫雜治之卒無效
巳乃大悟曰吾乃知醫之悞人多而藥之不可
以已病也悉謝去不納手書勑不孝吾年及知
命患此沉痾眞陰耗失豈藥石所能强起惟有

息機斷緣差延歲月耳自今以後閫內之事汝
母爲政閫外之事汝爲政家事圯惡聲至都勿
關聞我我且閉目趺坐在匡床竹簟間銷送白
日飾巾待盡而已嗣是十七年之中臥起一榻
絕無煩惱道經一函方書數帙或手爇爐香或
親潑茗汁羅致四時名花盆盎不乏間與二三
老人談往事課陰晴欣然不知錮疾之纏綿也
不孝以京兆試不利吾父喟然嘆曰吾家自仝

一處士以後代有隱德而無顯者意將發聞於
孺子孺子勉之歲甲午不孝以母憂罷試蓋至
是五更大比矣吾父始信遇合有命絕不以利
鈍相繩且曰汝既不能疾足先登尤當饒耕業
高器局以靜觀運會庶進退兩有所據耳嗚呼
孰謂不孝血淚未乾重有斯難而尚以諸生送
吾父也吾母故以靜恭事吾父至病床十餘年
間尤極婉轉扶侍湯藥膳羹非手調則不進故

吾父得安心筦簟而無躁容迨吾母沒而起居
多失調者去歲中秋之夕前症忽劇延至今春
竟不起吾父蒞不孝輩素嚴疾革之際猶正色
危聲不作一悲戀語不孝泣請遺言曰身家事
在天身名事在汝吾何囑强爲善而已矣孺子
嗚呼痛哉吾父生有至性大父母性亢嚴嗃嗃
難事而百方志養終身孺慕如一日前後居兩
喪哀毁幾不欲生與澄灣伯同更患難友愛尤

篤與靜思伯暮年貧病未嘗不形影相吊也每
相見必相泣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至今我從
兄弟輩與不孝藹然一堂矣初寄育於李家姑
受襁褓恩後李敗姑老無嗣吾父迎而養之與
吾母推燥分甘病癢必視沒則厚爲營殯春秋
奉祀不衰人皆以吾父之篤報也生平惡趣[illegible]
眼不識盃鐺尤絕閨房窈冶之好客有談他[illegible]
汚媟事若面熱發赤羞汗浹背與吾母白首[illegible]

莊卽閨門耦坐中相視必以顏方之古人如[illegible]
缺粱爲夫婦眞不愧矣天性峭直不以辭色假
人常剌剌面詆人過無所諱至使人不能忍拂
衣去而退則陰爲覆護曰吾愛之故諍之而恐
彰之乎故終其身無背憎人鮮怨者最恥干求
人與攀附人見有傾身媚竈者輒掩口笑之曰
奉法循理及時供賦吾小人職耳奈何與貴[illegible]
君子作緣且其人賢不受媚其人不賢不受虛

緇媚何爲者以故終其身無非分之交至遇氏
舊親朋以貧窶來者無不温然昵好曉既篤疾
尤强起敘契闊致寒暄或在數十里外題封問
訊不絕自少沉默仡仡然如不出口而時發一
語輒破的其論事擬人多引上世難行與性情
之所不近者始見以爲左時遠實而避之數年
之後是非成敗參驗若符人卒服其內鑒大父
多艱子而吾父苦自節縮大父寛然泛愛而吾

父顧矜愼少與以是無一時豪爽名而要其引
義裁中不溪刻於大體與二三心知交垂老而
愈覺有味大抵吾父渾質有餘而藻飾不足故
附於物情者少而依於眞性者多嫺於世法者
少而篤於內行者多蓋平居之語不孝曰吾才
力量度不當爾祖什一故好事好客却輸爾祖
什九第爲拙爲訥不能爲巧爲利爲慤爲迂不
能爲吏爲捷爲拘攣爲木强爲吝嗇不能爲恣

肆爲滑賊爲翕張取予惡衣麁食据偏守獨以
安吾之癖而無求於世斯吾之不自知其不可
而亦欲稍貽孺子以樸不願其雕之者也此吾
父之自序云爾而父執之淺知者亦曰尊府君
德不純師行不表世而惟於偏處完眞癖處養
素獨往獨來不要譽於鄉黨朋友殆幾於三代
之民歟噫斯言足狀吾父矣惜也一生韋布半
世茵褥閭閻於人耳目之間而不孝身名未成

又無以顯揚而光大之即一二家庭之行里巷
之節幽潛微潚若有若無後世子孫跳從而考
焉孤爲此懼乃敢忍死扶服泣請於當世作者
之門儌惠片言以告幽瑑而光家乘將殁者存
者俱不朽矣吾父生於嘉靖丁酉十月初一日
卒於萬曆丁酉二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一吾
母習禮夏氏貢士懷菴公女實有婦範庶幾於
范陽盧氏所稱九族宗師者語具海虞趙定宇

先生誌中子男二長即不孝昌期娶赤岸李氏復菴公女太學戒菴公孫女次昌徵娶王氏奉川公女女一適縣諸生徐起鳳昌徵側室施氏出也不孝卜以今年丁酉十二月初五日辛酉合葬于赤岸里任家橋之新阡而先期勒狀如右

先母夏孺人行狀

嗚呼人孰不有死而獨吾母以憂瘁殞年人亦孰不有大故而獨不孝之於吾母虧半菽之餘歡孤辛累年而溘焉長逝幽恨無窮不孝身負大逆故彌留之際幾不欲生小祥以來僅存殘息毎欲强起捉筆銓次其遺事以干作者輒自揣身名未成母以子賤焉用文之恧不敢舉者數四矣轉念吾母一生言爲箴訓行爲閫則令淑之稱在宗族姻黨間者四十年無間即不能以不孝故有聞也柰何以不孝故終泯之是用

血淚書狀上有道君子採焉吾母夏氏外祖貢士懷菴公之季女吾祖東渠府君之季婦而吾父之元配也夏於江南爲望族南宋以來代有衣冠人行仁義里人因名其村曰習禮入我明而著者爲承事郎約軒公繁四傳而生貢士懷菴公兼有文章行術卓然名士娶無錫華而生吾母屬最少生而慧婉端凝不妄笑語懷菴公絕憐愛之爲愼揀其耦時吾祖與懷菴公並以文藝游邑較中相得驩甚乃以間請於公曰吾有季男君有季女兩家男女不當伉儷乎公喜諾遂字焉年十六歸吾父當是時夏氏之業已中微而懷菴公自以諸生硯食不能辦裝故吾母之來衿縭不具而祖母柔孺人性嚴稍卞遇子婦雖得當不靡譙呵聲慮吾母名家女多矜飭故爲非分督過以習吾母吾母愈益恭而加以愉色久乃頗得安居二年祖母卒哭之如

禮明年吾祖三析其箸以授世父及吾父炊則吾父最孱弱不堪門戶寄吾母乃椎布操作務以織勤佐吾父踰年家用小饒壬戌舉不孝又五年舉一妹其先後不孝而舉者有兩兄一弟皆以痘殤故視不孝呿呿懷脘間俛得俛失一飯三哺一夕十起匍遇寒暑疾厄則呼天而泣且祝且禳不遺餘力比不孝長就外傅吾父見稍慧始發憤督課必欲速致於經術顯招延邑

中名師誨之而力詘不能厚腆脩吾母懼師爲有力者所奪實脫簪珥以佐其餽終不令吾父知也吾祖念不孝尫瘠甚時摩其頂而謂吾父曰此孺子者孱然耳且人生何可寄緒於一綫不爲旁樹蘗乎吾母聞而心然之遂以侍者進使得比于偏蔵丙子庶弟生吾母朝夕覆視煦煦然如自己出其年吾祖卒吾母哭之一如喪柔孺人明年舉襄事時吾父方在哀毀中凡內

外經紀一切取辦吾母稱易而衷無何而家難作矣難之起起于里有儉人者實秉內讒巧搆成之中以危法吾父素文弱在吾祖宇下久自明農課子外毫不知有人世機穽事風波乍起闔門震驚所賴吾母堅持內綱潛抵外罅十指自晝以資吾父櫜饘者艱辛萬狀所不忍言會是時不孝以童子應里選連得首列吾母稍破涕爲歡曰門戶庶有寄矣而郡邑大夫先已廉

得吾父冤狀至是力爲湔洗故事端盡釋而吾父得完其布衣歸然視東渠府君遺業蕩然矣吾父日鬱鬱不懌以是損心脾腸血下注中虛而外削床臥者十五年未有起色吾母百方療治筐篋盡傾中間尤爲不孝畢婚爲吾妹畢嫁摒擋拮据勉強成禮於吾父一無所關聞凡十餘年間吾父得安心筦簟而無外顧憂者吾母力也吾家世業原不及中人自被難以來膏

腴既磨斥鹵僅有而吾父沉痾繼之不孝復迂
僻不能問生產產日益拙逋日益起而家人食
指猶如故歲時百亟之入十七醫藥十三衣食
即郡邑大夫直指督學使者所貧不孝筆札膏
火及所授弟子束脩不足以支門戶費凡世間
所謂脩肯輕温之奉一無所致於吾母吾母以
衰至之年啖糲衣粗備所不堪絕無難色亦無
誶辭屬已戾之際歲事薦祲家累數十口仰給

不孝吾母猶手調肉汁進吾父其自供則一日
三糜雜菜莧蓼佐嚼之取充虛而已不孝每見
必泣吾母撫之曰孺子何泣在貧食貧恒耳且
吾故食孺子貧孺子未嘗竊自飽也何泣但願
孺子積學攻文慰床上老人望即鼎食不啻矣
不孝聞之益酸鼻自恨不能容先是不孝屢躓
場屋吾母意不能無望而猶從容爲慰藉語至
辛卯報罷則容色慘淡沉瀾者久之曰吾兩人

瞪日以待汝舉久矣而及今不舉即汝有待我
無待也汝第見汝父沈痼久恐爲旦暮之人而
不知吾精神已實喪矣一時聞者莫弗泣下吾
母念三十年幽憂之思既不能發之於不孝而
吾父日藥裹一床用度不時弟長大棄學又未
有授室意忽忽不知所任計欲先其力指以爲
食指供則身任機杼與婦子雜作仡仡丙夜不
輟不孝跪請倦休則漫應之曰吾直假此以送

永日未爲疲也然而勞苦倦極形神兩憊故外
氣雖爽而真氣潛奪已不可復支壬辰秋有毒
發於背癸巳夏發於肱背臂腫作楚投之藥輒
愈診者曰其病主在肝脾之間即治當有後慮
不孝已心憂之至八月而病大作其始煩懣穀
食少周身流痛醫診之出曰此噎徵也不治將
深不孝驚且泣以告曰吾自病血耗耳度不至
是然猶手操歲幾鑰衡量米鹽出入調膳進吾

父至十月小閏十二月而忽劇亦未嘗竟日貼
臥甲午元日猶力疾早起髻而端坐受家人朔
肅如也是歲大比郡邑當錄士上督學不孝見
醫言稍驗意不欲就縣試吾母頗促之行曰吾
聞病噎者不受食今受食非噎也汝不試予滋
憊不孝重違母心强就試比試歸而吾母已晝
寢飲食不盡受操藥進之亦輒逆此正月二十
日也不孝與吾妹若婦日抱首而泣吾母止之

曰命也自吾十六爲汝家婦送二老人哭三殤
庀一婚一嫁兩年遇患難十五年事病夫未嘗
一日享開眉飰而非時憂慮外家哭泣不在其
中生非金石安得不死死等耳欲稍須臾以諗
汝秋試而竟不可待然固命也但念汝父未起
汝子姓漸繁以爲汝俯仰累耳孺子勉之失特
無喪業得時無喪心即吾在滿壑之中有餘享
矣又嚮吾婦諄諄囑付頻及門內諸細事皆宜
家吾後語尤不忍聞命理巾服及被衿飯含之
具皆手自經涉必如其指而後肯然度之於制
鮮不合者自是粒絕不可復進至三月二日召
諸孫于前以示不孝曰雖貧無棄之學因亟呼
盤水來使不孝掖而盥手足猶命取裙帷自蔽
曰吾當以詰朝逝矣越一夕竟逝嗚呼痛哉既
逝之明日將斂猶若視不可含者吾妹憑而哭
之曰母以吾父之未離於褥也而吾兄之未離

於衿也送往事居勉圖令聞是唯吾兄乃與父
含嗚呼痛哉吾母生於嘉靖辛丑七月廿三日
殁於萬曆甲午三月初三日春秋僅五十四耳
使不孝能讀書成文章早致身於科第則吾母
當雍容食報以盡其年不然而能服耒耜闢草
萊或販賣什一得稍羸餘以具朝夕歲時上壽
娛然相樂則吾母何至以其骨爲勞薪之爨而
今已矣不可復贖此不孝所以仰天椎心氣

妻而不欲依迎者也吾母有令儀好簡潔雖終
其身不識有綺紈之御而就所服疏布單衣練
裙竟斂不容一點染遇稍點亦必付浣濯不至
再不休其所食雖至粗糲庋非潔清亦不肯下
一匕箸生平最愼履綦終歲不闚閫外其接見
姉娌娣姪皆雍雍詳矩而莊故見者率逡巡而
矜爲整卽長年均行不敢以褻見其治家尤精
警肅括家人大小廩廩不敢以欺惰進然必

伺吾父之嚮而劑其偏父意所急故縱之父意
所緩故操之要以相御而行輔所不足故卒亦
未嘗有內訌名至於通大義引大節娓娓懿美
有可傳者吾父自少育于李氏姑受襁褓恩後
李敗姑老而吾父迎養於家吾母推燥分甘癘
癢必視沒則營窀穸奉春秋里人多難之吾祖
所遺遷非一而有屬養於仲氏者吾母兼任養
之尤加禮曰昔以巾櫛事先舅敢暴使乎懷菴

公之下世也吾舅氏仁而弱晩棄其諸生而家
益窶吾母已身在窶中而猶力爲周贍歲時遺
問不絶比疾革之時猶呼不孝割産相遺曰以
志別也舅氏臨其喪絶痛後五月竟歿其撫不
孝輩雖慈必敎以義方一言之誤一趾之錯卽
斷斷督數使之毛立汗下乃已晩年雖急不孝
成名而其居恒誨勑必先禮義而後富貴不孝
每從外來稱說當世通人高士某某母欣然聽

之無倦曰兒異日者庶幾是乎今得爲之執鞭
否至語世俗榮華高車大馬鮮衣腴食揚揚得
意狀搖手勿道也嗚呼此亦足以覘吾母矣吾
父諱炷字明思吾母白首莊事卽閨門耦坐中
相覩必以貌識者至方之古人如冀缺梁鴻夫
婦云不孝昌期將謀葬于赤岸里任家橋之新
阡而卜日未吉復恐暴露滋戾乃以今年乙未
十二月初四日恐死扶柩權厝其旁奉父命也

不孝因憶往事之酸辛展遺言之惓怛循題[illegible]
象則風軌凛然抑几尋聲而提撕若朗竟不知
不孝所以報先德而酬冥志者當何日也嗚呼
名非文不傳文非人昜重不孝即自劣劣無聞
亦何恐鹵莽湮滅使吾母闇弗耀於泉壤乃敢
畧記所知粗陳梗概弗藻弗飾以仰請于達孝
仁人大弘錫類薄採幽潛志其什一而銘之則
吾母死不朽不孝死亦不朽不勝哀懇迫切之
至

右兩狀係先嚴守諸生時筆也嘗先大父母
入土曾請趙文毅公及王澹生先生誌矣後
適朝籍復以合誌請於福清葉少師少師諾
而未成文也逆璫煽禍追奪之　旨肆出先
大父母二贈俱不免故先嚴之自序有曰二
誌俱未勒石與他日贈典稍進得闡我二人
之幽不謂逢天之譴并奪二贈此不孝之死
不瞑目也既入檻車又與執友書云弟父母
二誌尚未入土諸生時草狀亦多可商者異
日暇時令小兒以二誌懇求一表又同胞一
妹極孝於親可帶一筆于後地下之感也書
訖付虛白手涕淚俱下　聖明御極優恤慘
死追及二世先大父得贈通議大夫詹事府
詹事先大母得贈淑人兩狀仍存舊稿傳示
子孫使先世梗概得有所考云

男虛白百拜謹識

徐節婦王孺人行狀

節婦王孺人十七歲而嬬五十歲而完節著幾
六十歲而聞於　天子詔旌其廬爲故民徐大
昌妻王氏貞節之門於是邑人稱徐節婦云節
婦殁之又明年而其嗣鑑將謀所以襄大事者
先期過不佞屬序狀問誰銘曰孤不肖賤且貧
將以吾母累他顯人則不任抑以他顯人累吾

母則不敢蔑幾得天下之賢有節者一言文其骨乎雖然非子狀莫爲導也敢請乃狀之孺人姓王氏居東常里爲江陰名族父曰希祖翁娶習禮夏而生孺人孺人生而婉嫕端凝不妄言笑授以孝經列女傳諸書輙心解十六歲歸徐季子大昌則能莊事其夫不爲褻覩舅近聞翁姑錢孺人並賢而禮之居一歲而季子有篤疾則日夜籲天請代竟不起時孺人已娠數月矣伏

屍哭極哀曰天乎未亡人所不即從夫君地下者唯是茫茫一綫之緒而庸可幾乎蓋頻絕復蘇者久之乃自剪爪髮納諸棺中曰以志殉也已而免身竟得女孺人痛楚益甚曰吾不死豈爲他家抱媳婦耶意忽忽不欲生姑錢覺而伺其間夜則篝燈相守達曙不滅且所爲婉譬百方曰而不幸不生男此孩抱間物亦而夫遺也孺人稍稍定强起爲季子營葬事一一身自經紀且穿雙穴以待其矢志如此亡何而姑錢殁孺人哀毀不勝已復自念煢煢一嫠姑死疇與共朝夕者而坐令四面圍而薄我義不可留遂決策就東常母氏棲焉亡何而遺腹一女亦竟以痘殤矣當是時孺人春秋僅二十九耳或謂孺人之始念無他以有愛女在女死而孺人之望絕不能無生得失而孺人意益堅輙請于伯氏江涯立其仲子爲嗣即所謂鑑者也先是季

子早世近聞翁已析箸夷子伯仲二子而僅以什一授孺人供孺人意恬如也至是而爲鑑致塾師締姻氏所費頗不貲皆自孺人躬麄纑勤紝組以出之一不以聞于伯氏曰但得此子成立使春秋無廢祀死者有焉依吾即死不恨矣鑑既長成婚志意猶若未立頗從俠邪間游不問家人生產孺人泣而數之曰未亡人二十年來早夜拮据者爲誰乎而若此吾不如早辭人

間與而翁合于地下鑑大感悟始束身就簡柙
孺人不勝喜乃出其力指所贏佐以簪珥稍爲
鑑拓本業遂有宅一區田百畝曰吾事畢矣悉
推其家事授子婦而閉坐一室懸夫像于壁晨
夕瞻禮時嗚嗚泣數行下其憂思慘怛猶不減
喪季子初年於是孺人年五十矣邑諸生父老
先後列徐節婦狀上邑父母麻城劉公詔安胡
公胡公尤好風勵則手削公移數千言上郡使

者使者覽之色動立下檄獎之復遣邑吏具粟
帛往致其家自是使者行部至邑輒修故事褒
禮孺人有加萬曆十四年御史南城鄧公煉以
孺人名列疏上請得　報可勑下有司就其家
竪建牌坊以示永永蓋異數也而孺人年已五
十六矣中外宗黨群趨賀之顧孺人色焦然不
自得也曰吾一里巷婦得以區區之守上徹于
九閽而費縣官金錢爲楣榜豈不踰分過當哉

且吾以發見節以節得名惴惴焉無以見夫君
于地下而何敢聞賀識者聞而韙之然嗣是守
令監司使者聞孺人名益加禮歲時存問不絕
里中農夫傭婦莫不慕說徐節婦矣蓋孺人受
旌之九年而以疾卒享年六十五迴其發時則
巳四十八年而遙如一日也可不謂眞完節哉
　國家以禮義風天下歲遣直指周行民間各
廉其所部有忠孝節義名寔副者以聞至大與

也道衰俗薄勢利爲梗旌者不必節而節者不
必旌其甚也至以幽閨白髮茹荼含苦之危節
而反資淫門妖冶蓋醜匿汚之僞號亦寃矣夫
以徐節婦之力無纖毫可自致于時者幸所遇
一時良有司名執法搜幽剔逷使不汶汶于當
年天之所以報孺人可知也孺人之母夏孺人
吾先母姑也於中表姊妹中雅與吾母契善而
吾母生平對于婦舜好引古今節孝之事以相

戒勉故予所聞孺人之行爲獨詳吾母嘗言孺人居恒衣不釋縞食不重葷足不履閾外其刻意如此又言孺人之始發也或撼之或咻之或擠之忌美樂垢寠煩有徒欲自引决者數矣比其退棲東常而會其母家方饒盛又其兄遯休君輩皆勤修好善每事曲成其指故孺人卒能撫有其嗣以致成立繇此覩之節婦之難蓋十倍男子矣使孺人不退難節亦不顯然以求之

王氏抑何多賢也吾母少孺人可十歲雖終其身幸無人倫之難而一生艱辛刓刻自見殊不減于孺人記吾母病且革猶呼不孝問王氏姨無恙迨吾母見背三月而孺人亦報逝矣嗟乎此昌朔之所以執筆論次轉念吾母而悒唈無文者也墓在白渚港石樓之祖塋與季子合焉禮也嗣子鑑娶吾舅邑諸生夏安吾公女吾外祖貢士懷菴公孫女有孝行以哭孺人傷毀驗一年亦卒于小子憶先慈之遺論欽儀範之可傳爰受其嗣世系生卒子姓具狀如右幾有道君子採焉

祭文

祭外舅李復菴公文

外舅赤岸李翁以疾終于正寢子婿昌朔方有事郡城聞訃之夕飛棹還舜濤暑見迫含殮弗待憑棺一慟肝腸欲碎越日癸亥七七方始乃

具時羞之奠率婦率子酹酒于翁靈而告之曰嗚呼閔予小子遭家弗造甫麗青衿父疑淋薦門戶凋遲再紬藐戰里兒包烋傲予單露僂行泥首薄言往愬恃有翁在以爲外護甲午喪母丁酉喪父兩殯纍纍拮据穿葬恃有翁在以爲外府期婦多育哺乳爲艱翁抱季女含飴膝前一日出外必袖珍還女病而啼翁亦淚潸婦曰女婦無累老人翁曰我在有含欲申昔汝于歸

矜穉不紉用祖代父于我乎嬪世眼戔戔笑我
嶽嶽妄意高飛候馬生角翁曰快埒定其騰踔
庚秋小獲翁眼一濯如何不才乍鳴隨禁昨冬
偕計翁病侵尋送之毘陵有涕沾襟恐死一㨗
寂無好音狼狽歸來握手勞苦曰予有待我將
就亡其語喃喃若塞若吐其行囷囷或蹇或仆
曾不三月而翁去我我負我翁負翁望我嗚呼
哀哉人之愛增自其恒情翁情獨鍾北于所生
視諸外孫亦復非外纖奇必褒小過是忘虛純
二子章縫並列翁喜而狂逢人便說嗚呼翁望
期父子而豈其止此期所以矢報翁者抑又非
青紫來日覓睬翁不可起我負翁翁目猶視
嗚呼哀哉惟翁生平直腸快吻撮皮皆真衝口
無隱洒落乾淨其神也全有如佛說此往生天
況也爲德不可碑傳文子而賢食報已先孫枝
方茂後祿必駢翁目可瞑我自悲纏嗚呼哀哉
尚饗

祭蔣母薛孺人文

蔣母薛孺人以疾終于寢宗黨出涕老幼悲纏
蓋孺人之盛德感之也其姻生繆某自燕山下
第初歸倉皇走奠不及侑以一辭至今年之十
二月靈輀將發乃以先期十八日戊午再修薄
祭而爲文以告之曰吾聞文繇情生情繇哀迸
若乃婚姻兩家母夫人之戚堂幃素膈內外迫
邈哀既無從情何緣起然則世俗悲誄痛慨之
文雖膩辭酸楚申義悽惻要皆浮縟肸麗取懺
生顏爾不佞獨於孺人有真哀焉曷哀乎孺人
代吾女哀也惟不佞與孺人之夫君欽吾丈初
以文字相慕嚮遂以婚姻相盟約不腆弱息出
奉其箒屛然淸羸不任井臼娬嬭相去百里而
遲自女入門而孺人推燥分甘用姑代母使內
于忘西顧之憂弱息無肥泉之歎其誰恃耶癸

卯之冬不佞與歛吾丈將戒裝北上女以産厄幾殆孺人百方療治靡神不禱靡醫不致不佞與女割别見女氣息䀆然呼吸之際一綫而已醫者謂我第往無虞然决能含然而就道者其誰恃耶比不佞與歛吾丈共守公車心忽忽靡寧惟恐吾女之有不測也後家訊南來女幸無恙故下第之晨兩人沽酒燕市一賀再得新婦一賀再得女耶破涕爲歡聊以相解嗚呼孰謂

病者得蘇而護病者反不起耶女爲吾言病危之際婆合掌跪於榻前曰天道吾婦吾請身代嗚呼豈爾年蔣氏閨中宜有咎不中於婦卒中於姑耶抑孺人鍾情之極精意通天請代得代耶不然以孺人之一敬不違四德咸備宜享而何不盡享也以孺人之拮据勔勵夙夜興寐是尚未一享而何竟不享也不佞謂吾女汝姑代汝死汝不得獨生即不生重傷汝姑心以報爲孝竭力婦事而已謂吾壻汝母代汝妻死汝不得獨生即不生重傷汝母心以報爲孝竭力男事而已歛吾丈以詩禮勞儉刑家者也渠自能教子若婦不佞所以提女若壻者以此要以荅孺人之志云爾雖然以孺人之聖善不享於生前必大享於身後夫婦從夫爵歛吾丈巳饒爲孺人辦之母以子貴則吾壻勉乎哉不佞於孺人不勝兒女仳戚之關與生死存亡之感故弗

倫弗韻之辭不覺縷縷吐於筆端倘休明之不昧其聽然而肯余言嗚呼尚饗

祭顧朗仲年兄文

萬曆丁未十月廿一日朗仲顧年兄以疾卒於家友弟某適以問病至憑棺哭之還家忽忽多病至改歲戊申正月九日乃獲操隻雞斗酒沃於靈前而告曰嗚呼朗仲一往長巳曾幾何時歲巳更始虞山歛翠尚湖渴水雨雪雰雰雪巷

誰倚吾哭吾私失吾知巳淚眼欲枯泚筆告子自子年少人號清狂余亦癡絕跌宕詞場百里心期若得一當丙申之歲乍會吳閶子讀余文喜而若颺比及於庚同齒於榮頡頏公車周旋兆戟相子之質精金百鍊相子之神寒水一片余旣嚮邇子亦綣戀從容申款肝腸洞見白水青松永矢勿變子言投我覞睆好音我言投子如蘭斯發子有微瑕爲我披襟我有隱慝待子規箴藤谿對榻梅谿連衾疑文奧義兩兩沉吟

惟子讀書鈎深九淵余不盡解子謂忘筌惟子爲文月脇欲穿予聊涉筆子謂便娟惟子操行玉潔珠圓予小出入子謂無愆嗚呼自有宇宙自有朋友管鮑在前范張在後及吾兩人如左右手非以狎暱黽勉不朽進或鞶轂退或巖藪出處語默同心白首子未白首藏於區區吾尙又先可問前途豈無儕偶疇鼓嚶桴豈無少雋

衰厭怯羅悠悠世情誰與爲徒追記實心載號載呼子有微言世道交喪俗人勿問雅人安訪笑彼妄婦馮人俯仰吾用吾法不依榜樣持世出世證於太上聞者大驚我知非誣子視世爵蝸角飛塵誦詩讀書意薄青旻所以僕僕詎甘勞薪鶩翮時鍛龍性難馴腹笥經濟未洽隱淪杞憂婺恤無路披陳頃歲術還脩髯半雪顧我薄蹄精華銷鑠女嬃一往吾殆決絕渡江勞歌

楚聲慘咽何地可灑一腔熱血不謂斯語將成永訣嗚呼爾其流連酒德宛轉琴緒仰毫理詠翻墨染楮攀險搜奇窮日繼炬人之見之風流豪舉別有苦心孰可告語所可告語二三好侶葢棺旣定物譽騰喧諸子述德謀上輶軒制府嗟悼遣賻到門書生好事莫不來奔其骨雖朽其名巳尊老母寡妻上有金昆嗚呼何人不死子死亦得知巳之痛曷其有極子之幼子吾許

弱息大者能種未就抑勤輔之翼之後死之責言不盡此悲纏意啻嗚呼哀哉

祀畧

夏門雙節婦夏侯氏王氏祀畧

夏子時亨余辛酉楚闈所舉士也其爲人清挺頴秀知非凡士壬戌連第去時同榜旅謁者人人無不意自得獨時亨若有愀然之色余私問故生侻而不能答一日肅衣冠再拜輿之坐泣

而言曰時亨少遭閔凶伶仃孤苦祖父俱早喪微祖母無以有吾父微繼母無以有時亨夏氏一綫實兩孀母延之以至今也祖母夏侯氏孝感縣人適余祖年二十七祖棄世哭而嘔血以頭觸棺日夜抱吾父而哭曰天乎吾乃愛旦夕命哉恐孺子之顛躓無以報地下耳移棺寢室忍死靡他日夜督吾父俾有成立吾父得補諸生娶嫡母母前卒繼母王氏居無何吾父又卒母雉經者數四祖母扶抱叫呼乃蘇于是仰天重嘆泣曰吾有姑在我死姑何依復顧時亨曰爾非吾出也然吾夫子卽吾子也我死子何恃于是侍祖母益恭謹甘苦必共相倚爲命而課時亨誦讀益勤膏火之費皆以十指佐之茹荼集蓼備所不堪絕無難色或勸之改操母不應斷髮破面堅拒之且撫且誨待亨如一日視姑猶母而子猶子也祖母夏侯氏疾華母哭之慟

瘠骨立亦遂亡夏氏兩世孀母一五十年一十五年寄一綫于時亨日夜俟其有建立而皆不逮時亨之有今日也可不痛哉言訖時亨聲淚迸下復跽而請曰願邀夫子片言以彰不朽則時亨死不恨矣余旣欽兩母之節行重傷孝子之志也許爲立傳卒卒未果遷延時日忽逢璫禍劾罷還里罪將不測終恐負諾聊述時亨之言紀其事以俟他日嗟乎婦道也臣道也男子

之夫君也今之男子二心于夫者多矣豈復知有婦道耶兩母一行以事其夫時亨貞心以事其　主以愧骫㚇鮮耻之習是編彤管而標青史者萃于一門也當兩母執執靡依氷操凜然寧能必其子有今日然卒以此揚名于後固在立志哉乙丑冬日書于松窓

繆太史從野堂存稿卷之第六

尺牘

從野堂存稿

江陰西谿繆昌期著　門人劉圻 興秀 訂
男虞[illegible] 孫[illegible] 輯

尺牘

與歐陽公祖論本邑先賢祀書

恭承老公祖創建龍城總祠所以表章往喆風勵後學者德意甚盛及蘭所貽小峰趙先生書意欲博采芻蕘如不肖其人者諮諏甚周爾時趙先生奉尊指枉顧敝寓問吾邑本朝人物灼

然耳目間者何如人不肖不謀而應之曰以不肖所知爭大獄發大奸蒙譴濱死百折不廻家國無訾議首尾不渝節者大中丞湯公沐柱史貢公安甫而已趙先生首肯曰然次問其公何如曰名理哲以辨矣幽閑之際吾未知也又問某公何如曰文章典以裁矣朝著之表吾未覈也然則吾邑之先賢竟寥寥乎則何以復郡大夫曰有祀典在可攷也吾邑正嘉間人號敎古家持清議以故先賢之祀汰而又汰精之愈精自春秋至正嘉間合祀二十四人而　本朝止得四人並無子孫有氣力者得攙附其間至于今而無有濫其額也故他邑之祀典難決吾邑之祀典易決也何也原祀有夫出無失入故也嗣後而議者欲愛惜此名則嚴持之毋使續貂欲光大其舉則閒益之不至濫觴可也曰然則何攷據乎曰有邑乘在可攷也黃志偏于搜奇

其失也雜獎才藻趙志主于持平其失也多掩危節稍折衷之可也趙先生唯唯不肖退而商所藏新舊二志送先生採擇將謂先生再有商確也近日接先生來書知以先後七人上議輒訝然嘆曰上下數千載而得七人何少也七人之中而　本朝居其四何多也以吳季子之例例及于顏蔣二氏宜少者何太多也以顏蔣二氏之例例及于吳季子宜多者何太少也隨以

此語轉扣趙先生業已呈覽喲不及追不肖于
是徘徊沮抑中夜不能以自寧曰豈可以歐陽
明府之盛舉啓後日之訟端乃敢裁書而畢其
說夫豫因以前經累朝之淘汰罕後嗣之贊求
竊謂議已定矣無容置喙矣今議自吳季子而
下止存丘忠定趙秘書二人與季子鼎立而三
非也其在　本朝自湯貢兩入而外已經崇祀
並無別議者則有寺正嚴公本郡伯孫公亶世

遠事遠其子孫俱消歇無所從問然黃志所載
大略具矣不肖少聞之父老嚴公布衣薦起者
爾時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操舴艋夜半訪于其
廬嚴公呼其妻曰此必吾故人周恂如也急披
衣起迎之娓娓作促膝語皆吳中官民利病也
坐良久命煑二卵以進文襄啖之盡乃別每追
想此事前輩風流猶宛然在目孫公者雖載邑
乘今不悉其果何如人意亦嚴公儔也今奈何

縣以顏大參澤蔣僉憲舜民代之也不肖非許
求顏蔣二氏謂有瑕秆可摘但謂議祀者奪此
而予彼必且並挈其人角錙銖較分寸實見其
人有所重輕短長而後可申其予奪而所謂重
輕短長之論非自口碑出則自邑乘與國史出
而子孫之口與其家之私錄不與焉今夫趙先
生狷介獨行古君子也豈有私於二氏即二氏
似恂恂長厚人也何獨不可祀但祀二氏而一

朝奪前輩者二又追奪周泰自勝國數千餘年
者十七義無所出也且邑固有名在二氏上者
有實不在二氏下者而何以待之且夫論先賢
者亦論其大節而已矣大抵今之長者多好言
居鄉之雅度與居官之惠政而似者姑得有以
入之夫是二者非不美節也然但可取人于辨
官掄才之日未可定人以易世俎豆之典所以
萬石邃恐不領賢豪之惠桐鄉尸祝未兼廡社

之饗豈非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耶然則今日欲增祀諸賢必核其生平出處大節如所謂爭大獄發大奸蒙譴瀕死百折不回兼清風勁致矯然物外可廉頑立懦者予以特典一邑如此推之五邑可也此不肖公平之見將以救趙先生之所不及而上佐老公祖之末議者如此

與高景逸

不肖向游涇里蒙涇陽先生國士之知書生狂

斐輒有所進光祿不以爲非也久困公車頻年獨立無所附麗見世之浮慕涇上者不能無魚龍混雜之疑所願一二領袖人豪寧嚴毋寬寧監毋濫者也進籍以來率其直口快腸而疑不肖者過甚往往見左袒碩果之僅存畏猛犬之迎吠此一腔熱血不知灑於何地也茲且碌碌館下束縛不懽韓退之所謂抑而行之必發狂疾者翁丈何以津梁我乎

與毛禹門 武林司李

同年胡休復廿載名家一朝萎謝幸遺腹有子稍延如綫亮年丈之所聞而悲悲而繼之以喜者胡年伯布衣篤行不入公門今年已七十矣看子而北抱孫而歸此亦人事之一奇也幸年丈於格外遇之另孝廉卓去病聞子將沈無回吳伯霖諸生鄭元仁俱祈盼睞內無回尚未識而然聞其文字踸踔復矜然諾故并及之死生

氣類之托萬祈炤茹

復臺翁葉老師

捧讀老師京口書知途次安穩幸甚方謂抵里門而白鬚黃閣紫綬班衣一堂歡娛爲千古盛事乃東山之屐未着而西河之目已枯初聞亦不忍信非獨門生不忍信即長安市上兒童走卒亦戟手向天願相公子孫有昌熾無夭折也乃世界缺陷無可奈何幸賢孫玉立長者能文

且賢造物者猶全多而鉠少也謙台候稍違和當是積勞過痛所致竊計眠食藥物俱不厭溫補俟氣血滋則筋脈自暢若多用驅風散邪之劑反受刻削然亦門生之私計耳老師有羽翼功於社稷有培植功於善類此則　九廟神靈所呵護在山爲松栢出山爲棟梁非家門憂喜起居調怫之所得間也伏惟順時覩道迓膺介福

寄殺翁黃老師

老師巖居川觀幾更歲籥矣雖東山之望彌峻而西清之直久虛郎一日上沙堤登揆席中外喁喁以爲符夢卜而叶金甌也伏承祚明休暢道履融和清源紫帽之間隱然霖雨浮而斗杓運者則老師之榮光實掩耿之昔人以司馬徙在賀宋祚靈長今日于老師是巳門生屢困公車晚收詞苑涉木問源登丘望脈朝宗仰止何日不繫心海嶽然區區自矢實不以備馬走爲榮而以辱龍門是懼才短志紆望老師有以鞭其怠也久不奉起居于心闕然茲因楊館兄之便勒上一緘附申寸縷玄黃之享不修駢儷之詞并略非敢草草政謂一切世法非所以事老師也極目南斗引領北轅不勝瞻依盼望之至

荅何武莪

國本三疏照耀古今　主上遠其身而用其言

不可謂不知臣也老丈過主哉至于輦上之論同者翕然以爲不可不有異者亦不得顯然以爲不可有老丈此舉日月也浮雲自蔽日月自鮮政不必俟定于異日矣

復羅樵翁老師

老師清標亮節尤爲世儀乃以留臺紀綱之司兼江門鎖鑰之寄中外欣欣想望風采不獨門生以桃李私人借寵光而徼芳蔭也憶門生自

丁未公車謁老師於國門外老師賜以館課一帙意念良深蹉跎歲時而始得濫竽館下適逢老師在事兩施門榜光飭蓬廬公私之感匪可言喻伏守寒窻不能嵩甄尺一奏問起居獨此心耿耿時在左右春中聞以摧蘭之慽稍損七箸爲之焦然旋喜勿藥則又爲之暢然也方今時艱孔棘國是靡定碩果不食僅一老師幸尚不爲時情所忌冀得入掌銓衡而秉樞軸以靜

一流競鎭壓頑嚚凡門生所憂喜政大耳亦非沾沾于門墻私暱也函既遠須盍以師而問其弟子以公祖而禮於賤士拜嘉之頃益用悚然

與蕭如城 漳州司李

仁兄行弟再拜以蔡南先師之後人請蒙仁兄以弟故使其家得有寧宇雖殘破之餘尚津津垂虎豹之涎而餘燼猶存弱息苟活皆仁兄之賜也又舊學使柯立臺先師弟曾蒙首錄有特達之知今秋三子入北闈無一得雋者知其家事零落不無羊曇之慟亦望仁兄推愛一照拂之晤鳳景文鄭匪石二兄幸致相念二兄世道有心人也請識之

答沈君聚 荆州推政

弟前以山水文字之勝獨歸年丈者蓋亦有說昔人謂州縣之職徒勞人耳若夫繡衣持斧之使襜幃所指風稜棱薄遂使閑雲走而野鳥愁

幽花羞而弱柳怯故不如關門令尹管山管澤侵管漁樵握牙握籌亦握不律厨傳可以供賓客樓船可以蕩中流又年丈所居呼雲囑雨正在瀟湘衡嶽間也麗藻相宜風流自賞其此地此時乎年丈又何讓焉

寄麟翁錢老師

自老師逢天之慼煢煢在疚週年逾矣而一价生芻數行問唁至今缺然𥞊春初聞太老師菲

帑之耗竭同門近畿甸者二三生同遣一价不謂彼此參差往復商略遂成虛語欲獨遣苦僮僕蠢人欲附致又便郵難托遼遡久之復爲洪使所先門生死罪展讀老師手札痛緑衣之暫侍悲鼎食之徒陳字字酸辛蓼莪之篇弟子從茲廢誦矣敬因令親張葆生之便勒上素緘以當仰慰不腆代帛薦諸几筵

答周季侯武康令

武康好石好木好竹又得好大令大令有好文章好政事眞所謂新婦配參軍矣訟庭稀簡囹圄空虛散衙之暇栽花飼鶴攤書理詠不知潘安仁當日有此快活否每想仁兄樂境令人飛颺適沙縣兄入都津津沙縣之好其衙齋背面皆山山上皆竹竹下皆泉幽蘭叢於堦前丹荔樣於簷際更可喜者週年案牘止得四十餘事事無越訴斷斷無匿情歲課幾三萬咄呼便了無纖毫掛欠主人以一時學堂三時臥閣而上官以爲天下精勤吏也由此言之武陵桃源處處不乏僊都去人非遠香案卽在琴堂世固有兩武康哉

答李孝廉廣霞

仁兄以三十年詞場尊宿下交於弟弟何人當斯遇也長安舍中僅一再奉清揚屬有所嫌不敢數請而仁兄之道神卓識竊心識之道山以

來杜門戢影交游中不敢通一字而獨於仁兄知己之感不能去心停雲落月寄之夢寐而已仁兄乃不遠數百里使使問之豈以其人尚有可教者乎不肖支離沓遝可笑人也譬之不才之散木焉莊生所謂種種壽道無不備之獨不幸而逢國工之大獵繒矢並發狗馬齊奮而此散木者蒙茸障蔽於其側遂惡其礙而去之是故不免於斧斤夫獵者期於得獸而竟以災木

豈擬者之意乎則散木之爲散木自加耳若門下更以其有用也而文之以青黃是又益其災也仁兄玉犢黃流自是國寶而漫被青黃於不祥之木亦不願仁兄有此跡矣

與史玉池

翁丈今年政六十耶無論耳順小年修齡方階而蒼松翠栢之姿尚留掩映于青山未敢爲明堂賀也惟是提唱日新絃誦不歇於以砥柱頹

瀾梯航後進則隱顯爲一途古今爲旦暮不肖所以祝先生壽者此矣

與陳中湛 江西按院

翁丈巡方風采震耀廬嶽乃軺車所至輒以問民疾苦爲先遂使吏畏民懷春雨澍而秋霜溫則異日塡撫規摹已在人耳目間矣比者屬夷悖逆東鄙騷動而我尚無一矢相加遺此主憂臣辱之時也門下必有長算紆籌入對天子繫奴酋之頸而政之闕下豈多讓哉内任李仲達幸以末吏備臺屬教誨提携恩同父母幸始終玉成之

與吳安節

不肖竊聞之君子翁臺先進之型範薄俗之砥鍼願奉教之日久矣日者親屈玉趾來臨江上而不肖伏匿里中奪不及擁篲不及投及操舟艤逆之河干則仙鷁已西邁矣仰愧先施俯慚

後至且奈何世局飛翻吾道自重惟老先生禪精神輔藥物採靜裡之消息看浮雲之變幻亦足以樂而忘老也

答姜養冲

自歸田以來屛居戢影絕不敢形迹累人獨以平日傾心扁志於門下唯恐當世失之者而先施未報偃蹇踰時不能不耿耿耳比聞道駕枉君山屬有所避復阻趨陪不肖因此竊嘆古人

之不得志於時者皆有同志之樂絃歌誦風雨不撤故其人形枯而神遂今時猜過深時禁過嚴而吾徒之氣實不足以勝之致此寂寂方以自證自歎而信使儼然信翁丈之大過人也邊事搶攘朝野均憂唯翁丈世篤忠貞心存王室憂方倍耳讀季子廟詩自當千古容屬和以報

答趙儕鶴

髫時誦先生甲戌牘便欣然欲往弱冠慷慨從

遊人海虞梁溪論天下之人典事而知先生子古也己丑之封事癸巳之計典赫赫聖書矣年卜玄黃絲駁龍血漂野而生人之氣一綫未絕川以先生在北鄒南臯先生在南天下議論猶有依歸耳不肖瓣香微願積之四十年偶逗於呂輔季一序竟損人眼橫被惡聲若得傾寫胸懷激昂精論即立碎於斯人之手豈有悔哉雖然國有與敵物有仇耦非其敵者帝王不治非其耦者賢聖不爭夫斯人者非先生之敵與耦也孟子謂奚誦臧倉曰彼焉能直引天公作對頭耳先生名在日月精神在帝座其行其止必非一時奴隸小人所能爲矣如不肖者久困名場一出而左時趣今且讀書山中觀古今之變先王覇之略冀異日稍有所窺就先生之爐而請焉卒年報章願言珍重

答丁長孺

台丈白首丹心鬼神可泣此事直問之千古不與一時奴婢小人較量分寸也如不肖垂老一第橫被網羅既不成其慷慨又不成其委蛇亦足以明其無據矣台臺猶憐其意而收之嗟乎士之所以重知己也今東事亟矣廟謨安定忠略菜施肉食者謀之吾儕小人可安枕臥耶必

寄何崑翁館師

不肖才劣遭讒偶濫竿節下備老師帷中弟子

迄來會以館務撓病支離不堪位置幸老師過
意形骸之外寬其約束昂其品題使得追參諸
彥終不離於史局老師之賜也館規初解一官
將發自謂濯磨朽鈍試可以奉明教於下風而
一夫流言飛矢橫集賴老師力持正論保其無
他雖被惡聲狼籍猶得褁頭蒙面而拜命以行老
師之賜也既出國門讒人搆扇遂欲起無官入
計之例錮之於六載黜幽之條當此之時群蜚

剸天百口難浣非老師深心調護與其無偏無
黨之衷皭然見諸於主者誰解之而誰聽之則
今日得襲衣冠而見鄉里老師之賜也夫愛才
護士惟恐不及自大臣之弘度耳老師何私於
不肖但不肖術自循省行能不足以為楨幹直
乘不足以為羽儀祗以白首經術三年館規哀
其才拔不敢妄自暴壞或老師察其本末覆之
悠悠之口辨者頼是故推而援之以覩其後

也自竊田以來無日不繫心左右正以時議方
時動以推戴傳相燕染矣惟以不肖之蹤為門
墻之累用是需恐含抑茲因友人尹孔聊具書
以達頼家多事挨地單虛老師至公血誠沉幾
遠略久為中外所傾獨天必潛假夢卜開明主
之至心燮理匡扶之績指日可睹不肖伏在江
鄉甘為太平不遇之人矣

寄臺翁葉老師

老師六十初度海內士大夫近者捧觴遠者走
幣皆有頌禱之辭以獻不肖脫被特達在帷中
弟子感知最深其敢自後他人唯是齒牙剩餘
大懼以不肖之迹為門墻之累逡巡久之與同
門生謀藉手一言比于祝者文既成然尚有所
未盡未卅餘年以來天下大勢如殷雷方作黑
風四起而主於處於土漏下濕之舟以為宴然
也舟中之人欲東者東指欲西者西指長年曰

不然姑整舵理楫除飆備篙而謹待之舟中之
人且呶呶詬誶於是長年起抽身以遁及波濤
拍天諸人叫呼一無所恃恃前日之舵楫飆篙
具耳如終不可濟必將問長年所在而强起屬
之然則長年之無恙舟中之人所爲酌酒相慶
者也而長年者憂方始耳舟未及於中流諸人
幾幸一濟尚譁問長年然其爲主人者已脉脉
心動矣即旁觀之人亦以長年無恙而酌酒相

慶此爲主人慶非爲長年慶也同門生善于頌
者正以時之譁問長年故含辭不盡不肖敢申
頌之老師一首肯否寒士囊澁無可用享亮老
師所不罪

與朱平涵前輩

自頃玄黃變易風雨凌亂後生弱植無所趨仰
不得不以翁臺爲帰以翁臺淸真之氣磊砢之
節灼然信於天下也不肖自己酉歲游金陵木
末學見翁臺所爲方正學祠記斂容讀之松風
謖謖想見乎其人旣濫竽館下黙淸塵之末竊
幸得事翁臺爲幸不謂謙光俯垂接引夫長先
少賢達先兢賤此世俗所未有而不肖横被之
於翁臺此所謂特達之知也夫有特達之知者
必有非常之報不肖時過智絀非有凌厲之姿
而已負纓徽之累恐終已不得報知己矣惟是
執鞭一念日夜耿耿每齋心肅形將遂順風之

請而世網密匝偵探布列別有飛文郵傳貢新
京洛大懼以不肖之迹仰辱門下逡巡後時念
之慙悚家仲醇來述翁臺道履淸勝静閟之餘
將網羅一代允作元龜甚盛甚盛竊惟春秋天
子之事以禮樂征代還之天子也今　聖主當
陽魁柄在握而宵小朋比簸弄樞機乃有矯功
令而無議積賢能而有罰方之二正之季宦監
執國然猶收採拘繫羈縻老成未有刈艾剪除

如斯之酷烈者也于是賊臣伺内役夷訌外而尚方之劒久措鍾皷之靈不振誰貽禍階可爲流涕爺臺孤忠義憤用先救世宜討　二祖之典章申春秋之律令散黨破私莫急於此固不徒以筆舌爲高勛名山爲不朽矣偶有所窺借陳一二扇頭小詠情見乎詞

與姜松盤

不肖髮燥侍教於先生四十年於茲矣先生正

氣直節凌邁流俗青山白髮嵩然一世之靈光不肖垂晚一第猶得踵步芳塵濫竽館下旋避言者戢影江干又三年矣癸南先師游岱忽已六年追思昔游恍然一夢菀枯聚散感先生亦能已耶懷乎居恒竊嘆先生天下男子也正名安疏首發大議陰扶國本幾與日月爭光退而立德表俗力以先進風規挽抑流競可謂百尺無枝萬里無曲者矣是宜入踐台衡總持名教而身不庸于時行不諧于里沉欝頓挫長老山林是誰之責歟先生此段精光無論一時千載終必有發洩錯峙之處也山川阻修久缺音問玆因貴里王文學之便貢此素函不肖執筆猶想像先生四十年前廣額疎眉長身鶴聳風采奕奕映射數座今蒼松翠栢之姿不知作何如覩也山中所得幸賜教之

與張誰磬

惟公車奏捷之晨即庭幃奉諱之日門下惻然心動接浙南旋艮踪毛帷莫遏有神先告孝子哉不獨以一第爲報矣不佞與尊公髫年結契白首彌堅睹茲代興悲喜横集日者一拜几筵未有片辭勺酒之薦蓋有待也既不敢牽白馬重溷青蜀又不敢以彈冠之慶急于執手之私承哀毀少定乃敢以一牋申賀尚容躬叩不宣

答吳安節

伏讀手教知爲東事措眉老臣憂國自應爾爾嗟乎夷禍深矣內地迫矣而廷臣之計尚欲借彊事以樹私人釋籓籬而營窟穴是何心哉若我輩旁觀儻有除兇雪耻之人即當効父兄師保之戴惟國是恤何黨何仇

又

承示令曾孫新課輕圓敏快較前更進一籌此必捷之技也天下每事當問老成獨舉業一事

須問之年少不肖老矣願令曾孫與少雋商之

與譚凡同　福建督學

憶自庚戌公車奉教於旅邸十稔而有餘矣翁臺徊翔南北聲望蔚然遂秉鐸擧帷爲世大師菁莪育人之化與桃李不言之蹊於翁臺認其合矣不肖冷心冷局橫遭口語顧獨幸爲翁臺所憐既信其無他而猶冀其一出此語蓋得之龔魏二子云茲有不肖髫齔之知其人氣義風節實在海內不揣欲請翁臺培植其後以勸來者而陰圖國士之報蓋雖私情實公誼也獨計翁臺在事方奉一無私屏塞徑竇然此心有懷不能已已則日夜徬徨含抑不吐者許時矣乃夾而奮曰明公當今之水鏡也惟水鏡無私亦能照人之無私且夫知已實難借知報知非翁臺之望而誰望耶於是焚香削牘南嚮稽首而遣之實不敢避小嫌而負生死耳欵欵之抱具

於別楮

又

故青州守紹安胡葵南公諱士鰲起家丁丑筮仕江陰不肖以童子受特達之知在三之節矢之四十年矣師守青州力抗稅璫因被嚴譴卒具焉北海集中至今山東人猶想其風烈公歿之後長子夭折三孤文弱家計零落可念叔子仲悰已補青衿今仲子季悝季子仲慥方以童

生候試示臺亦望翁臺于文字本分之外曲爲蒐排使不肖得藉手以報先師于地下翁臺之德不朽

答□齊趙儕鶴

曩從顏眾溪罔趙先生何如人曰清眞邁往古之所謂不踐迹者也夫不踐迹者自是狂位人人易以迹料之而今之人非有所料于先生直以其風聲名號有疑於巳也而錮之身巳錮矣

則强錮其名與黨必使先生約結闒闒不得通其懷而後托之嘻俳啄歎或泣或欷或笑或駡上想皇天下呼朋友呼亦僭甚矣先生尚以古人友誼望之鄉里小兒亦猶何人致意於壎篪谷風廻想於風雨也君子愛人何無巳乎今天下黃禍兆於空虛空虛兆於黨禁有數奸人者東挑西激陽施陰設鼓召群不義之徒以爲之用邇遝忠勇男子清德名流應手勦截遂悄然無復忌諱相表裏爲權利耳而比其黨魁旣盡株累將及則又漸漸抽身急急卸罪以巧鍵其關所以小人時有易置而君子永無牽復始於攪亂乾坤終於織成世界此之爲姦亘古希有先生深居靜觀必有能於中矣因風傾寫以當寤嘆伏承先生精神挺動風苦盡除松栢之姿經霜彌茂并以爲觀呂輔季身後何如諸子讀書長進否念之慨然

答張符禺

不肖半生鈍置一臥沉寞原無黼黻之才不作淸華之夢偶因人之誤辱寵招此猶萬壑朝宗而責乘流于細沫殷雷震地而徵助響於微蚊亦巳過矣何至煩邦君勸駕使命臨門璀璨芳辭懸懃物色遂使煙馳而霧走且令鶴怨而猿驚斯之光榮實溢常典郎十朋不足多而九鼎不足重也方今朝陽初照梧鳳雝鳴而台臺首

以中牟寄縣之艮行應亦𢇁丹陛之選不日追
鋒自天而下不肖敬執鞭弭奉屬車之後塵矣

與劉是翁相公

恭惟兩朝鼎革化轴更新老先生閣下以海内
人宗首參密勿正色沉幾從容鎮定宗社危而
獲安人心渙而獲萃言路塞而獲開陽道消而
獲長天下欣欣想見太平之治休矣盛矣不肖
不敏何所稱頌以鋪張萬一惟是不肖以至愚

極陋之身蒙滲天掩日之謗而閣下察之流言
拯之湏洞洗濯瘢垢保全至今苟屬有心能無
知己之感所以沮恐含抑不敢通一字於門墻
者正恐爲讒人所巧搆目推戴之名貽正人之
累耳今閣下之登庸也内無與援外無附麗先
皇憑玉几而揆金甌夢卜人情黙相叶契則閣
下之本末已著于天下矣黄扉而後政無偏陂
人無倚實閣下表裏已信於天下矣而後感知

下士皆然無復嫌忌庶意得陳告之大人必有
不忍一物之心而後有兼攬群材之用如不肖
者時過慮耗比于枯木朽株無所用之然亦天
地間之一物也閣下不忍一物失所拂而拭之
亦化育之一事也推此心以待天下之材有適
濟于用者其愛惜護持當何如況今天下人材
乘摧殘挫剝之後雖于青拂雲之幹爲枯木朽
株者多矣其當亟亟料理更何如是故不肖不

以一人之感感閣下而以天下之感感閣下即
閣下所以收參贊之全功以報　先皇而荅天
下亦無出於此若不肖齒牙剩物緒弋餘生度
終無所用於世侍閣下之知之也乃敢冒瀆一
出倘得趣事左右畢其生平退老丘壑亦無所
憾擬獻春之候束裝就道而先之以此

寄麟翁錢老師

今　上臨御　聖德方新老師以宿儒正學

自正金華之講席所以啓沃乃心開陳義理者當不減程說書范侍講之在邇英此千載一時宜老師之盟心齋祓以進弟子之拭目企躍以觀者也門生最不肖不敢妄自隳突仰辱門墻無端被贅戕影江鄉者五年於茲矣乃者西安徐老師過毘陵呼不肖急出且云此非吾一人之意也寔會稽公之同心不肖捧書感泣非老師則不肖前老公車今老丘壑誰復有人彈而

收之者乎然不肖宦情本淡年事亦遲何心復作清華之夢惟是　聖恩曠蕩草木需濡欲徼半通之綸爲先人地下之寵人子至心或亦見亮於當路茲因同館周玉繩之便附布起居兼布腹心計閏月之初得侍老師左右指迷救失日可竢已

荅錢梅谷

永嘉佳山水暫假擁旄怡神覩化不用爲用大用不用天之所以頓置豪傑徵可闚也頃見朝議已爲翁臺大張旗幟不日追鋒無煩贊決然同心相挽同仇相援竊附古人之誼不敢不勉

荅陳中湛

承教世路漸已平明然紀綱法度未見畫一本原之地未見肅清邪慝伺內狡夷伺外杞人之憂正未有已翁臺亦同此蒿目乎

荅陳益吾

中土神明之奧灌注長安僉謂一塵不緇百節俱解年丈何以得此於邯鄲間哉惟誠與才合耳夫誠與才合則廟廊之器而世道之所必需也今東事孔棘建議紛如　天子宵旰而嘆莫適所從有如年丈一日立于交戟之地發謀決策何憂不裁定哉不肖憂天有心補日無力鼠思泣血僅餘耿耿適拜芳函托寄良厚不肖于年丈有知己之分矣

荅劉去非

千古心期六年契濶夢想形神時在左右玆聖主當陽群賢翔起而天下第一流如明公者尚未還明光之席殊未厭人心夫公論已明而必欲數階較級以申考功之令豈所謂白日中天者哉近來人心益復蠢動原其感召實由吾黨凡師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自諸君子倡義以來鍾鼓之師有幾卽計典一案未有合辭

訟言聲其障天掩日之罪而徒以單詞點掇隨人排揎我示人以微巧彼異日有辭矣今主爵者以常格起明公彼無辭焉明公一時雖困于格其終有味于格也伏讀來諭憂時苦心籌邊偉略兩見之矣不獨鉛槧鄙儒識所不到卽帷幄諷議諸公見豈及此方事之急也亦有棄廣寧一說自當事者借西虜以支持旦夕然虜决非爲我用者也廣寧直孤注耳守廣寧以啚恢復則守廣寧愼徒守廣寧而不能越河寸步其終能守乎但凡言棄地者必眞有收歛并力之精神所謂亏之以爲取而後可伸其說今無眞能守山海之人則亦無眞能棄廣寧之人矣今日之患不獨在奴索囊攤三十萬之衆蓄窺中國之心而我兵虧弱一卒不練彼直須時動耳動必以奴入奴之入也亦必先陰搆於西使我東西奔命内地騷擾而彼以佚收之借乎諸公

籌策未有及此者也不肖才疎性拙原非當世之器政以天下事何須在我惟明公之道得行則不肖之念不孤矣

與高景逸

三月初臨清爲政而吳門兄竭肝膽頰唇舌以相之於是有三十日之啓事此三十日中一小元祐也翁丈以何日北轅一世羽儀三十年林樾而又當聖主龍飛之會中外顒洞之時義

不待駕無論道之行否矣延佇延佇

荅趙淇陽前輩

不肖嚮者薄游北海以諸生望見履絇去之二十餘年矣審閣下清真獨醒之標邁往不屑之韻真足以砥柱頹波撐持撓棟雖龍養沉沉而空山雲霧蒸變寰區真世道之龜龍人倫之冠冕也不肖濫竽玉署奉約金科庶幾此生幸無失墜會閣下高臥雲門而不肖亦幽棲江介山

川阻修未緣接軌不謂謙光俯垂踋問不肖何以得此于閣下也實由閣下高山爲納大海爲容籠中之溲渤不遺夾袋之纖微畢貯斷斷休休唯此一个蓋其所召合者遠故其所物色者殷非獨以不肖布衣之舊綠小友之末眄而已屬者東師不競名城失守　天子臨朝而嘆大臣憂懼不知所出有如閣下者一日坐于黃扉之中運籌指顧群策齊衆必能縛奴酋之頸而

致之闕廷禁中頗牧豈足道哉

荅于公子

昔石守道既卒姦人造奇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尊公卒而尚無有訟言問其既朽者今之政寬於古人遠矣當守道之卒也文忠公哭之以詩而不敢志曰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後二十年始志其墓嗟乎文忠之志悲矣日不佞之弔尊公也尚不敢爲詩以哭

豈今日之畏人又有甚於古人若哉家仲醇舒稱于長君真不愧北部子展讀來書益用欽嘆夫語必稱先義不及私孝子哉務其孝可以事君幸自珍重深加退藏以竟尊先公未竟之志

荅舒泰廷　湖廣按院

湘澤之英不勝擷而以不佞之黯黯者捃之掛漏實多所恃翁丈秉憲提衡既嚴且審使凡與於棘闈者得以共襄大典芃芃楚材皆公門之

倘也不佞何有焉王於入享出勞動煩供億若以王人之禮禮之滋愧矣出疆之導具感勤渠伻旋勒上謝言瞻望使旌尚餘戀戀

答熊思城 湖廣撫院

仲山甫之烈不獨在江漢而實在補袞之闕台臺今日是也台臺一領朝綱而國是有所歸君子有所恃此世道之福也幸及時而駕以酬當宁之倚毘不肖暗且劣劣濫竽銜文掛一漏萬

知難追于罪譽獨幸茲游獲奉長者之教而辱收於藥籠之中竊沾沾自喜以爲過望若夫公私識饗出入贈勞若以王人之禮禮之則又不肖之所踞蹐靡寧者也因使裁謝兼布仰止

上劉衙翁館師

不肖去絳帳六易寒暑矣追想當年老師提誨真切獎飾過當及於風波洶洶之際倍加護持於是不肖得洗垢濯瑕復齒於班行在三之誼何日敢忘唯是山川阻修不獲遂順風之請侍于几席伏承老師歲寒松栢之姿空山雲霧之氣獨挺入倫蒸濤宇內凡有知識莫弗趨仰不獨門下士之依皈也　新天子徵召耆碩安車蒲輪責相望於巖穴而老師羽翼之勳實在先朝比之他人用心獨苦爲力更難竊惟子推雖不言祿而　聖朝豈有蔽功文潞公九十而杖于朝老師今日政未晚也不肖齒牙剩物無

心用世貪覩日月之光罷勉一出忽不自意濫叨文役三湘七澤之英不勝攝而以不肖之黯黷者參之迷離五色知不免矣事幸而竣敢以程士之文請政師臺望賜矜全護其不逮幸甚

與李本寧前輩

不肖居恒竊嘆謂先生不還玉局則翰墨無光而館閣爲虛署今　天子初闢弘文纂修　兩陵實錄簪筆如林而尚未有以先生之名上者

何也不肖發策諸生微露其意于代斛而未敢訟言之亦聊以寄鬱而已若夫寘鴻巳在寥廓而豈爲此區區者哉然吾徒之有先生猶衣服之有冠冕也當吾世而不得一御龍門以爲欠事茲濫竽文役與覩大國之風事幸而竣望拜京源而以程士之文請益老生剩伎知不滿作者一哂也

與李湘洲前輩

自先生龍臥十餘年隱然以東山出處繫天下安危比一出而適當改革之際　宮府危疑之日悄然心憂頭鬚盡白所以呼唱同心銷弭妖孽者厥功甚偉若先生者可謂社稷臣也已然卒以此召讒賊之口而返東山之駕于是國是無所諦決正人無所倚恃横議紛紛至今未息君子所以痛恨于何人也先生既歸而神明愈湛物望彌殷天欲平治天下舍先生其誰歟不

肖少有志意老而無聞惟有南嶽一瓣香耿耿在念乃猥以棘事祗役是邦遥望人宗貢其欵欵如此至于形過鑑窮掛一漏萬程士之文皆經生膚餘非所聞於先生也而不敢不以獻焉伏祈俯賜斧全護其不逮幸甚

與羅湘中

三年冰署朝夕爲群雖以弟之無似而染香挹露亦庶幾有祓濯之心固不以酒食徵逐之爲

歡也自別左右戢影江鄉已無復人間想祗以貪冀恩澤爲先人地下之榮冐顔一出政不意及此役也三楚多才而以弟之黯黮者叅之迷離五色知當不免至於程士之文實無素辦不得已雜取士卷與同考之作節飾成之度無當於作者之觀也寄上一册聊資噴飯聞車騎不日還　朝冬杪爲期望年兄於直廬之次

答李寰知

不肖妄庸人耳唯此區區一念恥與雞鶩爲群所聞海內正人君子雖在千里外根不執鞭從之以此見收于同人亦以此見嗔于流輩如台臺蹇諤之節領袖清流我懷伊人夢寐久矣頃從黃鶴磯頭一望未光謖謖勁風使人心形俱肅不謂台臺之有意于畸人也孔北海亦知人間劉備耶當今征途雖啓而賢奸揉雜彼屬皆陰有布置而吾徒泄泄視之政恐叅政之憂不

俟他日耳至于根本之憂尚在　聖躬即用人行政又爲第二義也台臺姑識之

答石雲岫　蓮友令

尊公先生有清惠於吳卒爲吳之貴人所齮齕雖再廢再起旋秉節鉞而志節高疑終不得志於流俗則私心益歸重之已聞臺下接武雲霄人皆以爲清門之報而一二同人自都下來者頗述臺下志節非凡不肯爲流俗中人也私心

又歸重之而不自意楚之役從五色迷離中適遇物外非常之寶而獲收之則公子長君儼然魁選題名之會群公稱允旅見之日玉樹翩然夫文士世所常有所難得者世濟其忠孝耳以此勉長君長君饒有之敢爲臺下誦焉行李出貴邑辱尊公先生强拔其轄屈公祖之重而施九賓之禮於後進小生則已過矣甫入里門忽承遠訊良書雅貺一時並集若以長公一日之

知遂訂通家百世之誼者此不肖之所驚愧而不知所出者也抵家凡百紛忙率爾陳謝餘惟努力新猷增光前烈不任翹企

答程芸閣

黃城分袂裘葛已新流想清光恍承玄對今世事亟矣世議紛矣主持規畫非臺下之望而誰望也幸早叱馭毋滯里門仲君天下之資凡有心目所共賞鑒不肖其何敢私

答王岵雲 遊東郡時

台臺榮膺簡命累世重光而不肖適當制閫宜鋪張發烈傳示無窮俊鄉邦之盛事亦私心之所欲効也惟是天藻難繪世美難述而不肖又拘于體例小用簡裁都無浮溢恐無以發皇弘闡爲高文大册之觀辱國典辱家乘惴惴不免於戾惟台臺之所命之

又

東事之艱委如尊諭台臺一受事而搢紳變色耿介當風戎索周索相御而行於關內外之間使諸酋受我羈縻驕兵不至於潰散畿輔宴然恃以無恐皆台臺一手足之烈也從此而料理兵食規度戰守以營平之持久兼武侯之出奇于以雪 國恥而淵 君命豈多讓哉雖然不有穡有憂焉夫諸將有無厭之求而我不得其一矢之用則憂在外聚數萬之兵于三家之市

而不安其居而彼不安其伍則憂在內此二者必當事之所軫念而操縱分合之間則非盤錯之手所能知矣

答門生車楚文

足下具特達之器不佞有無雙之目益將達訂風雲附盟金石豈必媛媛姝姝事我於形骸之內哉至于應制之文宜盡驅恒調獨攄性靈至一塵之不着斯萬象之畢收修之三年必報君志

答劉衡翁館師

不肖之於老師猶丘潦之有海嶽也曩者祗役郢城望拜龍山而不獲一覲履絢催託音郵以爲耿耿猥蒙存記併賜酬答不肖長跪啓緘伛僂拜命不勝感怍伏諸老師居起清嘉神明從勝所謂謝安石非久東山老阿山巨源終在朝廷之上者也亦務加餐以需驛召須見葉若

師已具達台念業師之歸誠老師眞不啻高山景行耆師將當一出尉其虛左耳下情縷縷統祈垂亮

荅胡世兄則葵

居京師日以金玉試事爲念春中曾附便鴻久之蔡元老行遂以聊城矢屬之兼以告於門下葢爾時不肖方有使事將行而不謂棗封事起至今猶滯都門也頃從黃石齋舘丈接到手書

與詩箋圖章之惠知門下辭翰藝事種種巧合若收其全力以致之經術必稱名家不徒壽紫已矣三複來書淋漓感慨使我心惻不肖之所爲金玉計者已竭於前書但與主者交亦名意氣云爾詞林氷署也能必其言之果行乎書中稍瑞重二兄亦念其年事之稍遲筆鋒之少挫耳曩見㐂兄之作輕快流爽自應得利升高之助一精乎是矣仁兄以爲然否妙刻極有古趣遂奉爲佩章并謝

與熊壇石

辱翁丈數年知愛今日之委其何敢違但不肖文思荒澁以出門之人受塡委之役咄嗟之應力之所不任也即勉承尊命而　王言有體當制無私若誤認訓勉爲諷刺僭要爲敎寥小有往復便起猜嫌亦末世之友誼所必戒也今鑒坡視草不乏何必舍英游而問老友乎方命之

罪尚容荆請

荅徐雲林

每念先師渝州之難肝膽摧裂而不能投袂被髮執殳操戈以從翁兄之後在三之義則謂之何若先師之耿忠偉烈固千載如生以死勤事載在令甲今日之卹贈諸典　朝廷自應破格從優亦不肖輩之所當畢力而圖者也芳訊來適不肖以病觮臥尚不能稍効奔走即欲附生

錫之奠而哀誄小章病中未能猝就俟病稍起
當有鄭致告之先師靈几也使旋力疾附報有
懷哽咽臨風惆然

與丁念源

故大司馬王襄毅公邦瑞在嘉靖中出入中外
累有勞績其最著者庚戌之變有社稷功而俄
爲咸寧所訌抑咸寧伏法　世廟手詔起之其
歿也贈謚祭葬恩禮有加語在　國史中唯是

公歿之年厥子少司寇正國已戍進士一孫尚
幼淺尋至今叙廕缺然非以格不及廕也令其
嫡孫諸生伯祥匍匐闕下具疏陳請益求理再
世未霑之恩非于格外有所希倖也而偶與援
詔乞恩者會集一時貴衙門方慎持大典止塞
濫觴若以伯祥之所請同類而例視之必見抑
矣或云年遠事跡難以槩理恐今國家報功之
典止宜論應否不宜論久近也且夫爲人臣有
不世之功而不得蒙一子之廕公論謂何核名
實慎名器决宜抑彼而申此矣襄毅公之政術
文章弟所心儀也昨同人又以伯祥之真情請
故敢直陳於台臺之前并以公之奏議事蹟呈
覽亦足以徵也已

荅范質公

憶昔曲江之遊年兄最少弟最老年兄不以我
爲不韻而臭味收之又盡發其業而使我序之

私心欣欣自以爲不棄於英遊矣已見序者槩
槩皆足闡揚勝妙遂不復贅筆非佞諾也年兄
出理則人以爲神明入銓則又以爲水鏡大賢
作用眞不可測哉弟自丙辰還山漁歌樵唱抑
以忘老已無復人世之想矣祇會曠蕩之澤爲
先子徼半通之綸黽勉小草承乏楚闈既以少
竣便乞一差爲抽身之計而不謂使事齟齬留
滯至今心緒紛結中宵永嘆祛長卿之消渴來

少陵之瘦鬼伏枕支離匝月餘矣忽捧函教喜而若狂唯是老年伯榮典則當屬之前輩宗工而猥及不肖愧非其任矣又念以通家猶子適當珥筆之役於此不自効他何所効也惟是天藻難工盛美莫讚以老年伯之世德治狀種種卓絶而不獲鋪張侈大其辭有餘愧矣潤筆之貺非所敢承再拜返璧謝命之辱

荅沈湛源

山公啓事言之者數矣不肖每對人言廿年清吏何故而逐之外計逐之不已又從而錮之當此山林盡復之時而不爲翁一料理非情也官可不復志可不白耶容悉心圖之

荅劉是菴相公

伏惟老先生之當國也補天浴日則魏公定策之勳反正滌邪則温公救時之政今日之　冲聖垂裳而衆正彈冠者誰之力也自奸人屑毒中外構煽致老先生不安其位而國事紛挐迄無寧止譬曰人謀葢亦有天意焉使天終祚宋必且徵稚圭於西都起君實於洛下郎醉白之堂獨樂之園豈復爲閣下有哉若以近事言之巨奸雖去而根底尚深外難未夷而心腹先潰此亦老先生山中之所繫念也不肖感知一念每飯不忘愧人地俱輕靡可自効茲且乞差南旋匆匆就道略陳一二以當侍側容有續布

與韓正堂

陽城守官嘿嘿一言而斥裴延齡救陸贄直聲遂震天下然則韓文公爭臣論亦應悔其早出矣願年兄之饒爲陽城不負往日志節不負朋友之知也珍重

荅顧中翁

居都下自望台旌之入也何竟堅東山之卧耶或以時事持擇避世宜深則　冲主英睿群賢

橐征天下事尚可爲耳新父母劉公是敝鄉同年老成練達而澹然寡嗜有西江道學家風新道尊楊公端方鎮重郡尊曾公清强有執俱一路福星可喜也承台念眞切并以奉慰

荅錢梅谷

屬者密網旣疎群賢橐集台臺適在宅憂奉入九列此朝紳之所翹跂而公論以爲欠事者也豈不肖一人之阿好乎令先公純忠正學易名

有待卽吉水先生亦屢言之矣適承芳問藉手報章卽日南轅可圖抵掌

荅李湘洲前輩

不肖自爲諸生竊見閣下之精神于文字之間近見大洪浮丘輩具述閣下至公血誠乃心王室是以中心奉之不肖老矣用世之日短矣豈復如世人以地相望擬有所推戴以自爲地哉春中從季公獲奉鼎函深以不棄于長者爲幸

季公失意遄歸無從報謝負歉至今而函貺文先之何長者愛人無已也函中一一肺腑府 至之無影之詞不肖稍爲剔白而識者已前照之矣國人望閣下如望歲焉旣奉　明旨敦迫無久濡遲之理竊見夫子以後士之出而有爲者止有見行可之一句未有十分明良會合者也此何時也被髮纓冠之救閣下其能已乎試熟思之今人心險阻議論頗側而言路之氣亦漸復

不振皆以調停二字誤之也卽孫宗伯之事可見矣此事豈可以調停者哉宗伯之抑鬱以歸固不爲忝封一事也閣下山中靜觀必有慨矣不肖乞差南還將爲終焉之計幸閣下早入以應明主之夢荅天下賢士大夫之心

與盛揚濤前輩

國步艱危人心傾側所恃匡扶而鎮定之者唯老先生是賴以老先生愛君憂國與扶正抑邪

之心有以取信于天下也不肖謭淺無以測高深之萬一然百川之趨海衆山之宗岱亦云山川之性而已幸老先生有以教之

荅門生夏湄水

門下中懷坦率擬皮皆眞僕所傾挹不獨文章一道也僕此歸將爲終焉之計村居茆屋土垣有水一方松千株獨無餘舍可以款客春中將搆數椽待門下使事之便從惠山買輕舠一日卽可抵舍相欵爲繩床竹榻之談數日夕而別不亦可乎承折柳依依附謝

荅劉康谷父母

敝邑逢天得仁君以爲父母不獨子民之福抑亦山川之光也不肖以仲冬出都跋涉四千里雨雪載塗至月初纔抵京口見二三親朋則神明愷悌之誦不啻口出不肖聞之喜躍亟圖恭覲台光而以久苦霜露賤體疲極力不得前暫棲息里中擬稍間以請而使問及之以君侯而先士禮未之或閒也不肖且感且悚且惴惴有後至之懼焉對使稽首拜命之辱將旦夕摳趨遂所欲請

與郁錫念之

壺一握是陳元鵬監製于衙齋者藏笥中久矣知吾甥所欲附上舅乃七碗盧仝亦安用此客匂者耶雖去亦不爲割愛也

從野堂存稿

江陰西谿繆昌期著　門人劉與秀 方岳貢 訂　男虛白 孫咬 輯

尺牘

寄徐明衡

所聞近事喜憤各半而出自銓部者皆允愜輿情知一二正人左右之力也不日仁兄爲政進退出入之間更有一番光彩矣弟每謂選曹一月之銓除可以收臺省數年之論爲得時勿忽

仁兄勉之若欲蓄力養望以爲將來即眞之用此近世副銓之常法也此一念從何起畢竟是爲名爲官耳若從世道起念則兩三年之後又有兩三年後之事體人才不得放過目前姑待後日也周蓼洲半月之功只推得價老一人今日擔荷許多大事若果得盡其一月之用更有可觀也仁兄勉之

荅石雲岫　長輿令

台臺兩地政成聲蜚輦下指日徵書賁若水矣吾虞民無幸投父母之懷而復失之今猶悵悵也讀公子文崚嶒軒翥大自氣色聞苕霅之閒山水明媚絲侍之暇借以柔之又一助也不肖性拙才疎與世不韻而年事向頽豈堪世用項入里門已爲長往之計矣天下多事正賴勛勳非名世之望而誰望耶貴治丁長孺先生忠義皎烈有德有行台臺弘獎風流當於物外遇之

家仲醇布衣有道者也得台臺爲知已幸甚前惠岕茶已畧領道味矣何至再煩使者璽印斜封來自數百里感之愧之第岕之眞者政難今熊壇石中丞曾爲箬令自負茶之董狐謂每年自採自焙僅得廟前幾觔其珍重如此台臺滿簏分投天地間仙艸靈芽豈俗子所得消受耶新泉活火立啜數十甌竊沾沾自以爲知味也

答周綿貞公祖

不肖頹唐自放懶赴魏黎唯是英蕩在篋踴躍
摩章方擬於中秋令家人代報而兼以病請不
謂署中乏人上壓　嚴旨至屈老公祖之重遺
書勸駕不肖敢偃蹇　王命以爲台臺辱敬著
於陽月之閏兼程而北矣蓋往歲以仲冬出今
以仲冬入亦做署中故事也肅函報命不任主
臣

寄臺翁葉老師

自老師曩日言去而君子戚中外俱憾老師勉
留而君子喜中外俱喜所喜憾與人殊者則背
公死黨傾危之徒不利于社稷者也而其人亦
狼顧鼠伏惕息于公論而不敢逞則天意之所
留老師者可知矣今同志已入規隨不孤可耑
一精神以收扶非之功天下幸甚門墻幸甚若
夫邊陲之搶攘肘腋之憑竊官理之耗弛部令
之壅格世心之險陂種種事端種種凶懼畢集

于老師之身知者師太苦然亦有所不得而辭
者也不肖衰遲迂鈍分與世違乞差還里將爲
終焉之計老師以署中乏人繫請嚴催　君師
命重其敢偃蹇擬以陽月之閏趨赴闕廷矣詹
病軀淹頓或風雪小阻望老師稍寬假之便附
短函代候起居公私之緒不敢盡宣

與程芸閣

滏陽道中停驂數語殊未盡公私之託自翁臺
入而討事遂大定長垣風采尤奕奕偪人其鉏
擊奸佞振暴忠良數年來封事未有如此之斷
白痛快者也陽城直諫人賀太平今日可爲太
平賀矣唯是肘腋之間腹心之地潛形匿影覬
變伺隙實繁有徒則更歷執事者之憂耳郵筒
之便略布腹心昭對不遠冬以爲期

與鄧玉笥

往歲從吉水先生坐中一奉清論忽又三年矣

年丈方握蘭建禮襟領清流而弟兩任行役驅馳梁楚闊甚懷也茲暫憩里門忽有虞庠之事虞邑弟祖籍也義不忍坐視幸值年丈在事專提學政之綱敢代布之夫諸生之不率片楮申飭之足矣而至辱學臺之白簡當事者驟讀之應不勝駭異而其實處分已竟特懲廣文之不職及嚴將來之功令不容少此一疏也第恐都門未悉此情萬一未有　嚴旨或更引繩批根

則學臺懼株連之德意與暫行法之苦心誰復明之者當事之起諸庠咸在實難辯譁者爲何庠之生雖學臺親見數人已失其面目而廣文之不肖者反藉爲誣陷貪生之地不得已姑援先年成例急移案以定人心徐具疏以飭學範其行法尚有權實其立言自有主賓惟年丈細詳疏語挈領持衡已處者無容别議而嚴飭者第悲後來且概吳中及海內申令之勿使虞庠獨受惡名此眞情法之至平而亦學臺之本懷也邑士幸甚斯文幸甚

荅劉念劬

自台臺尹吳關而商歌于市旅舞于途玉壺氷條清韻可想不肖津津慕說願有請也不謂台臺以大洪之奸使使問之懇欵綢繆亦若謂其人之可教者不肖又何幸歟大洪忠貞潔白行貫神明當夫鼎革之際浹日洗天功在社稷而

奸邪小人甘心黨逆必欲背君父而賊忠良至今猶以移宮爲矯誣反正爲附會者世道人心可槩見矣然訛言雖熾而淸議猶存群邪之諭諭愈彰一正之侃侃於大洪固無傷也其來書云將以七月還　朝極慟長安諸君子之望今已成行否書以五月發想久闕公子簏中不肖亦擬十月北矣公子鳳穴之毛自當五采況郄家快壻乎小詩書扇頭聊識公私之感幸教之

荅金雙巖

與台臺廚旋如挹瓊枝玉蘂令人肺腑欲霏至於虛夷之度徵遠之神有凡情鎖味之所不得干者根穎暮之餘無可鞭策所謂入寶山者空手而回不無咄咄耳弟此歸詠茅編落將爲終焉之計適會署中以纂修員缺概行嚴催凡請假之路一切勦絕不得已於閏月就道須仲冬纔得抵都無乃偃蹇遲違以爲 王命辱則恃

台臺保持之蓋弟之善病拖沓使者所親見卽星軺臨幸不得飛纂進攀其慵懶可知也辱使御遠將具感存注所望早握銓衡主持國是不勝瞻矚

與徐雲林

客秋臥病京邸從梳韋閒捧讀函教一字一淚也草率數行附使者還報竊稍聞卽諸當事者申所欲請而貴鄉諸老已先之卽當事者亦同

此秉彝也惟是晉秩延世之典已備而易名尚懸此衆望之所嗛嗛不肖尤爲耿耿耳今賊巢已覆授首可期非吾師之捐脰何以激將士之同仇然則吾師固不徒以當日之一瞑爲節而以後日之底定爲功矣此昔人所以推勳烈於張許也不肖中州之役以春仲抵家滿擬于里畏炙一伸孺子之慟而署中以纂修乏入移文催迫度已不及東下則泣寫哀辭一通將授之

奴子而陡病瀕危使不及發乃今強起東嚮稽首痛哭遣之而以戔戔束帛薦於几筵噫不肖殆非人矣弱不能執兵從孝子之後遠不能執紼比門生之末在三之謂何國士之謂何不肖殆非人矣唯是血淚暗枯腸廻幾斷區區此心可對逝者幸伯仲憐而赦之

荅文文起

台丈慷慨訏事海內莫弗景仰卽有忌者無容

置冢然惟無容置冢也耽耽側目誠有如來翰所云者然小人之心徒勞矣及時開暇料理出山事業勿謂竹塢中可逍遥度日也不肖此番南還土垣茅舍將爲終焉之計會纂修事迫嚴旨催程不獲已衝寒就道老人志意甚短台丈猶以世語相引湧乎

荅姚現聞

吾輩信友獲上只爭此血誠耳當吾世而有忠義塡骨髓道誼貫心肝者日幾幾焉望之讀手教憤世救世義形於色不肖雖駑鈍竊拜下風久矣不肖本無學術兼怯褱遲已定計納　節請告以暑中同差者奉有　嚴旨黽勉一出殊與性違晤大洪及貴師當一一申致台旨亦望台丈早來爲　國事擔一肩也何必遲遲其行待追鋒之至耶聞織監事周公祖所以惠吳民者至矣

謝楊還初公祖

一歲宷居荷如天之大庇三行話别感若水之深情兼借渡于慈航得載耽于飛傳微靈過後佩德難宣謹謝

荅馮少墟

台臺去國僅兩朞耳而人情之望司馬閔閔如望歲焉以爲台臺一日再來而清議有所主持同類有所禀仰此所謂忠實心信於士大夫也幸　聖明求舊暫假留臺亦以江左浮靡綱紀敗壞貪得老成名德以鎭壓之然後正席綂均從容以盡大賢之用收弘濟之功良有深意若台臺猶棲遲東山偃蹇　朝命甚非所以荅主知酬民望也不肖跡疎地遠心繫人宗率爾報章借言勸駕

寄沈湛源

山公啓事得沈先生而重非啓事重先生也一

官何足有無從此兩計之況究頓洗一時之日
色重歸十九年必復從天道哉翁神明精爍愛
君憂國每飯不忘當黽勉一出以答海內關之
當事後命不遠矣函伯長孺有便寄聲統此志
喜

寄孫淇翁館師

臨行累日乘侍備承優渥凡老師所以提之誘
之獎之飾之者亦已至矣雖甚駑鈍敢不激昂

以奉下風比審道履輕安琴書閑適山中岑相
之味百倍於此日黃扉也京師地數震白日久
無光盜殺人於市種種怪異而人以爲常則怪
甚也有可喜一事 上偶違和急召閣臣入乾
清人情惶遽餓而 聖躬霍然說者曰此左右
進藥之人懲往事而取證於閣臣也乃知老師
一疏逆折者多雖不行已行矣真社稷功哉

自愁明晉中樞而年兄引劍休沐弟孤踪寡與
之人於同年兄弟中遂無可倚憐待愁明入後
稍需時日年兄郎可以出矣夫籍之有咸也安
之有玄也處則竹林同尚出則淝水並功今四
郊多壘主事艱難將爲竹林乎將爲淝水乎年
兄宜有以自處矣弟所以欲勸東山之駕而先
以折展相期也悚切悚切

與孫愷陽相公

恭惟閣下以周公召公之官領方叔召虎之寄
華夷孰其姓氏天下以爲安危凡在下風莫弗
趨仰況不肖亦嘗受教於左右者乎私心拳拳
竊有所請夫閣下勤勞於外三年所矣宋呂文
靖之語希文曰經制西事莫如身在朝廷爲便
斯言良有味也今朝廷以奴氛方惡幸閣下一
日在關可一日無事耳不知軍旅就諸有先朝
故事在若所謂宰相行邊者故相耳楊文襄翟

文懿皆以故相起改樞密而行非以樞輔行也
然皆不數月而還政地未有釋黃扉而守紫塞
居東之久如閣下者也閣下既勞苦功高而不
震不伐赤舄几几凡柄鑿齟齬之形皆銷之大
冶鑪錘中矣此人情顒顒望司馬之入而政太
平也若夫以可戰爲可守以出關爲守關以制
虜爲制夷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不肖久違台
席遲望景光偶乘風便貢其欵誠皇恐不次

答孫拱陽

今邊塵四起而關以西宴然皆台臺鎮定輯寧
之功也　聖明特簡晉貳中樞且與懋明司馬
後先同命中外忻忻慶正人柄用千載一時矣
惟是世波翻覆世路多岐所恃台臺早入主持
而斡旋之吾黨實有同心殆不啻饑渴需之雲
霓望之也錦里少駐便當叱馭以樹顒顒中閫
情緒玉翁公祖宅詳之報中矣不盡

答熊壇石公祖

邇日長安如沸弟一切付之不見不聞偶簡宋
史元祐三黨皆君子也不知熙豐之小人已拍
手相賀一變而爲紹聖矣然惟此三黨之人自
相脣齒自相撞撥而絕不與章蔡諸人爲緣以
豫求免于紹聖故皆不失爲君子而其徒之好
訐者則幾不令矣當時呂范司馬獨不立黨亦
不佹三黨而異日之受禍則均蓋古之君子寧

身受同人之累而必不肯借君子之異求小人
之同以自解免雖然而爲君子者亦不幸矣使
當其機徑之初分而其中有一人焉爲之點醒
爲之和合豈遂無所轉移而至立內黨以召外
黨哉

答蔣澤壘

翁丈畫綉未幾而乘驄已駕詩云靡盬其是謂
乎書來拳拳惟我二三君子出處是念夫亦猶

爲道之心也丈見近日之邸報乎以堂堂太宰明目張膽之舉而卒爲人所持訛言四布伏弩迸發大獄搆矣大難作矣將來更出奇怪則不獨有連袂去國且將有駢首就戮者矣天實爲之人何尤哉

荅王季木

江右諸人奉壇公爲救主壇公開廣大之門欲收之局外而今乃失之局內壇公嚴好殺之戒

毋致恨於東而今乃特發於西此皆弟之所不解也嗟乎當其風雨變亂羽翼分投之日亦何心復有室家今巢窠重整飲啄爭鳴而自相挐攫求其手拮据口卒瘏者而首驅除焉亦豈祥禽靈族所恐見哉壇公仁者也或可以此言質之如其言出而有咎又非弟之所恐料矣

與熊壇石

一緘報命中具微言不識首肯否今世事決裂已盡必非翁臺之所樂聞也雖然翁臺欲收之局外而今并失之局內何也豈天實爲之哉若吾黨之與有過不待言矣茲所告者敝座師會稽宗伯居身居官居鄉絕無異議而忽起于南中不知何自今春　旨慰留矣講筵三年敷陳愷切　主上所眷也乃吾師義不受辱意欲飄然惟翁臺紀綱南國時論所宗乞鼎言銷弭之翁臺自許護善偏長豈虛語哉吾師亦有聞

於岳梁老感翁臺知己之言也

與左浮丘

弟歸寓再三籌之內無汞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抑福公後即過尊邸不一

復臺翁葉老師

承示疏稿辭緩而意切使之曉然於禍福之數而帖然以退避爲安全事未有不濟者也直天祚國家假手於老師耳欣慰欣慰

與李湘洲前輩

台諭并業老師札昨俱面致大洪大洪云爾我具在何嘗傳有訾毀盔道路之口或云適老師乃孫來不肖即別白言之想老師亦可以釋然矣惟是大洪之意不無介介于其札語也如何不肖已緩解之更得老先生諷切俱於忘言爲妙原札附上

荅王霽宇總督

伏惟台臺之在薊門猶趙營平范龍圖之在西邊皆不動聲色而制夷虜於韝韝此所謂萬里長城也台臺去而其事遂不可知矣不肖始聞宅憂之報爲之徬徨嘆息不能已已豈爲台臺一身一家恤哉審素韓東還韓骨無恙遲謝可知宇在冰局不能遣一介之使奉訊起居而姚君子雲每言台臺之有意於不肖也捧到瑶緘副以珍刻展卷三復則籌邊苦心經時石畫略具於此異時余肅敏馬端肅諸公之所不能有也噴服噴服勒上諸言略陳須嚮即以長安束帛告於太夫人几筵稅所頻藉願言强粥

荅徐若谷

不肖以仲春入朝諸君子異同之跡已醞釀矛頹矣其端竟不知所自而後乃日甚遂一決不復收闢彼中之人且拍手相賀欲乘其兩敝之後而徐起收漁人之功者比比也昨事至此

可不寒心哉幸旬日之中懋明入景逸又入二君子者將悉力彌縫以掩前瑕而銷後釁如其得濟則吾黨如天之福亦二君子百世之功也翁臺何以佐之固有尺幅之紙而賢於百萬之師者幾乎幾乎惟翁臺努力翁臺與懋明景逸皆疇昔同患難之人不肖幸辱氣類當其始進遂落鋼籍酸辛蓋辣備嘗之矣若今之當途皆順風揚帆有一息千里之勢惟其流之所便而

放焉不知鮞飽風駛摧蕩隨之及兩相撞擊兩相訶誶卒淪胥以亡而猶不悟也豈不痛哉

與楊遂初公祖

吳中水菑異常夏麥既淹秋成希望此不獨小民枵腹之苦亦當事者焦心之憂也但他縣之菑止於低鄉而江陰之菑高低均受以高鄉支河不通旱則水無所入潦則水無所出也至於里巷之蕭條征輸之煩苦比他縣亦更甚幸得

清循父母樽節釐剔業有成効竟中道而奪之吾儕小人何所恃耶惟老公祖注念焉聞劉父母之被言出於倉卒卽老公祖不與知乃鐫秩之議亦發於倉卒初議以多戕人命法當削秩而後太宰持之得鐫一級彼明知不得削而必欲成其鐫也蓄胥毒有自矣彼中耽耽於我東西之氣類必欲鋤其方長乃貴鄉諸公不知前事者無端起同室之鬭自投漁人之網誠何心

哉幸貴鄉前輩如謝鳳皐貴忠介饒三銘魏滄明諸老竭力調停慰明入以苦心佐之惜乎覆水之難收耳

荅孫六吉公祖

吳文之敝極矣蹊士子挑達成習游談無根本領既疎華貴俱落而徒掠坊間之纖語爲當場之捷技於是首足倒置面目都非而文失其爲文矣不一董正之其流曷極此台臺所以斤斤

於功令也然欲伸功令不得不謝旁蹊欲謝旁蹊不得不平等寒膴當行法之初物情亦微有不便者及朞年而帖然則台臺無私之水鑑與獨信之金科有以質神明而格豚魚也恭承簡命晉陟卿班朝士彈冠正人吐氣固不以平流序進爲榮而以世道之九鼎爲重矣願早入朝以膺新寵

又

吳澤國也而又逢巨浸民餘幾何老公祖教我子弟而又念我田疇此吾民如天之福也敝邑凋敝之餘積弛之後得一清循父母樽節蠲剔業有成効竟中道而奪之眞咄咄怪事不肖輩身在都中不能爲我寡君伸一公論至上慶台臺之問豈不慨死哉詩不云乎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台臺行矣尚祈留意又云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台臺入矣尚望主持

答熊壇石

捧來札知翁臺爲敝座師調護苦心敝師感甚然不肖一月前已從福公處領略台指矣今署之人絕無所與言者事秖以在三義重不能已已寄訂知己稍爲護持實恃翁臺善善之長譜誼之厚必能止於將來如今日耳若他人則不以告之也吾輩爲師爲友只辦得此心而已

答周綿貞公祖

吳澤國也而又逢巨浸民餘幾何若不早爲蠲恤則因荒釀亂果有如台臺所慮者大疏額天號呼痛切眞不減鄭俠之圖迸命多矣不肖輩小臣無能仰佐一辭倘徼藉寵靈及於曠蕩吾民其有瘳乎賑折不行亟需補牘盼望盼望

又

逆璫之勢極矣僭端種種見矣應山之疏叅盟心矢天而後發期碎首玉堦矣人心積憤通國

嚮應不謂上下內外相爲彌縫以固其寵而煽其威國事其可問乎台臺問報至此知有義憤塡胸而怒髮指冠者矣江西諸舒翟甚好後來狺狺惑於挑激者之口不覺墮其雲霧耳愁明景逸相繼而入亦漸有補救然覆水難收矣宰公一疏潛消反側而刑坦亦以憂歸此一案之小結局也今宰公以下漸出視事不知天意人心竟何如耳宰公旣出大僚當以次會推倘得

台臺早入與拱陽懋明同心協贊天下事尚有可爲東南雖廣亦一方之寄不足以久羈袞舃也常鎮道楊公祖精心妙用才誠兩合吾民賴之眞荒年之粱穀羸疾之參苓也令俸未及期序亦不遠倘部推之後得徼惠兩臺可以加銜借寇亦吾民之幸乎台臺姑識之雲間守事公論漸出而尚未可訟言惟嘿持於大計則幸矣何如敝邑凋敝已極復去一清循剔蠹之令後

來尚未有人遘此大荒何所怙恃惟老公祖念之或於勘疏之中稍加意焉卽敝邑之受惠者多矣懇切懇切

與李仲達

元白竟死矣所聞蹴踏摧殘之狀與血肉淋漓之苦殆不忍言天乎何忍令直諫者至此此一段光景須得大疏一描寫庶足寒奸膽發義憤也

荅魏廓園

承眖石我心匪石也履君子所履也皮吾將寢處焉兄命之矣敢不拜止速之計容思以復

荅門生夏之謨 湖廣乙榜

酉秋之役諸房卷先呈者多蕪穢不可人意月旣望矣所見鮮入彀者僕過同考林司李所過而問焉林以他卷進僕猶謂弗可也林嘆曰如公之意必須絕俗離奇者而可乎出一卷相示

僕取視之曰與其彼也寧此彼無轉路此有轉路耳然其人實未有品目殆以遺才入試者歟吾測其入胸中灑灑然無所染着殆白屋子而父兄當戶者歟夫質則美矣未深詣也姑置之林曰吾亦以嘗公耳豈有弘毅二字可湯作三大股者乎僕曰格固不足以繩士吾直欲老其才耳遂乙之是日文汝止之卷竟出林房都中偶與魯得之談及闈中事恨不知其何人得之

躍然曰此若參同蘧友夏生之譔卷也果如先生一一射覆云問何以奇中曰未有品目者文率湧矜飾也遺才入試者猝不暇簡鍊也白屋子者無貴介氣也父兄當戶者意安樂自在也一時在座聞者皆曰有是哉先生之神於相文也而僕亦沾沾喜每舉以告人尤恨林君與魯得之不共對無以證其射覆之奇乃足下果若以得之言感知己於僕千里緘書示以近所爲

文讀之秀韻生動奇情溢發滔滔乎汩汩乎大有進於闈中者喜足下之不負吾眼也伯牙鐘期千古玄賞其吾兩人之謂乎茗箋二事領略風味朱提之贈非所承於大雅惟炤亮

答魏元白　山東按院

自曲江聯袂俄雁序分飛數餘年中兄入弟出弟入兄出無緣一奉清歡而陪譙纛眞有如年臺所追數者乃赤墀白筆斧鉞凛然大寒奸賊之膽至東巡封事所指劾大吏亦當世有名之魁桀也快哉此眞所謂豸冠獄獄者乎何圖正氣方伸而邪鋒突起訛傳煽合實繫有徒恨不得驄馬早還鳴鐘鼓而討之也弟每讀大疏有當于中忽承芳問託寄良深敬稽首謝命之辱

答周

頻行過辱繾綣使使贐之而弟自入都以來尚無一字之訊唯有神縈左右耳審祥琴久御綵

衣漸新而荷橐之班人情亦延佇以待此不肖弟之所幾幾焉者也居京師半年聞見都不佳所聞惟有兵荒寇盜所見惟有閹豎縱橫所可喜者纍纍若若滿朝金紫而署中丁未前輩無不三品大轎次序行及吾兄矣以天道言之仕路久塞而通詞林亦積輕而重龍頭之拜麻前此不出十四五年今必世而復豈足異哉惟仁兄嘿領此意爲社稷蒼生自愛也葉老師遷樂

望而賦歸來殊所不解老師神人也人所不解者多而弟不識時宜多見怫忤雖老師終諒其無他然弟心恧矣倘偶及仁兄善消解之

答楊蓬初公祖

捧讀台翰殷殷懇懇爲我菑傷之民乞旦夕之命吾民其有天乎惟是國家匱乏之秋蠲賑委難輕議而主帑司庾之吏與四方痛痒又漠不相關且如之何不旹問之倉場鄭公待報勘疏

入量作區處其所云區處者議折耳稍議折而迫徵課民不立死即去爲盜耳調停撫字所以煩台臺之苦心者轉多且迫也賢令既去繼者政難緣制科選縣者漸稀又皆四方之人孰知其材否若遠地量移又爲彼中所留誠難之矣台臺何不商于撫臺公祖就撫屬中所灼見者量徙一二人乎至望至望至於局中之事若有鬼神焉非楮墨可傳也項聞壇石公祖旦暮得轉而撫之未深者華亭一概推以需計後則吾民之得借寇于周公祖者尚有少時亦菑民之幸也劉父母去後之評專持有台臺在矣

答梅長公

山中開府之報又聞宅憂之報一喜一慽總道義關切也抵都碌碌不能嵩問僅附一唁於同人當諒之世路之險惡多起於人情之急官入情之急官起於升遷之太驟驟之之說有兩一

以安排小人一以酬報君子其初亦未嘗有差而岐徑多覬覦亦多種種之機穽出矣近日之撲天撼地者內也至於內外之際殆難言之表裏既通呼吸相應寧止刊黨人之碑且興同文之獄不知作何究竟也劉東卿不肯殺人媚人是奇男子台臺當與周旋也

答李蓼白

不佞每謂今之士大夫矜標格者少幹濟尚通

方者郎風裁若其不流不倚知彰知微而粹然一出于正其惟李先生乎比來師濟盈廷而老成名德時見凋謝每一番會推衆相顧而嘆曰安得起李先生於草土乎益時情之懸注如此亦惟台臺忠孝性篤君親義重審辯琴之在御鄣履聲之不遠矣顒望顒望不肖守在氷局不能走一介之唁而儼然手札投自劉世兄讀之慚悚緬惟先師鳳陽公不肖幼童時受題鑒者

也翩知無地敢不艮圖惟是鴻毛之輕不能不借九鼎之重轉乞台臺以片言佐之使不肖得藉手以報先師幸甚

與秦中因　黄州知府

逕啓弟年十二就童子試受知於邑令故吏部郎麻城鳳陽劉公公一見稱賞謂何家黄戶而能操筆如此幾有江夏黄童之目弟自是知所激昂瀰有文譽國士之感于今不忘往歲辛酉有楚闈之役哭先師乎墓下詢其家凋落盡矣僅廿孫特中爲諸生諸生之子漸遠少售似可繩武尚不成青衿意欲稍爲之地未有路也茲不遠三千里匍匐長安適幸年臺在事弟得効其齒牙豈天之哀憐吾師而不墜其緒予僬年臺推念屋烏獎飾此子列之顏行階之寸進弟得藉手以報吾師與有榮焉葢吾師居官居鄉卓有品行祀在瞽宗麻城之鄉衮如李夢白梅

長公皆可問也年臺崇獎先賢植其後人其所風勵於黄人者甚大不獨不肖之私抑亦黄人之所禱矣謹齋心削牘稽首以請

荅劉金吾東卿

前日之事亦人所易曉也順之則失名終失官逆之則失官得名終不失官然使庸俗人處此未有不顛倒錯亂者何也從名與官起念轉展不決匡乎異者爲寧所不恤矣門下從天理起

念寧此不審我人媚人便能撇脫如是輕快如是僕不喜門下之得名終不失官喜門下之得心矣珍重珍重文教兄至如見故人愧氷署蕭瑟無以對其逆旅僕氣力又不足爲道地盡此心耳

答魏廓園

彼暮夜者何纍纍也仁兄此舉僅以懲墨吏巳耶

答貢二山

丈臺東白之政且告成矣棠梓之誦籍籍若一欣慨不可言弟謂吾邑科名宦業久不堪蕭瑟而近乃稍稍生氣如丈臺與仲達次第臺瑣其徵也不肖老太氷銜不足齒頰將謀返初服一丘六整乞知己之餘芘耳京師所見天時人事種種不佳而吾鄉米價實數十年所未有恐寇賊之患不在幽燕而在三吳也如何如何

與張二無

翁臺行矣東粵秀區宜得大賢爲之宗主顧世道之所託重者別有在焉以無私之水鑑而小用之吾徒之所以咄咄也願言珍重高景老新命已下未知天意終何如耳見孫淇翁老師幸致遐祝

答黃石齋

承問姜養冲出處病憒遲荅今簡疏抄二冊附

上其郎署時封事具在而本末亦可概見矣養冲自郎署出周流藩臬未嘗有三十年家居也謫尉而後始家居至沉淪以殁正坐論相一疏耳弟尚有所請於台丈病不能出圖其間耳

答鄒愚谷

今 聖主當陽征途大闢獨少翁臺一人以點綴周行稱 清朝右文盛事當事者豈有新焉不過格於功令耳嗟乎令豈爲我輩設哉太學

書是不得違意而使者自入未有受觴餘皆非
所與聞恐使者濫傳謂不肖實任其事致虛勞
聘佇故別自言之事濟不任受德否亦不任受
愁也至於樂誦名德贊激公論區區此心豈有
讓哉損貺過腆似非長安游子所承于林下尊
宿者敢辭

答蔣澤壘

台臺覩風伊始治軍察吏日不暇給而卽垂念

燕中游子使使問之豈蒹葭白露之思有感於
秦風者耶道阻且長我心脈脈矣今天下兵無
處不虛餉無處不冐吏無處不荒民無處不窮
豈氣運使然乎江西之事大有端緒非楮墨可
傳應山一疏義激秋霜爾時若得閣中多助宮
府之事尚不至頹然放倒也此亦氣數已矣不
必言矣

與夏彝仲

不肯株守不敢數數請於當事兩辱先施俱阻
答面疏節多矣昨有所聞翁臺偶有感觸若將
澆焉而去之此自翁臺風霜之性不可以俗理
相奪然翁臺身任天下之重出處關於世道止
速聽之　朝廷宜留一大榜樣以示來賢若以
一言拂意一事激衷而遽爲決絕之行似非所
望於大君子也閑人說道理與諸公相牽挽者
稍別諸公急一時之所需不肖急天下之所覩

非咸知亦不及此也可幸採擇少迴慮焉悚切
悚切

寄臺翁葉老師

宰相辭榮青門祖道是古今第一美談乃十一
年中再遘老師之盛二三子追攀話別光景依
然而時事已自非矣公私之感能無交集自老
師抵灣心與俱往審驛路輝光錦帆無恙至閩
晝錦里舍揮金種種洗慰惟是老師有餘忠

明主有餘戀朝野有餘仰恐福盧華陽終非老師之所長有而令日亦不敢遽陳取唾於山靈也若一丁子悠悠之口私衷易測不為善毀足供六兩耳不肖受知感知兩倍他人言有過盡心實無他惟老師能亮之

與淵圖翁

秋來善病久廢朝參并失摳侍反辱師臺過而問之罪甚矣為大典役文不能工有虛委命病

又不能親齎草稿頓首請政罪益甚焉惟師臺掩其拙赦其慢幸也不腆奉賀伏祈炤納不宣

荅呂年姪

秋事滿擬高騫乃竟失之伯仲俱年少氣銳驚人之鳴在暫爾間惟祝精進耳曩不肖為令先公序稿未致嚮於太宰公實以肖工恒之忌而來其拜於是太宰公有同病之憐而今太宰復歸矣悠悠世趣不知何所底止也幸伯仲近太宰聞吾論以繼先公之志不勝拳拳

荅孫六吉公祖

南書至都則六府一州之士偏居其巍數而其奪標建幟者皆台臺所品題高等他莫之先焉則不覺撫掌稱快曰有是哉文鑑之不爽而司契之有神也真足以上重　璽書而下塞異同之口也已則又翹首而望台旌之入於以主持清議措柱群囂益日夜幾幾焉乃縉紳之禍如

焚如灼而憂且及於　國家此吾徒盡力之秋而君子孚號之日也台臺天植忠貞心存開濟當何道以拯救轉旋之不肖力短才疎處閒寂之地而常懷孤憤之思知難免於輿變間矣忽枉函書獎飾過當所謂知光於盛壯不知其精已銷亡也國士之感永矢弗忘

荅王霽宇

昔郭令公盟回紇以却吐蕃今明公款西虜以

遐俘奴莊櫌之功千古輝映明公雖暫解鎮務
而諸名王酋長聞大司馬公矍鑠善飯狀猶聳
息帖耳不敢有輕中國之心其繼明公而出
鎮者僅遵僅故事猶能使邊鄙不聳關門宴然
噫何其烈也不肖鉛槧豎儒何敢關天下事竊
窺邇年來邊疆事事欺飾節節敗壞明公身繫
安危願益康强無恙再出而爲　天子奠蕩平
之績也夫豈有阿焉

答馮少墟

翁臺純忠正學海內所歸令世務紛紜正須匡
濟乃翁臺逡巡三揖屢抗辭榮之節私心惑焉
及　明主重違所請而知達人偏遂其高自是
先生之志益完道益尊異日傾否爲泰轉剝爲
復總在龍蛇屈信中矣不肖感時觸事具章乞
骸隨奉旨嚴譴不知能長有山中否也承教無
期臨風玉嘆

答何武莪

奉手札拳拳於君親兩事精忠純孝孰有逾於
翁臺者乎先太夫人大節業告之秉如椽者應
不辱命惟是五月四日之事不肖久無端緒比
從王心一得是年全抄而始從事則世事倒翻
不肖亦遂及於　嚴譴是年之實錄竟不知誰
屬矣蓋弟所晉實錄之年分彼中實何得之故
急借中人以除弟弟所坐名爲楊左之黨還是

乙卯之發毒也是故心一危矣翁臺所犯之忌
似亦不淺第此時指縱之人巧立於局外以爲
後動故稍遲之耳請姑安於節鎮焉可也近事
在邸報中故不詳述

又

武進張二無丈正氣五骨恬心恬節遠識遠神
初擬以爲藩鎮之司而竟爲忌者所摘出之於
外可恨也幸翁臺培之植之以爲吾道之羽翼

世風之砥柱異日國家之梁棟此不可以眼前階級論也江湖之人漫言及此

答黃暘平

弟與年兄俱老經生方其屈首鉛槧時謂不得手持玉尺一當角莍之場觀諸士之戲而定其名目雖三公九卿未行意也曩歲有楚役沾沾幸一當既出闈而嘆其未酬也蓋衡文之權有分有副不盡聽於主者而文體文習又一聽於士何能矯士故知考官之玉尺徒虛懸耳若夫衡可以獨持文可以逆矯而起衰變俗以文章回氣運者其惟督學之官乎而況以年兄爲督學又督學于大江之西士與主者兩相遇于尺幅之外者乎然則三十年來文章之尊宿亦可以少行意矣至於巴前治郡之功名將來扶鼎之事業有目有心所共推挹彼一階半級何足以程遠到而動沖懷耶弟向者株守氷局雖有齒牙無能爲助今身既隱矣遙望知巳翱翔霄漢而巳

答盧允台

逐臣去國之日承慰問於雲霄故人[illegible]矣愧矣不肖衰且懶原無世志惟是求友一念老而不忘每從陳中老詢台丈之品格志操傑然自邁於流俗而沖明和藹之氣又時見於眉宇未嘗不意銷心折也不肖歸矣望台丈努力新猷榮膺特簡侍　國家之有人即江湖之可托不勝睠注

答門生毛六翮 四川萬縣令

門下玉瓚黃流自是　廟堂法寶百里絃歌豈足道哉聞萬邑甚瘠拮据兼若騂騷此所謂盤根錯節別利器者也見直指薦剡未免屈作第二人然以東於資次則猶之第一也所諭言路照穰似不可少今世事更新其衆權用事者皆

非我族類無從告語可告語者敝鄉一二人然
其人皆在風波中恐反以其言爲累耳僕在長
安諸可爲地者尚多今爲國爲友一片熱腸俱
付東流矣門下亦知長安棋局乎內之藉外外
之藉內內外相扶搆成鈎黨之禍立起同文之
獄總借大洪之見嫉爲驅除善類之媒也僕以
大洪故爲闖所甘心竟從請告之疏傳 旨罷
免僕老矣求閑得閑亦復何恨但恐國體國法

蕩然無有悠悠之談皆謂大難不解大亂將作
其患不在縉紳而在 廟社門下行有世道譜
子寧不爲悚懼哉

答門生陶聖洋 江西高安令

吏事文事俱出自靈明一竅兩者惡其俗也世
有青白厚肥之俗文故多苞苴竿牘之俗吏始
僕遇門下於闈中知其脩然者也乃今兩地神
明纖塵不滓不已券乎然則門下重不佞非不

佞重門下矣乃猶不忘一日之知千里枉問慨
之慨之會僕方奉 嚴譴踉蹌出門而使者索
報亟不能作累幅長語草率數行聊當抵掌

與陳孝廉元朴

卒業雄篇沉涵濬發毋一義中有莊語有壯語
種種出入意表令人讀之肅然起敬有端人志
士之思倒不必諧時俗之好而此段精光誰能
撲滅即日冠冕南宮不著可知矣預賀預賀所

賀不在仁丈而在世道也不佞去國身輕所不
能忘者同心之人尚在不測耳高第之後萬宜
珍重以需來復

寄楊大洪

自兄跨驢而南驚風怪雨日甚一日詞弟者無
所不至相愛者勸弟稍避形跡而弟之疎戇如
故得罷免之 旨而小人之喜可知也內外搆
局已定聞仍用乙卯五月庚申七月之事而外

之最黠者日夜思算據識者云另有巧着非此不足以爲除根之計也已矣聽之而已或又云保不至是所謂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也然安可必耶

答王中認

踉蹌去國之人蒙台丈再三慰問此誼千古矣不肖衰慵迂鈍豈其有當世之心惟此意耿耿所不忠於君不利社稷者不敢以爲友也是故

乃有今日此歸如縱魚于壑放鳥于林夫復何憾但願雲霄知己乘時努力早還变戟之地而已

與門生方禹修汪月掌

一出都門身輕似葉獨不勝友朋之戀耳承折柳依依能無懷感所願努力明德勉事　聖君僕老溝壑有餘榮矣公車諸兄行且連翩入彀追步芳塵僕洗耳以聽臚時幸道拳拳

寄書莫忘

客歲接到手書諄諄義利之辨眞足砭世膏肓惜乎上下瞀惑莫可與莊語淪胥以亡末如之何也已嗣後世事瀾翻吾黨星散弟身履虎尾意圖鴻冥而不得欝欝者久之而今乃得永謝春明也歸而與老兄究古論今談神說鬼嬉游川月逐其嬰兒不亦善乎所患家鄉木菑饑餓轉徙之民斬木揭竿在所不免則一丘一壑政

自難全耳令郎晋秩大官丞聞近例可得封典亦一時之遭乎老妻六十幸偕老而復偕隱乞老兄一言旌之榮於機杼之貺也

答門生車造父

昨春入都便聞門下在攝意甚念之不謂公車之不成行也所苦頭瘍耶火炎上耶屢扣之貴同年亦莫能名也惟莫能名故未易霍然亦政苦無良醫耳惟門下自消息之讀所寄刻稿醖

籍風流眞不減江左所徵乏者飛揚跌宕之致耳日讀司馬子長蘇子瞻文則筆下自然縱逸縣大入化縣化入神登峰造極在領悟間耳時文渣滓如掃落葉愈掃愈出無一字可留乃妙門下勉之自壬戌公車後乃有以門下之李元非自僕意者見文汝止先驅金馬故也夫僕之知汝止識不減歐蘇然門下豈讓子固當時歐公以第二置子瞻實見得子固深厚典雅足以

鎮壓一時而子瞻天才縱逸亦復少露俊利耳千載曾蘇豈復有甲乙哉近朱五老刻楚游紀紀僕初甲汝止而衆棋不定旋復改移遂執極不變曰執極不變者若自謂曾諷僕無復移甲也此亦以汝止先驅之故乎世情世眼眞自可笑幸勉之汝止不獨文豪肝腸淨盡眞足久要其與門下意氣不薄是一榜多君子大可喜也僕坐瓃禍勒罷又罷於請告之疏此其故天下知之後晤何期有懷萬斛

荅錢昭自

津門備承款洽飛觴奏肉形神爲暢故知昔人晦風淒雨之句猶是兒女情憐不足以助逐臣之色也弟謂人有分量苦不自知如弟之頹老滯鈍兼以狂愚卽使世路淸夷豈復適用之時與器乃今得去所矣惟是所坐者黨黨人之魁方在湯火而弟得捷步深林潛形江壑豈不愧

哉頃與年兄周旋見年兄之心矣卽勉爲陳太丘亦足小解剎膚而年兄所處非太丘也若得暫假節牙從容外鎮據上游以備緩急君近地以衛腹心所賴不小政以今日之憂不在縉紳而在　廟社晦其跡迂其身善其用是所拳拳弟逃死之人年兄不避形迹而飲之勞之徐晦誼高得無爲楊臨賀所累乎津流有逝此意何極

答郭中翰 諱萬程

記壬戌秋病臥燕邸讀門下所上封事未嘗不健其志快其策而壯其忠膽也及病稍起便圖走問門下已奉譴出都不獲握手論天下事此心耿耿僕乃今亦奉　嚴譴矣三復來章同此孤憤今日國是國法無一可恃所恃　祖宗功德長繫人心天祚休明必不至顚覆而已

又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皆謂取初心不係聞見曰聞見已落第二義矣門下所云此是彼非此正彼邪直是赤條條無些子黏着牽帶所以超絶世人動嘗我輩曰標榜曰依附豈天下無一眞男子哉自今以後願門下時時提醒初心勿失本來面目而已

與宋泰侯

翁臺高朗其裏純備其表古之德盛禮恭人也每一晤言令人心形俱肅不肖放浪迂疎無以爲受砭之地乃翁臺深諒其無他而辱收之幸甚幸甚頃者去國過承依戀此段誼氣高出時情所望正人早登樞軸帡幪善類使不肖得爲山樵水釣老爲太平之民足矣閱尊著家狀感一門彙善逼乎神明宜其濬發於翁臺也翁臺於楊太夫人慈孝兩至方之古人惟高謙之之母子足以當之體孝子至心何敢草率所愧才

盡筆禿無能闡揚萬一仰負委重奈何古人謂銘必書歲月此尤不可不書以追銘故也書仲冬者不肖自蒙譴之後將屏去筆硯不敢復以文字累交知尤便書銜以稱盛與耳亮之

答吳去聞

不肖疎狂謬戾身蹈不測辱詞林而羞前輩分不齒於人類矣辱閣下不忘管鮑之思遠勤慰論此誼非所望於今人也嗟乎史事方殷時禁

方厲身爲史臣不能奮筆直書刑于董南之後
而徒以口語交游坐累乜豈不愧死哉承問之
辱頓顙以謝

荅錢梅谷

首途閱邸報即見猗氏之御口詈及翁覃溪用
驚訝已其說不盡行又竊竊喜且願翁臺勉爲
陳太丘善類猶有倚賴也今日之禍人事天心
一時湊合恐其患不止于縉紳吾輩所患亦不

止于紺繖罪累已也如弟所坐直以交游耳今
六君子與壽州兄俱赴鼎鋸而弟獨以身免亦
豈心之所安哉其輕其重悉聽之而已

荅郁甥念之

部咨已下經三次煅煉但云與某交往而已諸
奸之意不過借之以累其名禁其出也不知老
人豈復有出想耶六君子消息總在欸法中耳

荅長興丁公孚

草府君白首丹心窮老不悔視吾黨之中有矯
特於始遷化於終者奚啻喬松之去弱草矣不
佞欽之服之何圖白日乍朗陰雲轉蒙而先尚
寶遂繼之以長夜豈不悲哉不佞自渡江聞耗
即欲一展憑棺之慟奈身陷文網席藁里門即
瓣香束帛之使尚逡巡不敢越境此心鉠然非
恐恕也若幸風波小定偷息人間獲與於素車
白馬之會則終不敢後人耳辱昆仲篤念世好

遠使過存精若之既臭味究然嗟乎昆仲而不
忘其先公之交則尚寶真不死矣虎賁中郎于
古想像使不佞輩猶得以事尚寶者事昆仲不
亦幸乎

荅門生毛六翮

僕之初被譴也自謂青山無恙白社可依視一
官如脫屣耳不謂風波轉惡雷霆轉迅投閑不
已繼之削籍未厭重以株連嗟乎亦已酷矣最

可異者鎮撫之原招不能强有所坐而十五人之詔旨概曰追贓寃竟何贓可追而眼前不無牽累况世事日新人情叵測不知將來作何結局也此自事體言之耳若夫道義交知之累豈有怨尤僕雖不肖竊賠於義命之分矣辱門下垂念故人八千里枉使而問之危難之中若眞以一日之知而敦在三之節者是何執義之高歟僕老且廢何以荅相知惟願門下努力功名

匡扶日月爲天下第一臣品僕一日塡溝壑有餘榮矣

荅周蓼洲

葉老師札領到老師豈不念弟但弟當日字號情景惟老師最悉人受命於天臣受命於君敢有怨尤也乎

荅門生陶聖洋

僕之得禍總緣應山一疏兼以桐城嘉善之交然應山桐城嘉善亦不負國僕即亦不負朋友此心自可對天日耳鎮撫先後兩招俱無贓坐初招第云某交結有名各官某某等僕與一名後招第云某被杖出都某某等送伊贐禮僕亦與一名而已而奉　旨追贓提問則概之於十五人之中不知所追者何贓乎追之於招外乎抑即以送罪人之贐爲贓乎而贐又何憑據又何數目乎贐人之禮果可以爲贓乎此中當事

者亦頗有良心不能入人以無贓之贓獨所謂有贓者必以千計勢不能立追而無贓之贓又難與　詔旨違忤故不得不挨延時日以待他省之先定耳若僕自爲計不如草結爲上但事連各省緩急重輕非一方一人所得自主只得聽之當事者而已此論於追贓之內者也今世局日新人情叵測僕所犯魁人之黨中央之忌其能保此殘軀一丘三壑長爲吾有如門下所

云者乎度眼前事體或不至是若更有不可知則亦聽天聽君父而已所不甘者君父之未嘗譬臣子也意門下未悉情事故縷縷及之

與周綿貞

台臺撫吳兩載所以鎮定柔輯者備極苦心至於力抵中使之鋒苦籲饑民之命勁節洪波百世不朽吳民之思亦百世不諼矣宜報罷之日老幼携扶攀號擁道扣帝閽而無從者也若區區知己之感二天之慕豈足道哉自台臺罷後世禍日烈而不肖以筆札口語之故入於網羅此其故難言之矣可異者鎮撫兩招原無坐贓而牽　旨提追則槩之十五人之案地方當事不得不曲爲擬議寠人遭此其何以堪至於意外之外法外之外更有不可測者矣嗟乎人受命於天臣受命於君豈以風雨雷霆二其心哉順焉而已里中徐石城丈叨李大邦幸鄉衮有

鉅公在左提而右挈之使免於官詬則徐丈之遭也前晤湛持現聞蓼洲俱欲寄書而徐丈行迫不及走聞諸君子去後之思猶之不肖也安得衮衣綉裳如歸爾下吾儕小民迎拜於金閶亭子乎外蔡元老一緘煩從者轉入中爲先師胡葵翁身後不可浮沉也黄石齋沉沉龍養張紹和超超霞表台臺白社中應不寂寞矣歲杪懷人淒其欲絕從此緘題重理兄弟不復拘子民格套矣

與蔡元岡

數載長安雖獲時奉清塵而翁入弟出弟入翁出參差略半比不肖重譴南歸而翁臺羅入謂當步武鼎鉉而旋見齟齬暫返東山則數年來同志之感可知也惟翁臺不倚不流超然於世局之外而弟罪坐鉤黨名列丹書蓮界之被火坑不啻天淵矣然則梁山之爐展鹿溪之畫船

豈爲翁臺長有哉方屏居席藁永斷交游不敢通人間一札而獨於翁臺不能已已適敝里徐石城丈叨李大邦便附一緘代問起居不肖以葵翁老師贈官之典未領誥軸踉蹌出都屬之舍親李仲達而仲達又見踉蹌渠不得已轉屬之翁臺見于書報可幸甚不守翁臺出都時曾先了此公案否也念之聞其四兒捷已補子衿矣此干霄薄雲之器非凡常材也獨二兒惺尚

老儒童奈何凡胡氏兄弟業托之李公或於試事稍濟也弟罪累重大餘累所及使人匿走惟先師爲舊父母又文字齒牙無關世局或得稍留意耳前二兒四兒屢信及長安而俱未及報今又不便作書轉乞翁臺使聞之弟如魚游釜中都無生理即目前事未知稅駕亦使胡氏兄弟知之恐將來無復報恩之日矣

與門生文汝止

客秋見報知門下徽節請假奉沿途調理之

旨且以休沐且以觀時甚慰而楊甥使適至接到函牘感相念之無已也讀函中語似尚未悉僕事者想邸抄趙太宰等十五人未詳姓名故也僕投閒籍以削籍削籍重以追贓嗟乎亦太慘矣獨所謂贓者鎮撫兩招原無纖坐及奉

旨追提則概之十五人之中故地方當事欲坐則無可坐不坐則無以報　嚴旨而塞內意强

名之曰罰議罰至千抑又苦矣僕生平不問產業令局十餘年圖書之外無他長物敝廬僅蔽風雨薄田稍足饘粥此千金者何從應之郎云盡斥先人之遺產盡奪子孫之衣食一瓢一簞僕亦頗自夷猶政恐弋人之慕方在冥鴻將來不知所稅駕耳在僕目前尚存喘息其如元孺何哉項奉　旨重擬矣不知能挨延歲月否也門下聞此痛憤可知今風波日急網羅日密枝

蔓日多門墻師友之間無所不搜剔吾三人獨知之契人莫不聞且門下楚產也亦岌岌乎哉進止遲速幸善自消息之楊埸堯民折腰五斗不飽妻孥喜其刻厲在甲官中或易表見耳凡可爲地勿靳嘘植末光所被如僕受之數千里相托惟此一事也

答曾二雲公祖

歲籥更新福祉駢集而不肖以幵罔戮民致匱

塋耳而仁兄又在軃尶之中自救不贍而救他人此非以真骨肉視我不可强也仲餘到宅未知作何商畧一人檻車汞與人隔留此字付虛白貞白兩兒令有容話商于仁兄虛兒賦性過褊而實有至性到此時迫發諸兄弟皆知之不意諸子皆能死孝弟所得于天者多矣兩兒在家皆以兒爲天兒即以子視之餘無可言者感不盡說不盡

與高景逸

知有今日久矣與李膺范滂同游地下亦復何憾幸留翁丈在是不肖弟子孫之幸也弟不過一死然平日學問尚多欠缺翁丈有緊要語爲弟臨去策進者乎祈諄切示之至望至望

與錢牧齋

弟異姓骨肉惟仁兄一人平居左提右挈今日拯溺救焚所不能得之宗黨姻親者惟仁兄是

紀野堂存稿 八 尺牘

塋耳而仁兄又在軃尶之中自救不贍而救他人此非以真骨肉視我不可强也仲餘到宅未知作何商畧一人檻車汞與人隔留此字付虛白貞白兩兒令有容話商于仁兄虛兒賦性過褊而實有至性到此時迫發諸兄弟皆知之不意諸子皆能死孝弟所得于天者多矣兩兒在家皆以兒爲天兒即以子視之餘無可言者感不盡說不盡

此葉北圖配補

與門生劉振賢

昔叨一日之知今受二天之庇聞報之日圖門躍舞乃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檻車而北永與世辭不獲一奉德星之照又何緣慨不肖以筆札交游之故致有今日與李膺范滂同游地下亦復何憾惟是室家破蕩子孫離逷[illegible]寄若[illegible]夙昔賜之子遺則王成高誼也[illegible]中留此紙[illegible]從[illegible]

與錢牧齋

就檻之日留一字于虛兒想必達者到京口知有五人之後命幸得免兄此天意也留兒一人弟身後尚有所賴妻子保不流離萬幸萬幸也兒念之詩與前中放出追贓手脚即肝腦塗地何以應之死即死耳何至斷絕子孫與前生業障與所逃也弟有吾黨中友誼盟詩非不願重至于日久事陳亦漸漸銷繇如朋仲身後可令

此葉北圖配補

也惟弟與兄非與德怨十四年來無所不[illegible]兆頗聞諸兄爲文章意氣之交也將死之言惟兄念之諸兄多恩義然皆有至性兄能真切教誨真切提攜弟即死亦加額于九泉矣陳益吾丈真可以托妻寄子者也惜其窮乏無處可着手耳幸二兒相與圖之羈縶中偷片刻拾紙作字不及作益吾書即以此紙示之如對面也適旧在途意思廓然念到妻子便不無牽掛只[illegible]從[illegible]平日工夫未到臨時不相應也且看去時何如耳弟父母二誌尚未入土諸生時草狀亦多可商者兄素不作合誌異日暇時令小兒以二誌請兄一表萬無斷乎筆弟同胞一妹極孝于親可苟一筆于後地下之感也弟悉追贓數多難子孫惟有逃竄若幸而數收則離產之外尚可處置者悉力圖之再祝

此葉北圖配補

江陰西谿繆昌期著　門人方岳貢 劉興秀訂

男虛白 孫畯 輯

尺牘

寄馮琢菴師 以下係續補

故少宰趙定宇先生精忠大節天下莫不聞前撫按以　䘏典請僅得祭葬而贈官易名竟爲忌者所格君子惜之然皆日有待所謂待者非待久定之公論待主持公論之人也今老師而既掌邦禮矣於是吳中之賢搢紳在朝如王銓部澹生在野如顧銓部涇陽等皆諷其家使早從事勿致後時此公之冢子太學生琦美竭蹶三千里而改就北試者將有請也竊以爲特典斷自　朝廷條議關之言路卽老師豈肯以舘閣之舊叅一毫私意於其間況孤蘆賤士何敢妄贊一詞區區此心不過以諸君子久欝不舒之公論與少宰公沒齒未伸之浩氣欲老師一

宣暢之耳琦美博雅能文章一登龍門自遇賞識其乞　恩就試兩事倘老師垂念賢者之後稍爲拂拭則少宰公當加額於九原矣某受少宰公知自其久困諸生時卽有婚姻之托以爲老師之知某猶少宰也敢以少宰之身後與從子爲請其濟不濟則天也罪不罪則老師也某何知焉

與王澹生

自門下之柄用也不肖巳爲林下諸賢占一陽之復曾幾何時而德機潛轉精釆頓新稍引用一二名流淹䘏在下者巳保持一二循吏醇悶見屈者而後君子喜小人懼曰是將拔茅彙征而射隼於高墉者也賢者作用固不可測哉雖然銓地之不得其職於今十餘年所矣其始部與閣相齕而中人乘之今則司與司相抵而言路乘之夫部與閣相齕猶有名也司與司相抵

何名也使中人乘之猶可解也使言路乘之何解也故今之君子皆望門下爲陸平湖爲孫姚江僕謂門下之爲平湖姚江不難但今日之時事更有難於趙高邑顧梁溪耳何也高邑梁溪之時名立而功猶待于後門下之時功立而名適符于先意惟苦心調劑而不失其正方有賴乎今冬計典　朝堂當必借重於門下幸門下以身任之不肖尚藿食何知天下事竊見邇年

以來廷臣之氣漸銷漸靡所不愛死力與中使爭赤子之命者皆外吏勞耳就中稍示激揚陰加培植布置中外脫將來萬有一處討得許多氣力蓋今天下亂本在内亂形在外惟明公世篤忠猷勤勞　王室知必有槩於中也至吳中邑里日見蕭條而不腆敝邑樵悴特甚倘門下留念桑梓于令君遷擢之後擇一長厚廉潔者莅之庶使我輩漁樵得穩耳不肖年邁猶屈首

公車問以需一割實有慕於陳同甫之人而恃門下爲葉永嘉故不覺其狂言之亹亹若夫敘寒暄上起居以爲塵大雅而不敢及焉餘情具別楮

又

趙少宰公之殁垂八年矣而未有以易其名天子推恩大臣三品未考滿者皆補蔭一子而公之冢子尚未得請門下得無念乎玄度兄之

改轅而北實諸君子從臾之以門下方當　國事倡公論是渠父子千載一時不可失耳然玄度猶逡趑自卻蓋以昔年曾負大譴於門下心實無他而悠悠之談無繇別白縱王先生長者不誅絕我我何顏以請於王先生不肖曰不然王先生自任以天下之重方日夜汲汲乎獎護名教激昂是非而何掛乎夙昔之小嫌且子之先少宰邦之遺直也子少宰之遺胤也王先生

以邦國故而念少宰以少宰故而念于卿徵先之謁之固知王先生之將有樹於趙也於是玄度乃趨裝北上叅不肖亦微有贊決云此兒自多難以後磨煉工夫章器行日進不休門下一見自當刮目相待矣竊謂易名一節子孫既不得自乞必須言路條陳而閣部力主乃可若非門下撥動機括則不然之灰誰肯念之請蔭則看近例應否耳百凡行止俱聽指揮更望門

下垂情世好曲賜矜睞不惟少宰公加額於地下卽先尚書亦當點頭於天上也總恃氣誼不嫌饒舌惟門下矜察幸甚

與顧涇陽

公車之末蒙先生拳拳注望又得借寵靈於李中丞修老爲惠偯矣鎩羽而南不得一報先生國士之知引鏡闚形何施面目竊聞修老之論天下氣節悉歸莫弗以東林爲東山恨不早晚得大賢之用而龍臥不起密雲自如若天意正以明道淑人之權付之先生者抑雲雨之施有所待也東漢南宋之事某不肖感嘆于中者久矣河清既不可俟若互相標榜亦豈士君子之幸哉抵家忽忽無頼尚未及親叩里第幸爾附陳惟先生恕其狂瞽幸甚

寄胡葵翁老師

伏譜老師祥琴已御道體安和不勝逞懈第落

魄門人伏處東海不能于數千里外承起居眠食之詳毎一念至恍然若失去春將出都有一緘報謝兼附薄奠于先太公緘中頗悉情事爾時令親偓予丈行藏未定竟不知何時得達左右也自不肖公車歸長安棋局又一變矣前所憶測偶符一二今未可便議出處時也適與袁方伯睎我言之地方人才一着出與處斷不可少有名位公在此其機乎老師才畧識量自是

令國家有用人故海內識者頗以不盡其用爲恨若以老師之履道坦坦何所不得遥想今日山中擁書萬卷以當百城藥欄花砌以當部署既有令子又有文孫永日無事點定課業每奏一篇作一日喜此光景大不易得老師自當領畧耳不肖近狀如昨髮短心長尚時作廉將軍披甲上馬狀蓋經生業有何滋味而知己之恩終不可不報耳

與門生汪如石

燕中分手正如飛鳥離群不知去嚮然途際驚弓之危與還家投林之喜同病相憐何日不念小僮兩到吳門皆自以買書故僕不及知故無片字之寄據云從者尚未抵家甚爲驚疑家太質每從旁慰我未有此人而有他厄者也後一訊云已抵家矣則僮僮皆爲色喜然抵家之期至今尚未知也途中安穩何以遲遲至于抵家之後百孔千瘡室人交謫此又爾我同病不待足下之告我矣目下有舘可以靜坐者乎有生徒來從可以少資膏火者乎鴻漸諸子時時過從乎闔家人口無恙乎錢受之一朝突兀亦足下同籍之光可喜也而蟻附蠅趨之輩醜態百出不知貴者自貴何與彼事祇益賤耳今歲十八房京本多未齊而刻者紛紛坊間射利何所不至足下曾看得兩三房好者否有好窓稿兩

三部否近日聞錢受之寄到拂水社中有王帯如一部此奇寶也但落諸君手意見不同未免遺失此君天才卓悟不跆人間一塵所謂散髮亂頭皆好者韓會元稿論本等亦舉業之當行者第其筆姿光映正是金華殿中人耳從友人處見京中的本廿七義係湯霍林批評者而未竟刻霍林好以己見裝點人文亦不足據也我輩用工正不必看遍主司人亦不必看遍諸名

家須從入處求之覺有進處便是耳我已陳人聾不談舉業于少年之前偶為兒輩言之并以告足下切勿貧人笑柄也生八月中擬過吳門不知得如此願否即我不往子寧不來總于此時當覓一會耳前所寄書籍恐途中不免擻運之煩意甚不安今可照書目一一簡歸

寄詔安胡世兄

曩歲六月中得先師無祿之耗設位慟哭形神

慘淡幾不自持愛我者强慰之曰徒傷無益公之望子也亟子不第公目不瞑胡不一戰以報公志於是不肖拭面收淚再理公車日必報知有死無二而今乃有以告師靈也并慰世兄足下三世兄之函既先自游君來而弟未有書弔於先師也非恝也以有待也今也屬事之殷尚未有寫哀之辭附奏于靈几也非畧也更有待也嗟乎師何負於國而使之齎志海濱以殁師何負於鄉而為里中豪右乘喪思逞刀俎此眞三世兄臥薪嘗膽之日而不肖所以報效知已之秋也恨始進輕微勸不足有無耳雖然惟力是視敢不夙夜會含親袁左伯已為門下致感且祈後芘渠無不用意者但恐居閩之日短耳新詔安公已面囑之不肖於此公素昧生平一見知為長者必不負諾也弟在此中凡于貴地方官長有一綫之路自當為地惟是世兄愼重

自愛家庭之內尤宜協力同心外禦其侮讀禮之暇懋勉大業以酬先師未究之志不任拳拳方待詔　闕庭匆匆勒此附湯惺予丈報謝東懷所托百未盡一嗣此南翔有便圖再布耳不腆之奠聊代炙鷄絮酒非敢薄也亦有待也世兄閱此紙畢即焚于靈几曰繆生訊到矣期以異日藉手工程修千里生芻拜知已于壠下

與蕭知城

先師胡青州身後之事荷年兄留神護持其波及師門者猶弟之身受也惟是彼中土俗獷獷至以殺掠爲恒事據人無禁奪人無忌藐爾諸孤身名未就其誰能捍之賴先師生平處厚交易清楚故秪以貼絶爲名前此紛紛斷給不知衆釁難塡刁風易熾此風不戢遂有窮兇極惡之徒入其室家毁其靈几凡有血氣莫不傷心况乎不肖弟者受吾師國士之知感恩圖報三十年于兹矣青松白水有如皎日今不肖弟偶濫清華而適聞其堂搆冷灰子孫塗炭此荆鄉所以刎頸而孫讓所以漆身也幸而仁人君子如年兄者在事必能博訪搢紳知吾師生前之偉義上不負　朝廷下不負鄉曲秖以仁暴攸分共處里閈貽此禍端可以此情上達監司下告守令重懲一二杜絶將來是天所以惠吾師而不棄其孤也方師存日諸孤日捧不律弄柔

翰彛然文弱不聞戶外何事今且日與無賴喪恥之徒晝襪訴誶蓬首公庭俯面隸卒弟每一念之涕淚如雨謹齊心創牘南向稽首而告之伏祈留神省覽

寄鱗翁錢老師

自鵷馭南發昌期以隷舘方新不及追隨絳帳瞻望靡及神與俱馳伏惟老師初抵里門旋晉宮案不靡西清之班少循南孩之養錦衣黃髮照耀一堂誠人世之極榮天倫之最盛也屏在門墻忭舞何已乃羈守舘下一价之使與咫尺之書兩俱鈌然其死罪惟不肖遇合雖晚徼榮甚侈蓋古人以不出大賢之門是懼而某幸得之老師提掖奬借不遺餘力當行李匆匆之日猶貽書勸勉曉平有淚寄焉愧不肖非其質也憶某少小迂狂蹉跎一第志長而力短識具而精銷且奈何昔𤣥瞻之謝歐公謂願得長在下

風使區區之心常有所發自老師暫違承明而不肖之心久無所發矣惟是讀書厲志之外不敢他有所及以負老師然以疎性而處風塵之會以過時而陪年少之游揆之人地多所不安幸老師復不靳以未光振之以餘緒開之某雖不敏請從事焉臨楮不勝惶恐翹企之至

答趙文度

不肖曉來一遇有懃面目乃二三知已彈冠之

喜政以其曉而倍之如仁丈其一也客夏曾一奉報章會通籍匆匆衷懷未悉仁丈不以為疎更辱函貺慇慇有加此誼不可得之今人也别諭肺腑之托苟可為地敢不殫心惟是不肖處多畏之地而吾黨值緣慳之日躊躇者久之容與大洪父母商確思得當以報也

與胡　年伯

自老年伯出都門尚幸有孩抱之一綫以為仁者有後善人可勉而冬杪忽有異耗諗之果眞也何造物者之毒人而顛倒人乎已矣勿復言矣毋欲奏一訊奉起居以當千里執手然臨筆而輒廢者屢矣盖心所傷悼所不必言傳若達觀曠覽以保餘年知老伯已饒能之如其不能即百方解譬亦無益也乃卓兄去病書來盛稱老伯之達于觀化且達于處家極為慨慰乃吾年兄之俎豆亦見公道在人不盡泯滅千秋萬

年清芬不墜賴有此耳此皆李直指之主持而禹門季侯兩年兄贊助不少不肖與二兄往來書牘頗以此事屬之兩年兄言老伯情事亦娓娓眞摯也不肖所從史于諸兄弟者亦不必使他人知與老伯聞耳

復覲翁徐老師

捧讀函教知先太老師已掩玉名山隧道麗牲之銘昭揭不朽是唯老師純孝格天榮哀畢具

其于予萬已伸矣稱而之忠此其出而雍容表
著挽回末運潛轉元神之日也且老師之爲水
鏡爲素絲凡長安道上有耳有目者無不知之
今日者公論大伸物情趨仰時乎時乎昌期在
門弟子中最拙劣最遲暮造物者又驅而東之
於空虛之署筆札之守無能開口向人吐一寸
氣雖然心不敢昧義不敢忘每與二三知已商
之要爲　國家急老師耳豈以門墻之私誼哉

原擬冬中走价奉候山中而竟爲翰䫉所先皇
愧欲死藉手報章兼附一縷之敬知我者師定
在鑒宥不宣

答張紹和

長安看花不借足下意忽忽不樂署中無大詞
盟又覺瀛州亭畔草淺一丈也弟愧先驅矣展
誦遠函知足下托寄甚深弟精已銷亡何能爲
役且館規東人以冒爲嚴明年散館便料理行
裝作三千里歸人矣歸而築舍一間擁書千卷庶
不負知已者之相期也

答趙文度

比聞郎君翩翩鵲起與大洪給諫言不禁踴躍
非以一手矜足喜喜門下青箱有托因之干丹
霄而拂青冥增光祖烈即大洪亦同此遥矚也
仁丈高才久欝會應發舒洗耳徒音在項刻間
矣望公車早發爲長安襆被之懽也

與孔玉橫

政欲拂拭一觴寄折柳之思不謂明日遂行矣
如此落落通家兄弟之謂何台丈骨相自是金
門客騂息三年便當冠冕天下不肖弟敬執鞭
弭望屬車之後塵矣一函寄伯兄并老年伯詩
箑一柄俱乞留神轉致不勝依依

答毛萬門

武林李君一郡耳而實領袖東西越老年丈之

政術兼乘風流又事事須補人罰存橋三筭得傻君而益勝良然乃年丈過自振損若恤恤乎有動予府艱者此大君子先憂之至心也弟久爲鈴索遇眼前一切人與事格格不入麋鹿之性應在長林豐草間耳

答瞿星卿

自台丈操觚而吳蔬爲之一新自台丈秉鐸而老風爲之一變今士大夫中眞有功于斯文者

台丈一人而已天將大娠令緒協輔淸時遂以風雲之資授箕裘之器不獨文章世美爲儕輩景趨而意氣惇惇常有以自下者政以此卜遠到也弟三載鈴索恐饑待詔無可爲台丈道者覼縷惟肅極感記存勒上謝言即以代訊

與龔蘭谷

運曆福建汀州府歸化令周君憲章不佞之社友又姻家也遊庠時舞誠與不佞相聯乙榜擧鄉名者三十年而不得一第識者惜焉其爲令華華節愛纖塵不染茲以考績及于 恩典唯是華衮之章所以責往詔來者有 天子之代言在遂因不肖以請于余記幸老先生不靳粉飾使可勸之金石揭之堂搆此周氏子孫百世之光華也于涵淸嚴不勝悚仄

與從子太質

姪行叔正在窘中無能爲腰纏之助殊愧乎其

爲叔也劉文叔仁人君子幸好周旋必有大裨於姪行業也吾輩或出或處或枯寂或逍遙皆有本等行業自古無不至誠之節俠無不淡泊之風流學問中大好着腳也願吾姪就狂簡之門自成岸段即縱橫遊戲無所不可矣一第云乎哉

答夏靜池業師

小兒本寡拜函晚之學似非長者所施于弟子

也借徐顧舒鬻和鄭君藻筆翩翩極樹遠念不
啻耳藉錢翁由衛碑酬應讀書實無所得以此
丘壑懸遼孫倦頭顱思得靜息山中爲十年讀
書之計而恐饑待諾耳饑未得脫身是以先遣
賤累南還料理兒女子事若目下得〻言賤體
怯暑難行又未免稍待秋風也知垂念拳切㮣
㮣附謝賤累臨發值署中文字相迫草草報謝
不盡願言

答袁小修

會石泓知仁兄念我不置感哉感哉弟之心事
仁兄所知也世人强置之一網中世人自可笑
耳于我何與弟見年來言者與辨言者呶呶之
日造成寃劫矣言者不過奪人官辨言者則幾
乎冤官矣弟非爲官恐人直自顧鬚眉不肯哭
官耳弟陳符尚須仁兄一晤也

別同館諸兄弟書

弟自叨備史館與游三年之中大則筆硯相
從出則鞍轡相共道誼骨肉之好恍如一日也
夫三年之日則一千日于秋矣郡居匝月頻煩過
從匪舒樹之又飲餞之臨別之際握手依依自
有同籍自有同館恐未有如吾兄弟之篤摯者
也弟南矣雄飛雌伏接翼無期勉事　聖君光
我山澤

與楊大洪

不肖於翁臺分則君侯情則兄弟此非沾沾纏
綣之私也以翁臺至公血誠不流不倚所謂奴
隷小人亦知其清明者况吾黨乎不肖曉來一
遇會時之艱微嚮所託誰可告語翁臺不肖知
已也不肖歸矣便可不復出翁臺暫歸不可不
早出非獨處勢使然要以有翁臺在政不須我
輩見梅長公寄問山居無恙役人還草此代謝
會親趙老虔夷虔與叔虔之子想翁臺以賢者

之後道地於新父母矣唯是玄度家貧薄宦先業盡洗不過膌鹵田二頃耳而戶上田數頗不貲蓋合兄弟伯叔而合爲一戶不使分析先少宰之教也今老父母爲趙氏計無使玄度有厚產之嫌無使其叔季氏有過厚于其伯氏之嫌概及張父母之覆庇則皆老父母庇之矣蓋文度以玄度之盡廢也撐持轉苦而叔度之子各士履者孤露顛覆尚不成青衿今日將官戶之

名可以稍庇兩家而知其情事之實則伯氏又可以免於富公子之累惟翁臺知之眞念之切可以此言告也不肖情誼關切附言及此至感知惜別總非寸牘所傳耳

答李夢白

國是紛紜惟不嗜殺者能一之則翁臺其人也不肖竊睹江陵以後士大夫筆爭舌戰者數十年矣已有兵機而未及於兵禍益　九廟在天實式靈之今欲挽其機塞其禍非有眞心腸大學問而神機玅手足以副之者未克濟也翁臺其人哉頃者齊魯荒亂自節鉞甫臨而人心遂定天意從之此其效已睹矣如不肖書生不了旋遘網羅其故似爲知己所悉而亦見其神之漏根之劣相感召也此事自關學問翁臺何以惠教之敝鄉畢東老正人又解人也翁臺可以此事時時切磋大洪暫請假矣幸翁臺遥相護

持使大洪早見其用護才以救世也凡天下事所潛賴于大君子者不少豈以衮務東山而一日忘宗京之計哉還山之人借言及此恃翁臺知己耳

與李長蘅

去秋被言而歸便擬擬一掉從仁兄于烟水之閒無奈京債并兒女債連相煎逼蹙蹙無樂生之氣以爲仁兄翰墨神僊也俄聞爲女郎遣嫁

甚苦而齋中濟翫并入偷兒之手則仁兄雅抱亦少損矣政欲相訊適友人高聲野過南翔便附起居聲野過南翔謂不見長蘅未免俗氣命一字導之然聲野之于南翔終未能免俗乞長蘅一言解紛聲野景逸先生之愛弟也弟又犯東林嫌矣一笑

答門生汪如石

春明一別遂易寒暑不肖歸而杜門課子却有

餘適只是京債債還債端無窮從此不知所究竟耳此病與賢同受故以相告他世局之事毫不以星胸臆也承寄顧玉川書四月中纔到知相念之深然貧者出門甚難唯同病人知之不以望相知也人不可輕諾去秋歸只諾書買一語至今未了强看毛頭書終是山居人苦事今勉就三百餘六七月之間便可出也評閱姓氏少不得借重相知所委太夫人祝言義不得辭然須辦選事然後得暇可以泚筆題旌重典而欲借重于山居人則左矣

與趙太室

翁臺志意揭日月衡鑒審簡嚴而好賢護善孜孜如不及真人倫之師表也竟以此左時趣少見齟齬今之為君子者難哉乃若六年計典盡快私門即以敝鄉一介不取之孫淇老而不免於議何也翁臺知淇老者亦為之咄咄耶竊

謂邇年以來士大夫議論多以衆寡分勝負而未嘗以勝負之外分是非繇銓衡失柄無所折衷耳夫使銓部為政有不當而言路執簡隨之則可使言路為政無問當不當而銓部如指行之則不可轉其機還其柄是在翁臺而今非其會也姑息焉以待可乎不肖竄伏江干無心問世適內姪李仲達司理南康憑寄寸牘聊寫年來積鬱耳仲達醇赤未雕風氣差上恐年少不

習爲吏如其伏謁幸長者教之世道多虞萬自
珍愛

答吳孝廉問卿

日以村居失於逢迎故以數行告其疎節何更
遠使至上匱令祖老先生之鼎翰益使不肖踢
踏無以自寧甚矣老先生之愛人無已也若門
下過自挹損置人於長者之列又豈不肖所敢
當乎門下鄙年盛藻繁巒有餘饒讀十年書橫

行一萬里敬爲門下左券毋以習之籠中有悲
鳴之思也聞仲兄異才聽學羽翮已具恨不就
見之所示令姪文英英可人嫌用時語太多致
神明未透此一得之愚僭用商畧然所謂時語
者厭套耳不厭新也居今之世專以大雅典型
髡少年之筆則悞人多矣一番洗脫則一番變
化亦以爲門下告也不肖習心未除偶爾及之
附發一笑來餉茗墨俱全此二事不肖俱有癖
癖而於墨理尤辨所藏邪墨多與來餉相似其
品反不及時製即羅小華者亦然方正者形陋
而神勝之彼此皆同非有贗也唯近日程君房
之玄元靈氣方于魯之青麟髓可謂超出前人
然出於數年前老手者爲眞今其徒人爲之已
成濫惡矣墨雖佳經霧即敗令先公所遺得無
藏之不固乎不善書而談墨猶不善酒而理麴
具也笑笑

與古安吉

亡友吳士豪白首明經一官未赴秪以領牒選
人備貴州寮佐之末爲君侯所軫卹既經紀其
喪又收其子弟置之帷中異哉君侯之敦誼也
昔文季遺賑於堪孤巨卿種樹於紹墓非同里
結盟則垂髫托契千載而下尚爲美談若夫公
車十日之交半刺尚虛之席何有何無而君侯
爲德至此求之古人所未經見況今人乎僕是

以願得君侯而下之也怨枉箋教札寄栩栩展
讀大集嘗鼎一臠來教衹之道其何敢辭

與錢栩谷

台從毎過江城不肖以村居失迓頃者適及之
而僊鵠飄然不可挽矣殊愧君山東道主也然
鄙人有心願請於門下豈以杯酒乾餱之故乎
世事瀾翻正人氣盡指名連類伏機甚毒長此
未窮恐漁歌樵唱之非我輩之所得有也仁兄

何以策之兹趙少宰定宇先生之仲子文度兄
以逆奴戴修之之事告急于吳門諸公諸公慷
慨發書直抵江夏以去戴返戴皆江夏之爲也
事具諸公公牘與趙氏辨揭中不肖謂江夏雖
有郤於林下而尚與仁兄有緣仁兄飛咫尺之
書訟其本末而可以實諸公之言塞黠奴之口
而寢其計扶正辨邪關係不小仁兄豈多讓哉
尚有幾微欲躬詣門下盡其所以而以他事不

果辱湛老轉陳縷唯裁炤文度品識超俗真不
愧少宰之子試與之言當不知其膝之前也

與李仲達

數日前因萬年使郵附上八行此君千里徵書
孤援同籍之誼轉徼寵靈度其事機多不及矣
兹啓廬山歸宗寺僧修慈者戒行清嚴識解通
利真法門之領袖也與函伯賀丈爲莫逆同參
而所謂歸宗寺者乃爲近日憨山禪師駐錫投

老之處函伯之大父觀察澹菴先生作守南康
於廬山有香火緣曾合賀氏宗人鑄一大雄像
奉安於寺中故函伯於此寺道緣良深法侶不
絕從來久矣謂以足下爲廬山主應從蓮花會
上現宰官身而護法者願因不肖乞靈於足下
也此僧久客江南還山習靜有何他求貪得使
君示意保持使維摩方丈不爲闖擾所侵足矣
又聞閩中謝耳伯棄家學道棲進此山可一問

之廬山志乞寄一册適聞有芳訊見及尚未接到也

與門生魏叔子

秋事不必言只將來不可放過耳聞修西方者单提念佛法門僕爲修北方者单提作文法門足下是頓悟人恐以此言爲鈍也陳心齋相骨有神具道足下體中不凡足下再舉看便可豫辨北行糧矣

與門生顧夾之

足下十三載公車矣今日乃與木之雁行功名事安可料耶此行並奪錦標使林中故人借被末光幸甚以足下才氣無前而侵尋五舉以傳老鈍之鉢者背城一戰在此日矣王新之當共集都下三君聚首濡毫吮筆賦上林而奏甘泉不亦一時盛事乎都中故人有問及不肖者可云已戢身一畝作老農老圃行徑而已此眞實語也

寄臺翁葉老師

都中奉老師之教斂形塞兌頗無咎于人自共入而風波突起旣逐之後猶欲錮之計典賴隨州館師南昌院長力爲保持存此一綫不入長安門不知世路之險惡也憶昔絳帳出入肺腑相示敝屣遺簪之恤亮千里不遺耳老師社稷之功特所最忌會一臺中有家庭之恚于司馬

而衕口遂乘之以撼宗伯故糾拾大僚首拈此義以三人同功一體也及乎塵壁忽起戰守議紛岐中之岐轉生趨背諸人欲守其完局不得不去其敗群然而異同亦稍見矣今揆地单虛人心各有盟主不知司馬公再入所與同心反正如呂晦叔者屬何人也幸老師早留意焉龍蛇之蟄也所以存身卽所以變化然蟄之將啓也必乘驚雷以爲用今日仰觀俯察亦將驚將

啓之候矣某一官未任早入錮籍已矣何言望
老師早還中書去中朝之黨去河北之賊實不
勝拳拳

答顧亭之木之

承諭千秋之典責在後死其又何辭適萬公祖
尚在江署即往謁之大煩分疏渠以王院臨行
之舉止動支江陰節省銀兩未經覆覈題請入
無錫祀典之內日下丁祭所費未便申報不肖

謂鄉評已定題請當在後日今直以祭之舉廢
爲一時重輕耳至于祭品之所出自可權宜不
必申報惟其不必申報保無異同貽老公祖之
累也渠乃欣然云如此纔便奉行而又喃喃微
語若受制千時論者故貴此商確愚謂此公到
縣門下宜預拉群從一見告以年來相沿而不
廢者全憑此舉爲斷案若歸德于此公者然則
濟矣恃愛露其曲折并與高景老言之以求全

妥景老不另啓

與沈泉中

同年故西安令俞君宣清辭艷發介性孤標莅
諸循良咸超倫伍而一官未終二豎見迫此吾
黨之所共惻也今其老母寡妻典弱子爲命而
家無餘殖官無剩橐窀穸之事尚未謀舉堂室
蕭蕭見之流涕幸老公祖在事百兄有托而其
子臣虔亦成諸生矣第吳俗浮薄炎凉易態望

老公祖特垂末光一盻睞之夫簪履之恤自老
公祖至心無煩不肖助發也弟行矣意氣之托
萬祈炤亮

答顧塵客

吾黨不徒貴心正實貴眼明自道徒南邁長安
諸君子恐遂化爲頑金矣如何不肖時邁智窮
原非其器所賴碩果得輿牽復可望世事有濟
復何須在我也仁兄勉之姚孟長書未託重不

淺正欲約仁兄談所未談而遽如相呼顯往郡邑計下旬得請于左右也明燈之惠先我蓬室謝謝

答吳安節

伏惟老先生以斗山之望躋喬松之年凡在人倫無弗仰止春初擬從諸君子之後上壽台階而偶阻微恙遂逡後時日夕在念方圖展問興居而長者之使又先之矣甚感甚愧方今大鼎

再新人心皝疤一二賢者眞有持危定傾之功而異己之徒巳眈眈而伺其後邪正消長實在此時使天若祚宋必不使鬼神助彼行其兇慝也不肖時過智窮無芳蘭之姿而犯當門之忌知其無能爲矣祇貪與恩澤爲先人地下之榮來春黽勉一出即乞還山以老先生所深念敢露肝膈使旋率爾報謝不盡眷矚之私尚容專布令曾孫文甚佳輒效一得以益高深知不罪

答魏仲雪

不肖于愛弟既上愧楊雲小孫于高門又下愧衛玠祗以君昆季金蘭之好遂及兒女松栢之盟此爲德美奕世憑之乃者無端小草未督緬旋而仁丈被其疏節惠以良書感何可喻闕台旌旦暮北矣種桃李而梯榥棘在此行也都下獲奉朝夕可不靳提挈挽之迷塗幸甚舟次草勒不儘瞻馳

答陶永平

東事至此當事者借重台臺爲關門一柱此將來仗鉞之地也今日之計且綜理且訓練且防扞且招徠度台臺優爲之不肖書生無能仰佐一籌第以爲前此籌遼者但務多兵不務練兵但務張皇不務安緝兵無敢死之心民無樂生之氣而驅之湯火逆天背人未有不敗者也今京師之守在山海山海之守在廣寧而當事者

尚爲泄泄此其事度非守土之臣所能得之中
樞惟有安置百姓嚴立保甲召募驍勇使人自
爲戰城自爲守而共肩背左右之人惟在守令
守令非人呼吸不應雖良平爲將韓范爲師未
有能濟者也願台臺加之意耳

答李夢白

頻歲東師勞苦迄無成功獨水陸輸輓不至乏
絕者台臺一人之功也今奴禍剝膚　廟堂尚

無成算棟撓榱崩僑將壓焉惟藉重臣樑鑰侍
以無恐若旦暮入秉中樞廓淸底定豈顧問哉
不肖向者避言還里會台臺撫東土使使者勞
之境上高誼千古于今不忘乃者漫然小草適
際艱危憂時有念補天無力所餘耿耿差不負
海內相期耳忽從傳遞獲奉良書知台臺之不
遐棄我也三肅使者拜命之辱

與史磐石

三年黎火朝夕爲群至若掇皮皆眞肝膽映徹
孰有如我兩人之相諭者乎弟旣避言伏里年
兄旋奉諱廬居耿耿此心夢魂時告比年兄入
踐西臺弟亦漫然小草以季春之月抵都諸兄
弟皆集獨年兄持斧韓年兄持節萬里比鄰斯
之謂矣遼瀋連陷京師震驚公車交章未有堅
決年兄必有長策紆謀非時入告望之望之家
梟副西垣以人賀來京因其便郵附布遠念家

弟守官居鄉頗見信于賢達今得趨侍下風幸
甚幸甚望年兄垂念年誼過採官評粉飾獎借
高其月旦賤兄弟之感當何如哉

與胡蓬玄

雪堂側展赤壁清樽不覺形神俱洽年兄蘭譜
情深與江流俱永矣過蘄水一展拜先師閔翼
墟爲之越宿閔翼墟師者故通黎前爲常州司
理識不肖於諸生者也先師爲理淸執而惠敝

郡人至今思之既晉銓曹一意秉公貴人有所不悅借 中旨改南以此時望益歸洊歷銀臺駸駸顯重矣而竟不祿君子惜之所居官皆以風裁敫辦才守有聞其居鄉則闔門自守無論請託卽平常交際一切謝絕輿服無所飾廬乱無所拓蕭然門庭比於寒士近世士大夫少此風味矣今士論久定前守李公以崇祀請於學使尚未報可望年兄留記得申前請幸甚其遺

孤二人幼者尚在懷抱長者僅十二齡秀慧可喜今姚廣常之壻也聞有眈眈旁睨其產至勾連無藉誣訟公庭幸年兄片言折之此師母之指也不敢不以聞

答丁嘿存

辦天下事者不難其才而難其氣又不難其氣而難其識古之嘲哂豪傑跆籍貴勢者其氣勝也至于策是非論成敗若神者之先告則非識不與焉先生可謂有其識矣而邁往不折之氣又足以配之故世之需先生如占事之有筮龜負重之有賁育也乃者中外搶攘所在見告人心皇皇朝不謀夕先生有長算紆謨入告 天子以收底定之勳者乎日幾幾焉望之若夫譬龍鳳之文修黼黻之用執經講幄珥筆承明自儒臣之能事不足爲先生誦矣捧誦鼎函獎引過當某不肖何以酬知于萬一也

與吏部爲龔蘭谷請卹公書

謹啓宮諭龔蘭谷乙卯充 東宮講官丁巳忝籓未任嗣奉 先帝恩詔一體敘錄姓名益凡屬宮僚不論講筵久暫勳望差等曾否外轉槩從優擢卹錄總之以講官二字爲重亦既無不遍之恩矣蘭谷子幼家落歲月坐淹生等以明恩不可辜負爰引一介具 奏昨蒙禮部覆允 諭祭爲講官非爲忝伯也至贈廕一節尚

侯台臺主持生等極知銓務煩劇未敢造溷靜聽久之歷夏屆冬輒敢合詞上請即事當慎重而例無異同原非踰涯之請也伏乞台臺一視推仁早賜題覆庶生死骨肉　君恩如天台德亦如天矣

答宋又希

台臺之治虞也淸而不峭察而不苛寬而有執修赤子之和而遇士大夫以禮可謂不剛不柔

宜民宜人者矣至於弘長風流許與氣類緇衣之好若于吾黨加殷焉二三兄弟所以相傳慕誦謂君侯人倫之冠冕善類之干城也彼夫輕雲翳日微波拂海曾何足累而當途諸公業有定鑒矣豈區區齒牙之助乎然肝腎可竭不敢不效也

答孫六吉

不肖年少氣盛亦嘗有志于作者之途乃半生雕蟲強半糜于公車晩來一遇精已銷亡矣又館試之文多忌少吐未免委宛以寄意固不足陳于大雅也明公方大揚正始之音振吳風百年之敝而乃過採虛譽奬飾非倫令人愧死承示試文閎函莊誦已嘗鼎一臠矣大都刋去浮詞則神色自異信崇正之典拔奇道未有相悖者也尚容卒業傳示子弟短疏申謝不盡仰止

答貢二山

翁丈以文士而偏工吏治東白之政遂爲越中第一此一奇也選君屬貴治舉賢自代則水鏡之司應爲邑中直破天盲即豸冠簪筆自是君家故事不足侈矣弟衰疲已甚木石緣淺祇以英蕩在笥委莽是懼勉強一出即賦歸來不敢爲知已漫也山中日曆杖頭酒資須自千里意念良淺瀨行報謝并以不腆之文稿附呈記室臨楮依依

答陳葢吾

年翁忽有庭幃之慽不肖實深家國之感公私關切慨慨可知即擬走唁左右而病軀孱弱尚不能前數日之後當了此念耳承諭楊生自年翁憐才至心亦不肖所同也此此中品題已定又復阻扼即敝邑寡君亦袖手而歎士風至此斯已極矣不肖諷生此不可與爭鋒江之役其報在虞我寡君之責也而不肖亦不敢自愛其舌

敬以此復年翁矣執手非遥書不盡意

答顧中翰

以執紼在邇不先執手丈無問其疎也臥病旬偃蹇來命滋不安耳太公嫁節不勝書弟從藥裹中假假抽思再置再續殊不成片段兒省公排纂詳縟受之標揭簡貴小巫之所以氣索也稍可存者真而已合傳非體前已告之而丈善不朽已備名筆矣一切款署不能從俗幸亮

答袁潢陰

台臺神識清湛風猷卓然自是 國家有用人亦是世道倚賴人非今之所稱清吏循吏才吏區區以官方職業相繩量者也不肖三過練湖叢望丰采兼聆輿人之誦與一二相知之所稱違約畧不遠竊竊慕用而台臺子不肖亦若殷然有意者神遇之知固不在竿牘往來間矣

與徐泰綸

會稽錢麟翁宗伯弟本房座師也正學醇品士大夫久欽之不知南中緣何有此議論弟在北呼號不及乞年兄鼎言銷弭之弟特以告年兄使年兄知為弟師耳萬祈嘿存至年兄正大之識蹇諤之風凛凛見乎坦草而又不為一切影響掇拾所以得佳不肖冷心冷局不敢與人事但願正人君子立交戟之地者知無不言言必有中畫知吾年臺者而已今奴諜叵測黠孳未

諸侍華衣簪而中朝士夫名為正人君子者無
端怒起戈矛自相撞擊可奈何而又妄相測度
以訛傳訛如敵座師之事更可怪也不知吾師
之居身居官居鄉者久矣無異議矣

答吳本如

今之薊鎮不獨防虜而實以防奴今薊之督撫
不獨修戰修備修款而兼以修當關之和自非
老成名德而文武兼雄識才兩合者不勝其任

也 朝廷特簡明公良有深意恭承棨戟新開
旌旗色變業已威讋諸夷而風行四塞矣未為
燕喜遥企龍光敬報郵問之辱

答錢機山

金陵佳麗之地玉堂清切之司閣下棲遲半載
攬轡登秩而後晉陟官端將荷櫜橫經在吾帝
畿若舊森似門高皇帝之典章舊都之故實久
害者華夷奉為中法祖紹天之助著居在髾綸

與議以英若不肖亦短志紆精華銷竭叨附後
塵終慚前軌可奈何惟是筆札不敢不勉氣類
不敢不聯不為知已者之所棄則幸矣

答王玄珠

妖牝一疏定為不朽彈章矣出風霜之性持斧
粵西輶軒所指拂五嶺而撼百蠻甚休甚休惟
是今之粵西視昔稍異昔以粵修粵而今兼以
粵修黔也夫外有攖冠之義既不能辭內有桑

土之防又不容撤宜壓使者之憂乎亦惟年臺
補天紗手涉海慈航不動聲色而土夷帖然則
聖天子之威命實式馮之近日長安如沸更
望驄馬早還主持國論臨書不任企瞻

寄劉康谷

春仲曾有一緘寄訊止陳失火移查無何遂有
南中怪事為之錯愕悵恨歎公道之澌滅人情
之奇險而吾邑之無天也疏中所摭誣事事相

及此亦人之所共知共信不待言矣獨怪老父母之剜肝竭腎茹荼嚙檗糜寢弛餐為吾民洗數十年之積弊延一綫之微脉規模已就而中道棄之何民之不幸耶此係一邑之氣數不獨老父母一人之功名矣更可異者凡覆疏考功為政因貴鄉鄭匪石新蒞事稍遲白之會匪石迫于舌戰跟蹌出署不意揖若具覆仍用失火事擬鐫一秩見邸報已無及矣蓋太宰過信蒭

蕘已入老父母于夾袋中而其時議論紛拏切細事俱不暇詳故一聽考功之議鐫耳不肖身在都中不能為我仁君伸一公論深負仁君深愧知己然豈非數運哉初謂里門稍憇便可北轅已屬楊公祖勸駕適商之一相知又謂應需計後非謂計事之有得失謂不宜示人以太急也此中無[illegible]自不仰懷奈羽鱗稀少無緣覓寄幸有貴邑魏簿之便從百冗中草此直寫胸臆都無倫次祈台臺亮之

與陳令威

弟與年臺臭味風雲千里無爽而咫尺燕中僅得一二見可笑嘆也忽不知年臺何以竟出許大長安多少部曹郎靳陳令威半席地此亦銓材者之責歟今天下重兵宿將聚於關門當關者所上功罪實與李官相表裏願年臺益加精鍊以膺節鉞孫愷老處弟已具誦年臺之品望

矣

答王坦山

自丙辰一覲清光不肖遂避言還里而台臺亦復澹散南郎邅廻許時次登銓署乃群公競進通懷泊如每語相知居今之世安得有真才真品不求不忮如王先生其人者乎比者榮參九列差强人意而霖雨之用則幾幾望之矣辱委命甚重不敢仰虗會用寶期迫徵前諾者填戶

意欲俟之秋春得稍餘思以襄盛典而令親枝給諫云必不可遲無已從紛沓中捉筆爲之愧無一語足當上掩天藻下蔽鴻烈罪如之何

答李湘洲

當今之時而尚遲閣下三年之用天固未可知或待其既極而別施洗刷或時其小定而徐下均調不有救于今必有補于後也伏祈勉抑孝思無忝天眷臨楮不任皈依

又

緘題久具而役者遲行致羈報命世事翻覆遂及宮府非常之變動閣下聞之感憤當何如也惟老先生身關氣運故家艱 國恤先後並軫宜倍自珍重需時轉旋矚望不淺

答田塵海

恭惟纘爺薊遐綱紀惟肅風稜霜鍔滓兩越而映三吳甚休甚盛今四方之妖氛未靖東南之民力已窮所恃以別靈塞穴奬廉砥頑爲 國家佐緩急明彰癉者微台臺疇望哉不肖家寄荒江仰承芳讌擬叱筆以奏謳謡而五色雲箋從天際飛墜遂使燃格增輝氷銜乍煖明德修矣何修以稱尤望驄馬早還主持國是不勝瞻矚

答瞿稼軒

不肖與令先公之交在若遠若近間而文章聲

氣則如針芥投而膠漆合即辛酉楚材爲不肖所弋獲者大半經令先公提獎聞令先公病中亦舉以爲快事而竟不及一執手言訣此不肖所耿耿于心也惟門下以命世之才負經世之畧將與雲霧而沛霖雨乃俛就閒寂之人門枯槁之業諄諄款款若以令先公之好好之者似非近世之所有也伏審祥琴在邇脂車可期萬惟珍重以膺特簡臨書瞻矚

答吳石穂

台臺之爲李而僅得清曹耶且又南也世無復官評矣識者曰惟其以如是之巍望而得如是之平進其特操恬節亦非復他清才吏之所有是天之所以相稟傑也竊窺台臺淵湛清立灑然物表而物不得移之庶幾乎人倫之水鑑者今雖在南祠隱然係天下之望不肖一隙心知隱約務之矣何至設不必然之慮如札諭所云

耶感托寄之深儻可贊述之處亦不敢不勉此亦不肖之積鬱云爾豈謂有助于風雲也乎

答張篤棐

遠承芳訊已具報章再領嗣音深慚托寄不肖謭劣無似所恃以信于海內知交者此一片熱腸耳不謂台臺能照之乎數千里外也今世波頹淘時事紛紜非得砥世英賢立乎表著之地主持清議椅極末流國家之事有不可言者矣故今日之倚重台臺猶涉險之舟航承挑之柱礎也凡我同志躍躍以幾又豈獨不肖同門之私譚哉

與蔣尊陽

臺役歸附致縷縷定徹台前矣翁丈見弟請告之　旨得無爲弟咄咄稱怪動不平之感乎弟以應山一疏爲此奴所甘心延頸以待卽欲爲賓鴻未可得也抵灣日有敝門生高安令之便

郵粘筆數行代候新祉令楚黃名士弟闈中極賞其文竟得聯第其自安仁調高安則高安之士夫聞其廉辦而欲得之其治行似無害已高安邑大而民疲且多猾歲課屢不完當此參罰嚴急之時左支右吾令亦甚苦幸翁丈在事體悉事像保持屬吏是諸邑之所嚮風者倘高安郵備驅策更推弟之屋烏而分外加意教之誨之卵翼之獎之飾之掩之覆之得奏其年之

積儲異日之用則如天之福不肖弟與有榮焉君國之人絕意世事而獨爲此令款款亦門墻之私不能自已耳惟俯存之禁語事一切屬之中書科李書辦矣

與左浮丘

進賢退不肖山公職也而進者必賢退者必不肖誰深心左右之者今日乃舉爲年兄皐案矣嗟乎當小人之伏莽也恨不疾去之爲快不疾

去之則以君子爲姑息耳及小人媚竈得志又以爲吾黨激成之然則爲君子者難哉出都時聲息洶洶弟蒙譴猶薄世未有內外欲殺而能免者也縱山澨林容當有繒弋之者矣

與金雙南

初擬至德州報命舟過津門而南則逆流淺澁日不能數十里而風雨間之若復遲遲度翁未幾以爲僕諾矣弟旣拙于辭筆又不得世美之辭秘保傅御史辭頭約畧具體恐不當顯揚至念蒼翁史之芳標瑋烈著于 堂廟則山公友始老制異日自有秉如椽者固不以目前重輕矣廟園所屬亦不成語奈何欲作六字寄園公畢竟無可寄蓋世事已在邸報中無憤世救世何處着一詞若世外之間亦非一幅紙所能盡也入山之人暫脫于鼎鑊終未知所稅駕耳臨風惆然

答解石帆

弟不肖固陋人也守官都中自觸色編摩之外何與人事乃風波橫起雷霆迅驚事連鉤黨名在丹書弟處此可謂酷矣年兄憐我念我越江遣問惓諭綢繆高義雲天千古無兩惟年兄不倚不流爲時砥柱望早還交戟之中主贊清平之議矣何幸嫩文織之贈愧非白屋所當仰承若此示緋袍敢不拜

答毛禹門

今日之禍蓋人事天心一齊湊合彼其徒日以殺人爲戲殺不盡不休卽世上顯然之是非與其自身必然之利害都不曾思筭一過非眞有亂天下之才與智而天下之亂從此不可收拾矣吾輩不死于法卽死兵所患不止于罪累鉗織已也近見奉 旨再鞫楊左攺移宮爲護熊以封疆爲題殺之爲有名嗟乎巧則巧矣然可瞞一時耳目恐瞞不得萬世人心也吾輩十五人則以招權納賄爲題所坐有差等或云萬或云千夫辱之以贓猶可窮之以必不可追之贓直殺而已殺亦何可逃乎事雖從中皆從外决北人爲政風自南來此長安時局之大端也六君子之後孩未繼之彼六人者皆人而就死地矣孩未能免乎痛心驚骨夢魂飛繞我輩雖生不如死也往吴門晤昭自故爾遲答

繆太史從野堂存稿卷之第七

詩

五言古

賦得夏忠靖母似姚夫人文太君 有序

初冬即事

寄韓正堂

贈曾太翁遺像有述

其二

解石帆給諫屬書家冊

毘陵舟次晤別薛純臺僕少

七言古

讀陸宣公奏議有感

初冬念邊戍

題張封翁萬綠園

華陽孔太翁太母七十雙壽南還

程生廷灝游余門廿年所矣近來長安就

余郎中甚歡以其母金孺人聖善開七

袠也忽爾言別爰賦短章以佐酌者且

志勉云

五言律

大行皇太后挽歌

其二

五日憶江南競渡

玉署槐陰

其二

懷方孟旋李長蘅諸友

李貫之索贈黃梅臺

送門人程灝然

途次遇雪遙憶金雙南大行

定州道中即事

入檻

痛親

從野堂存稿

江陰西谿繆昌期著　門人劉典秀 方岳貢 訂　男虛白 孫曉 輯

詩

五言古

賦得夏忠靖母似欒夫人文太君 有序

夏忠靖母廖夫人忠靖幼孤夫人教之嚴而愛事姑甚謹姑病執其手語曰吾無以報汝願汝壽過我子孫事汝如汝事我忠靖拜大司農夫人年八十晉封太夫人三楊及胡祭酒諸公皆升堂拜焉

忠靖掌邦計母廖尚皓首別殿賜宴歸高堂介眉壽是時　長陵中羣公並耆舊三楊列館閣胡公為祭酒連鑣登母堂郤行拜階右雝雝委佩聲肅肅奉觴走母也徐唱言雍容三爵後上云主恩深報稱莫相負下云討臣勞提挈視吾

嗟此良宴會明時信非偶誰與失德音乃在
寡婦養姑泣下泉持家敬箕帚尚書信卿才
訓廸自黃口蠹魚篓獨勞釣軸教已久孫來孤
貧兒往往踐台斗

初冬卽事

游子畏朔風九月吹寒星御溝堤上柳蕭蕭黃
葉禿玄冬初布令陰壓走平陸忽傳新甲子預
報春風煥鳳曆頒銅署明朝遍九牧初驚淑氣

回翻覺流光速何以答堯天無糜大官祿

寄韓正堂

二鳥集上林相顧矜羽翰朝棲瓊樹巔夕飲瑶
池畔一鳥忽不戢偶中金丸彈一鳥失其雛惻
惻訴悲惋飄蕩各西東惓惓玄雲變離合豈有
常物理自難算雄飛與雌伏受質孫來判自我
謝巢窠戢影循泳岸願君整逸翮乘時迈霄漢
願君愛光儀風雨無凌亂一振朝陽鳴鶵音自

紛散

贈曾太翁遺像有述 崙雲牟兒乃翁

有美曾太翁抗義兼敦信流俗多波靡翁也石
粼粼天道豈無親申錫在賢胤憐愛固情深夏
楚威自振榮華亦等閑詩書勿可擯

其二

之子生無忝爲奕起塵埃南宮屬冠冕北門領
漢息翁彌留小宛日徘徊披圖儼然在阜

孔哀哀何限人子情白華與南陔

解石帆給諫屬書家册

有美海陵彥後先負勁節高躡曾城霞倒挽長
河雪誰不媚時賢吾恥與同列諫書天下聞世
顯忠逾揭後起巫孝賢元愷綏爭結

毘陵翁狀聽别薛純臺僕少

蘭芳擬喬秀風姿媚高岑自非風霰集誰思倩
侶壽彼美河東子黙約抱孤襟一乘驄馬出蜀

道行駸駸猋猋起邛僰玉壘生重陰誓衆堅城
宗發號執田會功歲貫更薄去住聘圓林乃知
補洛手智勇推深沉我行碣歲盡雨雪正征侵
憂時三嘆息河漢眇知音願將磊砢骨持以勸
朝簪

七言古

讀陸宣公奏議有感

建中皇帝奉天急行在詔書人人泣鐘簴不移

師武臣誰知陸九詞頭立推誠布公說未行咫
尺不見錫寵明白衣太尉怒投務倉皇六飛山
南城涕泣梁洋求內相趦趄愛立咸陽京璗棒
大盈空舊額月奉日進需索迫延齡作相未裂
麻忠州別駕罷賓客嗚呼饒州量移心咄嗟不
轉忠州石君不見中山壺殘萬古悲讀公奏議
如其悲中出奉天竟何別令人悲昔徒爾爲

初冬念邊戍

霜花乍拂凝刁斗胡馬嘶風踏荒阜犬羊戍群
毳幙蕃瓏阔野火連天照中宵擊柝傍孤城帶
甲橫戈鐵蒙首月色凄迷塞草枯鷹聲嘹喨爭
尋偶此時簫瑟實堪悲誰憐久戍衣偏垢邊臣
媢虜虜輕心馳幣中朝掩其醜茵褥自奉厚常
寸幸虜不來歡進酒一夕家鄉千里輕夢回又
聽風聲吼傳聞　聖主賜冬衣中外乾沒傷露
肘下情未敢達吾　皇從來格耋相蒙久妄意

狼煙絕塞空有道之世四夷守

題張封翁萬綠園

名山聽說王官谷天柱峰高插雲矗昔人隱者
司空圖臥穩中條結茅屋千載風流誰繼之萬
綠園成半畝甃十畝之間桑閑閑林水翳然濠
濮間遠者二華分突兀近廼五老助追攀床頭
白墮釀百斛屋角黃河流半灣樂哉張翁此別
圃仙崗神岳不隔武於今霍嶽輔天饋在昔堯

都礎地主地主萬古無消息泱漭臺荒臨子午
何如蠣歌隱雲深從來垂釣在河滸堪誇平泉
樺澤庄不數輞川幸夷塢登臨把盞吃詩成數
娛戲綵供醉舞戲綵蓬萊觀裡仙式穀佇看天
顏補補天事業亦尋常敝枕巢由差可伍

華陽孔太翁太母七十雙壽南還

華陽洞天神僊宅丹砂色奪芙蓉碧來往風塵
老歲星吏隱浮沉甘執戟岷峨口勒帽艮碑珠

梱經傳　先聖澤蒯緱一紉氣成虹霽濟守刪
列五龍山川不鬱文人色破派幸得乘長[illegible]賞
書中秘有文舉以次與者俱火攻燕邸軌[illegible]
歸去宮袍晝錦爲公御祖道輝煌金馬門新詞
璀璨鍋龍署阿翁相期阿母行壽考不忘終焉
處

程生廷灝游余門廿年所矣近來長安載
[illegible]邸中甚歡以其母金孺人聖善聞七

袞也忽爾言別爰賦短章以佐酌者且
志勉云

長安風沙爭撲面蛾眉自掃謝時彥賴有宿昔
及門人殘燈細雨談無倦一日別我將南歸謂
言阿母年古稀桑弧蓬矢男子事阿母親縫游
子衣行行再拜辭阿母母曰勗哉兒矯首澄江
夫子籍金閨朝夕往從愼無咎生述慈訓轉告
余慚余碌碌大官楷酬拜紛紛心所厭眼光時

在架上書未敢放倒平生志古來經綸在識字
京師如海一身藏知我者誰祗心痒得生過從
喜欲狂笑言達曙以爲常松窗明月今猶昔文
章出處向相商送生歸去新安里鶴髮丹顏倚
閭候問生所得較前奢怒馬鮮衣毋所耻我聞
黃山秀可餐中有仙母饕琅玕男兒黽勉功名
事錦衣兼作羽衣看

五言律

大行皇太后挽歌

大行辭月殷涕淚滿句陳翟軺宸輿宴軒鞶夕緯綸占汝開萬曆轂繭謝三春厚載難云報六宮寒食新

其二

堯母從來聖姦斯更匹周如何桐剖日正值馭歸秋天上開瓊闕人間杵玉球最憐宮漏末雨露感深愁

五日憶江南競渡

䍤賓調玉律膏雨瀉銀河遥憶江流勝因思綵鷁多影翻鯨駭鬣標颺錦騰波髣髴青莎畔飛花濕綺羅

玉署槐陰

庭樹初成幄繁陰滿画簷碧分青玉案凉度水晶簾帶草隨雲過文星漏影纖蕭然發清賞可以洗曦炎

其二

北院文書靜南窻樹色新疎枝搖鳳尾密影砌龍鱗細雨遮重幕微風透錦茵夜深絲竹響殿夢叶楓宸

懷方孟旋李長蘅諸友

塵碟堪煩惱思君緒自清別來嘯歌阻夢去旅魂驚懷古心多折憂時氣未平對茲不同調慚愧說多情

李貫之索贈黃梅臺

聞說黃童俊今來綰綬遲葛藤容易了若治有葛藤山雲雨未全疑水國琴宜撫江鄉米便齋晚潮蕭鼓動汝岸雨鳧隨

送門人程灝然

我已離羣久君能歲一來茶瓜談舊事水石坐新苔病骨翻然醒愁容頓爾開且遲松際月莫聽暮潮催

途次遇雪遲憶金雙南大行

本是氷衙客偏宜帶雪行雲山無可繪馬僕亦俱清未酒頻呼盞無茶且試烹同人何處宿此景倍關情

定州道中卽事

聞說中山酒中山酒似醨浮橋題古渡劣馬慣騎嘶水急穿氷駛鴉寒逐草棲漸看纖月上多露不愁迷

入檻 以下七首係赴逮時作

嘗讀膺滂傳潸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風根深一死無餘事 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視我賓園陰

痛親

生來氣體弱父母倍情憐妖夢頻紛若慈顏意慘然無心逃密網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翳諸孫好護旃

痛弟妹

愛妹同胞篤先零二十秋剛餘異母弟禍到已彌留原上婁風緊飛車白日收門衰應祚薄已矣復何尤

慰內

閨房偏盛德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舅千辛啜藿藜榮華悲短促風雨泣低迷忍死提諸子毋徒嘆噬臍

示兒

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渾如夢遺經累後生覆巢寧有卵刈艸豈留萌幸得收吾骨還須隱姓名

慰女

五女儒生婦年來禮法王祇今逢末劫正合巇餘殃稍足無盈橐長貧可厭糠緹縈何處訴歎語慰而孃

寄友

生平肝膽熱撥出在人前爲友常分謗推賢必讓先我心無曲折人性有㣲便生欸交應在肓爲異已憐

七言律

蔘卜求賢咏 館選

風雲千古慶明良況値　淸朝泰運光紫禁蔘回鸞版築黃麻詔發賁旛陽非關鼎鼐虛台軸秖爲金甌重棟梁草莽幸承恩寵渥共瞻玉燭與天長

賦得秋聲一鴈飛

淅瀝金風動碧林瑶空獨鴈助長吟聲寒絶塞三千里影照長安一片砧秦隴雲横朝起笛瀟湘月冷夜聞琴於今聖世銷烽火北海應無繫帛音

瀛洲亭聽鶴

地敞蓬瀛午漏沉流鶯聲轉入碑陰若爲求友鳴芳樹應是遷喬借上林繚繞遠隨仙樂細間關不隔禁花深雙柑斗酒幽人意何似瑶池聽好音

懷蕭如城司季兼柬蔡元尚給諫感懷胡葵翁老師

亭敞臨漳草色青故人霄漢綰簪綎文章自昔歸蕭統儒氣𨻶來屬蔡經夢入桑乾霜月皎涎垂荔子露華零應憐無限南州慟好爲吹噓涸轍鮒

贈賀知忍

雲陽烟水碧粼粼咫尺華陽洞口春山擘畫圖飛翠閣袖携香霧散蒼筠風流絶賽陶元亮勝事還追賀季眞更羡鳳毛開五色猶能奮筆觸龍鱗

贈黃太史封翁

祥光繚繞五羊城海屋珠輝耀日明三島春秋
雙舄健十洲烟月一筵輕龍文曉護泥金簡鶴
背時携煉石鐺最喜傳經輝禁近板輿初御歲
星精

送何武義給諫左遷浙臬

鶯君一疏叫天閽　聖主優容檻許攀半夜牽
衣寒燕尾一朝升座動　龍顏應知彤史標遺
直仍喜峩冠便觸奸　九廟有靈潛受箭可容

長去紫宸班

方孩未侈稱沙縣山水之勝余謂此眞新
婦配參軍也周玉繩諸年丈各有贈什

次韻

方郎年少擅掾鳳爲愛名山乞領符洗馬入都
人似堵令君行市果投車漫誇極樂神仙窟翻
徙多芒熱鬧區却笑稚川眞鈍漢丹砂勾漏計
全俞

贈姜年伯　同館箴勝兄乃翁建言家居

拔騎往日動星辰漢署光儀三十春本爲　聖
朝經石畫何妨杜歲乞閒身文章世業鵷鸞接
黼黻皇猷鷺鷥新佇看霞觴初度日還徵四皓
上蒲輪

寄李貫之内兄用杜句發端情至之言非
擬議云爾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百緒總堪憐少因家難

心幾悴壯爲浮名覗屢穿愧我謾稱金馬客遲
君不了蠹魚緣明春早放江南棹相與徜徉谿
水邊

寄孫紹峰

憶汝當年意氣傾酒鐺詩筆劇縱橫黄金散盡
家何在白髮添來鬢幾莖宅傍渭陽餘宿草名
尊吳苑失長城却憐一片蓬瀛月夢落湖塘臆
萬程

東阿道中

七月驅車歸路長病餘況是怯驕陽火坑歷劫何時洗水國洪濤未許航昨夜高唐歌入夢今朝殺嶺翠侵裳奚童報我逢生日好喚凉颸引一觴

袁中丞睎我出游泮圖委題以余同齒同游故也莞爾有述

翩翩數子逐芳塵隊裡黃童是重臣此日巾爾

分柳色幾人詞賦動楓宸差池羽翼悲吾晚馭驊風雲羨爾神仗鉞功高頭未白轉思挑達事猶新

洪葆原年丈闈政報滿還　朝

錦帆簫鼓出江湄水東黃河繹路遲鄉味久抛忘荔子客情偏淡戀蓴絲閶門柳色非前日長樂鐘聲似舊時聞道使君廉載石江東父老望旌麾

贈別閩中蔡于周甫

天涯相見各依依禪榻茶甌坐翠微作客又逢天有鴈薄游無乃缺生衣摘來金橘龍山好嘗到銀魚笠澤肥已見山風催桂子可忘騎馬問巖扉

贈京口王別駕

津口相逢及暮霞秋風吹水颭寒沙鮫人貢帛輸官稅龍女藏珠看晚衙招隱題詩憐夜月射

堂走馬憶春花知君爲政清如水贏得中泠好瀹茶

贈何越畸

風流爲政復誰如山色泉聲臥閣餘自載桃花東越米不貪銀縷太湖魚兒童競拜肥卿馬烏鵲常隨好畤車早晚定逢宣室召袖中先有薦雄書

廿二

一縣花開兩地明琴聲閑暇起歌聲氷心秋映梁鴻水棠蔭春深庾亮城東閣官梅動詩卷扶風絲竹刻書生酌泉自顧淸如許不信仍題第二名

齋中守歲

雨雨風風送短年焚香燒燭整殘編起居偏註陰睛事供奉常依繡佛前老去蛾眉應自掃坐來蝶夢亦淸懸尚盈一掬憂時淚衣夜徬徨北

斗邊

元日大雪

幸無朝謁懶披衣忽報璇花四野霏西嶺攢氷銀作案小園鋪絮玉成圍梅因亂白眞難認酒爲凝寒氣亦微聞道聖人祈上瑞今朝宮樹滿光輝

和姜養冲

夢溪入夢尺書遥聞說春江往遥燒山上深湖

餘與往祠前摹碣暗覗銷觀風人遠將蘋薦懷隱秋深有桂招直北浮雲方鬱鬱共擦生事付漁樵

庚申立春日

烽火邊陽不可聞江南猶自鬪華芬裁紅剪彩閨中巧度曲徵歌席上醺白雪銷殘征戍淚綠烟晷靄塞邊雲今朝暫理宜春詠可許閑隨野鶴羣

送張符禺

政成仙令自風流花裡絃歌似舊游候鶴一琴湘水韻望鳧雙舄海雲浮行車遠近明星合臥閣高深甘雨秋多恐承明淸切地從容蚤晚借前籌

冬夜過趙庵留題

荒烟漠漠瑣香臺偶爲尋僧踏月來鳥解傳經喧夕磬犬逢客至起寒灰參差松影簷間入滴

灑泉聲潤底開爲訂明春茶事熟手提箬籠到山限

擬送袁中丞開府登萊

周官六月出車攻仗鉞三齊節制雄南國舊棠春茀日西臺列栢夜呼風樓船壓結蓬萊近畫鼓龍吟島嶼空國士感知無以報還將揆筆紀膚功

讀何大理集有感因書册子似大鵬鄭伯

宇裏循飛六月霜繡衣眞稱漢田郎鐵船跨海殲鯨寇金穴封山謝虎瑞栢老西臺空棘寺棠留南國尚桐鄉只今遼左誰前箸公有遺言在皂囊

渡漳

去年經此渡江游今日重看漳水流詞賦自慚梁苑客鼓鞞其奈塞垣愁天中音問南來少雪裡行人北去稠誰道使旗增氣色歸騎江上有眠鷗

民部劉念劬枉函并致到楊大洪手札却寄劉任滸關

懷人秋思正難禁千里相煩寄遠音國事紛呶徵定痛（稅宮事言者不止）關門氣色掃重陰船回笠澤風初落鍾起寒山月半沉徧是使君垂照迥蒼葭白露漫蕭森

鄧鴻臚惠菊依韻賦謝

歸來三徑沒蒿萊秋老東籬菊未開惠我新枝醒睡眼多君孤賞破時猜重陽却負登高屐燕水何心市駿臺把盞浮英吾事了怕干風雨不留栽

五言排律

擬送 福藩之國

天門開祖帳帝子鎮朱方綴輅移仙仗桐圭引綉裳山川周舊邑寶玉魯分璜鳳吹齊韶奏龍

媖服上箱踰鸞分禁衛振鷺儼班行鶺鴒皇郊
送祁祁帝澤長舳艫千里盛旌旆九衢光屏翰
維城重無康樂未央

朱平涵前輩操舟見訪余適往郡中有阻

面對寄贈

玉署推前輩明公實鉅賢文瀾廻大海霜氣劚
高天自昔陪鵷鷺諸生領袖專南陳齊表帥北
李讓陶甄經述還醇雅條規矯薄澆殺青裒剩
史本末表荒阡橫厲千秋事提衡一代權風期
從坦率月旦誤迍邅貝錦何勞織素絲不改緇
婆娑雲闕外偃蹇日華邊婉孌蒼霞潤清輝紫
渚前湘靈調瑟遠子夜舞衣鮮葵藿傾常赤松
篁夢幾圍蝸頭虛左席泐路望歸鞭燹燧浮雲
積蒼茫駭浪連頻煩明主顧不受世途憐收拾
餘編在從容竊取偏奸雄愁鑕斧幽憤快磨瀾
允矣陽秋筆居然金鏡傳物情掎我棄吾黨未

能捐四顧寰區內何人羽翰聯閣聿心自苦覓
侶展為穿遂枉翹翹乘翻垂欸欸衰微才棠接
引晚契托纏綿甚愧丈人厚徒勤長者先卑棲
怯亏影匿處避狼涎行路風波惡登堂禮數愆
珍竦神倍寥感極涕流涓吊影江千隻回腸峴
首懸猶餘千里志尚訂四方緣烽火遼陽急脂
膏陸海瀾老臣思借箸豎子且驕眠涉險思舟
楫為梁必梓櫃廟堂求燮理巖穴首鷹騫碩果
知若眷靈光應紫麗未云歌鳳日曾是泣麟年

贈吳安節

風負摳衣願遥逢獻履辰喬松方介祉晝畫牆
浮春禮樂千秋遠衣冠奕世振素心敦薄俗赤
意挽頹律攬戀雄風馭埋輪正氣伸臺霜寒綉
斧卿月耀朱輪清濁持衡定安危借箸頻節經
時益峻性以學而淳江漢堪誰濯淵源自有眞
文章垂琬琰舉動著嶙峋業自青緗禪忠仍白

簡新脇中深歲月渭上老經綸滄海閑觀態氷
壺濤出壓留餘家慶迥求舊　主恩申祭海爭
權謝占星競奏荀養生形似鶴憂國鬢添銀室
齊閶蓬島高歌頌大椿願將金石佩永永渡沅
淪

送別楊遂初公祖

廬嶽鍾英特關西種德多臚傳勝晚色建禮漾
春波覲闕龍章麗吳天豸錦過長江催擊楫瀚

洲流揮戈少府敦輸輓窪丘廢作訛因之勤撫
即𦗷爾沛陽和禽網寬三面羔裘曳五紽茆
朝有頌長楚野無歌飛檄星馳急蒿心鬢欲皤
舳艫閑震澤羽騎候汾河就日階逾近凌煙像
不磨誰能長借寇吾自重思何末路攖荊棘深
梢潤蒔藕岐愁去性閱世幾平陂周道瞻山
裘滄州押釣篆太行標駿烈野史佐編摩

七言絕句

登第後哭詔安胡葵翁老師

雲門石上許追陪酌酒頻呼繆襲才今日南州
枯泪眼燕泥零落画梁摧

其二

星軺一日過梁谿携手吳江芳草萋却恨長安
花滿陌等閑飛上故人綈

其三

謁罷承明玉漏清鍾期流水若為情獨憐枯塚

無靈氣漫向人間掃不平

其四

延陵紫氣接瘴臺季子空餘掛劍哀覓得星槎
上銀漢擬將黃絹勒蒿萊

初夏署中即事

深柳垂絲掠燕飛新紅片片點苔衣朝來把露
披書幌錯落晴霞映紫薇

其二

梧竹森森鬬碧鮮芸香初拂裊輕烟鶯聲睍睆
來庭樹知有薰風入舜絃

其三

朱明麗景上高槐翠色平鋪碧玉階漫捲湘簾
消晝永涼颸若爲助吟懷

其四

清宵雨漲鳳池流藹藹垂陰麥正秋共道來牟
堪燕喜可無新頌出詞頭

送同舘胡休仲乃翁歸越

三月鶯花此正繁布帆千里顧雍船桑田滄海
尋常事看取明珠掌上圓

其二

玉樓天上自亭亭底事文章去作銘解道神仙
原有種仙翁識得是遺形

其三

歲星何事到人間會破人間憂喜關七十年來
常在眼西湖日夜水潺潺

其四

南去千峯聞紫氛獨憐翁自傍孤雲青松長茂
千年色好護瓊芝映錦文

送楊侗孩舘兄

賦就長楊動紫宸閶天忽爾問歸輪好將簪筆
華清曉散作斑襴滿座春

其二

落日停雲酒一尊總然暫別也銷魂馬頭帶得
延津劒夜夜餘光燭薊門

送孔中甫舘兄

三載焚膏傍紫微偶從　天子乞斑衣明知此
去無多別猶自臨風悵落暉

其二

家近華陽小洞天凌虛黃鵠帶蒼烟淸宵夢到
蓬瀛月大隱金門亦是僊

送劉太凝館兄

篝燈幾度共論心誰遣琴操別鶴音君自涉江

尋舊侶暮雲春樹總難禁

其二

儂郎畫錦映征車宮柳回看綠漸舒莫以蓴鱸

深戀戀濡毫旦晚待相如

繆太史從野堂存稿卷之第八

從野堂存稿

江陰西谿繆昌期著　門人 房岳 劉興孝 貢 訂

男 虛白 孫 燮 輯

雜著

論文 計十三條

做舉業有舉業之本領即做一題亦有一題之本領看文必先看文之本領如夫婦之不肖題其本領何在不要說不肖不好了更不要粘講肖字一句如太質文所謂肖仁智勇肖位育等字也不要做了幾句不肖後又用一轉若用轉便是可以與能了大兒曾見我做孩提之童句中用一轉前作多模擬此篇不知我是文轉不是轉題我文只模寫孩提之童光景並不曾做雖孩提之童然有個良知在到底只說童昏也歟哉蠢無不知愛之意已在孩提之童要隱隱躍躍于自角之間不要顯露不要有轉痕耳汝等看文只看句語不看大意如何如何今只看

袁思明夫婦之愚文正與我主意相合他何等玲瓏何等體貼也久而敬之題要在久敬上討出滋味來看王餘量文便是汝等頂門一針也平日看文粗心浮氣不曾以文對題以我對文遂一磨勘過來只如試官吃酒亂塗人文一般如何長進汝今在裡面做過此題要做敬字無敬字做出來要做久字無久字做出來今日出來看他文便覺他好了汝輩不可輕忽人文字

我極惡自不會做動說人低品惡道者

文字有輕淺之淺有浮淺之淺輕淺之淺從深心大力中微微挑出題情與文情潔洞可掬此最上乘也浮淺之淺則以粗率之氣抹倒題情即自家文思亦混帳瞞累不曾刻剔出來而專靠一種襯尊浮詞隨手應搭只如此做到十數篇便壞了手段吾人只此一點靈心提之則尋向上去不提則墮坑落塹不可不省也

舉業書不多錄部另整出在案經書文字該看者央人集看不該看者庋之高閣案上不可多書胸中不可少書

文字以清空不染爲主雖連篇藻繪原自清空所謂清者神清脈清筆清意清也清則脫脫則活尺幅之內縱橫瀟洒無所不可矣

文有次第節奏又有骨肉配合不精心體貼以調劑其間安能使文理秩然耶吾言非妄從客味之不可忽畧吾言將我一片苦心竟無所囑

付也

時文不煅煉終不得出頭

時文全要緊奏中鬬巧不得此法做不成家

文之貴議論意見固也然以尺幅之內寫出胸中開天闢地本事須以巧心妙手干一字一句內做轉折使讀者躍然心開則妙矣如用冗長議論如論策者然非惟不成家必不入彀

我前日論沽之哉題說得價正所以爲善沽此是價文想頭汝認差了就將我此句話價題目句句重在沽之哉如此則題目反淺矣所以斷喻之巧丈不得喻之子也固是不善領會又下筆迂緩用句荒疎如水跌泥愈跌愈攤又如膏粘漆愈粘愈結二病入于膏肓不治將深且奈之何

入殼之文只是七篇一列自首至尾無一疎漏

不知費多少鑪錘思之思之

人之心靈一日換一日逐科文字一日新一日試官看文決不棄新而收舊

小試之文畧與大場中不同須得觸手尖新意新則調自尖到處絢爛意見橫出議論層疊使觀之者亦驚亦喜雖有出入小疵且疑且駭而不敢棄置矣汝等只要于未考時收心靜坐打入時局闢出心花入場便無疑懼不然心粗氣浮未有不爲退轉者也切勿信人鄙諸考官之說

文字先要認題有題眼有題面有題神汝輩先不認題面安問題眼况于題神乎看文字不得其用意處雖日看百篇也無用處至于遇考只寫得平日胸中之所得胸中有一毫粗浮一毫滯澁無不見之于卷中汝輩粗心浮氣毫不沉思又不肯用實學只將平日眼前所見浮詞依

稀影響點綴成文細按之皆無一字相關也今且無論汝輩進步即我二十餘年苦心濫有舉業虛名于世遇有識者見汝輩文無家數無傳授至此非其父業已荒即其不留心教子者也并我浮名且爲汝貶損矣真可嘆可笑之甚也

舉業文章先要有本領次要有生氣有本領者尚不可無生氣况本領全無乎入生二十二三歲不肯用力上進烏乎用其力哉我做秀才考

一次惟恐落人後廿四歲至廿七歲宗師連考二等猶以爲恥今日不成進士日夜有舉業在心以爲恐死必圖一捷此即論語上死而後已之說爲仁者豈必死凡自古聖賢豪傑做一事未有不拚一死者也念之

此先太史所遺論文諸牘也先君一生精力竭于舉業用力深而成功苦故言之切而有味凡批駁虛白輩紙尾者一字一句皆嘔肝

吐心頻加鞭策余兄弟聽之藐藐爾時年少氣盛心粗膽莽妄謂尋章摘句徒自疲苦挫筆疾書不事組織可以得志孰知時過氣竭至今猶墮落也先君嘗誨虛白等曰舉業一事與今修行人一般撤却閒務澄練心神如見銀山鐵壁拚命鑽入方有少分相應汝輩悠悠忽忽不肯苦思力索趁筆塗抹絕不知文章家曲折安頓之法汝輩必墮吾箕裘也

令虛白顛毛種種捧誦遺言痛若刺心政復何及惟望子姪輩刻志礪行佩爲韋絃以繼祖武勗哉　男虛白謹識

策問

壬戌守官都下時值廣寧失陷關門震驚一時諸君子于　朝會後共集旅邸攢眉　國事長兒虛白侈口談兵闖中董見龍先生聽其言謂有條貫至欲具疏薦聞余力止之恐其言夸而

用疏也設策以問　問廣寧陷而人人言守關矣識者皆云宜守關外今欲設重關築墪堡險于何恃兵于何宿且西虜駐牧我地與我錯居界于何限防于何施羈縻何術制馭何方凡關外之地勢諸虜之情形譚兵者必指諸掌矣欲禦東彝必先處西虜宜直書所見以對若夫搜將才假事權脩軍實練士膽一切制勝廟堂之說此上之操柄非下之方畧可無勦也

示子

示諸子第一做好人第二勤讀書凡事從天理起見莫學今勢家子弟以鮮衣美食為事立志高遠正夫無所別用自然勤讀書則今日霸上一着惟不管閑事盡之矣吾家世單寒受人侵侮吾曾大父及大父盡力撐持僅得自完外人見其紛紛禦侮若以為強力起家者而其實賠地受虧施恩不報者多矣故中衰三十餘年諸

孫有饑寒之憂而無刑戮之累及至吾父事親孝與人忠取與不苟言笑不輕吾母相以內德閨門之內儼若　朝與近世布衣未有如此之謹於幽獨者也而一生危苦半世牀褥為皇天所憐憫故至今日而發於我之身其所以不能早發者吾德薄耳嗟吾祖父起家之艱既如彼食報之遲又如此吾子弟可不念哉汝不見瘠鹵之地難於發生及既生之後灌溉培植遂成

良田吾子弟培之植之自今日滅之裂之亦自今日人亦有言做官之日短做百姓之日長吾願百姓亦不易做還當趂做官時稍為料理耳可不念哉生當季世種福容易種福極難小宛不話乎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此大夫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也而其首章曰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其次章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其三章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四章曰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其末章曰如集於木如臨於谷如履薄冰每誦其詩為之流涕願吾弟吾子日誦一遍以當座右銘也我本無宦情又苦善病若體中稍安姑避世金門兩年實授一職而歸若不審實即以寒暑歸隱亦今世達者自便之策也何能局促轅下以累為子孫作牛馬哉恐子弟不亮而以我之第為羈途趂我榮名之始廣及時營業之計[illegible]巢及兒還以自累不惟自累

還累子孫故言之諄諄毋聽之藐藐也萬曆甲寅春正月書于長安邸舍寄諸子粘之草堂之東屏

代庶弟亦玄囑子

弟病中追思往事出涕曰吾父一生值伯氏之戇里中險人乘間交構[illegible]蕭墻禍起傾家辱身尚忍言哉是以晚年症犯瘵痿委身牀褥十有七載飲恨而終吾母相之于艱難困

苦之秋顛覆流離之際勤勞家政以致血枯力竭肱劑行蹇亦犯父症數年而終我是以兢兢謹守創完宅宇求立言君子爲母少揚黽勉襄事此素願也而今已矣天不假我以年矣嗚呼吾母以憂瘁殞其天年則生不能養矣以泯滅沉于沒世則死不能葬矣抱此大罪將以何顏見吾父母於地下也嗚呼其將付之子姓乎夫我猶弗克終而況于子姓也乎我有兩子頗露頭角我以爲寄托有人誰料家門不幸禍祚淺薄乙丑之歲旻天不弔庶徵症亡於春庶明病歿於冬天乎天乎何喪予之速而奪吾之盡也所存兩了庶積質體懦弱稟性沉帶自守有餘而闢創不足吾慮其太柔而不能剛克庶尹質體剛硬稟性流動及時童特亦可望進吾慮其太剛而不能柔克嗟嗟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弟恐積尹之有貳心也令予囑囑而再再而三無

非欲使若輩敬承先業謹守遺訓繩規尺矩弗入於邪傳不云乎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斯言也非吾弟囑子之心乎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矣而猶有貳乎吁微斯言誰爲右銘天啓丙寅仲春書于行素軒中錄之簡左以徵吾弟之孝思云

自敘

吾母先產兩兄皆痘而殤一弟又殤余故以獨子受憐自提抱以至髫齔撫之不啻掌珠也七歲入家塾十一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十四歲赴童子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宇泰號鳳嵎辛未進士見而賞之置一等曰是子幼乃具史筆余感公知至今不忘十五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東渠公没明年家難起其冬吾父與二伯澄灣公俱就御史臺繫外舅復庵李公亦同日繫李禍在里豪余家禍實與連云明年春復就童子試縣令詔安胡公諱士鰲號葵南丁丑進士大激賞拔第一顧問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家當不惡何以有今日累因廉知吾父與伯寃立上書主獄者蘇州理赫公號渭陽名瀛吾父伯事得盡白并根究其造孽者而吾父得稱為布衣完人矣胡公之知我千古之知而其恩吾家百世

之恩也自是府錄復第一入學第四學使者郭還一公也諱莊陝西人戊辰進士以廉常出時為萬曆之戊寅吾年十七矣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年歲考十二名補廩壬午錄科十四名學使者李會川公也諱時湖廣蘄水人辛未進士余以天啟辛酉典楚闈報命還里取道蘄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解首相期懸燈于署以待一捷而弗果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應天至戊子而余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柱宇公名朝國癸未進士以青蒲令分考取本房第一格子主者又弗售明年應觀風試閱卷者兩司理雲間理李公諱楠號中石河南永城人丙戌進士吾常理張公諱鳴崗號見菴江西葛安人庚辰進士署余卷云近試郡邑青衿獨子為快士翹楚矣二公皆有非常之目余終身師事之癸亥春以河南封差還過永城得展拜李公之堂然已丑觀風之卷實膾炙一時至今猶

為士林所誦自是余名益起五試觀風皆第一
而吾常理閔公（諱廷甲號巽虛湖廣蘄水人己丑進士）每試必捜
余卷置之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諱時顯號新屛丙戌進士）
禮遇加隆公子孝廉曾相遇于公車講通家
自丙辰以後余栖遲里中再入京師不復相聞
悵無從一訊也辛酉過蘄水憑公之棺而哭之
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遲其報余屬尹澹如轉屬
之湖北道竟得報澹如答書云使者方代得之

贊稱此其事甚奇然公不獨知吾文且念吾貧
弱保持吾門戶吾報之未盡也辛卯學使者立
臺柯公（諱聳爾登人庚辰進士）錄第一復格于南試吾年
已三十矣甲午縣試第一將就府試而吾母已
病噎視病勢日甚遂同衾被卧起視湯藥者月
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吾父遇難之後痔血
下注中虛下㽷遂得痿症臥床褥者十五年吾
母手操管鑰余外持門戶父是以得安枕席及

吾母之亡而吾父朝夕靡恃余忽忽不欲生明
年乙未春勉舉母櫬權厝于赤岸之阡請趙文
蕭公誌墓丙申授館于涇里顧氏而吾父于中
秋之夕忽得便血急歸視之見神理小異不勝
憂惶時學使者南昌陳公（諱于鼎號懷雲庚辰進士）科試得
第六父懸望一捷而下酉之二月父不起矣連
遭兩喪生氣俱盡復以是年冬舉父殯與母合
塋焉請王駕部澹生公誌墓誌皆未勒石入隧

意俟異日贈典稍進有合誌以闡我二人之幽
併勒入隧不謂逢天之譴并奪兩贈此不孝之
死不瞑目也奇禍至此人人有風水之疑吾亦
不能堅持而其仍改聽之後人矣無論其仍與
改勒石不可緩也子孫念哉戊戌年已三十七
而文思轉溢發從游者日益進汪大行邦柱輿
盛孝廉世本同來游余之器如石實眞嘗也已
亥前令胡公守青州以余文示馮文敏文敏擊

節曰此館材也可召致青社爲吾家子弟師胡
公以其意來促駕于是有青州之遊館馮埜者
兩月而文敏以少宰入胡公以稅璫罷余乃罷
館歸文敏爲我點課極精細臨別券我必捷明
年舉應天廿一名時年已三十九矣本房西安
徐公諱可求號觀我壬辰進士以上海令分考得余卷甚賞
舉示同考陳公諱大猷號赤石梁人乙未進士兩相擊節呈
主考晉江黃公諱汝良號毅庵丙辰進士公大賞異時本房

首卷已定元矣故得二卷而副考長沙莊公諱天台號沖虛己丑進士賞如之是榜多名士余亦時名中一
人三師甚喜皆曰門生光座主矣余遜謝不能
當同年顧朗仲雲鴻一見莫逆其古學古心余
遜而推之定爲石交後朗仲没余不勝山陽之
痛至今過虞山西麓不忍入藤溪寸步有季女
室其季子益朗仲在余有一言之盟也朗仲没
後家益窶余收季子而館之力不能爲治恒産

亦吾未了之事也余諸生二十餘年卿舉卄餘
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貲家日益拙至癸丑
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五十金以行其閨
若如此倖博一第齒已五十三矣本房爲倉禮
書會稽錢公諱象坤號麟武辛丑進士以春秋分易三房同
門二十一人余爲第二卷師題其卷曰先甲之
而復乙之殊自咄咄益實錄也拆卷題余名同
考皆爲公賀而主考福唐公曰此吳老名場宿

被我收拾門下余見錢師師首述其語以爲館
選機云會三十二名殿試三甲五十四名格當得
縣令余才拙忝稱令欲改從教或曰尚有館選
一途也是年八月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
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自此起矣金
沙者于如菴玉立也時方爲人彈射故其黨以
此孽子于了不爲動且日顧涇陽先生鄉我擬
小友進我我眞東林也初試閣第三實福唐公

首取榜置二者傷于前議也自是四試皆第二後得第一留館中故事吳浙閩三方非一不得留也嗣後德清爲政意有所嚮而故抑其名以鎮外議而余名卽後不出四五忌者耽耽矣而少年眊之者并不樂余余貧不能徵逐飲食僻不能軿輜侯門主家二三少年且惡且厭余日坐針毡中慄慄也至乙卯五月而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所共知不具論瘋癲不瘋癲余不知

獨以爲　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妄男子闖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璫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庭無恙．光廟羞閣韓本用告變于其辭曰　皇爺可憐此抄報所共傳也　旨既下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　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　聖諭于瘋癲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叵測行徑隱微之語　聖心曉然有當於提牢之疏矣義與

三疏詞嚴義正．上赫然御　慈寧置三犯于理人心帖然服　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一卯金以瘋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卯金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瘋癲者恨不剸刃其腹矣而同郡某者喜鈞奇走要門蜚詞交搆所搆不止余一人也而耽耽琢之以假手于其鄉人於是有王姪劉文炳之指摘因逐崇仁而帶及也疏語云云時丙辰之

五月也余方擬授簡討候　旨久不下而初疏猶稱癸丑館長不指其名余義不受辱具呈引疾懇掌院南昌劉公代題方待勘結而拜官之命下矣特余已移出城外而劉疏指名再及惟恐其行之不速亦爲人所迫也余出一揭應之云云人以爲辯而平歸而杜門却埽灌園課子頗自夷猶丁巳內計忌者復修前郄余與虞山俱在擬議賴掌院南昌力爲保持得免後黔伙

者文四年南昌移書各處催欠告之在家者其
意專有所屬也會　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
殿後得十夢方竭蹶中遂忽聞　晏駕手中有
一白筆頭撒不可合遂擲去因痛哭伏地不能
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其明日得報遂有蘭溯
之泣異哉今　上登極余以正月戒行至三月
抵都補故官以四月到任拜官及六年面鮎任
亦衙門所創見也是特遼陽陷沒汲汲皇皇舉
朝失措而海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稍求

有出身當一面者每朝會束手相歡而已關臣
被召者未至南昌以次相當國蒲州肩隨之兩
相甚和衷而意在收召正人日汲汲不暇群小
之不利于反正者日伺其短而思逐之矣然公
持事過執見事稍緩亦間有不愜人意者余受
公卿莫能助也六月有楚闈之役力辭不獲舉
士九十八人所得多名士聯捷八人錄文一序
一論規楚風而憂君德良有微意餘文自余出
者問潤色十子而一三五策皆抄撮成之病不
任也一論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十二月還報
則福唐初入南昌及冢宰周漢陽以十疏並逐
而時局又一變矣初見福唐極言盡規謂南昌
漢陽不應逐　內傳不可奉公曰　上所傳何
敢不奉余曰吾師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
爭之必能遏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後不
復可止矣公默然余乃白南昌用拙而體直於

師實無他腸公始怫然余徐申其說色稍解蓋
師疑南昌之拒其來也南昌亦自取之於是屢
疏始放得　旨改溫南昌自喜差存體面余不
告之故也南昌去後言者不止而亦不行每歸
德于余不知何人傳之嗟乎王安死而南昌逐
南昌逐而勢重不可返矣福唐恃其權智可籠
可愚時亦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遏其橫流豈非

天哉自廣寧既失經撫之說紛紜靡定余時爲
毋縱毋觭之論福唐漸遠余矣壬戌廷試余備
受卷官五月題管誥敕七月補經筵展書官十
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隨以是月廿九日廷
遣　冊封諸藩余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
過五月者以秦藩之請不得于部覆故久持不
下云余以十一月十六日出都門十二月至禹
州成禮藩餽無所受二月還里舍棲遲者一年

甲子二月還報時高邑秉銓鋭意澄清執政無
所闢其說福唐以下多不悅福唐故堅臥以持
之而言路之窺瞷者起矣於是遂有江西之事
及應山疏上余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坐福
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于　上前時
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　上乘楊手攖之其
人挽　上衣不得上有小璫　賜緋叱曰此非
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眞如此恐大洪疏行難

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　上左右余曰誰爲
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余先起師先
送余出其語聞于應山意不勝憤福唐知而書
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潛其辭只自辯未嘗詆
大洪之短應山益憤卽欲發抄余力止之福唐
不知也而含怒於前語不解先是應山疏上言
者嚮合福唐亦客具一揭諷　上准其退歸私
寓過加優渥比于大臣勳臣者然則　上不失

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擋內意
福唐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出我意
自我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
之疏盡出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福
唐歸途逢人告愬西谿罵我彼與大洪一人口
夜往來正與代草之說相呼應以實其出揭非
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寬大豈眞欲殺我哉不
過借以自解而予遂不可解矣而借福唐以用

其殺手者更慘矣蓋余謂此說可斬屬之欺老師之人則明明不指老師矣福唐豈不知之故曰借以自解也福唐于我不爲不知已余自童子諸生凡有司一字之褒知前所稱者終身不忘况於登進者乎且福唐爲相何至可斬而出之余口哉惡規喜諛亦太甚矣而内外之欲殺者則又以蒲州之傾心我而疑其票留趙楊左魏戊爲之左右也不知蒲州之好賢護善自其

天性票擬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蒲州之作用誠遠遜他人乃休休有容古稱一个臣庶幾近之高邑素知我嚮我秉銓之後強半杜門余亦不敢數數閽有薦引皆名流遺佚自其矣袋中人余第十從史耳不圖其亦以此招惡也朱烏程久棄鄉曲輸肝吾黨以七科前輩忘分下交戊午之歲操舟遠訪扇頭之贈托契良深一入朝而神青天變梁溪爲高邑門生所不得之高

邑若則嗛梁溪所不得之梁溪者則嗛我因巧離于福唐彼亦欠負東林之目思自解脫而示離于我也餘人論諭所不論已左魏之被言也閉門闔寂余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被逐也長班阻我勿送我曰人見逐可不送乎明知爲詗者所得余弗避也南篆之推有小璫到閣厲聲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 旨閣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

俱削籍提問追贓之 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其禍不止也何也代草之說深中于内而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噫宫不早移禍不待今翻移宫適所以伸移宫天之成人巧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宫府可異事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 先帝癸亥之出托少于於其執友御老母以行其失志也固不耑爲江西事然疏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示幾微於

我我荅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事隨之死今日內無永外無文裘可幾倖乎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皆天也就逮須臾諸子皆踈劣不知吾之本末隨筆漫記都無文字粗具公私之概而已須日久事定方出示人毋徒取滅門也余行矣而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厲爲文有筆而無學爲學有志而無養種種

欠缺人所共見而不敢營私背 君欺心賣友一念亦 天地神明所共鑒也禍至于此豈非徑因聞報之後了無怖戀但義不屑以 三朝作養之軀辱于狗奴儜賊之手耳

生平道義文章肝胆之友淺深不同多海內知名而里巷親暱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俱不及遍想兒輩亦知其凡也

天啓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從野堂存稿後述

先太史博極群書抽繹千古雖溽暑沍寒焚膏繼晷翻閱靡懈或在郵亭館舍一編自隨口吟手書都不省他務猶以年少疲精舉子業未而古文詞嘗有有筆無學之嘆然英風勁氣每一落筆令人驚聳以為見所未曾蓋鐵石之心與風霜之筆相挾而出其大概也館閣試之文為一時名公所推重先太史又以多忌少吐為恨手自汰去者大半至典制之文義存詔誡意在勸勉嚴于體裁不肯苟徇簡存罰中者亦僅什之五六耳居恒憂先　宗社念切履霜時以聯絡正人呼號同類為己任故見于書牘者往往淋漓激切無所諱避而于三審友往還手札當詔逮甘案人惶怖付之一炬又軼不傳焉嘆乎此盧白之捧誦遺札為之追恨出涕者也先太史精忠大節表著海內　聖明既愍而卹之矣惟易名一典已奉　俞旨而遷延時日者何歟夫必有信友乃有貞臣自朋友誼微生則翁翁死則落落縱慟輸潰酒不可謂無人求其慷慨憤激面折廷辯者益亦鮮矣何怪乎異己之徒甘心黨逆而仇忠義也先太史之死于逆璫也碎首黃門暴尸城北擬于膺滂喬固亦云烈矣祇博此身後一謚少酬危節夫亦　主持世道者所當深念者也茲合先太史存稿自制詞至雜著共若干卷編次如右其散失在四方者幸　諸名公不靳郵寄以便續梓

崇禎丁丑中秋前一日男盧白百拜謹書

瀟碧堂集二十卷續集十卷

〔明〕袁宏道撰

明萬曆刻本

瀟碧堂集叙

石公深于禪故能悟文若詩之指于教外予不能參石公禪而猥欵定其文陋也然而于石公有窺也石公居嘗語

友人文必摹秦漢詩必襲杜陵此自世儒大病夫人自有真面目謂學文者必四乳學孔者必河目隆顙無學久矣彼古之人又何所沿而成耶

斯言出疑信參半其信者遂亦謂石公自為文若詩焉耳余獨謂石公之文從秦漢出石公之詩善學老杜者昔人稱遷史文極于酒肆帳簿無

不可點化而眉山長公嘻咲怒罵無非文章石公紗滯此解隨所耳目俱可書誦今讀其文無一字不肖長公無一字勦長公亦猶長公之于秦漢

辟諸醍醐酥酪而食者不覺醍醐之即酥酪也故謂石公法秦漢可也其于詩復自出機軸上不為李杜中不為中晚下不為近世王李諸家然

予味石公詩而賀奇仝僻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殆無不有夫奇僻寒瘦輕俗數者亦杜有也俗儒直取其高聲壯語以為真杜愈近愈遠徒令識

者嘔噦而石公以有激力矯之寧以病病不欲以不病病故知石公深于學杜者乃所為真杜也或者曰閒道取勝恐傷大家不知少陵初出取

其質率大雅者與六朝初唐之婉麗較則亦閒道也石公于詩自是當行不蘄為大家而大家歸焉背水可陳刁斗勿擊不言正兵而正兵屈也

善乎司空表聖之論自知非詩々未爲奇々天下之道往往愈泥則愈遠相反則相肖故曰謗佛者讃佛者也石公悟矣

同郡友弟曾可前退如撰

瀟碧堂集總目

卷之一

詩

卷之二

詩

卷之三

詩

卷之四

詩

擬將．

偶作　寒香

笵生等形家言自山西還將歸豫章詩

以別之 三首

卷之五

詩

遊石洲 一首

舊太守徐濱岳觀察岳陽偶道敝邑詩

以送之

代送徐觀察

柳浪館同龔散木小修賦得雪中新柳

和華芳館主人魯印山韻 五首

月下

月下偶成

雜葦

夏五雨不止

柳浪偕諸客偶題時午節將至

賦得風雨亦來過

戲題十姊妹花

早秋晚行入寺

秋夜獨坐看月

柳浪樵詠 三首

題澧州沈大夫加恩冊

謝魯印山惠舟兼答來什

書尾以濟川見期非所望也因述鄙懷

以報

八月十二日同諸公看月水軒

湖亭對月述懷同散木賦

中秋對月同散木作

秋夜坐月水軒同龔散木劉繩之賦

柳浪雨中時覩明多自場中歸

兩弟自文戰歸

偶成

和散木韻 八首

再和散木韻 八首

九月二日盛集諸公郊遊至二聖寺

卷之六

詩

卷之七

詩

卷之八

詩

卷之九

詩

卷之十

詩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六
疏

卷之十七
雜錄

金給諫
羅雲連
陶孝若
黄平倩
與友人
荅沈何山儀部
荅吴本如儀部
劉行素儀部
李湘洲司業

曾退如編修
荅費太府
荅董玄宰太史
荅薛左轄
荅李酉卿
與李杭州
與王百穀
潘茂頎
蘇潛夫

陶周望祭酒
荅錢雲門邑侯
與蔡嘉興
荅陶周望祭酒
與曹進士平子
荅曾退如
錢邑侯
汪覲察
袁無涯

卷之二十
德山暑譚

萬曆戊申杯日句吴
袁氏書種堂校梓

瀟碧堂集總目

瀟碧堂集卷之一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詩

遊石洲

江神發幻思十里金沙變白波蕩琳球雲爍復霞濺頭頭螺甲青點點妖唇茜殷殷瑪瑙雲絲絲交背面風沙誰刻畫霜雪幾陶煉暴精萬餘年今始歎光絢鄉人陋莫知鑿客遠難見付之

巒賈兒鑿火激流電辟如傾國人埋沒在鄉縣靈壁與將樂下質得高薦荔枝未登料百果爭嬌豔開卷讀雲林續作石譜傳

雨中過王官谷香光林

脫屐入春叢拾芳攜翠籠一番洗竹雨幾陣報花風薪老知茶忌鬚長論藥功跡黃穠碧裏一榻石楠紅

二

為藥常燒竹貪僧每貯糧觀心三點字疊膝一繩床譜石增新様和香覔舊方黃柑栽未幾已得五拳長

雨中坐方平弟蒨擅館即事

柏屏籐格徑森跡闌外蔬畦十畝餘坐客始聞烹水法高人時有乞花書瓶中熟結香尤老而後山茶韻不如本欲死心無可死爛紅堆裏話清虛

看梅

莫將香色論梅花毛女而今已出家老幹瘦枝

蒼幾許總無花蕚也輸他

二

自剥青苔自掃塵傴經洗縷對幽人不須更畫維摩詰恰有梅花為寫神

送臨湘成公還至源寺寺時有火災

一鑒烟雲幾百春欹巖粘壁碎魚鱗青山也曉荼毘法要作涅槃堂裏人

二

不轉空輪轉火輪一番金碧盡成塵世情若也

同燒却好作瞻風撥艸人

三

菴主鬚眉依舊青檀那施得幾星星踢乾且免輸山子揩背何須喚古靈上人為寶方落髮師

四

衲衣吹散綠楊風貪拾春江石子紅乞得黃家石浪字可能將去扁虛空余時方為寶方乞黃諭德石浪新額

送蜀僧往南海

一蹈峩眉二十春氷花破處石鱗鱗憑將徧吉

書一紙僑與東洋打坐人

坐王官谷朋石館同程孟之分得石字

林家梅米家石荀家香謝家屐鶴瘦帶道容松老入詩格竹子一萬捎十里屯秋碧雜花四五種聊作琅玕役貯雪點梅湯和香燒筍灸一分供調御一分待幽客

和官谷館字

雲以竹為鄰雪以梅為館君看竹多處無陰雲亦滿將雪近柳條柳意自疎緩一種漠漠思畫

屬寒花曾儂與君亦然氣味同老懶冷澹足生活不向晴處暖

法華菴看月江老衲移栢樹

竹皮屋子槿條籬繁蘂濃花最不宜乞得趙州栢樹子當窗亂插兩三枝

二

一番霜雪一番姿鐵幹銅膚自小時和葉和梢纔尺五幾年長出杜陵詩

三

自操禪柺畫庭莎寬處須容一笠過試較沙彌長幾許眉尖上下不爭多

四

閒將栢葉攪胡茶供養方情老作家不似破頭山道者貪他傳代古袈裟

五

眉如霜葉骨如鐵破衲何曾畏早寒夜坐連雲春帶雨如今真作畫圖看

柳浪館

徧將藍瀋浸春顏風柳鬖鬖九尺鬟鶴過幾廻沉影去僧來時復帶雲還閒疏滯葉通鄰水擬典荒居作小山欲住維摩容得不湖亭纔得兩三間

二

一春博得幾閒顏欲買湖居先買閒鶴有累心猶被斥梅無高韻也遭刪鑿牕每欲當流水詠物長如畫遠山客霧也烟青箇裏不知僧在那溪灣

王閒然館中看梅余家塾也

乞得馬家雙玉鬟清姿濯濯槿籬間幽香偶逐寒風去帶却書聲過別山

二

竹外斜侵十步強千枝萬朶亞鄰墻東風若過黃梅節吹得先生醋甕香

雨久初晴

梅花吐冷魄竹子舒烟尾晞影落寒簷微微苔甲起向盧置楷床卧聽鳩婦喜發爐爇古灰一片沉心死乍聞鄰塾言兒童攤潤紙乳烏背窓啼花間掠紅紫

風柳

夏后傾城喜羊家通體腰蝶魂抛冷絮鶯夢惱娼條幾日青門道當時紅版橋閒思與閒恨種種逐烟鎖

柳

晴江灔灔鴨頭綠半冒春情半別離不知陶老緣何事也向東籬插幾枝

二

牽愁牽緒弱烟中鎖却東鄰幾頰紅欲把無鹽比西子老髯時復立春風

三

少年容易起悲酸每為春條惹肺肝而今心老煙灰滅只作遮籬映水看

祇園理藏完

貝葉重分甲乙科殘編無柰蠹蟲何因君一問阿難老強記如何得許多

二

書刼何須怨祖龍南寮師弟杜師公兀宵夜月
春燈裏半入兒童火爆中

二

収得殘函萬紙餘更尋高閣作精廬何人却出
銀鈎手贖取琳琅次第書

伯學齋中話舊感賦

相逢各自歎秋姿長憶春郊走馬時細竹也來
成老節稚松何意見霜皮眼中幾度消寒水鬢

脚公然長禿髭十五歲年看又過不知誰是蠟
梅枝 時蠟梅盛開

題伯學齋居

竹子只數梢且有千雲勢齋居足丈餘迂廻有
餘地閒花不用多一株兩株膩閉戶炙沈心石
眼通雲氣卷中秋水波畫裏春山意睎影生浪
紋衣光沈冷翠

賦得斜風細雨不須帰

莫蓬山上亭如蓋紐取蒲梢作衣帶縹烟縹雨
着羅窓墨掛濃山寫生繪農家閒記月毛生買
舟怕見江豬拜是處皆將笭箵行誰家不得刀
鱭賣雲脚繞封馬蹟山輕雷忽過吳淞界湖州
萬戶入青煤七十二峰如錢大餔糟一枕釣竿
眠不覺風波在船外派派烟嵐刺眼眉折折雲
山鎖心肺誓將白水洗纓塵何用浮雲生肌疥
為君屈指開元年高冠大纛幾人在一灣艇子
一竿絲不學成都先生卦

和王以明山居韻

蠟屐先春試新詩倍日吟為花常駐馬有字即
題襟竹老雲辭去廊空月到深將何伴幽冷水
響與柯音

二

自候烹茶火閒開看竹窓方情四五衆花事兩
三椿古注多題什隣翁也姓龎虛空繫得否無
起亦無降

三

小石含山意柔風寓冶情卷終香字損禪起夜

綿輕第水兼蘄品注花帶别名晴沙看鷗毋引
得小雛行

四

飽食長腰米高擡過頂枝閒尋施藥地細劄訟
花辭霧眼添燈暈雲歎桂瘦師山齋通夜雨勝
斲子瞎詩

五

細鳥藏窓葉幽花綴静枝獵心生翠管冶習露
春詩為髮添塵胃因寒罷講期貪嗔真可去何

事併除痴

六

潔得如霜室層層畫岳圖僧貽少室屐舶買嶺
南孟徑僻花爭發林深鳥盡趨趂時先貯釀莫
遣渴来沽

七

撥却閒生事孤清亦可風半痕離掛月一影沒
池鴻種蒱防紗蝨加綿濾水蟲近郊多麥隴青
黛好柔豐

八

幾日窮彫鏤嗒然一遇之辟如風與水相織忽
成漪夢清雲入肺吟定髮生岐好挾飛仙去深
山伴種芝

別程彦之歸吳

無成何用出昭關眼底濃華閱幾般陸品携来
尋白水謝家將去入名山緇寮乞作分栖𠍒練
恰羞歸擲果灣七十二峯青朶朶嵐光只在屋
桷間

洋溪湖朝沈青平沈家湖中

家湖頭客湖尾深盎淺甕量魚子大婦得白鰱
小婦得赤鯉天乾富馬澇富鮓驅兒牧豕荻根
下

二

湖頭船湖尾屋丈人把叉壻収目朝餔乾蠶裙
暮膾鮮鯽綵螺頭蚌子送婦歸

柳浪館月中泛舟

烜樹濕莪莪殘缸細隱紅池容通國水柳散一

城風僧靜能消月庭方好貯空幽窓漁梵冷童
子印香終

瀟湘舟中別某禪人

山深影獨翔湍月似氷涼石入分泉鉢每生濾
乘橐樹頭懸笠子經背寫花方看過湘君去琅
玕截許長

夢中得詩醒記中二聯足成之

散髮長吟穀水邊吹烟垂月小遊仙也知紫閣
雙扉夢不破青溪半枕眠避客偶然抛竹屨邀

僧時一上花船無心更着紅衫去學得寒灰古
木禪

岳陽舟中同諸上人語

穗子碧絲繩官程亦伴僧每聞靜者語似飲熱
時氷隙月衝簾幌高雲謝繳矰七番經過地話
盡一總燈

漢陽逢丘長孺

不是頻遊地如何亦遇君相看惟惜死所悶不
離雲白帢增宦韻黃蕉織水紋冶心今較可散
笈委緗裾

二 時長孺將赴武昌

解躍穿花轡學披細葉衣詩于七字長面較別
時肥怒石當江立腥鳶咕水飛他時浦社飲信
感友朋稀

舟中逢周行可

君是滕元發長舠破浪來入羣膽嶽嶽顧水影
鬆〻黃石嗇窺輿稠林每亂才通侯畫地取鈎
管亦何执

坐王章甫水明樓

巒光設色淺深間萬尾鱗鱗鑑碧灣孤浴自來
當洒口高僧相過說廬山常時杯底沈黃鶴每
就堂中乳白鷗南壯精藍青比比蒲團纔得箇
人閒

過赤壁

骭石奔雲浪幾春黃泥坊底射烟鱗周郎事業
坡公賦遞與黃州作主人

赤壁懷子瞻

夜深清柏嫋楊枝驚起澄江白鷺鶯過客爭浣
赤壁酒幾人曾和雪堂詩山民自種元脩菜石
榻剛存乳母碑見欲鑄金範老子柳浪湖上拜
新柯

寒香

寒香寞寞上屏紗活火烹泉石碾茶溪翠柳烟
爭壓疊雪條風幹互欹斜旋閑麯社通蓮社痛
飲南家又北家禪榻歸来清似洗醉看紅厥吐
青花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外度無涯初校
吴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二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詩

遊廬山初入東林雨中

窮天刻冷翠濃雨洗幽青濕雲拆西嶺坐見武昌晴遠公昔菴此蓮花漏初成巘竇列宗雷石梵徹天清想像醉五柳顛頹望釜鐺曠心聞法語啼兒畏錦綳達哉遠師鑑禮法憐裸裎客兒

雖百醒不以易一醒千二百歲後白藕無根榮蓮宗啟末社唐子慚道萌掬流浣塵貌寒潭吹古腥山僧如石瘦蓮堂空幾楹

天池寺

山以雲為郵雲窮山身見石貌呈巧心瘦妍競奇變暄凉隔下天葛絺易柔練一石一狂呼前石飄為殿萬仞瞰畸雲倏縷倏飛片撫松坐枯巖一往謝塵羇

大林寺寶樹

鐵幹銅膚四十圍滿峰猶自望孫枝塗雲抹日空山裡留見東林行道時

二

瘦石鱗鱗帶碧絲百盤無地不青枝人間那得西方種問取嘉州合眼師

題天池後嶺

往將天事問脩人碧王蒼波妄比倫而今萬仞峰頭立依舊圓空掛斗辰

山中逢老僧

擬把蒼烟付老閒廿年形影不離山窓前一樹盤空老留是天台拾子還

二

一抹青烟沉遠巒禪心汰得似氷寒閒山閒水都休却付與蟾風衲子看

三

念珠策得定功成絕壑松濤夜夜行說與時賢都不省依稀記得老陽明

四

一室長關谷底泉兒孫閱過幾霜顛松根夜壁
時來往不省人間有睡眠

五

愛把蒼竿攪月湍山風吹頂不曾寒竹林寺裡
尋常去乞得西僧梵本看

六

課得西崖杉柏成山中知面不知名少時曾學
収雲法擬把一囊送我行

七

坐破松巖不記年衲衣長是裹谿烟天池寺裡
猶嫌近更住天池絕巘邊

文殊臺

芙蓉萬尺花如鐵秋窓畫灑紅霞屑螺頂仙人
騎杖來天衣曉帶雪山雪帝遣神丁量海洗繡
鍔斑稜生平砥一萍吹作潯陽城半匕䟽為九
江水高青直上一萬重綠瞳笑啟金泥封烟重
雲滑不可去怒鞭白雀惱張公

遊佛手巖至竹林寺

以手摩蒼霞終古樽秋碧掬取九江流澆空洗
雲魄茫茫竹林人斑花生古額坐斷滄海烟日
月如窮客引領見長眉及至化苔石一往蹄菁
林髭鬚如雲白

明空住柳浪五月附余舟南下別于歸宗
道上因作柳浪三疊以送之

青飽白石每談空鎖却寒缸幾炷紅記取柳浪
湖上柳夜禪聽畫碧絲風

二

碧溪影裡一僧歸漾得雲光上衲衣記取柳浪
湖上水縠紋風起鷺鷥飛

三

石鑪話盡晚窓烟閒剔春芽自煑泉記取柳浪
湖上月隔花呼起放生船

過歸宗寺

墨池秋水石皆寒晉碣唐書野火殘一丈艸青
紺殿裏爭教赤眼不心酸

瀑布

寒空日夜摩幽綠霧轂龍綃披幾束銀灣截斷
牽牛人鞭起眠龍駕天轂帝宮酒暖澆愁春雲
汁茫茫瀉清淥夜寒霜重玉女嬌袖褁金匜向
地覆湘娥手挈瀟湘來雪魄雲魂鬬不足炎官
不到落星城六月人間呵凍玉

夜卧青玉峽看月

渴虹飲石夜蛟哭寒屑霏霏灑蘄竹一灣淨月
趁斜戀隨向龍宮寫幽獨鵾絃斷盡鐵槽平石
韵高寒譜不足頭毛索索骨人長幾時買斷青

崖腹五更涼夢泊孤雲以手捫天如蒼玉

蕪湖舟中同范長白念公看月

夜深蕉恰帶寒澌隔水青梧辮露枝問取無心
老衲子幾人消得幻琉璃

二

夜泉香銀石鑪紅聽盡寒松帶雪風算取人間
幾月子江心甌面復甁中

三

青山不改黛螺春孤閣娉婷是女神一辮秋光
半匣水人間多少熱忙人

登平山閣同江浦諸友論文

石路突寒松柔嵐被遠封白波千里舶青嶂六
朝鐘雲老蛟遷窟窗晴雨洗峰文心喻烟水吞
吐幾重重

采石蛾眉亭

空江石壁瘦鱗鱗膩綠頹斑酣冶春掃取山光
為黛粉儘教蕩子作仙人

二

擬將柸棬作家鄉卧月橫烟夢幾場況是蛾眉
消得死爭教白也不浪當

三

是處烟嵐掛齒唇懶將時事罥心神青山也許
人酬價學得雲閒是主人

白門逢焦弱侯座主

十年一拜鄭康成撥肖青山獨自行醒即讀書
倦即睡不將無事換公卿

二

赤石猶如水瀉瓶卅顗書盡萬梢青而今老矣
都休却日課襍花兩卷經

侯師之水軒

架書狼藉粉蟲殘六月文紗濺水寒麈卻如花
舊拍板茶瓶相對白蔬盤

二 師之耳聵老事西方之學

卷葉塞來多少時形言眼語亦能知白頭聞得
無生事學把胡珠喚老師

途中懷大兄詩

十宵九入夢明明知已逝識得中陰來未審寄
何住前者四月初恍忽上忉利光容若平昔天
服鮮遊戲伸紙與我讀奇文千餘字夢中了了
知醒後都不記曾聞釋子言天樂稍濃膩若非
道種深未免天色醉記兄初生時大姑兆奇瑞
麗人躍空飛姑也尒以袂若旅思樂宅返促亦
何異但恐治心多賦却道人氣少日念懽場鳴
泉弄渴驥一卧三年茵肌消如寒蜩徙茲稍譚
仙習靜學觀臭朝坐一縷香暮禪半幅被闔門

杜色聲精神轉強銳蒙莊不去手卓有出塵志
幾年客金馬漸識宗門事乞差既里還刻若相
摩礪旦尋復昏披研惟空有諦有如群嬰兒撫
手量鵩翅哭聞物格言石火掣飛燧惑魔雖暫
熾狂使方為厲挐疑過龍湖息求而得剌一自
直東華先鷄每戒膳日夜抱一編形神俱焦瘁
眼流如有沙舌乾無厚味國本既艱危臣也難
為退余時官閑局弟也負書至每當聚首時言
必窮幽邃毒語攻沉痾當機無迴避俱悟昔時

非馳馬歇狂攣淨侶偕數人結期向北寺下直
即停車六時聲如沸合掌化如來白毫與青髻
東林十八賢高舉標奇致披丱塵勞衣縛人如
馬羈便欲脫簪紱指彼青山誓或假或休沐次
第作歸計余也先君飛入山選幽翠結茆四五
間日日眄歸幟夢魂揔不及逝也一交臂嚴親
頭觸石聚哭空里肆海內學道人千里緘酸淚
弟也冐雪行十日走臬騎不忍見京華何況舊
邸第寡婦一屋聲天地為陰曀久後以祈年殼

泉方小楷傳聞四月終白旄出淮西余也偕諸
衲奔帆如雲馭念公闢我来追至潯陽際十日
抵氏儀南壯舟相次肝腸慟一割石火迭相謂
富貴竟何成顛毛不如雞十載無生學劈蓮微
見薏痛呼隅閑塵天高日西墜前者湍去華夢
中忽見示生平四良友君家得其二頼茲切摩
力今亦生死地信我同心人冥墨亦相締祠之
柳浪館兄與白蘇四天上雖酷樂勉來一堅義
破礦出精金刻却知兒崇携手入蓮邦沙劫為

兄弟

戲題道士沃 小孫詩真山翻作假山看

道士名髠其顛真石辟貌假山陽户開壯面東
流水西還釆石蛾眉小姑鬟蒼瘦爭似老黃冠
江漢手覆三迴乾古凰遺尾青闌干

無念同余迎先伯修賦此為别

瘦石如何比老顏纔留筋骨在人間一舟破衲
慈明哭幾葉寒帆學士還病久思歸黃栢頻泉
年夢上戒壇山江西湖壯頻来往學得心閒似

水閒

漢陽蕭仲子叅知山亭清話

平平數點山因水發妖倩鱗鱗萬室亦以山增
奇豔簷際織波紋椀裡落霞斤風擣對岸出人
影隔江見是日雲態繁薄陰與晴戰漏光纈水
花淨眼生微眴三山五湖舫只此大江面幾人
屬霜刀割盡閑塵胷無髮可留青何繩堪繫電
為問擩皮仙江渚我迴變

寄黃諭德平倩燕申玉泉之約

官情擬上武牙灘世味真吞栗棘丸腕上千珠
胡語熟秋来一影射堂寒面慈每覺道心易肌
疥當思忍癢難拐木如菴茶似掌藍堆山色倩
誰看

出城至大别寺題壁

漢陽山上閒蹤少漢陽城中人又老娟眉雪齒
競浮榮幾人頭上無青艸荒墳如粟秋山下噉
數鬼毋訴長夜山中老矣頭陀行白骨堆中起
精舍漢陽城如掌大壯士激矢穿城過試登高

闍數行人闍帽青衫危幾箇

八月六日舟中憶去年此日與大兄都城
歸義寺別泫然念及大姑自云明歲二三
月當還出籠不遠因大笑而別今大姑與
兄俱逝矣哀哉

別時猶記帶餘訴夾轂風生滿面灰屈指來年
二三月大姑含笑長孫來

二

伏惑雖然學聖流難辭真慟到眉頭獨形獨影

空舟裡自說因緣自解愁

三

聞說南中也破頽幾廻夢上九華山而今恰走
南中路不是生遊是死還

四

饒他白髮倍耆年那得三朝無惡緣一剎未離
一刻苦爭如長夜却先眠

五

燈前腸痛子瞻詩宿世他生自可知鄉館暫來
還暫去蓮花聚首是長時

將抵家園作

都說還家樂今來無此情稍稍親宿累漸漸入
愁城歲月隨歸夢蘆風作苦聲令人仇鬓髮遲
我學無生

二

況是風吹旋那能石作肝一門氷水淚十里路
人寒痛絕椿堂雪孤他熊膽丸郭西原上艸曾
是繡歸看

舟中偶成

何云賤勝貴賤死悲易止何云頑勝智頑者多
壽死睛女與妍夭相去不盈咫欲得截愁憂先
須斷歡喜行年三十餘稍稍窺茲理視官如舍
鄉等子于衣履舍鄉非不住斷不悲移徙衣履
非不着無心計華侈深谷既慳緣閙途且停趾
出世我不能免作勞薪爾

二

佁嫉豈不見見之如青戀絲肉豈不聽聽之如

鳴湍聽水無蕩思愛山無熱顏辟如懷抱兒孳手弄金丸山雞眩其影竟死白波間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𤣥度無涯初校

吴士冠相如手書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詩

齋中偶同諸友作時秋

少時飛將氣如騰老去常思鞲上鷹插得徤兒金鏃矢等閒親角兩三棚

冬盡

怕見曆頭殘窮年逼小寒見人黑髮去自檢白

髭看好句逢僧得新懐語客難雲山與烟水夢着也成歡

除夕觀諸公飲

剪却殘膏穗閒觀未了棋角杯窮酒事分帖記花時白髮羞螺子青溪訪釣絲買撥新作笠江海任吾之

除夕偶題

螺甲香沉蠟焰殘黄柑歷歷耀青盤朝來令節候官長當去紅衫欲贖難

二

白酒青鹽强作歡長歌到底意摧殘當時京邸團圝日只作尋常聚會看

壬寅元日

不圖宴坐與澄神只要烟嵐過眼新筭取開年得意事衲頭隨着住山人

初正偶題

慣懶無心更出關清時夢亦趁人閒幾回寺裏尋花去獨自江頭看水還處世漸同栗里子全

家擬住玉泉山千谿萬碧何白見只是蒼枝也破顔

人日同度門發足上玉泉

燒却門符紙匝地競如蝗青眉稚齒兒堂上誦夫子余也亦皇皇趁時治山水瓢笠共山僧緇衣附行李是壑即吾居是雲即吾市逸思觸東風吐若争春蘂冒霜遵脩途十里黄埃起

二

西眉東衡匡天公賜我履道遠不能從玉泉且

經始幾年說堆藍未語煩先赴夢中見青溪石泉帶雪洗疊身智者洞扣我先鄉里鄉人說鄉事真切彌可喜問我氏伊何作講堂者是階天合講堂乃秦子樺竹

久不到沙市矣感賦

斑髮今來是老成緇衣聊復大堤行見僧每憶年多少觀水因悲物變更率爾扣門常悞姓偶然題壁不書名章臺寺裡曾遊處古棘叢篁遶地生

雪霽看月和度門韵時將發玉泉

一片牙光地南宮墨不成近窓花淡泊就枕夢孤清予古前朝淚耽幽後夜行刻期峰頂上踏雪共題名

元夕度門出宮中月餅同賦

曾向昭容手內傳綠絣親押聖人前三千里路秦宮月和雪和烟到楚天

一

盤中猶折半宮花刻鳳攢龍自內家不是國師爭袖得也應墜破紫袈裟

三

曾是金娥印得成留將舊樣說陰晴等閒放出中秋月併與春燈一夜明

舟中元夕偶談郡中舊事故及之

又見一廻團長江淨可憐稍談朝野事遞語盛衰緣萬井濃華歇孤燈沙雪前荊梅香楚楚似欲[illegible]枯禪

元夕舟中同馬元龍夜話

夜深蠟酸殘月色淨諸巒近水臨窓語和烟帶樹看親兼杉影瘦思入井冰寒辨得一番免參禪也不難

舟中夜話贈馬元龍

十年不作沙頭客舊時昵好頭盡白偶然湖海訂新知久語寒泉落幽石白沙看月水澄天一面吳綃滑冷碧鑪聲沸盡火銷灰不覺西窓墮寒魄世兒啾啾弄吻舌豆火不光他自窄等閒傑手量青天拄把虛空記尋尺鳳池九萬自乘

風不以蜩鳩損動翮

竹枝詞

龍洲江口水如空龍洲女兒扶巨艟奔濤潑面郎驚否看我船欹八尺風

二

雪裡山茶取次紅白頭商婦哭春風自從貂㡌橫行後十室金錢九室空

三

百錢一尺買吳綵焦髮龍鍾舊玉兒記得庚寅前後事萬紅堆裡揀花枝

四

東街晴雪未消泥南陌陰霪又漲堤恰似江頭娼女面乍時歡笑乍時啼

五

泥深一丈怯開門惡風惡雨惡夢魂繞喚婦來又喚去斑鳩喚得也頑煩

六

長檣鐵鹿破洪濤木綿子花七尺高槐時蠻力強三㡌拋擲輕如一鳥毛

七

船上女兒畫春娥一葉飄隨水上波左手牽妹右牽叔雲冠不動青峩峩 以上二首書所見

八

吳兒織皆語音儂壯客高詹項領重江西賈子面如漆㮾帽行纏伴老傭

九

陌上相逢盡楚腰涼州一曲寫吳綃鶗鴂撥盡南湖月更與唱歌到板橋

十

玉娘一曲叫天鵝此地曾經牙板過十五年前細腰柳而今枯瘦十圍多

十一

一片春烟剪縠羅吳聲軟媚似吳娥楚妃不解調吳肉硬字乾音信口叱

十二

賈客相逢倍惘然稉楠杞梓下西川青天處處

横璫帬襠女陪男償稅錢

荊州前苦雪引

鮫民老困輸綃苦私向龍宮販雲毋百馱夜經瞿唐門峽鬼騎魚訴天府鮫尸十竄九囚膚淚不成珠天帝怒骨白粉焦委黃泥至今荊州唯白土

荊州後苦雪引

東皇放晴亦不惡何事飛霙巧穿鑿入市不塡萬井饑積峽惟助江神雪蔬盤日日嚼氷絲豈

有半脂克羨雅撲窓打幔十日落千門無路貸金錯厨斷烟銷牙齒閤下方自苦天自樂王娘斜坐抱雙脚仙官雲吏供嘲謔東海盛酹黃姑酌天貍夜竊九關鑰倒騎獰龍捶金絡義和上書斷見縛丁令無官化飛鶴吁嗟天公待民何其薄野人扶白覔溝壑

久雪忽晴喜而有作

殘花殘氷總精神纔見寅年一日春柳態美如新櫛髮山容靚似遠歸人閒追老衲三餘華更踏氷池五六巡江部早須騎馬出旋呼稚子覔頭巾

春江引

濃烟祢畫春沙暖錦雲炙日鴛鴦淌斜嵐撲地夜鬟香斬取卓家黛深淺古光勻綠堆春簡尺闌題畫折枝短桂桄一劃破青天瓣取藤鞋踏山眼

示度門

北平曾記寫蹠時黃帕親封下赤墀三十四年

薄宦客一千七衆講經師藍堆山續開皇詔仙掌茶抽穀雨旗鬼斧神工仍七日直教重勒玉泉碑

白香山三十四歲作感時詩余今正其時矣仍次其韻

少年沐新髮鬱色青涉地一朝盆水中霜縷忽三四辟如百里途行行半將至視老猶壯容比步已憔悴是身如肉郵皮毛聊客寄微官復寄身寄與寄為二浮雲晴太空種種非作意鱗風

爻鬉鬚散時等一氣為樂供朱顏及時勿回避
青山好景光花木饒情致我有戰老策勝之以
無累胷中貯活春不糟自然醉虛舟蕩遠波從
天作升墜

放言效白

掉頭誰擬作公卿只合林間樹下行臧是穀非
憑耳過元輕白俗任詩成有身秖作他人看無
事休將造物爭夜踏芒鞋深雪裡自呼東郭冷
先生

二

賢愚富貴且憑他山上髻鬟柳上娥鐵綱試撈
穿海月漁舟任截過頭波齊肖大士辭韋久禿
髮中書感事多船上老郎江口女咿啞容易得
成歌

三

鸞靴爭說上場難衫袖郎當且自看世路兩平
三万嶺人情八折九廻灘胷中毛女霞千片石
上王喬藥一丸夢去幾番登岳頂扶桑清水浴
赬盤

四

高人竊欲比無功閒把心情托去鴻易象有時
觽兎卜騷村兼不廢謠風謀生拙似啣水鶴觸
事剛如餓木蟲莫放大鵬天上去恐遮白日駭
愚蒙

五

抹卻濃嵐作洞衫撫松終日坐枯巖盜悲老氏
折衝斗馬謝莊生脫轡銜青鳳下來儔古字白

雲飛去護仙緘芝田數畝那耕得收拾山中未
柄欖

食筍時方正月

鮮甘冣與素盤宜羞殺蒿苣與露葵野腹雖饞
下筯緩疑他名字叫龍兒

二

穀水溫風解凍時家家饌得雪玻璃憑將野意
酬君子飽食西窓讀楚辭

三

纔呼痛快忽傷辰積玉堆霜止一巡便與喚名
西施腕較他舌乳更清新

四

嬌年那得逼人清雪骨雲肌已十成校色與香
皆第一蔬經頭上擬題卿

五

族類叢生楚水濱前身未嫁湘夫人請君試看
殘籜上也有斑斑淚點頻

六

苦將墨汎染龍孫只寫瀟瀟个字繁寄語湖州
文與可機材爭似買盤飧

七

曾踏山陰雨後春猫頭花筍賤如薪陶家只揀
破塘買一日常畨兩替人　附周望屢稱破塘笋

卷中見亡友王官谷姓字感賦

殘墨猶香落姓名孤釭清夜淚交橫公然黑髮
人將去畢竟青山約未成心事如氷見底裡交
遊于我快平生柳浪湖上深更月料得詩魂近

水行

二

雲霞擬置別堂春其柰嬰兒露水身碧柳典來
求古佛青虆嫁去事高真一生書画皆償債數
畝琅玕也賣人刚石迹南梔子北哭君此地最
傷神

舟中與諸上人談亡友潘雪松事詩以記
之

為向山僧述老狂這畨清淚又沾裳濤紅腮頰

秋生臙湛碧瞳人夜有光阮籍一杯澆磊磈徵
君千頃泛汪洋方言故事閒編集白水青霞洗
肺腸玄理每將參國是冥譚直把作家常終年
問道忘人我老去論交絕輩行五十金閨纔挂
籍八年符璽尚稱郎虗心聖主憚詞正側目權
臣避祚方大易傳成王弼死小桃園就洞仙亡
葡萄方丈新蓮社首帕街坊舊燕梁司馬也須
楊惲在廣陵終作孝尼傷極知實落棲真地不
是荒唐渺嘿鄉魂魄若歸先洞府平生開口說

天堂他年京國西州路慟殺羊曇哭幾場

哭劉尚書晋川

記相識相識黄鶴樓當時稚齒青衿子平揖方伯古諸侯書司曹佐歛手愁公也置几頭拄頭飲我酒庭幽幽千枝如火燒紅榴東眺睛川西鸚洲少年拖逹踝如猴枕肱叠膝百自由歎杯畫筋恣嘈咻爾時山翁問余言乘興遂作洪山遊中間離合苦不定長别已經十春秋去年三弟山東来道公貌腴骨力適百八串珠不離手

言談清簡風颼颼未幾傳公病又傳已小瘳昨者度門從淮返故里親見白施黄腸出濟州使我淚眼如江流三日欲語不得語枯咽喉海内學道幾人在轉眼輙為天所收去年哭潘去華又哭我先伯脩河枯岳折星辰死鳳凰不鳴鳴鵂鶹天公于世豈相讐或者精光透泄不宜久高賢大才理當歸一丘嗚呼既知歸一丘何為銀章緋袍白頭戀着不得休

苦雪戲作

十日不曾開木扉強風苦欲弄殘威辜他媚媚明明節只作團團絮絮飛琴客已聞將鶴䨤詩翁又訴打花稀山人欲取畫中意故着紅衫戴笠歸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炳度無涯初校

吴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四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閲

詩

新買得画舫将以為菴因作舟居詩

擬将船舫作菴居載月凭風信所如魚鳥教他為侍史雲烟呼我作尚書居如老蠹身藏木行似蝸牛首戴廬下無卓錐上片瓦致身今日在空虚

二

囊中随意貯青蚨歌吹雖喧不可無隠逸也須添故事江山真合點征夫随身恰似天宮殿寓目皆披水畫圖甲子不須煩鳳曆但看蓮發與蓮枯

三

五湖不是學玄真且喜素衣不上塵家移碧綃綾中住身是屏風画裡人閑追船子咨行脚老倩中峰作近隣一衲蒙頭萬事已無懐民與葛天民

四

鷗隣魚社作新知繞唱楊枝又竹枝風打白蘋来夏口雨深斑竹過湘祠不愁入目山無態只怕磨心景要詩喚作朱公世子似當窓祗是欠西施

五

峰巒曲折水灣環時與遊僧作往還暫為書牌来禹廟繞因買橘上包山心關網客耶成嘆夢被雲牽偶不閑慎勿誇張竿水過惹他桑孔羡魚蠻（本句見坡公魚蠻詩）

六

絲烟絲雨潤江湄又剩花嬌鳥嫩時杜宇一身皆口頬垂楊通體是腰肢閒觀水態思吴壁暗記方言證楚辭瀏鶒太文鳬太野就中潔白是銀鷥

七

更無他物作遮闌但得心忘夢亦安渭水一竿

猶有待嚴灘百尺也無端魚龍直作鷄豚狎荇
藻却如蔓棘看莫把古人来比我同床各夢不
相干末句用陳同甫語

八

舟居元不即田功稍與農家節令同縱小也妨
月額雨雖暄不用卯頭風纔聞攤税征漁戶又
說抽丁報老翁每被山民来借問今年湖社幾
都豐

九

全家相吹入烟雲老鶴雛鷗共一羣便與青山
堅作誓免勞白水更移文澄江夜月連天泛古
澗寒聲徹歲聞欲把姓名通遠嶠函書先達武
夷君

十

聊將幽思托芳菲鬧月鬧花總息機青艸蓋蹄
黃犢喜白波點尾翠禽飛江籬不作牢騷詠神
女全抛艶粉衣惟有志和難比我我能容得鱖
魚肥

遲蘇潛夫遊玉泉竟月不至及至而余復
以大人病瘡歸于其行也詩以訊之

江程纔隔一牛鳴人事參差柰爾行枉把青山
來作夢孤他白石上題名花間廢巷查遺蹟雪
後崩崖戰水聲到日天台應寄訊講堂久矣待
袁生

花朝和坡公韻

絲絲新柳颺堤門早晚南村又壯村風信煖寒
觀樹色藥苗深淺記竿痕行來漸覺姑娥重靜

裡頻將妊娠温是物逢春皆作語子規未必是
啼魂

又是日新晴

一泓幽碧照籬門偶為題梅過遠村愁去東風
消凍液喜來春艸迸苔痕鶯花又作新情看山
水閒將舊譜温東野浪仙誰在者苦吟清句當
招魂

又述舊西山下有門頭村多精藍

探春猶記出青門先問門頭第幾村近水只觀

娍散影匝堤唯見酒淋痕花時乞假朝衣少醉
後聯鞭笑語温足目把杯人已往雛鶯新柳也
傷魂

和東坡梅花詩韻今年雪多梅開不甚暢
為花解朝復以自解云耳同淮長先生作

丗人鬪豐不鬪槁瘦而能立勝肥倒丗人相喜不相愁濁快豈若清煩惱寒花遒逸花典刑不與天喬論繁早根株虬曲幹横斜總令無花格也好山茶肥臓蠻肥紅蒲柳輕微娼黛掃孤清

妒月婢春雲白石蒼崖相對老只將黃髮領芳菲忍令高姿伴花艸山中夜逢蕚緑華騎着么鳳上青昊

二

花神一夜色枯槁主人入門愁絶倒夜深花嘆似人言主人百事重花惱一者庸工剪束縶二者醜女折戴早三者頭上寧肴老鴉啼不顧俗子相憐好睡揮遺矢主不知花落青苔任箒掃筭緡立券坐花前無酒無詩送花老孤山事賤老仙姝君之視臣如芥艸主人百拜謝花神過不即芟如春昊

三

主人被讉如摧槁空庭百匝愁顛倒抗顏也作花忠臣摘葉披枝恐花惱貯君玉照金谷之堂山驕石俟君開早睨君和羨驛使之辭調早格弱君言好我無紅碧為君妍莎臺苺榭躬除掃宋硯蜀紙李廷珪折枝貌得花韻老榮枯開落等一觀自覺與花非艸艸月況風止兩無言一

方積雪照冥昊

侍家大人游太和發郡城偕遊者僧寶方
冷雲尹生也

戴將頭髮入禪關長得閒時也畏閒從此野人功課定一年須止兩番山

二

全家都愛踏雲烟過去青山香火緣扶着白頭拜真武教人呼作地行仙

三

朝衣疊却繫烏藤白石青巖取次登識得表家
紫東別紅旌隊裡一騎僧

荊門道中

山勢錯隆隆斜疇苦稼同看人登迅坂叱馬作
聾轟廢驛崩橋石閒花遠塢風私營與公事了
不到心中

二

十度麥城道三分漢壽侯蠻鄉耘土瘦鬼俗見
鴉愁烈蹟窮諸夏青山讓比丘毘尼稱弟子輩

血可能休釋氏載公浚後受戒天台故未句云云

峴山道中閱頌汪使君德政詩以紀之

閒坐說循良青槐古影涼橫身遮數郡一笑釋
權璫通國孀稱戶生男必字陽小儒無大計束
手嘆非常

習家池

一庭幽碧鑠嵐煙旋着春茶試乳泉想得當時
醉山簡面容如赭影頹顛

習池道中

深岩寂寂石花斑洗却塵沙車馬頹是客競來
背白水幾人休去伴青山雲泉到眼無多熱金
紫蒙頭第一關三尺磨崖書大字人生到此是
清閒

大堤女

文窓斜對木香籬胡粉薄施細作眉貪向墻頭
看車馬不知裙着刺花兒

天柱峰謁　帝

除却善法堂人間無此麗甍題鑄黃金玉版花

紋地叢和曳長輪銳碧逐龍纏霞裡召仙官飛
斷青溪翅茫茫諸夏人綃綺被山翠蹕呼夾笙
鏞醒却天娥睡燔珠薪水沉千里薰燎氣長髯
老真人曉暢天家事逸典絶云亭功高七十二
鞭山駕黿鼉一笑秦皇帝

南巖望魏頂及五龍諸宮有述

珠題鉄絶壁人巧依天匠峭綠疊頹嵐青天怯
磨盪濛濛太始雲曠劫相醞釀一自闢玄宮斧
作仙家障蒼巒夾敧實高天入盆盎終古客清

虛諸仙終回袞真人將上升先此規圖樣十二
樓五城某天如某嶂宮成付黃冠仙郵侈供帳
道裝俗鬚眉只此翰天上

希耳巖逢不二和尚

幽巖幻出支公面瘦辟玲瓏點葱蒨百年一室
鑠青煙澗石霜松幾回變師言少日住西山南
內風光眼曾見　武皇七年四月時榕衣曾上
戒壇殿白頭等死入名山四十三年若流雲柳
梅揷得大十圍又見曾孫頭似霰夜深屈指數

朝賢青山閱人如郵傳元美伯玉今在無可惜
聰明妮編撰

題紫霄太子巖

多少真官學大還只將白雪換頽顏爭如淨飯
真王子巢頂穿芽大雪山

七星巖

紅霞一抹霧千重石骨如斑翠點濃何事丹砂
炊不轉諸仙長熱竈門峰

入瓊臺觀

澗谿曲盤盤聞香又隔灘巖欹天古拙石瘦月
高寒屢共雲封事曾聞烏紀官人間三萬日洞
裡不相干

一

一帕霞長眉深衣大帶垂無通名姓地有駕鵠
鸞時為客烹烏藥教人悟白髭聲名與榮利膏
火露花兒

七真洞贈道者

雲烟回合蔽仙關萬仞斜通一髮山事往已迷

新甲子洞深忘却舊人間橘皮鶴下遺雛去蔓
綠花來採藥還白日餌將三五斗方瞳如水照
丹顏

長生巖逢休糧道者

只將空榻伴嶙峋踏遍棲花澗底春一口也擯
為長物諸緣皆可作飛塵施來白粲都飼鶴種
得黃精每寄人留却石爐烟少許深山逐夜禮
高真

遊玉虛巖

一壁繡烟霜石老嶔嶔露毹骨留空巖青山也仙去或纖削而清或高古而怒瘦過必成妍喜極多由怖咽者為奔泉古者為杉樹種種出天成幽奇互遭遇翹首告仙真此地好流寓未必三神山有此奇絶處

除中偶述

蒼藤老薇幽谿石瘦鍔棱棱網苔迹想得山中抱膝時涼雲如水樹紋碧山莎滿地刺花紅艸堂斜掩一池風杖聲跕跕銜山鳥道是鹿門龐

德公閒尋疊唱梁甫吟黃頭醜婦拔釵簪踏花趁石窮幽嶮行盡溪橋閒恠禽一朝龍甲騰已水盡瀉清江澆玉壘西連鄴𢊍東牧吳坐策行籌貌回死晚年隻手扶庸主文泣鬼神戰風雨炎火不光漢數窮消滑英雄憤幾許五大原頭石輾壘烟霜薇却白綸巾始知伊吕蕭曹輩不及餐雲卧石人

秋日栁浪館雨中王以明劉繩之見過得遲字

正思索莫午烟遲一萬垂楊裊裊絲夢裡也隨僧入社閒中多以頌為詩遊鱗翕虜常介藻情羽棲時不論枝沙碧水青雲潋潋木花将綻藕花衰

館中再用前字寄王以明

開丹開碧長秋思水榭風檻分外宜老䄂寄書雖岳久田家留語赴齋遲楓堤壯𣏌西湖廟瀼水斜通濯足池免使韓公嗤糞壤園亭是處有新詩

藕塘

藕塘風起散花鱗踏偏溪橋不上塵餓鶴偶未添半口浮雲忽破現分身每嫌蕉葉遮簾子為觸雀書置淨巾自起澆莎汏白石清閒賴是不如人

山居

山居只索任天真無作無營自在身青葉髻呼雛弟子白蓮湖老惰耕人偶逢上座學觀骨免與東方難腐脣一咲蒙城門下士幾歸滄海幾

飛塵

九日偕諸弟及僧泛舟至和尚橋

蘆花風起雪平川數畝荒洲倚廢蓮小榜乍尼沙子岈驚禽忽破水條烟閒移竹影蕁苔地坐愛溪文荇藻天且與鷺鷗相伴看平分僧月載歸船

黃平倩至玉泉以書見要偕道趣之馬上感舊有作

曉枕濃和發清噓知是佳人呼我字翩然一鶴

自東飛哳得巴江𩔖平至蠟花湍幅堆明巒要我共踏青溪翠怒帆一掣截長波馬不待鞭揉以巒頹藍疊綠瀉平田纈林稠葉點清膩當時京國好兄弟射堂佳月城西寺幾年拋沒嘆吹雲又作飛鴻留爪地老去怕逢緣熟人夢回每說金華事欲知銷折幾番心看我衣衫重疊淚

玉泉寺同黃平倩庚字賦

藍堆翠撲幾千年銀浦何人也覆船龍伯從来方闊地蚕叢緣此遂登天紅霞抹額將軍拜白

石濆烟幻婦眠閒與故人池上語摘將仙掌試清泉

關公祠（智者嘗稱掛山玉泉為四絕之二而攝山伽藍為楚斬尚）

平驅妖國洗蛟潭月下高禪獨自叅恥與攝山為伴侶為他斬尚作伽藍

智者洞用平倩韻

其下有龍淵潛通印度天雲疇螺子地霧頂椒王年就右為君枕迷津指我船向来神怪事勿為小儒傳

哭夾山先生時先伯修歸定

河陽三度放花春畢竟拋他皂舄身左手直教持老子空閨斷不哭佳人苔深舊竈丹池冷（先生好服食）胞發金臺白朵新淚眼一絲能幾許那堪分洒兩家塵（擇氏言西方中品為白衣名先生臨終見青衣来迎示以中中品字）

龍灣市

閒坐說諸宮高臺集古楓萬家寒鑑上一國水輪中遊蛉秋懷月歸蛟夜戰風楚天波捲去魚鳥盡依空

余蔬食三年矣偶因口饞遂復動葷輙爾有作用呈諸衲不獨解嘲兼亦志愧云爾

愛持空鉢嚼花寒白水青塩也自安山色每呼樓笠去月光只付橘皮看偶逢白社新開釀又學山公倒着冠珍重晚年趙閱道要將鮓脯間疏盤

生女

聞啼知得雌一笑慰衰羸龜筴頻占鳳家人屢夢絲瓶花香孌孌窓竹粉離離從此添婚嫁因

名向累兒

除夕有感

閒花閒月免縈神且樂明朝到手春前日枊浪亭上客今來留得幾多人

元日書懷

只合住烟雲全家鷗鷺群軟黃將柳信滑君上溪紋花榭因窓作對田帶水耘湖塘三十頃自看藕根分

二

[illegible][illegible]正王事更番作野遊三童四冠者西嶼址江頭不巷連祠竹沙村帶石洲官私與禪講一味勸心休

柳浪初正 有僧寄山予

旋賒白髮蹄衰翁舊業今緣次第空山鳥乍聞新梳磔峽僧遙寄小玲瓏坐消纖雨輕陰日開踏跡黃淺碧風収拾方橋與蘭槳待看紅蓮慢流中

偶成

閒坐閱年光青楊倍倍長漸陞貧等級乍入老班行僧說觀空法道言續命方酒人頻啟事麴糵供心王

擬將

擬將藤杖伴袈裟賀却新年便別家湘竹廟前盆浦口不知何處看桃花

偶作

靜東三三肤多年得效方不知緣底事動輙漢龔王

范生善形家言自山西還將歸豫章詩以別之

一身直出雁門關踏遍堯封禹跡還收拾行縢與笈子待隨徐福上三山

二

携將雙目入雲堆白石蒼崖日幾迴但得向山先報我衲頭親自領僧來

三

三年擲却皂紗巾五柳家風一味貧願得龍沙休帶印兒孫只作愛山人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孙度無涯初校

吴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五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康酉卿閱

詩

遊石洲

愛取春江一抹澄斜帆疊疊柳層層閒來袖得佳石予付與山中好事僧

二

三番石上聽歌脣轉眼楊花一紀春座客十來

消却五更無一個六旬人

舊太守徐濱岳觀察岳陽偶道敝邑詩以送之

江風灩灩綠條絲父老争来拜戟支門外熊轓攀處子掌中貂㡊弄嬰兒肝腸似月氷皆徹恵澤如春艸不知一片酒香亭上石摩苔重寫洞庭碑

代送徐觀察 送若為徐公門下士

華堂春嫩碧芽肥又見陽和使者歸南紀霜崖留政蹟洞庭波月澹容輝弱蘿有寄千尋直孤鶚垂吹萬里飛三載少林門下士謬持空鉢乞傳衣

柳浪館同龔散木小修賦得雪中新柳

纈青縈白幾千條胡粉聊將贈舞腰當日輞川無此景強于雪裏寫芭蕉

和萃芳館主人魯印山韻

乍雨乍烟作艷陽高齋幾度角杯觴偶逢竹吟溪幽處只覺山心水味長松下壓槽經月醉花

間彈局一枰香主人恰似玄真子細雨斜風載漪航

二

愛看幽鳥嚥新陽每遇嘉陰即倒觴盡日竹烟消酒去有時鶯語入簾長春塘雨過波紋亂花塢風回蝶翅香行到碧橋深柳處一帆涼月漪吴航

三

蘿石森疎倚夕陽主人投轄客傳觴天高未覺

鶴營曠松老方知鶴夢長山雨山烟濃淡着溪
紅溪碧淺深香醉來一覺雲門路藤枕梔笙泛
越航

四

幾田傍檻折迷陽流畫春槽曲水觴竹色淺分
溪浪滑花枝斜照夜鬟長清言屢射當場覆豔
語頻勾隔坐香皂帽青鞋從此始敢將𤬪笠附
輕航

五

幾番對酒惜頹陽耶為飛英送一觴竹裏葵蔬
尼客久山中甲乙倍人長仙畦屢溉新分藥道
帙犆薰舊賜香上馬揖來無别語米家曾乞載
書航

月下

明月照我身宿鷺熟吾貌床几落柯文臨風忽
一咲滑月貯空潭如以照衔照遞互發光明幽
陰洗睛檉面石張枯桐自發淒寒調疾風傳遠
林萬籟振清竅

月下偶成

冗懶遂成性人皆笑此翁坐依藤架月行傍藕
塘風萬事溪聲外一生雲影中自從甘曲枕不
復夢三公

雜葦

柳塘三十畝芰葦翳其半寒毛與垢癙餘却青
娥面童千屬鐮刃飛光激流電疾風卷殘枯倏
忽青天見照我池上人露鬐白團扇芰荷一簇
風碧水千文練送能入東溪招鱉過西堰鱗介

掇族行知有蛟龍遯

夏五月雨不止

宴坐烏皮几昏昏似苦禪夜燒防水吏街鼓送
神船野客圖茶社山僧訪芋田尊罍那得滿旋
典葛衣錢

柳浪偕諸客偶題時午節將至

榴花歷歷爛青枝又到分絲剪艾時布穀語乾
辭社老寒皋舌長畏童兒酒人每自欺新戶騷
客頻來競險詩花路柳關閑不啟免將肉面照

清池

賦得風雨亦来過

瘖窣高齋柳窮陰到亦多雲齊千畝稻雪捲四時波竹裡鑪烟出花間艇子過醉来即高枕夢境也清和

戲題十姊妹花 叢中有紅姑娘花極紅

纈屏緑屋引成行淺白深朱别樣裝却笑姑娘無意緒只将紅粉鬧兒郎

早秋曉行入寺

溪深菱炎香花落讀經床露葉千疇拭風梢一院涼白頭驚目予玄飲烏梅湯轉入村林去瓶罍只自将

秋夜獨坐看月

淨緑雲千樹玲瓏月一池就花未掃石宿羽忽垂枝懶與烟霞稱閒于水竹宜山中招静侶錢客似鷗鷺

柳浪禖詠

假寐日高舂青山落枕中水含蒼蘚色窓湍碧

梧風適性榮花石書方去烏蟲酒人多道侶醉裡也談空

二

蕉衫烏角巾半衲半村民蒔藥常占日澆花每刻辰澗毛分淨侶瀼水貸西隣卒歲學為稼樊須也小人

三

得得尋花去衝烟過柳居見僧詢母字為客檢方書幽夢通巢鶴閒心繫沼魚浮塵無可競競

得也空虚

題澧州沈大夫加恩册

碧水青崖戀主人呼他魚鳥作齊民山中不問栽蘭戶庭外長留駕鶴賓官舍有時唯洗石印床無事只生塵渚宮巴國爭傳語看取天花暈錦新

謝魯印山惠舟兼荅来札

白鷗飛来油口濆尺書听得自脩鱗憑将貯月籠烟水泛我輕雲冷石身濯足且呼田道士浣

兼先約杜詩人鑑湖一曲幽如許賀老終當作
近鄰（邑舊有呂公濯足池及杜忠亭近稱浪）
書尾以濟川見期非所望也因述鄙懷以
報
巨川舟檝竟如何不那湖湘烟水多荇藻自然
生遠沚鳧鷗終是樂清波環池帀木仲長統細
雨斜風張志和白日黃雞底相惱玲瓏爭不為
君歌

八月十二日同諸公看月水軒

掃却層雲去無塵可翳空鑿窓臨水上引月到
亭中入座鷗鳧氣吹衣荇藻風閑尊半白盲寧
不借脂紅

湖亭對月述懷同散木作

竹氣荷烟冷不分石泉汩汩夜深聞每隨流去
呼杯子但覺風来掃樹紋百畝池臺唯貯月一
家亡事只依雲廢菴桴木頻棲止漸喜從鷗不
亂群

中秋對月同散木作

百年看月幾廻盈那得中秋度度明縱使清光
常満満若無勝地也平平朱欄碧榭垂千畝白
水青霞過一生醒即抱觴眠即枕腮毛漸漸有
霜莖

秋夜坐月水軒同龔散木劉繩之賦

一綫露雲棱微光湿青樹空翳與庭昏摠被風
吹去虛欄當水心是月流連處頻夜厭清光衣
衫浣花露世間濃洽物到眼即成故無地不追
随只似如今遇空階歌瘦石寒影清而怒試問

月中妃雞皮凡幾度拋却射烏兒億載牧寒兎

柳浪雨中時親朋多自場中歸

自起約書床爐烟細細長稍呼營酒客新試焙
茶方夜雨花棚綻朝盤豆角香親朋遮来往間
與校頭場

兩弟自文戰歸

離却至公堂飛舠出漢陽新衣荷碧色遠覔蝋
黄香箋牘頻頻出文章字字商家傳弧矢訣箇
箇解穿楊

偶成

自將白水照衰顔也合長林豐艸間便欲易名辭故國只愁借姓與青山溪邊酌月傾高戸花下題詩嫁小蠻海錯一筐書半紙門僧新自淅東還

和散木韻

開適也相宜秋杆徹暮棋晩花殘蓓蕾古搨亂裝池雲脚繞檐雨秋容漸上詩家家貯新釀等取菊開時

二

君監馮敬通休心壯歳中始生菱浦月送老石門風每笈横波自憫憐戴屋虫禅鋒示妻子輸我作龐公

三

只合卧雲休間驅歎段遊愁來鷗失渚夢裡鹿尋蕉碧水青烟市紅糊白果秋斗湖新月裏蕩箇小漁舟

四

老無出處累也欲趂明忙月課偷花戸日攜看麓床暁風綿子落村院尾松香遍部謀新醸空盃待夕陽

五

開随馬少游鄕里度春秋洗藥松根下分花水市頭請雲遮谷口與俗割鴻溝一味鷗鷺去長年百不憂

六

落葉蔽秋磯殘霞雨洗暉彈花蝿帚匿掠竹水

鷹飛白足遺櫻屐青娥送道衣庖童覓鱠去兼買紫薑歸

七

遍識今朝士無如隠者親酒澆種柳客圖寫姓龐人鷄魂司茶具彌猴盗角巾贈君柳浪水堪浣胃中塵

八

空潭獨影誰箇是好相知毎咲鵬心侈閑憐鶴量危眼光常照綠面貌日浮危一往青山去還

愁鷗不隨

再和散木韵

平生叨不宜擔糞與圍棋強捉山公笋生填逸少池窓前微點石花底小栽詩稍欲裝風景休推臨老時

二

藤紙書一通裴詩王集中時清傳雅語椅婉變騷風麗體収花露方言辨鳥虫緑綈閒貯取一一示諸公

三

頽毛老去休擬伴赤松遊盡室營新麓全身觀古丘雲巒閒品藻花月小陽秋欲作天台訊東陽有便舟

四

山居饒水石消得一生㘩夜雨沉丹竈秋花蔽井床古苔頑樹瘿乾牘老魚香夢裡迷山路斜帆指漢陽

五

稼圃也優游山莊又一秋迎風収栗子過雨剪花頭自洗蒙苔石聊通滯葉溝閒中真本艸觸忽與忘憂

六

夜雨水平幾朝暾樹樹暉籠中珍鳥語天外拙鳩飛古杖藤花笠垂緜板摺衣形容堪畫取画作肩溪歸

七

幽居長在定直與簡編親東魯先夫子西方古

聖人侍兒泉洗面座客鳥唽巾幾日僧寮去山房一半塵

八

酒正含揮誰醉鄉甲令知睡魔擯五嶺愁伯放三危詞客花盈斗錯奴醋滿卮清譚都撥去人許雅歌隨

六月二日盛集諸公郊遊至二聖寺仍用散木韵

孱崇與秋宜枇杷樹下棋衣紋粘艸地人影散

花池石室僧流梵霞江鳫譜詩空揩聊戲馬預
取茱萸時

一

莎徑許誰通香寮紫翠中窗銜半嶺日院鎖一
池風認藥汲花片闇題得艸禹玄言三五夜小
欲困支公

三

祈東名僧休儒禪結伴遊藻心遮戒律觴政點
輌丘髀吟啼虫暮雲盤怒隼秋小章閒理棖歌

板上漁舟

四

靖節一生懶秋来有底忙妻兒團菊社賓客守
糟床西肆馳蹄熟東隣蝌甲香山中無姓字呼
我作高陽

五

白馬紫韁游溪光湛碧秋蛾眉司酒監大鼻領
曹頭袖點蕎花雪抔香芎葉溝山房閒料理菊
晚景吾憂

六

閒尋古釣磯樹影與波暉乾鵲一生喜焦鵜半
畝飛奴囂亡酒具客醉唾僧衣又趂蘆花去長
歌緩棹歸

七

偶然深樹裏乍得野鷗親蔓棘妝閒路松風聒
静人橋邊紅累子花底碧紗巾怕掠青苔去空
階不楙塵

八

獨樹扣鏁誰幽人覓故知斜鬟溪女笑了路板
橋危山戶虫封蠟花鄉果薦巵白公君記取是
處有僧隨

九月初五日得三弟京闈第三報志喜仍
用散木韻踐前約也

高科晚取宜先着是早棋潭躍新龍子天還舊
鳳池恩門侵曉鬯秋卷早朝詩一點射堂月閒
尊憶昔時

二

東華曉氣通南省謝班中絕景霜蹄道垂天考翮風酒浇退筆塚花煖蛭書蠧更念同門友藍衫待至公 時王丁諸友被落

三

扁塊破除休幾年禽向遊全家呼季子舉國號糟丘帝里雲霞爛故山松桂秋名成不受爵同上五湖舟

四

讀書依梵侶靜裡幾番帖白骨通文字青蒲作

講床月花根幹老天女鬟鬟香偶見題名處梔燈感渭陽 先作御舅卿書亦中第三

五

四海論交游文場二十秋卷中生紫髭鏡裏换霜頭古寺隣宮月寒淙響御溝高堂微啟齒鋪却幾年憂

六

辭却舊花磯紅塵路曉暉豁心千葉老蝶翅九衢飛愛紐纒高士濃竿餌布衣賢昆得第日走走看山歸

七

慷慨歌燕市依然屠狗親遠山隨酒媪胡粉抹天人異服花紋梓高風墊角巾緋袍一夜雨浣却素衣塵

八

百畝青山誰孫藤即舊知閒雲長遠曠倦羽避高危重疊花前板朋從几上巵沸板三五稔季也擲冠隨

舟行黄金口同散木王田飲

鄉落也陶然籬花古岸邊田翁捫虱坐溪女帶竿眠小港蘆租户低倉米税船河刀與生酒興劇不論錢

又九日偕諸存及諸季昆散木陳正夫王田登高孟溪劇飲

笑謔略卑尊飛籌迭盋盆一灣茶棗市合族水雲村小管吹蘆葉魁壘卧柳根未須量斗石強飲倩齊髡

和散木登高之作

落白度微岑紅霞帶碧林漁箱風卷目客哨晚傳金波嘗勞魚尾雲梔舌鶴心醉歸如夢裡歌馬路昏沉

贈陳正夫

學書不成去學劍拋却鉛丹買弓箭六韜不直一文錢穰苴終作灌園漢稻黍不收收莠萁勉将方口救窮賊古紙烟黃書一通赤日方街磨大硯涔波尺沫濡枯魚十年不識孔方面記得

魁梧美少年手把牙籤頌書傳花前月下幾吟哦顛書自掃白團扇高冠大袖走文場身經大小百餘戰幾年面上堆紫烟直腰曲背走鄉縣家園賣盡子依人不及西家老曹掾身宮磨鵶命驛馬五行勞碌君自見詩能窮人窮者工瘦島寒郊無飽頓新詩字字挂人口不與妻兒充饑嗌如今貴者不讀書腹中猶如酒食店自來好語出饑腸一字堪酬五十絢我亦辭官作乞兒他時同入歌妓院

寄小修

鄉園是處有花芳不敵深山老蔓香十載交游塡上國一朝文字榜都堂玉因刖足多酬價砂到飛身始驗方社曲城南饒古寺休将名姓語支郎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表孫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于書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閲

詩

村居禊題

古柳半心枯樓臺瀉碧湖山花權作侑溪鳥乍
名奴隣叟詢難字田家掛曆圖老松饒韵枯屋
底近千株

二 余族自丙戌以來大魁者一人通籍者一人鄉書者三人入鄉校者幾四十人

村中業儒尤多鄉書亦三人

稍似朱衣巷兒童問禮詩一村垂大帶十里望
丹旗小榜依鑾市枯楊卧水祠樹皮如蘚石老
畫寄生枝

散木和前詩仍用韻答

小雨潤苔枯魚又集晓湖著書要惠子作帖與
官奴夜語天台約秋山濕布圖霜花眉漸老着
意養寒株

二

山居無可好只是好吟詩砌葉封盂戶鑪花戰
茗旗魚商塡小市狐㸃聚空祠偶到騎羊路紅
柑綴滿枝

再和散木韻

空堦銳艸枯山影落澄湖花下春雲母霜中課
橘奴移家求水石捨宅事浮圖一笑掀髯去孤
峰絶頂株

一

白石青烟夢空花水月詩禪鋒摧老敵糟壘豎

高旗雲濕蒼筤嶺江寒杜若祠柳梅多手植忽
已見孫枝

山中舊齋

山禽漠漠墮霜翎戶外長搜老茯苓瀟柳根中
抽夏筍梔花枝上寄冬青竹蜂入壁垂千穴天
棘縈絲滿一庭猶有數行殘粉字古槐西角舊
傳經

集沈青平齋限韻

霜月寒衝屋松風夜入爐麗歌飛楚雪方語襍

吴都閭裡藏幽島花間命女雛一窓雲氣冷向水對清酤。

二

角杯椰子釀沉水博山鑪酒至申三令詩成償五都茶花披冷艷笋竹放冬雛瘠飲何妨夜西隣有濁酤

齋中閒夜小集

久語緑𩇕殘重帷犯月寒尋常杯酒事動作歳年看石眼穿花瓣霜巖碎馬肝静思膏火理一倍使心安

二

去去壯山殘寒灰决定寒隨他花錦爛只作水雲看空月舒顔面閒窓語肺肝新居頻料理扆喜竹平安

歳暮書懷得風字

拍板付青童哀頹一咲紅斜波水閃日虚屋柳啼風櫥影溪紋路鷗心鶴貌翁顛毛雪種種只合老墻東

二

衰至學無功家鄉是醉中更無催老曆只有解醒風日日添鬚白連連喚頰紅騰騰一枕去直欲傲天公

次峯字韻

平常心遠處即是最高峰小闢池三畝横開室幾重花枝宜古瘦酒味去甘濃莫道追隨厭讀書老亦慵

二　時小脩北書至

近治添囬道當窓卓小峰書来燕雪满夢去越山重谷水烹茶冽螺烟滲紙濃経冬人事减多半為花慵

咎魯卽山見賀新居之作

東亭故宅昔曾過旋着新花剪舊莎簾逺頗宜低度曲門寛兼得大張羅鳩巢喚婦真成拙爪屋隨身也覺多試問柳浪湖上柳幾囬秋艸幾春波

小竹林蠟梅盛開兼贈主人

頓覺水沉麁幽香襲一湖瘦枝梅韻格鮮𧨡挂肌膚月下高真夢烟中靜女圖主人無俗累花性也清孤

水仙花

琢盡扶桑水作肌泠光真與雪相宜但從姑射皆仙種莫道梁家是侍兒

癸卯初度蓰中示社友及兩弟

拋他銀綬去躬耕半踏鄉村半市城竹大許年成老友梅開是度作同庚但憑鬚髮稱前輩轉

覺聰明畏後生紫鳳檀槽香拍板聽來都肖水泉聲

和僧韻因贈

山僧能險語酷似李才江坐久衣粘石人歸雪滿窗看雲開竹戶會境寫花幢手把枯藤去孤清鶴一雙

甲辰元旦飲劉繩之梅花下聽歌時一衲在側

小艷催花發長眉帶柳來醉憐迴雪舞老怕失年杯笑靨生春暈禪心試冷灰一尊一板去村舍幾題梅

穀日小集五弟春艸堂得穀字限韻

七尺捐酒杯一笑三萬六紅袖間緇衫烟水疊絲肉花光薰冷雲溪紋緯春穀寧為去水鷗不作在樊鵲蕉波捲青天高空墮寒玉鐵板鵾雞絃長歌倚脩目柳浪千本柳腰肢舞不足誕傲貽衆譏達者以為穀

和穀字韻

江皴日夜鳴頽綠眼底屏山青六六茶花冷齒燒春雲酒暈生腮紅照肉先生吟詩新履道兒童覓硯舊紗穀只覺營生讓恕鵬未許凖飛奪倦鵠水響風枝件楚吟濃烟淡月隨燕玉競争角險建騷場徹夜燈花守魚目規紅縷碧推好手入地搜天快神足詩成佳惡自平章除却莨稊留嘉穀

看梅用前韵

海上佳人字萼綠一笑曾傾三十六古來相女

如相士莫使精神掩豐肉既却東家惡朱粉不
御人間閑綃縠一枝素豔倚蒼雲夜夜諸仙逐
龍鵠驚魂冒雪走三湘客夢隨風墮群玉氣條
繁蕊亂高清引得時流妄標目詠物寫生同一
肖不貌而工神巳足孤山昨歲附詩筒千里函
題寄不穀

代廣陵娅用前韻為崔生作

低鬟染就宮雲緑蹙裙曉展瀟湘六揚子橋東
梅嶺西歸魂幾夜銷香肉輕粧淡抹淺覞眉愛

著生衣棄紈縠一身飄落等吹花千里家鄉任
白鵠東鄰移去復西隣那得王昌與宋玉梅花
終作處士妻海棠暫試詩人目賣珠補屋是何
人方領長環窮也足但得夫婿不從軍同向沙
田種麻穀

集五弟春艸堂

草堂紅碧盡離離輕熱輕寒正好時種藥且收
曾效子修花惟去取低枝窓間畨舌聽言鳥堤
外風鳶看小兒欲與少陵添故事入春先作海
棠詩

看紙鳶

等閒一葉破高雲一簇妖童十里塵便與富兒
償酒債不須更倩鄗仙人

花朝月下泛舟限四韻

練水拍平橋流連暮復朝却將花歳月收入酒
科條溪閣千場咲風柯十里腰玲瓏歌莫止面
上怕紅消

浣溪莊落成同社中諸友賦

一灣澄碧一絲繙洗却平泉艸木塵溪上唱歌
隨孺子樓頭作客盡仙人鵁鶄帯月移西瀼蛺
蝶分花過杜隣白石青山從此始不將簪帯惱
居民

二

溪光梔齡煖紛紛漸退喧囂漸不聞堦下每流
無柭水窓間時有不歸雲糟壇屢建三章約花
社新頒九錫文一曲乘楊十里板醉中偏倚后
榴裙

賦得溪上落花

碧溪香重水鱗鱗飄雪回風舞最新欲止又飛如照影乍開忽亂似分身愁深孝女江頭月夢逐陳王枕裡人欲託遺芳付仙子任他楊柳六街塵

余友黃鵠生與所昵相去二舍為置符以召各藏其半題曰花信風社中雅其事作詩詠之

剖得銅符與小蠻一回和看一開顏香封字字

花題驛錦騎程程月作關雲裏快呼王母使雪中愁上藁砧山劉郎謾恨仙途遠流水桃源咫尺間

二

藁珠新節出仙官使雨召雲也不難油辟車中呼小小善和坊裏取端端江頭作押逢青鯉花下移文付彩鸞縱使黃河如帶水雙符依舊碧琅玕。

清明

弱女縈絲筐藤花刺路傍柳繁風絮亂波淺水芽香老學耕田法貧添省事方頭茶與鮮筍刻日待新嘗

雨中集龔名世平遠樓

江干絲雨洗殘春瘦朵濃條取次新桐葉烟中遮去艇麥苗風裡數行人鐘彝㽒鼎辨商周識緗帖閒翻晋宋塵碧艸青畦煩指點尚書高壘臥麒麟樓在石馬橋近王襄簡墓

偕崔晦之過二聖禪林時諸衲子出紙索

書戲得猪字

柳瀾滴瀝潘春渠牡丹已老木香初黃蕉白統薇香廬唾雲沫月課空屢剡溪十丈雪不如長眉辟支手自舒波折瘦硬結淺疎細如春蚓濃如猪書成詰曲不能讀牛鬼蛇神者誰歟天竺胡兒解我書

石馬莊夜集得封字

苦瘦角詩容題函半尺封夜沉歌板怯窓冷印香慵酥瀉杯光灔燈分字影重君非文戰苦何

以約談鋒

甲辰會榜題名至時舊友及諸弟在場屋者皆被落因及之

無翼而飛無脛走辰發幽都巳南斗一丸紅蠟半通函喧殺青童與白叟珊瑚未盡鐵網愁霜蹄暫蹶麒麟吼了知姸醜任瞳人未必臬盧眞好手柳浪千頃雪粘天月下寉尊花下日隔年兄弟校眉鬚面上浮紋添八九南郭種蔬西郭田山前着屐山後酒少年愛惜等佛名今日公

然破敝帚幽窓日上篳紋紅絶勝朝參與卯酉頽毛那許更烏紗花鳥雲烟共白首

四弟栴檀館即事

淙淙石脉溜春渠長日關門掃地居蓮葉漏中傾研汁木香花底讀方書叢筠傍屋多藏鳥小市通江易得魚洗墨焚香幽事了遲莎皆艸任澆鋤

和散木韻

暖風吹雨溉花畦榮辱何勞問木雞窓下止容三畝月門前親看一丸泥功名且自輸諸弟家政都將付老妻碧水丹崖身自領黃柑斗酒伴鶯啼

二

廢垣耘得作春畦幽客時來載黍雞蜀葛細裁三尺雪吳瓶遠餉一封泥金家遏末封胡弟半百高柔萊子妻蔬水雖貧聊自觧幸無饑苦使兒啼

集子靜水明樓聽歌仍和散木韻

百畝春蘭盖碧畦玲瓏且莫唱黃雞青綠屢買鴛紋水紅袖頻麾燕嘴泥峴石坡前山簡客天花塲上淨名妻千枝萬朶黃家去聽取嬌鶯恰恰啼

散木方觧誓不娶詩以嘲之仍用前韻

漢陰無侶灌蔬畦枯枕寒釭坐曉雞未許少湯能沃雪也知狂絮不粘泥家鳧自伴龜蒙語野雉聊為牧犢妻割袖个裡聽懺悔辟將黃蘗止兒啼

偶成示衛道人用前韻

丹鑪成砌藥成畦枉把刀圭事犬雞料得此身雖暫毀辟如土偶作漂泥寒山宛爾稱兄弟龐叟隨緣示女妻未轉枕來殘夢了晨光又動曉鴉啼

竹香

潠雨拖煙濕幾叢空階十畝月玲瓏但憑一抹高寒氣洗盡千梢豔粉風深院鶴腥人去後孤雲僧老鼻觀中松花栢子差相得纔有微芬也

不同

二

削盡穠華是此君碧欄銀沼醉氤氳全憑出格幽微韻體出無聲太古文定裡只消風引月夢來唯覺水作雲穠材寫畫湖州派清冷知他聞不聞

喜小修至自燕 時病方去體

藍衫脫卻作歸鄉心了無官也不妨客過試開陳白釀病餘聊服地黄湯謾追吾底新朝事且

竟山中舊睡方拼眠大觥與長管一齋闌入少年場

竹林限四韻

百田經眼地倍倍惜高寒遶屋香成澗摩天碧洗瀾花頭豐似煩枝底囀如丸縱是酣名客頻遊也桂冠

二

百畝亭亭綠風梢作意寒只如無市井長似有波瀾適性琴三疊尊至藥一丸蒼髯白塵尾都

學晉衣冠

竹林為官谷物今屬小修四歲中凡三易主矣余頻年興作故後半以自箴仍用前韻

閱人如郵舍旁觀意也寒年年山易姓事事水催瀾免作勞生計都無駐景丸東移復西改似沐猴而冠

偶成

已去白雲層空江理釣罾竹方曾受削樗老不

墻繩靜悟競巢雀閒觀撲紙蠅辟纑聊易米裂却舊吳繒。

碧鮮樓小集談養生

浮榮歷盡嘆膏花曉起方知鬓有華弘景遁成矜白日樂天老去事丹砂聊開小閣延方士拚取深閨鎖夜乂雲外鬢眉烟外語一瓶相對社前茶

甲辰午節觀競渡

平湖新漲滑如油十丈紅旛繞樹流我有敝綈

三兩幅也将裁去掛船頭

二

碧酣樓下水平谿濯足池邉日正西橋上橋下人如蝗只愁翻却孟公堤

偶成

白頭學得一無成倦即抛書飽即行漸老始知窮本艸多閒方喜讀淵明東家流水傾庄買西角叢梢逆壓生擬與樂天為近舍借他歌板佐鶯聲

湖上碧酣樓落成

聊作棲身地遂成隱者家三四脩劄子四度看荷花碎影方塘月蒼烟活水茶稚川徒自累白首戀丹砂

暑中舟行入村舍偕冷雲及明教居士

深林棗實紅沙鳥立陰中曠野雲烧日平川雨洗風酒香知杜近村靜識年豐漸看河橋上提攜有醉翁

二

拋却舊衫紅披簑向此中微雲縹碧水深樹綠洸風官稅粗能給山貧了不豐撲頭隨袖子猶可作龐翁

初入村居

割愛聊芟竹薙荒暫作橋雲嵐披舊址花鳥歷前朝澗伏多年雪山深太古條南華志恠者不違小逍遥

二

一泒松篁路聊通曲木橋山空狐女嘯樹古鳥

王朝花入玲瓏榭溪今婉娈條不知鳴近遠共
覺去人遥・

七月六日

瞥眼花成實驚心鳥作橋婆娑巫覡笑齋沐老
僧朝薄月流煙竹田風怒水條餘生施靜嶠轄
覺世途遥

山中

是處堪銷伏深林半沼臺水繞驅熱去月適送
風來滴歷松間路幽澄雨後苔十年前後事雷

火與飛埃

山中限韻

山氣親藤杖花光耀酒鐺好風排日至佳月徹
旬明僧院碁頻覆田家座屢盈騰騰清睡裏證
得小無生

吴生貧甚所遺輙寄詩以送之

踏遍吴闗楚陌塵榆花空對白羅春如何四海
袁居士偏遇人間憔悴人

二

謝氏青山入夢多騷人終是惱湘波白公有語
君聽取命壓人時不柰何

徐景鳳元輝恭訂

門人袁炢度無涯初校

吴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七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詩

入德山舟中偕寒灰冷雲雪照諸衲子及雲影居士月中有述

一帆斜月隨澄川似有人呼鐵笛仙老生青山為眷屬生來白社有因緣幽探處處書成卷淨侶年年載滿船料得浮蹤無定止住時竿影去時烟

舟中望黃山

識面三十年登臨繞半次濡雨出層嵐未曾留一字青山笑主人何事近相易墨瀋汗巉屼數晝他家事主人忽沉想為君搆幽麗兀然三四峰反覆無可記孱陵一萬家家家立生翠倍遂倍高爽淡冶如龜睡昔我登郡樓微茫見葱髻越三峽而南千里盡平地見培塿則喜何況發姿媚見色不見山此是山三昧

中秋偕諸衲泛舟洞庭

市地雲銷盡平湖絕點青琉璃天子月香水海王城怒蛤排帆立神魚掣練行山僧精觀忍一倍發光明

甲辰中秋後二日禮德山鑑大師塔偶成四偈示同行諸衲

少年學得跳胡神十地三賢眼上塵老去無端呈敗醜倒持霜刃與他人

二

流水高山只自聽白雲終不礙峰青貪他一口龍潭汁枉却金剛般若經

三

電走星流也是遲龍潭不見是親師而今石塔牢龕取正是金剛出世時

四

棒頭有眼師辨取饗裏尋文我不知前日少陵祠上過秋花秋鳥總如詩

秋夜宿德山絕頂翫月前此看月江上頂

有善卷壇

江月峰頭月清光訖冣多稍能增潋灩終是讓嵯峨深谷高巖在蒼顏白髮何古來師善卷未必解塵羅

龍君御載酒過德山見訪一別十三年矣感念存没不覺悽然已復自咲舉觥相樂遂大醉

十年一瞥意蒼茫話到青山且盡觴兒輿泡漚愁起滅聊從烟水映行藏閒吹玉笛翻新曲醉

倚天花入道場試去武陵谿上照頭毛白盡老蕭郎

龍君趍邀余過新置山莊莊在翠微中甚幽僻

掃石移尊去披雲曳杖行岡巒頻轉換郛郭偶生成溪盡田家出山迴亙路平遠峰稠叠起蒼翠樸軒楹

二

閒即攀蘿上僊来枕石眠田廬陰翠壁鷄犬入層烟竹院通茶戶山鄉近水壓主人心但了勝作苦形仙

三

買足青山地幽田構屋居暮烟慈竹嶺秋水菊花渠煉石為方藥磨嵐寫道書丹砂如就得授去即仙廬

四

閑却層崖道人間了不知漁樵分氏族花果認千支滴露新梧子条雲老檜枝龍髯曾此去戀

鋈也堪疑

德山遇大智龍湖舊侶也

湖上烟巒一抹青他時覿見望州亭也知魯國真男子要識中郎舊典刑

二

好伴青山作主人門前衲子去如塵法堂草長深三尺更與腰鐮走一巡

德山簡劉憲使

碧渚蒼烟分外奇浪中丹雉影離離雲開絕壁

趨庭吏溪畫春林見戟枝暇日山臞多對語清
時苗郤也俾詩南陽子驥今誰是正好從君覔
路岐

二

龍潭秋水碧鱗鱗好向桃源去問津雲裏高牙
如洞府花間生齒類仙人嗟他善卷非同世記
取金剛是故鄰為語殿西三桂子青蓮今已悟
前身 憲使蜀人許卷二桂花下

德山遍入諸巖壑

總被閒驅使登臨也未閒霞光紅濺壁水氣綠
浮山遍入雲岐路熟觀石面頗似曾經眼過想
像不知還

蒼龍君御見憶之作君御詩云我家德山
不得住故末句云云用博一笑次篇聊為
解嘲亦可作一段公案也

雲嵐已是屬閒身高下青崖日幾巡看盡德山
好烟水只緣不是武陵人

二

眼前巒壑任高低身裡尋身却是迷正在武陵
溪上住不須更覔武陵溪

德山聞長嫂去世慟念伯脩感而有作

未亡亡去竟何悲腸斷坡公即世時今日德山
峰頂上吞聲重作哭兄詩

二

山北山南累亦多愁綠不盡奈他何花源正好
深深去又聽人間薤露歌

別龍君超君御兄弟

打疊歌鬟與舞裙九芝堂上氣如雲無緣得見
金門叟齒落脣枯嬲細君 時君御演出金門記

九日登高河洑山

高閣俯蒼崖下有花源路料得避秦人入山從
此去潭水洗山膚膚盡紅霞露老蛟挾瘦石千
古盤渦怒溪上盡漁郎誰識花流處事往白雲
新人去青山故桂却茱萸囊長肅倚丹樹

夜入桃源縣月中

深村把菊香壁影拂船涼和月和烟市全山全

碧水丹崖不自由無因閑人會仙樓布帆飽趁
瀟湘水幾處青楓黃葉舟

二

溪島溪花盡寄聲花源無路只空行陶潛老被
漁翁悞枉把青山累後生（来詩朝余不入花源）

三

溪流片片疊春紗紅樹前頭又一家寄語青門
種瓜叟種瓜先種桃頭瓜（来詩有種瓜青門句）

四

縣綠離離

入桃花源

溪雨濯雲根花林水氣溫睡鶯常守月仙犬欲
遮門綠壁紅霞宅丹砂石髓村人中幾甲子洞
裏一黃昏

二

白頭了髻子花裏去如仙島㝵雲霞斫人耕芝
朮田庚年春紅藥生先在蒼烟認着鑪香去瞿
童火尚然

水鄉高雲排鶴路怒沫響魚梁岩茵垂綸客溪
頭舊姓黃

望淥蘿山有懷江淥蘿年兄

好在青谿曲巖花石乳新空聞流水引不見淥
蘿人明月層層岫烏紗面面塵十年求道侶能
不憶仙鄰

題桃源縣

闊處雲常至僮來鳥亦隨仙人成邑里煙水作
城池山有容空地溪無不怒時偶然嵐翠起一

青鞋不破武陵春歸去西風一面壓荷葉山頭
聞杜宇（余村居名荷葉山）桃花源上別秦人深
村稻熟泉當戶廢苑茶香寺作鄰可是無花無
地主祇緣無計得分身

夜深不寐起視星文遂成謎語戲別君御
兄

北斗闌干南斗橫竹林今夕夢難成願憑織錦
天孫指譜出陽關疊外聲

答君御諸作

三

花戶當雲闢驛門臨水關何年騎馬客跡斷採芝山古井沉烟霧空潭洗面顏丘陵一變海一度到人間

四

洞外一長揖人仙蹤此今看君如水影要我似谿雲花氣熏崖戶霞光繞茵榻往來江海上鸞鶴與相聞

伏波將軍避暑石室 四首

青山憔悴故將軍皆甲年年卯水紋受盡蠻烟與瘴雨不知溪上有閒雲

二

行盡跕鳶水上頭褁屍方始得心休閒驅款段隨鄉里我亦君家馬少游

穿石

溪上望穿石歆懸如甕乎石底望溪山山如鏡裏平平翠疊中一峯天矯起淡與奇相值幽艷忽無比鬼斧鑿天真刻意出新詭一處幻

瓏千崕爕花藥虛空不受雲飛仙無停趾唯有地籟風終古來遊止時時隨落花飄渡秦人水

水心崖

獰龍負巨山一往氷潭睡春沫與秋瀾洗盡青山蛻石膚鑑水光遞互發清麗轉盻分瘦妍生動各有意我欲舉鐵網拔出珊瑚翠付與種桃人置之花深地他時攜秤來石上聊一戲

桃花源和靖節韻

一笑叩烟嵐白雲今幾世桃花不肯流溪水無

情逝竅開渾沌亡樸散羲黃廢青山一舍郵仙家偶來甜白頭老黃冠鬅手事耕藝呵呼隨里胥鞭答了官稅岫老鸕鵲斑谿淺琺瑠吠日供冠裳騶寧曉芰荷製緬想紫芝人驂雲戲相詣洞府蕭堂深雲霞空禀厲天人一昏旦人間百餘歲宇宙何不有謾勞作聰慧迂儒飽世情俗腸非境界紛紛辨僞真等為方內蔽常聞列子風可以駕烟外長驅入仙林徧覓心所契

桃花流水引 花源稗逸幽思索懷抱上夢中如有所得今日地從流水

引亦仙家竹枝詞也

華陽巾子碧絲環紫府簾前舊押班阿母筵頭爭一擲醉中輸却小蓬山

二

路逢簫史不回身風裊芙蓉繡領巾雲裏自然清格少但憑閨艷作仙人

三

袖却紅雲侍紫皇誑諧長是困東方乍來不識天顏美只道頻嘘列缺光

四

夜深仙犬吠花關私過雲英與玉環天上看来偷律重玉枇一顆謫人間

五

掃斷紅霞陌上塵青鸞白鳳集仙真吹笙擣藥皆厮品要作蓬山罵坐人

六

闘州筵前霞作堆花宮無事濫驅雷麻姑向說水清淺又過扶桑看一回

七

東海群兒拜木公腰間常繫鳳凰籠絳裙一舞三山去驚起扶搖滿翅風

八

光碧堂前催賜衣少年天女弱腰圍而今花樣新奇甚不用銀河織錦機

九

畫到朝元會上来春風坐遍小瓊臺閒聽蔡誕輸龍語引得諸仙笑似雷

十

澆盡銀灣水作田全憑奇僻傲諸仙老来猶自耽兒戲弱水洋中泛鐵船

托龍君超為覔仙源隱居詩以寄之

雲石村中且卜廬憑君為買一峰餘全栽芝菊為疆界盡寫雲嵐入券書門對仙童澆藥地巷通毛女浣花渠閒中每愛天台去好與劉晨閒屋居

竹枝詞時阻風安鄉河中

一溪繞順一溪灣一尺繞過一丈還船子已愁篙括水兒童又指帽兒山諺云黄山戴帽必風雨何名一篙河水勢甚急

二

蘆花枝上水痕新南市東村打白鱗只在梁山山背面梁山何苦不離人

三

武溪葱翠獨稱梁正望黄山一點蒼三日風頭兩日雨謝公昨夜拜梁王黄山有謝公祠梁山神即漢梁松也俗呼為梁王

四

儂家生長在河干夫婿如魚不去灘冬夜趁霜春趁水蘆花被底一生寒

送寒灰入叅上兼訪陳遇卿

青峰只在兩眉間何事三四不駐顔信是黄冠多俗品不曾俗却謝羅山寒灰三過武當皆未入山

二

玄編檢盡蠹魚殘不載雲官與鳥官未識上真真本末君行試取藏經看

三

摩肩簇綺沸如雷早向天門道上來為語別峰佳絶處玉虛巖底出瓊臺

四

少年擲却敝頭巾老去常思箇裏人葱嶺走來無隙地莫教踏着一微塵

九月二十九日同羅服卿及社中諸兄弟登高二聖寺用扇頭韻

昔去逢秋至今来送九帰菊殘将入枕綿老漸裝衣定起書黄葉杯闌語翠微禅翁兼醉侶一種不相違

二

竹裹将雲去窓間看鳥歸酒香沾浄具花氣着僧衣老圃推先達星壇禮少微塵勞君莫問問着與心違

服卿訪余抑浪不遇俟我沙頭既歸服卿再至遂用前韻贈之

千里勞君至三秋俟我歸柳殘多葉字蓮解一池衣逸格臨杯見新思入路微雲山心揔在未與宿根違

唐堯胤自貴竹過訪用君御韵奉贈唐昨歲出關

夷馬向東馳青袍敝許時袖中三尺雪夢裡一竿絲泥酒呼鸚鵡披詩想荔枝武夷若再至為我道相思

唐堯胤以詩見投用韻奉答唐從貴竹來

滚滚飛塵路蹄輪相伴居濁祢澆瘴月顛艸雜蠻書弔古悲無忌憂時託子虛蕉杉涼似水騎馬欲馬如

閏九月一日羅服卿唐堯胤王以明劉繩之王連王及方平無煩兩弟夜集齋頭得成字

竹外閒風雨瀟瀟又滿城杯行蘭炷落話盡酒鱸鳴卷石歌蒼瘦寒花倍老成喜逢嚴錄事三五令中明

賀當谷七夕露坐

山亭漠漠冷秋烟只在懸藤古石邊眼裏何曾離好竹耳中恰似有鳴泉稍開僻徑通斜月坐看明河憶去年巴水正長天正闊綠楊門外有酤船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豸度無涯幼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八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詩

送唐堯觚赴上

蒼顏白髮竟何成醉裏酣歌指帝京喜與中郎不姓字羞從槐蔭覓公卿健鷹每欲辭韝去俊馬唯須帶骨行君過酒人壚上看荊高到底氣如生

燈下觀菊花影同社中諸友賦

清媚知無敵披麗實可憐易方唯月裡難寫是風前卞予影皆好傾城背亦妍趙昌真秘本一洗黛螺烟

二

一片離花譜吳綃墨未成何人工點染添我作淵明月浪沉沉路風香淡淡情騷魂多念汝夢裡屈先生

三

只與屏爭艷全憑幻寫真光光能取影葉葉解不問蘿月思前世松風夢故人黃荃信好手沒骨有精神

四

淡月蕤蕤碎微風剪剪𩃁折從欒大手寄與化人居藻葉菱文浪雲宮鳥紀書烟光與焰水一種繪空虛

五

舞影將流地額香乍可聞玲瓏千朶月碎瑣一

窠雲押以無絃韻吟成沒字文長時嗔罔兩或恐近夫君

六

山中頻領畧得意是蕭疎半赭佳人後一簾溫語初墻頹生畫意蛇闘悟顛書離即成三昧超超寔起余

七

靜語一堂薰兒觥屢付君檐窪捫水影游戲寫風紋倩女帰時魄巫山嫁後雲異根如滅却亦

可嗅清芬

八

變體初從墨名家但姓黃空花新女弟烏有舊兒郎爾作仙人謎和成珂客方浮生虛妄等一倍感歡場

送羅服卿還夷陵兼柬陶孝若年兄

釭花吐盡酥杯重惜别綿綿話曉鐘雙髻奚奴肩繡衷一鞭驄馬出芙蓉但知作叙千皇甫未覺籠鬚笑士龍寄語歐公門下士青鞋將過紫

芝峰

五弟清梵閣落成閏九月九日同鄒伯學王闇然王連玉劉繩之方平弟觴其上得清字

隱几牙籤横蠹魚漸次成花枝合苑影騷雅一棲聲租薄盤飧瘦人閒笑韻清籬東香未歇展限與淵明

聞省城急報

黃鵠磯頭紅染淚手殺都堂如兒戲飛羽馳騎塵驟塵報書一夕三四至　天子聖明臣斂手胸臆快盡天下事二百年來好紀綱辰裂星絲委平地天長閶闔叫不聞健馬那堪持朽轡書生痛哭倚萵籬有錢難買青山翠

閏九月菊

殘黃睞白也堪憐舞向先生屋角邊一與清閒為伴侶幾番瀟散歷風烟霜林已是呼先輩秋蝶無因識暮年拚取家醪三百盞葛巾狼籍枕花眠

過五弟天花館同劉公琰王尚父小酌

艸艸命罍罇秋花瘦滿盆題詩紅相業坐語綠槐根僧懶遲鳴磬鴉昏不過村開簾見樹影月在槿籬門

月下坐小閣

雛女笑啞啞睞簾委委斜酒澆清苦月詩樹穿寒花影落田風鷹光分坐樹鴉侍兒供茗碗幽事在山家

秋夜痛飲李上舍家和公琰韻

冠珥墮紛紜清言了不聞鑪焦鳴暴雨杯沓卷
春雲醉眼常疑柱頰書亂掃裙主人苛酒政起
立誦彈文
　卻公琰邀過禪堂訪諸高衲
白衩與烏藤相邀訪定僧君言未合齒吾屐已
先登但省乾無事何憂百不能如臨幽澗水雖
小卻清澄

二

幽院日清和墻苔與徑莎到來閒星少始覺頂

毛多病亦強人健愁猶勝客歌且休談出世入
世又如何時寒及抱病
　過法華練若
瘦栢多連架寒花半入缾山僧輪指語幽客倚
牕聽苔壁三年墨蔬園十畝青茶烟細細起竟
日鑠崇扃
　夜話清梵閣限韻
蕭蟋葉滿窓楓落話吳江坐久枯蘭爐言深倒
酒缸寒泉鳴廢圃脒月影高幢碧循方塘曲昂
藏老鶴雙
　賦得野竹上青霄拈三江韻
烟勢分層岫寒梢瀉綠瀧鸞翅抜地洗龍羽撲
天降雨押敍頭重飈田个字雙隨根来𡈽舍遮
影入西窓翳日巢幽鳥敲風吠小厖簷頭懸渭
水屏裏繪湘江曲路通斜閣交枝覆斷矼微霜
天女粉幽語梵仙腔椽笛知遺族漁竿識舊樁
染成雲泛泛帀以碧淙淙自起操三弄時来倒
一缸主人那浔比唯有鹿門龐

　和五弟韻
覆地蒼雲濕垂天綠濇濃窓開生翠疊簾卷膩
烟重妥尾千梢鳳拏空萬部龍入風旗轟縣亂敲
月珮環徙嶰谷追遺律篔簹墨舊晱高寒排雨
氣瀟颯冷雲胸漾壁頹藍水遮門浩碧峰湘娥
斑漱灔莊叟籟于喁銅幹平欺栢霜髯欲傲松
橫分清偃蹇側雜醉龍鍾鐵畫唇鉤鎖麁林杜
刃鋒帶書蒙蔡格箭栝羨吳儂碎影琉璃榻鮮
香琥珀鍾他時裁笋籜規製取芙蓉

過田我在鶴壄

小窓低檻綠氤氳門外車騎了不聞五畝池臺三畝宅一停花竹兩停雲鬟姬偕引罇前笑濁酒催酡面上紋為語窮顛王老子幾人開口得如君

看諸友奕

竹影風軒外楸枰石子聲暫憑閒調度消却苦經營烏犢連花墮紅雲潑面生旁觀亦自喜賴是學無成

二

窓下歌襟坐無人不看来時聞飛似兩忽有笑如雷得意天山捷沉思槁木灰經營定何許九地九天回

初冬夜同和公琰龔散木閒譚

雲樹蕭然丈石居清曇遥夜薦霜蔬佳言屢似飛香屑往事真如繹故書窓外影閒雙睡鶴燈前手冷一編魚寒花瘦竹差相得白首承明夢亦踈

風林纖月落

瑟瑟殘規吐泠泠小籟吹偶然低遠碧恰好透踈枝罥藻勾蘿去籠烟壓露垂歸樵與去艇處處杜陵詩

二

輪淺虛籠樹歹斜乍避鸞一痕光淺豔萬井氣森寒恥作粧奩喻聊為烟水看江湖多釣侶時與校魚竿

三

碎影平侵檻疏梢半妥輪裝幽来隱合布景與詞人只在風篁曲長依水石隣東郊西浦上不信有飛塵

四

簾卷烟條重窓分翠疊澄詩要林處士圖請趙吴興活景通千巒閒觀倚一藤匡床誰對語合有韻高僧

畫有工似有工意工似者襯而近俗工意者遠而近雅作詩亦然余此詩從似而入意者

也何遜之題梅也似而意者也子美之幸不
析来意而意者也李群王之王鱗霖霖可謂
工似然亦不俗如林處士之霜禽粉蝶俗矣
至云踈影横斜水邊籬落可謂意中之似若
李錦瑟輩直謎而已如雪詩則云欲舞定隨
曹植馬人日則云舜格有苗周稱流火此可
與工意者道扰謂之似亦未也唐人詠月多
矣如云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深沉古雅
非子美不能至云暫将弓弁曲畨與扇俱圓

此惡道語也似而俗者也

夜話春艸堂限韻

刻日春杯釃消時筋管織問風傳巷語備體襍
香奩山水堆唇角烟雲上指尖世緣如骰子遇
着偶然拈

二

螺子春生豔蛾眉老蓬織祇宜供剪尺不可更
粧奩特纈抽絲嫩新花出様尖朧西見弓矢一
見一回拈

三

陶令情非給廣平賦偶織鸞臺朝洗硯春艸夜
收奩倦翮猶思獵村眉也效尖白頭伴毛穎陋
上亦時拈

喜蘇潜夫至枊浪座上限韻

入門簪鳥亂紅葉照青衫童子䟫弛笈花驄乍
解銜氀頭傾灩㵱卷裡出巉巖屐聣跫音至秋
来信幾緘

二

側帽花垂髻斟杯酒污衫驟壇為佐領麴部是
兼銜話久風掀席思奇笋出巖半宵酬和語題
滿一封緘

三

小灰呼藤杖微暄去皂衫花陰當檻落鳥影入
杯銜對日浮三爵他時老一巖暫来猶有禁佛
語口須緘

集方平弟綠蔭堂古槐下即事限韻

率爾生幽意非關對水山苔枝垂酒盞乕葉墮

烟鬟只此雙眉黛舒開一座顏姿姿醉老叟頂領曲如彎。

郡人来言楚宗事久未得　肯感賦

阜囊飛羽掣風馳不道天閽叫亦遲漢法自應栽大尾淮南何意袖金鎚黄蒿野望千家哭白髮心傷一路危王業艱辛二百載湧将九鼎綴輕絲

二

塵頭飛騎竟茫然望盡雲棱目角邊秖使遂来

繞兩載楚人機動已三年從知鹿死非隂地轉恐鳥攢欲暮天國體藩規俱莫論老臣塗血也堪憐

小修久住沙市蘇潜夫邏之十餘日矣雨中集劉繩之高齋小修忽至賦得十灰

百里三田約無朝不盼来未曾離口齒忽已到池臺酒病花銷去詩心竹引開貧當舊老圃苂艸去塵灰。

賦得裙拖六幅瀟湘水

細簡匀匀疊長擔靡靡瀾風田千皺亂花遶一拖寒洛水胭呈幽謝家練比看兩般俱死水爭解舞驚鸞

賦得歡場害馬

惡態頻来見清談事每乖杯微合券客庭老晒禪花遇月長篙戶篸山屡憶家每當歡飲夕三五散如鴉

乍寒集王連玉宅小飲

淺屋低簷下春花滴小槽著闌思蟹足話久覓

戭袍竹語調刀切雲啼擣拭高等閒歷寒暑頭裹換斑毛

集小修貧當谷偶成

東家貸矮屏西家貸華燭髻鬟錯巾冠歡場稍穠縟虛窓澌瀝風四圍遮被襆涼月廕叢枝十畝莎庭緑主人季次貧衣馬欣馳逐三秋客渚宮百金倚吳肉歸来雙羞囊風枝掃空壁徼佞列樽罍情侈歡不足幸有萬竿篁寒梢瀉春渌蕩盡管絃心豁開烟嵐目何處覓清歌微風戛

小玉

月下過小修淨綠堂試吴客所餉松蘿茶

碧芽枯試火前新洗却詩腸數斗塵江水又逢真陸羽吴氛重溷舊翁春和雲題去迮筐葉與月同来醉道人竹影一堂修碧冷乳花浮動雪鱗鱗

丈石居小集送蘇潛夫得風字

底事心難盡窮宵說未終半槽平口水一葉打霜風寒月銜煤焰枯株照粉紅别未元白語多

分在詩筒

代

隨倒東門柳那堪折贈行早知雲易散何忍夢難成小玉終無匹汪倫只有情别来林處士賣鶴買新聲

夜坐讀少陵詩偶成

嘗聞工書人見書長一倍每讀少陵詩輒欲洗肝肺體格備六經古雅凌三代武庫森戈戟廟堂老冠佩變幻風雲新妖韶兒女黛古鬼哭幽

塚羈遊感絶塞古人道不及公也補其闕化工有遺巧代之以覆載儼僮蘇和仲異世可相配剪葉及綴花諸餘多瑣碎紛紛學杜兒伺嚮任嗚吹入山不見瑶何用拾瓊瑰

王田先一夕尚痛飲叫笑如常時侵曉三弟来云田病且革以為戲也急徃觀之田奄然逝矣遂為長律哭之

道病猶疑謔那知畢竟非命輕殉粉黛形老德甘肥事業憑脣立家園信手揮分身銜酒陣一

笑觧愁圍黒白人人是恩仇面面輝牢籠心入竅輕巧語當機望節朝園社聞歌夜欵扉乍来乾鵲喜忽去飽鷹飛六月綾紋袴三冬葛縷衣頂愁酤少直不畏室啼饑面古堪描畫耳頑耐剌譏飢中無糝粒袖裏有珠璣世法紮愁檻歡場馬脫鞿醉猶喧夜月死不待朝曦破屋遮遺薦寒簷倚素幃一城俄冷落四衆早欷歔在在盤飧减門門笑語稀襟懐詩客盡氣運酒家微貌熟人頻夢名輕鬼不威魯巳䰟宛變𥗝死埦

芳菲猶勝西隣叟黃金帶不歸

送郝公發南下

雪子落紛紛鳴濤遠送君夢回牛渚月書達敬亭雲俗薄休懷刺交浮莫定文王充如有論應使蔡邕聞

和東坡聚星堂韻

東烏無語僵寒葉曉起漫堦五尺雪穿簾樸慢綴斜風補碧紗紅景幾絕殭膏乍溢紫栽生研冷𢃄枯霜頹折千梢櫪壓鳳翅垂萬尾齊舖烏

鱗墟近墻老鵲不知人却立氄毹如被掣月園三百沸溫瓶盈盌漚花瀉文纈高禪潲坐𩲡諭床佳言衝口栴檀屑楊岐偈子再三題龐老機鋒時一瞥東坡先生寫雪真不用煩言與喻說杜老梅花詩亦然廣平空有心如鐵

甲辰初度

偶然臨水見蒼顏且喜安身紫翠間老去無心防白髮衆中開口問青山文書狼籍恣情看賓客逢迎學語閒三十七年恒河眼試觀那似舊

潺湲

二

閒花閒石伴疎慵鏡掃湖光屋幾重勸我為官知未穩便令遺世亦難從樂天可學無楊柳元亮差同有菊松一盞春芽融雪水坐聽遊衲數青峰

三

弟兄相對黑盈顛便是逍遙地上仙瀟碧堂中雲委地柳浪湖上雪翻天長繇古褶緇黃隊皓

齒修眉水石邊不道為官無一可為官無此日高眠

四

溪派疊疊遶山旁手植𣏌楊許大園夢裡不思龍尾道閒中聊葺鹿皮衣要圖麯蘗千回醉且作搶榆數步飛躍足亭中人娃呂咯花時過鈞魚磯

十二月十七日五弟初度

任運悶年光不識支干易但聞蠟梅香知弟生

辰至二十八番花一開一回麗讀畫古人書識
遍天下事家世安國學鐵硯工文字無射不穿
楊一徙看聯轡屈指兎目花黃時甫再歲千里
宿舂糧養就天他翅

五弟生日同諸公集春艸堂得文字

寒月高齋乎鶴閒竹烟梅雪迷紛紛偶然筆落
珠成字悞被人呼鳳作群萬石厠腧香史册八
蓟杯杓走天文眼中鬚鬣聯翩去任我南山壯
領雲

又次三弟韻

文藻如今更老成風流人識小馮名胷中早有
春牛氣卷上時聞擲地聲五字詩催筍管亂一
簾香散酒籌橫他時得第煩天語幸免鞭笞及
老兄

立春日偶題 此年閏九月

秋來喜遇雙重九歲裡欣逢兩立春重疊也知
天好事流連無過老閒人山茶吐暈紅侵肉寄
酒吹香白到脣水榭一區微料理湖光逖取醆
琢新

梅花

空階綠淨影踈斜戲把清枝壓鬢華老去已無
兒女態春来猶愛典刑花蒼雲白石長相對明
月寒塘自作家擯却鑪香與尊酒幅巾聊試武
夷茶

二

瘦枝逸格總天真不屬東風旖旎塵尚有纖梅
為使倅可無修竹作同人花前乍許孫登嘯座

上唯容靖節巾國豔名葩毋豈少祇緣無此秀
丰神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弥度無涯校
吴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九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詩

乙巳元日

湖柳侵街水接門東風纈纈澹微温久乘下澤無官韻乍着紅衫有摺痕皓首頹顏俱入市碧芽新鳥又成村婦来且坐梅花下倒却鸎黄四五罇

外甥毛雲花燭詩時年甚小

王立映澄壺兒郎洵美都香含新荳蔻花引嫩鵷雛窠小頰過額烟輕欲散鑪韋門素業好付與外甥盧

人日自笑

是官不垂紳是農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隱不蒿萊是貴着荷芰是賤宛冠佩是靜非杜門是講非教誨是釋長鬂鬚是仙擁眉黛倏而枯寂林倏而喧囂闠逢花即命歌遇酒輒呼篸一身等輕雲飄然付大塊試問空飛翕澄潭影何在蠖虬龍屈伸頹烏方外内下惠本介和夷逸乃清廢

寄黄平倩庶子

任他吹露唔青天割水求脂也可憐謗篋祇堪助道品羞囊休問買山錢金華直冷披霜入瑞艸談深枕麯眠一靜一忙閒比較試思誰是地行仙

百年身世付踈頑只在溪花浪柳間已分髮毛捐白足但憑牙頰使青山夢回巴國雲千里書到蛾眉翠幾灣龍不隱鱗真可恥漢陰甕裏省機關

寄曾長石太史

天祿歸来且道装高齋八九瞰瀟湘花前白恰新雲氣枕底青山舊日光竹影侵溪朝洗研柳梢披雨夜焚香故應禪味如鹽水宿世曾爲青艸堂

夜起同廖道人扣王生門索酒酒行而雷
電大作衆皆辟易余與孟豪至午夜乃休

夜暖不成寐披衣聊起行一街絲雨暗半隙幌
燈明壁上烟黄字甕頭點滴聲乾蓮與烘筍倍
覺有心情

二

天意蒼茫悪奔雷駕雨風書翻入甕裡兒走匿
床中拍案山公叫霤唇兒盞空歸途那用燭電
火照人紅

留長石詩來約以寒食見過用韻荅之

湖上腰如許那能不繫人到門青李帖屈指永
和辰筍簇抽篸嫩旗搶戰火新雲山無屐少只
少自由身

春分忽大雪同小修賦

湖光揺碧柳拖黄青帝如何尚縞裝似與天栖
添粉澤聊同飛絮鬪輕揚斜穿霧縷霑鶯温亂
捲風鬟詆蝶忙提寫爛紅深雪裡怕人悞作輞
川莊

苦雨

且莫問提壺春風一半狐暮雲啼滑滑曉樹語
吥吥夢繞飛花社思牽線柳湖無方可醉得濁
酒坐灰罏

乍晴述懷

竹裹新晞喚叨雛幽人情緒逺江湖偶因訪藥
偕緇侶久不吟花長白鬚社日雞豚讙ㄓ里醉
闌筍錯夢東吴春来肯饞誰搔得方外閒尋校
搶姑

長石過訪共宿二聖禅林次日至柳浪遂
有三峡之約

寒潭氷月潛鬚眉話到鐘沉唄冷時緑水攜来
尋和者白雲収去贈相知閒眈碧柳新莎地認
取長林倦鳥枝謝客已堅雙屐齒峽猿巫雨任
追随

新晴

鷄鳴聽逺鐘淒清入寒嶠曉挽氣微暄絡絲簷
鳥笑花香乍襲人窓邊一痕照温風汯露光塵

歛青天耀逸思如繫鷹繫解心浩浩出門見平
湖流水清而覩村酤白瘦杯沿堤呼所好

送惟長先生歸定途中偶成

板橋係柳黃泥路曾是從公送人處麻衫掃地
領沾沙萬里一聲公又去長堤雨暗血滋衣旛
旋遥遥捲飛絮白楊無數鬼啼風三十六人唱
烟露人生要死何用愁白日紅輪攀不住赤髮
黃卷懺他生皓齒清歌樂朝暮薄留風雅駐歡
場高築糟丘驅大怖一斗憨憨睡賓池大士心

許佯頼怒少日倔強老更頗料公拍手蒼羅樹

曾退如太史返棹江千雨甚宿楊上舍家
令門僧持卷來覩夜坐有懐敬題其末

爛瑳坐銷紅長吟短噫中潈天車軸雨撼地后
鄆風夢去雲連峽詩來翠掃空習家池上酒何
事外山公

二

山鬼莫吹燈羈心感少陵話中江渺渺卷重岫
層層嵐重千畦衲雲開九節藤聯床今夜雨空

對嶺南䬾

泛舟便河

一棹碧蒼茫蕉衫碎影涼風音和鳥語水色與
天光岸老蒲根出沙平荻荀香蹄輪何滚滚對
面即滄浪

二

禪板住尊罍青溪曲曲廻魚開知浪静鳥喜覺
風来漠漠新雲樹荒荒舊沿臺一番見高塚一
度使眉開

送蘇潜夫赴上

去去日華東晴霞似火紅好辭杯底月莫畏馬
頭風謝客休馳屐張融且豎銅緋袍白手板勉
矣偶塲中

遊章臺寺和小修韻

飛塵冷冷消人語隔烟遥雨洗青畦道風薰白
正苗竹深存廢碣僧老話前朝覇業荒殘盡虛
名只細腰

二

碧水蠲忙去紅葩引笑開兎葵傷故國孤粉瀟
空臺古屋螭生菌深房畫鑠苔松音與梵響一
洗大夫哀

三

雲捲三分地塵飛六國王自然歸藏劫不必問
巫陽古壘荒遺構澄波照冷篁廿年雙屐指頭
白話兒郎

四

碧者新琅玕入門碎影寒幺絃將水聽青黛作

烟看且樂時花艷休悲故壠殘南威他自美與
廢豈相干

午日沙市觀競渡感賦

金鱗拆日天搖波壯士麾旄鳴大鼉黃頭胡面
錦袜額疾風怒雨鬼神過渴蛟飲螫捉觸石健
馬走坂九注坡傾城出觀巷陌隘紅霞如錦汗
成河妖鬟袖底出中冠白顛鬚下立青娥朱閣
玲瓏窓窈窕輕烟情語隔紅羅北舟絲管南舟
肉情盤相促歡柰何雲奔浪激爭撫掌亦有父

老淚滂沱渚宮自昔稱繁盛二十一萬肩相磨
西酋中璫攟幾載男不西成女廢梭琵琶賣去
了官稅健兒半貿播州戈笙歌沸天塵捲地光
華盛狡十年多耳聞商禁漸弛緩努力官長蠲
煩苛太平難值時難待千金莫惜買酒醼君看
至德中興後幾人重唱天寶歌

夏日同龍君超傳仲執蕭季星龔散木彭
長卿崔晦之小修王小白泛舟便河得橋
字

好作烟林譜微霞帶水條平平鋪碎浪遠遠出
紅橋天坼雲鱗見江澄暑路消山光與黛粉一
種是逍遙

又和龍君超韻

白板赤欄橋石根繫小舠風傳初稻信雨應熟
梅潮柳密兼烟重槎枯帶蘚漂洄沿無定止只
似野雲遨

劉元質宅宴得金字

遠水輕雲意孤桐野鶴心消磨歸酒政游戲入

花林趙姊雙名燕盧郎一字琛麗公見亦悔湘
水錯沉金。
龍君趙徽集章臺以看花臺為韻偕遊為
林伯雨傅仲執劉元質蕭季星崔晦之小
脩
碧篠當烟出朱華帶渚看佳人吳笑語公子晋
衣冠始覺歡殤盛爭言雅道難經時覔快友纔
得許如蘭
二

一笑爛雲霞青娥驅鬟華章臺新馬足洞口舊
漁槎秋水人人月春風面面花不同愁宋玉蕭
瑟對東家
三
天際颯輕雷濃陰潑地來叢中避粉黛樹底卧
罇罍數點將穿屋移時忽泛臺只疑舊歌舞化
作雨雲回
陶不退以容城諭丁內艱歸滇中至敝邑
殤其令子遂痓焉於其行也詩以送之

麻衫如蓍別芹宮那復哀殤客路中幸免西河
夫子慟稍存羸博古人風憫毛換去三停白相
業歸來十度紅富貴幾何愁苦劇令人翹首盼
飛鴻
二
十年塵土敝衣裳瞥見昆池舊景光無佛稱尊
雞足老與天酖大夜郎王蠻娘乍隱溪花笑番
客逝懷瘴艸香秘藥如山砂似鐵試探何處有
仙方

七夕偶成
天上一昏一旦人間甲子周年不分黃姑織女
夜夜烏鵲橋邊
二
兒女紛紛乞巧先生老矣何求不用丐靈烏鵲
唯宜拙守斑鳩
病起新霽見月乙巳中秋夕也
病起初逢月雲開笑亦開雲隨殘悶去月逐好
懷來墜葉疑清露新香瀉綠醅冶心雖校淺仍

昇欲然灰

林蘭閣同王以明先生及尚欠謝道人小集偶成

涼月下空蹊蕭蕭静者居休心花事斷忌藥酒舡厓竹外披烟鶴尊前帶子魚盤飧聊復爾商略古人書

送君超兄還武陵

碧江波疊曉霜肥換盡生蕉細縷衣榴火爛時諸彥集蠟梅香裡一騎歸糟壇博社輕揚入鶴

侶鷗群自在飛狂渚陽山憑寄語道人覗夢久相依

二

山水心情謝永嘉斷溝殘石漸盈車高齋是處鵓棲墨娃閣頻分燕作家袖裏新書驚惠子卷中逸韦困張華烏藤白恰仙仙去知入桃源幾樹花

龍堂招提觀影戲精絕入解前此未有汪師中龍君超皆有作

楚俑百戲揔遊巡角底魚龍且讓新逆徃順初吳道子乍非忽是李夫人宮城隱約瑠璃國冠帶飄飄䫻飈匀水沫乾坤成壞等空中風篭火中輪

二

華鐙膏燭月玲瓏聖手當場欲繪空出像楚騷兼爾雅返魂斑巧與斤風絲覩縷折塵三昧萬劈千頭小六通喚醒人間石火夢無情悲喜片時中

三

造物聊憑意匠成縱無筋骨有神情木人自覺機關少粉本輸他笑語生世界揔依陽燄海鄰封知近闍婆城南詢童子条何晚烟水風光第一程

醉歸口占示凡公響音泉道人

不滌即狂歌蓮花漏水多醉來尋白足定起喚青娥梵唱填吳肉荷衣剪越羅亦知風景煞爭柰老顛何

當陽僧来邀游青溪紫盖諸勝

十載青溪約今番始赴期如雲投舊嶺似鳥念高枝藍壓仙翁井苔深鬼谷祠单将一喝去秤取布裩師

二

一澗珠翻處千山玉照時東衝西邏洒横版側厓詩僧老扶雛至鶴驕帯于随掌茶與谷水宿世也相知

登遨遊塚有感作示凡公響泉道人

古塚新新道荒凉漠漠楓荷衣蕙帯鬼燕麥兎葵風頽壘高陵變分趨逝水東莫言空不得何事不成空

将入青溪值雨雪凡公有詩見促用韻荅之

童子語諵諵雪花打皀衫雲低天慘淡霜老石巉巖恠鳥鳴枯桒空江立痩杉青溪騎鶴叟聊且附書緘

代青溪道士見招

青溪月和霜和氷蘂萬仭沁寒潭冷晝玻瓈背青溪花傍水帯烟斜東曲謝蘭香西曲蓴緑華青溪水雲根洗清泚朝浸角里芝暮烹王烈髓青溪雪萬頂千峯薇闊浦喚仙奴夜舂雲母屑君之来猿鳥笑雲為舟風為棹鬼谷罷談孝先徙竈驂鳳與駕鵠知非君所好吾為君招赤城之化骨及絶迹之髯君為我歡然而就道君不来雲山惧

讀経羅漢賛為黄竹石題

數墨尋行云不了義離指月觀趣半偈字風起雲流烟高石翠是没字経諸佛所拜

送雪照還吴

洗鉢焚鈔去瞻雲倚棹歌離鄉呉語變入咏楚騷多五老峯頭瀑三江雪後波飏衣櫻笠子袖手看嵯峨

又代作

四載椒林社精研只有君高談排嘿照獨往賤多聞江面瓶心月山南嶺北雲逆風香自遠無

彦龔芳芬

暮鳥投林和張明敎

霧卷復烟披嘈嘈話許時大都尋故侶莫是棲高枝半嶺雲千態疎林月一規夜寒風梟梟歸夢在天池

二

霞碧與山紅烟林繪繪中乍啼緑見月半妥為梢風萬點鋪沙異千哇帶犢同莫愁三市苦猶勝在金龍

三

渺渺辭沙嶼寮寮帶遠空分行来樹裏送影入池中小艇烟江月高樓晚篛風佳人天末許同此眄歸鴻

乙巳初度口占

南郭讀書西郭田一竿秋水一湖烟蠻歌社酒時時醉不學龐家獨跪禪

二

白石青山到處緣月高梳櫛日高眠無聞已是慚夫子四十于今少二年

乙巳除夕

十畝負江田歸耕已七年稚松雲偃地雛女髮垂肩貝葉翻将綻荷衣着屢穿貧鄉何可戀大抵為林泉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犿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詩

謝于楚陶孝若見訪柳浪得風字

交游南北揔成翁忽地相逢柳浪中細雨小添流藥水落花時逐渡溪風長堤雲卷千絲碧高閣霞舒十里紅七載東皐唯頌酒知君猶念老無功

春日同謝于楚周觀國小脩李澄之王尚夫崔晦之劉繩之過智者堂訪度門法師得心字時度門難後至此

數里碧陰森高禪靜亦吟趂花來遠澗聽鳥入平林歷盡權車坂稍存繞指金浮塵都歇盡未歇唔壺心

謝于楚由川入楚將東歸歙復此上有姬在燕也

蹄輪汨汨幾曾閒鬢髮蕭騷塵滿顏卷裹攜來三峽水夢中吟去九華山一江春月浮輕舸萬樹濃花念小鬟世態飽經鹹苦盡爭如歸卧酒壚閒

鴈字

我回聯絡幾回分整整斜斜自作群龍女波中呈様帖天孫機上出廻文長戈偶散平沙月春蚓時盤塞北雲䎙鵠驚鴻徒有語家鷄那得健如君

二

長鋒短折布空輪筆勢蕭踈絕點塵萬轄豈能無別意千行何事只書人青腰玉女霜前牘大翮先生化後身淅水巴江從此去湯將老健敵清新

三

常時風卷復霞舒萬翥勻勻點點踈雲裡豈煩倉頡氏空中誰讀典墳書鵞溪展去綃千丈榆塞回時載幾車毛頡禿來今在否月天試問老蟾蜍

四

總素無功法不傳幾將封事達天邊青山卓似含鋒筆碧霧濃如滲紙烟體勢已超寫翁上契書知在鳥官前明霞淡月睞睞見染取成都十樣箋

五

瘦畫娟娟半欲欹分如敘股絡如絲千行寫盡黃姑練一字題成碧落碑南浦逆風文破碎西江披雨墨淋漓斜騫蔓引黃沙去譜出胡笳出塞詩

六

篆烟劃月過瀟湘流麗森睞綴幾行禪客辨來知半滿儒生記去識邊傍田波影出雙鉤㨪暮雨催成急就章鳳鳥不來河洛隱年年編錄為誰忙

七

秋風漠漠散毫端護道迷煙逗浦難細去雲棱如界墨寥來星點似鉛丹繞從夢筆驛前過又向造書臺上看入夜幾聲嘹嚦去梧桐枝上一鉤寒

八

輕飄疏洒入纖濃掛角羚羊那有縱鵝點紛紜呈惡札鷹䲭險怒出狂鋒征圖毎暗逢婆雪退墨層缶石廪峰我亦頻年有蠹癖扶搖猶可一相從

九

一行行趁布青天只在明沙遠水邊孤點乍隨如帶墨數聲中斷似殘箋鷥黃借與填新曲鳳史煩為記往年莫道書成無雪跡江南洲渚有秦烟

十

儒生習氣揔難除萬轉千番楮墨餘入地也應為帶艸化虫依舊作蠧魚江南塞北難移性兄弟妻孥揔解書一掃雲閒狂蹟去研光千尺展空虛

送王以明先生赴南都試

酒新聽百舌鳴蒼烟盡處看君行梨花雨漲春流疾柳絮風香盡槳輕寶劍危冠真國士高牙大纛盡所生秋來怒馴天池老不怕垂天化不成

諸衲見過

閒即過東皋衲衣對酒槽袖中懷米帖花底讀離騷蒻卷鑪烟細窓寒石罊高貧家無可供祉水與谿毛

哭江進之十首 有序

乙巳秋聞進之兄卒于蜀余時伏枕慟幾絕嗟乎余與進之之交豈復在口舌閒哉進之死世誰復有定中郎文者已矣猶記令吳之日與兄商證此道初猶不甚信弟謂兄曰果若今人所著萬口一聲兄何以區別其高下也且古人之詩歷千百年讀之如初出口而今人一詩甫就已若紅朽之粟何也進之躍然起曰是已後為余叙敝篋遂述此意蓋實語也進之才俊逸奭

朗務為新切嘉隆以來所稱大家者未見其比但其中尚有矯枉之過為薄俗所檢點者他時曾欲與進之言而竟未及是余之不忠也然余所病正與進之同證亦不意進之之去若是速也慟哉郎君幸盡以諸稾屬我我當為進之删定藏諸名山以俟後世子雲也侄弟有錦帆解脫諸集皆屬進之為序甚獲我心然彼時詩不遒而文亦散緩今弟刻瓶花瀟碧二集安能使

兄快讀一過為弟叙而傳也慟哉弟交遊徧海內而性命文章十居其九至如寒潭皎月透徹底裏如吾進之者指不一二屈也進之有佳兒能讀父書可以自慰知進之所未了者高堂白髮然曾孫滿前老伯無火苦也中懷作惡苦不得佳語欲躬致東粤佶有邑乘之後素車白馬未卜何日挽章十篇郎君為我朗吟進之靈前或墓前亦可鬼未必即遍為讀數十回可也

石火乍飄紅匆匆四閲中才名巴子國吏蹟餞
娃宮沈海澄天月催芳爛蕊風不留長杷玩收
拾與虛空

二

綮有君遺蹟時時動我悲夢中呼白也卷橐哭
微之骨似凝冰石心如静水池太玄那得比屬
累有佳兒

三

一笑凌雲去高寒自少塵騷魂皆楚鬼吊客盡

泰人作誄傾南國移書詛北辰斯文凋喪盡何
用死麒麟

四

偏是佳人少鵝鶴日日鳴應劉皆早世晁賈竟
虗生雪澗寒當戶漁梁怒滿城憐才與惜寶天
似未分明

五

蜀魄悲鳴後巫猿叫嘯初峨嵋徒有黛巴水不
成書女鬼行雲侍仙鄰賣卜居浣花溪上叟情
切舊鄉廬

六

好手經爐冶佳時正老成文通才未盡元静職
猶輕妖作長沙鵩帳空澧水螢花源留蹟慶莎
艸肯堦生

七

節節來余夢溪雲湖柳邊浪仙神尚瘦米芾鬼
猶顛花國悠題品珠宮任纂編閒時出諧史一
笑謔諸天

八

湘水濯魂清紛紛蘭芷生艳花仙路豔薜荔鬼
衣輕喜去朝虞帝悲來過屈平沙蘿村口上夜
引瞿童行

九

作者心良苦悠悠世豈知近俳緣矯激取態任
斜歌江澗無澄浪林深有贅枝向人言似夢無
計解愚癡

十

開來好撿點因循媿少歲只疑如豆目未達似空心琴敗孤音絕林荒破宅深期君二百載隻字雙南金

送周覌國還會稽兼寄陶周望兄弟

江流澎湃處一曲是官衙小邑城三里荒垣市幾家斗湖曾載月浪柳也吹花躑躅真如蘭能禁念若耶

二

且莫聽啼鵑烟嵐路亦昏山連内史宅水到賀

公門曉月蘭橈市春風黛緑村箇年題壁處霜洗舊苔痕

曾退如雷何思過柳浪湖時退如初度有詩見示次韻荅之

醉秉烏藤手自扶閒隨鷗鷺過澄湖一江浩雪浮貧舌千畝深篁露頂顱且與青娥刪白髮休將五嶽換三孤烟蓉好在消搖侶慚媿虛名老顧厨 虞翻謂公安地形如蛮舌見吳志

曾雷二太史過柳浪用杜韻

雲嵐深幾曲五月氣猶寒月下兼花下林端更水端愁來詩監押老至道遮闌識得藏身計塵勞也自安

二 時兩太史方外婦談男女術云可得仙

勸我早經營三山海上城亦如憐素女其那忤方平青鳥曾經約丹臺也注名竹枝江上雨難道是無情

和退如舟中韻退如訪道田家有新姬併以為嘲

霞光猶繞芰荷衣紅袖前迎遠客歸玄髮返來猶可辨丹砂徒後却疑非三山誓許鸞臺入一鶴終隨弄玉飛雲作風神花作語看君戰勝幾多肥

黄平倩久無書有僧自蜀來傳其厭世余不信數日後陶周望書來云聞平倩有疾且求消息于余余謂小修曰必無他詩以志之

積雪峨嵋路三年涉去鴻岷江惟有浪巫峽祇

聞風驚絕西僧語愁深太史筒子聽定不死吾
已料天公
西僧來云平倩初病痺今巳痊復志喜
西望嘉陵信迢迢半影鴻黄州元不死白傳巳
無風小近臨卬黛新開郫酒筒僧言真實否吾
欲讓龐公後二事皆未僧語
彭長卿自武陵至公安遂甚困便欲由梁
之魯入都歌以送之
瘴雨谿烟痕滿面去日壯風打霜霰青鞋踏遍

武陵山溪流不泛梔花片千崖雲鈿繍盤盤白
是驪人眼不見歸魂夜夜攪春雲夢裡黄金醒
後変宵寒枕上疊征衫曉雨街頭典行卷囊空
難買沙頭春一騎秋風走淮汴袖裡慵開壯海
書画中自洗端溪研杜甫南池李白樓兎園臺
館靈光殿七十老翁健如銕騷場尚可背城戰
大耳紅頰洒百盞醉来猶挑梔花扇朱家門外
季布髠信陵席上侯嬴賤碣石天高曉月寒潞
河水滑秋雲濺幕府若逢裴相國一字應償一

匹綃
附險韻詩
初春畏熱過靜者居限韻
花氣鬱蒸下馬脫吴綾坐看細格下時有撲
紗蝿罄口與木筆非時聯作朋雛篁茁雁齒佁
葉披蒼藤阴蝶趂風廊香鬚沾其脣似彼青娥
子夢亦戀花繒瓮池供瘦石斜幌隱龕燈迴風
逆香縷裊裊青烟騰研丹窟今文時軌裂軻曾
雲山刻騷士穠香惱定僧

法華菴同諸開士限韻
送雲歸老岫荷篠量幽潭古榻連池損瘀禪看
謎衿開膠踏石屐小立探春騅竹路編龍子花
時過長男艸侵紅版谷蕉短緑天菴角熠抽寒
穗鑪絲吐縢蠶農人占九九童子邦三三溪鳥
藏深灩澗毛露浅鬖蹤經通老衲書額過精藍
欲訪東林去陶家借竹籃
又次前韻
惟石含斑蘚幽雲抱古潭茶助愚水策詩理入

禪衾白恰絲春社紅衫過篠驂䟽書沈篋笥紙
筆付兒男鼷鼠全河飲鼹牛一殼庵有冠徒似
芭自繭可悲蠶瘦削山容獨酣沉柳夢三近烟
紅淡泊着雨綠鬢鬖香醎煎雲母溪光瀉蔚藍
僧来伸紙看一幅古魚籃

殢㮇館雨中限十一韻

卧覌殘帖蠹閒撥吟池灰洗硯供梨汁分壚炙
芋甠蜼斑穿砌笋兎目長官槐謝艸吟三復支
堂看發廻思深泉透石吟苦将嘶枚敝册膠春

鹵花箋汙曉煤鴆飛頻帶子鳩雨不過媒種欒
愁沙澁墻欄值岈顇茜衫官長過小朋野人推
木壁塗畨像丹房裂净苔菘菁欲放湍自起嘶
旁萊

香光林即事用前韻

管綢弛三面禪心積久灰歲功聽尾卜天紐問
杓魁老蠹穿香節寒蠢叫古槐江花排岸出趾
水到門廻割裂窮巴衍俳優畜馬枚沉思竭廢
井久語墮枲煤乎鶴雛為父妻梅不用媒立窓

石皺瘦困雨竹嘹頹花杜僧来訊鷗磯長可推
附舟求洞藥置檻養盆苔作意為農去湖田怕
長萊

法華菴雨中諸公以詩相角限得六韻

苦發寒鑪窾閉書折殷敍琢雲裁月遍儷句槩
紅皆筆悞鋤缸落金清入梵諧分闈時一賽驅
悶發回徘古硯文全蝕廢鐺耳半埋毘耶多口
老閑引散花娃

菴中閲經示諸開士用前韻

乘急叅嫖女戒急怯聞敘香象截河流一非剗
衆皆悶觀百喻經奇勝千齋諧八十翁憐兒莊
語問詠俳我願作書魚死即藏經埋勝彼火坑
子以身殉粉娃

喜王以明自村中来同寶方官谷限韻

骨交削濃茁氣交和水鹽硯交破幽石空天徹
棬蘼十日九緘題秋水扃方奮銳毛刺雲山巧
鏤百戈銛東風鼓蚓竅發我小言詹兔自角妍
媸青娥突老鬅櫻梔本凡品况乃經燎醃髙枝

陰寸毛貞名濫宮閹鑄銅哭瘦島一徃何李殲
採頭鈍優孟豐兒口可箝女態非瘦肥茶韻出
香甜澙我㥩腸波燒烟如可枯應龍乘髙雲細
鬟舞盆惢

別王以明用前韻

一室閉冷雲花月擯無臚兀坐生泉石榻風吹
水簾花斑繡青銅夜夜吼紅奩微言破塵縷羼
彼昆刀銛野夢牽壚落松寮麗眷詹空潭侶水
影垂竿揖枯髯徃徃抽栗尾拾鮮棄其醃當其

雋發時吒肓排馬閹秀句傳活水死語遭爽殲
騷家心怳惘玄子口吃箝異物乗今直時味飽
軟甜窮恠鑄九鼎等以一毛拈尺水昂巨鱗吐
沫聊自喩

五弟新卜園居余笑曰柰物力不數何社
中遂以為韻作詩嘲之仍限四章各四韻

所紅栽粉竿作意綴春物長短稱身難貧兒貸
朱紋百畹貯虛空買破秋烟鬱莫似雜花林卜
卷典古佛官谷時以伽浪湖易余古佛余遂兼之名曰探花林

二

鑿池出方空日費十蠻力東谿招鶯鷺西谿捕
錦鵜束腹栔青畦圖租雲母食墻屏列肋中日
夜幾雕剜

三

螺子洗春雲空塘繫瘦鵲柳烟不蔽條遮得鴉
雛不裁剪緗波紋蒼根删古玉附僧覓紫綿钓
籠客西蜀

四

石鑰髙春風蘿棘森戈殳閒雲不隸館任意邏
門窬天花爛僧裓逼眼霞紋敷緼衣果小蠻茆
茨享淳毋音模

雪中限韻時寓沙市同度門作

天下呈新纈寒梅著典刑㷉沙温凍局擁罽讀
仙經蒼跡紛殘篆枚濤怒遠聽鷺饑卷似蝟蟲
窘宇如丁一國琉璃觀千枝發刃硎鏡開古水
照涎熱老龍腥漏跡埋畨夾寒凘結膽瓶禪心
降槁木僧夢怯巖扃卧客全肖蟄寒姑早驗鴒

皓姿三十里清遠陽吴涇

二

蒼茫沉地䫉吼怒峭花刑鑪冷荒茶譜年豐驗稻經王正書法首國今免康聽入樹古男女候晴卜丙丁凍毫書破字古綉結殘研岩闥䰟先入水窓夢亦醒分箋跡白事温水護青餅擀悶頻呵局思山屡敧扃歸兮耘舊圃餕矣憶原鴿欲訪佳人去寒舟閣淺涇

雪霽後仍用前韻

帘女倚花信陽官布省刑蘼霜淋故額窓彩斕殘經軋軋聲杪亂烏烏樂可聽題書邀寳月祝面憶添丁薰帖防新潤磨烟散古研茗花香後灩艇子過時腥老樹波千溜寒梅月一瓶粉光勻水市青僬樸門扃玳瑁喚盆鯽連錢玩小鴿面脂酣白戰決口瀉河涇

舟中晤月仍用前韻

陰潔如不掃風伯有常刑模閣雲初坼玻璃䰟乍經沙容熏雪看鑪響入泉聽繞閣梅題遯横

江鶴姓丁詩䰟將化石霜頡發於研河鼓呈天練蛟宮匣吟腥夜光辭嶺蛤含利瀉吴瓶窈窕宮腰國倉琅帘乃扃穿林眡凍兒觸葦叫寒鴿濯足冰清瀨剛腸惡濁涇

迎春日舟中宴坐限韻

妖靚樂芒神荊俗乃不典縮頭亂牘中通身如蔵蘭面窓理瓶梅幽香度前牖野心似緑稊一夜適春畎勁風破長雲飛片落如剪霜管刺春容鐵心寄婉孌信手抹溪藤霞舒而雲卷坐候

山翠濃青天菜疲蹇花艸與翎蟲作意為欺頑夢裡題玉泉枕上百廻輾

舟中風雪遲蘇潛夫遊玉泉不至和客韻

立晝寒枝影佳人宵不來掀帷抛斷夢憐筋高殘灰南郭頻愁顂東林每憶雷樹髡啼獢狖雲凍失丘壑江淪奔瀾疊山派膩綠顂精靈憑化神力假于髭一掃狂霾去千峰萬嶺梅

二

積陰負故臘莽莽壓天來白馬酸冰潑蒼梘死

凍灰祝晴頻夢火詛雨訖鞭雷撥閃憑毛氏流寒命艸魁歪頭花擁腫累絮衲隙頹看怙遮愁眼喔天鼓怒鬆青娥隅帶水負我一窓梅

入春屢作雪不見梅花仍用雪中韻作古詩悲之

寒花如古玉未出屢遭刑幽魂訴冷石怨入楚騷經置驛報花安未曉心先聽夢到訊不到澆炙瘦園丁雪心膠蠟蒂亂結如頑硎安得鶴膝枝一洗龍腦腥掃室待天女潔水貯空瓶按上

見羅浮諸仙門反扃菊格與蘗韻於汝猶鶺鴒絲紛縛桃李奚啻渭與涇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洲度無涯校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叙

序呙氏家繩集

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靈也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真變態也風值水而

漪生日薄山而嵐出雖有顧吳不能設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學故皆望岫焉而卻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里呙氏世有文譽而遂溪公尤多著述前後為令不及數十日輒自罷去家甚貧出處志節大約似陶令而詩文之淡亦似之非似陶令也公自似也公之出處超然世味似公之性公之性真率簡易無復雕飾似公之文若詩故曰公自似者也今之學陶者率如響搨其勾畫是也而韻致非故不類公以肖為陶故信心而言皆東籬也余非謂公之才遂超東野諸人而公實淡之本色故一往所詣古人或有至胥不至余束髮已知嚮慕公近者吳川公梓其家集始獲盡公及呙氏三世之藏吳川公者公仲子高才邃學先兄庶子之師也為令以伉直著聲閱數月亦去遵先輙也懷公集三十年出入必俱今春始成帙遂以先大父孝

廉公三詩賦冠首而已所著若干卷綴其後孝廉公之生甫廿有二歲才思澎湃如川之方至吳川自出機軸氣雋語快竗于取材而藻於齒辭比之遂溪蓋由淡而造於色態者所謂秋水芙蓉也昔陶氏五男不好紙筆而遂溪之後雲蔚霞起豈黃頭歷齒所敢望哉王元禮論家門集曰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父子三世然未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余邑不能才

而耻言文取為惡習獨禹氏能世擅其業噫彼安知烏衣諸郎為史所豔稱若此也

叙曾太史集

嘗恠退之論文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病夫文道之貌也唯恐不式奚取人之嬉笑呵怒以為快及讀公所著毛穎傳無甚僻者當時以為譏戲不近人情雖至相習如張文昌輩猶有遺詈其嘆伏以為絕奇不可及者獨柳柳州及李肇耳夫人情譽因而悪劇其所

習觀嘗然好之耳目稍易驚詫損作安在譽之不為病也余才力不逮古人而妄意述作一時諸君子所膾炙者謬以為非遂欲去同取獨世爭笑之而退如曾太史獨以為近古過相印許余與退如非素暱也豈別有氣味耶余之稱與毀不足道而使退如有譽無蚩之辭世之笑之當有甚于余者也退如詩清新微婉不以儁傷其氣不以法撓其才而余詩多刻露之病其為文高古秀逸力追作者館閣之體主嚴退如則為風斗為樓閣叙記之作主放退如則為江海為雲烟余文信腕直寄而已以余詩文視退如百未當一而退如過引若以為同調者此其氣味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寔同余與退如所同者真而已其為詩異甘苦其直寫性情則一其為文異雅朴其不為浮詞濫語則一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退如善名理一時同志如雷何思蘇潛夫函盖合而水乳契是其中有真臭味非文字相也雖然此猶龍氏所稱

下士聞而笑者其于文一機軸也昔有禅人為老衲所姍笑羞澁不能出一語次日請益老衲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禅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此語與退之互相發退如欲見性命於文章乎抑即文章見性命也俱當於笑中求之

監司周公實政錄序 代

天下之理亂視吏治浮實而已世之敝也為政者獵華譽而以城池錢穀為俗吏事嗟夫事誠

俗也盡天下之吏而皆以為俗誰為任事者乎游談也古稱繪事家貌鬼神多工而人物乃拙何也宴漢者易詭近取者難似也夫高談浮譽鬼神也無才者之所跳匿也繕修錢穀之事人物也經世之實畫也晉之君子喜為清談而陶士行為荊州刺史獨曰老莊浮華不可行至於積稻官柳木屑竹頭皆親自綜理晉賴以安晉之南渡不即胡羯者俗吏陶侃力也宋之君子高談理學而孟璞玉少隨軍伍至其帥荊湖首

通三海修十隘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待襄蜀士之歸者史稱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宋之恥所以雪而夷虜不即鳴鞭者俗吏孟珙力也使一世之吏而皆俗若此俗亦何惡噫此荊楚故事也今天下承平政修職舉縉紳先生褒衣博帶足以坐鎮而浮譽漸張綜覈少衰筦庫糠粃之說亦時有之監司周公來蒞荊土獨去一切華飾修行實政其大者如繕城浚隍興學積貯清屯恤郵量於湖去浮糧等類皆王

政首事興除具備公通籍三十五年一操不易大都悃愊無華不求人知故公以是見拙然亦以是見仲公之學如良金在冶久而彌精又如深山松柏飽歷風霜愈見遒古蓋公之才識卓而又閱歷世態久甘苦辛酸備嘗之矣此自古國家大事所以常倚辦老成人也今公以外臺僉晉卿秩此實異典昔丙吉謂魏相曰朝廷已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今公知矣措此實政于天下猶反掌也某等下吏日奉公教條從事淑

公景覩而不能挽公之去遂以公所行實政一一編次付之剞劂冀以自程復用垂示將來公行矣異日荊人將尸公與陶孟而三之

陶孝若枕中囈引

夫鬱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也鬱與口相觸卒然而聲有加於擇者也古之為風者多出於勞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為藻于學士大夫鬱不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余同門友陶孝若工為詩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

夫鬱莫甚於病者其忽然而鳴如瓶中之焦聲水與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轉詰曲如灌木之縈風悲來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于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於平時夫非病之能為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假飾也是故通人貴之

謝于楚歷凸草引

古云詩能窮人又云詩非能窮窮者而後工也

夫使窮而後工曹氏父子當為傖夫而謝客無芙蓉之什昭明兄弟要以紈綺終也唯云詩能窮人大似有之管城親而牙籌疎一不合也氣高語率令人自遠二不合也富者惡其厲緣仇之宕顧貴者忌其厲官避之若祟三不合也有一於此皆足以窮而況併之故云一日執管三朝廢饔妻子之所羞而宗黨之所怒也是物者何益人秋毫事而余輩酷嗜之余與于楚交有年矣于歙再于白下于廣陵于燕市每見必以詩相質办追作者今春忽見于柳浪衣上塵寸許是則夢想不及者也問別來何所遇嘿無語試解其裝但見其詩益富語益奇而他無有余嘆曰謝郎窮矣此而詩不止是中殆有鬼非命也善乎彼公之謂王子立也有致窮之具而與子瞻為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余才不逮古人而窮不啻過之世人之見余者皆唾畏其氣相沾染也于楚訪余深山是余大幸然兩人者其氣味適足以相增益甚非趨避之道也于楚不能忍窮幸且焚筆研余亦從此改業焉

識伯脩遺墨後

伯脩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每下直輒焚香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閑適詩或小文或詩餘一二幅倦則手一編而卧皆山林會心語近懶近放者也余每過抱甕亭即笑之曰兄與長公真是一種氣味伯脩曰何故余曰長公能言吾兄能嗜然長公垂老玉局吾兄直東華

事業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修大笑且曰吾年止是東坡守高密時已約寅年八山彼時纔得四十三歲去坡翁玉局尚二十餘年豕可謂不能行也昔樂天七十致仕尚自以為達故其詩云達哉達哉白樂天此猶白頭老寡婦以貞驕人吾不學也因相與大笑未幾而伯脩下世噫乎坡公坎軻嶺外猶得老歸陽羨樂天七十罷分司優游履道尚十餘年使吾兄幸而嚮下壽長林之下兄倡弟和豈二公所得比哉弟自壬

辰得第宦轍已十三年然計居官之日僅得五年山林花鳥大約倍之視兄去世之年僅餘四載夫兄以二老為例故以四十歸田為早若弟以兄為例雖即今不出猶恨其遲也世間第一等便宜事真無過閒適者白蘇言之兄嗜之弟行之皆奇人也甲辰閏九月九日弟宏道書于梔子楼

壇經節錄引

古今譚禪者皆祖是經數傳之後燈分派別若不可詰而智者了之唯是一法初祖曰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大鑒曰本來無物何用掃除是即祖師門下金剛圈棘栗蓬之前魔也一切五位三句玄要料揀總不離是夫扃鐍關鑰以防盜也而盜之竊鐍也唯恐鑰之不堅我以千櫓禦而彼即竊吾干櫓以來故曰為之符璽以防之彼併吾符璽竊之或銅或竹或龜或魚或科斗或鳥爪以示不可測而偽滋甚然終不得廢符唯智者善通其變以救一時之詐而所謂符乃

益多後來者見方圓之各異黑白之各不相入以為古法廢盡而不知本一符也其用在可為信不在符之同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損益可知今之讀尊宿語錄及提唱綱宗者以為古人如是平常後人如是奇特疑謗取捨嚣然百出而不知世道之機實使之然祖師無是也且世道何過法立而敝生敝更而法移法與敝自相乘除要之世道亦無是也世不信不得已而有符道不信不得已而有法法豈有實哉壇經符

之始也中頗有贋者夫披沙而見金不若純金之愈汝畧删其贋與其俚而復若要以天下有其守在四夷錐符亦無所

賞心集引

雨中坐艸堂閱明教所裒賞心集用心良苦如好方人屢處覔方或敝簡册或田翁野嫗或叅訪道侶所有單方異藥盡入手籍凡天下秘客之謚與不可救療之疾指掌無復遺恨而一遇常病寒熱相反陰陽少乖歷試諸方無一騐者

其人乃大惱曰我方非不奇而世人之病自不與方値諸人以不善病病吾方非吾方咎也必欲取天下秘客之病以騐方而所謂秘客者又百出於此其人煩懣不知所出請問醫王醫王笑曰請不云乎學方三年無病可醫學醫三年無方可學子但能察脉識源方在汝心不須覔也其人媿服明教偏歷方藪儲藥如丘余適有覺病乞一海上異方未知可否有則顧為檢出不然是吾不善病適不與方遇也江西有葛道人者客予里善談陰陽生剋每一病出則云東垣若何丹溪若何素問内經又若何病者聽之以為盧扁復出而及其取效反不得與余村鄙艸頭陳打卦等此非不遇病之過泥於治之過也明教好方人也余則談陰陽生剋之葛先生而已因書卷首以俟公異日一笑

郝公琰詩叙

郝公琰訪余柳浪以詩為質且以舉子業求政余告之曰夫詩與舉子業異調同機者也唐以

詩試士如桃李不言行不由徑等篇束於對偶使事如今程墨然而集中所傳多其行卷贈送之什即今之窓課也今代為詩者類出於制舉之餘不則其才之不逮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故其詩多不工而時文乃童而習之萃天下之精神注之一的故文之變態常百倍於詩迨於今雕刻穿鑿已如才江錦瑟諸公中唐體格一變而晚矣夫王瞿者時執之沈宋也至太倉而盛鄧馮則王岑也變而為家太史是為錢劉之

初至金陵而人巧始極遂有晚音晚而文之態不可勝窮矣公琰為詩為舉子業取之初以遠其氣取之盛以老其格取之中以暢其情取之晚以刺其思富有而新之無不合也公琰年少而才新年少故非出於制舉之餘才新故非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今所著詠懷詩具在清新雅逸絕無贅語浮詞極他日才情之所合嘉州長江可漸至也一舉子業又何足以難公琰哉

張茂才時秩小引

僧冷雲過抑浓出茂才張君時秩若干求評余笑曰少而習之今忘去久矣余每見坊間時刺輒昏昏然如醒者之在枕也聞兒輩讀如聞三韓語了不辨夫唯余衰朽不入時乃不知彼之佳若使余以為佳則彼亦故擬若錦非復入樣花纈也余友潘去華為場屋老手往年官璽卿弟小修以文求質去華閉目搖手曰時過矣恐悮君君以今日之表生質余而余以舊日之潘生正君君所尚者成周之文而余所守者結繩之治其能悮君審矣余服膺此言故凡以舉業質者皆謝却之而冷雲求不已遂取茂才文讀數過余雖不知文而其詞之清警理之深長余猶能知之夫余之所不知既不敢的然以為非則余之所知又安能必世之我是也然自余論則與其不知也寧為可知遂書而識其端

吳長統行卷引

宋有詞客貌奇陋客遇之輒得不吉久而人爭避匿無敢與遊者客益困欲死不得一薦紳憐

之曰是子雖數奇豈能祟人耶因延召之一坐盡駭愕走者半數日後主人罷官筵中人非病則厥無一免者嗟夫世謂詩人窮耳乃有窮至此極者耶今長統貌惟古然陋未甚其窮非以詩蓋窮而後為詩者與人交不能自昌其身而要不能厲人顏今之為貴人長者見長統幸且無避匿長統之不能厲余蓋以身試之矣

瀟碧堂集卷之十一

瀟碧堂集卷之十二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叙

邑錢侯直指疏薦序

善治者不擇民猶善將者不擇旅也是故擇物而試鋒其鋒必濡京兆之治也以張子高氏非暱於子高也益州之治首尾于張復之而單于代者民非恬張而醜代也比屋而托者猶是民

抱牘而從者猶是吏一日更其所涖遂使淳頑異俗而巧拙易性故曰地無夷險夷險在人益余邑之病久矣而錢侯來政始舉邑雖叢爾素稱劇一城如斗大江水齧其址且半廬居棐立巷陌四凸然市晝冷先聖無宮邑大夫無後宇郵署之積不芟溜不覆軒輶之使旁午於道令日夜持手板不得休羸騎牧卒以充徃来稍不如意則棄車騎各鳥獸散令且以是得過脅吏從而娀眩未紫令詰之不得俗慓悍快訟相軋以弃輸公帑不以時鐺索之聲琅琅道塗持籌者盈縮其額餌其半公家之籍不如令甲令往往注下考每歲終課堤役里閭騷動滑民黠吏倚為谿壑而堤頹削如故諸青衿睨其旁持短長高步濶袖令煦煦然如慈嫗之于驕儜故邑數十年無善治邑父老為余言前時有楊侯稱能吏以高第遷余時童無所知識自總角後所見邑令長若干人久者四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落落以去即邑中士民亦謂茲

邑果足以萬令雖宓子賤西門豹復生無可復措手也錢侯來甫閱歲數仍之宮巋然官寺區署敞者更蠹者飾江土為層堤縱橫之縱者以捍橫者以衛邑人士鄉土之心始定市肆漸豐樂入廛之氓以歲月至民供輸無追遠者耻不先比閭功曹書文字而已鈐下備傳呼無他猜使誕辭者匿而去訟速常虛日高舂則已放衙諸縫掖以文事至揖而坐句摘字商移甲乙不休以公事至假以溫顏或過激則平氣以諭以

不直被摘至示之三尺已心懾則以情寬繁之其人乍慄俛温士無不戴且伏郵驛之客所至如舍供具修鐃吹騶卒皆奉成令無敢譁者直指使廉得其實以治行最聞于朝會漕使者亦上侯治狀夫今之黃童白顛猶昔民也高冠長裾猶昔士也陽侯之政非偶恬而窮奇之腹非有厭也覊軼絡繹不減於前穀轂簿書不縮於後昔也廢今也舉昔也囂今也熙昔為瘵藪今為腴鄉影表雖神不捷於此由此觀之令待地

耶抑地待令耶侯為人豐頎廓額情神舉體樸潔而度充機活而才捷史稱劉道民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邑侯有為夫皎皎者近刻而優優者近庸倜儻者自用而博取者人用之侯以寛行其清故無苛清以虐用其裁故無迫煦霜雪以礪之春陽以膏之龍泉之鋒而以試毛何有此嚴爾也異日者行延天下書之史冊當與京兆益州並傳高第云乎扎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當薛侯之初令也璫而庤者張甚郡邑之良法而就逮侯少年所任事人皆為侯危侯笑曰不然此蒙莊氏所謂養庤者也猝饑則噬人而猝飽必且負嵎吾饑之使不至怒而飽之使不至驕㕦在我矣已而果就約至他郡邑暴横甚剽則招之亦不至而是時適有擂酋之變部使者檄下如雨計畝而誅計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驛者哭於郵而荆之去川也邇沮水之餘被江而

下惴惴翁不能一日處侯諭父老曰是釜中魚何能為戒一切勿囂且曰柰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諸徵調皆緩其議未幾果平余時方使還聞之嘆曰今天下為大小吏者皆翁此無憂太平矣小民無識見一二官吏與璫相持而擊則群然譽故激之名張而調之功隱吾務其張而不顧其害此猶借鋒以劌耳自古國家之禍造於小人而成于貪功倖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禍以來識者之憂有深於璫與兵

者辟如病人異病之速去也而純用攻伐之劑其人不死於病而死於攻今觀侯之治荆㴽之耶抑調之耶使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賁功倖名之藥毒天下也審矣侯為人豐頤廣額一見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試事分校省闈首取余芠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識卓絕其為文骨勝其肌根極幽微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賞識其儁者余弟質直溫文其文如其人能不為師門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謂神於

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舉累述其大者如此漢廷第治行詎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

黃平倩太史嘗為余言徐君見可者今之子長也余既得鳩茲集讀之良然無何而公以治行高第移守南郡郡劇地也乘貂璫之後官務百脧而民屢病公裁衡如割陰以寬調諸困者朝而入牘未日中劃爲士之執舉子業者盈廷公摘瑕指瑜無不心折民之羸者老者傴而杖者覊然集堦墀公目而指之曰某宜散宜飲宜茶法餌畧無倦容迨至期年而城他之圮者無不餝道路之凸凹者無不平有識者或謂余是藻心也而吏幹若是龔黃所未有也余曰是固於文一機軸也公之文嚴於法而沉於氣往往詘常調而自伸其才故變幻詰曲無不極情之所至今公之果於裁者文之法也寬以調文之氣也使民若士之喧然者百至而百應文之詘常調而自伸其才者也故曰文章與吏事一道也

今之握鉛槧者其初檢括陳言而一旦為吏遂欲舍所學而聽於胥故經術與政事二少時習訓詁耳壯而成名迫於應酬之不得不然閒一習為篇章與有韻之文而復不暇故時執與古文詞貳貳之則交病漸靡寔然公秀發之才出之有本故卒然而藻之為文飾之為吏繩尺之為舉子業其機圓故其道可一貫非獨問學功邃抑天之所畀卓也余於此道貳之者也今公壯輮而予大夫以文見役是使拙工運斤於班

輸之室也。然余於公若有宿契，而公亦若汲吁
余者，故不敢以拙陋辭。日者公馳一函見示云
入秋不病，病而斷以癯，賴兩耳架格進賢。余躍
起曰：太守癯矣，而百姓肥，夫豈獨一郡國哉！異
日肥天下，抑亦是政也，是文也。

送劉學博序

天下所以治平者，獨賴是二三青衿耳。而其治
鑄之功，首寄之郡若邑之為博士者。博士任重
而權輕，所教之人，皆天子異日所與共治天下

者。彝倫之堂，與先司寇師比屋南向，左詩書而
右禮樂，其教行則天下泰，教不行則天下塞，非
區區刑名錢穀關係一郡邑者，而其官乃至不
得與長吏肩，無論直指、校文、二千石諸大吏，降
而有司皆得治其臧否，杜面而奔走之，如其屬
兢兢然伺其口齒，奉行惟謹。而所為弟子員者，
又多高心闊步，方領大帶，仰目而視，如所不屑。
其賢者可以理諭，而其不若者不可以刑督，其
難視於百姓倍蓰。夫以極重之任，挾不威之權，
而御不可刑督之驕子弟，是猶懸九鼎以一毛
而師諸嬰以扛也。劉君必登者，南昌人，以訓遷
吾邑諭。邑諸生畏而愛之，朔望課其卷，繩以程
朱之脉，無不肅者。暇則進之，道先賢故實。君饒
吏才，當事者委署委提，皆有能聲，語具別碑中。
先師殿圮，君毅然捐月俸，議加脩構。直指而下
賓之，何論長吏。其重固然，所謂輕與難，蓋未有。
余甚異之。今君又自吾邑授撫州矣，屢遷而得
儒秩，饕者以為冷且儉，而君甚喜，以為但自去

其輕與難，吾之任固有重於他吏者也。蓋余嘗
授京兆，未幾而教國子，又未幾而授儀青，三遷
皆領諸生。同志嘲余有青衿緣，他日或為校文，
但不知措大運何日脫耳。今余亦以此嘲君，他
日其為六館乎，兆三之矣。然則君與余皆有青
衿緣者，但知其重，不知其輕且難也。

送潛江潘明府伯和入計序

尚璽卿潘去華忘齒交余兄弟，深相知，每與余
析易義，余輒倒，而余間出一難，去華未嘗不心

醉也去華善人倫嘗云敝邑兩佳士其一為姪伯和其一余持國也持國為余同門友故雅相得而獨以不識伯和為恨既官吳閶小修弟來自去華所津津談伯和器識歲戊戌伯和第春官謂是定交且近京師拘酬答例司閽者與主人意不屬一再剌門止未幾伯和令潛江潛故荆藩邑今雖豐沛屬則猶唇齒也山居以來守麗公禁不敢以一字通顯者故雖素所傾渴如伯和亦竟絕書郵然余友蘇潛夫一歲三四過

余柳浪談今時循吏輒首伯和所謂摧瑎折健米其身而利其頡者出其緒餘已自卓絕一時要以濬氏家學窺天人之微茫入性命之奧域是未足以盡伯和也今征車且戒路矣闔郡邑之人交口而頌令尹無亦惟是尹之緒餘而余所傾重顧不在此外弟陝亢之公秋闈首拔士也率諸同門友乞一言贈師行余不敢以誦令尹者誦譬之古鍾鼎貴色者色貴形者形貴款識者款識夫時流標目則亦士林之款識也余雅重之故特述以為獻

送葉使君還朝序

余山居以來荆之為關尹者若而人而獨與今葉公嶔君善嶔君喜談學津津經術或者謂公大儒將遺略細務而君綜理周悉如櫛之于髮甫下車即除一切厲政一錢必籍掌故商民戴之若慈父母或者虞其報鍋將不中格且有罰而君若不聞者已而商爭趨竟無負額余聞之嘆曰葉使君心密而機靜經世才也夫聖人之

捺天下即捺其心者也故忠信聖學也泉府通為後之君子輕詆其寸于錐刀纖蠹之間故其術止于桑弘羊劉晏而其究竟為士林之不屑宋之安石慨然以學自命其始亦侈言理財也而其心近躁氣近躁故道失而財隨之非理天下難所以理心者難也余觀嶔君公事之暇輒進諸生商略性命無一語不入解間枉為舉子業以暢督旨無一語不中聖賢窾奧以至六書四韻皆辨析毫髮雖紛龐叢雜之中而幽間自

得手不遺編是其心未嘗以靜躁二是真學術
也撓天下之察樞也今天下之利孔百耗于唐
宋而其規利之法百計於間架手實使君出行
試以察心籌所以復　天子及司國是者皆者
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為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
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
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撓不足之情言不足之
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為今
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

然知天下之餘于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
矣光得書聳然夫神宗大有為之資也以為必
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
仲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
也　今上英特之姿恥不為堯舜區區嗜好之
萬當必有萬不可解者舉世無能喻其然豈誠
不喻抑心未容耳行矣使君天下事煩君若不
少唯真學術可以應之幸勿謂闕事畢且暫釋
負也

壽洪太母七十序

乙巳秋九月廿六日孝廉弟宗中母洪太夫人
七袠族少長咸集以次進觴袠後及小子宏族
先生命曰子禮官也詞命子所顓盍為一言以
觴宏再拜謝不敏乃曰凡木之婆然者必也其
根之堅實者也是故百圍之幹至於千雲薄霧
而其榮瘁消長唯根爲是托故根者母道也今
孝廉弟蔚然就榮如花果之方蕚梗楠杞梓之
用將在異日請以是觴族先生曰是佳喻也然

天下之為薦紳母者皆可以若言誦宏曰余家
高祖而下世不乏賢而昌其年者多在母氏屈
指王父行為凡若弟者凡十有幾聞其人慶曆
相禪之初僅有存而王母在堂上者至今猶可
數也屈指大人行為凡若弟者凡四十有幾問
其人至今三之一存而諸為母氏者若干人也
故述袁氏者張母德烏請以是觴族先生曰小
子善述他日載譜牒為賢媛盛事可也雖然是
一門佳話也為袁氏母者皆可以誦宏曰余家

族屬分三大支而長衆繁凡三傳而子若孫幾
三千餘指長居十之七八今伯母之膝下晚而
稱觴者子十有一人孫三十有許人曾傅鶴峙
瓊芬蕙列又長支中衆繁盛者華封人之所稱
母蓋具有之請以是觴族先生曰盛乩抑報緣
也母之所以令不與若更言之宏曰母内政脩
飭相夫子以道往時宗人推伯為長一切國課
戶訟受成議于伯所母傾筐倒橐咄啐治辦宗
人以是益親聯絡支屬如臂指之相使是母之

功在祖宗者也伯既即世家日益落母攻苦茹
酸和丸課子賢書既登馴取上第撫異母子如
已出皆有成立是母之功在孫子者也家雖酷
貧好施不厭一粒一縷與諸啼號者共是母之
功在鄉邑者也三者家牒所譽也國史所収也
請以是觴族先生啟齒曰小子之言善而有徵
斯實録也夫閨房之耀非文不傳小子識之以
俟異日編彤管者於是太母色喜命諸孫子給
賓從飲飲極讙酒行無筭而退

壽李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凡物所托者堅則其發必巨而用必遠是故金
玉銅鐵之質于世也而其胞為石盖必有沖厚
鎮奠之質而後能孕天下之材以為世用菌之
生也以朝夕萍之生也以日月生非不暢也所
托者脆也百圍之木必于崇岡五年而一榦千
年而一節而後棟宇榱題之用施于朝廷而被
于天下故凡物之為遠施洪受者必其母之歷
夫春秋者也余友李獻夫母曹夫人年八袠精

神烱烱如壯年獻夫高才早有文譽而其登賢
書也乃在強仕之後盖余嘗閱薦紳先生載家
遲晚壽考通顯常十之八而年少青紫至于黃
耇者或不得四五余因是而知天地之乘除造
物變合遲速之理也獻夫妙年已稱場屋老手
托于堅而窘于萌是故不屢經節候則宣暢不
盡然一宣暢而其里千霄非一雨一膏之滋息
所能校榮潤而程功力者也余以母之貞恒聡
獻夫之遲故知獻夫之用大又以獻夫之發遲

而用大驗所托之非常故知母之為高陵喬嶽也歟夫為人開爽敏捷果于任而敢于言胸中有蓄吐之唯恐不盡而其文有奇氣沛然若瀑之注峽蘇子曰士以氣為主歟夫之用世余以氣決之非膽斷也盖天下唯至翁生至張山以翁為體而夭喬以蓄為用故唯母之凝結乃歟夫之所以發舒也母女于曹而失怙恃早言笑不出于閫以女則淑相夫子以事翁若姑甘貧而聚順以媛則賢課其子有成立為世顯儒以

母則式母盖有仁者相也孔子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壽世不信壽之必仁仁之必有後也盍于山之蓊然鬱然者觀之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閲

記

入東林寺記

江州半日程抵東林石路縈折然猶未當山足遠公與而菴之宗雷陶謝疊足而崖實之雖微佳山水固已心折殿前藕池耘為稻畦數平前忽秀白蓮一枝妄意六時堂中人當有来者此一時也茶竟聽泉石上遇其泓則漱嶼則坐不覺至西林時微雨山色為雲所高稍露半髻獨下雉諸巒晴霞如彩光射澄湖冶波鱗鱗西望良久乃去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雲峰寺而上道愈巇青崖遂谷匝疊而行絮而粘腰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綵百尺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縝紅縈碧蜿蜒而導者曰九疊屏（一名九旗峰）怒而兀忽如悍夫之

介而相怫夫曰鐵船峰數里一息芟崖而亭之者五路嶔削杖而躋遇泉則卷葉以酌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户泉韻木響皆若梵唄乃拜亭盡梵刹出上霄諸峰障而立猶在天半佛廬甚華整覆以鐵一溪漲綠泠然堦下稍定乃上文殊臺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焉雲縷縷出石下繚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已乃為人物鳥獸然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無極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恒也無足道

佛手岩至竹林寺記

越石阜度顛巖碑亭東下為佛手巖石斜差而出如凍雲之覆其溜為泉折而行壁愈峭洗苔覩竹林寺額扣石長嘯妄意其中有長眉皺膚其人者聞余嘯而出庶幾遇之攬其袂而去不可得既而笑曰羅漢可遇劉蒼鷹家狗乃醫其血何必竹林寺前也余夢中屢感異景嘗夢至一山純玉峰稜稜如珂雪聖僧導余入小脩徒

山壁直度不鍔亦不礙壁畫石亟空而城廣博
嚴整遍鏤調御菩薩像忽空中呼曰善才至貌
可二十許又呼曰二童子至嬰然兩孺也又嘗
夢過村居三官塚若數峰歷歷如以翡翠堆疊
成樹皆滑碧無葉瑩若青珊瑚趨而近見洞峯
稍稍沒余驚怪忽見一黃羅幕發之諸峰見一
僧手梵夾坐謂余曰此清涼近境也盍偕往余
踴躍馳呼二脩俱道旁立長耳蹲之駛將至洞
聖僧坐飛鳬出大如鸛鶴指余所蹲者曰是亦

能翔言既肉翅張忽數鳳盤旋從洞口出光彩
燦地若有俟者二脩至逡巡欲上而雷聲發於
舟遂驚起噫余安知茲遊之不為夢也併記之

　由捨身岩至文殊獅子巖記

野性癖石每登山則首問嶢巖幾處骨幾倍膚
色何狀行趾途數十步則倦而休遇巉嶔轉快
至遇懸石飛壁下蹙無地毛髮皆躍或至刺膚
躓足而神愈王觀者以為與性命衡殊無謂而
余頗樂之退而追惟萬仞一髮之危輙酸骨至

所指以為戒而當局復蹠梁不可制宿天池之
明晨觀捨身巖巖舌偃而出孤峯絕壑一旦遂
冠諸巖而山中一少年僧稍解意云其下有兩
巖石更遒旁僧過之曰徑迂且亙不受屐余大
笑趣之行從舊道折而下得支逕剪蘿躍澗中
石捫絕壁更上下得文殊巖一壁皆怒石硍躍
空出坐候泉熟試屋茶良久俯危磴更數盤得
獅子巖石骨拗折頹放已出互相壓而少遜避
者遂為菴址鐵船峰當其面紫鍔崚厲兀然如

悍士之相撲而見其骨及鬬困力敵不扣下則
皆危身却立摩牙裂鬚而望大約三巖皆以紺
骨及面峰峭削勝而獅子巖最下下不極則石
之怒不盡鐵船之高不能凌捨身巖而上而獅
子仰視其顛巖與奇適相值谿澗近則鳴悲激
而石始活獅子巖皆擅其勝是為天池之絕景
君子之至於斯也或未之見也然路實不甚蟻
遊者既不索而山僧畏冠蓋唯恐去之不速是
以不顯余何幸得之高僧偏融嘗菴獅子下三

年正其入悟之始每攜一棒坐巖口行脚來則棒出之竟無酬其機者融公去石落址遂塞蔽之左存小室梯而度然荒寂甚僧亦無復居者矣

由天池踰含嶓嶺至三峽澗記

當余初趨江州時謫仙之飛瀑小蘇之三峽澗已奔注吾胸如與澗友期將至測爲聃綦履之聲喜其近而翻虞其滯方過琵琶亭問輿人三峽澗何在皆曰不聞山極于天池而已至東林

則問東林僧僧曰聞之然在星郡問其道不知也忽天池書記僧來迎首舉以問僧曰有路而削從含嶓嶺達問其程曰可四十里問當至否曰聞老僧言其略實未至也余笑曰爾導我遊北山盡當挾爾去凡七日而窮其勝遊竟挾客行歷層巒面壁而上數息登含嶓之巔長江泛瀲濁波一縷嶓湖清澈如片照細見帆影湖中諸巒或如蝕翠或如砂斑之凸起圓蒼所覆目輿之際絲莽黍積尺吴寸楚少焉霧作長風捲

湖而來心怖乃下后側而無級勢若走坂不能自止山程三十里不當一長亭地山趾平乃與數步一疊錯行阡陌間頃之至棲賢廢址山中人指綠疇而坦者曰故殿基石澗汩汩流從徑左折得玉淵潭澗水奔流而下展轉與大石觸方怒忽得平石霤瀉數十丈底規而末垂水潟盡洩其屢張屢折之氣遂悍然不顧厲聲疾趨而石斗疊忽落爲潭水勢不得貼石則架空懸注斜飛十丈餘而後墜虹奔雹落響震山谷間

潭面皆膩石稍縱足則溜其極無底觀者皆目六毛豎不敢久立沿澗而疊數折得三峽橋橋堅緻椎麗其下清崖可席相與酌泉而坐稍定沿溪行巨石巍怪或眠或立湍水撼之一澗皆呢號砰激嶼毛沚艸咸有怒態當其横觸洶湧雖小奚亦瞋目佇視如與之鬬忽爲石遜消然黛碧觀者亦舒舒與與不知其氣之平也余私以語客歷試之良然乃大笑五老峰壓疊而下睥如與澗爭適一日之中耳窮于鳴泉目眩於

幽碧舌蝶於㕵愕暍塞於含曳是亦天下之至觀也偕遊者倦甚枕流水卧而暮色欲來以水澱之亦不起山僧設茗供一杯乃行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廬山之面在南康 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仞直落勢不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為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玄滙為潭巨石當其下橫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齧而鬬不勝久乃

欹狂斜趨優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淫撲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澗聲而卧一客以文相質余曰試扣諸泉又問余曰試扣諸澗客以為戲余告之曰夫文以蓄入以氣出者也今夫泉淵然黛泓然靜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虹飛龍矯曳而為練匯而為輪絡而為紳激而為霆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怪翕忽無所不有者氣為之也今吾與子歷含嶓涉三峽濯澗聽泉得其浩瀚婉雅者則為六經鬱激曼衍者則騷

賦幽奇怪偉變幻詰曲者則為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笑歌鳴卒然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謝次日晨起復至峽觀香爐紫烟心動僧曰至黃巖之文殊塔瀑勢乃極杖而往磴狹且多折芒艸割人面少進石愈嶮白日蒸厓如行熱冶中微聞諸客皆有嗟嘆聲既至半力皆憊遊者昏昏愁墮一客眩思返余曰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於床第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

頃之躋其巔入黃巖寺少定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搴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上忽焉橫曳東披西帶諸客請貌其似或曰此鮫人輸綃圖也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青蓮詩比蘊公白水佛跡孰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肩子瞻得其怒其貌骨然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從開先來歎削十餘里上鑠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形開神徹目增而明天增而朗濁慮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陶

汏而不肯淨者一旦皆逃匿去是豈文字所淂詮也山僧曰崖徑多虎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寺次日過白鹿洞觀五老峰踰吴障山而返

識廬山記後

發廬山之日曰庚子六月朔窮覧十日足不停屐竒輿畧見記中遊而未入記者曰大林寺萬杉寺金竹坪黄龍潭赤脚塔火塲慈雲嶺三塔菴水口菴衆僧塔講経臺烏龍潭獅子林青林月天静室淨業堂白雲林獅肇嶺遊而未果者

曰康王谷三疊泉偕遊者曰漢陽王章甫僧寳方明空程生地主為徳化令楊君楚人甚賢尾而至不及上山遇于潯陽舟中者曰僧無念其以使事竣舟行偕諸公遊且叙其事者曰石公袁子也

遊徳山記

甲辰夏月余與衲子寒灰呤雲雪照及居士張明教小僧習之弟小修習静荷葉山中約以秋涼入徳山至八月初旬暑氣微减小修入黄山余適有便舟遂偕諸衲行十四日發舟孟溪十五夕看月馬湖湖與洞庭接水光千里生平看月此為雄快十七日晨抵徳山潭下江上望山如巻石微見菁林巳薄岸行得委巷崖緑翳月有丘馬如覆鐺樹蔽之根撑犨若瘦臂拏石而上兩巒之凹為澗前則茉莉夫人鬼宫道也塔院踞澗後負高峰而面層壁葱菁多古樹院内外皆田兩巒相讓而却初讓為澗再為院為田最後讓益甚地益坦兩山之勢益張遂為佛廬

入門多古杉栢殿堂高廣像設亦竒大碑如阿房舊址見者知其非漢以後帝王居也從殿背而右多美箭幽崖相蔽折而上即峰頂頂有善巻壇崖桂盛開芳香襲一山數𢿝宇架其上敗人意幾欲下而瞰壇上光景意勃勃從烈日下望望復避避復往山翠水光匝而繪之使有佳士撤其冗室間為亭榭軒楯固徳山一絶景也然山中勝處山僧多不到到亦不解余與諸衲徧覔諸竒如三桂林之幽敞可室青蓮舍左崖

可亭法堂西之小静室多方竹處可榭可閣無諭幽邃靜勝其間百圍之樟尺圍之篁亦非他處所有也山後面陽山且也空闊河流漲其前直見雉堞田廬烟嵐疊波而出莽而廬之可置叢林使德山法道再興當不能舍此爲僧鄙也入德山二日登覽略盡兩龍君載酒來飲極歡盡三日夜乃罷别後暑氣大作遂坐山中與諸衲極談慶快無量至九月六日始入城詣兩龍君盖此山乃鑑大師舊戰場風柯水音争爲敷

演聽其遺像不覺鋒穎之頓利也兩龍君者長君超孝廉次君御民部與余兄弟有宿好奇士也

由河洑山至桃源縣記

余既謝兩龍君將解維而君超忽來咸稱花源一帶之勝余曰此名蹟不必佳山水固佳也遂命舟逆而上君超從陸是夕會于河洑山次日重九登高茲山之顛溪邊兩霞石映緑潭甚麗下而席之迫午乃行夜泊桃源縣山光散目溪水激魚梁甚怒起步學宮前石砌百尺平滑如水月光照之光景清澈樓閣闃闃吞烟吐霧是亦山縣之絶勝也夜中與諸衲閒譚余生長水鄉百里無片石見似丘者而喜矣是邑何緣偏占丘壑豈山水報緣亦有定業耶諸衲不對乃就寢

由渌羅山至桃源縣記

江上望渌羅山如削成頹嵐峭緑疑將壓烏從此一帶山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出水縹緑見底

至白馬江山益夾水益束雲奔石怒一江皆飛沫是爲浪光之天山南即避秦處上桃花溪百步從間道出後嶺玄武宮其巔宮甚敞道士逆於門指數與僻處曰某舟臺某淪鳧池余愛戀山色苦不欲記之有碑爲苔蘚剥落不可讀道士閉目莊誦如快小兒課魯論不覺失笑趨而出見道旁古松偃蹇有異態爲之却行又數折得桃花觀從左腋道入竹路幽絶一黄冠簪筍皮白鬚照兩觀如紅霞疑其異人余肅冠裾將

拆之未數步騶而前余笑盍不止偕遊者以余
為恭得佳山水會心深也觀周遭皆層峰淡冶
入繪觀前為馳道車塵馬足畧無歇時截馳道
而南入桃花洞無所有唯石磴百級蒼寒高古
若有人焉而不可即余讀瞿童記有云偶造佳
地見雲氣艸木屋宇飲食使人澹然忘情不樂
故處此與竹林方廣何異蘇子瞻泥於殺雞一
語遂以為青城菊水之類至韓退之洪崖盧盎
不足道矣甚矣夫拘儒之陋也出洞已昏黑是

夜遂宿水溪去洞二里許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曉起揭蓬窗山翠撲人面不可忍遽趣船行踰
水溪十餘里至沙蘿村四面峯巒如花藥纖苞
濃朵横見側出二十里内秀蒨閣眉殆不可狀
夫山遠而緩則乏神逼而削則乏態余始望不
及此遂使官奴息譽於山陰夢得悼言于九子
也又十餘里至倒水巖巖削立數十仞正側面
皆霞壁有竇八九下臨絶壑一竇懸若黄腸者

亙見極了了問山中人云有好事者乘漲倚艦
令健夫引絙而上至則見有遺蜕沉香為棺其
言不可盡據然石無寸膚錐猿猱不能攀不知
當時何從置此又半里至漁倀寺寺有伏波避
暑石室是征壺頭時所鑿餘竇歴歴如僚幕寺
幽絶左一小峰拔地起若盆石尖秀可玩江光
岫色透露窓扉間一老僧方牧豕見客不肅問
幾何衆曰單丁無徒侶相與咨嗟而去又數里
至穿石石三面臨江鋒稜怒立突出諸峰上根

鋭而却末垂水如照影又若壯士之將涉石腹
南北穿如天闕門高廣略倍山水如在鏡面繚
青縈白千里一覩真花源中一尤物也一客忽
欸有若甕鳴余因命童子度吴曲客曰止止否
則裂石頃之果有若沙礫墮者乃就舡又十餘
里至新湘溪衆山束水如不欲去山容殊閑雅
無刻露態水至此亦斂怒波澄黛蓄遞相親媚
似與遊人娱大約山勢四合類新安江而淡冶
相得略如西子湖如是十餘里山已稍狰水亦

澌洶湧為仙掌崖又數里山舒而哇見水落而灘見為仙人溪既迫夜舟人畏灘舝不敢行遂泊于灘之碣石上灘皆石底平滑如一言雪因命小童烹茶石上次早舟發見水心崖如在舡頭相距纔里許榜人踴躍頃刻泊崖下崖南逼江岸漁綱溪横齧其趾遂得躍波而出兩峰骨立無寸膚生動如欲去或銳如規或方如削或欹側如墜雲或為芙蓉冠或如兩道士偶語意態横出其方者獨當溪流之與道古之極對面

諸小峰亦有佳色為之佐妍四帀皆龍湫深綠畏人崖頂有小道房路甚亙行者股慄數息乃得上既登舟不忍別乃遶崖三匝而去石公曰遊仙源者當以涤蘿為門戶以花源為軒庭以穿石為堂奥以沙蘿及新湘諸山水為池榭而水心崖乃其後戶云大抵諸山之秀雅非穿石水心之奇峭亦無以發其麗如文中之有波瀾詩中之有警策也君超又為余言靈巖及諸山之幽奇甚多要余再來余唯唯他日買山當以此中為第一義也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𦬊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府城李長庚酉卿閱

碑

荆州脩復壯城碑記

郡國之有城猶人之有肢體也體與神相載則為平滿為句適令有人焉綦偉衣冠者之魁然而恢其一臂途之人爭笑之夫夫贅耶不然則病臃腫者也荆州城不知所自闢路史曰夷王

時楚熊渠長子康國句亶即今江陵疑叚置始此楚志以為蜀壯繆侯所築桓南郡增脩之考史亦無確證然湏洪記載唐元和中裴宇瘞石室後人掘得其狀與江陵城同而蘇子瞻亦言江陵南門外有石狀若宇陷于地中而猶見其脊近歲繕南城乃得之故識者謂此城規度似有所受更閱時代未敢輒增減萬曆壬午始拓城壯隅取方幅而地故凹肆廬不具每春夏間積潦浸城根時有崩剝居人相視以為附贅無所用殷殷然惟一割之為快吏斯土者議籍籍久未決今監司周公至環視嘆曰夫荆固四達之區古戰場也時平則百雉為具一旦有警無寸險可阨而萬城之水朝決朝注高與堞齊名雖曰城其實塹也舊址因高為壘蜿蜒皆地骨辟如載齒于齦可以嚙堅今城皆家田畦之且瀆載齒于唇豈其有任且夫增陴置堙以客殳葦無用一也第宅區署巷陌亭囿填城中不足而何有此下澤無用二也荆自徙城以来閭井

蕭條冠帶之倫悉減往籍故一時形家亦以為病大都制不當其形是謂緩形不束其氣是謂漏緩與漏皆不足以發生而還祥此天地自然之節宣非臆決也夫百利而十害猶曰不可况其無用以賈害也公遂力主復城議與先太守徐公今守費公擘畫既定以歲某月始事凡幾月日而告成以丈計之得若干丈高厚如舊城制凡用金若干鍰城成而民不知役公實心任事念念皆經國長計郡邑大政無不畢舉一時

良二千石及丞以下皆卓卓有民譽故能相與
有成我民世世實覆載之是後也徼脩則其監
脩則其督修則其皆殫力此城倒得並載

東門護城堤記

公安治倚江江水齧岸者百有餘年至近歲遂
割城之半以予水議者畫為三說以上一曰避
勿與爭道也將盡撤其堂皇閭井以就高而公
私困竭不與者十常七也二曰築石堤於江之
上流以殺水堤虹偃而出水勢扭走迤南一帶

庶免衝激而勢湍速挾之石未必膠委千金於
洪流途之人知不可也三曰疏二聖洲之故道
以分江勢夫江身在南水去原而就洪疏之不
勝淤也策乃下會直指使者應公行部至邑慨
然嘆曰江患逼矣而江議迄無定畫居者危危
若寄下之火愚則處堂柳豈無智者也江防使
者徐公進曰適與薦紳父老言未竟也邑三面
負堤而缺其東孟公堤垂右臂下楊令增其支
為前障往年江決東門邑居漂盡者左臂虛故
也遡來江患少定垂萬一之復而峻其左可以
墨守此百世之計也應公曰善是邦也詘詘又
不可以需則為邑出鍰若干監司郡大夫而下
損貲各有差閱月而堤成邑士民相與歌舞於
市皆曰徼直指使者重念災國不及此予輿曰
以佚道使衆則不怨况其不使且為出貲以貸
命也一時善形家者皆言邑形勢自西北來後
疊而前前截之以堤則氣留留則能為諸祥且
於邑為左左龍屬也地宜豐形勝之所資也是

役也輿盈庭之議頓止自忠襄公以來未之有
也

新修錢公堤碑記

澤國之有江警猶西北之有虜警東南之有倭
警也倭虜之患至于芟夷我赤子蹂踐我城郭
而水之害正等故捍衛之功比于折衝邑故窪
澤割江身為郝每入夏後峽水暴涌雲昏天回
幾撼地軸白浪躍雉堞出居民望之搖搖然夜
則萬雷殷枕甫就席輒彷徨起若此者十餘日

或五六日每歲率三四至以為常倉皇有警則
扶白負稚走郭西之斗堤滂沱之聲聞數十里
而堤故孟公舊址前此去江遠今蠶食且半文
村之水直擣其背萬一水從後決地勢面雖高
而方張之怒猝不得洩必且為旁齧必且為撗
激我民欲別走則四顧皆壑如坳堂之螘急而
趨芥及芥一漂不可保則固未如何也已數十
年來邑人岌岌議增護堤當事者檄縣覆按竟
中革而慈谿錢侯胤選以甲辰之秋來牧芟積

弊廢凡我民之所疾如其疴不盡其蠹不止也
凡我民之所急如其家不擇怨勞險易慨然當
之無變倖無却退邑人士知侯將大有為遂先
以堤為請而革議者有數墖畝虞其壓輒欲踵
故撓侯陰悉之偕今丞周君躋躬自按行見濵
道者數輩侯逆問曰是故楊二堤址雖微可尋
也若何訴數輩伏曰故堤也何敢言而堤之一
角冢壘壘穿之則暴骸避之則廢工柰何侯顧
丞笑曰若以余等不習其鄉今賭者曲為導可

設也叱騶从後去輿蓋與丞偕步叢艸間顧謂
役夫曰視吾趾所及即為堤徑行至關廟前率
曠土無半鬣群輩以為神皆股慄反走量之得
若干丈分丁夫若干名丞周君督率之閱三月
告成諸父老有識者謂其子弟曰若無謂此舉
易也當江防徐公建議時首為臺使者言狀使
者而下愀然動色至為出鏹趣具議上而一時
狐鼠竟以他議奪昔出于上而難今出于下而
易若謂侯何等父母也江防者舊郡守堯莘也

嗟夫今江水之憑陵靖康以後之虜也邑頻徙
頻却大似南渡之跼蹐幸此堤復我民倚斗為
長城聞侯又欲疏北江之故道以分水勢如此
則中興可望也諸澤國皆有堤雖甚重而無關
司命唯是堤與我民為存亡堤與我民為存亾
故知侯與我民者命也非堤也夫閫外之寄唯
命則重余之比干折衝非過也是記也固燕然
之勒也

公安儒學梁公生祠記

天之大也無所不有而非挾其有以角也聖人亦然使天嘵嘵然與春爭華與秋爭實與萬物爭洪纖大小天亦物耳故聖人之大以受不以勝天下之為道者岐矣其道皆竊吾近似者也吾僕役之則吾用而角之必且外吾而求張故以宣尼之聖而識小師老聃問道不以是貶大墮於後儒挾吾之所有以求勝而吾之道一變而儒始名再變而儒退然居九流之列三變而儒乃有為異道用者是則角之而張者也且夫

諸子百家固未有能出吾範者也棼而為名法比而為楊墨遁而為老釋注其竊吾似而甚焉則指之曰異學而實不出吾之所有夫聽所言觀所行譽所試是聖人未嘗不名家也春秋之斧鉞雖隱必誅是聖人未嘗不法家也吾蔬食而愉快其樂我席不溫轍不觧其愛兼是聖人未嘗廢楊墨也寢有經食有戒是聖人未嘗廢攝生也幾研於未發道竟於無聲臭是聖人未嘗廢虛無也唯其無所不有而出之以平淡故

其大至於不可名異學者竊其一以求專其譽故迹詭而言放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自崇其道而不知千變萬化皆不出吾儒之固有吾取其精以供吾用而汰其甚告之以所敝彼亦且樂為吾用吾覆之以天臨之以君庇之以父母彼安敢出而為吾害唯吾自狹其道而與之角居然以敵名予之而彼亦傲焉以敵自居於是異端之禍與吾儒相終始名曰尊吾道其實薄吾藩而益賊以戈者也孟氏善衛道者其言不過

曰歸斯受曰反經而已矣反經者使天下曉然知常道之大而本之身以措天下皆綽綽然而有餘吾常有餘而彼不足又安用借資於彼天下皆知吾之不借彼所謂濯龍之宮白馬之舍其黨不得不少而道自衰此所謂不攻而破者也故今之欲廓吾道莫若遵孔孟之家法而明其書暢其旨先是中丞梁公以監司臨敝邑見學宮圮慨然捐鍰新之每至邑則進諸生徒告以聖賢之微旨其言朴直無彫飾已又出書傳

若干多先儒之所未發盖公之所以衛道者與孟氏反經之旨千古若一券也昔者昌黎氏衛吾道徒為忿激之論而不標其本是以介胄衛也夫介胄所以攻非所以服也今公弟發明孔孟之深旨使人知道之無遺覆而諸子百家無異載此猶禮樂盛而悍獷銷聖門之伊呂也邑士民戴公誨爭請祠公邑錢侯聞之甚喜曰是王政之大者竟如士民請祠成以記屬余余拜手曰公他日當俎豆於白沙諸公之間者也然

使後世知邑中有聖學自公始公之從祀自啟邑始一時令長師儒薰其德而快其事而不肖某得以文字濫其後是皆不朽之藉也公合雲龍廣之瓊山人楚人戴公如羊豺子今者特祠黌序間故略述其功在聖門者其他威惠不具載以俟異日志峴首者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邑學宮舊濱江江水齧其址宮遂遷邑頻歲苦陽侯毀村蠹過者岌岌然慮其壓則以孫木贊之又十餘年而贅者蝕其半邑人相顧嘆惋竟不敢議興革夫邑之薦紳夫夫以至縫衣緩帶皆誦法孔氏者也積縷而緡積塵而嶽邑之人亦能辨此獨以事重而世卑故不敢不緩其議以俟天子之命吏夫今鄉校雖一鄉其始盖有所受之小至一籩一豆皆奉功令而行不敢輒有增損故學宮之重與太廟等而其興革一稟於天子外焉者遐而不得達則稟於天子之命吏今夫佛老之舍朝而圮焉夕而呼於市市之

屠估傭保操其興革烏合而集事者何則其事輕也昔李師道請出私財贖魏徵舊宅白居易論奏以為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夫此名臣舊第耳當時惜大體者慎且重若是其敢輕議數仞之宮墻與必有所操而後議故下之人不得不緩緩於下而急於上故體統尊而事行古之為治者政學出于一故曰在泮獻囚在泮獻馘後之人特以為文章之具觀故其修舉常後於宮寺區署一有興革直付之一二章縫而其事僅

與釋老之宮等於是學宮始輕而絃誦之地鬱爲苔蘚後生末學有經年不窺夫子之門屏者是亦爲政之責也監司周公醇儒也修婣之節聞於天下天子超常格拔之論者以比胡威陽道州下車未浹月威愛大行聞邑大成殿敝即與前分守梁公捐貲撤而新之既命有所慭無失体衆力遂集而邑人士數十年冀悅而不敢議者一旦如釋重負宮既成邑鐵侯率諸薦紳士落之皆曰非公余等何顏復見先聖洩洩然

如唐子之久亡而忽見其鄉也則又曰邑公之畏壘也將世世子孫俎豆公舍學宮其安之冢併梁公兩祠於宮之左公名應中浙之會稽人夫非謂學宮之能重公而學宮待公而重將使後之作者知其重以時加修飾而後生末學望宮墻而肅然是祠之所以作也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張無盡有慈氏瑞像讚蔣氏有記傳者以爲天皇山自來像余初疑之既讀法苑珠林載廣州商船事與記畧同然據像乃迦文非補處也時乃東晉永和非高氏清泰時也二公或別有所見耶抑偶得于傳聞而遂據以爲文耶按記永和五年有廣客舟下載未竟夜覺有人奔船跡之不得而載忽重既達渚宮若有人躍而上舟遂輕是夕現像於郡城之北鎮牧而下傾懷湯仰如睹慈母千衆咸迎凝然不動有道安弟子曇翼卓錫長沙寺聞之冀曰斯余本誓令小師三人導之颯然輕舉遂歸長沙後罽賓僧伽難

咃瞻像悲咽謂曇翼曰近失天竺何爲遠降此土詰其年月無不符合細勘像文有梵書何育王造四字宋齊以來放光現瑞異迹尤多今其像貌衣褶已被庸工數髹髮鬚不可見字長沙寺者郡人滕畯捨宅爲寺故長沙守也夫宣父不語怪而至於禘嘗郊社則云不可知聖人蓋以不可知爲怪非直無之也又云治國如視掌此歡喜讚嘆之極形容不及之詞也聖人蓋以形容不及爲不語非直蔑視之也以爲直無而

蔑視此宋儒師心之獘是彼拘説非聖説也言者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其迹皆平平無他異而釋氏幻詭奇變似非經常之旨夫世代有升降而聖賢之軌轍亦異故禮樂盡而刑書出鞭撻窮而靈怪顯夫盜不知有法也而其詛而誓必質於神故怪之懾人也捷於詩書劍戟故天不有祥雲異氣珮玦泒孛之怪則天不畏地不有芝艸靈木崩兕震竭之怪則地不靈夫天地非故為妖異以駭世也所以導聖而警頑也且佛

未始不常其談心談理使人蹈律而行義則固與彝也聖未始不怪如儀鳳落烏出圖躍魚金泥玉簡之錫龍孽水妖之伏固亦世儒之所怖聞也或曰信爾聖賢奚不恒為怪以攝天下是不然譬如花之根株梢葉常物也而偶爾一萼則人爭異萼愈難人愈怪使花而常萼花將不重花而止於根株梢葉花之廢久矣此佛與聖賢之微旨也郡侯徐見可以常道洽民又推宣尼謹喜讚嘆之意莊嚴佛廬善巧尊世王政所不廢也林君茂化吳人也郡侯嘉其賢托以茲殿堅緻完好若鬼工焉其人雅士樂其奇而悼其廢非區區為福田者也蘇潛夫別有文悉其事余故不贅

虎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余童年熟不二師名以為古尊宿也既而閱元美伯玉二先生集往往道之始知為近代禪伯然二先生亦以夏臘高嚴事之度其時皆壯盛二先生既悠游以老去奄忽若千歲白楊可棟

而師白髮鬖鬖如舊時逆其生當在宣成間也諸徒屬試以臘叩不答嘗檢其篋得舊綱衣忽云此武皇帝七年王城中施食所得衣也扣之復不答或云師名圓信京兆之房山人薙髮白雲山禮大僧德敬為師往來上方紅螺之間二十餘年行腳所至為武林淮安六安終南每住輒數載以嘉靖庚申至太嶽駐錫虎耳巖穴而哮者爭避匿去師倚石為屋稍稍剪夷其積園瓢數十餘踞石沿澗出入幽花異箭之中者纍纍

如笠巖上蓮池二潤可二丈旱歲不竭蓬室三方廣當身所得一縷一粟盡以供十方遊衲行之數年遂成叢林傾震旦士女號呼悲啼而至者不至席耳巖猶未躋嶽也至巖不面頂禮者自以為慳緣必痛哭去否則謹伺巖扉外經數日得一見則喜過望歸而對妻子言猶有矜張之色以故席耳巖之名遍天下好奇者至附益之以古高僧事家譚戶艷雖齠男稚女靡不道計賢士大夫之轍以日至尚方之賜掖庭之供以月至自嘉隆以來耆宿之著聞未有若師若也然師務為密行不以解顯應機之言多依孝敬撫摩煦煦猶乳母之於驕子金錢湧而至拒不納有贈犒者付常住作供四十餘年影不出山趺坐一龕中如朽株錐利根之士好為奇談詭學者睹其頹莫不肅然增敬余慕師久常以其耄恐不及待今年侍大人山行獲一拜師於巖間師貌甚腴額隆隆起至頂光滑可鑑短髮數莖如雪見人闔其目閤根甚利語清徤望而

知為有道會 慈聖出內藏金為師治塔塔甫成而余至師之孫真慧等以記屬余世系年甲既不能詳不敢妄載庚申以後詳之抑其大者至若遊人之所傳好事之所述俟他時入山實而志之今未暇也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卅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五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誌

余大家袝葬墓石記

余先世自黄移南郡盖武胄也至王父左溪公行而族始著課子弟章句業冠里中至余大人行始文冠諸生至余兄弟輩而魁海内者一籍金閨者二舉賢書者一遊槐門黌舍之間者幾

曰十餘人計高祖有倫公至余輩凡五世族指幾三千許族兄弟子姪或不能字騎而遇道上不能貌或不卞亦下里之冠族也先世闕記載大王父至遺其字其遺行逸事惟王毋余大姑能道其畧余嘗問大姑大王父何如人大姑曰聞之先姑言隱而豪舉者也出入必帶劔馳怒馬着鞦韆衣嘗遊柞林雙田之間遇魁盜數十人怒領家僮格鬬立轢之遇歲殣則煑糜以飼餓者所活不可計問王父則曰余不知其他記嘉靖之廿三四年間出毋金以千計出穀以萬計時鄉邑饑甚王父取其券盡焚之蒼頭輩笱而飼恐其責負也是年而父生生乎不識邑大夫門所交為而外大父龔公作吾曹公時為貧諸生困甚延之讀書傾肝膽交馬龔公後舉進士官至河南左轄曹公舉歲進士其豁達知人多此類余私嘆曰是袁氏所以盛也欲為家乘未果去歲使田大姑耄矣欲就枕蓐間詳而私志之會卒嗟夫大姑生於邑之先主營為正德

之乙亥歲十月廿長而婦于袁嫡姑丘嚴栗艱難辛楚備嘗之矣大姑怡然不色忤也戊戌舉長姑已亥丘亦舉二姑甫數月耳釋長姑乳乳之癸卯舉余父甲辰丘亦舉余牀甫數月耳釋余父乳乳之庚戌丘大姑卒王父委之家政撫二孩絶痛婦二姑也先於長信其奮二姑所婦家儒而貧姑資給之十餘年後二姑病姑念之至絶食一日晨起有鳥投姑懐宛轉而斃姑慟哭未絶聲而訃至其至性如此戊午王父即世

二姑茕然家益落大姑起之如王父時課余父
舉子業令之就學不復干生產事余父以是為
諸生有聲歲乙亥余母卒所以撫余兄弟姊者
如余叔與姑也噫姑之矣復毋之矣尚何言哉
歲己卯余兄舉于鄉大姑為一開顏丙戌試南
宮第一戊子不肖孫宏繼舉於鄉壬辰復得雋
大姑乃輾然喜曰袁氏一世無冢婦矣余畢世
為袁氏勞薪攻苦茹檗不遺餘力天高地遠以
有今日他日見先府君地下有詞矣甲午余謁

選大姑執余手而哭曰爾有王事八九十老人
豈能待爾耶去有爾父在莫念我也余時感傷
甚庚子長兄與余及三弟皆留京邸大人書來
云大姑病痛念兒輩前者廢箸數日爾妹冠進
賢拜床下曰兒歸矣大家喜見齒遂進食余兄
弟把書腸為之裂時伯脩直東華日講國本未
定侍講筵者纔三人何忍言退小脩試事迫余
方官太學例不得請每相對而泣無何余轉春
曹即私喜曰是有間可以見大姑矣遂以秋試

紋之月挾弟南歸婦而拜王毋於床下則猶喜
也至仲冬之廿五日病革遂不起時亡兄訃亦
至嗚呼痛哉嗟乎計袁氏三世子孫寸靡而尺
拊之皆大姑也山之毛地之產丘之塊皆姑積
之篚箱而納之碑統者也今長夫數十里外見
豐林茂竹蒼秀如山松栗槐栢干霄翳日者皆
姑之手植也姑性好施非知有施之義與其報
貧則憫之而已性忘人過非知有宥忿之義與
市德怨則消之而已噫此聖質也冰霜以厲之

陽温以發之日星以照之欲不發生可得乎欲
長子若孫者但觀大姑之行及先世之所以長
雖百世茂可也將以辛丑年十月三十日祔葬
王父左溪公鳳山之原孫不敏敬書其事於石
以告後人左溪公諱大化年四十六卒大姑子
一為余父〻　敕封翰林院編脩孫男五長即余
兄宗道官至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次
宏道次中道國子生次安道寧道俱邑諸生曾
孫四嗣宗道者祈年中道子也宏道子曰彭年

安道予曰樵年丘大姑予一為余從士王女一適太守王公弟槃早卒孫男四馬鬣而封者三中卽王父其西則丘大姑也

少溪袁公墓石志

從少溪公諱士王與余父封公同出王父左溪公而母別七歲失冢母丘母於封公母余大家弱好弄挾彈注走里閈酒後耳熱出所彈雀炙之遍啖諸年少王父愛憐之不之禁十五歲孤封公止長一歲任家政而公嬉敖如故性癖馬

廐中皆良駒懸高賈不肯售不致遠但日馳湖葬間風鬃霧鬣望若龍種觀其蹴踏齧眷驕嘶鼻語以為快未雞鳴輒起櫛沐衣冠而立庭中命臧獲牽駒出燃松而照之視其飢飽刷抹而後放晚則從山頭望歸塵撇齒而笑為人魁碩長悍壯飲食日攜楸罫偏提五木挾諸客走馬雙田孟溪間劇飲徹晝夜四十年如一日未嘗一刻奔走公私作人間勞薪事也公生於嘉靖甲辰卒年六十子四人孫十一人以癸卯十一月二十日附葬鳳山之原分丘姑之鬣而封之左則先王父與余大姑也將終以銘屬余姪宏道乃搦管歔欷而為之銘

銘曰支公神俊武子馬語癖則癖矣猶勝孫子荆之嗜黠技

詹大家壙記銘

余在抱卽多病母不忍自育托於詹大姑恩倍母甫六歲卽失母時中道弟方四歲皆育於大姑以是余等至成人無失母憂往余令吳大姑

年七十有五會小病余為之乞休者三語在去吳牘中時吳中數百萬人相率散繒飯緇為大姑求福冀以留余余不許則又籍其名請命於城隍顧各捐其壽十日以壽姑余不忍竟留然胸中自是鬱鬱不半載遂病乞歸盆力閱六月乃得請大人書來云詹姑方健兒謁部得改埽未遲遂入改京兆授又不獲埽然大姑益善飯閱二歲由國子教除儀曹始乞差還大姑白鬓鬖扶鳩杖出勞余注且喜既事竣余遂乞病杜

門侍姑二紀乃卒享年八十一餘一月及七日時萬曆壬寅十月之廿五日也卒之日家大人封公哭之慟謂余曰兒但知母若等不知實母余也余生值嫡嚴厲姑釋已女以乳左手襁右執衣褯浣爲艱辛百倍無弗恬也頃之余出就僮舍凡餅餌果炙之屬昏而出朝而飼爲朝而出昏而飼爲問之則皆大姑百計以具若也汝王父見背時姑年纔三十餘族長者憐其少且無子女強之改適姑以死自誓與余大姑共持

家政余時弱冠就外傅所以督余者甚力甫成立而汝母即世二十年勞瘁汝所目也及汝兄登賢書汝姊嫁汝一人始束髮而冢婦曾復去世三在抱男女復托命爲嗟夫袁氏三世皆姑懷中物也言已復哭諸孫及諸眷屬皆慟哭不肖孫宏道哭而勒諸石且系以銘

銘曰荷葉山之蓊蓊三官塚之童童協余夢是惟淨土之近封女禪兒海嬉以從

勅封孺人廖氏墓石銘

孺人廖氏爲先庶子伯修兄繼室少庶子七歲年十八乃歸時伯脩方爲孝廉既官翰苑遂封孺人隨伯脩燕邸者十二載家居前後凡五載稱未亡四載得年三十八以萬曆甲辰八月十八日卒於寢孺人性醇和貞粹相夫子以義畜妾媵以恩伯脩亡意緒殆不欲生持齋繡佛日夜期地下伯修甫襄事遂命斲棺治鬼衣若遠行之裝束恬然安之未及二年而逝嗣子祈年將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安葬於先庶子墓旁相

距丈許遂爲之銘

銘曰原之右爲姑若夫原之左爲子若姪夜臺之聚首勝白日之歡洽性溫而貞不媿姑也操嚴而潔不媿夫也唯其不媿是以含笑而歸碩佐夫子於黃壚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

羅公諱文彩字子華先世隱居蘇之洞庭山祖欽賈往來楚蜀間愛夷陵朴雅遂家爲欽生怡是爲懷湖公怡生三子伯文錦季文鑑公其仲

也生而穎異日記數千言為偶聲輒隨口應而公以近籍恐為里閈所欺遂罷習舉子業與伯同賈私携古文詞讀之遇山水佳處乃流連忘反伯叱之曰世豈有牙籤籌子青山賈兒耶公謝之不顧也已乃獨賈日則筭緡夜則鉛槧如初利輒倍他人橐中不遺一錢伯乃嘆服伯蚤逝去懷湖公没纔三年公慟哭曰天乎奪吾父兄之速耶撫伯子如所生擇里中英妙為之庭課後皆有聲諸生間未幾公亦三舉子遂去賈

業以詩書為專門性好施予嘗有婦垢面而呼問其故則鬻身以償其夫貸者也公憫之遂為代償又買一姬納幣矣已乃聞其故夫不能成禮改而別字者公乃資之合歡幣帛一無所問有貸其貲以賈者日走青樓中貲蕩盡以居求償公憐之曰少年幸莫入輕肥塲吾不汝迫也遂焚其券公嗜琴晚年好益甚嘗曰衰孝尼不傳廣陵散世豈遂無音耶吾性在山水指間勃勃常有流泉遂澗不顧聞人間鵾絃鐵撥聲也

峽州之解琴自公始少時嘗與客奕客先一道不能勝公忿而歸取局譜觀之精思半月遂而先客人以是服其敏居家務為儉素淳朴所餘輒施修剎造梁無虛歲再飲於鄉後輒辭暮年皈心蓮邦課誦至忘寢食既病不服藥唯誦極樂如常一日呼洗浴甚急諸子泣曰陰陽家言時日不利柰何公輪指曰明旦當利為汝等一日留至期乃合掌曰門外有高衲携我入七寶池矣遂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二歲配王氏即

少宰兄鄉溪公女賢淑聞於鄉黨先公二十六年卒子三長冠國子生次冕廩諸生次旒州庠生皆以文藻知名于時而冕留柳浪湖一月與余倡和最久異日不媿木天石渠之選者也孫男十繼室盧氏撫育諸子無異已出先公十年而卒卒之歲公長女夢其先妣文鑑謂曰汝父毋數俱盡汝父以陰德當延一紀至是始驗於是冠等以其年月日合葬於河西之後庄而乞銘于余

銘曰是以菩薩檀度莊嚴其身者也是以周孔
禮樂訓其子若孫者也是支那國之善士而蓮
花七寶土之民也

司馬孺人墓銘

孺人司馬氏邑之谷昇里人年十六而歸余同
高祖孫氷壺公逮事舅姑若干年克盡婦道舅
即德興縣貳龍潭翁也翁甫得官即解綬歸優
游田里間稱善士村故多盜翁世雄於貲徙避
不常孺人佐孫為層樓居翁姑其上翁喜謂里

人曰吾今日始覺高枕之為甘也翁晚歲獲享
耋期壺觴嘯詠比于陶白者孫與孺人之力也
孫有隱德損己之急以卹困至于橋梁舟楫便
即施之以故家遂貧孺人安之督課僮力蔵慈
有方家無羨財而佐夫子以行德者行之終身
不衰迨庚午秋伯子宗郢舉于鄉里人乃竊嘆
曰是乃若夫婦所為封殖者也次子宗成邑庠
生子某某甫弱冠皆有雋才伯子得雋之三年
而孺人卒是為甲辰春年若干歲窆于先姑之

右宏道曰谷昇世出賢女庚午之捷三人余家
兄弟先後得雋五人皆蜴千谷者也偶然耶抑
地靈耶兩村相隔一帶水當為將來佳話
銘曰其婦也範其母也式胡不耀之三光而襲
之九地是宜隆其封傑其制去此三年天語將
至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
墓石銘

壬寅冬十二月望駕部龔公偕余往二聖禪林

是夕建三聖閣寒月燭林如洗夜半公呼余出
笑曰此坡公承天院舊案也吾兩人乃復繼之
呼同事數少年不應苦邀之以霜威辭公曰少
年何衰憊甚豈若老健耶徘徊霜月下余體栗
漸不支而公愈勃勃余私念曰是壽者相也後
四日丙夜忽有叩門聲甚急余披衣起問之則
曰公暴卒余不轙而馳至則公瞑目數刻矣公
精研性命至晚乃通釋氏不葷血者三年高才
博學於書無所不窺每得異典躬自讐校蓄書

至萬餘軸邑人士稍知慕古者公與兄先太原
之力也性寬厚恥談人過人有挾械以弄公者
公佯若墮之而實了々後雖負公公亦竟不發
好古圖畫及鐘鼎五畝之宅花竹居半惟石枯
松纍纍几席間亭臺軒榭小不當意輒毀去踰
日更作既題未竟撤揀已移公竟以此貧然公
不屑也嘗從河壯使還見道上柳條嫋嫋公愛
不已呼役夫伐數枝縛置輿旁問之則曰江南
無此佳柳持歸樹之聞者匿笑及至家僅得枯

株數條而已公循令置水邊其韻致高遠皆此
類々此可與齷齪俗兒道耶政使道亦當不解
也公晚歲與余眾弄所可言者公之粗迹至公
之自得處雖公不能言也公諱仲慶字惟長方
伯公季子而太原令之弟也母曰趙夫人々生嘉
靖庚戌歲萬曆己卯舉于鄉名第三時先兄宗
道第八里中以為美譚庚辰成進士授行人乙
酉改福建道御史甫再月出為磁州判以疏論
權黨也未幾陞汝寧推官丁亥轉南戶部主事

戊子調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頃之以內艱歸既
而方伯公亦卒公遂無經世意自稱遯菴居士
角巾散帶之朋赤鬚白足之侶優游茂樹晤言
終日者十餘年竟若坐脫以去雖世壽僅五十
三然彈指拂石於公何别公之學何學也哉公
卒之三年釋服僅踰月公之妻安人々陳氏以病
殤亦卒時乙巳之九月十有三日也安人々慈慧
恭謹事姑嫜以孝育妾媵以恩撫諸庶踰己出
好施樂善與駕部同之封安人邑中呼為女聖

先是安人持五十三佛名號甚謹委家僮善書
者另錄一紙僅書未半而所置案稍不潔其人
復嗜飲是日午猛風撼地一黑衣神擁而入援
是經至安人所居樓前已排空直上霹靂大作
市中人見若匹練後有人自城外來云十餘里
尚見之竟不知墮處余聞之嘆曰此精誠之感
也雖然安人恐將棄世已而果逝余兄弟幼失
母安人待之若所生安人之亡也余與中道弟
及諸婦皆哭、之慟安人生己酉壽踰公四年安

人事公若干歲委曲以怡公者無所不至公甚敬禮之長子炳聞及女適李氏者安人出子其及女適鄒氏者皆庶出而次子其早卒炳聞子三以丙午正月二日合葬特丘東山之原而余注為之銘此公志亦余責也

銘曰公歸之日釋者寶方夢一大士飄然而南翔云有善人結伴以行已復有逝而更生者云見公于琉璃之堂公之侍姬明眉鬒髮仙袂揚揚笑公之旁儒者曰此荒唐之言也以問袁生

生笑而不荅既而告曰汝見夫掣空而直上者誰之主張耶

舒大家誌后銘

家崇陽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貧父憐其慧教之新聲走荊郢間未幾至余里見王父左溪公慈而俠委身年三十餘而王父即世家了然一身無他男女族長者以其穠李恐不當霜雪家以死自矢朝絣暮織為余叔督家政甚勤苦於諸子宗正等家皆毋之推乾就濕倍于所生閨操之麤凜若寒王稱未亡者五十年壽八十有四歲噫是可銘也矣

銘曰貪泉之水不變廉士之腸蘭生叢棘中不敗其芳唯橘與枳何其易徙閨家之風可以愧死

慈谿錢君墓后銘

慈谿錢侯令余邑朞年而政成以最考聞于朝鄉大夫畢賀侯注謝曰是先子教也先子居常誨不肖曰而知物情乎衡之所以適者平也水

之所以鑑者澄也春之所以暢者溫也霜之所以厲者潔也命不肖勒諸佩不肖兢兢龜篆之下車以來唯恐一朝戾先子教以為諸大夫辱其敢言最鄉大夫曰是也是乃侯之所以福我民者先公持矩平侯則之以程物居心淨侯覡之以用照溫然而煦育耶唯先公之膏液也皎然而冰雪耶不可犯者色耶唯先公之凜冽也民等不獲事先公猶幸沐先公之教以生敢不下拜侯起謝未幾侯持先公狀一通乞銘于余

余惟執役之榮故不敢以不文辭公諱良臣字顯君其先家于鄞縣國時有均一解元者始徙慈三傳而為滇少參森正統壬戌進士也森生珪珪生鈇鈇生儀即公之父公生而穎異失怙早能自得師弱冠有倍年之知所與交多名士如侍御向公某太史王公某文學桂公某孝廉張公某雅以文行推重公稱素心交及桂公早世向王諸公先後起家而公屢蹶場屋諸公每以石交援公弗屑也壯年讀書雲間豪傑多從

之遊如唐君某鍾君某皆出公門下及鍾官括蒼遣使迎公公至彼為條利病及諸曹史不職狀鍾嘆曰始余從先生學謂章句恒事耳今乃知學之所以仕也余不足以盡先生是數端者又安足以盡先生學余負媿多矣鍾卒內名為時名臣云公有至性自以奉養不逮居恒抑抑即年當耆艾每一遺及則涓涔涔下嘗收邑子羨金有孔姓者力不及將鬻妻以償公聞之大驚急寘不問數年後過市閭有婦人抱嬰拜公

前者公驚問故泣謝曰此乃向者君所寬也余夫婦幸得兎全遂有子此一瓣香為君子若孫燒也公佯為不知者而避之其既以振人之急不自為德皆此類晚年自號曆峯居士志入山之深也公疆仕始生邑侯故侯每曰先子盛年多奇行生也晚遂不及聞傷哉余曰公之學不可見見于門墻及哲嗣者皆公學之餘也不朽者三公有其二何憾也昔楊王孫以羸葬而傳劉伶以酒頌而傳士之垂譽豈必在多哉公生

于嘉靖丁亥九月十六日卒于萬曆戊子四月九日逝後三年而邑侯舉于鄉邑侯母沈以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生萬曆甲午三月十二日卒子三長即邑侯名胤選娶趙氏繼娶向氏仲奇選娶應氏季龍選邑諸生娶鄭氏女一適諸生羅雲鳳孫男六名標邑諸生名策名籍俱長出名科名桂名柱俱仲出孫女三亦長出也將以其年月日合葬于邑東之鄭山乃為之銘其碣曰

其身之不試而試諸子湑湑者液如波方駛近則四明遠雅茗水畢萬之後必大請誓諸祇

徐景鳳元粹參訂

門人袁炘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六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閲

跋

聖母塔院跋

荊州碑云智者禪師辭親出家母以其旨為言師遂指茅為穗其說頗不經然邑中茅穗村名始此今聖母塔即其故封也邑自漢唐宋無文士故舊事多畧而塔碑剝蝕盡追事僅見統記

中所謂荊州碑乃統記夾註所扮耳亦不知碑為何人作也噫先蹟之久湮悲文獻之殘闕後来者彌未彌徹他日摩耶藏骨地焉知不為卜兆者所奪畧也夫中國之有智者猶西土之有釋迦也以藏通別圓判一代時教而教意盡以空假中三觀發明真諦而禪那啟以卜疑釋西方淨土之旨而往生決夫四字盡四十九年之微言則馬鳴龍勝所未發也三觀直指心宗揄無量義海則惠安生什所未詮也約十六觀門而皆歸之第一義則永明天衣諸大師所共祖述也衆爾小邑生此大聖辟彼旨麁值萍木孔而鄉里後生至不聞其名遺文闕略抑至于此余友崔生去塔五里近欲募修一院以永此塔墻宇堂厨之類費青銅將八十千合衆佛子之力而供一佛毋計當不難生第勉為之唯漸而恒乃可成

板橋施茶跋

繁熱陰寒九十者半渴驥奔泉行人在道當其

炎則啖在猴當其寒則氷在腹取之杯杓之間而所活者至不可計至若春暖秋明觧紫驛馱遊人踏沙而過羈羇之客傷風烟之頃異而流光之為塵足也煩懣之時忽此一杯眼若開而心若釋亦足以少舒其困頓之苦而發泄其鬱旅無聊之況也乎此古人置郵傳餐之旨王政之所先也茶夏費薪冬費薑其勞費等計一月費不下二金邑諸宰官主之春秋之費當夏冬三之二諸居士塞夷及往来客子主之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僧供出自分衛佛制也後因募者不勝煩供者不勝數而寺田之制始興夫天下之官者商者工者皆待食於農耕之者一而食之者十農安得不匱夫官為民策旱潦正疆㽘是官未始不農也夫商為民以穀易錢以舟車通罷貨是商未始不耒也夫工為民陶冶鼓鑄織紝創作是工未始不耨也今夫僧居則辦道行則参禮無銖兩之事及民其真能為應供為利生者百不

能一而坐而蠹庚粟者十人而九也夫取百不能一者而皆取給于農則農困監劣僧之敝而併廢福田則僧困此兩弊之道也自隋以來久而不弊者唯寺田一法計僧而田之計田而夫之一畝之入可供一僧一畝之力常借二夫是一畝而供一僧與二農也以其一自給其一以辦官税坐而食之不為蠹國使天下之為僧者皆借民力以辦禪而其貧無田者復得借僧畝以自食此與官與商與工交相耨者同比之方

緣口最為淨食使瞿曇生中國決當易分衛之制而為田也天界寺舊有田今以供院僧而四方行脚不沾盂粒禪者其議贊田以供禪衆宰官居士有能共成此舉者於國於農於僧皆有大饒益此經世之畫也

廬山募緣小引

匡廬之勝峯為五老泉為瀑布巖為獅子文殊澗為青玉峽玉淵潭至於幽林邃壑迂回曲折則天池獨臻其奥余自丁酉來入名山者五五

池以瀑勝天目蕣雲以石勝盤山紅螺嶮奇極矣要以巖壑勝而匡廬皆庵有之所至之地驚心駭目計此山之石之瀑之巖壑烟巒分身作十百山獨當與天台雁宕爭勝也天池僧某者所往必向導余一石一勺皆能言其目詳其委余往入山有白首不能名一丘者少年上人獨能耽心水石此一快也山中每年未具合山供禪者適隷其職同行數衲為余言余囊適竭不能具檀自惟靳鄂去匡為近又余友孟常兄弟

及吴阜倩在烏而禪者所職得三十千青銅可
辦當不惜也因為述匡山之勝併以此意達之

甃路疏

從牛堤而来儒而館者行脚而菴者傭而灌者
甕而汲者胥道此巷巷凹雨則滯久則溢人趾
之所踐牛羊之所蹂踏漬若膠沒脛少者至臂
計執其衣者一春當費鞵二緉市人雖赤足其
裲襠衫裾汚浣之費一日工色且脫傭不勝則
減其直汲者迂道則饔飧不時婦女跣至見其

皆則不雅或傾仆則費且屣故議者欲甃此巷
以便往来盖非獨巾衫者當惜其革至於閭里
屠估下逮賣菜傭兒女子護其褌而醜見其脛
者亦當以數錢見與畀亦減費之道是可施也
已

補藏疏

二聖寺藏經余與龔惟學先生次其目惟長先
生補其亾遍禪暨諸居士飾其櫝而飽蠹粉者
尚十之五失次者十之三遍禪欲詮補之貲且

閼鄉之宰官長者始困於造閣既因于治攬其
合力者不過兩三家且貧遍禪不欲重困諸窮
宰官謀為遠募而問策於余余曰此鄉人之耻
也東西南北任錫所至使其人皆笑鄉大夫之
貧且慳不能擅而更布金錢以愧吾鄉大夫是
亦發露之一也

衆香林疏

官有郵旅有舍僧有叢林此即次之地也郵有
宰舍有主人叢林有接待僧此掌理之人也郵

廩於官舍取辦於客而僧孑然一錫過傳舍則
皂而挺者呵斥等於餓隷投逆旅則囊唯一鉢
又以其緇而髡也不祥急叱之出所謂叢林者
復無所取四方之人非甚不急之繙不投一縷
故接待之難比置菴造像百倍而行脚每至之
處不敢與疥癩争席至若一遇暴警令首詰奸
而僧徒先遭其虐三木杻遞若比比皆是皆
叢林之不立以至於此昔石頭道盛時每數十
里置一僧郵而荊最要故叢林稱盛今淨慈與

民居襍而僧習為市已不復知薙髮為何事大
士之堂每以客溷而客僧至者不得取一粲是
何今昔之懸絶也衆香林創始於念淨居士而
命名于黃太史托于迂来僧某歛而粧之以鄉
四方之行脚者此盛舉也敢以告荆之宰官長
者與青原之道而繼劉虬羅含之業此其時也
經曰客有往來鄉常自若荆人勉之

題供僧籍

有募米供僧者有募檀越代供者募米者某講

席某期叢林某功德主某此其施也有據故人
樂供募檀越代供者獲頒供僧若干今日遇一
人募齋僧幾許明日如之有樂施者即籍名簿
上其人為具供如法畢其數而止僧無貯糧之
煩轉輸之苦主者信其無他亦樂為之供故行
脚之人便之明僧僊有㫺頫青平居士代為乞
言余謂若但欲淵供僧之頒而已則如前所云
募檀越代供者其法簡其領易畢明僧酌之

募建青門菴疏

凡山川要會處人士都雅俗華而好義則其
剎宇必多故今京都吳越精藍棊置而文章禮
樂亦甲中夏夫衣統繡而過者入村落則老
聚而駭過下邑則士竊議指其背至通都則常
其習固也往余為童子時與諸巾冠者遊見圓
頂而緇者則群指曰楊墨稍長讀子史書旁及
二氏笑曰此何與予輿氏舌而是時士競標觧
業以訣時目故亦習于史及釋老之茂易者士
之入伽藍者揖必至睬見僧乃不恕追先伯修

既以中秘里旋首倡性命之說函蓋儒釋時出
其精語一二示人人人以為大道可學三聖人
之大旨如出一家見行脚之稍能談者揖而坐
上座事二氏先師有禮而所謂精藍禪室者遂
亦數數修飾浸循有大國風青衿之士口者什
六身者什三唯一二老儒守陳編久者不復信
毋雅不重之故不勝也洗生從余講業及熏聞
貝典戴毋為瓜諸里人諸中人士習為修雅將
闢禪舍以客桑門余顏其楣曰青門志里也且

以識下邑之文漸埒上國也夫不知有秋之獲
者見人投種則怪曰柰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
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諸中人士業知之已
慎無惜種語曰臨淵羨魚不若結網

諸天寺募疏

平樂去余村二十里而近平疇碧樹與岡巒相
錯大約風景似余村也去冬始一履其地問所
謂太歲岡者村民皆曰不知而諸天寺倚高阜
剥落荆杞中寺雖敗落而遺蹟未朽過此則爲

畦爲澤無復一卷疑所倚即太歲岡也寺本供
調御而額以天不稱夫取祈年未央而省署之
伺者知其不合民意於福田而躋竈於奥此下
凡之通病也昔無盡居士問孔釋龍勝妙喜曰
孔氏師天言必以天爲則如來以天爲部辟則
臣妾臧獲也余故曰額以天弗稱諸大檀信既
有意丹碧之矣盍併其名正之夫邀令長之福
者寬其稅額復其身而已邀天子之福則爲通
侯爲卿貳是在諸檀越取之田子曰必也正名

歆爲福始謹如所約以告里詆田子名其世爲
里中望族

題王路菴疏

往来衲子修談僧郵者曰丹陽曰吳江曰西興
而姑蘇之王路菴爲最余友死心適從越未談
未合菡而菴之鳩村者至持余友錢兼山曹魯
川書各一通爲質以吳楚地遠不得余一言人
未信也余告之曰菴主之願王余令吳時質諸
目山居時質諸耳師来又復質諸兩宰官牘余

不敢爲妄語綠庚幾檀那以信王路菴者信師
是在師深心與廣長舌而已勉之

公安二聖寺重脩天王殿疏

環荆州之精剎以千數而二聖最古具異濟川
居士載之碑甚具邑中雖耆宿莫有知者余童
年過而讀之駭以語吾兄然未知濟川何等人
也後讀五燈始知爲不動軒主人妙喜所印可
者微斯人則二大士之跡不傳即寺亦莫知所
自始也邑中文獻絕無可考自有茲邑来姓名

一無見史册者流寓宦蹟稍稍有之而亦不詳于史所載至不能舉其名至於子貞少陵之屬稍名之已而差藻之義闕然僅僅一智者禪師為邑産邑人多不知記者述其所自或曰潁川人不知其先以公封邑而至也獨荆州碑中載有茅穗油河事可為的據而茅村之聖母塔石級如故然邑人已不知為誰家對鼠耕耨耘樵者日侵削不止其不為鏟刃礪石者或亦髣將軍呵持之耳盍邑人之不好事久矣寺始亦載

碑中故不贅舊址為江所齧自拼園移來三十餘年去歲始新其垣天王殿架朽而柴之有其名耳寺故以二大士現忿怒像故置四天不貌而空其殿夫空之是已余意當範智者大士其中益以遠上人寶珠之屬併祀呂庚而下諸大宰官容子及茲邑道德文行之超越者使來者一入斯堂而文獻宛然在目亦士林之一快也夫四天子以護法著稱諸禪伯天子之所禮也王臣宰官遺教之所囑累所以助四天子於明明者也諸君子悼文獻之久湮思盛事可以義起也雖微福田遠寧孳然已予靈公善語邑長者於予言必有合也

募作板橋

十一月杠十二月梁車蹄格格以驅以行維茲紅板軌不得方木糟塊圮水遠道長稽首哲人開箱啟囊無偏無頗來者堂堂題籍伊誰曰東省郎厥歲在寅厥律始商

題請藏疏引

雪浪之高足曰其去秋詢余柳浪遂入蜀謁傅大士因得縱觀播形勝還為余言余笑曰是皆為無厭足王國土今遂為慈氏樓閣煙水是同願童子勿生二想也復窮其所之曰將壯入燕遍叩諸大檀乞靈文一藏歸雲浮山願居士為引其端於是石公為之說曰　師遊雪浪胸有全藏欲楷後學名言是伏維雲浮山徧吉所相霞光烟霧現六牙象於赫天子以慈德王黃卷赤軸施彼萬方行矣善財當仁不讓如龍乘雲

如鳥入曠白馬歸來為法中將稽首大權歡喜是望作智慧因佛種無量

普光寺疏

茅穗佛所自出震旦之法由之以興荊州碑所載與統紀雖不甚合然要其名與其故蹟智者為里人無疑也今里中人指其近似皆附會大師或云智者於里中建名刹六而普光報本南觀音皆是智者嘗云建寺三十六疑此亦在夫師以酬恩南還此地乃其生緣安得無刹迨台

敎東渡中國之人至不知有三觀而錢氏王臨安始還故物大師之迹晦而不章久矣夫中國學者至并其敎而亡之而何有於尺椽寸瑰也且屠陵自隋唐迨今代人物寥寥文釆著聞不得一指中間闡宗乘者亦纔得一二衲要之門庭互異則又非彼門下客也普光寺頹久矣近邑長者多談禪那諸鄉落所謂藍舍者皆雲興而大師所創立尤屬意焉里大姓競為光復且曰值今大有年米村落中可具無煩他舍以告袁子袁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菩提寺疏

菩提寺余一再至其地比他刹為淨今之所謂刹者名雖精藍實則禽檻豕柙也又其上則精丘溷汁也甚或青豆之房以貯黛綠雨花之館以奏淫哇而菩提寺以少僻遠遂無復此穢然門殿皆不甚飾寺僧以余舊遊乞余為引余曰此淨地諸禪那所習也余言何足重諸上人第

以淨因感之無弗得矣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法處莊寶池瞿曇現穢方唯有藏大士刀火作家鄉閻浮提衆生念念迫炎湯開眼與閉眼俱伏大士光動念即泥犂速不隔尋常以我念不淨致彼劫茫茫辟如四方空因方作短長窮方不可盡空亦不銷亡我來禮德山金聚拜空王渺渺白蓮社莫莫青豆房靈鐘存古閣鶩擊若烏翔翦斑生繡題溜雨駁金床行道猶不忍給

孫豈相忌稽首大檀那冊碧借輝煌露電理歸
盡繁華夢幾場失足翻戟林舉手得清涼

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

花藏無形段毘盧亦不實如塗粉虛空如雕鏤
雲物云何雜花內藏塵現尊特德山妙嚴閣名
為毘盧設中實無毘盧如舜若多質舌相出風
柯慈容現治月蒼巒與秋渚敷演無間歇我以
無眼觀觀處離林擬衆生全眼塵云何得超越
峩峩丈六像金土忽裝捏花冠耀青髻寶衣披

古摺低頭叉合掌恒河沙功德窮子背慈父百
城附經歷無實不由權佛性緣可得一彈指莊
嚴萬劫黃金色他時見毘盧莫道無交涉

募修文村真武廟引

文村沙嘴突江生怒波直齧孱陵城披髮大士
伏劍行盤渦曳出古蛟精老涎入艸沙石腥青
獮猴鑠川波平雕題紅楯碧軒楹鑄金冶鍱玄
宮成霜摧雨折歲屢庚榱桷額上菌芝生行道
過者涕淚零道人稽首叩階庭青錢赤仄出箱

篕綿絲一縷沙一星毘沙天子作証明紅髯碧
眼靈官靈

題光中鳩材小冊

珊瑚為堂木難室荷葉山頭雲似壁金色頭陀
倚花立番鐵柱杖青皮笠辭我遠入湖湘澤杞
梓楩楠被天黑青鬚白面畫檀越老去髡頭少
作客舊地相逢如舊識

募修吳氏橋小引

澗如帶流且駛杠梁不餝塗者死舊鬼啾啾喚

新鬼小人無和君子恥橋南橋北皆仁里濟川
題柱從此始

題承天寺募冊

西風夜吼君章宅蘭死蕙枯覓不得一丈艸深
欄楯寒寶池波湧車磲裂勝蓮國土化如來飛
溜濺面髻堆灰誠語王舍城長者慚愧金銀佛
寺開

題龍堂寺僧募冊

龍堂飛雨濺窓濕苔色斑斑生古壁彫跳半毀

柱蒿立縟痕界徧黄金色衲子欲言面羞澁試
介烏紗作檀越積露為波江可得東隣卅里賢
相識山自銖忽大千佰等一金田無差別掃却
莓堦貯空月琉璃地上光澄徹

禪堂募麥引

綠疇枌滿黄雲甫截浮空麥浪如海斯湧滿車
汚邪似雷之殷當斯時也折楊黄花之歌遍于
井閭缸面甕頭之春溢彼堂榭而應供大士腰
懸空盋赤髭淨侶枵然盈塗是可忍也心實憫

之厥有白足分衛諸方寧斸余踵填彼飢壑仁
人之心儒者所與敢不圖之用弁首簡

書檀度和尚艸菴引

檀度和尚告我曰去邑百里為玷過五里為黄
鐘堡有居士頗捨地一區以待去衲不敢言僧
郵僅一歇足比于官舍則無供具比于店肆則
不取錢當其至則逆旅即主人也來若歸舍當
其代則主人亦逆旅也去若脫屣不剪茅粗備
風雨而已不墁飾泥土而已敢煩長者引其端

袁子聞而笑曰有是哉明春入衡嶽當偕數衲
過汝且覩汝新政又觀彼士居士信根生熟如
何若果善人多也雖不佞亦領擔瓢歃笠婆娑
乎其間也

髯僧銅塔册

胡僧碧眼鬚三尺風吹冉冉掛金錫黄金範塔
等山齊未遍諸宮與剎澤南中冠帶簇如雲誰
曻堆沙老阿育初來三度散秋風又踏峨嵋千
仞碧蜀山銅鐵盡葬夷髙船林林同瓦礫是中

應有大心人棄可傾翻手可擲塵埃之內有英
予莫道分衛去如織

衆香林册

衆香國裏花深處鷃鵡迦陵旃檀樹予山樓壯
色堆嵐中有峨眉大士路禪關隘塞宇傾歌金
錫如雲掉臂去幾人曾徑落帽山誰家不上龍
洲渡二十一萬肩摩國揮汗成雨袂成霧戶擲
一錢丁一緡梗梓豫章頂刻具赤面修髯怒者
誰布金長者驀相遇

雙田寺冊

雙田開山自李唐雲焰摧爲兎礫墑芟荊誅杞作雲堂鏡水不波菱炎香蘆荻花飛滿寺霜刻椋爲佛如人長辟支羅漢儼成行頸𦚾不辨臂怒張腰弓背曲色沮藏皴皮皺目苔蘚漿黄面知于面不黄雪山行苦骨龐厖爰有大心檀越主銅山金埒珠倉箱入門四顧涙傍徨融膏洽液告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虞衆東村西社皆蓮鄉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𠦑度無涯初校

吴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七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雜錄

題出世大孝册

陽明先生少時遇一僧枯坐先生訶之僧驚起與語移時僧大快恨聞之晚先生詰曰有父母否曰有因導以不可解之情僧泣而謝復巾冠如初天如禪師嘗有書寄其弟勸其父母持佛

名字書詞甚苦噫此出家兒事父母之恒式也使陽明所遇僧知此義僧不勝彼冠巾耶夫世間冠巾多矣豈必皆魯參哉今之譏僧者不過曰南叅北詢使其父母不得朝夕而已夫孔子儒宗也日與其徒侶朝齊暮衛至不得煖席則於人間問省掃哭之儀亦疎闊矣彼三千七十人者豈其皆無父母眷屬者耶使今之世有一夫子者出儒者必譏之曰此輩不耕不宦牽引數百千遊談不根之民內忘其父母而外務為輕逸此不孝之尤者也噫道之亡也久矣道亡則人倫隨之矣儒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朝供而夕養非至也唯道則至之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唯人子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其父母使其父母皆有一夕之樂而無百年之憂乃為至孝儒者之中若何求兄弟若阮孝緒皆至老不娶而以孝聞於世其道得也其禪人母年九十二矣四十而持節五十而斷肉持珠念佛以安養為期豈非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若母者

耶此即天如之軌則釋氏所謂人倫之至者也若夫陽明大儒之言固儒家之繩尺也師既已圓頂而方袍矣又安所用之

題澄公册

澄公叅禪上流也惜夫比之空谷足音良然今之高僧以止念為究竟者多矣提話頭則云此塞識情法也念佛則曰此攝念法也此與無想外道何異夫念無時而不動也雖昏沉冥嘿亦動也念無時而不靜也雖朋從爾思亦靜也求

月於影則月隨風覔影於月則影未始不離也昔有牧兒過溪上見水中金段而求之無有也起而俟之金見凡十沒而求至昏不得牧之父過而詰之牧曰水有金目得之而手不可探也見困焉不能釋也其父窺而笑曰是影也而金在樹甚也兒之稚也躍而上遂得金澄公既已知影之非是能於動靜之外觀月者也月其有不得哉

識雪照澄卷末 卷中小修有夢中遇老僧謂予為坡公後身故末段云云

東坡戒公後身也戒倚柱譚笑而化當時以為異而其得法上首某者杪時以戒行藏落人疑似遂不復執弟子禮是其人豈知戒者者耶然坡公答叅寥以為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則戒公因地似亦有格之矣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兒弄丸横心所出腕無不受者公嘗評道子画謂如以燈取影横見側出逆來順徃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其至者如晴空鳥跡如水面風痕有天也來一人而已而其說禪說道理處徃徃以作意失之所謂吴與小兒語語便態出他文無是也明教愕然起曰世謂坡公譚理明徹極矣公何忽有此論適遊山記在寮澄公方讀两赤壁賦余曰前賦為禪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着深衣通體是板後賦直平叙去有無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爾飣餖歡笑自娛比特地排當者其樂十倍至末一段即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絶默契而

已故余嘗謂坡公一切雜文活祖師也其說禪說道理世諦流布而已明教曰然則老僧謂公為坡後身云何余曰有之嘗聞教典云前因富奢極者今生得貧困身坡公奢於慧極矣今來報得魯鈍憨滯固其宜也明教目雪照照撫几久之

題寒灰老衲册

離音云十刼坐道塲佛法不現前謂佛法不可以三昧静勝得也六祖云恵能無伎两不斷百

思想謂佛法不可以塞情去念得也隨緣任運
謂之任病有斷首者謂之覺擬先禪於此分疏
不下權設話柄訛傳既久棄曰從生即此話頭
隨前四病如人飲藥藥忌同服久而不効遂罪
古方之不靈豈不悲哉盜問於盜曰盜可學乎
曰不可學也予試為之盜踰垣而入穴闥及床
主人午方寤失物忽大啼哭主人將下盜者大
窘欲出不得私為覓物納主人履主人納履得
物遂不果下盜者潛出謂其人曰予不教我幾

為所獲盜問何由得出因告之故盜驚喜曰道
在是矣若自有之吾豈能教若哉夫先禪機緣
固亦若此若有實法盜亦竊笑矣寒灰叅尋有
年試以此求之

雲影字解　印明教居上人別號也

雲未嘗有心也而變幻起滅若有司之者是亦
心也莊生曰吾之所待又有所待而然者耶飄
飄而來分片而滅以為有物倏同太空以為無
物也宵差月余嘗登高巖見其絮絮然沾吾衣
履也少焉為美人為蒼狗為魚鱗鬣似有魂魄
精神者已而晴空捲紗青紅爛然又不知窈何
之也其有歸耶其無歸耶古先生曰如夢幻泡
影雲即影耶抑非影耶夫空潭黛碧入而成色
雲之心能不有而巧於幻其有者也居士但於
影上覓心則兎角烏求於影中息影則水月可
掬矣因易字曰雲影應作如是觀法王法如是

紀夢為心光書冊

壬寅秋余夢入一巷有釜十五白粲如丘積問

之曰王路菴也一碑上載祝枝山為此菴伽藍
夢中了了識其文醒不記也夫世間恍惚不可
據者莫如夢而余又最不信夢者然此夢實無
因又非余臆中事是則奇矣枝山書法為當代
第一文彩風流輝映一世至其一詠一笑有晉
人風騷壇之士傳為口實米顛而後一人而已
余嘗論古人如東方曼倩阮步兵白香山蘇子
瞻輩皆實實知道而畫苑書法下至薄技能之
入妙者若其資非近道技與神卒不相遇夫画

如吳如顧書如王如旭輩豈可以技能之士目
哉夫世人之耳目手足同也心神同也皆同故
其技不相遠同者旣不能相遠則其遠而不可
以人力至者其耳目手足心神必有大異乎人
者矣是以謂之異人也異人之趣去凡民遠甚
故其生也分身入流於諸人之中而其沒也又
分身入流于諸神鬼之中於是人見之曰人神
見之曰神技見之曰技道見之曰道而所以為
異者未嘗變也辟如投毒于乳變而為酪變而

為醍醐變而為餅而毒未始變也余于世之名
儒大僧偽以性命自標幟者視之與屠估傭保
等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而一種豪爽雋快及
技能入妙之士神與道遇者敬之若先賢古佛
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王路菴心光所創主者
也夫枝山名士豈齷齪衲子所能招致者則心
光亦異人也適鳩林僧還持卷索書因為之識
其事以寄菴主他日菴中當為一段佳話也

識通禪册後

通禪居公安六易歲治藏經積諸居士建閣已
通又移積葺經之不次者始通來肥晳君然也
今遂如削且它適長揖謂余曰僧少而驕憐長
為豪達得交諸貴人晚思為有漏因遇諸居士
得少畢初願今乃思名山遊將發匡山過余鄉
之三茅憇焉以次踏洞庭馬跡航五湖捫天都
之顛遵海而南放于牢歷覽齊魯之勝續杖策
日觀峯觀日出烏截出少室太行坐玉女洗頭
盆求所為巨靈斧者觀之然後覲曼殊于清涼

禮徧吉于大峩放舟三峽過柳浪衲中出峨嵋
雪與居士談百城之槩未晚也余曰壯哉十五
載為期可矣余豈守柳浪一區水者他日不知
邂逅何山余既魚眠師面日皺恐不聞聲亦復
不相識矣

為寒灰書册寄郇陽陳玄朗

郢諸生張明教者從沙門寒灰遊過余柳浪謬
謂余知道者以一大事為訊余告之曰夫二君
子皆儒而禪者也佛氏以生死為一大事而先

師云朝聞道夕死可是亦一大事之旨也今儒者溺于章句紙有傑出者不過謂士生斯世第能孝能忠廉信節即此是道然則使一世之人朝聞孝弟之說而夕烏盖棺可乎且七十子之徒其中豈有不忠不弟其人者而殆庶止于子淵一貫僅及曾氏是何說也迨程朱氏出的知有孝弟外源本矣而又不信生死事大夫聞道而無益于死則又不若不聞道者之直捷也何也死而等為灰塵何若貪榮競利作世間酒色

場中大快活人乎又何必局局然以有盡之生事此冷淡不近人情之事也是有宋諸賢又未晝暢朝聞夕死之旨也至近代王文成羅盱江輩出始能扶古聖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擊文武鐸以號叫一時之聾聵而世之儒者疑信相条其疑者固無足言所謂信者亦只信其皮貌以自文其陋而已故余嘗謂唐宋以來孔氏之學脉絶而其脉遂在馬大師諸人及于近代宗門之嫡派絶而其派乃在諸儒至于今所謂

螟蛉者亦絶儒禪之統緒不惟不見其人兼亦不聞其語矣今寒灰子儒心而緇服明教禪心而儒服是其中必有得也頒有以益我寒灰又言郎有佳士陳玄朗者跡遊纏內而心托方外是亦可語儒禪之旨者也乞居士一言以詔之余曰無他說因書以付去衲

贈小僧習之說

沙彌性成寒灰弟子也余與諸衲遊德山成偕來暇日乞字于余余字之曰習之謎語云習見

習聞佛氏亦以惑之不可伏斷者曰習氣豈真學究家所謂學之不已如鳥數飛者耶夫沙彌所習者曰戒曰行此以習習者也非以性習者也性不可見不可聞習亦不可見不可聞以可見可聞者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壞如以盲習明以刖習馳萬不可得之數也故曰壞也以不可見不可聞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成如以空合空以水歸水如鼓扇風中雖有大智不能測也故曰成也有人問尊宿如何是不

動智適沙彌掃地次尊宿遽呼沙彌沙彌應諾尊宿曰此非不動智乎又問如何是住地無明尊宿因謂沙彌如何是你佛性沙彌茫然尊宿曰此非住地無明乎而今要會得性習義只在茫然處會取

明教說

居士張五教卽諸生也潛心直指之學高僧寒灰易其名曰性宗而求字于余余因字之曰明教夫宗與教有異乎無異也予思曰率性之謂

道修道之謂教性卽宗也教卽體此宗者也俗儒小學以耳聽目視為性者多矣古佛破之曰天命之謂性天與人反言天則耳目思慮不仁是謂未發是謂不睹不聞彼昭昭靈靈者是率耳目思慮非率性也既不知率性于是閉其眼塞其耳卷其舌凝室其意以求所謂性而性愈遠矣楞嚴諸魔皆從閉眼塞耳中來者也何則不知性之本天而以人為參之也故先佛云一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內色身卽眼耳內卽思慮也儒宗出睹聞外求故致之則天地位萬物育禪宗絕心意識學故一人發真十方皆殞天地位萬物育此震旦古佛之教也非耳提而面命也十方消殞此西方聖人之教也非黃卷赤軸也不殞則不位不位則不殞殞與位似反而實相成也夫宣父當年春秋之天地亂極矣宣父固致中和者也而何以不位若此固知非一番消殞決不知吾夫子位育功用也居士儒服而禪心乎抑禪服而儒心乎唯居士自命第一莫作分別想也

題鄭節婦傳後

往余為節婦詩有云淚濕瑣窗花紅紫也成血又云累淚看零丁忍作山頭石蓋謂稱未亡者形影相弔必至哀號呼天而鄭母獨以不淚殆將安之異乎吾所聞也昔孔壯海小兒女聞父被收了無異色壯海問故乃云大人見覆巢之下有完卵乎蓋已知其不可柰何故安之鄭母之不淚其智有過人者不獨以操也鄭母為方

子公姊年二十喪所天今將六十予公手書其大節數條示余余異之因為識其後

徐景鳳元輝參訂
門人袁牂度無涯初校
吳壬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八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閱

尺牘

黄午倩庶子

弟以午節後挂帆挾數老衲入匡廬幽邃遂谷無所不探生平所見名山此為最奇伯修素有登臨癖恨不見此人生足力健時何得輕易蹉過也海内道侶零若晨星死者不可見活者不

可聚弟此回亦欲入山後會遂不可知雖嚴親尊命屢以出相迫然懶癖已成孝緒之絶宦與太真之絶裾心或有可忍不可忍也玉泉奇勝明歲結室多在智者洞一以便靜修一以遲長兄歸道也聞欲刻阿彌疏鈔於裏本有疑此不難辨但檢玄奘譯及海東疏若無此語義為後人增益無疑若弟斷然以為後人增益非疏則訛也

顧升伯修撰

別時卒卒不及吐一語因憶往昔踏月射堂聽歌曲水共約此後當覓稻田礙前後一片地為看花待月之所曾未幾時而出處生死有同夏雲人生何事可算得也弟世情覺冷生平濃習無過粉黛亦稍輕減即有時對清歌豔舞亦如花鳥之寓目自幸心中粗了可以隱矣六月内偏踏匡山水石勝絶自恨宿因不深不得為此中淨侶至真州遇三弟備知兄近日行履兄才識蓋世閲事已久若於此事稍稍勘破人間佳

惡情態真不直兄一唉也

李湘洲編修

弟不知兄已壯發前此曾馳書奉問與兄兩年別耳而光景苦樂有同朝夢眼前事除却死真無一可算者也兄有才有識又有膽獨道念未切或為眼中粗惑所轉弟往時亦有青娥之癖近年以來稍稍勘破此機暢快無量始知學人不能寂寞决不得徹底受用也回思往日孟浪之語最多以寄為樂不知寄之不可常今已矣

縱幽崖絕壑亦與清歌妙舞等也願兄早自警發他日意地清涼得離聲色之樂方信弟言不欺也

龔惟學先生

某此回得請甚快今年粗了圭山此外別無分毫想兒孫塊肉耳田舍鄙也身體手足偶而已皆不足安頓計較客居柳浪館曉起看水光綠疇頓忘櫛沐晨供後率稚川諸閒人杖而入村落日晡棹小舟以一橈劃水多載不過三人曉

則讀書盡一二刻燈下聚諸衲擲十法界譜飲負金放生暇即拈韻賦題率爾倡和不拘聲律閒中行徑如此聊述之去牘以當一夕佳話也

又

聞嵐地寒甚而尊殊不以為苦懸鞭撤棘浩浩然如處花林醉國此其地則寒而民則煖何怪尊之樂之也然為嵐計則願必世百年為主人計則願得一內擢稍釋桔据之苦優游二三長者之間課山水之與結當來之緣種花賦詩隨

口即謳此亦生人之至樂而其與遯菴翁負瞀先驅者也夫尊豈戀戀一官者耗雖然白香山七十致政自以為達陶彭澤八十日為令自以為苦兩人看所遇不同其趣未始不一也其近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非獨人事田宅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衣食僅充餘則施之是為損事要法蓋有一分餘則有一分與作園度小餘則造房治產大餘則為孫手計無所不至宅則欲栢欲楠田則欲膏欲沃

又或謀之不可知之枯骨以倖其長且久此無他資有餘而心為之驅使顛倒也宗少文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始以為矯談今乃信之往魯與黃平倩言但看長安街夜半時古廟冷舖中乞兒丐僧齁齁如雷吼而白鬚老貴人擁綿下幃乞一合眼而不可得則宗少文之言驗矣

何客部本江

作字時又九之次日也方杖而出偕數衲往王

泉收惟藍山色飲仙人掌茶此地兄宿經由他
日入洱潭聞路人云智者洞中有一老頭陀鬚
髮如敗葦身若豎銅飲嵐卧石語人以目不以
口者是必我也兄去旌節屏侍史踪之或可得
不然與鹿麚同馳而去

雷元亮郡丞

往真州聚首時高呼暢飲大快也已而萍迹東
西人從匡山道上來輒問問輒無有不快快數
日者不謂今者遂在照臨之下也初意欲渡江

值先姑後事東馳西走琬延至今抑野人制不
入城府亦硜硜之小節又則部民分勢隔絕其
雖樞衣臨之以老公祖擁之以皂帽恐之以白
晳之佐史能遷若曩者之懽呼謔浪乎此其所
以未出門而先次且也觀至此得無捧腹而重
笑其迂耶一介之訊聊復中意伏惟照察

黃平倩

衆山道中逢胡舍人得兄手書具悉近况此山
奇絕其石則崑崙玄圃其宮室則祈年未央其
樹則孔明廟前老栢也匡山之勝以澗以瀑其
他不當香鑪一峯五老差敵耳未知我眉真能
伯仲否也學道之不利官久矣當事者之意將
以解官難諸大夫此猶縱魚於壑而放鳥于山
誰不快然弟亦有此言謂既持釋子戒口斷
葷血身斷治婬心中斷却了子孫田宅之想諸
皆可斷而官獨不斷何以自解於天下也當事
者此舉未可謂非一番大鑪治也家之不可學
道猶官也官有友而不暇家則暇而孤唯遊可

兼得之弟意欲春秋入山諮訪冬夏則閉門讀
書而已既已圖出世一大事而其腸胃所貯若
依然只俗子家物何若不談之愈我古人學道
貴密不惟令人不覺其長亦且不盡見已之是
即如布施一事隨分周隣里鄉黨則密必名山
大刹通邑大都則愚者駭智者笑矣五度皆然
舉一可例吾輩所謂持戒精近得無有不覺不
知墮此區宇者耶此飲藥而服忌不若不飲之
愈也弟近來痛省此病故言及此所謂臘月扇

予恐南地寒暄不常耳

陶周里宮諭

去年入匡山今年入太和天目洞庭直勉丘耳兄真觧官去弟来春當之西湖偕遊天台鴈蕩便了却武夷普陀諸約新其所常見而證其所不至亦快事也會胡太六知社中兄弟近益精進弟謂諸兄純是人參甘艸藥中之至醇者若弟直是巴豆大黄腹中悶飽時亦有些子功效也家父追弟出而弟懶於世事性僻而踈大非

經世料材弟又生計減少數椽殘茆十畝薄田已付之妻兒管理身口自足無庸勞薪任途弟客寄村廬四方道侶分餐而食雖親戚朋友亦不責弟以常禮及告以風水田宅往来酬荅之事弟公然一方外人也然弟尚以為苦出門雖敝衣跟蹌人必指曰某官人數日一見妻子或告曰某籬落壞兒子某廢學黨中有不解事者至言及鄉里間不平之事未免動念若一離家併前數事亦無眼中得不常見爛熟人雖俗亦快也静虚兄恐已歸所云頓除漸修大非弟指不知以何為修若云蔬食斷腥是修則牛羊鹿家亦蔬也若云長夜不眠是修則訓狐蝠鼠亦不眠也若云一念不起是修則無想諸外道亦不起也若云騰騰任運不着不滯是修則蛙鳴鳥語亦騰騰任運也楞嚴経云一迷為心决定惑為色身之内凡六根可攝持皆身也可分疏悟入皆身見也所云漸修不知當從何處着手静虚若未去幸以此字示之

蕭允升庶子

海内交游如兄夫之於不肖兄弟有幾夫世有膚交有骨交有氣交骨交則荆聶之儔也氣交者氣味相合如水之於鹽自非性命捐瑚胡以至此若兄夫之於先伯修是已憶壬辰之歲弟初獲交於諸道友先兄踞壇而坐念方則之夫論難疊出足為千載一時曾未幾何而東零西散念方既已下世先兄繼之射堂秋月有若隔世人生會合何可常也弟已絕意仕進而家父

意尚果然未便驅弟出山菴居柳浪湖長楊萬株柏千本湖百餘畝荷葉田田與荇藻相亂樹下為圃瓠茶瓜蓮藕取給有餘弟又不常居鄉纔了匡山便入太和解夏後入衡嶽遇緣則住不則去亦足以樂而待死矣知凡信我漫一及之不可為不知者道也

馮尚書座主

方春卿之命下凡在門下士無不延頸擧踵且慶且惜者無何而 東朝建二十年廷臣所爭

而不可得者一旦遂定此雖 生上獨斷抑亦吾師之將順者潛而速也某殊慳緣不獲一覩其盛居常持鏡自照此等骨相豈堪入廿肥場自分與吠蛤鳴蛙一體歌詠太平亦樂而甘之唯師席日遠萬萬不能忘情海內如師之愛門生忘其百漏而取其一得者有幾某豈木石而不自知夫以某之拙似傲懶似慢雖同輩或不可堪而師愛之惜之終始如一日某獨何心能不塡胸刻腑也自恨才力鈍劣不能建一奇當一官百負師門唯詩文一事欲稍自振拔山水性命之餘聊一發之而質凡下不合古轍謹錄記文數首山行詩數篇塵覽比于詼談得師破顏一笑足矣惟師削而正之然過此亦欲焚却筆研人生精力幾何若為以有限之精神事此無益之伎兩也即此是名根未盡山中人不破此障亦何異紛華世味也畢竟諸緣皆易斷而此獨難捨或亦文人之業習耶去年游匡廬今春登太和皆奇奧之極解夏後復欲束裝入衡

嶽海內奇山水計十年可盡擇其地勝而人清者居之俟師他日歸來某方策杖過東海窮覽鄒魯之勝坐日觀而和雲來與師評天下山水佳絕處以當卧遊此即某之所以上報知己者也狂談可笑之甚唯師恕之先兄卹典會典具載謹遣小价上疏伏念先兄講讀四年竟以此卒生平修謹無纖毫過講明聖學似亦朝賢之所許可倘荷特恩蔭卹贈謚皆例所有是在尊師主持耳然亦未敢必疏之當上否也唯尊師

裁之

答王以明

居士畏語言建立為地獄業火之是已獨不畏易解亦語言建立乎若一切論著皆去而易解不去是未曾捺却語言也此即犯妄語罪若以論說為建立易解為非建立是自語相違也此即犯兩舌罪妄語兩舌非泥犁業乎居士何以自解不解則無以曉諭迷人解則復犯語言建立矣豈惟居士伏羲文王便是招頭矣故走謂

居士非真畏語言者也不若留却且消遣閒日也太和諸詩奉覧幸即擲下記尚未成時方結夏料理楞嚴宗旨故未暇作文字業耳走非畏文字者也併此無畏奉施居士納不往曾藏得易解數本今已盡矣有得意處幸一一見示

答陶周望

滌来具知真切矣山居頗自在舍弟近亦喜把筆閒適之時間亦唱和柳浪湖上水月被搜無復遁處往只以精猛為工課今始知任運亦工課精猛是熱閙任運是冷淡人情走熱閙則易走冷淡則難此道之所以愈求愈迷也弟學問屢變然畢竟初入門者更不可易其異同處只矯枉過直耳豈有别路可走耶據兄所見則從前盡不是而今要求箇是處此事豈可一口盡耶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纔有重處隨即剿絕今日之剿在明日又為重處矣遊山若礙道則喫飯着衣亦礙道矣如此則兄真如陳同甫所云雖咳嗽亦不可者道實礙人之物人亦何用求道耶

王則之宫諭

别遽十年餘矣已兄奄忽二載長安聚首之樂不啻隔生不忍言不忍言近日學問得剿絕不陶周望是真實叅禪人雖未入手然其進不可量也黄平倩亦甚勇猛數得長安書云有趙少卿王行人左侍御王刑部皆卓然有大根力叅究此事恨弟老嬾無意復出不得一扣門墻諮决尊兄往来南北當有所遇實證據處幸一一

示我弟雖不敏尚能削骨瀝血乞半偈書作將
來淨因也弟明春欲南行了天台鴈蕩公案若
尚在南亦一快事弟頭髮已有數莖白者如則
之當滿頭矣

王百穀

每逢吳僧來輒首訊百穀聞動履倍常則大喜
謂風雅道衰尚賴此老成人撑持也明春入台
蕩取道兩洞庭百城烟水中首和大知識想翁
不作德雲面孔費不肖七日艸鞋鍰也綿竹僧

以緣事入吳便致遠訊惟有以開發之不一

答徐見可太府

東南之遊極于五泄將留台蕩晉特以為後約
仁公既期以來春便當執策從事矣近日移居
山莊去城一牛吼地山中老松千本修篁萬竿
頗足自快千霄之幹以障風露樗中之木以當
菴廬蒼髯之藤蘚皮之石以為友朋此樂非仁
公恐不復見賞不然未有不以為癖且痴者山
行注一路程本子也何足煩大筆政復劉邕之

嗜明公或偶同烏使夫鄉里之士知痴而僻者
亦偶見賞于大人君子此亦賤士之榮遭也于
施圵矣野人卧山南而送之亦復近誕然自以
為知仁公之深莫野人若也故且畧形體以事
君子

又

于鱗有遠體元美有遠韻然以摹擬損其骨碑
則王之學華會稽徐文長稍自振脫而體格位
置小似羊欣書仁公何將遂奄有之不使下里

稚語耳尊叙奬藉過甚將無蕉葛衷而古錦襲
乎夫尹夫人之望邢也此猶以色却也今使夷
光導而嫫母御能免太冲之擲耶山居已兩月
去城百餘里徵來札亦不知板車之過谷也山
資之輒爾饒足自惟無夷門咫尺之義而橫
遭長者之施頹類甚矣既不能長揖道傍隨諸
攀轅之後又不敢以歷儀為將推有壯望九頃
而已異日者或撰為俚言以歌揚休明是可州
弟之所以報耳不具

與耿中丞狝臺

往過白下辱翁臺愛至渥比歸山中欲具箋道謝而所謂致書郵者非山人則緇客其意皆有干於東諸侯者故箋竟不致不然其非無心豈兀兀不知感感而不為一言以通也其歸來無所事登臨之暇輒復吟哦如夜蛙朝鵲呌跳鳴躍不能自止其言皆花木蟲鳥退之所云窮年枉智思椅摭糞壤間者要無足為翁道但公退之暇借以發笑時亦有之如排場噓瓜無益音

節大為發謌之資也因舍親楊知事之便附上求教幸有以繩削之

王百穀

楚中絕無江南士人但時有白足赤鬚耳問王先生近況亦復不曉每思包山天目之勝屐齒輙躍遂欲買舟便道訪半偈主人而堂上白頭往往見勒明年尋一佳題目東下當了此願也王路鳩村僧入楚不能得杞梓楩楠之一不佞稍為區畫僅獲蒲柳下村數十株耳其實湘中富室不能敵吳之寠人僧云東洞庭有陶朱猗頓烏且與百穀為戚願得百穀布施蠟花箋一幅未識可否山房數額望老手一揮便付去衲

袁無涯

不肖詩文多信腕信口自以為海內無復賞音者凡丈為之梓行此何異瘡痂之耆幸謹藏之與為不肖護醜勿廣示人也至囑至囑戊戌以後稍有著述去僧忙不及錄寄附去廣莊及瓶花集詩各一册餘俟怡山還致之明春當偕家

弟南行或得相從雨丘道上也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狝度無涯初校
吳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集卷之十八

瀟碧堂集卷之十九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李長庚酉卿閲

尺牘

答陶周望

細繹來札似謂此事有生處可習熟處可證此實不然所可知者決非實知所可證者決非實證此事校破與不破耳願兄勿以習氣之淺深論人以定力之麄細論道也川勤之悟也而與高安終身不相下妙喜之悟也而圓悟痛戒之以性氣此等若以俗眼覷可詎以人天眼目相許耶白蘇張楊真格式也陽明近溪真脈絡也近有小根魔子日間挨得兩餐餓夜間打得一回坐便自高心肆臆不惟白蘇以下諸人遭其擯斥乃至大慧中峰亦被疑謗此等比之默照邪禪尚隔天淵若遇杲公豈獨唾罵呵叱而已弟往見狂禪之濫偶有所排非是妄議宗門諸老宿自今觀之小根之弊有百倍于狂禪者也

小修舊見弟如此商確亦以弟為莽蕩今不復然矣弟不敢自謂已證然路頭決不錯走宗門與教原自別派永嘉云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如今小根所執氊而悅之者如蛆寧復可恨近溪而下真可恨者也願兄高著眼莫落斷常坑也令弟郎中相聚亦一快事與兩兄相結專以一大事相期故言之不得不力若以為此懈慢人無可聽者弟已矣從此專事承順不敢復道之矣

蕭允升祭酒

山野姓名生澁今不宜入承明門以是雖有便郵不敢輙通一字九方之急千里猶千里之急九方也以是舍弟雖在門墻亦不敢以一字道謝不知射堂夕月西門春柳猶記往日周旋否屈指十年之間故交落落有若晨星伯修墓上白楊幾堪作柱百念那得不灰冷也山中蒔花種艸頗足自快獨地朴人荒泉石都無緣約絕嚮奇士雅客亦不復過未免寂寂度日然泉石

以水竹代絲肉以鶯舌蛙吹代奇士以蠹簡代
亦畧相當舍此無可關懐者也此近日未盡習
氣也遇有道者不得不暴以希懺悔

顧升伯宮允

山中粗足自遣便不思出非真忘却長安也然
村鄉自乏人與語如東阿晚年門下皆厮養凡
才那得不念應劉諸公明年思一遊台蕩已決
意東下壯遊念尚未動不知傾倒何期人生幾
何歳月而隔絶若此假使再見亦恐兄白鬚黃

闇老矣舍弟感念殊甚此自仁兄交道弟亦不
敢言謝

金給諫

弟之懶而踈凡丈所知也若以形骸之外觀弟
踈節闊目似猶可贖若以世間之必不可已者
責弟弟為戾人矣然弟已自知骨態之不宜藪
長林而嘯水石殆將終爲龍鐘傴僂并與鹿豕
為伍則其人果不可以禮數責者也弟自不敢
齒於世而世肯與之齒乎世或見責之無益遂

從而置之亦未可知此又弟之自解於兄丈者
也讀至此能無為弟歎一笑乎新都人其少年
有文藻欲以舉子業就正詩有新調六朝佳山
水何可無佐筆研者乎知仁兄之決不見外也

羅雲連

歐公極稱夷陵山川奇秀向日會兄都不一言
又貴鄉多士如此兄皆不能稱述一二豈弟不
足與言耶抑老聾識不足也弟心已在三遊洞
前矣倘有便舟當偕數衲入峽一觀元夕後不

而當了此願也又弟每遊必挾多衲不知貴土
可托鉢否不然未免以白廠青蔬困諸君子也
佳作甚暢他時明倫堂中恐着此驂雅不得致
聲元定諸公舊雅新知快晤一堂人間第一樂
也夢寐以之

陶孝若

三弟來極道貴土山川勝絶人士都雅弟傾想
之至形於夢寐又道仁兄一意恭學骨清而氣
細求之朋輩中指不一二屈弟恨不即日趨侍

奉麈尾周旋也敝鄉塗泥為市無卷石寸壑可入目又可與談者極少諸兄能于三遊洞前旋我一絫絫地弟不啻如渴驥之奔泉也讀佳詩及諸兄詩珠玉满把去後甚廹恨不即和柳浪春條極可人能挾諸同學一過否耶與仁兄同郡同門又同道夫何相識之晚然一相識而遂遺形去貌又非淺淺者可同年論也

黄平倩

客歲附一紙托令弟轉達正是小雪時節後聞

以入賀里旋此紙亦當浮沉矣弟近日此心真死矣邑中頗有流寓者與之商確甚快小修近從亦與非復別兄光景也此事只求安心便作官也好作農夫也好作僧兒市賈亦好雜花五十三知識單明此義如王捎諸公以儒而濫僧皆走別路者也凡事只平常去不必驚羣動衆纔有絲毫奇特心便是名根便是無忌憚之小人反不若好名利人真實穩妥無遮攔無委曲于名利場中作大自在人也兄利根慧性一撥便轉弟知兄從此放下千二百櫓子勝去却通身枷鎖也詩文是吾輩一件正事去此無可度日者窮工極變舍兄不極力造就誰人可與此道者如白蘇二公豈非大菩薩然詩文之工決非以草率得者望兄勿以信手為近道也客冬見邸報得詩二章奉守久無便郵今始得呈然亦不知何時得過錦江也

與友人

數日來入沙頭始知仁兄補官命下一窮舍人

攜一千二百餘利齒嚼長安塵沙那得不餓甚為仁兄慮之弟明春決意從舟趾行入西湖過夏中秋夜可得共踏射堂佳月談別後最得意事也近日所與遊者何人箇中事看得破不兄明慧有餘而深沉不足果于任而淺于幾果于任則易視天下事而淺于幾則易視天下人處世者之深忌也昔蘇翁之論張德遠也曰明于知君子瞶于知小人此古今高士通病然自是不學之過學則眼開眼開則自不受瞞可以應

世可以濟世可以出世應世者以世為應迹而應之者也如周濂溪廱道玄其人是也應亦出也濟世有三種有以出為濟者佛圖澄陸法和姚廣孝之類是也有以應為濟者張子房狄梁公李鄴侯等是也辟則純綿裹鐵不露鋒刃又辟則擲劍揮空空輪不虧至矣化矣有以濟為濟者漢唐以來建功立業不有其身者皆是然各有學術各各開眼不似今人冥行徑趨動而得過者比也唯實參究廣誦讀多會人可免此

過弟與兄同此病者願各努力秋來偶讀實錄見前輩諸大老頗有其人未有不學而能濟世者京師豪傑海也世界如此之大相識如此之多豈無一二人與古先抗衡者兄幸虛心求之有則急以報我

荅沈何山儀部

蘇家使來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樹根虬曲臃腫無益榱棟以為器則不受繩削以為玩則不益觀欲取而置之別所則又痴重頹壘非萬牛不能致而世之高人韻士愛其古朴以為山房一種清供草而致之費之唯恐不奢累累有之仁兄或者以弟為山房玩乎則又何不尋一片清冷寬閒地苔階莓砌鎮日相對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使一人玩而千人唾則仁兄亦何以自解乎雖然以一癡重無用之物而致高人韻士之嗜為幸多矣敢復偃蹇不聽驅置耶弟行矣

荅吳本如儀部

弟此時實當出所以遲回者實迂懶之故非真不愛富貴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又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將知愛富貴如此之急而辭爵祿如此之難弟亦何人欲作孔子以上人耶兄謂弟饑寒所迫一慚不忍以此鞭弟使樂就升斗則可若云趂此色力勉就勳業俟功成之後漸謀綠野香山故事須先與閻羅講明始得弟不作此痴想也古人進退多是水到渠成願兄亦勿置此念胸中居

朝市而念山林與居山林而念朝市者兩等心腸一般牽纏一般俗氣也願兄勿作分別想也弟明春將從木程此来秋清或得抵掌弟不能拍浮六安茶佳者貯一二十瓶供清談中用如何

劉行素儀部

夏杪附凱稿及短箋上仁兄求達竟為含覯蘇潛夫所止恐箋亦便浮沉也弟拙懶之性最宜山林而饑寒所迫亦時有元亮叩門之恥王居

士有言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明春決意壯遊或得領大教也

李湘洲司業

不通往來訊又一年餘矣槐門光景時時形于夢想如啖橄欖雖有酸氣至回味時卻勝崖蜜幾十倍也不佞竊謂仁兄此官似之笑笑去歲直窮花源之勝真方士仙人之所容也山尖秀略如越而幽僻勝之奇正相發瘦妍異態弟已選得漁仙寺一片地為棲隱之所他時白頭閣

老渡武陵谿時或可近道一至也花源注一冊附貴門生某去其人翩翩士可與語不敢望齋大宗師威嚴比常例少寬日月為惠多矣升伯兄時相見不致聲明春三月踏花至矣花源注看竟乞轉致之

曾退如編修

新郎君得意不採明月者必于大香水海沙頭固溝洫也豈能容許大鯨鯢乎雖然南荒邊地乃得綠珠老杜云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

昭君村傾城之妖固未必擇地也笑笑廝夫道足下當来果不弟且遲青溪鶴待足下政恐未能割卻被窩中恩愛耳柰何正欲寄訊適小李遂頭云將東見曾閣老便書一紙付之

荅費太府

叙記皆勉屬草附呈求削其實不文豈能供役又重之既益惴惴爲懼不任也既而自念不文皆門下授簡授非其才門下責也不供則以賊故儆長者負過實深遂以一日兩具稿咋其速

是以益拙又將以速掩拙也笑笑

答董玄宰太史

燕中與諸君子周旋如在𢬵櫃林每焚香展帙清言彌日彼豎一義此建一難可謂不知老之將至典刑既遠兩華道上頓爾落莫辟如息佳木者忌其濃蔭一旦失去始有紅埃白日之感也不佞嘗嘆世無兼才而足下殆奄有之性命騷雅書苑畫林古之兼斯道者唯王右丞蘇玉局而釋詁無臨池之譽坡公彝翰僅能為枯竹

巉石不佞將班足下于王蘇之間世當以為知言也楚中文體日敝務為雕鏤神情都失賴宗匠力挽其頹高牙兩過江干不佞遠伏林莽息心望岫既辱遠貺媿感寔甚六年夢想失之一朝殊惘惘然自恨也

答薛左轄

客冬辱遠使先行從此抹馬矣而先庚子嫂孺人即世為之料理後事家政旁午遷延至今有負門下慈命然入春即當㘴上斷溝之殘豈容重任抑堂上鞭策不敢自愛筋骨耳

答李酉卿

弟三月終將東下由水道入京此時便可一晤縱不晤聚首不遙得諸兄從挈此大事弟之至快也梅長公何時發弟春初已具舟而邑大夫以邑乘見役欲為窮鄉少許張本免撿括諸史行期稍滯然四月決可南兄幸俟我致聲念公長公江干之約便可同赴來書云錯死了梅衡湘此閻羅錯也丘大狼狽乃爾恐閻羅亦用他

不着留與世間點景而已兄根器如此何憂學道政恐不學學則無不入之理但莫急性是第一義急性則走入知解窠裡容易脫不出也

與李杭州

東華一別盖八年所仁兄五馬壽城而弟猶碌碌豐州得無以迂緩見笑耶虎林名郡也昔白太傅入洛陽猶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足知杭之佳麗也然唐時為太守旨公事之餘放情山水歌讌與烟嵐共翠笳鼓與松風間作蘇和仲

為守每出遊時分曹徵妓鳴金聚食杭人至今以為美談仁兄若能辦此弟當刺日東下為有美堂中客也笑笑適敝年友孝廉陶孝若看花六橋附字奉訊孝若佳士將窮東南之勝經始郁林耳非有干于東諸侯者也

與王百穀

王路僧來珠玉幾滿案頭肅開函而諸弟及里中少年各持一紙去不肖如暴富兒被掠真可一笑也聞王先生益健飯猶能與青娥生子老

勇可想不肖未四十已衰聞此甚羨恐足下自有秘戲術不則誑我也江令遂不祿惜哉世豈復有斯人致聲袁無涯溝中之斷豈足復收而橫被之綉也敝同年陶孝若閔令同社友也慕王先生名且久其人清脩士足下見自識之

潘茂碩

燕中一別忽忽七年人生幾何時而睽隔若此今仁兄翩翩五馬而弟猶故吾也唯是木石以為曹署魚鳥以為齊民觴政奕格以為令甲自分迂踈之性其為經濟固爾不中繩之樗于世竟何益也家大人迫弟甚入秋當強顏一出辟之胡孫入籠豈堪跳擲或者馴押之久頑性頓革遂復見役于人亦未可知山居既久與雲嵐熟亦復可憎人情遇時蔬鮮果取之惟恐不及迨其久未有不厭者此亦恒態也

蘇潛夫

近日刻瓶花蕭碧二集幾費却柳湖經計月內可成怏然不能寄遠以大費楮墨也寒灰竟可

矣住柳浪甚好與談兄話頭有着落不冨貴場中易汩沒人眼前任運自在的是烏紗是下人取奉是生死未到眼前信口大話似有滋味終日洒洒落落都是借他光景莫錯認作學問也吾鄉有饕兒偶過鄰家主人方出遽呼婢曰為我淨却酒注于饕兒舉止飛揚精神通體頃之主人復呼婢曰注子洗却可急為其家送去饕兒神色頓覺沮喪始知悞認以為有宴喜也此語最切莫道是戲談若作戲談會保管是門外

漢也王則之不及作書幸便以此字示之八月初間弟當壯發往彭冊陽曾謂小修云若過限當乞一病狀不知在本縣為途中也弟此一條懶筋真難拔大人頻以為言自思入仕十五年絲毫無益于白髮而又重其怒真不成人也夫弟豈以靜退為高者扎一亭一沼討些子便宜是弟極不成才處若謂弟以是為高則弟之眼如雙黑豆而已

陶周望祭酒

入春見邸報喜甚謂今秋北發可得合併不意仁兄竟以疾辭黃平倩久未得耗數日有傳其病者然亦不確昨遣人于通途往訪尚未回復果爾是天之厄道人甚也公望兄今冬定得晤語山居久不見異人思舊遊如歲青山白石幽花美箭能供人目不能解人語雪齒娟眉能為人語而不能解人意盤桓未久厭離已生唯良友朋愈久愈密李龍湖以友為性命真不虛也數擬入越又以道遠不能裝此高興不知何時

得請孟兄念之貴邑孝廉周觀國以省親至敝邑抵掌柳浪為詩送之併及兩兄有便復我

答錢霅門邑侯

護堤工竟邑人始無蛟窟之慮此舉恐廣長舌讚歎不足況腐儒數行文墨也不肖詩文質率如田父老語農桑土音而已門下至比之作者又分俸以助其成將令不肖愧死乎辱貴座師見督敢不疾驅天氣向炎秋清為期耳不肖非以退為高者只是懶筋不易抽出一慚不忍覺摩詰斷案未易出脫也容躬布謝不一

與蔡嘉興

家弟道足下精進堅忍弟甚愧之就李乃近時佛國足下將以安養如來攝之抑以迦文五濁折之也以弟觀之末代衆生惡劣浮巧鑛床銅柱便是莊嚴須帶些小閻翳子氣方有少分相應也如何

答陶周望祭酒

得手書如空谷之音弟謂兄真可安心矣既做

大官又討便宜又斷緣寡欲便自說世情厭[illegible]
無論他人信之即自家亦說得過矣而兄猶以
為不了何哉然弟則謂不了之根正在於此此
弟舊日受病處也王塘南雖不及近溪然猶有
幾分切已若某某則徇外之學別是一路頭非
吾所知也大都世間自有一種平易質實與道
相近者而自視庸庸以道為高而不敢學清士
名流自以為非吾不能學道也而矯厲太甚終
成自欺與道背馳而不可學近者不學學者不

近所以兩難羅近溪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
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此語抉聖
學之髓然近溪少年亦是撇清務外之人故已
登進士猶為僧肩行李已行取猶匿山中後来
經百番鍛鍊避之如毒蛇仇之如怨賊而後返
吾故吾故吾出而真聖賢真佛子出矣此別傳
之正脉絡也弟少時亦微見及此然畢竟徇外
之根盤據已深故再變而為若辭若非歸山六
年反復研究追尋眞賊所在至於今日亦將為

無忌憚之小人矣夫弟所謂徇外者豈眞謂借
此以欺世扎源頭不清致知工夫未到故入於
自欺而不自覺其心本為性命而其學則為的
然日亡無他執情太甚路頭錯走也聖學宗傳
大有功於斯世然諸傳尚有不親切處海門居
士近造當益卓會聞幸出此字示之

與曹進士平平

數逢茗雲僧輙問平平子行藏頗不悉平子將須
脫屣一官乎聞窮且徹骨亦何可忍雖然使平

子而處脂膏地亦當如羞澀不能出手之表生
耳豈能發身而潤屋也近作想亦多有便幸示
之坐聽松閣限疊韻詩沈飛霞持粉版作書書
成而墨濡鼻上此光景可念也何時再得合併
也欽人吳長統有與之書見平湖令君者便致
八行以見平子

荅曾退如

執花序佳甚發前人所未發弟嘗謂少陵眞法
魏晉者坡公眞法班馬者若直取其形似是今

之多髯者皆孔子而面如瓜者皆皋陶也兄此論出可以解朝序中字眼略有一一可上下者弟不惜為他山之石豈有兄吐肝相與而弟猶惜形跡者乎然如此等作自是不朽文字弟非習為佞者也志序尚未見先兄傳已惜尊名作之代大匠斲寧不傷指今附去請教

錢邑侯

志三十卷已卒業生不文勉為之殊覺脫略然諸傳非閒見真者不敢濫入也傳體倣班氏及

南北史多于小處見大不欲以方體損韻致也諸大老傳他日　國史所取以為據者邑僻地誌狀多不傳故不得不詳雜組一篇逸事僅有災天苦撿括難聊述數端耳幸削正之

汪觀察

往附即墨令致書左右是人見皆劇語枉升也不敢投上官之威重乃如此耶今兄聲華日整德位俱高東林蓮漏之約猶記持否然世間真菩薩乃能游世蹈踏空山閉眼塞耳此是小夫行徑兄勿聞弟言便生慚愧也彭山人長卿已家而寓荊者走清源訪故人弟謂道上若值汪使君便可作卿弁以近刻二種附上山人得禮貌甚於得金於兄聲名無損而可以止一家之哭亦菩薩行也方便波羅蜜即檀波羅蜜笑笑

袁無涯

北車已脂而宗禪適到開函讀手書如渴鹿得泉喜躍倍常深愧耆痂之譽媿汗無地僕碌碌凡材耳嗜楊之髓而竊佛之膚腐莊之脣而鑿

儒之目醜鬪居之小人而併疑今之名高者以為狗外不情師並生並育之齊民而甘同其事至於詩文乖謬尤多以名家為鈍賊以格式為涕唾師心橫口自謂于世一大庆而已而孰謂世有好之如無涯其人其人者無涯誤矣讀凡夫諸作信佳士也恨不識之花山公案何如往日凡夫願力過於吳令故成毀頓異但實地既復則當平氣處之天下事不患不成患居成者耳幸為凡夫道之缾花瀟碧二集寄覽又觴改

一編唐人舊有之略爲增减耳倂上

徐景鳳元輝叅訂
門人袁苂度無涯初校
吴士冠相如手書

石公袁宏道中郎語
古郢張五教明教編

德山暑譚 小引

甲辰秋余偕僧寒灰雪照冷雲諸生張明教入桃花源餘暑尚熾遂憩德山之塔院院後嶺有古樟樹婆娑偃蓋望山青色與水光相盪蒼翠茂密驕談如洗櫛沐未畢則諸公已先坐其下既絕糅雜闕跡欻閒言冷語皆歸第一明教因

次而編之既還以示余余曰此風痕水文也公乃為之譜耶然公胸中有活水者不作印板文也遂揀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甲辰冬日石公宏道識

問如何中庸不可能答此正是雖聖人亦有不能處蓋中庸原不可能非云不易能也君子之中庸只一時字非要去能中庸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正是他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只為他不能時中聖凡之分正在于此

問何謂時中答時即春夏秋亥子丑之時也頃刻不停之謂時前後不相到之謂中金剛經應無住而生其心亦此義不停故無住不相到故心生問何謂不相到答如駛水流前水非後水故曰不相到問何謂心生答如長江大河水無腐敗故曰心生

問何謂無忌憚答不知中庸之不可能而欲標奇尚異以能之此人形迹雖好看然執着太甚

心則死矣世間唯此一種人最動人故為夫子所痛恨

曾子所謂格物乃徹上徹下語紫陽謂窮致事物之理此徹下語也殊不知天下事物皆知識到不得者如眉何以竪眼何以横髮何以長鬚何以短此等可窮致否如蛾趨明轉為明燒日下孤燈亦復何益

問妙喜言諸公但知格物不知物格意旨如何答格物物格者猶諺云我要打他反被他打也

今人盡一生心思欲窮他而反被他窮倒豈非
物格耶
小人行險以徼倖非趨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
好奇過髙故謂之險謂之倖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
可名且如以惻隱為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
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
而心動此亦非出于矯強可俱謂之真心耶
問何謂如是我聞答心境合一曰如超于是非

兩端曰是不落眼耳鼻舌身意曰我不從語言
文字入曰聞
無明即是明世界山河所由起皆始於求明一
念故明即無明今學道人無一念不趨明者不
知此即生死之本
問如何是知見主知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
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此知見無見數日又問如何是知見主知答山
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
見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無見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傾心地豈易平扎
曾子之絜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
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
人
問諸佛兩足尊六句當如何解答知法常無性
即慧足佛種從緣起即福足知法無性所以不
斷一切法是謂從緣起也二乘遺緣故折色明
空一乘却不然葢一切法各住在空位世間相

即是常住無緣非法安用遺緣此大慈所以訶
焦穀也今師家作了因緣因法住法位解者大
非
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大通智勝
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何相矛盾也葢時
劫本無定故一稱與十劫同是一樣非有久暫
如二人同在此睡睡時同醒時亦同而一人夢
經歷數日一人夢中止似過了一刻此二人可
分久暫耶

往有問伯脩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作何解者伯修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是止病于諸妄心亦不息滅是作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是任病于無了知不辨真實是滅病要知此四句是藥亦是病

問楞伽百八句中佛詰大慧所来問者皆極細事有何緊要荅辟之有人問曰云何地動達者應曰此何只問汝眼睛如何動手足如何動何故不問蓋佛見得天地間事物總不可窮詰勿

以尋常奇特大小遠近作兩般看也佛意原如此若真正要大慧問眉毛有幾徽塵有幾此有何關繫今法師家作總相別相解者大非

問維摩以火喻無我以水喻無人何也荅火必藉薪無有自體故喻身之無我水有自體不藉他物故喻身之無人

凡經教皆有權有實不達其權往往牽纏固執看不痛快惟祖師不認權教故單以實相接人

問權教豈佛誑語耶荅非誑語也如小兒不肯剃髮父母語之曰剃了頭極好看人都把果品與你此語非實事然父母無誑子之罪以為不如是語則彼不肯剃髮故曰權以濟事則非誑也

問華嚴經一身入定多身起男子入定女人起荅有分段識則一多不能互融男女不能互用惟分段識盡者有之

問何謂入定荅人人皆有定不必瞑目靜坐方為定也問菩薩跏趺入定多年又何謂也荅此

以定為定者也華嚴所論入定則以慧為定者也蓋所謂定者以中心明了不生二念曰定倘不明了心生疑怖斯名不定譬如我今認得其村路隨步行去此即是定若路頭不明出門便疑是為不定又如我在此坐聞垣外金皷聲我已習知便定若從来不聞未免有疑是為不定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着未来事不于現在有所住然吾人日用間于過去事有即今要接續做者難道不去做明日要為其事今日

須預備者難道不預備過去事續之未來事預備之便即是現在矣要知此中有活機不是執定死本的

問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于八種識內何屬答心是八識意是七識識是六識三界惟心者以前七識不能造世界惟第八能造為前七不任執持故萬法惟識者法屬意家之塵故意識起分別則種種法起如飯內有不淨物他人私取去我初不知便不作惡以意識未起故若自已從

盞內見決與飯俱吐可見吐者是吐自已之見非吐物也又如鄉人以彼處鄉談罵此土人此土人不知怡然順受若以罵彼土人其怒必甚可見怒者是怒自已之知非怒物也以此見萬法惟識定是六識非屬前五與七八也以五八無分別故第七但思量故但執我故

問前五識屬性境屬現量何以有貪嗔癡答貪嗔癡乃俱生惑不待意識而起者如小孩乎眼識不曾分別然見好花則愛此眼識之貪也小孩子舌識亦無分別然去却乳則哭此舌識之嗔也至於癡則不待言矣

第六識審而不恒如平時能分別至熟睡時則忘迷悶時則忘第八識恒而不審雖持一切種子而自體瞢昧惟第七識亦恒亦審是為自然

老氏之學極玄妙處唯止於七識儒家所云格致誠正皆第六識也至云道生天地亦是以第八識為道

問第八識別有體性邪答前六識即第八見分

前五根塵即第八相分色聲等踈相分也眼耳等親相分也問云何又有七識答七識無體即前六中之執我一念如大海水波濤萬狀濕體則一

問凡屬思量即有間斷七識何以獨恒答六識思量附物而起故有起有滅七識惟我愛一念依我而起生與俱來寧有起滅蓋雖癡如孩提昏如睡眠此念隱然未嘗間斷也何故我即我愛故自然而有不覺知故

問貪嗔癡相因而起七識何以有貪癡而無嗔答七識以我為貪既云我矣豈有我嗔我之理耶然我愛一念甚細二乘雖極力破除居然是我在

問妙喜語錄云將八識一刀兩斷八識如何斷得答杲公以種種文字記憶為第八識也記憶是第六識八識乃持種非記憶也八識如斷則目前山河大地一時俱毀矣

儒者但知我為我不知事事物物皆我若我非

事事物物則我安在我如因色方有眼見若無日月燈山河天地等則無眼見矣因聲方有耳聞若無大小音響則無耳聞矣因記憶一切方有心知若將從前所記憶者一時拋棄則無心知矣

今人皆謂人有礙於我物有礙於我庸知若論相礙即我自身亦礙如眼不能聽耳不能見足不能持是也如說不相礙則空能容我舍空無容身處是空亦我也地能載我舍地無置足處是地亦我也夏飲水則不渴而冬煨火則不寒是水火亦我也故地水火風空見識教典謂之七大總是一箇身耳

問八種識一時具不答皆具譬如有人名趙甲者趙甲之身及諸受用則第八識所變呼之即聞此前五中之耳識分別所呼之字為趙甲則第六識餘人不應獨趙甲應斯第七識就中七識最難別出今略指其凡耳

問根與塵分明是兩物如何經言各各不相知

各各不相到答有兩個則彼此相到今只是一心竅有心知心心到心者乎如耳不到眼以眼耳雖兩形同是一頭指不到掌以指掌雖兩形同是一手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許人物脫不得宋儒氣味

王龍溪書多說血脈羅近溪書多說光景譬如有人于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足總只一人耳但初學者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脈

問儒與老莊同異荅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嘗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却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為革故所之必務張皇即如耕田鑿井饑食渴飲豈不甚好設有逞精明者便創立科條東約西禁行訪行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

實革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尚自然乎曰然孔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理字便不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為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上絜去必至內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為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為理故去治彌遠

一切人皆具三教饑則餐倦則眠炎則風寒則衣此仙之攝生也小民往復亦有揖讓尊尊親親截然不紊此儒之禮教也喚着即應引着即行此禪之無住也觸類而通三教之學盡在我矣奚必遠有所慕哉

問古來諸師何為多有神通荅蝇能倒棲此蝇之神通也鳥能騰空此鳥之神通也役夫一日能行百餘里我却不能役夫之神通也凡人以己所能者為本等己所不能者為神通其實不相遠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

是及其後即自己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人情可久逆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為道索隱行怪吾弗為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之過也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為天下國家之禍不小矣

從法師門中來者見參禪之無巴鼻無滋味必信不及從戒律門中來者見悟明之人洒洒落落收放自由必信不及二者均難入道

世人終身受病唯是一明非貪嗔癡也因明故有貪有嗔及諸習氣試觀市上人衣服稍整便恥擔糞豈非明之為害凡人體面過不得處曰用少不得處皆是一個明字使得不自在小孩子明處不多故習氣亦少今使赤子與壯者較明萬不及一若較自在則赤子天淵矣

問學人管帶有礙否荅亦何礙若管帶有礙則穿衣喫飯亦有礙矣

問大慧云不許起心管帶不得將心忌懷似非

初學可到荅譬之諸公長日在敝舍聚首並不見走入內宅此心何曾照管亦何曾非照管也又今在座謝生多髯然其齒頰間談笑飲食自與髯不相干非要忌其為髯始得自在也即此可見是天然忌懷不是作為

佛喻五陰之中決無有我辟如洗死狗相似洗得止有一絲毫亦是臭的決無有不臭者此喻絕妙今學道者乃在五陰中作工夫指五陰光景為所得謬矣

僧問偷心處處有何以盡之先生曰你想今年生孩子否荅豈有此理先生曰這便是偷心盡處

凡人以有想為心修禪天者以無想為心又進之至非非想以無想亦無為心種種皆非心體故楞嚴逐處破之

達磨西來只剗除兩種人其曰齋僧造像實無功德乃剗除修福者其曰廓然無聖乃剗除修禪定苦行及說道理者

羅近溪有一門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諸公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言好色從心不從境者有言此不淨物無可好者如此種種解譬俱不能破除最後問近溪近溪厲聲曰窮秀才家只有個醜婆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羞慚無地自云除矣

問道理未能盡徹宜如何體會荅你說世間何者為理姑舉其近者言之如女人懷胎胎中子女六根臟腑一一各具是何道理初盅下子女

來其母胷前便有白乳是何道理一身之脉總見於寸関尺而寸関尺所管臓腑各異是何道理只是人情習聞習見自以為有道理其實那有道理與你思議問孔孟及諸佛教典豈非理耶曰孔孟教人亦依人所常行略加節文便叫做理若時移俗異節文亦當不同如今吳蜀楚閩各以其所習為理使易地而行則相笑矣諸經佛典乃應病施藥無病不藥三乘不遇藥語那有定理故我所謂無巳謂無一定之理容你

思議者人惟執着道理東也有礙西也有礙便不能出脫矣試應言之汝今觀虛空中青青的是氣耶是形耶氣則必散形則必墜莊子說上之視下亦蒼蒼夫下之蒼蒼乃有質的上之蒼蒼何質耶天之上有天耶天果有盡耶地之下有地耶地果有窮耶此義愈說愈荒諸君姑置之

百花至春時便開紅者紅白者白黃者黃孰為妝點人特以其一地便謂理合如此此理果可窮耶若梅花向夏秋開便自為異矣問此與老莊自然何别答這裡如何窮得自然

問天地間事皆諉之不可思議耶答知者通其所以然是不消思議迷者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能思議

問如何說看公案不要求明答有箇喻子極妙往在沙市舟中有僧暗中自剃頭一僧然燈見往驚云你自家剃頭又不用燈舟人皆笑

問正用功時偶有應酬未免間斷答如好秀才

落第歸来雖下棋飲酒而真悶未嘗解

問一面應事一面于工夫上有點點放不處恐多了心分了功答如人打你頭曉得痛并打你足亦曉得痛通身打通身痛如何不見多了心分了功

有人問近溪先生云如何是不慮而知近溪云你此疑是我說来方疑是平時有此疑答是平時有此疑近溪云既平時有此疑乃不得不疑者此謂不慮而知

問每見學人于疾病臨身便覺昏憒如何平昔工夫到此却使不上答觀人當觀其平日用功得力不得力莊生所謂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至於疾病生死現前雖悟明人有病亦知痛苦其臨終亦或有昏憒者皆不足論蓋昏憒與不昏憒猶人打瞌睡與不打瞌睡安有高下耶夫疾病已是苦矣復加個作主宰之念則其苦益甚況臨病時且不愁病先愁人看我破綻說學道人如何亦恁的受苦遂裝扮一個不苦的

人此便是行險僥倖入三塗的種子噫自為已知幾之學不講世間好人以生死為門面者多矣不如那昏憒的却是自在

問病中如何做主宰答汝勿以病為病即今好人都在害病問如何好人亦病答眼欲看色耳欲聞聲以至欲食欲衣無非是病此中甚難作主宰何況寒熱等症一時纏身能作主宰耶問具欲了師云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纏不妨未知何等是安閒法答不必到病中汝即今於求渾身所思所作皆是苦事何者是你安閒法

今之慕禪者其方寸潔淨戒行精嚴義學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個英靈漢擔當此事耳夫心行根本豈不要淨但單只有此亦沒幹耳此孔子所以不取鄉愿而取狂狷也

問如何是人鬼關答鬼屬陰人屬陽古云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故凡在情念上邊捺者是鬼關在意識上卜度者是鬼關在道理上湊合

者是鬼關在行事上粧點者是鬼關在言語文字上探討者是鬼關

頓漸原是兩門頓漸有生熟漸中亦有生熟從頓入者雖歷阿僧祇劫然其所走畢竟是頓的一路從漸入者雖歷生即能取證然其所走畢竟是漸的一路

有聰明而無膽氣則承當不得有膽氣而無聰明則透悟不得膽勝者只五分識可當十分用膽劣者縱有十分識只當五分用

問一切現成只要人承當如何是承當仍[illegible]答
今呼汝名汝即知應叫汝飲食汝便飲食此即
承當
未悟時觸處皆安如與人爭競固人我相即退
讓亦人我相以我與人爭我能讓人總之人我
也既悟時觸處皆真如待人平易固無人我相
即與人爭競亦非人我相永嘉云不是山僧逞
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是也
問先生言洪覺範有道理知見然予觀覺範提

唱公案其識見議論似與大慧不殊答透關的
人亦今兩様有走黑路者若大慧等是也走明
白路者洪覺範永明壽是也有人舉似小修小
修云覺範亦是走黑路的但其中微帶有明耳
先生曰不然覺範是死語是實法
小脩又云走明白路亦有兩種有于經綸上求
明白如法師是也乃認賊為子決不可用有語
言道斷心行處滅亦是走明白一路者如覺範
豁渠其人也觀林間南詢二録自見

問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如何亦有兩種答有假
有真辟如要北人說閩中鄉談此真言語道斷
若本處鄉談但只不說此假言語道斷尋常做
官要林下去此假心行處滅若遇考察去了官
此真心行處滅
問道貴平常炫奇過高是多了的答平常亦是
多的
僧問如何是修證則不無汚染則不得先生曰
汝曾往南北二京否答曾往曰這箇是修證不

是修證又問汝往京城中聽經否答曾聽曰這
箇是汚染不是汚染僧復擬答先生揺手曰不
是不是
先生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曰
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諸君平日作何
道理會答作順應會先生曰若問和尚有衣麼
答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這方叫做順應
今問一歸何處豈是順應此義覺範已曾發破
問從上祖師亦有死于刑戮者何故答死於刀

杖死於床榻一也人殺與鬼殺何殊哉但有好看與不好看之異耳於學問却不相干

隨緣消日月任運着衣裳此臨濟極則語勿作淺會若偷心未歇安能隨緣任運

學道人須是韜光斂跡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密若逞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

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縉紳學道自謂吾儕不

與世爭名爭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少不更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即如講聖學尚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尚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偽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于密以至於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勿為福始勿為禍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倡耳吾儒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求名求利及好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肖之人生出事來其罪皆歸于首者東漢而然君子取禍皆是也這樣涉世機關惟老莊的然勘得破

修行人始初一二年內嗔嫌他人不學好到久後方知自家不好處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麤細食之皆甘脾胃惡者遇好物則甘麤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皆揀擇矣今人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好撿點一切人者是自己脾胃有病與人無干

試觀兇暴人未有不作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從惡此意羅旰江發得極透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斯言是而非也人誰肯自居小人甘心為人所遠耶夫君子不屑為人使凡任役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心為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故古來英主皆是尊君子而役小人

應以宰官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陽明是也應以儒教得度者即現儒者身而為說法

濂溪是也

問如何方是無為荅所謂無為者非百事不理也漢文帝稱無為之主吴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此無為也舜放四凶舉八愷亦無為也故曰無為而治其舜也歟問有放有舉何名無為荅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亦是無為問此與外道自然何異荅老莊之因即是自然謂因其自然非強作也外道則以無因而生為自然如烏黑鷺白棘曲松直皆無因而自爾

此則不通之論矣

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恐其收人心也宋真宗見人心歸其子則嘆曰人心遽屬太子柰何夫漢高宋真皆英主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恒人乎

問人情未有不相同者然而聖凡之異却甚甚處荅我說人情相同但論其理耳然人誰肯安心謂我與常人一樣者雖屠兒樵子開口亦言我便如何彼却不能至於學道之人曉得幾句道理行得幾件好事其憤世嫉俗尤甚此處極微極細最難拔除若能打倒自家身子安心與世俗人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也此意自孔老後惟陽明近溪庶幾近之

徐景鳳元暉叅訂

門人袁祈度無涯初校

吴士冠相如手書

瀟碧堂續集目錄

一卷

詩

擬古樂府

卷二
詩

兒開美殤江進之書來始知 四首

得季弟徐州書 二首

劉常侍水軒 四首

尊經閣偶題

雙寺逢本上人

伯修邸中

邸中偶題

坐小修邸中

送白教諭之昌邑

送艾教諭之鎮安

別方子公

冬日襍興 四首

遣姬

閒居 六首

戊戌初度 四首

羅隱南王章甫小集邸中說舊事偶成 四首

美人臨鏡 四首

大人壽日戲作

冬夜同黃平倩兄弟董玄宰家伯修小修集顧升伯邸中劇談偶成

送武岡州判張子之任

戊戌除夕

三卷

詩

己亥元日晨起

贈黃平倩編修

人日

穀口懷潘景升

燈市和三弟

十六夜和三弟

燈市

題龍腾山房

王氏雙節

和陸放翁初春遣興次源韻

二月十一日崇國寺踏月

瀟碧堂續集 目錄

真定大悲閣同王六宇諸兄及小修遊

登覧有述

趙州觀水壁憶真際和尚

過黄梁祠 二首

叢臺

繁臺張晧甫給諫竹居王孫邀飲留别

宿朱仙鎮 四首

五卷

記類

遊盤山記

遊紅螺嶮記

滿井遊記

高梁橋遊記

抱甕亭記

文漪堂記

崇國寺遊記

良鄉三教寺記

六卷

敘

雲濤閣集序

敘姜陸二公同適稿

敘四子稿

敘梅子馬王程稿

竹林集敘

八識畧說敘

時文敘

顧升伯太史别敘

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

送京兆諸君陞刑部員外郎序

金剛證果引

浮山九帶敘

七卷

傳

徐文長傳

醉叟傳

王氏兩節婦傳

十卷

尺牘

目錄終

石公袁宏道

詩

戊戌元日潘景升兄弟偕諸詞客邀余及洪子崖知縣踏青真州東郊以雲霞梅柳句為韻余得度字

一里一停幰搖搖駐青霧歌長牙板温酒響觥籌度雪晝露山身沙平香水步潤冷溢春泉芽香吐枯樹

題潘生小像生嗜酒時將別

潘生肉頰權微起面貌長在酒杯裏何人傾出酒波來灑向溪藤五尺紙憶昨逢君黃山道究帽單衫立深草江上追隨又一年缸面甕頭幾回倒殷勤留取篋中身別後看誰先瘦老

潘景升穀日生同諸公小集得穀字

山雪泮水鱗江風起羅縠十年九羇旅淨海聚骨肉白藕雪藏絲紅魚剖脂腹主人前置罍醉語頗相屬華髮不回根羲䡖無返轂只㕥七尺玉無兩三萬六世儒書禮樂勸我導君穀豈惜一嶶言為君壽已熟漁君以達生達是君所足漁君以憂生憂非我所欲澤廣宗生龍山高豈礙鵠

廣陵別景升小修

播頭幾日見新絲二月河橋上馬時長短官街鶯夢鼓高低楊柳胃腸枝江烟一擔充行李流水三叉冬路岐北地南天千萬里青巾白帢幾人知

過高郵

白浪洗孤隍萬室魚蝦氣居民若水族來往波間戲曉風龍子鬭夜雨蚌精至壘石作湖堤壁柵塘水勢官家一丈石民間一斛淤治渠如治虜智士無中計千里築黃金猶苦西風厲

淮安舟中

別思抽如緒醒醒也不休觸逢風自語礧礌浪相揉野釣空舟側荒窰古渡頭微官真可哂謔語拾薑猴

二

兀兀嘆滛滯西風兩日餘近床鋪紙葉研粉類方書觸目無非網登盤只是魚荒村經水後十屋九家虛

三

空郊不可行積礫與蒿平菌耳懸枯木燒痕入古城按圖知舊壘認栁識郵程一望淮陰墓令人百感生

四

河堤千里道栁縷萬條腸客是粘愁蒂禪為治苦方鄉思魚子飯酒夢蛤蜊湯漸覺讀書懶游蛛網筆床

過露筋祠

鐵露界黃沙石羊吹古道下有露筋祠荒螭卧深草夜月水花香西風杉葉老空房聚妝皃蒿根食鄉媼

漂母祠

劉宗火冷韓灰滅浣衣墩上蘋花熱一飯王孫亡許錢消得鶩刀錢廻血荒街日夜走黃塵西風酸斵石麒麟哭他白首女天子不及沙頭愚婦人

淮陰侯祠 淮陰云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秋郊兎盡韓盧窘三尺青蛇捲鋒穎到手山河擲與人却向雌雞納腰領英雄桎足歸羅網辨士舌端空來往本將衣飯畜王孫未許肝腸敵亭長一局殘棋了項秦五湖西子白綸巾貪他一顆真王印賣却淮陰跨下人

經下邳

諸儒坑盡一身餘始覺秦家網目踈枉把六經灰火底橋邊猶有未燒書

宿房村

野廟吹加勁膏微影漸黃殘壚煨糞火敗絮擁蒿床站遠酸皮骨沙飛澁胃腸雖魂相伴任合眼見江鄉 糞火出涅槃經

紀夢末句遲之揚州詩

一尺殘膏到曉明五更霜裏萬千情依稀夢得

送之句紅映樓臺綠映城

徐州道中

西風吹日夜千里旱沙黃馬急知疆促人疲覺路長安心猶有法醫懶却無方何不遂長往滄滄名利場

燕子樓

空窓畫掩紅紗隔一夕温風長燊麥秋去春來雙燕兒年年對粉扮粧頟芳藥死枝不死根蔦知黃土不青春幽魂異日逢楊柳應悔生前別

舍人

子房山謁子房

蓮花冠子紅犀導雪面風鬟一年少夢裡山河博幾場抽身咲指長松道英雄老盡故交稀眼底修毛幾翅飛功成辟穀或有以未必神仙須布衣

過彭城吊西楚霸王

一騅渡江東猛氣不可觸隻手挐河山英王盡奴仗鴻門放亭長肝腸何煌煌餓虎快吞啖終不噬仗肉劉項敵道恭千載成隕覆亞夫真豎眼西楚亦王局

為楊粉署題小像

鶩溪冷絹花紋澁四尺春波吹粉墨幻輿豈非丘壑人筆底瀟疎誰貌得高人氣韻不在似知寫寒松與幽卉寬眉廓額信手塗疎淡只似鋪山水馬遷文章杜公詩此意却許徐熙知

濟寧守邀飲南池

踏影入春叢碑荒榻手空樹分菱藻月灘響鷺

鷺風落絮粘行牘殘觥謹小童夜深鈴卒語窓外一枝紅

濟寧舟中

河口三十仞懸水如橫嶂一夜糧船風送我至南旺離家日幾何候忽易弦望水郵無定程一閘隔天上百里飛黃沙乾風裂綿纊蚤與人争席泥波乞五臟三十何所成勞勞覓虛妄如彼上水船進尺而失兩（糧船風三月風也長年語）

擬古樂府

樂府之不相襲也自魏晉已然今之作者無異拾唾使李杜元白見之不知何等呵哭也舟中無事漫擬數篇詞雖不工庶不失作者之意具眼者辨之

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水嗚咽夜夜作秦語問予何代人防胡舊軍旅冤魄滯孤魂不得歸鄉土白水洗白骨癡盡水酸楚洗多成黑瀝水性毒於蠱立馬古戰塲長嘶待天雨

長安有狹斜行

按金駒立長清枇杷落盡茱萸秋山西女兒怕勒頭面上堆粉鬓堆油二十五絃彈箜篌猩紅衫子葡萄紬哄問南裝如此不

結客少年塲行

結交徧四海鄉人無半識恥納無意儒寧結有心賊白手一布衣喜怒関通塞將相每在門望氣如望職易卜天昏晴難候君顔色頭顱可擲人一顧不可得

釣竿行

巖灘一線名渭水一竿勢所釣非所求巨鱗安得至不如無名子心胸少根蒂朝隨鷗侶歌夜引魚蠻醉探水如探甕隨手得鯿鱵鮮蔬煮活魚無鹽亦有味

秋胡行

堂上姑待汝哺袖中雖有金不堪贈彼妹妾懐如日君情若泥路旁之心不可保安保他國無蛾眉沙浩浩水咽咽妾死情不死節河水如可竭妾腸當再熱

妾薄命

落花去故條尚有根可依婦人失夫心含情欲告誰燈光不到明寵極心還變只此雙蛾眉供得幾回盼看多自成故未必真良老辟彼數開花不若初生草纖髮為君衣君看不如紙割腹為君餐君嫌不如水舊人百婉順不如新人罵死若可回君待君以長夜

有所思

人生如驛騎往復無停勒胸懷無盡絲漫天作虛織秋霜與春風乘間遞為賊哀老迫紅顏白髮傳消息積雪填枯井井深填不得眉稜萬斤重白日沉幽墨欲行戒嶮難欲飛防繒弋

善哉行

今日相樂式舞且歌鵾絃鐵板白面青娥食羔以七盛酒以盆刀鱠亦厭何必河豚儒迂墨僉跖非堯是善哉諸君請入裡裏讀書不成學仙寡效罷腹鵝枝從吾所好

猛虎行

甲蟲蠹太平捜利及丘空校卒附中官鑚簇如蜂蝪撫按不敢問州縣被呵斥槌掠及平人千里旱沙赤兵衛與郵傳供億不知幾即使沙泳金官支已倍蓰鑛徒多劇盜嗜利深無底一不酬所欲忿怏如狼豕三河及兩浙在在竭膏髓為知疥癬憂不延為瘡痏

相逢行

行行即曲巷曲巷多蒿草宻路掠蛛絲讀書歲

月光壁上祟敲圖手裏黃石編當盡三時衣不蔽數緡錢兒女無裈著常時煨故紙稅地植桃花十樹九樹死君莫悲腐草腐草發光耀玄霜畏冬青白髮傲年少

悲哉行

石馬立荊棘荒城叫老貍昔時冠帶人惟有鶴來歸宿志慕長生朋黨盡刺譏父母不我容碧海三山飛朝牧老君龍莫守劉安雞僊家歲月長桃子三垂枝歸來見荒塚乎是孫曾碑城池

百易主族里無從知古人悲夜繡今我亦似之白骨不可語鶴歸空尔為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錦襴烏紗巾寒毛接短鬂絲絲沙與塵問子何勞勞上書西入秦八年始一命官卑不救貧冒霜桿槐栁望灰拜車輪一身百斛縛形如一束薪手纏不自解利刃寄他人燕與築同餐雖苦亦苦辛

短歌行

酌君易州之清醞被君吳閶之纖縞男兒三十
無所成腰肢一半沒青草趣輕健買騕褭哭聲
多哭聲少黄金蕩盡君莫嗔古來餓殺幾賢人

京洛篇

煌煌京洛城朱衣喧廣道白首賤書生驢棧掛
詩草懷刺謁恩門門卒相輕恥十上十不達登
街顏色槁叠身事貴公習諛苦不早舉眼一寸
紗菸菸遮人老

鰕䱙行

鰕䱙出潢潦道逢東海使魚服而介身呷浪以
相戲物微恐見侵跳波爭努臂東陂拾能兄西
谿喚螺弟水勇萬餘種各各條兵議聚族鼓鱗
鬣不能當一嘘

升天行

乘赤霧鞭鸞轍路逢王子晉玉簫已吹折織女
弄梭照餘緯爛霄關下王蛾虱民誤喚作雌霓
張翁老且耄舉止多媟褻侍仙三萬年不曾見
隆準真人多竄左天狐慘餘孽羲御失長鞭牽

牛嘆河竭

櫂歌行

妾家白蘋洲隨風作鄉土美萬如美鍼不曾拈
一縷四月魚苗風隨君到巴東十月洗河水送
君發楊子楊子波勢惡無風浪亦作江深得魚
難鸕鷀充餓腹生子若鳧雛穿江復入湖長時
剪荷葉與兒作衣襦魚苗風洗河水皆長年語

飲方渭津齋中

山無多快事彈棋角盃竿衛水酱墻流瓶中見
帆瀉魚鷹窺筆床溪花亂枰馬閒簾觸新韻高
吟對梧櫝

德州舟中清明

俯仰一小龍馬知弦朔易空槖耀紅粧始覺清
明至累累鳥角丸濁香滿唐肆麥苗鬖馬駿髙
低叠青翠柳嫩碧芽馨泉燧土膏賦室郊逢醉
娘鍬斷紅衫陛客中覓舊題開卷省前事夢裡
別杭州一枕西湖淚

青縣贈潘茂碩

竹葉遮入吏公移只坐銷印床生木耳厮舍長蔬苗貧邑多詩料閑官有酔僚一城不数武容得幾料條。

入燕柗遇伯兄述近事偶題

撇却閑囂冗殘書且自哦官貧人事減客久面紋多壞壁塗檜像高窓見鳥窠詞曹雖㝉秩亦復慎風波

梨花初月夜

梨花疎點貼窓泒斜月笙簫處處楼酔裏不知花是影隔紗驚喚小楊州

夜深同伯修月下觀梨花

京月浸梨花空庭雪数武皓質而豐肌有似京城女物忌太鮮明能保不風雨一夕百眄望眼中生芒縷蓟酒瀉空罍移榻坐堦午瓶甕卧樹根兒童儓柱礎天歆月漸沉微微動街鼓袖裏索講章徘徊出亭户　時伯修為文華日講

暮春同黄無净曹季和黄昭質家僻修遊高梁橋

東風織溪面細緯疊春羅長波將入影直直入宮河一萬樹垂楊無枝不繫珂閣貴馬嘶風飛彈睫前過精藍如兜率朱碧鮮且多微沙障西山羅縠中青娥隨蔭即張席禮法捐煩苛高車載美酒傾瀉若洪波歸路及嚴更門尉稍譙呵憲令禁肩籃酔卒控疲騾

三月二十八日曾季和邀遊嶽祠置酒靈慧寺中

一縫納傾城江河倒瓶甕人肩承馬蹄百里樓飛鞚神粧金粉鮮璜壁嵌飛棟天家出名香梅檀作薪用掖廷千許人緋羅剌文鳳常年三月終宮監恣獻貢庭中百怪陳歌呼殊萬衆趨走稠人場昏荒如晝夢禪寺稍空曠置酒羅鮮供塵埃不到唇高議竅鴻洞席終陳雅戲鉤發每奇中西日沉朱魄歸鞅尚不動酔餘踏高閣俯視聽雷闐萬古同一褌安問知與懜

瀟碧堂續集卷之一終

瀟碧堂續集卷之二

石公袁宏道撰

詩

出城觀柰子花遇大風至韋公寺而還同
遊為顧升伯李酉卿家伯修

終日惜柰花一身苦牽羈半月始得行垂老訛
姿姬飛鞭出重城修途會封姨撲面吹砂礫熱
馬昏路岐白日忽狂霾彌空塞琉璃舉頭觸橫
柳烏紗罥高枝一步一摧折歇馬慈仁祠山僧

出慰勞白水泛槍旗諸餘小比丘目腓心刺譏
未聞看花入罩眼對春姿馬疲人亦困酌酒聊
寬脾不獨負花約兼亦怖天威自我入京來無
日不沙飛四月雙重綿立夏無春時司尹省惟
日患賤安敢知長歌擊流水驚起雙鸕鷀

古樹

樹老亦如人骨勁皮皺裂百卉爭繁華一枝冷
坳鐵強陽發空心紅芽吐枯節有若老翁醉頳
頤照頭雪姿態雖寡妍根株免摧折百遍閱春
風冰凌傲石碣不似天桃花容易與春別

送劉都諫左遷遼東苑馬寺簿

三年憂國計鬓髮飄霜霰世事閱飛波塲偶觀
時變遼陽雖左謫前著可惜便昔時風鬭若眼
可得而見倭奴逼朝鮮虛費百億萬竭盡中國
膏不聞驟隻箭東虜近乘勝虛聲震京甸戒兵
折大將腹背兩受戰辟如相撲人舉手先敵面
棄遠固不可失近豈為善公宿負奇策下馬可
措辦志士立功名不在麒麟殿早官如治場英

雄聽鍛鍊奇謀若可展簿尉何足厭胸臆未得
行三公猶為賤

夏初黃無淨邀同項玄池諸公及家伯修
泛舟三忠祠

京師百戲都所少惟舟筏御水落漕渠淙淙流
一髮凡目未經見雖少亦奇絕何況集棠舟遊
遨似吳越裝蒲得水長鳬鷖避沙熱朱碧好亭
子稀疎出林樾雙航無定質隨波作周折遇樹
即停帆因風或回楫閘水高十仞百斛量珠眉

駁馬下危坡疾雷震空碣西門亦有水寬丈溪才尺計較今昔遊居然分勝劣長跪謝主人塵酒旌勞伐朝日照來騎歸途見微月

尊經閣偶成

一月戶長扃幽廨雨過腥雲生山被酒客去鳥聽經碑古漏痕遍槐高日影青鄭家書帶草隨意滿垂庭

學垂留梅子馬

踏盡高槐影青垂落酒中袖懷三月草衣浣二

年塵夢裡聽朝事杯中覓聖人貧厨非大烹有肉留賓

送張西麓之任羅平

疋馬夜郎西層山萬綠齊空江行罔象瘦鱗出偏啼番牒多如篆蠻歌乍似嗁僻鄉名蹟少慎勿厭標題

秋日同梅子馬方子公周承明飲北安門水軒

秋客琵琶上菱蘆湖上青山鏡裏姝碧瓦[illegible]

宮樹裏湧金門外看西湖

二

閒對枯槎與釣艂暮雲班駁似龍鱗青山不許談新事白鳥如曾狎故人宮闕參差十里水衣冠包裹一生塵西門車馬東門月冷熱從誰問假真

遊滿井

怯我頻來去無樽亦嘯歌店荒酤酒濁僧近𥫗茶多竹裏分黃鬬波間語翠娥溪光寂脉處高

柳蔭長坡

天壇

宝壇溪淨駁琉璃秃髮簪冠老導師銅沓金坌秋草裡如今不似　世宗時

二 李後主呼天為碧翁

碧翁難道是無情分合千年議不成不得寧居天亦苦古來多事是書生

三

六年通籍濫儒紳疋馬天街觸路塵慚愧黃[illegible]

羽衣若朱籠雙引亦何人

四

傷蒐桃花朵朵香曾於天上看霓裳劉郎老去
風情減閒把音容問太常

貞壽詩為馮太史母

寶髻晴塵灰隻凰啼曉額舉眼望愁空蒼蒼不
如石簏裝能幾何典髮買書籍孤燈瘦形影寒
幃風雨夕廿年立孤成名字煎丹冊宮錦到地
紅霜心與頭白

古詩為楊中翰母中翰生十日而亡其母

十日無知識那知有慈母稍長聽人言一言一
酸楚辟如少唐兒原不知鄉土從人問里廬悲
咽淚如雨哀怨本由衷焉知涕無從一封黃紙
詔十里白楊風

宿西山碧雲寺水亭上

涼夜水浸夢枕上吹寒雨屢變而失真江行聞
篙觸倏然聽松風天目半山許舉首見仙人雲
中捉松鼠醒時月挂簾穿階流一縷石竇激寒
淙空水互吞吐日日居朝市合眼見塵土始悟
山中人夢境亦清楚

香山 永陵幸西山語侍臣云諸山惟香山有翠色

真人天眼更絕倫翠色香山山斗語真八十老僧
牢記取一時三遍語遊人

昌平道中

菴前乞得老僧茶一派垂楊十里沙鳥籠白籃
憑揀取齋香李子枕頭瓜

兒開美殤江進之書來始知

一春懷緒熱茫茫夢裏無端也轉腸小弟書來
怕愁我寒溫虛作兩三行

二

官程屈指二千餘頗怪真州消息疎七月始傳
江令字道兒亡在秋春初

三

說着旁人也痛酸余今寧有鐵腸肝十年送却
六男女已作尋常離別看

四

識得乘除理自明梅蘭馬肯一時榮黃泉若覲
先姑去好與曾登作伴行曾登皆伯修子先亡

得舍弟徐州書

開船已是四旬餘繞得徐州一紙書内中数語
朦朧甚見了愁于未見初

二

佳人生死不知聞華頁梨花一面雲眯日宮羅
新裁剪為伊留得半拖裙

劉常侍水軒

入室翠層層秋容分外澄花分西内種樹古北
朝僧波浄寒生篳峯高夜見燈墨光濃淡裹山
水趙吳興

二

隨意移床枕無窓不可眠西山籬落下流水卷
鑪邊茭葉遮城壘荻花隱寺田兒童私打網時
有白魚鮮

三

竹藥崩沙岸槐根出釣磯卷簾山放入打果雀
鷩飛護樂添新幕抛毬換短衣僂来觀洗馬錢
絡晝珠璣

四

敞屋高臨水早坦與作盧山僧能呪樹童子解
醫魚劊玦充文具歌謠集古書之乎亦不識糟
却殺盈虛

尊經閣偶題

長戚戚何為曲肱愧孔尼草荒留敗砌樹老落
乾枝飛鳥啣殘字園丁搨舊碑鄰翁四五叟日

日染愁髭

雙寺逢本上人

高僧如瘦鶴懶得著袈裟雪案堆莊子花函出
内家問方醫病竹鄰水泛春茶一室沉香氣青
烟吐白紗

伯修坐中

幾點秋毛染羹斑深衣長褐古銅鑼榻邊石骨
抽枯筍盆裹松根露淺山霜月酒来如白酒蒴
花老去變紅顏雞聲未動聽宮板已在車塵馬

足間

坐中偶題

凍風吹落壁間塵温閣挍花養瘦鱗山水情多長愛画旃蘭氣少亦清入鑑罍側畔觀時變冠帶場中看偶新野語街談隨意取懶將文字擬先秦

坐小修坐中

寒日雜花少虚窻尺五餘硯皴呵繡罨壁老剥蝕書定業詩調治幽憂酒破除家人攀釜看緑

錦當黃精

送白教諭之昌邑

依舊中山氏長煞即墨侯衣寬存禮樂筐儆累陽秋渤日流紅暈鹽花上黑頭到時圖海帯東去是登州

送艾教諭之鎮安

一百二秦地三千五去程山鮮充豆品野服禮諸生把卷聽夷樂開軒見虎行猶將京國意一洗近邊城

別方子公

冥天客病難何況千里未空橐唯貽鏟飢櫂如何度客店指煤烟竈烏啄氷樹丁丁羸馬鈴終夜相伴住慷剌二十載畢竟無一遇瀉淚憶黃金相仇復何故聰明百倍人百算百成悞日日扶摇風不肯吹飛絮天高画戟門誰是恩深處

冬日襍興

殘菊收新藥丹書綴斷編硯呵膠婢指苔老夾氷錢百衲支風慣空盃見雪顛緘書報知已霜

满蠟花箋

二

瀉紙羅紋滑飛枰石子寒菊衰愁別蒂鶴老夢歸灘香重紅膏泣粉枯白蠹殘寄聲詢袖瘍馳帖報花安

三

雪炷抽寒焰辰香掃炙塵譜詞分侍女齋幣與門人邉信封黃鼠鄉心想白鱗甲官與丈吏一種逐蹄輪

四

殘帙隨風卷閑窓盡日哦臙𦙶青剎落梵唄語穀牝寒節逢人少新詩說酒多小蠻持管哭呵墨寫長蛾

遣姬

蠶懶無心更作絲樂天未老別楊枝陽臺不是嫌雲雨圖得生離勝死離

閑居

藤帶絲袍強束身壮風雖厲不吹塵軒窓盡日

閑諸史眷屬經年斷五辛官牒注來呈府吏俸錢支得與門人床頭一夜西湖語霜色蕭條上角巾

二

空街羸馬有何營寂寞繁華兩不成破懶始知經有味送眠微覺酒多情腮毛未老隨霜換肺病無根見臘生坐來閑烟與閑水憑將筠管作干城

三

幽房睡足簟紋紅香鴨灰寒換小童絃裡亂流崩谷水瓶中微帶入松風身心何處謀長策鬢髮而今漸老翁淨榻如綿窓似洗明眸皓齒話虛空

四

百衲層層蝯蔽身道書觀了且存神懶心不慣思朝事法服無端畏野人炎葉箋中書小偈柘枝風在拾陳薪江湖凍裂冰皮老霜郭時時有巨鱗

五

空堂獨坐擁殘薪筆有枯苔硯有鱗夢裡風窓聽似語山中烟樹念如人兒童也解談東事蕭鼓何因動北鄰竟日飛霾無却處一層吹了一層塵時繞諠紛

六

霜鶴銜冰且忍饑窮沙休憶稻粱肥低碁動欲求先著鈍鳥焉能不早飛身分無多難了事酸近那得濟時機長安未有膠粘却日日關門放

客歸

戊戌初度

早官自覺與心安五畝無家去亦難氊榻所親唯老易儒衫相對幾孤寒膏余每供鄰僧去院樹時同小弟看雪色照簾花颭水濁尊聊復對空盤

二

禪燈灧灧雪玻瓈貝典將來戒小妻客裏羈情籠野鴿鄉中春夢閱山雞灰心竟日翫莊子彈

右清晨誦唯提無限長林無限羽一枝那復計高低

三

閑居心似夾水魚雪裏輪蹄亦自疎研酒和來香泛帖飛花吹落濕沾書艱澀乍覺詩如識消散方知道是虛一卷襍華誦未了被人邀得過僧廬

四

清溪曲曲幾千松夢裡開門看霍踪鄉計久要

楓葉渡客程長念北高峯笙歌漸漸于人懶山水時時覺話重六載牽羈成底事不如瀟洒學為農

羅隱南王章甫小集坐中說舊事偶成

漢江秋淨石粼粼黄鶴楼高不見塵今日楼臺歸刧火眼中猶聚上楼人

二

萬尾如鱗繡作堆別山重見秃翁来晴川閣下南條水一日同君蕩幾廻

三

珠楼曲曲貯仙娃一帶風窓十里紗記得中和門外路女墻東去是他家

四

廨居逼近紫微堂白火青烟五尺床鈴柝夜寒聽不得雞鳴先起看衣裳

美人臨鏡

一片湖州水吹光到曉堂暗規時世樣梳取淺淡粧山髻平分疊宮眉與鬪長常時梳[illegible]

底立何郎

二

強起淹餘睡柔多豔亦多笑時添兩靨恨至疊雙娥印指生寒暈分叙割水波休將明月比仙子不如他

三

野豔雲爭出幽閑萼並頭分明呈舞態只是欠歌喉西子不離水綠珠長在楼娥英若令見匣取洞庭秋

四

百看百如意隨他作笑顰田叙生溜影分耀及旁人睡少添眉重思多理注頰面光滑似水脂粉不如塵

大人寿日戲作 時臘月十二月

堂前冬青樹霜至葉婆娑雞鳴起衣冠兒郎盛綺羅八十兩大家鬚髮如鷺絫微笑勤頻頻鳩杖手摩挱平明啓扉闥戚黨相經過白馬繫垂楊雲冠高峩峩或呈履與舄或緘練與綱紛紛貧族子趨走供鵞鶩門下諸術人諛口若懸河命宮直田宅晚予更高科東鄰老書塾穠衫衣敗荷方丈詩一篇高聲自吟哦社中諸法友勉力事禪那光陰如電掣温言相切磋二塔白湖來青衫夾兩騾入門疾奔趨不顧坎與坡庖丁膾魚肉蠻奴治酒醹甕開一徑香決口溜江波金綠燦俳優豔綺列青娥開場演鐇桃牙板隨高歌袖鍼出龔李濃酒唾曹何蘭膏盡一斛上馬五更多京華宦遊子朝夕思舊窠夢中聽笑聲一寤出雲蘿

冬夜同黄平倩兄弟董玄宰家伯修小修集顧升伯邸中劇談偶成

瓶火激隽聲缸焰吐紅牋吴酒貯楊妃幽香濿荷芰格外發狂譚一呼醒羣睡凉飈入檀林敗葉皆香氣人間塵土事了不關腸胃百年燥障習一一分留文字抽空出玅絲劈天展高翅翮彼人奴餘糧蔽天地鉛刀笑魚腸梟毛[illegible]翠鑄金哭披仙㓗世想標幟

送武岡州判張子之任

雉堞倚山鄉青娥立曉堂胥徒勤檢點蠻語細叅詳湘竹裁荊杖藤花上牘床荒衢通野落士女半夷裝

戊戌除夕

除夕何所除匝地除寒氣除却好年光不曾除世味石小聚香多鑪焦聽酒沸供佛洗頻婆插瓶鮮老卉脫篋理新裝藤紙萬餘字䗶火照鉛丹如欲見腸胃時事不堪書下筆每驚悸道書叅謎楳禅理供嘲戲

瀟碧堂續集卷之三

石公袁宏道撰

詩

己亥元日晨起

雞鳴拜聖人同官六七輩絳衫如葛絺鑪香起青藹古栢老千儒拱揖向庭內花氣熏一城沙轂市茫昧官卑心亦暇騎馬看年對

贈黃平倩編修

窓前獨種菴婆羅石火風燈不浪過箱帙夜繙塵牘少客衣春晒衲頭多毫端漭漭書巴水枕上嶢嶢夢小峨詩有餘師禪有友前希李白後東坡

人日

旅況無些子空齋閱廣輪氣寒薪少力客謝几生塵心切投林羽身悲貸沫鱗滔滔人盡是未始出非人

穀日懷潘景升

西湖多少地客信也難知流落依何氏巉岏入幾支吳娘嗔醬橐抗粉上愁鬚記得拈盃處題分韻字詩

燈市和三弟（鄧偓贊二音皆可讀漢書音贊）

摩肩畫冠簪呵呼接留覿空天蔽幃裳高轡泥馬汗古肆列商周異物窮番漢瞠目不能名横陳失真贋僻書與蠹蹟種種覓心翫突然發一編如窮歸里閈輕紗障朱樓烟裏露微粲嘆韻自空飛幽香度簾蕍不覺履綦疲惟愁眼光慢衆中處相失一步幾回喚

十六夜和三弟

凉月如霜鑒薄帷空盃無計覓糟醨買燈聊復歡兒女弄筆粗能遣歲時花火每攢騎馬客蠟光先照走橋姬少年樂事今無幾近老方知此興衰

燈市

六街花粉蔽蹄輪一簇香飛紫珞塵請看樓下號呼者即是當時樓上人

題龍騰山房

急雨朝翻鞠飛泉夏入蘆竹高遺風子石長出雷書山烏鬥雲語園丁帶翠鋤南岡北嶺草枯却幾年餘

王氏雙節

玉折苦相仍彤編合並稱淚枯雙井水心死萬年氷惡粉常芟竹凄花每避鐙霜眉白似縷閱盡幾衰興

和陸放翁初春遣興次原韻

陳散庸庸寄一官匡床趺坐覺身安聊將古道

招賓客免把閒思累腎肝螢火幾時能脫腐醯雞無日得離酸東風已放西門柳凍水氷條亦解歡（退之雖肝錢賢）

二月十一日崇國寺踏月

寒色浸精籃光明見題額踏月遍九衢無此一方白山僧畫掩扉避月如避客空堦寫亂枝格老健如石霜吹透體寒酒不煖胃膈一身加數氈天街斷行跡雖有傳柝入見慣少憐惜惜哉清冷光長夜照沙磧

偶成

入秋寒已來將夏春未至煖氣與寒官相值如相避麥田無寸青山容添老顏古梅不敢開何况桃李媚京師重拜客酬答有成例強起出西街天風吼濤勢飛沙溢齒牙霧眼揮酸淚未必諸高官不省塵霾氣

看月

良月下空窓秋水浸緗袠寒氣迫衣來垂帷禦風入驅風月亦驅轉若塵舊識端坐不可忍強

起下簷立苦酒呼一盃聊以寬風力不惜待陽和三春光景失永夜伴清暉寒士寒亦得

花朝日白蘇坐看梅

一倍惜花時寒香滴酒卮幸依無事客且喜不蟠枝近梳通幽夢安禪伴淨尼未知白蘇老酬唱幾番詩

花朝日伯修初度

紅葩點點灼青樹開尊正值花無數不知庚運是何年但道桃花開幾度玉堂署裏課[illegible][illegible]

鷟池邊領鷗鷺新年詩興更勃勃墨汁淋漓染絹素驚雷忽發萬山芽俊鷹陡落平原兔一束牛腰足自驕九陌飛塵何所慕花下兄弟睦州禪夢中烟月油江渡擬把一竿隨丈人不向天家作師傅

柳枝詞

江南柳絮已紛飛河北垂楊未折枝一種青[illegible]嬌眼女南家嫁早北家遲

遊滿井

出東門子城古道三五折破石蹶荒丘云是故元碣燒柳矮柔條卧揉吐紅節石溝注消氷寒鑑漓空潔燕女競遊騾羅襪带春雪梅花堆髻髻波影動文纈青山酣遠容新鳥困啼舌紅塵視此地如穢與迷迭汲泉烹一盃肺腑沁香冽不惜看頻頻可消奔競熱

遊高梁橋

花時晴色釀芳原出郭猶如出檻猿霧質風梢新柳縷皺皮瘦骨老藤根紅雲尾變知爲[illegible][illegible]泊

纈紋繁覺水温耳聽碧流心翠嶺閒談恰已到山門

昌平道中

柳條新婉變麥隴漸柔豐閃日雲光薄翻空旆影紅馬斷不見鼠轂響但聞風恰為青山去青山塵霧中

裕陵陪祀示潘尚寶王太學弟小修

長陵一聲鍾百官鞭革厲雷鳴集簪裳空山醒龍魄明月度欹窗凹影落虛砌炬光爍松枝千

烏展平翅紅綬老中官閑語先朝事屈指弔湖年仙人幾回淚

長陵

長髯真人別天上鵠馭龍驂響千丈毿毿風鬣滴烟香空山夜雨姚和尚霜街穿歷吹松子皂衣落落穿十里小臣有語叩龍鱗地老天荒呼不起溪藤瘦石碧昂藏馬蹄踏水炬煌煌千年山骨憑搜取當日龍沙戰幾場

暮春同謝生汪生小修遊北城臨水諸寺

至德滕橋水軒待月時微有風沙

一曲池臺半畹花遠山如髻隔層紗南人作客多親水北地無春不苦沙熟馬慣行溪柳路山僧解點客雲茶滿川澄月千條縷踏踏蒼波過幾家

二

無才終是樂官閑何地何實不解顏乍疊乍舖風裏水半酣半醒霧中山御溝板落金鱗出宮樹花翻乳燕還淺綠疎黃是處有泥人真肯鬆姫鬟

謝在杭鍾樊桐諸兄集郊外

百瑤百迴新肝腸絕少塵未言先側耳每笑必傷神落翠沾行恰空罍感醉人石潭清到底佳手出纖鱗

和韻贈黃平倩

道遥未必是無官割累忘情夢也安入室祇容金相好伴身唯有鍊腸肝蓬萊監裏真先輩冠帶場中老細酸一帙維摩三斗酒孤燈寒雨夜

歡歡

即事和韻

柳下何曾耐小官青氈緣簡且偷安空愁淨閣銷塵眼時草新花養病肝廟市客來詢古字糧船僧至餉吳酸蜜函帖標閑搜取鈔得仙方寄所歡

送顧升伯出使還吳

二月西山雨過時簫吹閑道沸旌旗痛憐知已他鄉別懶作諸王奉使詩繞驛青蘆呼水鸛渡江白筍薦冰鰣雕窓畫舸堂堂去閑解花綳看小兒時升伯生子

二

青巒生色水生波處處吳姬餉酒醮震澤有山皆樹橘虎丘無月不聽歌潮田沒去春畦少儂語訛時帖事多近日抽徵知不免閭門風景看如何

送李湘洲使浙

咫尺山東道千艘與萬艫郵棲常下鶴驛飯每

炊鑪矢口聽朝事降心禮佛徒不言知向越函
上者西湖。

二

別路紅橋土無情亦有歌青山遮道石流水拍
雲波牡闕心知少西湖熟夢多向来題字處墨
濇遍嵯峨

送夾山舅令太原

晗盡層岩見稔畬烟巒雞犬若仙家公亭客過
開生釀石室僧来判種花竹下籌書閑草偶山

中人吏學烹砂高槐影靜莎庭裏香散屏空放
早衙公學禪燕好外丹

二

閑將公事了尊罍郭外青山探幾迴從事也因
流水出長官多為晗花来印文長日封蒼蘚簿
笑經年長蠹灰身是嘉祥舊令尹東西歷盡始
知才

送黄貞父令進賢

地却孤山舊葛巾暫時朱紫縛閑身高才正还

須達俗七尺何妨地拜人花裏課書分小吏山
中留偈謝高真直將数斗西湖水一洗南州棠
牘塵

崇國寺葡萄園集黄平倩鍾君威謝在杭
方子公伯修小修劇飲

入門似出門莎畦布平遠十畝蕃草龍垂天棼
鬘鬚古根老幹石涼蔭厚溪巘菈菈三夏雲有
舒而無卷分棟理孫枝鑿泉通小畝樹上酒提
偏波面流盃滿榴花當觥籌但訴花來緩一呼

百螺空江河決平衍流水成糟醨髮鬚沾苔蘚
侍立盡醒顛不辨盃與觥翅着王褌中天地困
沈湎未覺七賢達異乎三子撰

端陽日集諸公葡萄社分得未字

榴花颭清渠瀲瀲紅波沸十里菖蒲風一帷芰
荷氣行年三十餘辟若午將未樂事竟虛無勞
勞長世味試把硃砂觴一洗滞腸胃野性發雲
嵐繫若新開卉世事本閑閑無端生怖畏無論
失算非得算亦無謂不有出世人焉知酒杯潰

和鍾君威花字

官貧僻冶游僧貧僻種花兩貧戲問取身困意何奢數畝葡萄棚下馬如到家良朋遞指引佳會屢停車竹石能幾何使我心怱遐自来慳飲着嚥酒亦如茶甕瓶高纍纍腹磬卧平沙歡呼達夜半一里無栖鴉藻文沾白帢禪榻倒烏紗衫襴沽酒盡或恐到袈裟

和黃平倩落字

諸君且停諠聽我酒正約禪客麴子戹文士銀

不落酒人但盆飲無得濫杯杓痛飲勿移席極歡無嘲噱當杯勿議酒屈罰無過却種種皆歡候達者三大爵

和伯修家字

京師盛重五所在競繁華空庭唯竹石勝之以清嘉藤陰代帷幄禪板代筌茄荷筒當酒盞藥草當名花栝栢四五株脉彼百髻了風篁數枝響陋彼百淫哇彼歌呰喔嗎質朴黏田家匾匾未免俗白酒漬紅砂

和方子公董字

方生老為客徃徃狎青董下馬揖平頭興發如颷風瘦骨載野心一飲百餘鍾微波照頰影線偶繫虛空十閣七負觥脫冠語笠蓑從君文字飲華覓石榴紅

和小修掃字

禪客愿花繁引水植香草迸階多子篁棲樹無凡鳥碎日搖空庭波紋如可掃鸜鵒與鳧鷖自憐自杜保客来非習靜偶然合大道一味幽林

風銷盡諸塵抱止酒但止耳聚朋先聚老

丘長孺自塞上来

目錢買得梨花春洗却并州馬上塵萬里貿田無售主一生知己是貧人扶摇不肯吹飛絮尺水如何縱巨鱗醉起彎弓猶一石清時羈紲老麒麟

夏日同江進之丘長孺黃平倩方子公家伯修小修集葡萄方丈以五月江深草閣寒為韻余得五字

落花點地成重五香翠熏泥粉沾兩買將妥石伴炎官鬼書未燥花先腐當窓一揭卷琉璃下方五月吹寒楚姫公且自郤門擔茗椀漚花生白縷

又

下里詩人喚陽五酒腸窄窄無一縷空拳往往慱歡場如以孤羊角羣虎一蕉入口即槃姍浪言欲作糟丘主天幸酒伯多知音稱阮賀李相推許鄭留豈必解披堅不飲何妨建旗鼓

和丘長孺

藤蔭朶朶碎光白古寺閑房坐佳月白家（丘善歌白姫所授也）曲子規如珠沉宮掉羽吹香雪五言七言信手成刻霧裁風好肌骨節根處處覓糟丘逸思迸如春草發世人三十進愁鄉眼睛直視胸懷結天生蕩子慣窮途客囊氷冷心猶熱官既無門名不有爾縱不言我心折眼中知已盡青雲不能挨汝一毫髮七尺身材五尺臂雕弓往往穿金鐵貧賤熬人亦自難許身何苦太高潔

埋却中山十斛毫獨盡撩天千里鶻射虎鞲鷹一健兒無成何用空吻舌莫辭低頭拜大人溺間胯下真豪傑

和小修

薊州新酒白石缸空雲影澄鴨頭江露稍千縷撲斜窓黄生藤枕夢吴艭葛絺小眼如雲凉星河放教萬尺長

和方子公

酒困傷脾色昏沉下馬呼水煎人參皆云昨宵

倦苦極動以狂藥相規箴須史甕香撲鼻來初酒矜持漸浸淫尊隤罍尖不可止突若一羣狂猩猩脱帽擲天呼石語蒼旻不高海不深至哉酒人天下樂寧有醉死無醒生

和江進之

一尊相對嘆拮老出囚人逢他鄉道但令脫梏即華津寧論官高與官小剡溪藤紙百匹長渴驥驁蛇唯一掃霜根忽地破東風千山萬嶺生青草閒水閒山處處行刻畫雲烟與花鳥娃宮

胥廟武丘山別後新函寄多以

和伯修

西風罥藤如罥索急雨穿棚如穿幕樹稍技地水濺珠葛衫吹上毘盧閣乍黑乍丹雲態多驟寒驟燠天公瘧熱席得雨亦快人愁殺山僧賣花萼

和黃平倩平倩有文君盤出以行酒

臨邛酒壚卓氏盤攜向禪堂醉裏看摘皮蟹爪未足云分明遠山秋水寒殘膏剩馥沾唇吻引浮青娥入肺肝世遠物微不可知且欲借此為樂端百盤一吸無遺瀝弃往有君順風喘醉中逸思不可止拔却老僧新竹竿書空十丈作凰字平地躍躍飛生鸞

瀟碧堂續集卷之四

石公袁宏道撰

詩

題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

仙人傑閣俯王城西山見雨北山晴高雲直接
薰爐氣去宮石里聞鈴聲古栢石幹青虬枝烟
綃千尺屋十楹東邊柰子結老友却憶往年梅
客生（甲午冬客生曾致書小修以東城柰花晉陽菴大士及此中古栢為老友）

二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邸報東作
一筐灰朝衣典與栽花市新詩日日千餘言詩
中無一憂民字旁人道我真聵聵口不能荅指
山翠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言既
無庸嘿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濃濃一杯
春慟于洛陽年少淚

三

琳宮高處見西山濃翠隱約高低鬟幾年桑乳
箕雲烟人間欒石無蒼頳白雲向我意潸潸欲

從平地乞休閒東郊西隴皆官畝別取虛空任
往還

四

松棚不濶濃濃陰池沼不寬灔灔潑賓朋不衆
盡同心言語無多足知音三伏自然消暑氣何
用深山佳樹林

題靈宮夜歸

雲頭黯淡色如鐵撲衣打面旱沙熱六街潑墨
氣騰騰幾點風燈鬼明滅鈴鐸當當辨古寺走

入衲僧蚕紙被墮瓦拋椽雨閣眉雷公脘脘車
輪碎長風捲地天吹坼一星透出層雲額馬蹄
依舊逆衝飆炬火不光天路窄電光熠熠譜華
繪細如姬髮粗如繩雲山花鳥各呈態天奔飛
絲繡不成人言閃電是天笑天翁何事頻歡叫
嫦娥歸晚織女藏頳墨昏盲有何好北安門外
水沉路溜點在簷雨在樹果然隔轍分晴陰雨
師似亦相回護歸來門巷無燈燭叱奴鞭辮旋
炙粥墨花一瀉蒲雲箋殘雨疎疎滴簷竹

酒正喧蕭君席上作蕭時居城外

酒正喧闘吏言請君秣馬筋歸鼓巴川健兒豕成羣邀官挟吏通州門逐虎扶逐飛蚊倭刀乳室箭出鞬東坊西市撈明文不嚴軍律嚴司閽木門蒼琅根日未昏斷行人

和江進之襍詠四首

山亭處處挐胡床不獨游忙睡亦忙官況易消如暴水痴兒難長似黃楊巖花盛日求長假石榻閑時見古方擲却儒紳與中子漆將氷水注

茶湯

二

盆池清淺薄苔封筋竹叢叢个个影重殘帙有芸猶被蠹空闌無蕋亦招蜂西山欝欝蓁蓁氣講閣朝朝暮暮鐘箬葉数筐書尺五芥茶新寄自吳儂

三

藤葉常懸四五葩閑隨万卧過鄰家西廂托疾東廂假南寺聽經北寺茶蝶老花闌如倦客天清雲薄似飛紗姬衫典畫瓶猶餒嬖把纒錢祗畫人

四

六尺莎階九尺廬玄毫白楮任生疎花前屢泛擯愁酒架上聊存引睡書蕲竹細紋如浪滑吳綃寒緯似雲舒幽窗一枕騰騰去煉佛求仙事總虛

丘長孺醉歌和黃平倩

廣陵細酒真珠沸甕花泱泱倒河渭研朱潑面

火生肌離身一里聞糟氣杓如渴驥奔鳴泉漸如怒虎呑欝截乍如山石墜一絲又如雲絮泊空際須臾變幻如偶兒乍孤乍未悠俳戲又如分身作數人口耳心神不相制旋風着樹剝銙藤郭郎舞袖張顛字口中牽絲舌力蹇千言不能達一義酒人諱醉強惺惺容貌矜持禮法贅強將拜跪學常人不覺欹身落崖砌千扶萬擁不能支吻中微聞呼白乙簷溜丁丁滴到展舉手推屋君辭醉一酣三日昏如泥勸聲吼若驚

濤至天然一幅渾沌圖人間械路爭廻避白仁即姬

德勝橋水軒集諸公詩

西山去城五十里嶻𡾋青邐見湖底一泓寒水半庭莎㬵淂白雲到城裏芰葉濃濃遮雉尕野客登堂如登舸稻花水漬御池香槐風陣陣宦雲凉一番熱雨蹙波沸穿簷撲屋生荷氣乍聽潑墨乍清澄雲容閃爍鏑皎戲簾波斜帶水條烟卦窓雨後夢清圓兊將數斗意莊酒債取山光不用錢

避雨崇國寺三日紀事

濕雲漲山雨不止一酣三日葡萄底天公困雨如困醒醉人渴飲似渴水東市典書西典几圍糟堆麯作城壘明知無雨亦不行權將雨作題目爾僕夫安眠馬束尾大甕小甕來日起

吳人求別詩

聞名不識面勝于識面者未晤先惜別形骸斷是假京師沙礫場風光少秀冶樂事盡輸吳薊酒獨難捨空囊何所戀身輕等飛兎夜雨踏河

風秋郊吳兎馬

節壽篇為蕭山沈令黃秉母夫人作

三十年蘋諸一顧一嗚咽淚濕瑣窓花紅數也成雪窮巷苦書聲孤缸語寒鐵敝帙三五箱寧字殷痕血垂老課兒官霜花冷白髮湘湖千頃蓴不敢餉兒姪母貞益子廉源清者流潔辟如干霄筠稚筍亦高節翚錦落天花萬古氷潭熱鄉邦傳盛事似作昔賢說試檢孏娥編女史難為烈

又代作

立孤丈夫難何况婦也嫠褁淚看零丁忍作山頭石塵窓閉孤影幾曾見天碧夜雨絲絡聲窮巷丘軻籍尺棰起鵷皇長風老翮五載蕭山令空坐類禪客近雪無緇流何况霜自白

七月二十一日有憶偶題

霧月曉花啼𣏌冷鶯夢怯石枕刻相思穠香散幽帖清思如靜水紅從笑頰起背燈換濕衣倩郎收璫珥別淚浸蘭被恩愛等蟬翅銀刀撥香

厭寫作天長字塔燈繞層檐紅闌對大道昔時
合歡場今見高塚草楓根鬧鬼語鄉音帶淮楚
淰淰兒女神吹作何山雨

伯修坐中同汪參知諸兄共譚

石瘦盆池清竹冷秋窗倩只數本蓼花亦復添
幽豔賢朋三五人肝膽皆如面寶月含琉璃無
心不可見摩礲若許年宦網增壓胥學道不出
纏如以經加茜辟諸生礦金渣汁少陶鍊毛孔
薰蒸禮麗公以爲鑑

秋日集江進之王以明方子公王章甫小
修飲崇國寺分韻得邪字

露葉滴秋窗竹香入酒缸嬌青槐子破淺嫩菊
了雙石火增茶韻松音出梵腔冥心真契理甕
裡有蓮邦

贈王以明納貲歸小竹林

讀書三十年何曾效一字九萬里衝風忝能起
蟬翅入間龍子藏天上司文睡質書典著山勉
就冬官例鳳老泣枯梧孫作迴翔計低枝無偉

巢聊臧衡雲氣擲巾簪笋皮脫衫買荷芰萬竹
中棲身崖風吹遠喚銷心白傳詩遣老龎公偈
鐵錐題冷篁畫破子竿翠

十景園小集

一門復一門墻屏多于地侯家事整嚴樹亦分
行次盆芳種種清金蛾及茉莉蒼藤蔽檐楣楚
楚千雲勢竹子子餘竿叢稍臧青翠寒士依朱
門索然無偉氣鶴翎片片黃丹旗榜銀字綈錦
裹文石翻作青山祟兇酒向東籬頹然索清醉

九日大慧寺登高遲家兄黃平倩不至

蒼色滿諸巒如何獨自看閑僧四五衆丈石兩
三盤白額題高塚紅衫度遠欄北風浸骨冷端
不似秋殘

崇國寺同王章甫小修看月

凉月白霜階光膩平千砥古木坐寒禽寫影空
窗裡牙刀劈沉心雲母熏紅紙茶鑪藏古雲一
葉寒吹起角燈抽紫焰凍花老瓶水滑波映琉
璃一片冷光死灰心伴夜禪寒猧吠行履

過通州

白舫綠油扉多時愛亦稀浪中丹雉見郭裏水

飭飛古寺荒何代空揚瘦十圍四年一帶水三

度斷腸歸時亡女附舟南歸先為亡任及亡女

盤山道中嘲寶方死心寂子三和尚

筇節楞楞過頂顱偏衫口上繫胡珠雲中棕笠

垂垂墮正好和驢寫作圖

宿千像寺東鍾刺史詰曲歌嶇出李犀玉皺秀瘦透出米元章

詰曲歌嶇路皺秀透瘦石飛巖繡鐵花螺子點

雲額平生米南宮耽幽窮鬼跡石根枝古雲跡

欲空碧豁眼見新巒長笑落市憤貪看不知

曉懸石布菌蒲田首神仙吏青嶂達門闕侍史

朝焚香秋雲幾田白稜稜恠石供聊以施遊客

石雨洞

山僧問亦不知名凹處唯將腹背行石骨數卷

泉一縷遊人多少只聞聲

入盤山

分明真山子的的有画意風霜匀粉丹靈霞綴

錦地一皴一百仞雕鏤入空際瘦骨閒青脂蒼

勁有餘媚天紳秣頂垂僊𨔥披襠披亂松百萬

株粘石無根蒂峯峯有活石石挾仙氣一石

置一山一山一點翠散作諸巒巖分身可千計

盤山頂

摩天抽碧簪俯不見鳥背西日照塔輪影落重

邊外巖髻瘦仙人王冠蒼水佩貌古骨奇青見

者肅而拜浮空日嬲雲足底呈光恠或聚或披

絲或舞或澎湃千里聽風鈴飛花落蘺塞一萍

一青山一點一人界

遊天門開

發足自髻石灣還可四里一步一驚魂路兼不

容趾粘壁行刀脊下視深無底狂鍔構虛空癡

石綴癭瘤其沙生以墳其骨汗而泐其草蒲以

絲其樹糟而圯忽然硊磈岩忽然崩騰水怒而

汶九天忽而九淵起健夫引長繩半日一移跬

四肢互相用臂行足以視或如鵰折身或如丁

旋尾或如殼出殼或如蟹引跳又如研古繪虫

蠹餘絲理又如讀殷盤聱軋飣餖詭當其快心
意虛空躍繩妓少馬筋力疲敝鉡㩮犀兕鬚髮
生煙嵐肌膚碎荆杞百苦到天門相對惟口哆
雙壁削青銅飛鳥不能止一匣衘古光方空如
水洗陰陽工刻轢霜雪恣摩砥萬古貯雲霞石
紋繡青紫敗桐蛇腹叚古鈕癬螬蠹詰曲史籀
書斑駁硃砂藥僧言三十年茲石未沾履往時
戚將軍架室一遊此長老傳白猿今来猿亦死
是時七月初寒肌如粟子引指人人危回身畫

面鬼歸来問僮僕鬚鬢白餘幾破網取珊瑚判
命競奇傀

戲贈死心和尚死心以秀才出家原名文煒

鐵城熘熏熱怙身幾人能擲頭上巾題將百入
金剛子辭却東家老聖人少年意氣非等閑精
悍之色在眉間鎔取魚腸一匣水鑄作胡僧雙
耳環往年湖上逢閙士藻月規煙說文煒但知
北海是大兒誰識南宗印真子海內學士鬪行
履半說顛狂半驚死東方先生代解嘲秀字何

姣監却尾瘦岩百尺突寒松氷谷千年貯古水
落花紅洗入溪瀾請看風吹起不起

寒溪道中

空岩着古花石路水紋斜瘦野多耘棗桑門屢
餉茶逢人皆說早上馬但悉沙匝地誅求盡狐
雲也失家

贈大宗長老

鬣髮茁霜根精神出骨上能令見者心自發幽
岩想西山萬螺青得意即孤往履嶮若平陂寬

衣不持杖道逢破衲人長跪必合掌除却身口
外一銖無餘鏹經行達曙雞念珠長五丈淨月
含寶瓶徹底皆澄朗

入紅螺嶮道中紀事

山風吹曉作新嵐仙夢蒞蒞古石龕欲識死生
情切處棺材峯上卓菴菴山上有棺材峯

二

田家打棗婦盈畝高髻垂肩竿在手此是奔郎
繫馬樁郎君未審停鞭否

葫蘆棚下氷平戰古戍遺也記宛然馬市時來今幾載遍烽堡裏宿枯禪

初入紅螺嶮

鑿天出古空意匠窮刻露贖取長吉魂幻作鬼工賦霜岩透斑鍔石骨疎清愁歷劫至于今彫鎪不曾住無石不巧心轉盼殊態度一種老健中自發嫣媚趣陰巘夾琉璃飛夏窮仙步一死直青山梯足千懸樹

月夜登良鄉塔同與子公諸友作別

秋山瀲瀲滴青霧城外人家城裏樹白埃一道衝紅亭正是馬蹄離別處荒垣殘葉幾家村千崖洗盡月波痕鄉關十路九貂虎未知托鉢向何門鷲禽一羽分烟去雲樹沈沈安可論

涇陽驛見王子聲壁間韻愴然有述

只合臨漳死曹家鬼好丈楓根猶有繡夜合豈無春硯乞銅臺瓦烟求洛浦甄歌遺奩粉客衣逐賣香入宛鬼輕殘骸戀宮重楚魂死生旦晝理夜樂勝朝顰

真定大悲閣同王六宇年兄及小修弟登覽有述

一盤三十級低窓平鳥翅空裏約數盤始盡金色臂碑文漫蘚痕歷歷隋唐字樹老出朝根霜繡生古翠飛題接綺琉斑駁有奇緻闘古不闘鮮真丹無兩寺憑虛吊古人觸眼傷新事擁麗一談空稍蠲憂時淚憶初直省時把手青卿地光華若春條白面青絲髩塵土十年餘鬚毛添

老顏面皮堆浪紋陰憂如有蒂少年可喜談入口皆無味相逢低兩眉但訴歸林計蓮花求主人長誓作兄弟沐猴暫衣冠了却開箱戲

趙州觀水壁憶真際和尚

幻士幻入水三昧搏取天河作手戲跳珠廻沫五尺餘一城草木掀濤勢古佛堂前栢樹子半裂空心半髡死荒簷龍鐘幾病僧日暮空垣拾菌耳堂頭老像如氷冷寒碑月寫風枝影石欄獅子向東啼夜深頻憶虛空醒

過黃梁祠

一掠青絲鏡面垂朱題銀額呂仙祠饒他壽盡
塵沙劫只是黃梁未醒時

二

不脫陰匡苦柰何仙官塵侶不爭多人間唯有
李長吉解與神仙作輓歌

叢臺

夢繞陌花薰殘宮沒野耘秋空吼鳳淚陰谷女
龍雲古水空沉照飛皺每化䄜苔封埋半碣斑

剝有遺文

繁臺張昭甫給諫竹居王孫邀飲留別

白果青蔬勞遠程高臺傾矣曲池平沙田似雪
耘枯塚柿子如丹綴大城古蹟有無遺宋嶽監
門應否識侯生欲知別後愁多少試檢霜毛添
幾莖

宿朱仙鎮

秋高夜鐸冷空庭草木猶疑戰鐵腥地下兀哥
今悔石是陵花鳥哭冬青

二

羯胡歲歲括金錢稱侄稱臣也枉然馬角不生
龍竅冷酸心直到犬兒年

三

青驄挽斷綠楊絲寒食西湖祭酒時第六橋頭
香十里桃花風起疊琉璃

四

祠前簫鼓賽如雲絮泣爭劇吊古文一等英雄
含恨死幾時論定曲將軍野史載曲端事甚烈

瀟碧堂續集卷之五

石公袁宏道撰

記類

遊盤山記

盤山外骨而中膚外骨故峭石危立望之若劍戟羆虎之林中膚故果木繁而松之抉石罅出者欹嶔虬曲與石爭怒其幹壓霜雪不得伸故旁行側偃每十餘丈其面削不受足其背坦故遊者可迂而達其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多飛動

其登而上者漸高則漸出高者屡数十尋則其出必半反焉若半圯之橋故登者慄其下皆奔泉天矯曲折觸巨細石皆鬪故鳴聲徹晝夜不休其山高古幽奇無所不極述其最者初入得盤泉次曰懸空石最高曰盤頂也泉莽莽行至是落為小潭白石卷而出底皆金沙纖魚數頭尾鬣可數落花漾而過影徹底忽與之亂遊者樂釋衣稍以足沁水忽大呼曰奇快則皆躍入沒胸稍泝而上踰三四石水益譁語不得聞或取梨李擲以觀漩折奔舞而已懸空石數峯一壁青削到地石粘空而立如有神氣性情者亭負壁臨絕澗澗聲上徹與松韻答其旁為上方精舍盤之絕勝處也盤頂如初抽筍銳而規上為窣堵波日光橫射影落塞外奔風忽來翻雲抹海住足不得久乃下迂而僻且無石級者曰天門開從髻石取道澗以掌山石礙右臂左巖虛不見底大石中絕者数先與導僧約過絕嶮處當大笑每聞笑聲皆膽落捫蘿捺棘更上

下僅得度兩巖秀削立太古雲嵐蝕壁皆翠下得枰石方廣可几趺撫松下瞰驚定乃笑世上無判命人惡得有此奇觀也面有洞嵌絕壁不甚澗一衲攀而登如猵猴余不往謂導僧曰上山險在背肘行可達下則目不諳足殆已將奈何僧指其凸曰有微徑但一壁峭而油不受屐過此雖險可攀至脊迂之即山行道也僧乃跣虵矯而登下布以絙從兒以手送余足腹貼石石膩且外歎至半體僵良久足縮健兒努以手

從逐上迨至脊始咋指相賀且相戒也峯名不甚雅不盡載其洞竅紛不名而新其目者曰石雨洞曰慧石亭洞在下盤道聽澗聲覓之可得石距上方百步纖瘦豊妍不一態生動如欲語下臨飛澗松鬣覆之如亭寐可憑坐可茵閑可侶故慧之也其石泉奇僻而蛇足之者曰紅龍池其洞天成可菴者曰瑞雲菴之前洞次則中盤之後嶺也其山壁窈窕秀出而寺廢者曰九華頂不果上其剎宇多不錄寄投者曰千像曰中盤曰上方曰塔院也其日為七月朔數得十偕游者曰蘇潛夫小修僧死心寶方寂子也其官于斯而以舊雅來者曰鍾刺史君威也其不能來而以書訊且以蔬品至者曰李郎中酉卿也

遊紅螺嶮記

從葫蘆棚而上磴始危天始夾從雲會門而進山始巧始纖水始怒卷石皆躍至鐵鎖灣險始酷從灣至觀音洞亙而旋奇始盡山皆純鍔劃

其中為之壁行百餘步則日東西變數十步則嶺背面變數步則石態貌變矣壁邪立而陰故不掛瘦而態致不膚亦不頑蛟龍之所洗滌霜雪之所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極實中多老衲或居至八十餘不下聞客至則競出觀導者曰老來見冠屨也問為青曹則曰是余宗至喫而合其目亦如余之見此山此石也山中非採藥樵薪人不至故不著奇僻之士遊小西天上方者日取道焉而遺之睫前是可嘆也已

滿井遊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

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遊墮事而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已亥之二月也

高梁橋遊記

高梁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搢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遊時柳稍新翠山色微嵐水與堤平絲管夾岸趺坐古根上茗飲以為酒浪紋樹影以為侑魚鳥之飛沉人物之往來以為戲具堤上遊人見三人枯坐樹下若癡禪者皆相視以為笑而余等亦竊謂彼筵中人喧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于樂何有也少頃遇同年黃昭質拜客出呼而下與之語步至極樂寺觀梅花而返

抱甕亭記

伯脩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栢六株五六月時涼蔭滿堦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水風枝搖曳有若浪紋衣裳床几之類皆動梨花

二株甚繁盛開時香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棚藤架菘路韭畦宛似山庄小奴青泉負甕白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若鐵稍暇則相與宴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客之至斯亭者覩夫枝葉之蓊鬱孔雀之哺子野蛾之變化昏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為真老圃也而是時伯修方在講筵先鷄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芒生稍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頭暈枕上欲起不得兒僮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

如在霧中嘗自咲以為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有此園也宏初入亭甚遽既見兄勞頓心竊苦已而悵然曰此余師焦先生之舊居也當余初第時攝衣屏息傴僂門屏下與諸弟子問業于此者不知其幾屐齒之跡猶在門限巻碌未燥而先生已為遷客羊腸路險吾夫如何蓋宏迈覆于此而知伯修之寄意深詞旨遠也伯修殆將歸矣

文漪堂記

余既傲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囂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寸沼之積何取于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水之實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于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為羅縠旋則為虎眼注則為天紳立則為岳玉矯而為龍噴而為霧吸而為風怒而為霆疾徐舒慼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于水猶水之也而游洞庭渡淮海絕震澤放舟嚴灘探奇五泄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胷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遷固甫白愈修洵軾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怪無不畢陳于前者或束而為峽或迴而為瀾或鳴而為泉或放而為海或狂而為瀑或滙而為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故

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為卑頑者不能為媚是為死物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睫前而子不知子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崇國寺遊記

時已亥之上巳日也先是期伯修盼素升伯修徯西門外水邉以風沙作遂止崇國寺而是日王章甫與三弟適會文於此酬咲竟日皆相視

以為春來第一醉也寺僧引觀姚少師像姿容瀟洒雙睛如電光之爍像贊蓋本色衲子語少師自題也過番僧舍觀曼殊諸大士變像藍面豬首肥而甡遍身帶人頭有十六足騈生者所執皆兵刃形狀可駭僧言烏斯藏所供多此像因談彼國風俗及道里險遠之狀大率烏斯藏諸國以中國最下茶為國寶市物皆用之黃白金反滯不得行國無稻所食皆麥菽數十里一
而中國之郡邑然僻陋儉苦之鄉也時伯修

昭素以詰旦上直先去余等譚易至丙夜鋒頡疊出幾不欲歸以從者夜寒待久不得已乃還

良鄉三教寺記

庚子八月余以使事過良鄉遲三弟中道不至寄居東關外偶同客步小石岡過塔灣村店四十餘家虛煙畫處碧瓦參差路人曰三教寺也遂扣扉良久履聲則〻從內出一僧面癯而黝髮寸餘不剪對客語甚健問之曰江夏僧體空也余因謂荒街絕侶飛埃蔽道馬驢丁〻之聲窮晝夜不絕喧囂荒惡奈何菴此僧曰余本行脚老頭陀自入燕來晝則挾卌講肆夜則墻間樹下剪爪無工何暇謀室憶往歲曾與數開士道出此鄉飢渴困乏風霰交至乃至求一盂飯不得求一椽地暫止亦不得飢瘡內逼寒鬼外雪酸苦之際此願勃發僧自是乞得一笠地編茶棚半間以待十方衲子七八年間賴諸侍中大檀之力遂成精藍北叅南詢之侶至者如歸宮鄰之使絡繹于門湯茶之供無寧晷轆轤之

聲從鳴鷄達丙夜不休此山僧藉手諸檀信之惠以了行脚一念者也地之喧寂不暇計也余周視殿廊禪室僧廊備體而微凡叢林中所宜有者無不具因嘆曰賢哉僧也使天下之為僧者皆如汝天下之為儒與道士者皆如汝郡邑之中刹宇相望貯廩以待飢室宅以伺往來仁讓相先貧富相助何至使凶年有溝壑之民有司持籌展轉不及也今道士之纖嗇不足論余儒者也一錢不與文曰儉德但懼傷惠不恤傷

忍悰市井錐刀之心㫖先聖立人之教溝中之
瘠寧復掛念嗟乎余之媿汝多矣體空名其櫝
信名例書碑陰不具載

瀟碧堂續集卷之六

石公袁宏道撰

敘

雪濤閣集序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逐目而逐時是故草木之無情也而鞓紅鶴翎不能不改觀于左紫溪緋唯識時之士為能隄其隤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

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于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之人有擬而為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于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古之為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為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為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為文者有辨說有論敘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

矣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夫法因于敝而成于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飣餖之習者以流麗勝飣餖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為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于物無所不收于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于境無所不取滔滔

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濃而濃實因于淡然其敝至以文為詩流而為理學流而為歌訣流而為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代文人始為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剿襲為復古句比字擬務為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詘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幇湊成詩智者牽于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倡億和優人騶子皆

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夫即詩而文之為
弊盖可知矣余與進之遊吳以來每會必以詩
文相勵務矯今代蹈襲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
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
所不敢言者或曰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
遠其為一代才人無疑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
然中或有一二語近乎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
進之矯枉之作以為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
而潤時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傳

者如睫在眼前人不見之類是也有以俚而傳
者如一百饒一下打汝九十九之類是也有以
俳而傳者如迫窘詰曲幾窮哉之類是也古今
文人為詩所困故逸士輩出為脫其粘而釋其
縛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乃為取一二淺易
之語不能自捨以取世嗤哉執是以觀進之詩
其為大家無疑矣詩凡若干卷文凡若干卷編
成進之自題曰雪濤閣集而石公袁子為之叙
叙姜陸二公同適稿
蘇郡文物甲于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
稱極盛詞林當天下之五厥後昌穀少變吳歈
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務為大聲壯語吳中
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
道寖弱至于今市賈傭兒爭為謳吟遞相臨摹
見人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曾見者則
極詆之為野路詩其實一字不觀雙眼如漆眼
前幾則爛熟故寔雷仝翻複殊可厭穢故余往
在吳濟南一派極其呵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

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高季迪而上無論有
以事功名而詩文清警者姚少師徐武功是也
鑄辭命意隨所欲言寧弱毋縛者吳文定王文
恪是也氣高才逸不就羈紲詩曠而文法洞庭
蔡羽是也有為王李所擯斥而識見議論卓有
可觀一時文人望之不見其崖際者武進唐荆
川是也文詞雖不甚奥古然自闢戸牖亦能言
所欲言者崑山歸震川是也半趨時半學古立
意造詞時出己見者黄五岳皇甫百泉是也画

苑書法精絶一時詩文之長因之而掩者沈石田唐伯虎祝允明文徵仲是也其他不知名詩文可觀者甚多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各為詩人各為詩故其病止于靡弱而不害其為可傳慶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為一詩共為一詩此詩家奴僕也其可傳與否吾不得而知也間有一二稍自振拔者每見彼中人士皆姗咲之幼學小生貶駁先輩尤甚撥厥所由徐王二公實為之倡然二公才亦高學亦博使昌穀

不中道天元美不中于鱗之毒所就當不止此今之為詩者才既綿薄學復孤陋中時論之毒復深于彼詩安得不愈卑哉姜陸二公皆吳之東洞庭人以未染慶曆間習氣故所為倡和詩大有吳先輩風意興所至隨事直書不獨與時矩異而二公亦自異雖間有靡弱之病要不害其可傳夫二公皆吳中不甚知名者而詩之簡質若此余因感詩道昔時之盛而今之衰且嘆時詩之流毒深也

叙四子稿

今世禁文體者日益厲而時文之軌轍日益壞上之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奇所標若此所趨若彼豈文體果不足正哉夫禁士者一人取士者又一人士嚮利則德故從取不從禁即不然令禁士者取士將一出于平而平不勝取不得不求其異者求其異者而平者自斥雖欲自守其禁不可得也勢為之也余謂文之不正在于士不知學聖賢之學惟心與性今試問諸

業舉者何謂心何謂性如中國人語海外事茫然莫知所置對矣焉知學既不知學於是聖賢立言本旨晦而不章影猜響覔有如射覆深者勝之以險麗者誇之以表詭者張之以貸義本晦也而艱深其詞如貪夫小人之匿其心以欺人者也故曰險也詞本蕪也而雕繪其字如紈袴子弟目不識丁徒以衣飾相矜故曰表也理本荒也而剽竊二氏之皮膚如貧無擔石之人指富家之囷以誇示鄉里也故曰貸也三者皆

由于不知學智竆能索計不得不出于此若
司者既不能詳別其真偽故此輩亦往往有傳
中者後生學子相與尤而效之而文體不可復
整矣故士當教之知聖學耳知學則知文矣禁
何益哉門人某等留心學問其為文根理而蕤
無浮詞險語是可喜也故識其前以告鄰人士
之為文者

叙梅子馬王程稿

余論詩多異時輓世未有好之者獨宣城梅子
與余論合凡余所擯斥詆毀俱一時名公鉅匠
或梅子舊師友也梅子的然以為是而其所賛
嘆不容口者皆近時墨客所不曾齒及之人梅
子讀其詩又切切然痛恨知名之晚也梅子嘗
語余曰詩道之穢未有如今日者其高者為格
套所縛如殺翮之鳥欲飛不得而其卑者剽竊
影响若老嫗之傳粉其能獨抒已見信心而言
寄口於腕者余所見盖無幾也徃余為詩一時
騷士争推轂余今則皆戟手詈余矣余愚非公

莫能評者今所著稿具在其有以箴余曰是公
詩進昔余至吳鄉人有偕來者歙以天地虎丘
怒發提諸地曰此何異水適家人有携安化茶
者出而飲之其人大喜立啜四五盞何也人情
安于所習故雖至美亦以至惡掩也今公出詩
以示人其怒不必詰其喜大為可戒懲其所譽
而勸其所嗔公之于詩也幾矣

竹林集叙

往與伯修過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画苑諸名家
如文徵仲唐伯虎沈石田輩頗有古人筆意不
玄宰曰近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
肖即無肖也謂之無画可也余聞之悚然曰是
見道語也故善画者師物不師人善學者師心
不師道善為詩者師森羅萬像不師先輩法李
唐者豈謂其機格與字句哉法其不為漢不為
魏不為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者也是故減竈
背水之法迹而敗未若反而勝也夫反所以迹
也今之作者見人一語肖物目為新詩取古人

一二卧隨之語句規而字矩之謬謂復古是述其法不述其勝者也耶之道也嗟夫是猶呼傳粉抹墨之人而直謂之蔡中郎豈不悖哉今夫時文一末技耳前有註疏後有功令驅天下而不為新奇不可得者不新則不中程故也夫士即以中程為古耳平與奇何暇論哉王以明先生為余業舉師其為詩能以不法為法不古為古故余為叙其意若毋噫此政可與徐庶諸人道也

八識略說叙

性一而已相惟百千離百求一一亦不成離相言性性復何有是故非耆德大宿登相家之閫閾鮮有能涉性海之洪瀾躋智嶽于層顛者也今夫天地一世界也合而為娑婆剖而為四州界而為華夷裂而為郡縣棼而為聚落萬法齊張城邑之姓號歷然一道圓融娑婆之名稱不壞性（相之說理圓于此所以即城邑為娑婆者儱侗之所教也謂娑婆非城邑者邊見之）所執也即異為同同相本空由同觀異異㷭不立即未始是不即亦非非未始非不非亦是向非身歷其境悪能窮其邊崖指其歸宿者哉夫識之相亦玄矣奥矣前六易竟二細難推語其陣則聲聞猶墮究其陰非互用莫盡是故趋寂而求者知生滅之為識而不知寂滅之亦識也如理而修者知昏沉之為識而不知精進之亦識也標頓為宗者知擬議之為識而不知無住之亦識也倚圓為則者知分別之為識而不知平等之亦識也合之則娑婆見故煩惱即菩提海分之則界限立故湛入歸識邊際故曰惟佛與佛乃能知之又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相宗之不明久矣無際大師法中之虎竟一心之差別洞八相之微芒畧而非畧見千月于指端言蹈無言總萬流于智海使該博者服其精當苦難者悅其易簡法師之功德普矣哉

時文叙

舉業之用在乎得雋不時則不雋不窮新[illegible]而極變則不時是故雖三令五督而文之趨不[illegible]可止

也時為之也才江之僻也長吉之幽也錦囊之蕩也丁卯之麗也非獨其才然也體不更則目不豔雖李杜復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也時為之也往余校京兆時嘗以士子文質諸齋矣余竊嘆曰是皆嘉隆間學究飽廩粟者也惡知文評成以屬余則所取者皆一時新豔之辭而其所抹勒者皆蕪穢也余自是始知時執之趨非獨文家心變乃鑑文之目則亦未始不變也夫至于鑑文目變則其變蓋有不可知者雖欲不

殫力之所極而副時之所趨何可得哉故余謂諸公文之極新也可以觀才不如是不足以合轍也可以觀時

顧升伯太史別叙

古今豪傑未有忘情功名者唯當不可用之時而求用與值可以用之時而不能用其無才等也夫士當其可用則為龍為蛇為鋒為穎當其不可用則陸沉衆中寧晦勿耀寧與庸夫同其庸不與智士同其傑然可用不可用其幾甚微

非至聖大賢不能測識天下方倒懸危迫家操戈而人盜賊此其時不可用矣而豪傑之士曰可用投身刀戟之林瀕死不悔不盡其用不止者張子房荀文若賈詡之流是也天下方治且安庸夫高枕循資格而擾上位此其時可用矣而豪傑之士曰不可用捐棄世樂棲身荒寂視名位若桎梏去冠裳若塗炭者梅福梁鴻司空圖之屬是也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傑不樂為用而蔽賢為小夫豪傑所以不樂為用者非真

世不我容一時執政諸大臣有杞檜之奸林甫嵩之：娼嫉也其人固皆方正儒者也朝而聞吾言亦既虛心而聽矣夕而一人焉設為虛談以中之彼其是吾言猶是彼也干將伍于鉛刀楩梓昏于鄧林騏驥惑于皮毛鳳凰迷于雞烏吾與之正言則嗔而詭言則喜其知足以知天下之假氣醜偽節義而不能別天下之真丈夫漢唐宋末季所謂賢人君子者其目大槩若是也其勢不至于偽士滿朝腐儒誤國不已豪傑

之士孰肯樂為之用者夫豪傑非不樂用者也
唯夫欲盡其用而不可得故不樂也時事至此
尚安忍復言顧升伯嘗語余曰僕今年乞差南
歸徃迈可得一歲將以七月了虎丘八月了西
湖霜後渡洞庭拾橙橘來春探天目天都諸峯
遊屐所至倘得一二佳山水處顧得卜地一區
為他年棲隱之所然以僕觀之洞庭山水木石
俱勝將終老于莫厘縹緲之間矣予聞之不荅
退而謂伯修曰升伯豪傑而用世者今其言若

忿無必不用之迹有不用之心矣今之世為可
用耶為不可用耶他日復以問升伯升伯不對

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

令時外吏之難至縣令極矣縣令之責甚重而
權甚輕責重則一邑之一供一賦一饑一寒皆
倚辦于我而權輕則時有掣肘之患民不盡良
也而上之人偏重在民則民日益驕為縣令者
日降心抑志以事百姓如嚴家之保母懔懔然
抱易啼之嬰若之何能罰必而令行也朝而譴

于道望塵而拜馬首而謁于郵望簷而拜焉小
而一茶之供一帷之設皆長吏躬親視之小不
如法門者皆得而訶責之其當意不足以為功
失意令且懼叵測將折腰謝過之無地也又今
時詢而立當上者多中官礦使其所誅求能必
行于民而其論奏能必行於吏逢其喜則人疑
其品逢其怒則又有不可言者非如從文字得
官者可以理諭而情格也往余令吳縣縣二載
幾至委頓然是時礦稅之難未有也適余舅太

原令龔惟學書來云近日外吏橫遭百六而榆
次令張元漢以卧理稱其民懷德而畏威諸上
官意無所不當其調停稅務也百姓不見徵會
而大猾無所用其奸又云晉中近年搜剔殆盡
即有不肖之心者亦無所用其墨故廉吏之著
聲難而元漢最以操見知兩試邑大小煩異元
漢卓有循聲經三年餘元漢之禔躬如一日而
百姓之戴之也如大有之歲其理繁劇也若劍
之揮空而良庖之割也余聞之嘆曰此異才也

今天下多事極矣得如元漢其人者碁布海内雖礦稅交横亦何至決裂不可收拾哉元漢者余同年友元平弟也往為歷城亦以循吏稱單父河陽之績著于一門真異事也元漢時報政得冣考伯父母寵命雖不載錫而榮名則益籍甚公卿間矣愧余不文不能宣揚萬一辱余舅命不敢以拙陋辭為述其略如此且以志作令者之難張氏吏才之盛也

送京兆諸君陞刑部員外郎序

西曹舊稱清秩居是官者多文雅修飾之士嘉隆之末天下太平士大夫綏帶而譚藝競為復古之詞以相矜尚一時學士翕然宗之而西曹之人十居其九流連光景鼓吹騷雅諸曹郎望之若仙故當時西曹視他曹特易數年以來文網繁密當事者有所平反輒加訶責爰書吏牘不足憑按大司寇惟仰屋太息不能為治獄至故今西曹視他曹特難夫今之桁揚三木者或大臣或言官或曹郎或外臺郡守與州縣小吏

也罪在臣誠不難持三尺之憲然或有出于中官之羅織朱邸之誣罔及奸民之奸奏者此其漸何可長也夫人臣知而不執則不忠執之則其事又有難言者若之何可以保全善類使上不激而下不冤也今中人之虎而冠若纍〻而出而郡邑守令之逮問者方纍〻而進也言官交章爭之不得矣九卿爭之九卿爭之不得矣宰相爭之宰相爭之又不得矣勛戚大臣皆爭之爭者愈力持者愈堅夫以言官九卿宰相勳戚之所不能得者而謂刑官必能得之此萬〻必無之理也然謂言官九卿宰相勳戚之必不能得也而執法之官遂依違隱嘿付之無可奈何此豈立法立官之初意哉余謂雖張釋之復生當不知何以處此矣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諸公佐京兆清而才端方凝重衆峙岳立又大臣後雅知國是當事者以此任屬君其有以知君矣

金剛證果引

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又云有能受持誦讀若供養者其福德不可思議夫供養是以色見也誦讀是以聲求也色見聲求大慈所呵而得無量不可譬喻功德何耶今觀載籍所傳誰非以誦經獲果若其求佛于聲色之外世蓋無幾也後之人執功德之說者恒欲取實聲色以獲果而譏取相之非者又欲求之聲色之外將若為和會也余觀經中佛言云何為人演說不取于相如如不動

當知佛所謂聲色者不取相之聲色也又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于諸法不說斷滅相當知佛所謂無相者不捨聲色之無相也佛語本自和會讀者自有分別解耳會法師某刻金剛證果屬余為引余恐今時狂禪有為取相之譏者為之畧述其槩焉

浮山九帶叙

古德如黃蘗臨濟諸普說未嘗不談理態學〻壁立機軸各出何嘗有理後世全提何去自以為出格之機巳然聲口彷彿語言雷同似有軌則可遵者則亦何嘗非理也故余嘗辟教僧如開場副末敷演家門而已少林宗似撮弄家矜看頗駭觀聽久之未有不厭其後者浮山錄公受葉縣省鉗鎚其精如金其氣如玉出語如風如電豈肯入傀儡場學他人提弄者末後九帶未免攢入被袋何哉昔有孀姑多年不御鉛華一日為其孫啼哭甚遂簪花傳粉以悅之何以愛有所專故也夫九帶者亦録公之花與粉也

可以正哭錄公不惜身命為之而何暇惜夫語言文字之落草耶朗目和尚今之遠錄也年来亦有老娘之癖再為浮山流布花粉觀者體悉二公苦心幸無于居士註脚下爭當也

傳

石公袁宏道撰

徐文長傳

余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

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于越人士者畧為次第為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畧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蘗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

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為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

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携錢至酒肆呼下隷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于家余所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于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

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 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 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掘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醉叟傳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荊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權濶輔修髯便復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黄竹籃盡日酣況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逆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虫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掘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

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予告時初聞以為傳言者過召而飲之僮子覓毒虫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虫浸漬杯中如雞在醯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栢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獰獰屈伸唇髭間見者肌栗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蜈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與余得來

漸熟每来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ミ之即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恠誕每数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荅再詰之即佯以他辭對一日偕諸男出遊譚及金焦之勝道値叟二男言某年曾登金山叟咲曰得非某某柰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一男驚愕詰其故不荅後有人窩窺其篋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為彼中萬户理亦有之叟踪跡恠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闤闠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九行住

坐眠及對譚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石公曰余於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踪跡因嘆山林岩壑異人之所窟宅見於市肆者十一耳至於史册所記稗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十一其人既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猪市販遊僧丐食之輩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余往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近日武漢之間有数人行事亦恠有一人類知道者噫豈所謂龍德而隱者哉

王氏兩節婦傳

余友同門王箕仲貌朴而中沉望而知其長者初令寧海有惠政士民至今傳誦近起復謁選入京暇則過余譚聖學余問箕仲何從得此箕仲乃出其鄉先輩王塘南語録示余ミ一見駭愕謂陽明死天下無學不意臨濟兒孫猶有在者箕仲可謂能自得師也然余覘箕仲常若有

隱憂不可觧者雖譚咲戲狎之時每愀然不樂余謂箕仲壯年筮仕何不自得而鬱ミ如是箕仲曰余先祖母時先母歐陽皆孀節若干年含辛茹荼以訓其孫若子今余甫得一官不能博半尺暈錦以榮其母分大官之膳一釜以供吾祖母甘其苦而不享其樂見余之成而不食子之報天乎余何能釋然哉臨別手書狀一通乞余一言以傳余謂婦人大行首節書婦者書其節可也其他不必書也辟如死王事者書其死

王寧可也其他不書也夫枯槁勒家與夫事姑
相夫訟于敦族之類恒婦人之有知識者皆能
之書之不勝書也不勝書即不勝傳是大節反
以細行掩也李習之論史云作史者非大善不
得書取其信而易傳也故余謂君家兩母時大
母年廿九而寡守節五十五年歐陽母四十而
寡守節二十年是可書〻〻之以勸天下之為婺
婦者不以年之例不例二其心也時太母耄年
歐陽母中壽皆目見其子若孫名演疇者登進

士第是可書〻〻之以見仁者必壽賢者必有後
使夫天下之鰥夫獨子煢然無告者之从而益
自信也一門兩節婦是〻書〻〻之以見天之虐
王氏者如此其頻而王氏之待天者如此其定
且使後之人譚孀節者必肇稱王氏也其他一
切細碎事以無加於大節者故不書生卒年月
載在家乘非史氏之所急故可畧也嗟夫一門
之內喪車頻駕入其室若鬼室焉其生存者皆
垢面泣血之餘人間世之至苦真無酷于此時

者而天下之大節烈出焉向之所謂苦且毒者
今之所謂榮且芳者也人患不自立耳禍福何
常之有哉箕仲喜譚學紛入官所就何可量然
則二母之報方始而未艾也吁是可傳也夫

拙效傳

石公曰天下之狡于趨避者兔也而獵者得之
烏賊魚吐墨以自蔽乃為殺身之梯巧何用哉
夫藏身之計雀不如燕謀生之術鶴不如鳩古
記之矣作拙效傳

家有四鈍僕一名冬一名東一名戚一名奎冬
即余僕也掀鼻削面藍睛虬鬚色若繡鐵嘗從
余武昌偶令過鄰生處歸失道往返數十回見
他僕過者亦不問時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見其
淒涼四顧如欲哭者呼之大喜過望性嗜酒一
日家方煮醪冬乞得一盞適有他役即忘之案
上為一婢子竊飲盡煮酒者憐之與酒如前冬
傴僂突間為薪焰所着一烘而過鬚眉幾火家
人大笑仍與他酒一餅冬甚喜挈餅沸湯中煖

熱即飲偶為湯所濺失手墮瓶竟不得一口瞠目而出嘗令開門〻樞稍緊極力一推身隨門闖頭顱觸地足過頂上舉家大咲今年隨至燕邸與諸門隷嬉遊半載問其姓名一無所知東貌亦古然稍有訣氣少役於伯修伯修聘繼室時令至城市餅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日歸日晡不至家嚴同伯修門外望至夕見一荷擔從柳堤來者東也家嚴大喜急引至舍釋擔視之僅得蜜一甕問餅何在東曰昨至城偶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以明納禮竟不得行戚耋皆三弟僕戚嘗刈薪跪而縛之力過繩斷拳及其胸悶絕仆地半日始甦耋貌若野獐年三十尚未冠髮後橫作一紐如大繩狀弟與錢市帽耋忘其紐及歸束髮加帽眼鼻俱入帽中駭嘆竟日一日至比舍犬逐之即張空拳相角如與人交藝者竟齧其指其癡絕皆此類然余家狡獪之僕往〻得過獨四拙頗能守法其狡獪者相繼逐去賫身無囊多不過一二年不免凍餒而四拙以無過坐而衣食主者諒其無他計口而授之粟唯恐其失所也噫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

蕭碧堂續集卷之七終

石公袁宏道撰

雜録

畜促織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々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𨑨夫小兒群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々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汚垣之中一聞其聲躡身疾趨如餓猫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子皆引鬭以為樂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々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線娘食絲苽花及苽穣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簷間露下淒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為之一清少時讀書杜庄聆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也又一種亦微類促織而韻致悠颺如金玉中出溫和亮徹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鐘兒見暗則鳴遇明則止兩種皆不能鬭故未若促織之盛嘗觀賈秋壑促織經其哈[illegible]生於

草土者其身軟生於磚石者其體剛生於淺草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劣其色白不如黑々不如赤々不如黃々不如青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脚腿長身背闊者為上頭尖項縮脚瘦腿薄者為下蟲病有四一仰頭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其名色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狗蠅黃錦簑衣肉鋤頭金束帶齊脊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烏頭金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月額頭香色肫鈴之類甚多不可盡載養法用鯽魚苂肉蘆根蟲斷節蟲扁担蟲煑熟栗子黃米飯醫治之法嚼牙喂帶血蚊蟲內熱用豈芽尖葉落胎糞結用蝦婆頭昏川芎茶浴咬傷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凡蟀織之態貌情性纖悉必具嗟呼一蟲之微妙曲折如此由此推之雖蜣虱蠛蠓吾知其情狀與人不殊矣

鬭蟻

嘗過西山見兒童取松間大蟻剪去頭上雙鬚以彼此鬬咬至死不休問之則曰蟻以鬚為眼凡行動之時先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抉其鬚即不能行既憤不見因以死鬬試之良然余謂蟻以鬚視古未前聞且蟻未嘗無目必待鬚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博物者

鬬蛛

鬬蛛之法古未聞有余友龔散木創為此戲散木少與余同館每春和時覔小蛛脚稍長者人各數枚養之窓間較勝負為樂蛛多在壁陰及桊板下網止數經無緯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即終身不能鬬宜雌不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辨之極易養之之法先取別蛛子未出者粘窓間紙上雌蛛見之認為己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為奪己極力禦之唯腹中有子及已出子者不宜用登場之時初以足相搏數交之後猛氣愈厲怒爪狰狰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中道敗走者有勢均力

敵數交即罷者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捕捉之時即云某善鬬某不善鬬某與某相當後皆如其言其色黧黑者為上灰者為次雜色為下名目亦多曰玄虎鷹爪玳瑁肚黑張經夜叉頭喜娘小鉄嘴各因其形似以為字飼之以蠅及大蟻凡飢飽喜嗔皆洞悉其情狀其事瑣屑不能悉載散木甚聰慧能詩人間技巧事一見即知之然學業亦因之廢

時尚

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鑄銅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窰器如哥窰董窰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經歷幾世士大夫寶玩欣賞與詩畫并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炫赫一時者不知湮沒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瓦瓶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龔春尤稱難得黄質而膩光華若玉銅鑪稱胡四蘇松人有效鑄者皆不能及扇

面稱何得之錫罷稱趙良璧一瓶可直千錢敲之作金石聲一時好事家爭購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于吴中獧子轉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動得重貲浸淫至士大夫間遂以成風然其器實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虛也千百年後安知不與王吉諸人并傳哉

瀟碧堂續集卷之九

石公袁宏道撰

尺牘

答陶石簣編修

得來札知兩兄在家參禪世豈有參得明白的禪者禪可參得明白則現今目視耳聽髮豎眉橫皆可參得明白矣須知髮不以不參而不豎眉不以不參而不橫則禪不以不參而不明明矣

答梅客生開府

近日與酉卿往來甚密酉卿聰明可人至其老成練達實僕之師近復發心學道僕謂酉卿心則不可不發道則不必學酉卿以為然邸中無事日與永叔坡公作對坡公詩文卓絕無論即歐公詩亦當與高岑分昭穆錢劉而下斷斷乎所不屑宏甫選蘇公文甚妥至於詩百未得一蘇公詩無一字不佳者青蓮能虛工部能實青蓮唯一於虛故目前每有遺景工部唯一於實故其詩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蘇公之詩出世入世粗言細語總歸玄奧恍惚變怪無非情實蓋其才力既高而學問識見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絕千古至其道不如杜遠不如李此自氣運使然非才之過也今代知詩者徐渭稍不愧古人空同才雖高然未免為工部奴僕北地而後皆重儓也公然侈為大言一倡百和恬不知醜噫何可令有宋諸君子見哉

答陶石簣

石簣寄伯修書云近日看宗鏡錄可疑處甚多即如三界唯心一切惟識二語三歲孩兒說得八十歲翁翁行不得又問伯修此事了得了不得

記去歲此時正與兄登天目今弟走驢灰馬糞中而兄亦閉門讀書雖較之弟少為安閒而離索之苦當倍於弟幾十分也讀來書極知真切但既云唯心一切好惡境界皆自心現量也更何須問行與不行此何異牛肚中虫計量天地

廣狹長短哉夫三歲孩兒說得此是三歲孩兒神通也八十歲翁行不得此是八十歲翁衰頽也于本分事何涉而自作葛藤耶了事不了事此在當人但不知兄以何為了若以不疑為了則指屈項伸鼻高眼低種種可疑者甚多若石簣又謂指屈項伸鼻高眼低此是當然原不足疑則世間擧無可疑者矣若以不怕死為了世間自有一等決烈男子甘死若飴者矣可俱謂之了生死乎且夫怕死者為怕痛也痛可怕死

獨不可怕乎又怕死後黑漫漫無半個熟識也今黑夜獨坐尚可怕何況不怕死後無半個熟識乎弟於怕死怕閻羅雖不敢預期然怕痛怕黑夜獨坐則已甚矣兄縱不徹決不以怕痛怕黑夜為有礙於道明矣何獨至于死而疑之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所謂遠人者遠人情也知人情之道則知兄之證聖與一切人之為聖人久矣又安問了不了哉小說載一擔夫為聖僧肩行李入山途中問

曰觀公威德與佛何別聖僧曰佛自在我却不自在擔夫乃聳肩擔走而言曰你看我有甚不自在聖僧具着眼看即時見天相好具足因合掌作禮取行李自肩行未數步擔夫忽念彼從萬劫修來尚未成佛我乃凡夫安得詎念念未既聖僧見擔夫威光頓減因呵之曰爾依前不得自在矣速荷擔去此語淺率大有妙義願兄着眼無作退心擔夫也笑

答梅客生

飢急於名飽急於樂口腹急于身體欲不教學何可得且教學則永無大官之望亦無長在仕途之望不唯官閑而心亦閑可以一意讀書也

又

僕謂丘李二兄之病正病在識上作活計耳非識不足也長孺解作墨客及游冶兒酉卿歷官甚老成此等皆從識上淘汰得出謂之無識僕不信也來書云實實有佛定定有道實實要學甚妙甚妙僕謂官與治客即佛位也故實實

有佛解作官作客即佛道也故曰實々有道然官之理無盡冶客蕩子之理亦無盡格套可厭氣習難除非真正英雄不能于此出手所謂日日新又日新者也豈鹵莽滅裂之夫所能草々承當者哉故曰實々要學如此註解不知可當温陵長水不宋儒有腐學而無腐人今代有腐人而無腐學宋時講理學者多腐而理學獨不腐宋時君子腐小人不腐今代君子小人多腐故僕謂當代可掩前古者惟陽明一派良知學問而已其他事功之顯赫若于肅愍王文成輩文章之燦爛若北地太倉輩豈曰無才然尚不敢與有宋諸君子敵遽敢望漢唐也徐文長病與人僕不能知獨知其詩為近代高手若蘭蔣為文長立傳々其病與人而僕為叙其詩而傳之為當代增色多矣

又

僕所謂佛即官也即今梅開府客生也今公求免於佛亦將求免為客生邪須知客生無成無免佛亦無成無免所謂即者猶是方便說法丕得已之辭辟如有人云大海是水已是戲論而丈又欲令海求免於水可謂戲而又戲矣

與陳正甫提學

弟别後無他可述所得意事無如南中聚諸快友往返數月所不得意事無如到京不見社中兄弟然畢竟苦不勝樂京師朋友多聞見多雖山水之樂不及南中而性命中朋友則十分倍之矣校文之職比之五馬體貌更覺嚴重然職之難稱有甚於守令者庸談陳詰千篇一律看之令人悶々未若審單口詞之明白易省也舊案可黜也而才士或有一日之短令甲宜遵也而千里之足多出於泛駕之馬故公而服人者百不一見也近日士習尤覺薄惡寬則如慈母之養驕子必且聚黨犯上嚴則學校有體過為摧折恐亦惡傷其類未若百姓之法行而知恩德行而知畏也汪恭知會時作何語學問比舊當亦長進否幸示及

答王則之檢討

京中有苦有樂家中亦有苦有樂京中之苦在拜客家中之苦在無客可拜京中之苦在閉口不得家中之苦在開口不得京中之苦以眼目為佛事家中之苦以眉毛為佛事兩苦相較未知孰優孰劣唯兄自評定

答吳敦之司理

往曾附字潘景升問訊不覺又易春夏矣教官職甚易稱與弟拙懶最宜每月旦望向大京兆

一揖即稱煩劇事歸則閉門讀書蹄輪之聲凌旬一有之近頗有一二相知可得快語若又衙坐與城東北湖水近多大剎蘄酒雖貴時亦有見餉者觀此數事弟之情景豈不百倍吳令也

答朱虞言司理

不通書問者八九月矣僕非忘尊兄者而蹶闔若此知尊兄之知不在形迹決不以書問之疎察為交道之重輕也僕作知縣不安知縣分必鬱而疾疾而去而後已既求退復不安求退分於浪湖山周流吳越竟歲忘歸又討窮囊盡無策可以糊口則又奔走風塵求教學先生其趨彌卑其策彌下不知當時厭官何意然教官比知縣畢竟心閑無事明倫堂上不可謂非避世之地也尊兄聲寔日茂政事之暇東南佳山水亦曾留心觀覽否僕雖吳中後繼夢金閶亦稷枕而起唯不能忘情兩洞庭及硯石支硎諸山耳兄稍暇亦當飽觀毋作別後之憶

答陶石簣

寄來詩文并佳古勝律律勝文至扇頭七言律尤為奇絕昔白樂天謂元微之近日格律大進當是熟讀吾詩兄或者亦讀僕詩耶徐文長老年詩文幸為索出恐一旦入醋婦酒媪之手二百年雲山便覺冷落此非細事也弟近日始遍閱宋人詩文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為文密於持論而疎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此語非兄不以為決然也夫詩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歐蘇矯之不得不為巨濤

大海至其不為漢唐人蓋有能之而不為者未
可以妾婦之恒態責丈夫也弟比来閑甚時時
想像西湖樂事每得一景一語即筆之於書以
補舊記之缺書成可兩倍舊作容另致之

答范先父水部

龍湖僧持書後已五易歲矣弟碌碌無可述者
入山不深出宰不效不得已為糊口計只乞得
一片寒氊而京師燒桂煑玉終不免凍餒其妻
子及門之徒原思頗多端木頗少弟將何以為

策哉雖復久別無可言者聊述數語博兄一開
口耳

答梅客生

僕近日坐尊經閣與弟子譚時秇樂亦不減閣
中有廿一史十三經及他書甚多窮官不必買
書是第一快活事近地方可遊處則有北安門
湖水及諸梵剎朋友則有一二小官齋郵典客
之類絕口不談朝事者其胸中又無一䍪先入
意見為主僕遂得遺形縱舌不相妨礙縱彼不

㬹鬚畧而僕得大開口四肢暢適勝彼擊拳躬
身閑吻嘿坐時多矣獨貧不能致客覺有不快
僕有詩云貧厨非大祭未有肉留賓此紀實也
近日聽潘雪松說易甚快僕于易學不甚邃驟
聞其說如聆天樂出世入世之理具此矣如羲
文周孔者真震旦國古佛也

孫司李

山陰弟舊時熟遊地使處風物如蘭亭禹穴者
皆古今所艷稱去城不遠獨五洩在諸暨百里

外殆越中絕景倘巡察到彼亦當乘暇一遊徐
文長今之李杜也其集多未入木乞吾兄化彼
中人士為一板行交知中如陶太史石簣及乃
弟奭齡皆真寔穎秀又山陰一秀才王姓贊化
名者杜門習靜足不踏城市曾與弟往來山中
弟意非欲使兄物色之蓋欲其姓名上達使郡
司李知其邦有賢人焉若是焉已矣夫以一郡
之雄而弟所見所聞僅僅數丈石壁及一二措
大則弟之迂腐不切亦畧可知矣

蘭溪雲澤兩叔

長安沙塵中無日不念荷葉山喬松古木也因嘆人生想念未有了期當其在荷葉山唯以一見京師為快寂寞之時既想熱鬧喧嚣之場亦思閒靜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樹下則思量樹頭果及在樹頭則又思量樹下飯往〻復〻嘗無停刻良亦苦矣尊叔雖居深山實享天宮之樂不可不知雙桂樹下酒甕如人樹皮如蟒黃山青色萬片飛來更不知有寒暑之易及人

間愛別離之苦由此觀之雖得一官亦當掉臂不顧明矣

答梅客生

經理巡撫缺出生竊謂此事非梅公恐了不得今日見報明公在會推中此事恐當屬公矣近日事體大約如人家方有丈盎而其妻妾尚在房中爭床第間事又如隔壁人告狀而義貴田爲子為之伸理至於產盡力竭而猶不此耶亦可笑之甚矣教官美處誠如來札但所云不懸

素京自有說昔在吳縣妻妾衣食粗足然或經月不見面往食虎丘黃魚如喫黃土今食頻婆餅餌不減仙廚寺院雖不閑遠勝於訟庭僧雖無可與語雅於囚徒胥吏盖人或望尊榮厚實多以為不足若直看作隱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

與陶石簣

四月不得一字懸念殊甚數日前陪祀昭陵飽看西北山色歸來與伯修判斷聲價畧定大約

諸陵山勢飛動纖秀逼人雖無黃墻碧瓦其山自佳西山名無諸大梵剎便頹然一阿矣碧雲水味絕佳作寺者不為方塘澗澗而砌小渠從屋溜下過水之不幸抑至於此可恨也香山〻色軒楹比碧雲殊勝望湖亭不作于龍潭而作於裂帛湖上此尤無識之甚龍潭水光千頃荷香十里長堤迂曲迴環垂楊夾道大有江南風景惜無亭榭可布几筵耳近復得遍觀西苑花木禽鳥及兎兒山等處尤為奇絕紙畫不及描

乃容易致之

答樂之律

弟懶僻看是只合坐尊經閣讀書其實讀書亦不耐唯當枯守山林作一絕學無為道人而已兄此時方銳意經濟聞弟斯言辟如持蘇合之丸而市蛣蜣之轉豈相入哉去歲湖上會尊大人及令弟一彈指失之家兄奔走講幄舍弟客南中全吾宅中盃酒深譚馬上明月頓成往跡人生離合如此言之淚墮分俸過侈窮官那得不拜

與李龍湖

小修帖來知翁在棲霞彼中有何人士可與語者生在此甚閑適得一意觀書學中又有廿一史及古名人集可讀窮官不須借書尤是快事近日最得意無如批點歐蘇二公文集歐公文之佳無論其詩如傾江倒海直欲伯仲少陵宇宙間自有此一種奇觀但恨今人為先入惡詩所障難不能虛心盡讀耳蘇公詩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脫變怪過之有天地來一人而已僕嘗謂六朝無詩陶公有詩趣謝公有詩料餘子碌碌無足觀者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彼謂宋不如唐者觀場之見耳豈真知詩為何物哉

與無念

盛少帖來說公去會稽問麻城人說往江西及得小修書又云在白下想是近日神通廣大能分身說法不然何傳者之不一也

寄楊鳥樓

卓叟既到南想公決來接弟謂老卓南中既相宜不必攛掇去湖上也亭州人雖多有相知如弱侯老師者乎山水有如棲霞牛首者乎房舍有如天界報恩者乎一郡巾簪勢不相容老年人豈能堪此願公為此老計長久幸勿造次

答張東阿

讀佳集清新雄麗無一語入近代蹊徑知兄夫非隨人腳跟者而邢少卿詩序中亦謂兄直法

李唐不從王李入此語甚是僕竊謂王李固不足法ゝ李唐猶王李也唐人妙處正在無法耳如六朝漢魏者唐人既以為不必法洗宋李杜者唐之人雖慕之亦決不肯法此李唐所以度越千古也兄丈冥識玄解正以無法法唐者此又少卿序中未發之意故不肖為補足之

答梅客生

麻城令去時僕與家兄屢以長孺為托不意命薄如此真所謂轉喉觸諱者也江進之ゝ苦不

待言僕交遊半天下似此人者識見肝膽真不可多得縱不作吏部不思世間尚有作教官者乎三弟來又添一朋友此近日快心事即近日所得之快友也眷屬初至一少姬病死未免作惡去役匆ゝ不暇他及

又

與諸人将校射即語也有能勝我者即大可與語人也明公更欲求何等人作何語哉近日無他受用但與一輩白頭腐儒枉酒往來覺無絲毫不相入處以此消遣閒日不覺身之為客也卓老久無帖去湖上意似亦果三明春若無他往當騎驢衝寒至矣

又

令公出獵之日正不肖同諸秀才飲酒烹茶之日也雪中無事一味以管城相角每得佳語席上人同聲喝采亦自奇快不知并州兒之樂乎不肖何如也

又

措大持寸管欲與塞上公較樂辟如乞兒持残羹餘酒矜張五侯之門亦可謂不知量也

答張東阿

細讀諸作真是唐人風格方之錢劉未知孰為優劣近時學士大夫頗諱言詩有言詩者又不肯細玩唐宋人詩強為大聲壯語千篇一律須一二賢者極力挽回始能濶此巢窟拙稿存笥者今以付木尚未卒業一窮廣文騎款段長安道上雖極落寞差不廢吟咏耳

與沈伯函水部

冬闌寒氣甚厲京城如雪窖冷官如寒號蟲每一出門眉鬚皆凍遠山春草數華面皺皮裂許語滿室若得量移便當圖南不侎兀兀長守此也南郡地煖以使君之尊臨之如居第六天中然在兄丈亦有小苦江水雖浩莽殊無意致六橋三竺之想那能一刻去胸中一苦也民俗朴鄙酒甜而濁酸澀之態見于筵宴二苦也歙見皆青陽過江字眼既訛音復乾硬三苦也又楚

之言酸也愁也其山水所產之人多牢騷不平而其客於斯地者亦多化而為愁如仲宣子美皆然兄才士而多情者也能不為俗所移耶

與李子髯

尊嫂之變出自意外可傷可傷弟一歲之內三腸併裂其痛尤甚幸爾道力稍堅不至摧殘令姊兒女情深近亦稍覺輕減禪那頗通貝典一室之內所見非焚香而佛即毋謦安禪者世間兒女情態家計生業不唯不到眉亦復不到唇齒間矣終日見人死何以不怕死兄勉之

與江進之廷尉

廷尉之改弟有三快出入無禁賓客到門不呵弟與兄得長聚譚一快也酒壇詩社添一素心友二快也暇時便可從吏究竟無生央官得佛兄亦何恨三快也前梅中丞書來云江進之品格如此不免忌者之口究哉弟謂進之縱不得吏部不思世間尚有作教官者乎為蚓為龍誰大小箇中事兄勘破已久寧復置胸懷間哉扇

頭詩奇進白肌元骨世人薮錮已久當與兄併力喚醒近日宰官中有識此意者雖曾中時詩之毒然一呼即覺不至如往時詩人被狂酒酖殺尚自以為瓊漿甘露也旅中得謝在杭在彼當不寂寞三弟亟稱在杭胸次爽潔氣味自當投合也兄聞報便當北發携家眷從陸為便

答謝在杭司理

三弟盛稱在杭胸懷如月詩思如水酒態如春每踞石臨流未嘗不思及兄如人從杭州來眉

旨鬚髯皆說西湖今三弟滿面皆謝司理矣江
進之才識甚超交遊中少見其比兩佳人聚首
一城皆以漑落亦異日一段佳話弟恨先去不
與七賢之數小刻較前稍有增定寄上請教天
氣稍温旆旌可北良晤有期不多及

石公袁宏道撰

尺牘

荅李元善 即子髯

坐頭楊柳青翠若在眼前入春以來醉樹下幾廻同社幾人作詩文幾篇此皆弟時時形於夢想者京師此時霜風尚劃人地皮枯裂山無寸毛非厚貂不得出真辜却好時節也近日與舍弟日課詩文一篇暇則讀書胸中浩浩如漲水

忽决雲捲雷奔每一篇成兄弟自相嘆賞如蛣蜣之自愛其轉人固以為臭穢勿之恤也家兄近作比往大進弟才雖綿薄至於掃時詩之陋習為末季之先驅辨歐韓之極冤搗鈍賊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見有先發者亦弟得意事也寒天無事大修著導莊弟著廣莊各七篇導者導其流似疏非疏也廣者推廣其意自為一莊如左氏之春秋易經之太玄也近又著瓶史十三篇瓶史者記瓶花之目與說如陸羽茶經愚叟牡丹志之類最為醒目恨無力繕寫弟之近況止此而已餘非所知故不贅

荅毛太初

聞造房房已成否又聞為真哥取親已行聘否此皆貧士極苦極繁難事奈何聚之一時每思吾兄吾姊遠處荒村兒女啼號攀灶倚甕實為難堪纔得了婚又欲了嫁纔得上梁又欲析家一去一來未知何日得脱此苦兩甥從何師何人能強阿翁前承索六子全書世間書可讀者

甚多專索六子何也甥年尚幼古文且熟讀韓蘇餘不必讀倘志在芹業坊刻時文看之不盡即韓蘇亦姑可緩也

荅王百穀

一窮廣文騎高骨馬兀兀東華道上有何情致而芬王先生口齒耶殘冬至春燕地特寒處温室中如蝟入殻強出拜客鬚眉皆氷手足僵冷披而入門妻兒大笑以為琉璃光如来出世一室之内墮指裂膚誶語謾罵不肖若不聞也者

方且揮毫命楮恣意著述每一篇成跳躍大呼若狂若顛非誠不改其樂耶以寬啼號之妻子也南有堂前既添竹鶴此猶第六天中添得實樹及伽陵鳥奈何向鐵圍山人道耶不肯徃在吴一鶴忽飛来衛丛丹頂長啄狎之甚馴及病將歸之前一日鶴忽長鳴飛去似有知者然自今日談及亦幾談虎矣

荅梅客生

一春寒甚西直門外柳尚無萌蘗花朝之夕月

甚明寒風割目與舍弟閑步東直道上興不可遏遂由土安門至藥王廟觀御河水時氷皮未解一望浩白冷光與月相磨寒氣酸骨趨至崇國寺寂無一人風鈴之聲與猧吠相應荅殿上題額及古碑字了了可讀樹上寒鴉拍之不驚以礫投之亦不起疑其僵也忽大風吼簷陰沙四集擁面疾趨齒牙澁澁有聲為樂未幾苦巳百倍數日後又與舍弟一觀滿井枯條數莖畧無新意京師之春如此窮官之興可知也冬間

閉門著潯廣莊七篇謹呈教

與郝仲與

兩到門皆為閽者所悮徃日見兄與次不苦口言歸雙眉蹙蹙若處鑊湯烈燄中今歸矣弟知兄無大苦惱也楚人有脫公子於門者以馬箠撾之曰奴也不力門者不疑而遣之論者以為事公子之法則不可以為非愛公子亦不可今當事者之處兄弟以為楚人之所以事公子也青山白石何處不可托足此三寸錐子與其用

之不果用之論奏孰若用之為我用之泉石也此兄之所深願而不可得者巳矣復何恨焉

荅沈伯函

荆商之困極矣弟猶記少年過沙市時嚚塵如沸諸大商巨賈鮮衣怒馬徃来平康閒金錢如丘綈錦如葦不數年中居民耗損市肆寂寥居者轉而南䣊商者化為遊客黨房典僕之家十室而九而當事者時欲取羨於額外屢盈屢溢若之何不病且亟也今兄灼見弊源大聲疾呼

不耗國不厲民此正荆民更生之時而中官之虎而翼者至矣窮奇之腹復何所厭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荆人豈有命哉楚人悍而喜亂今又激之噫此天下大可憂事也所望調停其中使餓虎不至於暴橫而商賈不至生心者唯在吾兄及當事諸大老耳時事如此將何所托足雖江河為淚恐不足以盡賈生之哭也客冬聞門著書二種呈教

馮侍郎座主

宏道踈節之罪上通於天入燕以來忽忽一歲無咫尺之剌通候師門豈非門墻之大罪人哉或者尊師矜其頑痴置之不齒宏庶幾可逭萬一之罪不然雖盡三千之衆擊雷門之鼓至於華綻床毀猶不足以懺罪之毫末也宏出寧不敢勉就閑冷終年閉門惟以讀書為事至於詩文間一把筆慨摹擬之流毒悲時論之偷狭思一易其弦轍而才力單弱倡微和寡當今能詩師誰可就正者近日黄中允輝顧編修天峻李於詩騰芳亦時時商證此事辟諸將傾之棟非一二細木所能支得師一主張時論自定何也以名與德與言皆足以厭心而奪其所趨也宏於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其詩盡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長吉之奇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其膚挾子瞻之辨而逸其氣無論七子即何李當在下風不知師曾見其詩否然亦宏之鄙見若此其當師意與否要非宏之所敢必也信筆縷縷似亦無忌憚之甚宏私謂若果見罪前此

踈節已不勝其誅當在不重科之例若師憫其情之無他而一槩容之雖有狂言亦必在矜恕之列矣小刻七冊荒穢之甚謹呈上求削

龔惟長先生

四月不得家信不知二舅遂有此變賤兄弟聞之悽愴之極因思浮生倏忽真如電火愁者固愁不得我何樂者又樂得幾何不如且料理末後一着為吃緊餘俱閑事也甥近來於此道稍知退步不論世情學問煩惱歡喜退得一步即

為穩實多少受用退之一字實安樂法門也故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止即退也顏氏之學欲從末由始有出子退步今尊所居之位即退位也所行之事即退事也功名能退而不入念否兒孫能退而不繫心否貪嗔嫉綺能退而不作礙否能退世法即道不能退道即世法冷煖在心一反觀可知此近日所得省身要法十二時第一捷徑簡易者故不辭縷縷

李龍湖

得丘長孺書知翁結菴白下聞之潘尚寶亦云南中山水清佳僕亦有卜居之志俟轉部當即圖改近日讀何書有何得意事乞見示平生推服盱江今得作對當知慶幸之甚翁南中有伴侶矣若為不南也

答王以明

近日始學讀書盡心觀歐九老蘇曾子固陳同甫陸務觀諸公文集每讀一篇心悸口呿自以為未嘗識字然性不耐靜讀未終帙[illegible]

促諸年少出遊或逢佳水木觥戲竟日歸而自責頑鈍如此當何所成乃以一婢自監讀書稍倦令婢呵責或提其耳或敲其頭或搔其鼻須快醒乃止婢不如令者罰治之習久漸慣苦讀古人微意或有一二悟解處輒狂跳躍如渴鹿之奔泉也曹公曰老而好學惟吾與袁伯業當知讀書亦是難事求之於今若老兄去華猶侯其人也去華易解已三脫稿而求精不已其精神散緩甚伏此老為藥石畢竟舊習難除也

焦弱侯座主

宦途薄惡情態險側可笑無論師不欲聞即弟子亦不欲言之時時於潘雪松處得白下動定知師良慰宏羈謂師少而讀書即發二酉未盡之藏壯而成名即博人間不易得之名老而居山復結世出世大聰慧之侶種種殊勝之事萃諸一身他時縱位通顯其得意寧復過此知師之決不闕懷也宏僻處東城交遊絕跡諫士之暇粗有著述今呈二種求教

又

南中消息久踈不知師近日動定如何宏搡守青氈又東城去人遠得一意讀書差易度日稍淂轉部便圖改南非獨親傍佳人將亦卜居秦淮為終焉之計宏遊歷多矣山水之濤佳人士之朴雅要未有如南中者也

李龍湖

兩通書侍者并無一報豈書皆不達耶聞公結菴棲霞棲霞木石俱佳但面西度夏苦熱耳顧

况詩云已是傷離客仍逢斬尚祠尚楚人也公於楚中無緣柰何復與此翁相對天界去城稍近中多閑地何不卜居於此宏稍轉即圖改南與公閑話之期近矣

荅陶石簣

盛使來得兄書讀之快人放翁詩弟所甚愛但闊大處不如歐蘇耳近讀陳同甫集氣魄豪蕩明允之亞周美成詩文亦可人世間騷人全不讀書隨聲妄詆欺侮先輩前有詩客謁弟偶見案上所抄歐公詩駭愕久之自悔從前未曾識字弟哭謂真不識字非漫語也廣莊是弟去冬所作瓶史乃今春著淂者俱附上請教徐文長傳雖不甚核然大足為文長吐氣徃曾以老年著述托孫司李久不得報恨恨兄幸令侍者錄一紙送司李處渠當留意矣

荅劉光州

徃三弟過吳極口稱兄文藻氣骨抵燕後家兄語狀尤悉謂兄沉而毅淺於世味而深於名理

南州固多士未有若君家兄弟之拔出者不肖才不能文而心有所蓄間一發之於文如雨後之蛙狂呼暴躁聞者或謂之閣閣或謂之鼓吹然而蛙無是也兄丈讀而賞之大約如古人聽蛙愛驢鳴之類聲情所觸偶尔相關豈真下俚之語足以暢幽懷而發與心哉兄丈過矣遠辱貺教慚恧之甚風便無恤好音小刻一卷伴緘

馮琢師

尚薄來有小啓通候師門想久入覽數日前於

黃中允處見師論詩手牘讀之躍然格外之論
非大宗匠誰能先發未季陋習當從此一變矣
宏近日始讀李唐及趙宋諸大家詩文如元白
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鴈行坡公尤不可及宏
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
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
效顰乎宏胸中有懷不敢不吐自以為世道隘
矣舍師不言更有誰可言者故敢不避荒謬直
陳膺見惟師矜其愚而教之令弟先生丰標玉

立恨相識未久未足盡其與論家兄弟近作皆
欲請教以還朝在即將面受斤削但不知行李以
何日發宏眼欲穿矣

又

宏寔不才無能供役作者獨謬謂古人詩文各
出己見決不肯從人脚跟轉以故寧今寧俗不
肯拾人一字詞客見者多戟手呵罵惟李龍湖
黃平倩梅客生陶公望顧升伯李湘洲諸公稍
見許可自知狂謬數年藏匿不敢妄呈求教既
而思之醜新婦無羞阿家之理遂不自量盡出
鄙作而師寬其譾責謬加奬藉是頑鈍之資尚
可鞭策他日猶得附於李習之張文潛之列也
宏之所以躍然喜也近日國事紛紜東山之望
朝野共之但時不可為豪傑無從着手真不若
在山之樂也

荅謝在杭

葡萄園之樂至今未減不意尊兄遂有此苦弟
謂此公最嫌人作樂每於世間樂人加意摧折

觀兄今歲事與弟昨歲所遭即可知已世間富
貴功名之人快意儘多此公殊不見怪獨一一
作達之人罰之恐後乃知樂之一字其福倍於
功名富貴遠矣吾兄豈以一二俗情上事而遂
改弦易轍耶努力自愛無過苦慟

荅王繼津大司馬

宏道自為童子即熟伯勛名中懷跂仰如太山
喬嶽每念古人如姚宋韓范若既異世不可得
見嘗欲一見當今豪傑耳其高論而目其[illegible]

奧稍得聞時務之大畧與夫觀變應卒之機不
意入仕之年正伯居洛之日猶幸與郎君同籍
微言緒論畧見典刑奈何盛年壯志遂抱宿草
之痛哀哉此非獨一家之哭實某等之不幸也
當今國是紛紛無所取裁世道人事不言可知
問之蘭孫伯骨力方健蒼生切東山之出四夷
慄司馬之望恐不得安枕貼席於田野間也蘭
孫手標嶽立後來之雋存歿年兄雖去猶存自
當長笑山中何恨哉

答陶石簣

析君來得書甚快兄既知此事不從問得便是
好消息也弟近日始悟從前入處多是淨妙境
界一屬淨妙便是惡知惡解彼以本來無物與
時時拂拭分頓漸優劣若此下劣凡夫之見耳
尚未得謂之開眼兄可謂之入道與乎倩近益
精進但欠瞥地耳併聞

答李元善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
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
近日有一種新奇套子似新實腐恐一落此套
則尤可厭惡之甚然弟所期於兄實不止此世
情當出不當入塵緣當解不當結人我勝負心
當退不當進若只同尋常人一般知見一般度
日衆人所趨者我亦趨之如蠅之逐羶即此便
是小人行徑矣何貴為文夫哉若不為所難為
忍所難忍此即如蜉蝣營營水中不知日之將
暮頭兄具世外眼勿為流俗所沉也如何

答王百穀

聞近兄甚適又言將有岱宗之遊僕來歲亦將
乞假而南或得與杖屨相值亦佳事也江令君
每會必劇談近復留心性命長安中得此良友
殊不寂寞僕宦意甚闌又如作吳令時矣自思
口腹無幾身世受用亦無幾安能勞碌事此生
乎青氊雖閑要亦有拜客及不情應荅之苦終
不若山居之穩貼也涼鞋便可充遠遊屐謹拜
賜憶昔吏吳時曾向小平頭言及足下猶復記

持不忘王先生真長者也

答顧秀才紹芾

細繹来札具領深旨不肖兒味復似去吴令之日羈絏一官如觸籠之禽盖上之欲如梅陶諸人擲冠投裾既不可得下之欲躐趨蝇赴其宦途如美女如世人之所稔為而又不可得一身騎两頭馬此其所以益苦也近日漸學斷肉此亦是學隱居之一端将欲併禁諸欲未免為血肉所使常自諦觀宦情不斷之根實在於此受

用幾何而貪恋如是吁可咲也已然竟亦須斷之試期既迫此是兄未了大債司李書聊為作之恐不能為力耳

答吴觀我編修

朗目不能不朗居士之目何也往日以山河大地為目今以音聲語言為目誰謂居士無目哉達磨云心如墻壁可以入道今居士眼如墻壁矣道在何處眼職視心官思功德則一眼淨在面心居肉團為根是同舉世多無眼人而不聞有無心者何也若使無心是道則無眼亦道居士已得一根休復矣若眼光盡是瞎不是道則思慮盡者是真瞎其心者也眼不可瞎而心獨可瞎與達磨之言不知又當作何理會也如云墻壁言入道非言道體達磨直指人心者胡迂曲若此道若可入是門非道若言入門是從門入豈是家珍望居士詳悉指示

陶石簣

鄉僧某恭學頗力特来雲棲受戒更恭禮大居

士求差别智碩石簣以錢塘江為口秦望山為拂子為渠㸃破

李龍湖

白下人来云翁已去京更不知住何地有人云住通州老年旅泊未得所依世界真無友朋與何托足之無所也世人學道日進而僕日退近益學作下下根行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棗栢曰其知彌高其行彌下始知古徳教人修行持戒即是向上事彼言性言心言玄言妙者皆虗見

惑人所謂驢橛馬椿者也今叢林中如臨濟雲門諸宗皆已蕪没獨牛山道場自唐以來不壞由此觀之果孰偏而孰圓邪淨土决脫看者多然白業之本戒為津梁望翁以語言三昧發明持戒因緣僕當募刻流布此救世之良藥利生之首事也幸勿以僕為下劣而擯斥之

荅陳正甫

學道人得一疑情如得一珍寶何也未有疑而不破破而不悟者但恐疑情輕微拈起便有不

拈便無今日見此子道理明日又見此子道理則轉疑轉不悟耳弟輩往時逆人情說汪公便道是戲今來順人情說汪公便道是正此是汪公我執未化耳根不聰耳弟謂入頭不如兄者正在此處然弟輩往時實是擔板古人云行起解絕弟輩未免落入解坑所以但知無聲臭之圓頓而不知洒掃應對之皆圓頓也弟近日頗學下下根行一切煩碎等事力可能者斷斷行之自思大丈夫出世一番不得草草過日耳有可以切摩弟者望不惜苦口太原舅頗留心學問恐體面崇高不暇談及極感相待之厚更望有以植之

家報

四舅來聞大人及一家眷屬俱皈心白業此父間第一希有事要知子孫滿前紆朱拖紫未足為難唯信此一事是難之難者專持名字有甚麽難而人自生疑阻蓋此等出世大富貴豈自不肯輕易與人也然欲學此事亦須堅行善法

所謂善法者謂如利濟忍耐等事也蓋學道須先除我相慳貪等我相之最粗者人以我故慳貪若利濟則克却慳貪之我也人以我故忿嫉若忍耐則克却忿嫉之我也究竟到聖佛亦只是無我宣尼言四絕而終之以無我是儒家亦先度我也金剛經言四相而始之以無我是諸佛亦只度得我也我之為我其相甚粗微究竟到極微極細處聖佛安之故曰絕曰無學人習之故曰克曰度今人不達此理故將濟人利物

皆看作小事噫孰知現前小事便是作聖作佛大解脫一場我寄來十疑論一冊望細心看閒時講與太母聽大人具出世知見當不以此為迂也

答無念

所云意識行不得一着子不知念禪如何受用世間未有名聞利養心不除煩惱火焰熾然而可云意識行不得者也夫貪嗔識也貪嗔不行即是意識行不得也莫錯認也生葦從前亦坐

此病望公剗却且將起信智度二論理會一番方知近時老宿去此事尚遠遠在鄧公雖未必證悟然一生修行當亦不至墮落若生與公全不修行我慢貢高其為泥犁種子無疑此時但當慟哭懺悔而已公今影響禪門公案作兒戲語句謂公進不知乃墮落至此耶公如遜步知非發大猛勇頭與公同結淨侶若依前只是舊時人頭公一字亦莫相寄徒添戲論無盡矣勝州晉說一紙寄上幸細心看

答陶石簣

弟學道至此時乃始得下落耳非是退却初心也此道甚大今人畧得路便云了事此實可笑如村閭百姓不曾見考童生考秀才及入場屋得雋等事但見扮演蔡中郎傳接唱一曲便中狀元道謂及第如此之易輒生希冀雖三尺童子亦笑之矣妙喜與李叅政書初入門人不可不觀書中云往往士大夫悟得容易便不肯修行久之為魔所攝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子

經論中可證者甚多姑言其近者四卷楞伽達磨印宗之書也龍樹智度論馬鳴起信論三祖師續佛慧燈之書也萬善同歸六卷永明和尚救宗門極弊之書也兄試看此書與近時毛道所談之禪同耶否耶近代之禪所以有此流弊者始則陽明以儒而濫禪既則豁渠諸人以禪而濫儒禪者見諸儒汩沒世情之中以為不礙而禪遂為撥因果之禪儒者借禪家一切圓融之見以為發前賢所未發而儒遂為無忌憚之

儒不惟禪不成禪而儒亦不成儒矣海門屢言
于此席亦嘗入處弟許之者非謂其止此而已
若復執以為足則尚是觀場之人與此道何啻
千里先儒一二相似之語今時作舉業者亦往
往有之此何足貴且此與生死何干所避者流
耆弟已見之要之無足道聖人之所關尚未辨
見况其奥者近讀襍花經中間種種奇特第可
疑甚多者是表法則是本無是事而記者故設
大之與假門第飾虛詞者何異槩論者謂宗

旨一切俱以為表其中若衣珠吾賢等皆以為
表矣然則所謂表法者有是事謂之表邪抑無
是事邪據楞嚴又云古來聖賢如仲尼顏淵等皆
是表法實無是人是明明說二經所載諸事如
論語說孔顏一般果可謂之有邪抑可謂之無
邪兄試為弟通之幸勿以相似語言巧作和會
也西方合論是弟殘冬所著恐尚有不親切處
幸詳悉正之夏月入盤山東南無此奇觀西天
目當退一舍拙詩寄覽弟自去年九月已斷詩

詩偶採奇不免見獵耳

荅黃無浄祠部

弟往在邸嘗語伯修曰今時作官遭橫口横罵
者甚多安知獨不到我等也今日吊同鄉明日
吊同年又明日吊其大老鬼多於人已倍於[illegible]
又安知不到我等也以是無會不極口勸伯修
歸及䈅策身心事蓋深慮朝露之無常石火之
不待不幸而不待者果不相待痛哉然伯修本
甚溪慧中陰當得自由但未盡漏人不免添一

番苦耳以弟觀之眼前數十年內所餘幾何縱
復得之有何光景君不力學皆是添業之日程
途有分貲粮早辦便為得計去之遲速可勿論
也後事頗諸長兄得辦雖復骨肉何以加此弟
將以仲春前後迎至三輔水道迂緩從陸程為
便訃至之日家祖母遂亦長逝此情可知臨書
莽莽不文不次

瀟碧堂續集卷之十終